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河英雄外传



## 第一章 偶数年发生的事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日趁这次决定要搬家到伊谢尔伦要塞去的机会，我要开始写日记。虽然我自己也不敢说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但当我把决心告诉杨提督时，他表现得非常地欣慰。

“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只不过我是不会去做就是了。”“为什么呢？如果是好习惯的活，自己也应该养成才对啊！”“如果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你不就没有事可做啦？俗话说，为了儿子的成长着想，就必须留下田里的杂草才行！”每次当提督使出“俗话说”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提出反论了。卡介伦少将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会用“说清楚是从哪个典故出来的？”这句话加以反击，听说三次中会赢一次。玩笑归玩笑，杨提督向国防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把卡介伦少将调来伊谢尔伦要塞担任事务总监一职的事，似乎没能获得批准。我军这次在亚姆利札大败，又不是卡介伦少将的责任！只是，杨提督也说了，军人受处罚要比不受处罚来得正确。

所以就因为如此，杨提督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簿给我。杨提督深信文字这种东西是必须用手写的。他打从心底就看不起录音式的文字记录机，说那是“连狗的叫声也拿来当成文字的白痴机器。”原本提督就对机械这种东西抱持着偏见了。

直到前些时候为止，我们家的立体电视还没装遥控选台器呢！他说：“四肢健全的人看立体电视，为什么非得用遥控器不可？”结果最近突然改变的原因，是优布·特留尼西特成为最高评议会的代理议长的缘故。每当特留尼西特那张自信满满的脸充满整个画面时，杨提督要从沙发上跳起来去改变频道，似乎感到太过于浪费劳力的样子。用遥控器的话，一瞬间特留尼西特的脸就会消失，所以他现在对遥控器相当的满意。只要是播报新闻的时间，一开始就把遥控器拿在手上准备好，特留尼西特的脸一出现就马上转台，直到新闻结束为止，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累呢。

好象变成光在写杨提督的事了。也得稍微写点自己的事才行。

今天就此搁笔了。明天还有得忙呢，而且要写的事，对未来而言，暂时搁置一下也无所谓。

七九六年一二月二日太空船的长途旅程，到今天终于要结束了。明天就可以到达伊谢尔伦要塞，开始新的生活。是个开始吗？我希望如此。前年的春天，当我第一次站在杨提督家的门前时，也是这么的期望的，并且我也没有失望。

在这之前，有两年的时间是在社会福利机构里生活。而再往前推，也是两年的时间 and 祖母一起生活。这个开端，是当我被叫到小学的校长室得知父亲战死的消息。

“帝国军的那些人，实在是坏到了极点的一群人。是和平、自由以及民主主义之敌，是全人类之敌，是文明之敌，有多少妻子的好丈夫被帝国军杀死；有多少孩子的父亲被杀死了……”就象这样冗长而又无意义的话一直持续着，而我只了解到----爸爸战死了，被帝国军杀死了----而已。即使只是八岁的小孩也能了解这个事实。那时，校长的态度也许是正确的，为了不让八岁的孩子受到刺激所刻意表现出来的也说不定。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校

长又说：“……所以你也必须将你父亲那样与邪恶势力作战而捐躯的行为，视为一种荣耀才行！”以这种话作结尾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的明白，校长把最重要的部分省略了。那种不希望被仅有八岁的孩子看穿，很明显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不过总而言之，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

杨提督也说过，自己的人生转机多半是由别人来告诉你的。

“我老爸因为事故死亡的时候也是，进入军官学校就读的时候也是，配属到艾尔·法西尔的部队时也是，都是由他人来告诉我这些事的。反过来说，我本身有好几次由其他人来宣告我的人生转机，也就是说，人生也只不过是把宣告的内容成立而已。”从海尼森出发前的一个星期，真的是快忙死了。

星期一到学校去辞行时，被布修老师拖住，后面预定做的事全部被搞乱了。他一直想说服我到学校寄宿，留在海尼森。

“我是为了你好才会这么劝你的，尤里安。如果到前线要塞去的话，你的世界会变得很狭窄。我从为你应该在广大的世界多见一些世面，这才会对你的成长有所帮助。”虽然布修老师嘴里是这么说，但我知道还有些说不出的理由。其中之一是因为布修老师是飞球部的指导老师，而我是飞球的年度得分王。在我进飞球部之前，哈罗朗校在联盟的排名永远是第二名，所以我的存在对布修教师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理由是布修老师完全不信任杨提督这个监护人的缘故。“以身为军人来说是很了不起”这种话对我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也就是说，杨提督除了当军人之外就没有一点了不起之处的意思。我也没法反驳这种说法，但总有其它较不那么阴险的讲法吧？反正我要照我自己的意愿去做。

“你也是太好事了。就照现在这样留在海尼森成为飞球的职业选手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要是对我这个身为监护人的成长有所期待的话，那实在是很难的事！”杨提督虽然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似乎并无意去改正的样子。而我也不希望他改正。

该怎么说呢？卡介伦少将会说：杨总是以自己的经历囊括普通的人生法则；但非常遗憾，这不是我想说的说法。

当卡介伦少将--当时是准将--把介绍信拿给我的时候，笑着对我眨眨眼：“总之耐心的被他喂吧。虽然是各方面脱离了常轨的家伙，但并不是说没有前途的。”这个嘛，被喂的到底是谁呢？七九六年一二月三日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我大概得说上几次的“初次见面，请多指教”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礼仪端正才行！虽然我是杨提督的被监护人，但身份只不过是同兵长待遇的军属而已----不论是哪一种身份，称呼都很叫人头痛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我的态度太随便任性的话，杨提督一定会被批评，所以非得小心不可。

就依照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顺序来说吧。首先，一定是伊谢尔伦要塞。当我自窗内以肉眼看到直径六十公里的银色球体时，不由得惊叫出来。虽然在立体电视啦、雷射投影啦，照片中和媒体中看过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实物和印象还是有差别。该怎么说呢？是的，简直是有天壤之别呢！

由慢慢接近到进港，直到现身踏上港地面的四分钟之间，我的呼吸器官和循环器官都在全速运转着。这种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是自我了解到福利机构的老师对我说：“你到杨提督的家里去吧，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监护

人了”这句话的意义以来，还是第一次呢。那个时候，陪着我是比我身体还大的行李箱。而今天，陪着我是杨提督。“喂，可别跟丢了”我紧跟着说完这句话就回过身的提督身后，走下了扶梯。数百双手，一齐向伊谢尔伦的新司令官致敬。此时是二点四〇分。

杨提督的寓所---我的新家在正二〇二六居的D四区。比在海尼森的希尔巴利(银桥)街的军官宿舍还要来得大。一进门是玄关，再来就是饭厅兼起居室。图书室兼谈话室、书房、寝室、客房、我的卧房、厨房，还有储藏室。

另外还有一间没有固定用途的大房间，书房里挤不下的书，迟早会侵入这块处女地的。

这个预言我是有绝对的信心。

杨提督和我，要说对伊谢尔伦有任何不满的话，大概就只有，包括美丽的庭园在内，所有的风景、气候全部都是人造的这一点。

当然，这种不满看起来很傻就是了。公园里的草地啦、杂木林啦、泥土啦，虽然不是自然生长的，但也全都是真实的东西。气候是按照海尼森北半球的环境设定的，也有四季的变化，在森林公园露营一定很有趣。

提起露营，我记得有一次希尔巴利街整区的能源供应系统故障，那一晚，杨提督和我体会到了在寒冷星球露营的滋味。我们把起居室的火灾自动水装量的开关切掉，拿掉地毯，用军用的固体燃料来烧热水，全身里在毛毯里，点亮紧急用蜡烛来照明，吃军用粮食的墨西哥菜和蕃茄鸡汽。又吹琴，说鬼故事，轻声低语的，渡过快乐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还里在毛毯里睡在地上时，军方设备局住宅课的人员们跑来，望着室内发呆。在那之后，军官宿舍的使用规则上，为什么会加了一奈“禁止在屋内生火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理由，只有杨提督和我才知道。

不光只有伊谢尔伦要塞本身，我也见到了住在那里的许多人。首先，是担任伊谢尔伦要塞防御指挥官的先寇布准将这个人。

华尔特·冯·先寇布准将，大约是三〇岁出头，个子很高，相当英俊的人，眼楮和头发的颜色在灰色和棕色之间。听说他原本是帝国贵族出身，但好象不是个严酷的人。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是个不拘小节，能和他开玩笑，能谈得来的人。

只不过，也绝不是个随和的人就是了。如果从为对方是个话不投机的家伙或是讲不通的家伙的时候，我看他一定会当场掉头而去，根本不用人！

“尤里安·敏兹就是依吗？我听杨提督提起过你，已经打算正式成为军人了吗？”“是的，我想成为军人。”虽然不认为被轻视了，但先寇布准将的反应看起来讽刺的意味相当重。

“就算是军人也分很多种。象是操作员啦，象我这样的陆战队员，或者是工兵？不能清楚下定决心的话，也会替杨提督增加麻烦的。”要是回答得太差劲的话，他一定会嗤之以鼻的，所以我心里好紧张。

“能够的话希望能成为参谋……”“我想那个人不需要参谋的。智略上比那个人更敏锐的军人，在宇宙哪里找得到？有的话也只有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而已。你想在智略方面帮助杨提督吗？”讽刺的对象即使只是个孩子，这个人也不会宽容。人马上反射地回答：“但是，即使是有大脑也不能缺少小脑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比喻，先寇布准将好象觉得很有趣似地看着我，他笑了。比起我回答的内容，我让为他对我能提出反论这件事，还比较中意。

“原来如此，小脑好象是管运动神经的吧。”先寇布准将和我约好，要教射击和肉搏战技巧。能和我军最高级的射击和肉搏战的名家做这种约定，高兴是很高兴，但我想训练内容一定很严格。这种程度是可以预料的。不管怎么样，实际做了之后……就知道了。

当然也不全是初见面的人全是不认识的。从海尼森出发搭别的太空船到达的人中，也有不少杨提督和我熟识的人在。

以这种形式再见面的，其中有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是在亚姆立札战败后升官的许多人之中的一个。

“哎，那个时候以为已经不行了呢。在我们射一发的时间里，敌人差不多射十三发过来；不只数量上比不过人家，阵形也乱成一团，指挥系统混乱得可以。我就在想这次是输定了。如果从为在这种状态之下能赢的话，那也未免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这个人完全没考虑到自己会战死的事呢！“一个人也不剩，全部战死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有残存的人的话，那一定就是我了。”要怎么神气都可以。杨提督告诉我，那个伍兰夫提督的第十舰队能避免如字面意义一样的全灭，就是这个人的功劳。那种大胆又确实的指挥，和他到杨家来访时只会开玩笑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

除此之外，还有今天见到的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是杨舰队值得夸耀的两大击坠王。性格看起来好象相差很多，但以我看来，实在是感情很好的两个人。

一看到女性，波布兰少校是一定会上前搭讪的。而高尼夫少校即使有女性和他打招呼，他也会觉得太麻烦而不去理会人家。如果只是个人行为而已，就不会这么引人注目，但两人组合起来的话，简查就是对比了。

“这家伙是同盟军里排名第二的名飞行员喔。只不过看起来不太象就是了。”波布兰少校拍拍高尼夫少校的肩膀对我这么说。而他其实想说什么我非常明白。高尼夫少校注意到我的视线，做了个总结：“再告诉你一声，敏兹。最厉害的飞行员已经战死，躺在墓里了。”果然是对好搭档。不过也许这种想法是天大的误会也说不定呢。

七九六年一二月四日昨天写的东西，我想做部份的修正。我以为和先寇布准将是第一次见面，但却并非如此。在伊谢尔伦攻略战结束后，曾见过一面。但是那也只是在统合作战本部等杨提督时，稍微报了名字而已，随后就马上忘记了。而且，那时先寇布准将也没有告诉我名字啊。不过先寇布准将也真是坏心眼，还用一副从来没见过的表情，说什么“尤里安·敏兹就是你吗？”！

“对啊，这是个很好的教训。告诉你华尔特·冯·先寇布是怎样的一个大坏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这么告诫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好象很中意我似的（若神气地说。我也是很中意这个人）。他在露天咖啡座喝茶的时候看到我，就叫我坐到他那桌去。在一起的还有伊旺·高尼夫少校，为了我还特地挪出位子，真是不胜惶恐。

“敏兹你来得正好。今天漂亮的小红帽没从这里经过，所以狼先生的心情正十分恶劣呢。”就这样，稍微聊了一会儿，话题就转到先寇布准将身上。似乎是我记述的手法太糟了，不过反正不是让别人看的文章，也就无所谓。

照波布兰少校的说法，似乎是少校正要教训坏人的时候，先寇布准将阻止了他的样子。

“是怎样的坏人呢？”“是个专杀自己人的无能法纪球，还把我爱机的机枪瞄准装置弄偏了。如果再晚5秒的话，那家伙大概再也不会替其他人惹任何麻烦了，结果先寇布这个多管闲事的……”“主要的重点是说这只是私人之间的恩怨，不必太过于重视。所以敏兹小弟，还是趁热把柠檬茶喝掉吧。”高尼夫少校笑着对我说完了之后，波布兰少校满脸愤愤不平的表情“哼，这是因为对你有好处。多打下了四架，我那时一架都没打下来。”“因为战场转到亚姆立札的关系，一气击落五架不也很好吗？结果全部合计起来，也只能击落相同数量的敌机而已”“就是这个叫人不爽！本来我应家会比你多出三架的啊！”象这种对话一直持续不断，因为实在很好玩，所以就待了很久。

在我和两位名飞行员分手，急急忙忙回到宿舍时，杨提督正平躺在室的沙发上。

“怎么了？是不是那里不舒服？”“不，因为起来的话肚子会很饿，所以想稍微减少一些能源的消耗而我赶快去准备晚餐。要是让艾尔·法西尔和亚姆立札的英雄饿死的话，真是对不起后世的历史学家呢。

因为不能让饿的青年久等，所以我把肉、青菜、米和速食汤的粉全混在一起，以超快的速度煮了一锅大杂烩，但杨提督还是很高兴地全部都吃光了。

我想，空空的肚子永远都是最棒的调味料呢。

而且，以杨提督的身份来说，就算是在战地里，想要吃豪华餐点也不会有问题的，但他却特地等着吃我做的菜。对于这种期待和信赖非得加以回报不可，但要先回家一趟再出去，实在是稍微麻烦了一点。

七九六年一二月五日我到现在也还只知道伊谢尔伦要塞的一小部分而已。每天继续不断有从海尼森搬来的军人及其家族，好象都快从港溢出来似的，但却能完全地被居住区吸收进去。在伊谢尔伦的居住设备大约足够容纳军人和平民加起来500万人使用，大得就连最下级的士兵也没有什么不满。只是，象浴室热水热不热啦，电灯亮不亮啦，储藏室的门会不会轧轧作响啦，这些日常生活谈不上完全满意的地方有很多就是了。而对于这些抱怨要由谁去处理呢？这样一个一个小问题，有一百万个聚集起来的话，也会象是在杰服粒子的仓库丢火花进去似的。这些要如何去解决--杨提督考虑过，希望能交给卡介伦少将去处理。不，不对，是全部“推”给他才对。我在想，杨提督一定是除了作战之外，不想再伤任何脑筋了。

“那家伙如果是可以不动手做就能解决的话，大概达呼吸也想省了呢！”卡介伦少将常常这么说。当我把这些话告诉杨提督时，提督以从真的表情考虑着，最后一副心有戚戚焉的表情喃喃自语……“这个主意也相当不错呢”没错哟，这家伙就是这样的懒鬼！卡介伦少将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反应了。

但我的意见却稍有不同。杨提督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是个擅长家事的天才。就象厨子能用煎锅做出洋葱蛋卷一样，杨提督能操纵舰队获得胜利。除此之外的事如果没法办到的话，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责难他。卡介伦少将对这一点当然也非常清楚，这只不过在调侃他而已。

七九六年一二月六日在伊谢尔伦，和我同年的女孩子大概也有数千点左右。其实这是当然的事。要塞和舰队合起来有至少200万的军人都住在这里，而其中又有一半已经结婚，妻子和小孩子当然也一起住在这里。

不过，实际上看到女孩子一大群出现在路上的场面，我还是不太自在。

为了躲避这一群美丽又生气勃勃，象热带群似的女孩子们，在横巷

里见熟人了。

“喂，别这么没出息啊！这样一点霸气都没有，怎么能当我的继承人！”被神出鬼没的波布兰少将这么取笑着。这个人大概时常在练习吧？不管穿军服也好，便服也好，随时都在找女孩子搭讪。不过今天倒是很难得平时的搭档不在一起。

“向女孩子搭讪是男人的义务，我是不会逃避我的义务的。”波布兰少校对自己如此肯定之后，还教了我一条女孩们唱的歌。

嗨、约翰·皮耶鲁，地狱在向你抛媚眼嗨、约翰·皮耶鲁，只有虚伪的微笑适合你嗨、约翰·皮耶鲁，粉碎封闭魔王的地狱之冰吧嗨、约翰·皮耶鲁，从你的酒杯中振作起来吧……”我问波布兰少校这个“约翰·皮耶鲁”到底是谁，他马上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好象是还使用西元纪元时的宇宙流浪汉，“似乎不怎么行，不象我这么受女人欢迎”波布兰少校加上这句多余的解说。而主张是这个人的临终之地的，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星球。

“被我攻陷的女人们出生地的星球数，至少比这个多十倍！”波布兰少校最后没忘记加上这一句。结果，今天发生的事只有如此而已。

七九六年一月二日一大早，我在烤面包上涂牛油时想，我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同盟也好，帝国也好，都有许多人在使历史产生变动，实际地使历史发生变化。

我也并不是为什么事着急。因为这种事是着急也没有用的，而我只不过稍微想多了一点而已。到底是哪里的谁，在操纵着包括我在内数百亿人的命运？“不要着急，尤里安，早饭在中午之前解决就可以了，葬礼等死了之后再准备也还来得及。”杨提督对我说这些话，是在我考虑根据提前结业制度，向学校提出休学的时候。杨提督打消我的念头，告诉我不一定要勉强成为军人。这是自从两年又八个月前，我成为杨家的一员之后，一直没有改变的态度。

“看起来不象养得起两个人吗？”有次杨提督这么说，好象是因为和卡介伦少将之间开了什么玩笑的缘故，关于这点，杨提督和卡介伦少将都笑着不说明原因。这两个人每次在海尼森见面都象恶言恶语交换会似的。使杨提督成为我的监护人的是卡介伦少将，并且杨提督为了把他叫来伊谢尔伦，今天也发了电文回首都海尼森。

七九六年一月二日说来非常平稳的一天。我放弃了老是考虑--这样的时间里，历史会怎样--这种想法。这对精神健康不太好。我现在正在可能缔造历史的人的身边，对一个十四岁的人来说，这不是已经够了吗？七九六年一月九日由于通讯教学的几何一点也不好玩，我就擅自改为阅读自习。只有这种地方象杨提督的少年时代，这倒是相当叫人头疼。

“无辜而被杀的人们”这本书是从杨提督的书架上抽出来的，记述一些因为警察捏造证据、以及法官的无能和检察官的偏见，而错误地被执行死刑的事例。在我读到为了告发上司的贪污，却反被加上帝国军间谍的罪名而被枪杀，事后才发现他是无辜的这种案例之后，愤怒、悲哀和恐怖充满了我的心。

在民主主义的国度里也会发生这种事！

在旁边有杨提督写的眉批，“必须出版象这样的读物，实在令人感到十分悲哀。但同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禁止象这类读物的出版，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傍晚，我把书还给提督，并为擅自借阅的事道歉。提督笑着原

谅我，他最近因为只看鬼故事或短篇故事集，所以连书借走了也没发觉。稍后又以认真的表情说：“尤里安，这本书在军官学校被列为有害书籍。只为了会损坏民主国家体制尊严的这个理由，把它当成色情小说之类，看到了会被没收的”结果，就因为禁书反而更想去读它，杨提督背着教官和风纪委员，常常看这类的书。还组织了个“有害书籍爱好会”，象亚典波罗提督就对怎样拿到书、怎样隐藏、偷偷阅读的方法以及更进一步要怎样对抗风纪委员这类活发国十分热衷。

“但亚典波罗对组织化的活动太过于热衷了，结果书好象没看过几本”杨提督笑着这样对我说。这个笑容，我好象能看到更深的含义。但如果问我到底深到什么程度，我可就头大了。

我说得出来的，大概就是杨提督不同于普通军人而已。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可以这么说，提督的头脑的确是优秀军人所该拥有的，但灵魂却不是。

杨提督是希望成为历史学家。我成为杨家的的一员之后，至少听过这件事有一百次以上。不情不愿当上军人的人，二〇岁就升到上将官阶的大概很少见吧。这样会是没选对自己喜欢的职业吗？但我以为，杨提督对指挥作战这件事绝对不会讨厌，应该是讨厌以这个为职业而已。我问过杨提督有关种种想法。

“猜对一半。”只是这么回答，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想会不会是对于热衷指挥作战的自己感到讨厌呢？这个问题只好留到下次再问了。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〇日由海尼森传来新闻，知道银河帝国的高层阶级激烈的权力斗争一直持续着，有发生内乱的可能性。

“这不是预测而是期待罢。判断的资料并不是很齐全。”虽然杨提督这么说，但提督也预料会有内乱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大贵族们的势力和新兴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努力是无法共存的，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对大贵族们来说，时间拖得越久，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实力就会越强，所以一定是希望早点掀起战端的。听说现在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已经就任宇宙舰队司令官，实力超越了军务尚书或统帅部长。然而他和我只差六岁而已。

“罗严克拉姆侯爵是天才”这句话，杨提督说过好几次似乎对他的胜利深信不疑。我实在很在意。

驻留舰队举行了演习，结果似乎不怎样理想。亚典波罗提督板着脸对我说：“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与葡萄酒和威士忌一样，要等味道变好还需要一段时间。请就这样转告杨提督，尤里安……不！敏兹军属。”我就照他说的转达。杨提督听了之后，一脸好象下三次元西洋棋被将军时的表情一样，把脱下来的黑色扁帽套在左手指上转圈圈。

“是吗？要把行动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是吗？这也是没办法的……”

“最近船队会需要出动吗？”我话才问出，马上就后悔了。在这瞬间，我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耍小聪明了。杨提督用黑色的眼楮看着我，平静的回答：“希望事情不会落到这种地步，但可能会这样也说不定。”在这两年又八个月中间，我从来没被杨提督吼过。这不是代表我很优秀，而是因为杨提督的宽大。当杨提督觉得受到伤害，或是我做错事他要告诉我的时候，他会搔搔头，连续叫两次我的名字“尤里安、尤里安”这样。

这时他的表情，和那种表情很类似。我想我的脸大概都红了，说了超出份内的活，要是被骂也是应该的。我常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放纵了。



我绝对不希望因为他人使性子，而今杨提督不愉快。

我的日记上，有印上国父海尼森的活，“自由、自主、自尊、自律”。我想要不被杨提督骂的活，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就算是现在，说起来还是令人觉得奇怪。杨提督在家事这方面，是既不勤快也不能干。

要是提督的脑细胞有百万分之一用在家务事方面的话，必定会成为一个是烧饭和清扫的能手，这样大概也不需要我了。所以我希望杨提督在家事方面是无能的。

认真说起来，就算是现在我对提督而言，也不一定是不可缺少的。烧饭找个厨师来就可以了，扫地、洗衣啦，或是机械方面啦都交由专人来做就可以。不用说，要找个勤务兵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老实说，我很害怕。害怕杨提督会对我说，不再需要我了。就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所以我努力希望他不会这么说。别人常说“你太过于乖巧”，这些都是他们误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被杨提督之外的人误会，我是一点也不在乎就是了。

七九六年一二月二日昨天我没写日记。早上一起来就因为发高烧头痛得要命，好象是感冒了。味道完全分辨不出来，把早餐的蔬菜汤弄得辣得要命，吓了杨提督一大跳。提督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便把汤全部喝光，--直到傍晚，我自己尝尝剩下的汽才发觉，真讨厌自己。

送杨提督出门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中午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来探病，是杨提督告诉她的。

菲列特利加小姐.....说错了，格林希尔上尉是个漂亮又温柔的人。没发觉到这一点的，我想大概只有杨提督而已。实在是个迟钝的人。

去年夏天，休假到阿尔比卡的冰河湖旅行的时候，邻近的小山屋住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提督夫人，杨提督连人家设法勾引他都完全没注意到。我是觉得那位什么夫人，也有点太好事就是了，但连我都注意到，而提督居然没发觉。或者是.....故意装作没注意到呢？说不定是，那位漂亮但有些太夸张的提督夫人，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型而已.....。

总之，格林希尔上尉帮我量了体温，又拿药给我吃，甚至还为了我把午饭也一起带来。

我说这玉米浓汤实在很好喝时，上尉却耸耸肩膀：“这不是我做的。而是拜托军官餐厅的主厨做的。我对烹饪很头痛，正在努力学习中。只不过，烹饪对于我的努力没有任何回应呢。”象格林希尔上尉这样记忆力超群的人，竟然会记不住烹饪的顺序，实在令我感到不可思议。不过这跟杨提督完全没有一点做家事的基础相比，倒是颇为相似。

喝了热汤，出一身汗后，觉得舒服多了。等格林希尔上尉回去之后，换一件汗衫，把床单也换过，这次才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到了傍晚，又是格林希尔上尉过来，告诉我杨提督因为舰队运动的演练会晚点回来。

“今天是一二月一一日？啊，是阿修比元帅战死的日子呢。在海尼森的话，学校也是入假的”关于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的事，我在历史课时也上过。七一〇年生，七四五年歿。

死后才追封为元帅。听说是用兵的天才，不知道和杨提督比较起来如何？杨提督二九岁就升上将，这要比阿修比提督早了四年。另一方面，阿修

比提督在军官学校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绩“中上”的杨提督根本是不能比的。但以第一名毕业的人之中，也有霍克准将这种人。

另外，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好象相当好女色。这一点也和杨提督不同。

不过，“达贡会战”的林彪元帅好象也好女色，似是杨提督脱离我军传统的样子。

女孩子这方面，我也是不太了解。说不定人类的女人，要比外星人的男人还难沟通也说不定。不过这种话不能对格林希尔上尉说就是了。

即使如此，只不过杨提督会晚回家而已，没想到 GLXE 上尉专程跑这一趟，甚至还从一家叫“电气羊亭”的餐厅带了晚餐过来。这是在三天前开幕，由一般民众经营的一家店。换句话说就是格林希尔上尉请我吃晚饭的意思。除了休假旅行之外，我没在外面吃过晚饭的。

杨提督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 10 时 30 分。正在用微波烧热好的“电气羊亭”最拿手的奶汁烤明虾时，杨提督看到日历，说“啊，今天是阿修比提督的纪念日啊！”我一直请求，他才说了些有关历史方面的话。

“真实这种东西，就和生日一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能只因为和事实不一致，就指责是谎言。”这显然是针对关于布鲁斯·阿修比提督战死之前的种种态度，和许多相互矛盾的证明有感而发的。

阿修比提督结过三次婚，有人说他一直爱着第一位夫人，也有人说他最爱的是他的小姨太。最后的一战---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有人说他出发时就有战死的觉悟了，也有人说他打算在归国后转向政界发展，这些一个一个的证词，都是值得信赖的人说出的。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以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的大胜利结束，在归国途中，重伤的阿修比提督停止了呼吸。在 51 年后，让人们有各种猜测的日子。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三日今天杨提督说了让人出乎意料的话。晚饭后，我正在泡红茶，他突然问我“尤里安，如果你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话，你要怎样才能战胜那些大贵族们呢？”我这时正把热水冲到茶杯里。尽管只是假定，问我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战略是不可能会有答案的。这简直是向小鸡询问老鹰的狩猎法嘛。

“不知道啊，这种事……”“不知道也没关系！”象这样越逼越紧，我也觉得相当头大，赶快利用后天的作业这个借口打退堂鼓开溜。提督以后一定会想起来的。看来只有拼命压榨不存在的智慧，想出答案来才行。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四日今天原来是先寇布准将教我使用战斧的肉搏战技的日子，但泡汤了。我去防御指挥官的办公室时，一位正在玩扑克牌算命 4 叫布鲁姆哈特上尉的年轻人告诉我。

“准将有点事需要处理，到一家叫‘蜜蜂与蜂蜜’的店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在偷笑。

我谢过他，到那家店去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家有许多小房间，平民么人经营的俱乐部。

进门询问一下，先寇布准将走了出来，衬衫的扣子也没扣好就对我说“啊，小弟，很抱歉今天的训练延期了。突然发生必须教导心胸狭窄的女性，博爱与宽容的精神这件工作的缘故。”我向他抗议“准将，突然有事那也是没办法，但希望您不要叫我‘小弟’好吗？”听我这么说之后，先寇布准将很平静的说“是吗？抱歉，我会小心的，小弟。”因为我也预料到大概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很快的回敬回去“是啊，请小心一点，老伯！”一

瞬间，觉得好象是踩到猛兽的尾巴似的，先寇布准将只是苦笑（我觉得如此）而已，没有对我怒吼。

不管怎样，战斧训练的时间空出来，我就到正一八九层的森林公园去。

昨天，杨提督问的关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战略，这个习题还没解决。关于这个，我稍微想了一下。不希望当军人的杨提督出的习题，要是想当军人的我答不出来的话，这就有点不应该了。

我选择森林公园是因为不会有人来打扰，还有一个理由是杨提督常利用那里当睡午觉的地方，这是杨提督自己告诉我的。毕竟因为是在人工星球之中的森林公园，所以根本不会有蚊子，这一点就比起自然的要好得多了。原来如此，不是实际在这里睡过午睡的人是不会注意到的。

果然在预料的地点看见杨提督了。我叫他一声，提督好象吓了一跳似的，由草地上坐起来向我招手。

提督说他在思考所谓“历史上假定的讽刺性”。幸好没有提到“习题”的事。

杨提督说的话，我记述如下。

每个人都知道，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打倒了银河联邦的共和政体，成为独裁者，或者应该说是更进一步的专制者。因为他，有多少亿人被杀了。但是，如果在他还是银河联邦的政治家时，被某人暗杀了，这个暗杀者大概会被冠上“残杀有前途的民主政治家的狂徒”之罪名，而不是被评为“拯救几亿人生命的伟大救世主”吧。所谓历史的评价就是这种东西。此外，若银河帝国的“流血帝”奥古斯都二世在儿童时代就被杀死，杀他的犯人必定会以残杀幼儿之罪而被片弄，社会也会予以非难吧。现实里杀害幼儿者之中，在别的次元里也许会是救世主也说不定……杨提督似乎因为疲倦而变得讽刺意味很重。理由只有一个，一定又是和海尼森的“伟大的人”有什么争论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人是国防委员会的还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就不知道了。

连用超光速通信都会吵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也不得而知。看样子不象是因为卡介伦少将的人事问题，但那又会是什么呢？最后我终于知道，杨提督在考虑怎样才能和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商谈这个问题。

“用超光速通信也行不通吗？”我这么问道。杨提督一面点点头，一面口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大概是在说，如果伍兰夫或波罗汀还活着之类的话。

亚姆立所会战产生了许多阵亡者。而其中，杨提督感到很惋惜的，就是波罗汀提督和伍兰夫提督。两位都是了不起的军人，而且，“那两个人如果活着的话，我就能比较轻松一些了。”这种说法，我觉得好象太过于正直了点。

况且再怎么讲，西德尼·席特列元帅退休了，杨提督所尊敬的上司也只剩下格林希尔上将和比克古上将而已。战历丰富的士兵也大多阵亡，失去了几万艘的船舰，这个损害日后要重建起来得花上很长的时间，不知帝国军会不会给我们这些时间，杨提督对这件事似乎相当的在意。

七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对杨提督而言，对我而言，这都是个好消息。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要来伊谢尔伦了。

这似乎不是因为杨提督的顽固请求，而是在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下工夫推动的结果。

“麻烦的事可以全部塞给卡介伦学长了。”杨提督这么说的时候，似乎高

兴得要跳起舞来了。我一路回来就有点担心。卡介伦少将搭乘的军用运输船到达伊谢尔伦是明年的一月一日，我想该不会是打算把“麻烦的事”完全不去处理，全部积到那时候吧……不管怎么说，杨提督心情好转了，同时好象从乱糟糟的文书工作中解放了似的，于是开始沉迷在作战计划之中。看到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高兴。

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自己常常搞糊涂了。现在的确很幸福，但原本也是幸福的。二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八岁的时候父亲战死，十岁的时候祖母去世，其后两年在福利机构里生活。母亲的事，已经完全记不起来。祖母是我一不守规矩就唠唠叨叨，对我说话也多半使用命令形和禁止形。有什么优点都是她的教育成果，有缺点的话，都是我没有感觉到祖母的恩惠的缘故。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的确不怎么悲伤，这大概证明我是个冷血的人吧。

写出来之后我才发觉，我的人生总是在偶数年龄时有大的变化。今年是在伊谢尔伦生活，二年后、四年后又会有什么事发生也说不定的。

我是很幸福，但是对杨提督来说，我是否能成为他幸福的条件这件事我非常的在意。我很明白会这样想的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还是很在意。在不记得几天前也写过了，我不希望杨提督认为我是不需要的东西。不论是多小的事也好，希望会对他有所帮助。在这之前，首先要注意到不要增添提督的麻烦。

我想起刚才交谈的对话。晚餐后的红茶完全没动，杨提督好象在考虑什么，我重新泡一杯之后问道……“您在想些什么？”“这不是可以告诉别人的事哦。真是的，人要是只会想着怎样去赢别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卑鄙了。”这么说，我就知道杨提督在思考怎样才能胜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方法。不管我怎样的拼命努力，虽然说过希望能够对杨提督有所帮助，但终究什么都想不出来，只是站在沙发旁。杨提督的心情好象好转了，看着我……“对了，先寇布准将好象在教你射击，现在情形怎样？”“据准将说，我的天分好象很不错。”“喔，那很好。”“提督似乎完全没有练习射击，这样好吗？”杨提督笑着回答“也许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且我也不想下什么工夫，现在大概是同盟军里最差劲的了。”“那么，你怎么保护自己呢？”“司令官如果需要自己拿枪来保护自己的话，就表示战败了。我只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不落到这种地步就好了。”听到这些话时，我很高兴。这一点毫无疑问的我可以为提督效劳。

“是这样吗？知道了，我会保护你的。”“那就拜托你了。”一面笑着，杨提督一面端起红茶的杯子。仔细想想，我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改变。前些日子才在比较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和我自己的差距。这次是杨提督和我之间的差距。

和罗严克拉姆侯爵之间的差距，其实仔细想想根本没有一点意义。他是专制国家的人，而我并不想当专制国家的军人。我希望能成为由破坏者手中，保卫民主主义的道具的小小一部份而已。

这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只是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再确认而已。对我而言，杨威利、民主主义、国父海尼森建立的自由行星同盟和我自己本身的未来是合而为一的。我知道这种说法令人脸红，因为我的能力和存在都还不够份量。我还有好几年必须追着杨提督的背影前进。

并且，只要我还是如此的时候，就必须避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伟大的

这种想法。

## 第二章 第一次的薪水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六日奇怪的谣言，在要塞中流传着。  
有幽灵出现！

“无头的美女幽灵呢。”波布兰少校这么说，我告诉杨提督时，提督大笑了起来。仔细想想的确可笑。没有头怎么会知道是美女？“不过，这才象波布兰。即使是幽灵，就算没有头，总之归入美女一类的就是了。”杨提督这么说，波布兰少校又说“即使没有脸，身经百战的勇者到美女也会知道是美女的。”“即使是连战连败，身经百战到底还是身经百战。”高尼夫少校马上接上这一句。

对于这一点来说，从古至今，军队和学校总是有讲不完的鬼故事。象被上司指责而自杀的士兵幽灵啦，还留恋妻子却战死的新婚士兵的幽灵啦，这类故事我听过好几个。

“如果说平均每两艘舰有一个幽灵的话，伊谢尔伦全部幽灵的总数大概也有一万到两万了吧。”波布兰少校这么一说，高尼夫少校也点头赞同。

“光是幽灵就可以组成两个师团，而且还是不死之身呢。就算 QWQS 也不是对手。”象这种开玩笑的话题固然是很好，但谣言似乎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变得好象真有其事了。

“我军并未把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的每一个角落都制住，电脑管理也无法伸及的无人楼层和区域多的是，这正是给予帝国军的残兵暗地里进行破坏工作的好机会。大要是看到他们才误以为有幽灵的。”针对这种说法，的确，没有一个人有自信能说清楚伊谢尔伦内部的每一个角落。拿幽灵的事当笑话的人，听了这种说法就好象听到不祥的事似的表情，马上就笑不出来了。连杨提督也只是苦笑着不往下谈。

就我所知，杨提督是相当喜欢怪谈啦，恐怖小说这一类的书。当然喜欢书是一回事，但要和认真信奉神秘主义的人做朋友，大概也不会有那种兴趣。

他似乎认为这种人和精神主义者交往会沾上臭气似的。

不过，伊谢尔伦要塞内部，有帝国军的残兵在徘徊的这种异次元的恐怖，似乎也没什么好玩的。

“虽然是傻得可笑的谣言，但也不能就这样放着不去管它。不安这种东西是恐慌和猜疑的卵。”话是这么说，但在我看来似乎也没那么深刻。如果有帝国军的残兵存在的话，在亚姆立扎同盟军大败的时候大可趁机做些破坏工作，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说“会趁那个机会做些什么”，但“那个机会”到底是几时，我还是弄不清楚。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七日现在在写这个日记时，结果当然是得救了，但是今天实在是灾情惨重。

洗了个热水澡，换上睡衣，闻着面包和加了蜂蜜的牛奶香味，写下现在的日记。总觉得那好象是好久以前发生的事了。

提议对曾经多次发生目击幽灵之类事件的场所加以调查的，是先寇布

准将。采纳了这个提案的杨提督，原来以为提案的先寇布准将要亲自指挥这项调查工作，但先寇布准将推掉了---“别开玩笑。如果非得自己指挥不可的话，我才不会提出这种白痴似的提案呢。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家伙嘛？”“原来如此”杨提督对他话中特别深长的意味表示赞同，向外征求“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伊谢尔伦要塞原来就还有很多房间没有使用，所以似乎是可以在各处拥有别墅。

“如果是我的，就要在各层都找个爱人”先寇布准将这么说。杨提督说这种事对他来说的确有可能，但即使这只是开玩笑，要塞的内部楼层数细细区分的话，可是“有九千以上，不到一万”的啊！有些楼层只有机械设备，也有只有“少数物资和大量空气”的楼层，要认真调查的话，那可会累死的。

“唯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马上找到了。杨提督好象早就料定似的，当然我也想象得到，奥利比·波布兰少校是第一候选人。但我却没料到波布兰少校接下来的提议。

“怎么样，尤里安想不想一起去瞧瞧呢？免得你会太无聊。”怎么办呢？我这么想的时候，高尼夫少校以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和语气说：“啊，敏兹，难得波布兰这样邀请你，还是不要招惹他的‘恶意’比较好。

“高尼夫少校也一起去吗？”“世间也是有象‘顺便’啦‘奉陪’啦这种事的。”“那么，我也去好吗？”“啊！原来是这样，尤里安比较信任高尼夫是吗？”波布兰少校故意表现出很悲伤的样子。

就这样，组织了仅有3名成员的探险队，因为根本也没有其他人希望同行。本来杨提督似乎也并不是认真地要去调查，以波布兰少校为队长的探险队这件事，好象原来以为会当个笑话收尾的。甚至在送我出门的时候说“要记得带便当去。”中午二时，我们到达地下一四一层展开“调查”。

“这里听说有甚至比优布·特留尼西特的脸还要大的老鼠呢！”波布兰少校以充满恶意的吻说道。我讨厌特留尼西特这个政治家，大部分是受到杨提督的影响，但波布兰少校又是为什么呢？“说话不中听的家伙可以信任，说话太动人的家伙不能信任”这一点和杨提督相同呢？或者是因为特留尼西特非常受女性欢迎呢？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地下一四一层以前是帝国军放置可燃物的仓库，在发生火灾后被弃置了将近有一0年以上。被我军攻陷之后，也不必一定要去使用它，就仍维持原样没有变动。这样的场所也难怪会有幽灵也现的谣言。

在打开双重闸门的时候，我原来想帮点忙的，但是波布兰少校说：“不用担心，波布兰家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句话。”“但是却有失败和挫折的句子呢。”伊旺·高尼夫少校冷静地加以指出，害我大笑出来。所谓绝妙的时机配合，我想大概就是如此了。

门的里面是一片黑暗的世界。照明设备仍然维持未修理的原状，手电筒的光线将黑暗切开，一四一层的范围很宽广，约5公里见方，天花板的高度大约有二十五公尺左右。由于换气系统停止运转，沉寂的空气侵袭脸上时，令人觉得有点被呛到了。

“好黑啊.....”说这种话，其实就是一种不安的表现吧。

“不用担心，我的方向感比慧星还要来得准确。”波布兰少校夸下这种豪语，但在黑暗中前进30分种后，似乎马上就失去自信了。

“这下要变成迷路的孩子了.....”“不是说方向感比慧星还要来得正确吗？”“那是在宇宙飞的时候。脚踩在地板或地面上的话，实在就没办法了。”

到现在才说这种话，真是叫人头痛。

只因为是很广阔的地方，要折回去也很难找出方向。四面都没有墙壁，地板上横七竖八地散布着油迹、树脂、合金之类烧剩的残骸。大概连要确认自己的所在位置都没办法。完全没想到有可能要用到惯性导航系统啦、红外线监视器啦，低周波雷达之类的仪器。除了不晓得多少只的老鼠之外，什么也没看到。

“如果我们遇难的话，下次的搜索队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吧。”由于还一直走个不停，于是波布兰少校这么说。“遇难”这个名词，在现在说出来令人感到异常的真实感。高尼夫少校半自言自语地提出异议：“会是这样吗？不会是对我们失踪的事非常高兴，所以就干脆放着不去管它了吗？”“你啊……”这之后还是一直拼命走着。

“一四时三〇分”高尼夫少校很冷静地说，于是我们就开动这一顿迟了的午餐。不论在什么时候肚子都是会饿的。把防水布铺在地上，在没有灰尘飞扬的地方打开篮子。

“顺便借问一下，你想这里是哪里？”“谁会知道在哪里！难道只要我说出来，我们就会在那里吗？”波布兰少校好象心情很坏的这样回答。高尼夫少校，用力咬了一他的三明治。

“这种时候，就是幽灵也好，出来帮我们带路吧。向导费嘛……女的幽灵就送她一个吻，男的幽灵就送他一巴掌。”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听到呻吟声的话就更是气氛十足了，结果居然好象真的听到呻吟声。不象是故意想吓人的样子，而是很微弱，象求救似的呻吟声。我整个人跳了起来，但我们的两张王牌还是很平静地把三明治吃完，甚至还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后，才悠然起立。

声音象是从一处由钢筋堆积成的小山附近传出来的。手电筒的光线扫过它的一部份。

“高尼夫，你知道幽灵的主食是什么吗？”“不太清楚，不过似乎比你更留心自己的健康呢！”起司、全表面包、添加维他命的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散落一地，我眼楮都傻住了。换句话说，不可能有幽灵还有消化器官的。

我用手电筒的光照着钢架子的小山。才踏上去一步，似乎站不太好，整个人失去平衡，一只脚跪了下去。

这时，好象有到了谁似的。

“啊，对不起！”我直觉反应这么说了之后，看到我的正前方，手电筒的光圈中，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马上跳起来。我所到的是不应该有的第四个人。高尼夫少校拉住我的手，把我整个拉起来，波布兰少校则拔出热线枪。

戏剧化的场面并没有发生。我到的人是已经痛到半死状态的人。枉费摆出了那么好的姿势，结果还没射一枪就结束了，波布兰少校不满地轻轻踢一下那家伙的身体。出来到外面引起一场骚动后，黑暗中的居民被送到医院去了。他是在亚姆立礼会战之后，引起斗殴事件而失踪的同盟军下级军官，已经在这里躲藏了将近两个月以上，结果引起盲肠炎。他为了偷食物而出没，也就难怪会传出有鬼的谣言。真是够可怜的。

然后，满身脏兮兮和一肚子不高兴的我们三个人，受到了先寇布准将半反讽的夸奖，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快累死了！而且感到好空虚。希望到了明天精神能恢复就好了。

七九六年一二月一八日现在我正式的身份是“同兵长待遇军属”，所以也就能领到兵长级的薪水。每个月有一千四百四〇元。经济上是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了，但在法律上只有一四岁还不能取得公民权，所以仍然得被杨提督监护。这种结果，对杨提督来说，直到上个月为止，可以向政府支领的养育津贴没了，再加上没有经济上的扶养家属，税金又会提高；而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对被监护人应负的义务却还留着---真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如果杨提督对经济的观念，是一种斤斤计较的态度的话，至少一定会力争，今年应该算还有扶养家族才对。然而，虽然他对于大军出动时的补给非常的罗嗦，可是这种家庭规模的财务问题却是一团乱账。

“零用钱够不够？”“生活费够不够？”只会这样问我。如果我回答够用，“如果不够的话，就告诉我一声”但如果我回答不够的话，就直接把提款卡给我，然后就这么忘记了已经把提款卡给我的事。

我觉得杨提督的脑细胞经常象望远镜一样，只看得到远方的时间与空间，就在身边的事反而无法进入他的视界之中。有些人会认为这种人是怪胎，但我认为有一些象提督这样的人也很好。当然太多的话会很头痛就是了。

而且，我不会变魔法。所以昨晚将写日记写到睡着的我抱到床上去的，除了杨提督之外不会有别人。我今天就把加在红茶中白兰地份量增加一点以表示谢意。看到提督的表情，就知道他对一切都完全了解。提督就是这么一个人。

到那时为止，宇宙中虽然有许多帝国军小规模短期根据地散布在各处，但大型的基地只有在回廊的帝国方面的出而已。

伊谢尔伦要塞是奥特佛利特五世的时候，命重臣谢巴斯迪安·得·留狄利兹伯爵建造的。

这个人以前线指挥官来说，是被评为“每战必败”的人。但似乎又不能说他是无能。他在事前加以周详的计划，完全照理论来用兵，只是由于“敌军不照理论行动”所以才会输了，因此他对于“叛乱军那些家伙全是些不懂得用兵理论的”这件事似乎非常的愤怒。想到帝国军居然也有这种怪人，令我感到有点亲切。

总之，也不能称之为只输不赢的重臣，似乎在军事建设和补给方面，这种理论的工作上建立了莫大的功绩。

原本最早提出要建造伊谢尔伦要塞的，是达贡会战当时的帝国皇族，史提凡·得·巴菲多巴非鲁侯爵。这个人的一生似乎也是相当不幸，就连实际建造要塞的留狄利兹也是，好象是为了担负费用超过预算的责任而自杀的样子。不过再怎么也比不上奥特利特五世这个人，对他的描述听来似乎是个优柔寡断的家伙，在建造中期，听说有好几次后悔了想中止建造。如果在那时放弃的话，大概就不是会出现，为攻击伊谢尔伦要塞而超过百万以上的军人战死，我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在这里写日记了。

不管怎样，虽然巴鲁多巴非鲁侯爵和留狄利兹伯爵遭遇不幸而死，却使他们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之后，在过去人们的人生和业绩的延长上，有我现在的人生。如果这些是我自身发出的想法的话，以一四岁的年龄而言，实在是相当不得了，但其实我只是照杨提督的述怀加以记叙而已。

所谓历史，并不是在过去就完全结束了，它将种下日后的种子，终于有天开花结果。这些不是从杨提督那里听来的，是今天通信教学的历史课本里的文章。



这话的确没错，但以乎有点过于理所当然。

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正要缔造历史的人，例如杨提督啦、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啦。我比较希望是属于历史的原因而非结果。所以为提督泡美味的红茶、能算是参加了历史的缔造吗？好几天前写过了，我并不焦急，但希重能早点独当一面。

七九六年一月二〇日听杨提督说已故的布鲁斯·阿修比提督的第一任太太还活着。

虽然是被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如果阿修比提督没有战死的话，今年应该是八十六岁了。所以他太太还活着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和阿修比提督同年的夫人，听说是住在首都海尼森的郊外，由女仆照料着，每天等待着丈夫寄来给她的信。

“可是阿修比提督不是在五〇多年以前就去世了吗？”“但是，还是有信寄来啊，很悬疑吧？”这个悬疑的真相如下。是阿修比夫人(因为已经离婚了，是不是该称为前夫人呢？)自己写信寄给自己的。自己亲手写六〇多年以前的恋人寄给自己的信，寄到自己的住处。并且，据看过信的护士说，信中洋溢着爱与热情。

“即使是到了这种年纪，那个人还是一直这么反覆对我说：我爱你，我爱你的。真是一点也没感觉老了呢”当然夫人不认为这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信。夫人能了解的只是---这应该是丈夫寄来的，记载了对自己的爱的情书而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如果用可怜或凄凉来形容的话，好象用词不太对。对旁边观者的眼光来看，也讲的确是如此；但当事人却很幸福。或者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以文章确认丈夫的爱情，如果由别人来说，就会感到不安？我觉得阿修比提督也真是罪过。

“喂喂，不要想得那么深入啊。你才不过一四岁而已，不可能了解那些真实感要比事实来得必要的人、事。”“提督能了解吗？”“我也不过才二十几岁而已，所以也不甚了解。”提督以一副非常若无其事的表情这么说。

提督说，如果能够不老不死的话，希重能从边境的星球眺重人类兴亡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年纪都会越来越大，变成老糊涂一个，所以希望能趁年轻时就死掉。可是要是早死的话，一定会被还活着的人任意说自己的坏话，这实在令他头痛得不得了；真是辛苦啊。

七九六年一月二一日来到伊谢尔伦要塞已经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了。好象有句名言说“边塞无宁日”，也就是最前线的要塞不会有平静的日子之意，但目前的状况却是既没有敌袭也没有战斗。再怎么讲，不可能突然有一天，什么理由也没有就突然发生战争的。也许就是现在，在几千光年之外的银河帝国的最深处，下达了大舰队的出动命令也说不定。而这些事，若不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知道的。

伊谢尔伦要塞是最前线的基地，同时也是舰队向敌国进攻时的后方基地。这个机能也是十分重要。

“对战争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补给和情报。如果没有这两项的话，仗根本就没办法打。如果把战争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来看的话，补给和情报是生产，战斗则是消费了。”杨提督这么说。以前就曾经考虑到这种情形，但没想到在亚姆立札的大败就正是这种情况。

“世间最糟的傻瓜，就是以为没有补给也能打胜仗的傻瓜了。”他这么说。但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实际人类历史上，这种战争指导者却大有人在。

而这个结果，就产生了大量的掠夺啦，或是破坏、放火、杀人这类事件，也时有出现连做了这些事也没办法活下去，而导致士兵饿死的例子。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这种人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

七九六年一月二二日今天大概会成为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吧。不是指好事，而是指坏事。伊谢尔伦要塞隶属同盟军之后，所发生的第一件杀人案件。

“不是文学上的杀人，而是社会上的杀人”这是杨提督的评语。凶手和被害者都非常清楚，所以不象去年夏天那样，根本就没有名侦探杨威利上场的余地。事情好象完全由宪兵和法律军官全权处理了。

杨提督说，这种事情即使只是写日记也不要写出本名，所以我就用假名。

过去 A 下士官和 B 下士 t 官就在竞争追求平民的 C 小姐，结果来到伊谢尔伦后又重新点燃了战火，最后 C 小姐突然把她讨厌的 B 下士官射杀了，似乎是这样。而这个 A 下士官，就是前些日子，被包含我在内的波布兰三人探险队在地下一四一层的黑暗和尘埃中救出的盲肠炎病患。医院方面谢绝一切探访。最重要的是，根本完全没人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连现在在写日记的我，也是心痒痒地难过到极点。案发现场的酒吧暂时被关闭了，向军队缴纳经营费的老板一副欲无泪可怜表情，这被为了能见见 C 小姐而赴往酒吧去的士兵们，当成话题而广为流传。

对这个案子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很担心杨提督会被追究管理责任。但先寇布准将则是认为，即使国防委员打算这么做，他们也不会真的把杨提督从前线调回去。

“因为那群家伙只会从安全的场所发号施令而已。他们很清楚帝国军不知道何时会发动攻击，所以不会考虑调换司令官的。况且这也不是需要这么小题大作的案子啊。”一切都完全交给宪兵来处理，杨提督似乎有些许的不太高兴，好象有一些在意的样子。

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与其说“认为”还不如说是希望这里面有什么才好。这话虽然不敢说出，但面对文字则可以毫不脸红的写出来。结局到底会如何呢？七九六年一月二三日光只有最初的报导实在很难抓住事件的全貌。昨天的杀人案件好象发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杨提督最近和海尼森通信的时间增多了，格林希尔上尉对这件事不肯对我多说。

“看样子可能会拖到明年。”只告诉我这些而已。象亚典波罗少将、波布兰少校甚至还想从我这里获得情报，看样子一定是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亚典波罗少将说，请我吃奶昔真是蚀老本，似乎不能讲给波布兰少校听，令他深感遗憾。说不定那两个人在为事件的真相打赌。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七九六年一月二四日今年就快要结束了，再过一星期，宇宙历七九七年就要来了。我就快一五岁了---应该，如果帝国军没有来攻击伊谢尔伦要塞，我没被击中变成炮灰消失的话，应该是这样。

要增加岁数这件事对杨提督来说，感觉特别强烈。他一直很不情愿承认明年变成三十岁的这件事。我则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提督说“二〇年代的最后一年，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过去了。战火夺走了我的青春”这些话，而且还说：“为什么一年只有十二个月就结束了？有十三个月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的。”“谁都不会高兴的！”“但是一年会有十三次薪水可领啊！”“新年的休

假也得等上十三个月才有一次呢”杨提督在想怎么提出反论时，我趁机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也就是今天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的发薪日。我原来就在想领了第一次的薪水该买个什么礼物送给提督。

“尤里安，你太懂事了。象我十四的时候，只会想怎样从老爸那里挖零用钱而已”原以为是对我的夸奖，但听下面的话就不太对，“这一定是家庭教育的差别。”这样，岂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不过，不管怎样，杨提督很高兴地收下礼物就是了。

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是手指弹上去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象纸那么薄的手制茶杯。其实我原本是想买白兰地酒杯的，但发觉太危险了。

晚上我们到一家很象海尼森的“三月兔亭”的餐厅吃晚饭。杨提督只喝了一杯玫瑰红酒而已，莫非这是对礼物的回礼吧。但这些日子提督的酒量增加了，实在令人担心。

七九六年一月二五日今天实在太过于平静了。我有点在意前些日子杨提督出的“家庭作业”的事。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要用什么方法来打赢贵族联合军？如果是容易到我都想得到的话，我们同盟军也用不着那么辛苦了。

说“不知道”当然不是种专长，而是耻辱才对，但到底罗严克拉姆侯爵要怎样去打败强大的贵族联合军呢？的确，在政治上有新宰相立典拉德公爵支持，但一旦开战的话，这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对于军事来说，必须统一才称得上力量，所以一定会有什么策略离间贵族联合的。

更进一步的事，我就知道了。不过我想提督一定知道才对。

七九六年一月二六日今天帮杨督跑腿到一家叫“四十大盗的洞窟”的平民经营的店去。这是买书籍、各种游戏、谜题、视听软体的店，才刚开幕没多久，大半的货品都还是被包着放在地板上。

在这家店里买了一本“最新版·虚构地名辞典”的书，很重。这是杨提督在很久以前订的书。是从海尼森的书店，一直追着提督到伊谢尔伦要塞来的。

我在那里到了高尼夫少校。他和波布兰少校在一起时不会太引人注目，是个有明亮的发色和眼楮，容貌非常清爽的人。

高尼夫少校和我约好以后找时间教我玩很有趣的填字游戏。少校是很庄重，给人感觉很好的人，但一和波布兰少校合起来就变成尖酸刻薄话的机枪射手，实在叫人不可思议。

“无害的化学物质，一旦和有害的互相结合，也会变成有害的了。高尼夫和波布兰就是这种情形。”杨提督这么告诉我。如此说来，这种和身为触媒的杨提督，也脱不了关系了；我在心里这第想，只是没有说出而已。

人也稍微反省一下，我和杨提督周围的人也象太过于亲密了，也许就因此无法察觉这些人真正的价值。这本日记我想大概不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作参考资料，但是如果因而被认为“自由行星同盟中最强的部队，原来不过是这种怪人集团而已”这可就不好了。不过象杨提督的调兵遣将，先寇布准将的勇猛善战，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人校的辉煌战绩，我都还没有亲眼目睹的机会。下次有战斗的话，我应该就能待在杨提督身边了。那时，就可以第一次亲自确认“奇迹的杨”之威名。

七九六年一月二七日政界、军方上层阶级、要塞司令部等，总会有些什么烦恼啦或麻烦之类的。但身为杨提督的被监护人兼侍从兵的我，只要

注意红茶的味道啦、衬衫干不干净就够了。由于我能由这些事中得到乐趣，所以即使只是些微末小技也无所谓，只要这种生活能持续下去就好了。我偶而会这样想。

放假的前一天夜里，一旁放着茉莉花茶和月饼，和“艾尔·法西尔、亚斯提、伊谢尔伦，以及亚姆立札的英雄”下立体西洋棋，听着背景环境音响系统流出的音乐，很不可思议的觉得，不能早点成为独当一面的军人也无所谓。

杨提督下立体西洋棋的技巧实在很差。刚开始是提督教我怎么下的，但我马上就赶上恩师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才华。提督的下棋历史已经有一五年，在这期间可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他自己也是这么说。技巧方面的确是如此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他在下棋当中，常常想别的事情。对提督来说，立体西洋棋是他进入战略方面思考时，所必要的小小仪式。在军官学校的时候，也许是用上课的铃声，由于现在没有了，所以换成这种方式。

“将军！”“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棋赛本身是轻轻松松的结束了，但因为我有种预感，所以一直有点坐不住。我发觉杨提督是在想那个“家庭作业”的事。我帮杨提督的茶杯(是我送的礼物)倒入热茶，先打开话题。原来我就对这种题目很有兴趣，在帝国军分裂为两个阵营时，同盟军会采取什么行动？帝国军对此又会采取什么反应？“假使我是同盟军的总司令官的话……”话才刚出，提督就马上改。

“不，这个假定不太妙。如果我是和罗严克拉姆侯爵敌对的大贵族的话，会对同盟军低头，想办法缔结攻守同盟。帝国和同盟互相不可侵犯、部分领土割让，释放思想犯、什么都会答应。”“这么轻易答应下来没关系吗？”“一定会答应的，只是不会遵守”提督以平稳的话调，却不怀好意的气这么说。

“最好是将自己的战力好好保存着，设计让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军队和同盟军大拼一场，等两方面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再把全部战力投入。罗严克拉姆侯爵被消灭，同盟军也被赶走，这对大贵族们来说真是可喜可贺……”这种事一开始就不可能的。大贵族们这种完全相信只靠本身的力量就能击倒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想法，正是这些大贵族掀起战端的原因。

“对罗严克拉姆侯爵和贵族联合军而言，最担心的就是让同盟军坐收渔翁之利。贵族联合军占上风的话，就去帮助罗严克拉姆侯爵，但情势逆转的话，就转而支援贵族联合军。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帮助的话就一定会输，因此大贵族们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直使战火持续不断，最后双方都会倒下的。先不论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政治、战略这两方来说，同盟军要采取的方针，这是上上之策。”“同盟军的最高阶级会这么做吧？”“嗯……”“对了，罗严克拉姆侯爵应该发觉这个危机了吧？”提督看着我，点点头说：“没错，尤里安注意到重点的所在了。现在我所考虑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应该老早就想到这点了。对策一定是在讨论中……”后面就变成在自言自语，提督交叉双臂。

“分裂的话，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会是主谋者……”其后完全陷入思考之中。我静静地吧立体西洋棋收拾好，再帮提督倒杯热茶。我能为提督效劳的，只有这些而已。不过，这要比什么事都帮不上忙，要好得多了。

七九六年一月二八日昨晚想事情想过头了，所以没睡好，再加上原本有点低血压，整个头昏昏沉沉的。有必要把自己弄清醒点---杨提督这么

对我说。我家是没有咖啡的，即使是咖啡嗜好者来我家，提督还是很高兴的请他喝经茶。我正打算待会儿去买咖啡，但在早餐桌上，我发现提督在茶杯里倒的是白葡萄酒，似乎打从一开始他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请您只以一杯为限。”我尽可能加重语气这么说，提督好象很高兴地点点头。

现在这个时候是战乱持续了将近一世纪半，孤儿人数有好几千万的时代。而在这之中，叫杨威利这个监护人的孤儿只有一个人，我实在是很幸福。这一点不论在何时，我都能非常肯定。

七九六年一二月二九日要塞内部到处都是人声沸腾。幸好，不是在做战争的准备，而是为准备开新年舞会而骚动不已。

“在最前线居然会为新年舞会而无法镇定下来……”也有为此大皱眉头的人。杨提督则是说，如果不要他演讲的话，那开个舞会也不错。帝国军是不会有趁这个机会来攻击的阅情逸致的。威胁，再转回头来对付正面敌人的闪电战术，对伊谢尔伦要塞不会管用。一旦时间稍有拖延，国内的敌人可能就迎上前来个前后夹击，这种冒险主义，至少罗严克拉姆侯爵是不会用的，杨提督下了这种断言。

“司令官说的没错。而且要打仗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新年舞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哪一边比较重要，这是非常明显的。”异同声这么说的是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但我非常了解，“要闹得超出对方预料之外”的，好象是波布兰少校的“武士魂”，“对性格沈郁的家伙也要强迫他们去闹”的则是先寇布准将的“和平哲学”，我觉得这两个人在精神上是兄弟，但要是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的话，两个人却是一副不愉快的表情。我把这些话告诉杨提督之后，提督只说他们是“同一块田里的蕃茄和马铃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块田的管理岂不就是提督本身的责任了吗？至少，如果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是德森上将那种嚼嚼叨叨，连坏心眼都很认真的人的话，可能象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这型的人，都会被关进专用的禁闭室去的。这是依据亚典波罗提督宝贵的证词下的判断。

“德森这个讨厌的家伙，在军官学校教组织理论，发考卷的时候，会一个一个把分数念出来。对那些分数不好的学生，用很讽刺的语气问：“你到报底有没有用功啊？”如果回答没有用功的话，就问你为什么不用功，极尽所能地讽刺唠叨。

如果回答用功了，就说你这象用功了吗，还是极尽所能地唠叨。那我们的证人亚典波罗如何应付呢？回答如下：“我认为自己的确用功了，但似乎仍稍有不足的样子。”结果德森那家伙突然之间答不出来，所以应该算是赢了，只是这一手不能再用第二次实在很遗憾，提督很高兴似地笑着这么说。

到头来，我所知道的军队，还是透过杨提督。这一点如果不清楚的话，可能会大失所望也说不定。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我喜欢的人，对军队来说，才是不正常的情况。

不过杨提督是有意聚集象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类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实在非常有趣，但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不知道该不该大笑……总之，我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指挥下，来回奔跑于计划和实行两个工作现场。把能喷出约一〇〇层楼高的烟火树立起来，香槟至少每人要有一瓶的份，军乐队在这里，体操队在那里。这样忙的团团转，实在很有趣。

希望至少在舞会结束前，敌军不要来攻击。

七九六年一二月三〇日帝国军在伊谢尔伦要塞留下了大量的军需物资。食粮、武器弹药用品、衣服以及衣料，还有其他物质，换成现金的话好象是非常大的数目。

“差不多有一〇〇亿元吧？”“差远了！差不多有这个的五倍呢！”有这类的谣言传出。

这些物资应该完全被当局存封起来，但在杨提督远赴任开始清查的时候，却已经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物资“消失”了。又不可能象水分蒸发或被酵母分解那样，所以只能认定是以此地为帝国本土攻略作战的司令总部时，被侵占掉了。

在当时，卡介伦少将是司令部的后方主任参谋，但好象“旧帝国军军用物资的事，不在你的管辖权限内”的样子。因此，很明益地他和侵占的事毫无关系。如果拥有充分的权限的话，说不定这种不名誉的嫌疑就会落到他头上。

会有这样的谣言传出，主要也是因为都已经到年底了，海尼森方面还没有把亚姆立札的败战完全处理的关系。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有关的人事案能这么早就决定好了，不知道该说是奇迹还是偶然的杰作。

“罗嗦的家伙、惹麻烦的家伙，全部做一堆赴到最危险的场所去，他们一定是这种想法的。老实说，象先寇布或波布兰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干部名簿上，而应该是在黑名单上才对。”把自己的事远远放在一边说出这种话的人是谁，我想我不必写出来了。

格林希尔上尉一方面筹备新年舞会的事，另一方面以惊人的效率制作了军用物资的正确库存表。

“如果因为这种琐碎的事，而让杨提督被军方首脑们挑毛病的话，那可不行！”上尉这么说。如果这些话让提督听到的话，至少也会有点打算也说不定。

和伊谢尔伦要塞一起落入同盟军手中的不是只有军用物资而已，也有许多军事情报落到我军手中。这个结果，使帝国军在同盟军内部的谍报网，有大半暴露了身份。但不能说全部都清楚，是因为谍报网没有横向的连络，所以似乎出人意外地很难完全查出来。

“因为宪兵无能！”帝国军应该是非常急于将谍报网重新编成才对，但由于大贵族们和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对立问题，所以好象时机不太合适。因为现在不管是依附那一方都会很辛苦的。某个将文书工作全交给万能副官，自己则悠哉游哉的司令官，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吧。

七九六年一二月三一日再过三小时，今年就要结束了。七九六年对同盟军来说是个灾情惨重的一年，但对杨提督来说却是大为活跃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一年。能成为军属，一直跟在杨握督身边，我已经不想再进福利机构或是宿舍了。在那种地方替人泡茶、扫地之类的工作，只是一种义务而已。但我非常乐意去做这些事---从两年前开始的。

“你非常尊敬杨提督，但那个人到底好在那里？”布修老师这样问过我。

“好在他是个懒惰的人。”我这么回答后，老师好象相当不高兴。

世间有很多人每天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和书桌，每天准时上下班，但绝对做不到杨提督所做的事。杨提督不是个为了去拿吸尘器，把所有房间角落隐藏的灰尘吸干净而存在的人。

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完全，但有自称勤快的那些人，我想也许只不过是拿的吸尘器是全宇宙最好的一台而已。

我以能待在杨提督身边为荣。不过在看到提督把事丢在一边睡大觉时，尊敬的心情会稍有动摇的情况，偶而也会出现。

再过一个多钟头，舞会就要开始了。得赶快帮提督换好礼服到会场去。

那么，希望明年也会是美好的一年。提督能建立更多的功勋，除了此地之外的地方能和平无事的话，那就是再好也不过了。

### 第三章 全体人员集合

七九七年一月一日新年！

还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好的一年，但不管怎样，是新的一年。整个要塞陷入狂欢的骚动中。

在还是旧的一年的时候，舞会以杨提督的演讲展开序幕。仅仅只有两秒，“各位，痛快的享受吧！”因此平民的代表，一个想走政治家路线的中年男性，在两秒演说之后，也只好缩短他的长舌。然后烟火在贯穿的圆柱形空间爆发后，开香槟、乐队演奏开始，之后就只能听到大片吵杂的声音而已了。

这里那里发出完全不同的歌声，互相把啤酒和香槟浇在头上、跳舞、拥抱、开玩笑式的打架、丢纸片、交际舞、毫无意义的大叫、在弹簧垫上跳跃、拍手、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花炮的声音、气球、已经完全乱成一团。

仔细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前线的军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迎接下一个新年。象亚姆立札会战那样的事再发生的话，出战的人有七成无法生还。所以在还活着的时候，尽量打、尽量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最开始我是跟在杨提督身边，两手拿着装了果汁的纸杯和火鸡派的纸盘；但混在人潮中才一转眼，等我回过神来时，是和波布兰少校在一起，从贯穿的圆柱形空间的最高一层，朝下面的广场纸片。靠在合金制的扶手上，上半身完全伸出去，少校大吼着对我说话，因为用普通的音量根本听不到。

“哪，尤里安，爬到这种高的地方，朝下界俯视……”“想飞吗？”“不，谁会想就这样跳下去嘛。”“爱怎么想任凭各人的自由，但请不要采取实际行动。”“我会尽力的。”不知道波布兰少校努力的结果如何，但幸好没出现摔死的人。一会儿我们开始往下走，在楼梯中途波布兰少校和红发的年轻女郎彼此情投意合，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我则是在惨遭蹂躏的广场和杨提督再会。

“您还好吗？提督。”“总算还活着。对了，肚子饿不饿？”“非常饿。”为了不再分开，两个人手紧紧牵好，偷偷跑进其中一处摊位，叫了盘意大利面，但由于会连累旁人的扔派大战开战，所以又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在大混乱中悠悠散步的高尼夫少校，挥手向我们打招呼，当场迎头被啤酒从头淋下来，但是他悠然的态度却依然没有动摇。

先寇布准将在人群的外侧，完全不理睬我们，自顾的和黑发女性接吻。亚典波罗很有精神的，在弹簧垫上，一只手拿啤酒瓶和女性跳舞。如果有男的要上来换舞伴的话，就一拳过去，一转眼间已经把三个人打下弹簧垫。由于实在太厉害，不由得就为他鼓掌起来。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醉了，在他

和第四个人交手前，自己就先从弹簧垫上掉下来，真是不能看。

和格林希尔上尉在人群中见面，好象从刚才就一直在找杨提督和我。她将一个喝醉了要抱过来的大块头士兵，照防身术教本上写的步骤把他摆平，另一只手把一个被压扁了一半的纸袋交给我。里头的蛋糕和烤鸡都被压得乱七八糟不成原形，但这却是我今天唯一吃到的东西。

七九七年第一个夜晚，很快就要过去了。

今年最初的二十三小时半非常“和平”，而且很愉快。

七九七年一月二日新年休假的第二天，是什么也不做无所事事的一天，我每年都是这么想。

精力都在前一天用光了还没补充好，吃的东西都是新年舞会剩下来的，昨天完全没感觉的大量疲劳，充满了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纤维中，没有什么食欲，玩游戏精神也无法集中。

去年在行星海尼森的雷杰那山欢渡白色新年和滑雪之乐。一月一日的零时，三千名滑雪者手持火把从滑雪坡道往下，那情景之美，令人为之屏息。

杨提督原本是手拿着酒杯，坐在暖炉前看书，当混在三千人中的我在玻璃窗外挥动火把的时候，提督也对我扬了扬酒杯。

“那时候真是年轻。”开这种如果出自他人中的话，会令人很不高兴的玩笑，杨提督横躺在沙发上浏览着书。

只是浏览，根本没在看。我也是坐在桌前什么事也不做，让时间这么流过。只需用一行“什么事也没有”就可一笔带过的一天。

七九七年一月三日在军官俱乐部的角落等杨提督时，立体电视中，反战派议员洁西卡·爱德华女士的身影出现在新年集会的新闻。

“唉，那个洁西卡·爱德华……人真的不会知道何时自己人生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亚典波罗提督这么深深感叹着。不能被称为瘀青的瘀青还残留在脸上，这大概是前天动武的痕迹吧。他的对手可能不是只有瘀青就能了事的。在爱德华女士还是军官学校学生们的“青春同伴”时候的事，亚典波罗提督当然也很清楚。

当时，杨提督对爱德华女士好象是超过一般朋友之间的感情。向亚典波罗提督询问这件事时：“的确没错，如果洁西卡·爱德华和杨提督正式交往的话，不会让人非常吃惊。但与其说他们是情人，还不如说比较象是对亲密的好友。”这个我也想象得到。杨提督是没有办法象波布兰少校那样快速熟练地(这是他自己这么说的)玩恋爱游戏，而且最重要的，他要是能明白自己本身的感情的话，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关于这一点，我看提督在这十年之中，完全一点进步也没有。但我却最喜欢他这一点。

话说回来，亚典波罗提督本身又是如何呢？偷藏“有害书籍”想出各种方法欺瞒讨厌的教官的这种事，他会提到些爱德华女士帮助他们的情形，但一提到他自己的情形的话，就变得吞吞吐吐。虽然外表来很潇，但也许程度和杨提督不相上下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一月四日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必须为我们送晚餐来的这种情况。

所以回到家以后，杨提督一直坐立不安。

“要副官做晚餐，会不会被人说是公私不分呢？”这种台词，真该让那些认为杨提督会以伊谢尔伦要塞为据点，渐渐形成军阀的人听听呢！提督在享受卡介伦夫人的拿手好菜时，是一点也不客气，但对象换成格林希尔上尉



好象就不太一样。不过，上尉的烹饪手艺如何还不太清楚……。

以结论说来，格林希尔上尉拿来的洋葱牛肉、白鱼甘蓝菜卷、还有鸡蛋沙啦，都好吃的叫人吓一跳。但是吃完之后，在厨房洗盘子时，上尉说了实话：“老实说这些都不是我做的，而是餐馆做的。我只是把菜拿到这里来而已。”这么一说，的确是有餐馆烧的菜的味道。一边洗碗，格林希尔上尉一面叹气。

“当然，我原来也想自己做的。但是勉强自己去做，结果就象是在有杰服粒子的地方丢火花进去一样。”“不喜欢烹饪吗？”“也许吧，比起烹饪来说，其他想做的事还有一大堆呢。”同盟军最了不起的才女也有不拿手的事，令我觉得与其说是感到奇怪，还不如说是觉得很有亲切感。我想起在去年十二月我发烧的时候，也听她说过类似的事。

“尤里安，想要做出好吃的菜会很麻烦吗？”“也没有多麻烦啊。我也只是照食谱上教的步骤去做而已。”“我也是照着书做的啊。是材料选得不好吗？”……人的能力以分成发信和受信两种。发信部分就相当于创造能力，受信部分则是包括记忆、理解、处理能力和批评事物的这种鉴赏能力。这种区分也许不是在任何情况都是正确的，但令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以军队来说，副官最需要的就是受信能力。从格林希尔上尉身上，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杨提督个人的能力透过格林希尔上尉，就能够将杨舰队整体的能力加以增幅。格林希尔上尉对杨提督和杨舰队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我认为，只是不太会烧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她本人不这么认为就是了。

向格林希尔上尉道谢，在她回去了之后，杨提督用手指轻轻点了我的额头，笑着对我说“事后共犯哪！”。杨提督好象有点察觉到我从中搞了点鬼，我只有抓抓头笑了起来。

“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杨提督一定会这么说的。杨提督曾经教导我，自我和个性是比任何东西都贵重的。

“所有的人类是统一精神体的一部分，必须拥有几乎相同的思考、有同样的感觉、有相同价值观的情况下，人类才能达成进化。”当倡导这种方式的宗教家出现在立体电视上时，杨提督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不愉快表情，并低声自语--别开玩笑，就连古代的奴隶也有在心里反抗主人的自由，要全部的人想同一件事、有想同的感觉，这岂不是精神的群体主义发挥到极至了吗！

“最近我得找个时间回请格林希尔上尉才行。”提督做了这样的结论。

七九七年一月五日进入帝国方面收集情报的卫星，接收帝国民用通信波，所以能够看到帝国国营电台播送的画面。

所谓的国营电台，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来说，也是一点也没有趣。但在军官俱乐部里所有的人都不能把视线移开，那是因为新闻画面上出现的是罗严克拉姆侯爵。

“这个嘛，以鉴赏观点来说，那个金发的小弟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这对波布兰少校来说，可说是最高的赞辞了。亚典波罗提督则回答说：“和这个观赏用的材料作战，被打到体无完肤的军队，在宇宙中也是存在的。”大

家互相对望而苦笑起来。现在在座有很多都是由于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缘故，在亚姆立札和亚斯提会战中有过惨痛遭遇的人。

“在那豪奢的黄金色头发之下，有着在这五世纪间最高的军事头脑。如果我能晚一百年左右出生的话，能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记述他的传记就好了。”我曾听过提督这么说，而且不只一次两次。我知道这个叫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敌国提督，是如此地抓住了杨提督的人。

对于在我这种年龄就拥有能独当一面的地位和才能的人，我实在相当嫉妒。

但是，当看到“将水晶用银制的雕刻出来的”（这是杨提督的形容）他的身影时，就完全只能为之叹息了。上天也会赋与一个人三、四种恩惠。罗严克拉姆侯爵向群众挥手的姿态、幕僚们紧随着走上台的姿态，不论哪一种都象是名画中的模特儿似的。

“提督，您认为写过去的历史会比写同时代的历史要来的好吗？”“这是当然了。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人，绝对比不上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研究历史的人，能够更冷静、客观、正确、并在多方面把握住事情的本质。”我时常在想，杨提督对于事情、对人类及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事情本身要更加的重视。

“是啊，尤里安。你不妨想想看，宇宙有多么的广大，而人类又是多么的渺小，这是对人类本身自我认识的第一项课题。”我不象提督那样的关心历史。如果身为弟子的话，真可说是个不肖的弟子，我想要是我不想当军人而想当历史学家的话，提督一定会很高兴。

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让提督高兴才这么说的话，提督可能反而会非常悲哀。到底要怎样做才好呢？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要我写杨提督同时代的传记的话，我想一定只有热情能充分的表达出来。

七九七年一月六日为了上次的回礼，请格林希尔上尉来家里，开一个小小的晚宴。饭后举行立体西洋棋对抗赛，结果格林希尔上尉一胜一和局，我也是一胜一和局。

第三个人的战绩，我想也用不着说了。提示一句---不是一胜一和局。

七九七年一月七日这个下午先寇布准将开始教我肉搏战技。从基本的三种---徒手、战斧、战斗刀开始，以后再慢慢进行到实际应用技能，但是：“实际上说来，啤酒瓶和皮带比较有用的场合还比较多一点。”“是战斗方面吗？”“私人的战斗方面。”因此，我请教他目前擅长的技术中，哪一种最为有用，先寇布准将就马上回答：“那当然是吓人的技术。如果你想学的话我就集中各种各样教你。”“是，以后可能会拜托您，但是希望能学到的是……。”“想从基础着手吗，好吧。”所以今天让我见识了基础的大门。除了测验肌力、爆发力、视力、反射速度、耐久力之外，换上借我的迷彩服，拿着火药式的轻机枪，徒步行进五公里，水中步行三十公尺，再超越二十五个障碍之后，我已经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回家之后，接受提督的好意，也不做晚餐就直接倒在床上。睡过了一阵之后，深夜里爬起来，在身上涂好药才写下这段日记。希望在短时间内，能早日习惯这段训练课程。

七九七年一月八日今天是“诡计大师华尔特·冯·先寇布日”。没费多少力气，非常顺利地就把事情解决了，所以会让人觉得没什么。但如果拖长了只要错了一步，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由于昨天玩得太厉害了，所以到处的肌肉和关节都还在抗议。但是我

仍然在送杨提督到司令部之后，就到防御指挥官的办公室去了。

一大早先寇布准将就和部下玩扑克牌，看到我就说：“啊呀，你还活着啊！”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有个下士跑进来。

“先寇布准将，不得了了！”“什么事？是杨司令官喝醉了把格林希尔上尉压倒在地吗？”“这……不是这种事……”“那是波布兰为过去的种种罪过悔改，而说要去当修道士吗？”两种都不是。我想可能是毒品中毒的关系，交卸了夜间勤职务的士兵，在平民经营的店里乱闹，捉住要去吃早饭的军官当人质的事件。

“这是一年中大约发生一万次左右，一点创意也没有的事件嘛。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叫我？交给宪兵去办就可以了啊。”“宪兵的可林斯上尉成为人质了。”先寇布准将听到这个好象非常高兴。他最近常常骂宪兵。什么无能啦、没种啦、只会欺负弱者啦、没用只会糟蹋粮食之类的，大骂特骂。

“是宪兵拿我当眼中钉的。前些时候，说我是‘会走路的伤风败俗’这种没凭没据的诽谤。对那种人根本不用讲什么道义，我还比较同情被了盐的蛞蝓呢！”最后先寇布准将还是到现场去了，包围住店的士兵人墙中，杨提督也混在其间，向准将和我招手。

“能麻烦你吗？准将。”“我要提出劳动交换条件。”“怎样的条件？”“这个嘛……危险补贴、执勤时间外劳动补贴、中断休假导致的精神痛苦补偿费、原来可以到手的赌扑克牌的赌资损失，大概就是这些。”“这种原则上应该由受益者负担。我只能在名誉方面，向贵官表达感谢之意。”“哈，是勋章吗？”

“不不，是将每年的一月作日定为‘先寇布日’来纪念贵官的勇气与侠义精神，当作伊谢尔伦的庆祝日。”“这个嘛，这件事我们以后再慢慢谈吧。”犯人由店内走了出来。一只手攥住宪兵军官的头部，另外一只手拿着战斗刀指住他。先寇布准将用轻蔑的气说：“一点艺术感也没有的姿式。”但总也不能用脚再去拿着一把枪吧。

准将的部下们大声奚落着犯人。

“没用的家伙！我们不知道你的生日，却知道你的死期就是今天啊！”

“喂！别胡乱剽窃啊，那是我特别准备有一天要对帝国军的大人物说的台词啊。”“蔷薇骑士”连队的人，有着不比前任队长差，而且还更有建设性的性格的样子。万幸的是，没有“太危险了，你到敌方去吧！”这种见识高超的台词跑出来。犯人好象也叫了些什么，但不太了解他在讲什么。由于他出到店外，天花板或地板这种角度就变成死角，由上方或横方向的狙击变成不可能了。

“那就由正面攻击吧。”以前单枪匹马压制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室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

先寇布准将朝头上看了一会儿，花了三十秒再想了一下，然后再看看我的脸。

“尤里安，来上一课实战教育吧。”然后就在我的耳边小声的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的内容，我还是用叙述实际发生的经过来代替吧。

为了拖时间，准将要稍微和犯人周旋一下。所以准将单独一个人，从包围圈中走出来。

“首先，一对一不是比较好谈话吗？”“想说什么的话，先把你的枪丢掉！”“好吧。”十足是故意的动作，准将从腰间把热线枪拔出来向上开枪，然后他就站在被射穿的天花板正下方。其他士兵也照犯人的要求退得远远

的。

“那么，这样可以了吧。可以好好谈谈不是吗？”“哼，想说什么？”“是关于你就象去势的猪一样没用的这件事！”“……”这之后的对话，换成在根河帝国的话一定会送交电检单位挨剪的，听说似乎是连种马听了都会脸红的台词，一箩筐一箩筐的倾泻而出，我的耳朵完全听不到，豁出去的犯人，看到自己有武器，而准将没有，且其他的士兵都距离很远，于是就一只手仍然紧抓着人质，另一只手挥着小刀，朝准将刺过去。

这个时候，正是没和大家在一起，单独跑到上一层楼的我所等待的时刻。只见一把荷电粒子来福枪，从十公尺长的垂直圆洞中落下，笔直落入准将的手中。

准将的手只稍微动一下，变成殴打用武器的来福枪，结结实实地打中冲过来的犯人脸颊。犯人平飞了将近三公尺才落地，人质也一起摔倒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控制的好！尤里安。”准将看到了我，摆出一副演员式的敬礼姿势。

杨提督则是一副认输的表情摇摇头。然后就看见恢复精神的宪兵们，一窝蜂拥上还倒在地上的犯人。

其后没多久，我送了一瓶最高级的白兰地到先寇布准将的办公室。这是杨提督当作神技的观赏费，要我送过去的。准将很满意的收下，我就趁机提出我的问题。

“如果先被击中，那就必死无疑了。您有这种觉悟吗？”先寇布准将就象是与神同在那么平静地回答我：“这种担心全是不必要的。不等寿命终结就先死的这种傻事我是不会做的。”杨提督的幕僚们，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每个人讲话都很夸大。至少是说了一百，实际只会做五十一左右而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被集中起来呢可靠是可靠，但是可千万别失去控制了。这个要求以我现在的立场来说，是相当孩子气的。而且老实说，就是有点失去控制的味道，才比较有趣。卡介伦少将如果来了的话，那个人一定是扮演制止的角色，而且现在也还有姆莱少将在。我没有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的必要。

能和杨提督的精神波长配合得上，对我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并且，能知杨提督的部下相处得很融洽，也是令人高兴的事。

七九七年一月九日和平的一天。也就是说和昨天不同，没什么特别可写的事。宪兵总部对昨天的事件，讯问和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的样子，但这不是我能干涉的事。为了买药出门，整理书房的架，好好清扫家里，品味一下善良市民的生活。

七九七年一月一〇日今天也是比较平静的一天。

去帮提督买大吉岭产的红茶，结果发现这里卖的比海尼森贵了二成，正一肚子不高兴时，到了波布兰少校。他一副无聊的样子。

“没有战斗、没有杀人、没有打架什么的，居然连争执都没有。再加上这两天也没找到什么美女。我是为什么才当军人的，真是搞不懂。”仔细想想，这种发言想当的可怕。

“做做训练怎么样？”“训练太多的话，到实战的时候直觉会变钝的。”

“会这样吗？”（我当然是很怀疑的吻）“而且，再怎样训练，反正也是赶不上我的。结果只会增加他们的自卑感而已。”一只脚翘在自助餐厅的桌子上，波布兰少校一边吹牛，一边把手里拿着的纸包推到我这边。

“巧克力酒糖，吃不吃？”“多谢，我就收下了。不过少校，你喜欢吃巧

克力酒糖吗？”“就是不喜欢才会分给你。喜欢的话就一个人独享了。”精彩的理论。如果是原来打算钓女孩子用的小道具的话，让我吃了的确相当遗憾，不过倒是不用客气可以收下了。少校自己也无聊地把纸剥开，把酒糖放进嘴里。我是吃了三个就到极限了。我们就在酒糖的小山前慢慢聊天。以前就一直想问的事，我趁这个机会提出来。

“波布兰少校，觉得上司---杨提督怎么样？”“嗯.....你以为我会愿意屈居除了杨威利以外的司令官之下吗？”我马上在旁边摇头。少校的绿色眼楮中浮起了笑意。

“以他的能力强度来说，大概就是象亚历山大·比克古爷爷那样，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委屈了一点，会觉得有点大材小用的顾虑。但在杨威利之下，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很乐意在杨提督的麾下，这里是我自己所选择要待的地方。”“---这是我自己这么认为，但心理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哪种说法？”“伊谢尔伦美女很多！”回去之后从袋中把巧克力酒糖全部拿出来。一只手拿着书跑到厨来偷看的杨提督，用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酒糖的小山傻在那里。

“提督要不要也吃一点？”“这样好了，我只要里面的威士忌就好了，外面的巧克力都给你。”当然，我郑重的谢绝了。

七九七年一月一日从海尼森托运的行李终于送到了，所以杨提督非常的不高兴。这么说也讲令人觉得很奇怪，但我还是省略经过，直接记述原因和结果就好了。

这些行李是我们从海尼森出发前委托军方的运输服务部门送来的，由于电脑的失误，结果运到相差将近一〇〇光年的地方去，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查不出它们的下落。这样迟迟的抵达，距延迟抵达的期限却还有三天，所以连一元的补偿金也领不到。会不高兴实在也是应该的。

“算了，总算是平安到达了，就别计较吧！”我这么打圆场，但是提督马上挥手摇头。

“不！在还没打开检查之前，还不知道是不是平安送达。尤里安，帮我一起检查。”因此晚餐后就开始拆箱子了。

行李的大部分都是书，大约有三〇〇〇本左右。所以那些空房间都有客了。整理当中，我拿出立体相簿。打开一看，出现了两手抱着壶，开心地笑着的婴儿。这就是杨威利幼年时期的模样。

“你在看什么？”“提督，你小的时候好可爱喔。”“希望你不要用过去式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快点整理吧。”其实，我实在好羡慕提督。我婴儿时代和小时候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全部被祖母处理掉了。和妈妈一起照的照片，全部被烧掉；和爸爸一起照的，则不知道被祖母收藏到那里去，在祖母去世之后根本就找不到了。父亲的婚姻，祖母到死都不原谅。连孩子的我，都被她视为“把儿子夺走的女人所生的小孩”。

我想祖母也是有她的理由在，但是现在我仍然无法理解。敏兹家是参加国父海尼森“一万光年长征”的名门家系，而母亲只是从帝国逃亡而来的平民子孙，这就是祖母以母亲为奇耻大辱的理由。我认为这种想法，岂不是和那些异常重视血统及门第的帝国贵族们没什么两样吗？拿祖先来自夸，岂不只是证明了子孙的无能而已吗！

要想全部整理好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大略整理一下，然后睡觉前喝杯茶休息休息。

“杨提督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提督的回答是：“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十亿多年以前，大概是在地球的原始海洋中，象水母一样浮啊浮啊的游泳吧。”这实在不象是想当历史学者的人应当说的话。

七年一月一二日对伊谢尔伦要塞的前方，也就是帝国方面很和平---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没有战事--的状态一直持续着，反而是后方有些骚动。

前天，听到军方委托输送物资的货物船被宇宙海贼袭击，所有的货物全被抢走的新闻时，还真是吓了一跳。杨提督象是很感动似地交抱着手说：“宇宙海贼吗？真是令人觉得非常怀念呢。”“不是针对保险金的诈欺手段吗？”这是先寇布准将的意见。

“不，我看是有更深的缘故。”亚典波罗提督则是这么说。听起来不太象是预想，而是愿望似的。也许是我越来越不安好心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一月一三日为了调查及逮捕传闻中的宇宙海贼，决定派遣石炮一〇艘，侦察母舰五艘，再加上四艘驱逐舰到后方去，指挥官是亚典波罗提督。这次也兼舰队运动的训练，要离开要塞三天左右，好象也要顺便去护卫卡介伦少将搭乘的运输船的样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波布兰少校，可能认为这是打发无聊的最好机会，就拉了高尼夫少校和我去请求准予同行。姆菜少将用他那分不出那里是黑色那里是白色的眼珠瞪了我们一下，久久没有回答。由于这巧是在杨提督和格林希尔上尉刚刚出去视察二十个炮台的地点时，所以波布兰少校才会向最难缠的对象提出申请。参谋长的回答如下：“我觉得让你们三个人去做，就算是最严肃的问题，也会变成笑话一样。

这对解决问题来说，实在不太好。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伪见。这边的两个还比较没话讲，但是我，不对，下官是从呱呱落地开始，就以加倍的诚实天性而引以为傲---”“但非常遗憾，从那之后就彻底的被改变了呢。参谋长，非常抱歉占用您的时间，告退了。”平静地说完话，高尼夫少校半推半拉地把我拉出去，波布兰少校看情势不利，就敬个礼飞也似地跑出司令部。

在外面的咖啡店里听他们两个的交谈，好象是高尼夫少校小声的对我说：“其实从飞行学校时代起，波布兰就被说是六无主义的巨头。”“六无主义？”“无思虑、无差别、无头脑、无节操、无责任、无反省.....”“忘记最要紧的了！无神论和无欲、无敌。”喝光了第三杯咖啡，波布兰少校在旁边插嘴。

“那加起来就总共是九无主义吧。”“对朋友一点也没有道义的家伙，从来没过想过帮我一点吗？”“朋友？是谁啊？”这时，两人的表情真是非常够看。

傍晚，回到宿舍的杨提督，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是不是又被波布兰唆使去做什么了，尤里安？刚才姆菜少将告诉我，尤里安交朋友最好要选择一下呢。”“朋友？是谁啊？”原来很想这么回答，但实在学不来高尼夫少校的语调，只好作罢。老实说说，对于能被说是“波布兰少校的朋友”，我感到十分高兴。

晚餐后，把红茶端到提督的桌上时，顺便聊了一会儿的天。我问提督：

“提督，你会不会后悔来到伊谢尔伦要塞？”“为什么会这么问？”“大家都说，与其在最前线，提督还是比较适合在后方统辖指挥全军的。”“你说的大家，大概就是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一群人吧。不能因为这群人声音大、态度硬，就认定他们是多数派啊。”“可是，我也常常这么想的。”“好啊，等你当了国防委员长的时候，再任命我这种了不起的职位吧。”提督笑

着说，我才安心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可以过问的事，原本以为一定会挨骂的。这种事，如果是象格林希尔上尉说的话，还比较无所谓，但我的话就太放肆了。

我想，我心里在想什么，杨提督一定都清楚，所以他才没有骂我，逐渐地慢慢让自己了解有多不成熟。

“不管怎么说，我很中意伊谢尔伦。况且这里没有上司，也没有那些争权利的政客。有例行公事的时候，不必听长篇大论的演讲就可以了事。这里与其说是地狱还不如说比较接近天堂”“而且居民都象天使一样？”“天使？那些家伙吗？”最先讲的时候还不觉有什么不对，但一想到先寇布准将头上有黄金色的光环在闪闪发光，波布兰少校背后有着白色翅膀的光景之后，我爆笑出来。

刚开始是一副认真觉得不舒服表情的杨提督也跟着笑了出来，结果我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两个人都笑得倒下了。

笑累了回到自己房间，写这个日记时又继续大笑。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如果不是天使而是恶魔的话，会更奇怪。两个人一定会互扯对方的尾巴的。希望明天见到那些人时，不要笑出来才好。

七九七年一月一四日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差不多有四个星期，从幽灵骚动开始一连串发生的各种事件，听说似乎全部都相互有关连。也就是说，有个后方和前线勾结侵占军用物资的组织存在。为了查出这个组织的内部，好象展开了暗中侦察的活动。但结果如何，我则是完全不知道。

在路上到波布兰少校和平民的年轻女性走在一起。当然已经不是生面孔了，但一想起昨晚和杨提督的对话，忍不住爆笑出来。对我茸茸肩膀的波布兰少校，什么也不知道的还对我眨眼楮，我只能用两只手紧紧压住脸的下半部很快地跑过去。他一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家伙，但实在是没办法。

七九七年一月一五日卡介伦一家乘坐的运输船，没发生事故也没遇上宇宙海贼的袭击，已经和去迎接的亚典波罗提督会合了。明天，会照预定时间抵达。杨提督明明对他的平安到非常高兴，嘴里却说……“夫人和小姐们没事就好了。她们可是一点罪过也没有的。”七九七年一月一六日卡介伦一家终于到达伊谢尔伦了。十三时四分，我代表杨提督前往要塞宇宙港的六号门去迎接。

“哟，劳驾来迎接了。”少将的笑脸好令人怀念。夫人和两位小姐看来也都很好。

“尤里安也来了，我就放心多了。身为先住者可以麻烦你在各方加以指导。”被这么说我实在是惶恐之至。

由于夫人说“反正是要去伊谢尔伦的”所以一切家庭用具全部打包寄存在海尼森宇宙港的货柜储藏室，只带最低限度的行李前往下一个就任地点。

“结果到了那边打开行李一看，连威士忌酒杯都没带呢。”“那么就一直禁酒了吗？”“怎么会。就用纸杯喝了，比较没气氛就是”喝酒的执着，就是如此。

杨提督称我是“家事和整理的能手”以提督的水准看来，也许的确是如此，但我看卡介伦夫人则象是“白魔女”好象只要手指一弹，家庭器具、用具全部就自动回到它的所在位置上似的。今天早上我这么说的时侯，杨提督就猛点头。

“一定是这样没错。夫人是白魔女，丈夫则是黑魔道士。因为魔法大战输了，所以从此以后，才在他家里当仆人的。”这么一说，我又想起前天的笑话了。有恶魔和魔道士什么的，伊谢尔伦也越来越生气勃勃的，今后大概根本没有让幽灵出现的余地。

我带路送卡介伦一家到离杨家大约一百公尺距离的宿舍去。房间数相同，起居室兼餐厅则大上将近有一倍之多。现在虽然还只是空洞洞的，但只要过了一个晚上，一定会变成一个漂亮的家。

“那么，碍手碍脚的人请在晚餐之前不要回来。”夫人这么说，就把卡介伦少将和我赶出去。莎洛特·菲利线站在玄关一只手牵着妹妹，一只手挥着，目送我们离去。

到了司令部，形式上举行就任交接，少将把要塞事务总监的任命公文接过来。而能将打杂的工作全部塞到干练专家手中，杨提督也是一副高兴的模样。

总之，这样一来杨舰队的幕僚阵容完全照理想(?)的到齐了。可说符其实成为宇宙最强的战斗集团。

“在亚斯提、亚姆立礼会战中都活过来了，就不能再继续输下去。”杨这些话虽然只是表面上说的话(因为这个舰队的确还没有以舰队战的形式作战过)但我认为这不但是事实，而且会继续下去。

希望在我能独当一面之前，杨提督当然不用说，其他的人也能平安无事才好。对我来说，杨舰队不只是单纯的军队内部构成的机能集团而已。

伊谢尔伦也不是单纯的要塞。卡介伦少将能非常欣悦地在以前军官学校的学弟手下工作。这样的人际关系，这种气氛，我认为这就是伊谢尔伦。

## 第四章 帝国的提案

七九七年一月一七日卡介伦少将到伊谢尔伦要塞来仅仅只有二十四小时而已，但已经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好象巨大的拼图完成了一样。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单纯的要塞和它的附属设施，都相互结合成为一个都市的有机结构，杨提督这样对我说。这简直就象在夸耀自己的才能似的，所以对卡介伦少将的才能最为清楚的，绝对是杨提督没错。这样的话，应该直接对本人当面加以赞扬就好了，可是他就是绝对不这么做。

仔细想想，卡介伦少将并没有在前线立下任何任何战功。完全是做文书工作，就能在三十四岁为少将，可说是个不得了的秀才官僚。只不过，就象杨提督不象立下赫赫武勋的英雄一样，卡介伦少将也没有秀才官僚架子。至少，他并不以为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他不想的话，要他在比自己年轻但官阶比自己高，再加上在军官学校时代成绩不优异的人手下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卡介伦少将在军官学校的成绩是“中上”的程度。接受考试的时候，好象也同时去考亚雷·海尼森纪念大学的经营管理学科。两边同时都录取了，但因为弄错了办理入学手续的日子，而只能进军官学校，这是他一生最大失策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绝对不能告诉太太”的事。

杨提督小卡介伦少将六岁，所以根本没有成为同学的机会。杨提督还是军官学校三年级时，卡介伦“上尉”担任军校的事务局次长，那时候两人



才结为好友的。

说到交朋友，今天是波布兰少校教我空战技巧的日子。波布兰少校的说法是“我今天没有预定约会的日子”，而高尼夫少校则是说“是波布兰预定被甩的日子。”到空战训练中心告知来意之后，没多久就看到身穿飞行衣的波布兰少校来了。

“哟，来了啊，有没有吃了早餐才来？胃要是空空的话，吐胃液可不太好受喔。”吓唬我之后就让我乘坐模拟教练机。

我觉得象波布兰少校这样的人，在训练的时候也许人会稍有改变，但波布兰少校却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因为对训练什么的还要逐一改变的话，谁受得了。”在这种说法中，伊旺·高尼夫少校加以补充一点：波布兰少校在和男人对应时，及和女人对应的时候，整个人会有非常快速的改变。

模拟教练机下来后，波布兰少校好象很心烦似地抓着头发说道。

“竟然只死了九次而已。我原来以为可以杀掉你十五次的，果然不愧是年度得分王，反射神经就是不同凡响。”“要怎样才能在下一次训练的时候，只死大约五次左右呢？”“要我教你也可以，不过要贿赂我才行。”“想吃巧克力酒糖吗？”把头盔夹在腋下，波布兰少校用绿色的眼楮细细地看着我。那种眼神可以用“精悍”来形容，但说出的话却是：“哎，尤里安·敏兹，实在是太可惜了，你没有和你长得很象的姐姐。人啊，都会有些缺点的。”后来，伊旺·高尼夫少校也来了，三个人就一起到训练中心附设的速食店去喝杯冰咖啡。聊到缺点的话题时，提起了杨提督，波布兰少校断然地说“杨提督是个怠惰的人就可以了。那个人如果是勤快又可靠的人的话，是救不了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的。”“真的是这样吗？”好象是感觉我的语气加重到必要以上的程度，高尼夫少校笑了出来。结果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杨提督的人生态度，不是个模范军人的样本，也不是理想中的道德家和职业爱国者。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提督，而且在提督麾下生还的将士数目，要比其他怎样了不起的名将要多得多。

“但是，还是不能让所有的人全部生还。”杨提督自己这么说。这种深刻的心理，可说是提督的战争观、军队观的出发点；即使他常常在白天睡懒觉，亦然。

七九七年一月一八日到现在为止，一直生活在海尼森的我，对于在伊谢尔伦的生活什么问题也没有，完全习惯了。想想这也令人感到十分讶异的。

原因之一是，在海尼森的时候，就常常搬家，和杨提督在一起时也时常如此。这样不断的搬家，四周的邻居也完全是不认识的人，非得从头建立起人际关系不可。只有一点不太好，就是祖母死后进入社会福利机构时，和走出福利机构时，自己一直期待环境会变得比现在更好的这种心理。

和杨提督第一次见面时，一直在想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再怎么讲，他总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会是象圣人一样了不起的人呢？还是很神经质，非常严格的人呢--不论哪一个都和事实差十万八千里。但老实说，很意外的，是朝好的方向偏差。

我只被杨提督骂过一次。那次是忘了喂邻居寄养在家里的小鸟，自己就跑去参加飞球比赛。比赛赢了--全队的分数有一半以上是我得到的.--正洋洋得意地回到家里，就看见提督笨手笨脚地在喂小鸟。提督对呆站在那里

的我严肃地说……“尤里安、尤里安，今天你不许吃晚饭。理由应该很清楚吧。”如果是用斥责的话，也许还不会让我觉得这么内咎。杨提督不只是命令我不准吃晚饭而已，他自己也不吃晚饭。有人会认为因为他自己不会做而已，但他只要自己一个人出去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第二天早上，我准昏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早餐，非常惶惑地等杨提督。等到看到他的笑容时，我真是高兴得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七九七年一月一九日由海尼森传来象小山一样的电文。一一过目的杨提督，看着其中的一张，深深地叹气：“毕业还不到一〇年，同年级的同学已经有百分之三〇不在人世了。”原来那是军官学校毕业生的名单。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以前杨提督曾经对我说过，军官学校“与其说杀人者还不如说是被杀者”的养成学校，这正是让我了解这一点的的好机会。明年六月我就要参加军官学校入学考试了，如果参加的话，就非得离开伊谢尔要塞、离开杨提督身边不可。所以我还在犹豫中……。

阵亡者之中，也有在亚斯提会战去世的拉普少校的名字，他曾经是爱德华女士的未婚夫。

拉普这个人，以身为杨提督的朋友来说，是既认真又正经，但又绝不是不是一个不够风趣的人。卡介伦少将这么说：“只要待在杨身边，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非常认真又正经的。”这么说的话，岂不是说伊谢尔伦的幕僚们，都不包括在“大部分”的人之中了吗？并且卡介伦少将认为，如果拉普少校还活着的话，现在至少也该升到上校，成为杨提督的得力幕僚才对。

但如果拉普少校还活着的话，当然现在一定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女士结婚了。这种事实如果摆在眼前，杨提督的心情可能会非常复杂。事情真难处理呢。

七九七年一月二〇日听到战舰尤里西斯号和帝国军的战舰接触的新闻时，整个要塞顿时引起一阵骚动。亚典波罗提督和古严·巴恩·休提督的舰队奉命第一级备战待命，先寇布准将也点召以蔷薇骑士为首的全体陆战队员。

杨提督却是从头到尾都很平静。他说，再怎么想帝国军方面也不会有展开全面冲突而开始集结军队的打算，所以这如果不是巧遇上的话，就是希望进行某种交涉而已。

果然没说错。两小时后，有了第二次的报告，帝国要求进行俘虏交换，是以帝国军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的名义。

和罗严克拉姆侯爵不同，杨提督的权限无法立刻做决定，非得向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甚至更进一步，要向国防委员会报告，请求决断不可。

提督召开了会议。列席人员除了副官的格林希尔上尉之外，全是将官级的。会议历时一小时才结束。到底讨论了些什么，我实在很感兴趣，但由于是机密的缘故，我也不敢多加过问。

俘虏交换的事，同盟军似乎很欣然也答应了。也象是因为选举快到了，特留尼西特的临时政府希望获得民众支持，并且也想一举囊括归国俘虏们的选票。

顺便一提，在帝国军方面似乎并没有用“俘虏”这个正式名词，帝国军根本就不承认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的存在。对我军的称呼是“叛军”或是“叛乱势力”，象杨提督和我被称为“叛徒”。自由行星同盟的全体人民，在帝国的眼中全是叛徒啦、政治犯啦、思想犯之类的。

因此，和同盟之间长达一五〇年的战争，对帝国来说，只是内乱而不

是战争。

“不承认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风度实在不够好。”杨提督如此加以评论，似乎能从这个交换俘虏的要求，联想到前些时候提起的“家庭作业”问题，也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如何才能打败门阀贵族的联合军。从那以后，我也得到不少提示，结论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同盟军插手干涉。

“这个……也就是……罗严克拉姆侯爵要设法分裂同盟军是吗？”这个答案是我被逼到走投无路时硬挤出来的，但就结果来说，得到的分数还不坏。

“对！就是这个。”杨提督手指一弹，但没发出好听的声音，似乎觉得很遗憾。我总算把心放了下来，也正好吃完晚餐，我一面把红茶端出来，一面问问题。

“但要怎样分裂同盟军呢？我们又不象帝国军那样分成两派，彼此相争啊。”“你觉得我们象一块钢铁般的岩石那么坚固吗？”提督无声地笑笑。

这么一说，我完全无法加以反驳。

如果杨提督是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同盟军全部都象伊谢尔伦一样，口角虽从来没停过，但却可说是牢固如一块岩石一般。可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杨提督这么年轻，就已经是上将，再上去就只有元帅了。帝国军的话，在元帅上将之间还有一个一级上将的阶级存在。直到去年为止同盟军只有两名元帅，席特列元帅和罗波斯元帅，由于两位都已经退役了，所以同盟军现在最高阶级是上将。

就因为如此，对杨提督这么年轻就当上将，有着嫉妒和酸葡萄心理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没有才奇怪。

“杨威利不过是运气好而已。”这种话，我在海尼森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每次都会让我不舒服好一阵子。

再加上军部方面，又是以支持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势力为主流。这是由于他在国防委员长任内时，经常能争取到大笔预算的缘故。

“提督，优布·特留尼西特会不会象鲁道夫·冯·高登巴姆那样，成为破坏民主共和政治的元凶呢？”“能拿来和鲁道夫相提并论，优布·特尼西特也真够光荣的。”提督的语气中，一点好意的成分也没有。

“总而言之，优布·特留尼西特的野心和鲁道夫的稍微有点不一样。鲁道夫是想要支配民众，而优布·特留尼西特则是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只不过，没有任何内涵就是了”如果优布·特留尼西特在缺席的范围内，成为所有大权的集中者的话，就等于处在和根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同样的位置，也就必须发挥个人的力量和魅力与罗严克拉姆侯爵对搞。优布·特留尼西特大概不会选择这条危险的路。

“对特留尼西特来说，民主共和政治是为了守护权力才存在的甲冑。和专制对立的民主共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才能强化他的立场。这个男人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特留尼西特看起来绝对不象是个偏重军事力量的好战主义者。杨提督说对那个男人来说，军事力量也好，好战主义也好，都只不过是道具或外衣而已。又说，就象是在金属上涂颜料，不管涂得有多厚，本质还是一点也没有改变。总之只要是有关特留尼西特的坏话，要多少就有多少。

七九七年一月二一日有一本叫“现代名士事典”的书要出版，所以海尼森的出版社想调查提督的出生年月日和以往的经历，没先征求当事人同意

就寄来了调查表格。夹杂在“尊敬的人物”“爱看的书”之类的项目中，杨提督在看到“信条”这一项时这么写着：“不要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信条。”这句话如果夹杂在其他通常人会写的信条--例如“舍己为国”啦、为民主主义献身”啦、“结果和努力是成正比的”拉、“毫不松懈的前进”之类--这种话，一定非常引人注目。如果是为造成这种效果而刻意计算的话，杨提督真称得上是工于心计的人；但是，卡介伦少将却笑着说，以那家伙的情况而言，却只不过是单纯的真心话而已。趁这个机会我也请教卡介伦少将的信条，他笑完了就只说一句“全家平安”而已。

七九七年一月二二日最近常常在卡介伦家吃饭。杨提督和我受到如此频繁的邀请，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也是谢天谢地的接受了。这是因为卡介伦夫人的菜不但烧得好吃，而且菜色又丰富，我去作客也可顺便练习烹饪技巧。

由于今天也被邀去吃饭，所以急急忙忙跑去买了巧克力蛋糕和花束当礼物带去。蛋糕是我买的，花束是杨提督买的；好象是根本不知道买那种好，就选了种高雅又漂亮的买。我看了之后也说不出是哪那种花。“是山茶花的一种吧”卡介伦夫人这么说，果然是名不虚传。

吃了洋酒奶酪菜之后，我帮莎洛特·菲利丝画画。杨提督就和卡介伦少将下立体西洋棋，好象是起手必回的样子。总之“没有输就是了”这么回事。

七九七年一月二三日今天是跟华尔特·冯·先寇布准将学射击和肉搏战技的日子。和刚开始的那天一样，辛苦又绝不宽容。

告一段落后，先寇布准将在休息室请我喝咖啡，看见我手里拿着基本训练手册，写下“战技也是有其道存在”的时候，准将很讽刺地笑了：“杀人的技术也能被称为“传道”表示我本身可没堕落呢。尤里安，你该不会认为人格高尚者就能胜过挥舞着战斧的对手吧？”我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的。杨提督教过我，没有比把才能、技术及人格完全混为一谈更傻的事了。把胜利的原因完全归功于道德的优越，简直就是可笑到家了。我这么说了之后，先寇布准将点点头，一抹恶作剧似的笑意浮上唇际。

“原来如此，杨提督好象也非常明白嘛，自己不是什么人格高尚的人……”七九七年一月二四日卡介伦少将好象每天都很忙似的。我想可能比杨提督还要忙得多。

虽然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壳、动力设备、港湾设施都有将近半永久的寿命，但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一般生活上所需的设备，却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寿终正寝的东西。当然，那时就非换掉不可，但又由于这是帝国制的东西，和同盟的工业制品规格不同，想要换掉一个家庭用的电插座，就非得把整个区的电气系统换掉不可。

少将的说明是：“费沙的制品，我们国内就有，所以要换很容易，但帝国的制品就没这么简单了。”“首先，要从最基本的设备开始，全部改装吗？”“没有这笔预算。而且也不能做这么大规模的换装。”在亚姆立札会战，阵亡了两千万名以上的将兵，因此政府对遗族付出的第一抚恤金也超过二千五百亿元以上，明年以后对遗族的年度抚恤金总额也会增加很多，很自然的，其他的预算会全部被搞乱了。伊谢尔伦当然会被优先考虑，但还是不太够用。

“所以，要把未使用的楼层设备拆下来，供别的区域使用。这样，尽量利用手头上现有的东西，如果还是不够用的话……”“要怎么办呢”“进帝国的工业制品。”“这种事办得到？”看到我过度惊讶的表情，卡介伦少将哈哈

大笑了起来。

“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啊。”“不是在交战中吗？”“是经过费沙进行的三边贸易。先从帝国输入费沙，一经费沙进口后，要怎样处理就是费沙的自由了。”原来如此，所以才有费沙存在的份值。不过，输入费沙的制品被怎样处理，帝国方面要说完全不知情，实在也不太可能。

“所谓经济就是这样。只靠信念是没有用的，唯有现实才最重要。这点，可能要比政治或军事要来得更无情。”我想政治或军事光靠信念也是没用，不过如果象卡介伦少将这么说的话，他一定会要我了解经讲这种东西有多实际。后来和格林希尔上尉提起这件事，她这么回答。

“说的也是。仅仅只有一百公克的肉，也不是只有信念就能把它烧好的。”七九七年一月二五日“为了杨提督的精神卫生着想，从海尼森传来的新闻，至少要删除一半才行。”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对我说。这么说，今天从海尼森传来的新闻又惹杨提督不高兴了。

那个“忧国骑士团”好象在海尼森大肆活跃的样子。闯入反战派的集会中，反过来声援主战派的政治家，而且这次又干了一件“大事。”是焚书。

在海尼森市中的古恩·基姆·霍尔广场被烧掉大约有三万八千本书。

一些诉说战争悲惨的书，批判军方上层阶级的错失及腐败的书，前一阵子我看过的“无罪而被杀害的人们”这本书包括在内，这些“反国家并毒害社会的书籍”全部被烧了。反国家或毒害之类，全是忧国骑士团自己决定的吧。

“这是自由国家所作的事吗？简直可以称为末期状了。”杨提督连笑话也说不出，真正的生气了。有一句古语“爱国是恶党们最后的靠山”杨提督是举双手赞成。提督说，再也没有比爱国心，更便宜更方便贩卖的道具了。当提督说起“海尼森的爱国业者们”的那种语气，无法用文字加以重现，实在很令人遗憾。

其他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反战派的这一边。理由只有一个：反战派的人们，会站在国家权力那一边的例子，在历史上一个也没有。”先寇布准将的语气和表情，看起来好象在开玩笑，但说出来的话却是意外的认真。

另一方面，波布兰少校也自称是反战派的支持者。

“把脸藏在白头巾后的肮脏家伙们，和以真面目示人的美人这两方，我到底要支持哪一边，需要我一一加以说明吗？敏兹。”“你不用说明，我就已经了解了”我马上回敬。但想想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军人反过来支持反战派。也仵就是因为在最前线战斗，亲身体验到流血的悲惨，才会对那些身在安全的后方拼命赞美战争的那些家伙感到非常的受不了。

不过，波布兰少校的回答，的确是象他的为人。真面目示人的美女是指洁西卡·爱德率女士。不知道少校是否晓得杨提督和她的事。我想可能是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也不会客气的。

七九七年一月二六日伊谢等尔伦好象打算发行独立的电子新闻了。这到底是一个军人加上平民总共约五百万人的大都市，新闻要多少就有多少。杨提督也这么说。

“何谓民主主义呢？复数的政党、复数的报纸、复数的宗教、复数的价值观……”“复数的恋爱、复数的床。”波布兰少校又加上这一句。

我想杨提督应该很讨厌烦紧迫盯人的采访人员才对。

“我来没讨厌过记者，只是不喜欢一部分自称记者的寄生虫而已。我讨厌的是那些对可能受到政治压力的事避而不提，却专写那些会伤害一般市民的隐私及名誉的记者；更过份一点，成为当权者的利益代辩人的家伙而已。”

“会比对当权者更令人讨厌吗？”“我当然也不喜欢当权者唯，但吃当权者的排泄物以为这样自己也握有权利的那些寄生虫，更是令我厌恶！那些家伙是下水道的……”提督马上住，这是因为注意到格林希尔上尉也在旁边。至少杨提督的确有留心不在女士面前使用低级的字眼。但问题是，偶尔会有他弄不清楚哪些属于低级的字眼这种情况出现。

到底，提督直到十六岁为止是由父亲一手养育，之后就进了军官学校和军队，所以一旦认真说恶毒的话，会越来越变本加厉的。

“因为我也是在军队里长大，所以请您不用太在意。”虽然格林希尔上尉这么宽容的说了，但看杨提督的样子好象也不能说声：“是，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子。

杨提督要是没有在逃离艾尔·法西尔时成为英雄的话，现在可能会在统合作战本部的资料室或军官学校的附属图书馆悠闲地上班吧。

“不对、不对，不可能这样的”“为什么呢？”“别忘了，尤里安。我要是不能从艾尔·法西尔逃出来的话，就会变成帝国的俘虏，不对，应该是需要矫正的思想犯、叛徒之类。现在可能还在边境边的矫正区里，更糟一点也许已经死掉了也说不定。”也许没错。所谓帝国的矫正区，听说是个很恐怖、难以生存下去的地方。

俘虏们互相抢夺食粮，结成党派互相对立，互相袭击。

那些被部下们憎恨的长官，常常会遭遇到粮食被瓜分掉，处以私刑，在酷寒的夜里被赶出宿舍的惨剧。帝国军们对这种事，觉得一一加以干涉实在太麻烦了，所以除了想逃出矫正区的囚犯会遭到射杀外，其他都不会管的。偶而来清点一下生存者和死亡者的数量，只是为了减掉死亡者的粮食和医药的配给量而已。俘虏们常常假装已死去的人还活着，避免配给被减少。有时也有人奇迹式逃脱成功，也有人是藉不知道多少年才有一次的俘虏交换机会而回国，但回国之后，同伴之间都是彼此恶言相向，甚至连闹上法庭的都有。

这次俘虏交换回国的人们不知道会怎样，但能活着回来就很幸福了。

七九七年一月二七日被人争来争去，在某些情况下，是令人觉得相当愉快的事。

要塞内的各部门要举行交叉式淘汰的飞球对抗赛，所以对于我是海尼森中学联盟连续两年的年度得分王的这件事，大家都没有忘记。

“尤里安当然是属于我们这一队的。他是司令队的。他是司令官的待从兵，属于司令部是理所当然了。”派特里契夫准将这么说，因为他是司令部的领队。我自己也认为大概会是如此，但空战队的主将却有异议。

“喂，尤里安，你是我的弟子，于情于理，你都该自愿加入空战队才对！”

“可是，波布兰少校，我也是先寇布准将的弟子啊。”“不可以、不可以，即使已经把身体卖给蔷薇骑士，不可以连心也给卖了。”希望他别用这种会引起天大误会的说话方式说话。

我原来想，只要杨提督下令，我就会到他所说的那一队去的，但提督以“我播嘴的话就显得不公平了”为理由，一句话也不说。

“尤里安、尤里安、尤里安。”波布兰少校象叫狗一样叫个不停，好象在考虑上上之策的样子。

“这个怎样？不论你加入那一队都行，只要你让蔷薇骑士队无法再起的话，就介绍女孩子给你。”这种话都说得出，我真是服了他了。一般的评价，空战队和蔷薇骑士队似乎是冠军候补的双雄。这次的比赛，甚至有公开赌博的行为，所以也就难怪稍微过分了一点。

“不行的！这种事……”“女孩子两个，都是会让你吓一跳的大美人”“不论你说什么都不行！”“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的家伙。”“任性的到底是谁！”“巧克力酒糖，吃不吃？”“不需要”“别这么说，就收下吧。即使收下，这东西也太便宜了，根本不能算得上是贿赂。”我想他也只是开玩笑，最后还是收下了，全部拿去送给卡介伦家的小姐们。这时，卡介伦家的当家，用一副不是开玩笑的气问道……“喂，有没有毒啊？波布兰那家伙反正不能把尤里安拉到自己这一边，所以说说不定加了点泄药什么的呢？”比赛是二月一日，到那一天以前，这种杂音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七九七年一月二八日我偶而在想，杨提督这种成绩怎么能从军官学校毕业。总成绩好象是中等稍微好一点，这全是由于战史的成绩太好了。除了这一门和战略论之外，其他科目好象全在平均成绩以下。

当然，耐寒对难絳，耐热训练，耐力训练，杨提督也都合格了才对。因为只要一科不及格就无法升级，马上退学。这是军官学校最严格的一点。“当然都过了”提督回答。

“所以你看看，在军官学校时代就耗光了体力和忍耐力，现在只能慢慢等死而已”杨提督说，如果能自己选择死法的话，要喝上一大堆酒醉死最好。先寇布准将也说了相同的话，所以也许真的是个舒服的死法。有机会的话也要问问波布兰少校的意见。

不过杨提督好象有曾经差点在野外训练冻死的记录。“唉，那实在好舒服呢！”杨提督本人是如此形容，但也不能自己去尝试看看。还好杨提督那时获救了。那时的教官好象是快要退伍的老上尉，如果军官学校的学生在训练中死亡的话，会领不到年终奖金的。如果能够贺满退伍的话，会升到少校，退休金和年终奖金也都能享受少校级的待遇，所以教官也一定是拼了老命的。

“教官的年终奖金能够平安无事，都是托我的福。”杨提督自己这么说，但好象有点自以为是。当初如果不脱队失踪，岂不是更好！

可是如果提督那时候没被发现的话，不仅只是破坏了教官的退休生活，我的人生也会改变。也讲到现在还在福利机构里也说不定；或者依交叉法被送到其他的军人家庭里去也不一定。至少不会象我现在这么幸福就是了。

“幸好是得救了。”我自己在心里感谢这位教官。

从训练中的部队脱队的时候，杨提督认为无意义的行动只会损耗体力而已，所以就安静等待救援。对于这个正确的判断，提督一直非常引以为傲，但我认为，以提督情形来说，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本能比较来得恰当。因此，卡介伦少将的意见是：“杨怎么会可能被冻死！他会先冬眠起来，等到春天来临再慢条斯理的爬出来。”七九七年一月二九日尽管杨提督没有任何积极的意愿，但也有非得一大早就埋在文书堆中工作不可的时候，今天就是这种日子。虽然今天我陪提督到司令官办公室，但和格林希尔上尉不同，我是相当空闲的。

已经正式决定俘虏交换仪式在二月一九日举行，因此陆续有全国各地的俘虏营送来几十万人的俘虏抵达伊谢尔伦。虽然主要的负责人是卡介伦少

将，但也有些事必须由提督处理才行。

到了中午，卡介伦家的莎洛特·菲利丝代表卡介伦夫人送来了慰劳品。洋葱汤实在太好喝了，下次一定要向夫人请教做法。

七九七年一月三〇日一星期前就开始准备的大规模舰队运动演习，今天举行了。包括模拟战在内，从开始到结束历时八小时。我也站在杨提督的指挥桌旁边，监视了八小时的荧幕。

大舰队依照杨提督的指挥成为一条光带移动的样子实在令人为之倾倒。不过，为什么提督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桌上指挥呢？虽然我不知道理由，但对提督来说这样子反而更适合他，这一点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似乎非常令人满意，杨提督十分称赞负责的费雪少将……“费雪的舰队操作简直就是艺术。只要有他在，我在实战指挥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不安。”费雪提督是个银发的中年人，没有任何的特征。和先寇布准将相比较的话，穿上军服的感觉非常素而且不引人注目，但对杨提督和整个舰队来说，不可或缺的这一点，绝对不在先寇布准将之下。

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姆菜少将也是如此。杨提督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参谋的，但只要他在，整个气氛好象就会带入正轨。还有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也是。

“派特里契夫大叔并非是无能，但参谋的才能却是他最最缺少的一种。”波布兰少校讲得很过分。不过，派特里契夫准将的确不是个适合参谋的人才，他的爽朗和豪放与姆菜少将正好成对比。把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一起，我觉得这正是杨提督巧妙的人事运用——或者这只是我特意把这件事加以美化而已。

七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今年已经有一个月过去了。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也是从杨提督那里现学现卖的——对这一年会有怎样的评价呢？“好羡慕未来的人啊。我和尤里安会是怎样过完一生，都能全部知道的一清二楚”杨提督的这种说法，以我的情况来说，以后自己要选择怎样的人生才是最大的问题。所谓全部，也只不过才活了一五年而已，正好是杨提督的一半。

然后，不知道在以后的一五年中，能不能赶得上杨提督，况且，我在追赶的期间，提督本身也在前进。

“何必用追的那么客气嘛，用飞的不一下子就赶上了！”卡介伦少将对我这么说，先寇布准将听到之后说：“趁杨提督白天睡大觉的时候用跑的就好了。这样不是能缩短相当的差距吗？”竟然这样开我的玩笑。波布兰少校则是笑着说：“尤里安有提督在前面，但杨提督可就没有杨提督在前面，会辛苦很多呢。”三位都为我加油。但反过来说，这三位都各自在和别人不同的道路上，以自己的速度及方式前进着，因此对在师父（很棒的名词，这也是从杨提督那里学来的）后面紧紧追赶的我感到有趣，甚至抱着同情的心理在参观也说不定。

今天看到海尼森的主战派集会的实况出现在银幕上，感到不高兴的杨提督说道：“尤里安，复习一下基本的问题吧。为什么战争是不好的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比它更能大量产生无意义的死、无益的死和无谓的死了。不是吗？”的确是如此。不能被那些专门煽动别人的人及那些爱国业者所欺骗了。

那些人自己活着，就拼命赞美死亡，如果没有其他人为他们而死的话，他们就烦恼了。



他们赞美奉献和牺牲，但如果没有其他人为他们牺牲、为他们奉献的话，那他们可就头痛了。一写到这里，我发觉到头来我的想法还是从杨提督那里学来的。我现在的地位只是一只吸食这棵叫杨威利的大树树汁而活的小虫而已，况且还有些时候不能完全消化呢。希望总有一天，我不再只是小虫而已，再小也没关系，能成为一棵树苗就好了。至少，现在能从杨提督那里吸取树汁的一部分也好，尽量正确的记述下来。

“国家、法律、社会制度、电脑、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道具而已。为了尽量免除一般人的麻烦而存在，同时也是人类用来支配大多数的一种手段。法律或电脑不会支配人类，而是熟知这类道具使用方法的少部分人，在支配大多数的人类。古代有自称能听见神的声音的人，支配着一个国家。所谓的神，也只不过是说这些话的支配者，用来使自己的权利正当化的一种手段，让人民思想麻木的麻醉药而已。后来，近代的主权国家代替了神的地位，但其根本并没有改变。用强制手段使人民崇拜这个道具的另一个道具，也就是军队了。”然后杨提督对我说：“尤里安，军队仅仅是道具而已，而且是没有比较好的道具。我希望你能牢记这件事，进而使自己尽量成为无害的道具就好了。”不说“请成为”当然也不是“要成为”。只说“成为……就好了”--这就是杨威利的为人。光是这一点我就绝对不会忘记的。

## 第五章 旧住民 VS 新住民

七九七年二月一日和帝国军的俘虏交换仪式，已经正式决定了，时间是这个月一九号，地点是伊谢尔伦要塞，所以各项准备工作统一开始进行了。

不过这件事真的是进行的太神速了。尤里西斯号转达了帝国的提案，才过了不到两个星期而已，现在就已经有具体的方案出来。

“因为非赶上选举不可啊，二百万的士兵要是加上眷属就有五百万张票了。再加上还能披上件人道的外衣，所以也难怪政府那么积极。”卡介伦少将用这么讽刺的气说明事情。政府只要决定就好，负责实行的人可就不得了了。杨提督把卡介伦少将叫来伊谢尔伦，好象就是为了这个似的，在他头上加上一个“俘虏交换事务总负责人”的临时头衔后，就把全部的责任统统推给他。

“如果帝国军的俘虏伤害平民怎么办？”“要是趁这个机会，二百万名的俘虏一齐暴动的话，可就不得了。他们对要塞的内部可了如指掌，光是破坏动力系统的话，就大事不妙了。”“如果拿平民当人质威胁我们交出要塞怎么办？我军能夺取伊谢尔伦，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这些，除了卡介伦少将之外的其他幕僚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忧虑，好象非常烦恼和不安。

“干脆拜托罗严克拉姆侯爵发表声明好了。就说如果有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和同盟军成立的友好关系的人，要加以处罚，就这样。”波布兰少校提出这个提案，出人意料的正经八百，但由于他的前科太多了，大家都不理他，实在很令人同情。

身为最高负责人，却还象没事似地喝着茶的杨提督，在我向他请教帝国军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要塞时，举起手在面前一摇说：“不，不会这么做的，尤里安。即使现在玩这种小把戏把伊谢尔伦要塞夺回去，罗严克拉

姆侯爵也没有这个余力来维持它。这么做只会招来同盟军的敌意而已。而且，尤里安，我想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没有把伊谢尔伦放在眼里。”能告诉我的话就到此为止，后来好象在考虑些什么，杨提督整个人陷入沉思之中。这种时候是不能去打扰他的，我就把茶具收拾一下退了出去。

到“俘虏交换事务局”偷窥一下，发现总长阁下正在激烈忙碌中的空档喘气，他叫我进去。

“世间还有哪种白痴，会比那些认为事情只要一经决定，各种准备都会自动弄得好好的家伙们更笨的？”好象光是俘虏的名单，就要分别以六种类别编排不可。姓名的字母排列顺序、队级别（所属部队种类别、成为俘虏的日期别、兵种别（象是工兵啦或陆战队员这种）出身的星系别，还有伤、病者和死亡者名单也是需要的。卡介伦少将现在正忙着把从海尼森传来的名单重新编排。

“下午尤里安要出场比赛是吧。抱歉没办法去为你加油，但把冠军拿回来吧。”对，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举行要塞内各部门的飞球对抗赛。喝过茶的杨提督也到比赛会场来了，下十元赌司令部获得冠军。这好象是最高额的赌注，大家好象都怕赌注太大会被取笑似的。

提督拨开人潮在我耳边说道：“尤里安，千万别受伤了。看起来，所有出场选手中你是最引人注目的呢。”“不要紧的。”“对手如果是波布兰的话，瞄准脸或屁股吧。效果我可以打包票。”只在一旁参观的高尼夫少校，手拿着纸杯一面插嘴道。

因为我已经很累了，而且把下午比赛的全部经过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只把结果记录下来。

我在三场比赛中得到五四分，获得个人得分最多奖和勇战选手奖。我所隶属的司令部获得准优胜的成绩。而在优胜队空战队伍中，夸得最佳选手奖的是一位叫科尔德威尔少尉的人。波布兰少校如果不是在第二场和“蔷薇骑士”队其中一名球员空中相撞而退场的话，很可能会得到最佳选手奖。

我打算把得到的奖品其中之一带去探望波布兰少校，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那是每边长五十公分装满巧克力酒糖的大箱。

杨提督虽然损失十元的赌金，但由于他也很高兴我得到了奖品，因此请我到餐厅吃晚饭。真是很棒的一天。

七九七年二月二日我有点在意杨提督说的话。

就是那句“我想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没有把伊谢尔伦放在眼里”的话。

在伊谢尔伦要塞没有建造之前，这个回廊对同盟军、对帝国军来说，都是战略上的要点。林·帕欧元帅和尤斯夫·托波洛元帅搭档击败帝国大军，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战死，都是在这个回廊的周围发生的。直到杨提督发挥魔术师的本领，无流血的占领要塞以前，这里不知道已经流了多少的鲜血。因此，如果罗严克拉姆侯爵根本就不在乎伊谢尔伦的话，实在教人难以相信。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伊谢尔伦并不是确立战略的要素之一。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区别必须弄清楚才行，尤里安。”杨提督这么说。在成为杨家的一员之前，我一直以为战术和战略是相同的东西。所谓战略是为决定战争全体胜负的最基本构想和使构想突现的技术；战术则是为了决定战场的局部胜负，简单的说就是应用的技术。杨提督说“设法造成状况的是战略，而利用现有状况是战术。”立体电视的电视剧中，主角的军官或刑警常常有“我的直

觉告诉我的”这种台词跑出来，这时，杨提督就用“哦，直觉就知道啊？”这种讽刺到极点的口气加以批评。

“军人的直觉要是完全正确的话，就不会有战败者了。警官的直觉如果全部正确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被冤枉的人出现了。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点我很清楚。上次看过的“无罪而被杀害的人们”这本书里，也有很多案件是没有任何证物，只凭检查官的直觉加以逮捕，判罪处刑后又找出真正犯人的情况。所以杨提督又说了：“战略上根本就没有直觉存在的余地。只是思考和计算，和让这些现实化的实际作业而已。举例来说，想要在某方面布下一百万的兵力，除了兵力本身之外，还需要将兵力运送到目的地的硬体，和一百万人份的食粮，以及管理这一切的软体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一切不是靠直觉就会凭空跑出来的。因此，对职务不够诚实的这种军人轻视战略，只在战术上下赌注。更进一步，不诚实又无能的军人，就只会把战略的不备和战术的不全，全部用精神论来搪塞过去。不给予食粮和弹药的补给，只是一味要求士兵鼓起斗志打倒敌人。

以结果来说，的确有因为精神力而战胜敌人的例子。但从一开始就把精神力当作重要因素计算进去而得胜的例子，在历史上是一个也没有。”杨提督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为什么以寡击众的战役会出名？就是因为这种事例于太少了。一百次的会战中，有九十九次都是兵力多的那一方胜利。”“当然，不只是兵力多而已，还必须有充分的食粮和弹药的补给，获得和战场及战况有关的正确情报才行。然后，选择在战场上有能力指挥部队的指挥者，在必要的地点布下兵力。最后才轮到战术家出场。

“虽然我说战略是构想，但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价值判断。如果在战略阶段做出最完美的计划，在战术上也就容易获得胜利。尤里安，我被人称为创造了奇迹，但这些都只属于战术性的，战略上不会有什么奇迹或偶然发生的。就因为如此，战略才有思考的价值。”我尽我的能力正确地记录下来。现在也许距离完全理解还非常遥远，但总有一天我会了解杨提督所说的话意义。

七九七年二月三日卡介伦少将越来越忙了。

要收容两百万的帝国军俘虏、让他们吃饭，要一个不少的交给帝国军；再收容二百万个同盟军俘虏，给他们吃饭，再一个也不少的送回首都去。这里那里，包括准备差不多将近六千万人份临时增加的食粮，让将近五百艘巨大运输船能在要塞的内外停泊才行。睡觉的地方倒不成问题，但寝具和盥洗用具，敌我双方加起来得准备四百万人份，实在是不得了。

“哎，卡介伦少将真是太辛苦了，所以干脆我们帮他休息吧。”这种话虽然没说出，但杨提督每天就象这样的，把双脚架在桌子上。

不知道是装作睡觉的模样在思考战略计策，还是装作思考战略的样子在睡觉呢？“如果卡介伦少将有心的话，说不定会趁杨提督怠惰和不小心的时候，夺取这个要塞的实权呢。”我这么讽刺的时候，提督一副平静的样子：“如果卡介伦学长连司令官的职位也能接手的话，那就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这么说，好象只要能轻松过日子，不管怎样都无所谓。

杨提督对于旁人取代他的地位，完全不会生气。大概只要能有睡午觉的地方就好了。一开玩笑的。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我觉得没那种必要勉强学习不擅长的事。

在战舰尤里西斯号接受帝国军要求交换俘虏的提案时，杨提督和我正在下立体西洋棋，结果他连枪也不带就直接到指令室去，我急急忙忙追上去把枪交给他。杨提督只是挥手说不需要不需要，接着反问我一句。

“如果我带了枪，开枪射击的话，你觉得会命中吗？”“……不……”“那么，就算带去也没用啊。”我在想，难道杨提督对于自己差劲的枪法而引以自豪吗？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对这种事引以为傲嘛。没有任何人看见提督射击过吧？所以说说不定其实是非常高明，只是喜欢深藏不露而已呢！”格林希尔上尉的主张，我不太能赞同就是了。“想办法克服不擅长的事，太花时间和劳力了，人生苦短啊。”以一副神气的表情说出这种话又常常偷睡懒觉的人，我想不太可能在众人皆睡的深夜中，自己一个人爬起来练习射击的。

只是，有时我在夜里睡眼朦胧地爬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常常会看提督的寝室或书桌有光泄出来，提督穿着睡衣外加一件睡袍，坐在那里认思考的样子。

就是这样，提督才能不流血地占领伊谢尔伦，也才能在亚斯提和亚姆立札的大败漩涡中拯救友军。

不过，最近我担心的是提督的饮酒量逐渐增加。我今天把家庭开支花在购买酒方面的，要比一年前增加五倍的事，拿来警告提督。希望他能节制一点。

“酒量增加了那么多吗？知道了，我会反省的。会稍微节制一点的。”老实说，拿给杨提督看的数字，里面有点小花样。从海尼森搬到伊谢尔伦来，酒的价格抬高了两成到三成左右。所以杨提督的酒量其实没有增加到五倍那么多。

但是，酒量增加了也的确是事实，无论如何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只是杨提督不是那种喝醉了会乱闹、大吐特吐、大叫大嚷的人，所以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提督的酒量在战事告一段落时，才会逐渐增加，所以这更令我担心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至少让他有喝酒的自由比较好。

其实象我这种超出份际的小孩子话，提督是完全没有接受的义务。可是提督还是听了我的话。

我担心提督的健康，但并没有可以指示他要怎么做的权利。对自己的这种不成熟，实在是很羞愧，然而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提督节制酒量，我实在是两头为难。

七九七年二月四日“尤里安，离开这么久了，想不想回海尼森一趟？”杨提督用很开朗的声音这么说，令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海尼森，提督讨厌的优布·特留尼西特有着绝大的影响力，又深受群众的欢迎，还有上司和官僚们罗嗦个不停，以及有称为“忧国骑士团”的暴力集团横行，以这些点看来，实在看不出他有多怀念海尼森。

搞了半天才知道，提督的目的是要和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直接见面，有重要的事要商量的样子。所以以出席同盟军俘虏回海尼森的欢迎典礼为借，一起回去。

我也开始忙了起来(只有卡介伦少将的几分之一)因为得开始准备两人份的行李才行。

七九七年二月五日在即将来临的俘虏交换仪式之前，帝国军的莱因哈

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送来了电文。

内容相当长，我全部加以引述如下：以荣誉宾客分受到迎接。视成为俘虏为罪行的这种残虐并愚劣的行为，须加以全面排除。第二，归国之后，全体士兵都将给予薪金及短期的休假。

在回乡探亲家族团聚之后，任凭各自的希望可恢复军职。第三，希望恢复军职者，全体晋升一级。不希望恢复军职者，也全体晋升一级，以新阶级叙其恩赏及奉给……吾等将士，诸位英雄。卿等无需觉得有任何耻辱，抬头挺胸的归国吧。该觉得羞耻的应该是驱使卿等赴前线，迫使诸位陷于非降服不可的旧军部指导者们。我，罗严克拉姆元帅，必须向诸卿道谢，并且非得向诸位致歉不可。最后，对于秉持人道立场协助彼等归国的‘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处置，亦深表感谢之意。银河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听完了这些，杨提督把扁帽往上一丢，感叹地说：“太完美了。不只在人道立场上挑不出一丝毛病，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缺点。这样一来，回国的二百万士兵，大概会完全忠于罗严克拉姆侯爵。”“特留尼西特政权，在获得二百万票的同时，也为敌方补充了二百万的精兵。”卡介伦少将用一点也不有趣的表情如此地指责。而我军的击坠王则是摸摸下鄂说：“回国之后，也不是就万事如意了。十年之后回家一看，老婆老早就和别的男人跑了，或者是家被烧掉了，一家四分五裂。”说出这种期待别人的不幸的话。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我军的俘虏中也包括女性士兵吧。没被帝国军那些家伙们虐待就好了”似乎对男性士兵毫无同情之心的波布兰少校，对女性就非常具有恻隐之心。

“在帝国军里，说不定有奥利比·波布兰这样的男人在呢，的确是很危险。”在卡介伦少将这样开玩笑后，伊旺·高尼夫少校就在一旁为同事辩护了

“哪里！波布兰这一级的男人，可不是到处都找得到的啊。”为了拼命忍住不笑出来，我看了杨提督一眼。杨提督把两脚架在桌上，扁帽盖住脸部，人往后仰，头枕在交叉的双手上。我知道他根本没睡着。杨提督可能是在想，罗严克拉姆侯爵的才能，在宇宙中可以得到更高的评价一事。光从这篇电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敌将的才能和器量，大概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了。不过，再过一会儿可能就会睡着了。

七九七年二月六日要将二百万的俘虏全数收容到要塞内部好象不太可能，所以计划稍做了点更动。海尼森的国防委员会传来的指示是，让部分俘虏乘坐的运输船团浮游“雷神之锤”的射程之内，如果在要塞内的俘虏暴动的话，就以他们当作人质。

“居然能想得出这种点子，真是小家子气谋士的把戏。我都能看得见委员们那种得意的表情。”波布兰少校冷笑着说。

杨提督没出冷笑，却向卡介伦少将下达依照当初预定计划，将帝国军的俘虏收容在要塞内的指示。

“您打算无视国防委员会的指示吗？”被我这么一问，杨提督两手一边玩弄着扁帽，一边回答：“我没有无视啊，尤里安。只不过我的记忆太差了，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记了。”“国防委员会能接受您这种解释吗？说不定会认为这是故意的越权行为，要追究您的责任呢！”“到那时候就干脆投奔到帝国去算了，虽然远离故乡会很难过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太狭窄，容不下我们……”“提督！”“怎么样？尤里安，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呢？”“……，。”“罗严克拉姆侯爵相当重视人材喔。象我这样灰头土脸的跑去，

我想他也会为我安插适当的职位的。或者，你还是想留在同盟呢？”我努力装出一副认真的表情。

“提督，我愿意同行。”“是吗？那我可以放心了。”“但是我不要为罗严克拉姆侯爵效力。如果一定要投奔到帝国去的话，干脆把贵族联合军和罗严克拉姆侯爵统统打倒，提督自己成为独裁者吧。我会协助您的。”“喂喂，尤里安……”“提督，反正是开玩笑的，就让我这么说有什么关系！”提督把扁帽摘下来，搔着头说：“这下真是输给你了。”提督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但心里其实也有些心动，在想，如果能这样该有多好。

就是因为身处于民主共和的国家，所以杨提督在很多地方有所顾虑，行动也受限制。如果是在帝国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客气，只要有实力，想怎么做都可以。这个支配人民长达五百年，任意为所欲为的高登巴姆（黄金树）王朝，要起而打倒它，改革这个国家，也不必一定是要罗严克拉姆侯爵来做才可以。

不过这种想法违反了杨提督的意愿。虽然我对这点非常明白，然而这只是是凭空乱想而已，没什么关系。才想了一半，我就放弃这种胡思乱想。为什么呢？因为象杨提督这种穿同盟军制服还算合适的人，如果换成帝国军的制服，一定看起来不伦不类。这种事，就算是胡思乱想，也不难了解的。

七九七年二月七日为了交换俘虏，第一批俘虏已经到达伊谢尔伦了。就在我还在开玩笑、胡思乱想的时候，事情一直在一步一步前进中。不，讲错了。应该是卡介伦少将和格林希尔上尉，把事情一步一步地处理好了。

十万的俘虏--穿着卡其色的衣服，脸上夹杂着疲劳和期待的表情。在人群之中，我认识了一位四十岁左右，脸色不太好的男人。他表示不太舒服，正等卫兵带他去医务室，所以解开了他的手铐，让他独自坐在角落等。我不应该太多事的，但还是跑去倒了一杯水给他。那男人好象吓一大跳，向我道谢后喝了水，用柔和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

“好怀念啊，我在这个要塞服务已经有十五年了，可比你们这些叛乱军更清楚这个要塞的每一个角落。”我也不想去订正这个男人的用词。他的言辞非常的纯挚，甚至令我差点想说“抱歉打扰你们了”。他的视线投向旁边的墙壁，在照明和柱子成死角的地方，有帝国军的士兵们用刀子刻下的文字痕迹。

“唉呀，找到了！”一边这么说，一边用手指着。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那里有用帝国公用语写下来的短句。我试着读出声：“去死吧！荷尔特中尉，总有一天你会被人从背后杀死，大神奥丁也知道你的罪……”“噢，你会读帝国语啊！”“在学校里学过。”其实这也不是相差多大的用语。

“是这样啊。我的儿子大概小你两岁，不知道有没有用功读书。”我只有默默不语，因为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生活在和我相反的那一边的人，也有儿子，也有憎恨的上司，也有要回去的故乡。只是他出生及生长的场所和我不一样而已。--这个大概就是那些主战论者所抨击的“与敌人之间不值一文的感伤交流”吧。

“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去当军人。”最后我这么说。我实在不想和这个人的儿子交战，但仔细想想，这实在是我个人任性的要求。

“嗯，要我的儿子和你在战场上彼此残杀，的确不太舒服。我回去之后，也希望能从事以前的工作。”“您以前是从事哪一种工作呢？”“是家具工人。用手工把楸木、白梓木做成桌子、椅子之类的。”“是个很好的工作呢。”

“谢谢依。我的儿子也这么想的话就好了，但他想去上大学。他说平民要想出头的话，就得进大学或军官学校才行……”就在这个时候，负责的官员总算来了，把那个男人带走。当时这个男人的表情，还不如负责官员用来注视着我的那种邪恶的眼神要令我印象深刻。

看来，他心里一定认为我仗着身为司令官的被监护人，所以敢任意搞乱秩序。

他会有这种想法我也没办法，但我对今天的事一点也不后悔。

七九七年二月八日虽然俘虏陆续抵达了，但波布兰少校还是照预定进行我的训练课程。我原来对他感到相当佩服，但高尼夫少校说了一句“是因为俘虏全是男的，他认为没有特地为此停止训练的价值，如此而已。”我为了恩师，原来想提出什么反驳的话，但根本不可能。

训练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波布兰少校告诉我很多事。多年以前，飞行队里有一名军官被一对男女用小刀刺杀，抢走他的薪水，而少校正好在现场目击了，宪兵就询问他那对男女的容貌特征。

“女的大概是二五岁左右，头发颜色介于红色和褐色之间，眼楮是深咖啡色，鹅蛋型脸，眉毛颜色比发色稍深呈柳叶状。鼻梁挺直，嘴唇上薄下丰，左颊有酒窝，右眼角有黑痣，耳垂很薄。身高一六九公分，三围从上到下是九一，五九，九〇，这些虽然只是推定但准确度很高。戴了蓝色耳环，大概不是蓝宝石就是翡翠。无名指比中指长。”这么样的精确。但一问到男性的事，就变成：“啊，这么一提，我记得他好象是有脸的”这种完全靠不住的印象，再问他有什么特征，就看他考虑了一下，说：“脸的两旁有耳朵，鼻子下面有嘴。”宪兵非常生气，好象这种不诚实的目击者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象这种情形，不管是心胸多么宽大的宪兵都会生气的。后来好象是考虑到能抓到女性的话，男的也逃不掉，所以就做出女性的合成相片发出通缉。

“结果好象还是没抓到的样子就是了。”“我想也是如此！”“别那么说嘛！尤里安，告诉你一个我没告诉宪兵的秘密。”“是什么？”“那个男的啊……你知不知道他在身体下面还有两条腿耶！”“……难不成，他在走路的时候，两只脚会来回交互移动是吗？”“竟然你也知道啊。”“我只是猜想可能如此而已。”我把这段对话告诉杨提督，提督笑了起来，说“以结果来说，波布兰是为了不让男的被抓到而故意这么说的，不是吗？”这个意见是没说错，但要说是蓄意的，不大可能吧。

七九七年二月九日第二批的俘虏到达了，整个要塞还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宠物店的邮购货物就偏偏挑这个时候送来。我也因为准备旅行用的东西忙得要命，送来这种东西实在不怎么令人愉快。这家大型的宠物店，是军中退役的军官经营的大型复合企业的一部分，据说专门饲养场的土地也是军部便宜卖给他的。如果是完全由民间经营的邮购品，也许就不会挑这种时候寄来。会对这种事感到不愉快，大概也是受了杨督的影响。

杨提督有一次曾对别的宠物店经营者说：“动物不会说慌，也不会背叛人。”但对我则改说：“那一点也不好玩呢！”那时，正好是小鸟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的事。我也不是那么想养宠物，因此杨家的成员，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都一直是只有两名，没有任何变化。

杨提督喜欢动转变幻的历史，所以我能了解他对宠物店老板的劝说一点兴趣也没有。但轮到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养宠物时：“我家已经养了一只大

的了。”这种回答，虽然只是开玩笑，但这种气实在该罚。有自我反省的必要。

七九七年二月一〇日因为格林希尔上尉的拜托，整理了二十几种做菜方法的笔记拿去给她。

上尉很高兴，专程请我到平民经营的点心店吃热橘子汁和黑莓派。

“如果不会亲手做这些东西，大概是不行吧。”上尉看着自己的派这样叹气。

“如果每个人都能亲手做这种东西的话，这种店就通通要关门大吉了。”

“看来我们是小资本生意继续存在的功臣呢。”格林希尔上尉苦笑的说。

我有点想问上尉，对于杨提督的事，以她个人的立场，有什么样的想法。

但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这都超出我该过问的范围。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说了：“那个，我认为菜烧的好并不是绝对的要素。如果以卡介伦夫人为标准的话，大部分的主妇都是不及格的。”上尉用她那对非常漂亮的淡紫色的眼楮看着我，对我说：“谢谢你，尤里安。”回到杨提督的办公室，提督瞄了我一眼，“去约会了吗？”这样取笑我。我则回答“是啊，和伊谢尔伦的第一美女”，提督一副在我意料之中的表情，所以我暂时不会告诉他经过的。

七允七年二月一一日帝国军的俘虏中，有将近一千人说不愿意回祖国去。在二百万的总数中的一千人，到底是算多呢？还是算少？“不愿意回去的又不能强迫他们回去，所以名单得加以修改。不过再怎么讲，象这类的人其实根本不必还特地把他们送来伊谢尔伦嘛。”卡介伦少将对各地俘虏收容所的缺乏效率也稍微发了点牢骚。即使如此，对于事情的处理还是一点也不马虎，这就是卡介伦少将了不起的地方。

为什么会不想回国呢？爱上了同盟的女性，而留下和她结婚--这种幸福的人，不是没有，不过这只是占极少数而已。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回去之后，只有债务和贫苦的生活在等着他，所以才不想回去。其中甚至还有些可能是犯了罪的，回国之后就进监狱，这类人也不在少数。

这些人并不是思想犯或政治犯。虽然是自己投奔过来的，但把他们从帝国的监狱中解救出来还是不太好，因为这些大部分是刑事犯。如果其中有些可下重大刑案者的话，同盟方面也不能无条件任其自由自在的生活。

投奔--这个舒，让我想起了前天和先寇布准将聊天的内容。

“先寇布准将的祖父，是为了什么才从帝国逃到同盟来的呢？”“是向往民主共和政治的开明性.....很遗憾，不是这么回事。”先寇布家的本支，爵位的确是男爵没楮，但准将的祖父是属于分支，只接受了帝国骑士的称号而已，属于贵族队级的末端，应该是已经没有什么特权了才对，但还是优先被军务省录用为官员。准将的祖父在服务期间没有犯下重大的过失，已经升到军务省管理局的次长，只要再过二、三年就可圆满退休了。但只因为担任熟人的连带保证人，竟背负下自己根本没有借的庞大债务，提前支领退休金、卖掉房子，这样子还是无法清偿债务。照这种情形，如果下狱的话，会伤到先寇布男爵家的名望。亲戚们在考虑之后，决定只提供经由费沙逃亡的旅费，要老夫妻俩带着外子逃出去一也讲说被赶出去会比较恰当。

“就这样，我远离故乡，为了不羞辱先寇布家的名望，每天努力不懈呢。”我不知该发表哪一种感想比较好。



象先寇布准将的祖父这样的人，如果入狱的话也就变成了犯罪者了。

所谓犯罪者，杨提督说过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破坏法律的人，第二种是钻法网漏洞的人，而第三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律的人。

帝国的大贵族们大半都是第三种人。就拿同盟来说，五十多年前也有过关于新的行星资源开发法的过份事件。在五十年之间大概用掉了国库约兆元左右，而且到头来竟然还说开发计划失败的话，也不必把费用还给国库，因此有大概十多位政客的袋中有巨额的收入进帐。

“虽然如此，却还是比没有宪法的国家好多了。宪法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要当权者遵守才制定的法律。鲁道夫只是强制他人遵守法律，而自己本身却拒绝遵守法律或受法律的束缚，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钢铁的巨人，只不过是个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而已。”……鲁道夫大帝可以不必去管他，我在意的是先寇布准将对于离工将近三十年的故乡，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的这件事。当然，这是绝对不能开口的问题。

引用一句杨提督的话：“所谓的长大，就是能分得清楚那些事该问，那些事不该问。”就是这样，很遗憾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希望总有一天，能够不必引用别人说的话来表达。

七九七年一月一二日我知道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是在飞行学校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到底是怎样，实在很想知道。

今天趁高尼夫少校要把答应借我的填字游戏的书给我的机会，正好问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能问的问题。问了之后，高尼夫少校藏在扁帽的明亮头发微微波动，这种情形，我实在很难表达，简单的说，就是无声的大笑。

“我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问题而学坏了，那时，那家伙正好是班上的风纪委员。他在我快因为操行不良而遭到退学处分的时候，放了我一马。”我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高尼夫少校这次就没有什么顾忌地大笑出声。

“……这是波布兰的说法，可真是天大的谎话，千万不能被他骗了。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也不告诉我就这样分手了。可能是恶魔的安排，在我带着书走回家的途中，遇到用交换步伐在散步的波布兰少校。

“怎么回事？有前途的青少年竟然也在玩填字游戏吗？真不是个好现象啊！”我想这正是个好机会，所以又向波布兰少校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嘛，别人这种不名誉的事原来是不应该提的。老实说，那家伙有一段时间，因为家庭的问题而学坏了，就在快因为操行不良而受到退学处分时，我放了他一马。我那时是班上的风纪委员。所以我不但是那家伙的恩人，还是同盟军空战队的恩人呢……”波布兰少校一本正经的表情也只能到此为止，之后就只能抱着肚子大笑个不停。

结果，真突的情形到底怎样还是搞不清楚。我觉得也不用勉强一定要知道，不过那两个人，到底哪一个演技比较好呢？七九七年二月一三日在等待回国的俘虏之间，开始流行起流行性感冒了。军医、护士、卫生兵这些人，简直是忙得鸡飞狗跳。

“所谓公平，就是这么回事。”卡介伦少将好象非常高兴地这么说。大概是只有自己这么忙的话，在心理上会觉得有点不平衡。眼看军医送来报告书的少将，看到半身不遂的伤病兵的那一页，凝视许久，然后抬头问我：“尤

里安，如果杨那家伙年纪大了，又没人要嫁给他，变成只会睡觉的老头子。那个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当然由我来照顾他。”“感动！感动！不过，反正那家伙现在也差不多是只会睡觉的青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了。”如果不当笑话看的话，那可就不太好。当我回到司令室时，就看到“只会睡觉的青年司令官”把脚架在桌子上，用扁帽盖住脸，睡得非常的幸福。因此我对卡介伦少将的话，实在提不出什么反驳。

七九七年二月一四日今天也有一团三十多万人的俘虏要抵达要塞。但是杨提督之所以会是一副受够了的表情，不是由于这些俘虏的缘故，而是因为和他们一同前来的同盟政府委员们。

这些委员们好象是为了欢迎被送还的同盟军俘虏们而特地前来的。不过他们好象以为伊谢尔伦是会员的休闲旅馆似的，一下子说宿舍的设备太糟，军官餐厅的伙食太难吃，抱怨个没完。杨提督没有出来迎接他们也生气，士兵没向他们敬礼也生气。最差劲的是还带了象小山堆似的行李来。

“这些是什么啊？”“是委员们带来的见面礼。”原子笔、袜子、还有毛巾、手表之类的东西，上面印了委员个人或政治团体的名称。

“对‘二百万的投票人’的宣传动作可真够快。”“这些是那些家伙自己掏腰包买的吗？”“怎么会呢！大概是国防委员会的经费。”“那么印上个人的名字，这岂不是渎职行为了吗！”虽然不能大声加以指责，但大家都很不高兴地谈论这件事，这些话甚至还传到我的耳里了。杨提督似乎不打算对这件事做任何批评的样子，大概是接受了某人的忠告而保持沉默。

今天中午，也邀请了大约十位左右的委员为主宾，不情不愿地举行欢迎酒会。我幸免不用出席，不过委员们好象对提督和幕僚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

“等着瞧吧！那些家伙们。”亚典波罗提督愤然走出会场，召集部下，好象下达了某些命令，这时候差不多是二点左右。

“这些是同盟政府送给各位，象征友爱的一点心意，都是些不值钱的玩艺它儿，请各位不要客气，收下吧。”亚典波罗提督这样告诉帝国军俘虏们的代表，然后要部下把委员们带来送给归国士兵们的土产，全部分发给俘虏们。

事情闹开，引起大骚动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左右了。亚典波罗提督对气急败坏赶来的诸位委员们，发表义正辞严的谈话。

“你们是为了迎接俘虏这个任务而来的吧。利用公务进行个人的选举活动，违反同盟公职选举法第四条。因为这里是军事地区，宪兵有司法警察权，是不是要宪兵来听听各位的说辞呢？”委员们通通不说话了。杨提督为了不令亚典波罗提督日后受到上面的压力，拜托俘虏们的代表向委员们提出感谢状。

这么一来，那些政客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快人心。

“亚典波罗那家伙，处理手段还是太嫩了一点。象那种台词，应该在把他们关进禁闭室之后再说也不迟。”先寇布准将这么说完之后，卡介伦少将马上接着叹了一口气。

“可是那些回国的俘虏们可就要哭死了。为了守护那种家伙们的权力，被送到前线去，还在矫正区里过着艰辛的日子，真是太不值得了。”“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啊！”这么接下去的亚典波罗提督，看到我，招手叫我过去，然后把一个纸包的东西交给我。

“麻烦把这个交给杨提督。我只顾出气没留意到事后处理问题。这是对他及时相救的谢礼。”我猜想这种情况下的谢礼，绝对是酒不会错的。若送其他的东西的话该有多好。

不过今天发生的事实在很多。

“帝国军俘虏中的工程兵，要求希望能协助修理工作。好象是说，在居住区有几个地方，以前就该修理却一直没修的样子……”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杨提督和亚典波罗提督正在喝酒聊天。酒是亚典波罗提督送的威士忌。

“对他们的好意，可以就这么接受吗？”“可以接受，这并不是对我表示好意，而是对这个伊谢尔伦要塞的爱意。

这里原本就是他们建造的嘛。”如果杨提督是一部分人认为的那种策士的话，我想不太可能作出这种结论的。

最后，决定明天请俘虏们协助修理工作。得知这个消息的俘虏代表们，敬礼之后，并再次对赠礼和协助他们返回故乡一事道谢。

想到要和这样的人分成敌我双方互相残杀，就觉得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我还没有办法清楚地用言语表达出这种感觉。我不象杨提督，不能将自己的感角加以理论化、思想化，甚至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表达。

杨提督说：“只有在安全场所的那些人，才不认为有不用战争方式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危险场所的人，想想战争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理由不是很好吗？”又说：“近代以来，倡导战争的文人或言论家，没有一个是站在最前线战死的。”象杨提督说的这些话，我尽可能都将它正确记录下来。以前我也说过，总有一天杨提督会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也会有人着手写他的传记。到那时，绝对需要曾直接听过提督说话的人的证言。而且，即使不是因为这样，我自己本身，也会面临需要这些话来支持我的情况也说不定。

## 第六章 俘虏交换仪式

七九七年二月一五日将近五年没举行过的大规模俘虏交换仪式，就要举行了，因此伊谢尔伦集中了全宇宙的注目。也许说“全宇宙”是太夸大一点，但见到新闻界的报导和政府对应，谁都会有这种想法的。杨提督说过罗严克拉姆侯爵对俘虏们发表的电文，在政治意味上也是完美无缺，我觉得对这次的俘虏交换仪式本身也可以这么说。

“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伊谢尔伦，可能另外在费沙方面搞什么鬼也说不定。那个金发的美男子可是个厉害角色呢。”亚典波罗提督这么说。杨提督希望获知费沙方面的情报，但从海尼森传来的情报，不论是质或量都不能让提督满意。

最近，杨提督最关心的是在这一次大规模的俘虏交换之前，已经有几百人的俘虏或羁留者已经由帝国出发，经由费沙回到同盟去。不仅象这类人的名单不完全，甚至从我们这里回去的名单，也是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所谓和名单不符，是不是指帝国的间谍会借死者之名潜入一事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实际上，在五年前的交换式就有过这种情形。那时候因为人数少才能发觉，这次如果搞了什么鬼，就不太容易查出来了。”而海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方面的回答，好象是“杨威利只要关心如何防御敌方对伊谢尔伦方面的攻击即可，对于费沙方面的关心，不仅无益且多余，更是一种越权的行为”的样子。这是格林希尔上尉告诉我的，听到这个回答后，杨提督好象低声自语“知道了！”这就是一肚子不高兴的证明。

他不敢把脾气发出来，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怕海尼森方面临时驳回他回海尼森的计划。

若因此不能成行，那就令人非常头痛了，所以只好暂时安份一点。真是难为他了。再加上昨天还为亚典波罗的事张罗善后，实在很辛苦。如果我再嚼叨他“喝酒会怎样”的话就很可怜，所以我什么都没说。结果晚餐之后，就看他连喝了五杯威士忌，真伤脑筋啊。

七九七年二月一六日原来我以为代表帝国方面来伊谢尔伦参与俘虏交换典礼的人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结果好象不是的样子。

“怎么会呢？罗严克拉姆侯爵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根本不是自己出来的时候！如果他亲自来这里，帝都奥丁闹空城计的话，一部分的门阀贵族准会爆发的。”杨提督的确料得很准确。

代表罗严克拉姆侯爵来伊谢尔伦的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二一岁，听说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心腹。从罗严克拉姆侯爵初次上战场的时候起，就一直在他身边协助他，能干又诚实的辅佐人。

听到这种话令我不胜惶恐。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站在和杨提督相同的立场呢？波布兰少校以前也说过，我有杨提督这样的师父存在，但杨提督却没有依赖任何人，模仿任何人，以自己的能力，逐渐培养出自己的人格和见识。虽然杨提督常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空前绝后的天才，但我认为杨提督也是天才才对。所以他才不象别人一样，攻击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短处，能爽快地承认对手的天才之处。

提督本人倒不以为自己是天才，只自称是怪癖之徒而已。仔细想想，杨提督用“天才”来形容的，除了罗严克拉姆侯爵之外，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太多只是用“名人”或“名手”这类的形容词。

总之，不能亲眼见到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确是相当遗憾，但希望至少还能够亲眼看到他的心腹。

七九七年二月一七日最近好象成为习惯似的，每天没事也到港去看看进出的船舰。好几天以前，遇到过一位家具工人的帝国士兵，现在不晓得在这个广大要塞的哪里。

在这一生中，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即使把他忘记了，大概偶而也会再想起他和他儿子的事。

不过由于俘虏交换仪式迫在眉睫，所以这段时间进港的船舰自然要比平常多出许多；因为不是客船而是军用运输船，一艘大概可以搭载五千到一万人左右的俘虏。历经边境俘虏收容所的生活，又因为长途航行而疲惫不堪，不过由于能回祖国，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看得出喜悦之情洋溢在俘虏们疲惫的面容上。

“如果只有俘虏倒也罢了，讨厌的是跟着来的脏东西。”卡介伦少将似乎非常痛苦地这么说。

少将所说的脏东西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军人和其眷属为票源基础的“国

防族”政治家。

由于俘虏交换是属于同盟、帝国的军方问题，其实和政治家毫不相干，不知道是用什么借坚持跟来的。二月一四日的日记也提起过，现在已经破了一百人的大关了，并且其中有一半是军人出身的。

还有一种脏东西是采访记者，不过如果真的认为这是一种脏东西的话，就等于自己否定了民主主义的本质。然而我到现在才发觉低级的采访记者实在好多。亚典波罗提督也说“象这种政治秀，来的全是那些要政府负担费用来这玩象似的采访家伙们，难道没有真正的报导人员吗？”这些人所谓的采访，也只是固定每天两次，全部挤到司令部的事务局要求公式化的发表而已，其余时间全在军官俱乐部喝酒，账单则要求全转给政府--他们只会做这种事。

此外，他们还占据了一部分军官宿舍，甚至还要求种种的服务，说什么要加派专用的侍从兵啦，床太硬了之类的，好象认为自己是帝国的大贵族似的。

今天也是，和杨提督在吃晚饭的时候，有大约十人的集团硬挤进来，要拍摄晚餐的内容，我用盐把他们击退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说很多坏话，但象这样想要公开别人的私生活的话，去公开报社老板的私生活不就结了！不过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提督很高兴地搔搔我的头发，对我说“了不起。”这真是最好的称赞了。

七九七年二月一八日在海尼森的停留，可能长达将近三个星期，所以我决定不住旅馆，而改住希尔巴利街的军官宿舍。因为杨家整个搬到伊谢尔伦去了，屋子里空空如也，要安排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

“委托服务公司去打扫一下，和准备一下食物及用品，等一回到家里就能马上照常生活了。”“哇，还可以这么做啊！”杨提督非常佩服地这么说。虽然我得意地对提督说，当然可以了，但老实说这招是格林希尔上尉教我的。上尉也将以副官的身分随行，所以她说，有空的话要到去世的母亲坟墓祭拜。我想一定是位非常漂亮的母亲。

七九年二月一九日今天要举行帝国军和同盟军的俘虏交换仪式--这一天总算来了。今天就会决定敌我双方合起来，共有四百万人的命运。这么说实在有点过分夸张，因为总不会到今天才交涉决裂吧。

帝国军的船团老早就进入伊谢尔伦回廊了，这些进行的状况，每隔一小时都会向司令部报告一次。好象一切都照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满载同盟军俘虏的二百四十艘帝国运输船的船团，在只有十艘左右的战舰护卫之下，进入要塞主炮“雷神之锤”之射程，是在七点四十分左右。杨提督比平常早一小时起来，好象还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但居然没有任何怨言。

九点四五分，战舰巴尔巴洛沙停靠在要塞的军港内。亚典波罗提督满头大汗，担心如果运输船装的不是俘虏而是炸药的话，这样冲进来可就什么都完了。

— 0 点— 0 分，巴尔巴洛沙的船打开，在以肉眼看到帝国军代表的时候，到处响起了兴奋的耳语。

站在最前面的人，穿着帝国军黑底银饰的华丽军官制服，非常非常的合身。身高比我高了将近有三 0 公分，身材高挑。在服贴的红发之下，有一张英俊，并且非常温和的年轻脸孔。

他就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

随员有三名，全部是提督级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名字是贝根伦格、锦兹、桑肯。不只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这三位也都非常年轻，大约都是三〇岁左右。罗严克拉姆侯爵的幕僚们，大概都是很年轻的。

现场演奏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国歌，而是两军的军乐曲。杨提督亲自出来迎接红发的客人，在握手的一瞬间，无数的闪耀灯象炸弹炸开一般闪个不停。

两人步入会场，朝中央的桌子走去。在桌子上有俘虏的名册和交换证书，正在等待这两个人签名。

证书格式和内容，通常都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才能决定的，但因为是“两秒演说”的杨提督，所以一直叮咛“简单就好，简单就好”，文章由格林希尔上尉撰写，最后杨提督自己再加以简化而成的。国防委员会送来的文稿至少也有一打左右，提督连看也没看过就直接送进垃圾箱里去了。

两个在放置于自己面前的证书上签名，盖上各自的官印，彼此交换，再重新签名和加盖印章。全部过程经时一分种不到。这样两军四百万的士兵就能各自回故乡了。和提督好象说了什么话之后就要走出会场的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蓝色的眼楮扫过会场内，最后视线停在我的脸上。

“你几岁了？”感觉很舒服，非常温和的声音。

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会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整个会场内，我是唯一纪比他小的人。我拼命以平静的声音回答：“今年就快满十五岁了，吉尔菲艾斯阁下。”“是吗，我从幼校毕业第一次上战场也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以我的立场，不能说请你加油，但是请你自己多保重。”微微一笑之后，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的修长身躯，从我面前转身离去。

一时之间，我整个人就象处于梦游状态，完全不敢相信敌军中第二伟大的提督真的和我说过话。我的脚好象根本踩不到地面似的，整个人飘飘欲仙。

“喂！就算你再感动，可别就这么投到帝国军那边去啊。”如果亚典波罗提督不拍拍我的肩膀叫醒我，我可能就一直站在已空无一人的会场上了。

吉尔菲艾斯一敬上将并没有待很久。在酒会上举杯庆祝之后，就马上带着归还的俘虏回帝国了。

事后我向杨提督询问，签名和用印的时候，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说了什么话。

“形式这种东西，也许是有其必要，但实在也是相当的傻气呢，杨提督。”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话，但杨提督说这也许是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知道俘虏交换式本身真正意义的表现也说不定。

另外，也许符是很自然的事，吉尔菲艾斯一级上将的风评很好，尤其是在女士们之间。

“是个好男人”连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也这么说，波布兰少校的表情好象有点复杂似的。

“哼！只不过如此而已，还比不上罗严克拉姆侯爵呢。”不说自己也比不上，这大概是波布兰少校特地避开不提的吧。

“没错，如果能在以后十年中好好磨炼，再加上些许深沉和成熟，也许还能与之对抗呢。”先寇布准将说话则是避重就轻，这大概是年龄的差别。

不过，大家大概没有忘记我军的代表吧。杨提督也许是比不上吉尔菲

艾斯一级上将那么的英挺，但那自然又贴切的动作和表情，都深具魅力。先不提优布·特留尼西特。如果是杨提督之外的人代表的话，不是表现得太大惊小怪，就是紧张得象石头一样硬梆梆的，或者是坐立不安镇定不下来，再不然就是为了掩饰紧张而特意装出傲然的样子。而杨提督，就算是罗严克拉侯爵一对一正面较量，也能悠然地保持自己的步调吧，对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可说是--“杞人忧天”，不可能会有这种事发生的。不过，如果杨提督本身投奔过去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

七九七年二月二〇日交换式结束了，紧接着酒会也结束了，伊谢尔伦要塞要想办法恢复日常的生活了。

虽然写是这么写，但还有二百万的归还兵还在这里，非得等他们的船团平安出发为止，伊谢尔伦“交换仪式事务局”的工作，还不能算是结束。

我也不能偷懒，因为明后天往海尼森的船国就要出发了。杨提督和我本身的旅行准备都要整理好才行。

今天，格林希尔上尉就问我：“那么，提督本身的旅行准备，都弄好了吗？”“都好了。他已经告诉过我，要我先准备了”“……”杨提督的随员，原来是只有担任护卫的卡斯帕·林滋中校、格林希尔上尉和我三个人而已，但现在突然又加上奥利比·波布兰少校和伊旺·高尼夫少校，变成五个人。

当事人本身好象也是非常意外，今天和我聊天时，也一直在点头“决定的人一定是姆莱参谋长。是不是希望我们就此不回来了呢？”“如果这样也是没什么关系，我唯一在意的是万一我不在了，岂不就成了先寇布准将的天下了吗！”波布兰少校一这么夸，先寇布准将马上重重的回答：“就算你还在的时候，也不能动摇我的天下分毫。你干脆到边境去摇旗呐喊吧！”卡介伦少将也加入数落，内容比波布兰少校更高明。

“希望你们趁早离开，要不然，真不知道到何时才能回复日常的生活。”帝国军的俘虏们还有点顾虑，但自己人的同盟军俘虏们，由于被解放太过于高兴，结果行动脱离常轨，到处惹麻烦。喝醉酒和要塞的士兵打架、调戏女性士兵、在通路里大吐特吐、随地便溺、打破玻璃，还有其他罪状，数都数不完。

由于宪兵的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先寇布准将对“蔷薇骑士”连队下令，凡是看不顺眼的，一律抓起来丢进收容俘虏的禁闭室去。

“蔷薇骑士也堕落了，居然变成取缔喝醉酒的，真是个大笑话。”这样取笑别人的波布兰少校自己也是，光是今天一天，就揍了超过二十个以上的非礼者，拯救淑女们的危机。

格林希尔上尉会笑着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被少校救了的女性士兵们，全跑到上尉那里抱怨。

“我们很感谢波布兰少校救了我们，但可不可以请他不要说‘不要对我的女人出手’这种话？”向波布兰少校反应之后。

“以后说不定有可能成为我的女人，这样说起来太长了，所以只是缩短了一点而已。”另外一位王牌马上接下去说：“因为可能性和实现性并不是相等的。”就这样。

不过，看了这些归还兵的行为、军人出身的政治家的言行举止、海尼森的统合作战部的作风，我感觉到杨提督和伊谢尔伦要塞司令部的人员们，以群体来说的确是相当不寻常。同盟军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军队，并没有象帝国军那样，有贵族和平民对立的情况存在，却仍有种种矛盾和缺点象伤花败

了似的。

杨提督带着我投奔到帝国军去，的确是胡思乱想。但如果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伊谢尔伦要塞的全部幕僚都投奔过去的话，说不定有可能控制整个帝国军呢。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军服的问题。适合穿帝国军军服的，大概只有先寇布准将了。

七九七年二月二一日明天就要离开伊谢尔伦，向海尼森出发了。预定是三月一〇日会抵达海尼森，不过这只是预定而已。

高尼夫少校还没什么，波布兰少校有一、两个礼拜不在伊谢尔伦，听说卡介伦少将和姆莱少将好象都很高兴。

“波布兰少校说不定会在归国的船团中，惹出什么问题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伊谢尔伦没事就好了。”这好象是卡介伦少将可怜的心愿。

在二百万归国将兵搭乘的船团内，指挥官是个叫萨克斯少将的人。担任运输船团的指挥官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卡介伦少将在计划补给和实行时，有过和他合作的经验。

“不是个无能之辈，只不过有不太接受他人意见的缺点，所以非常的刚愎自用。”这是卡介伦少将对他的评语。

晚上，被邀请到卡介伦家，担任盛大送别宴会的主角。如果出发因我们而延期的话，那可就太丢脸了。所以我尽量留心不会发生这种事。

七九七年二月二二日今天，归还兵的船团要离开伊谢尔伦了。来到伊谢尔伦已经有八十天了，虽然只待一、两个月的时间，但已经住习惯了，而且又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要和它暂时分别也不是很高兴。

在卡介伦一家、姆莱少将、先寇布准将、亚典波罗提督的目送之下，登上扶梯已经是九点三十分。十点刚过，运输船发动了；十点一五分，我们已经置身在空虚之中。

“有一段时间能不用见到那些罗嗦家伙们的脸也相当不错。在我回去之前希望他们不要乐坏了！”左肩上扛着行李箱的波布兰少校这么讽刺着，和我们分手，走向自己的船舱，杨提督则用略微有些不安的视线一直跟着他。

杨提督在搭船之前，好象在萨克斯少将那里了一个大钉子。

“您了解了吗？将军阁下，船团指挥操作的权限及责任是由下官负责，因此只要在这方面，即使阁下本身也必须遵从下官的指挥及规范，您的部属当然也请他们必须遵守船团的规则……”被年长十五岁以上的对手这么说，杨提督乖乖地点头，但过后在私底下以一副愤愤不平的气对我说：“何必还要这样特地对我说嘛。难道我看起来象那种会用阶级来压人的人吗？”“不用太在意啦。只是在立场上，要先讲清楚而已。”老实说，我自己并不认为是如此，不过也只能这么说。

“嗯，不过希望波布兰不要给我惹麻烦才好。那家伙如果做了什么的话，变成我要负责任了。”“不要紧的，高尼夫少校和他同寝室。如果波布兰少校要喷火的话，他一定会浇冷水的。”“可是虽然高尼夫常对波布兰冷嘲热讽，但实际阻止那家伙行动的例子，可是很少见啊。”他好象还是非常的怀疑。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不让他同行就好了？我想大概杨提督是希望闻到他们这些人身上，伊谢尔伦特有的“气味”吧。

菲列特利加和一位叫多鲁顿上尉的女性军官同室。这个人担任船团导航员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有着褐色的肌肤，是个高个子的美女。“嘴唇再薄一点就很完美了。”这是波布兰少校的评语。



最后，杨提督和我同寝室。两层双人床，提督睡下面，我睡上面。船室的宽度大概五公尺见方左右。还附有浴室和卫生设备。除了天花板稍微低了一点之外，其他甚至还有个很小，但可以用肉眼看出去的窗子，浴室也有热水。再怎么讲，只是让我们搭输送士兵的运输船的便船，实在不能太讲究。

以前我在福利设施的时候，象这么大的房间可以塞八个人进去呢。

晚餐很快就在船团司令官餐厅准备好了，杨提督在形式上，坐最高的席次。其他好象还有好几位政治家同席。我之所以用传闻的形式写是因为萨克斯少将是个很严格的人。只是普通士兵待遇的我，是不准进入司令官餐厅的，所以以下的会话是后来杨提督告诉我的。

“……我身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对用兵的事不能不加以关心，如果你指挥的舰队被别的舰队包围的话，你要怎么应付呢？”“我可从来没有被包围过啊。”“所以我只是说假如的话。”“如果会被包围的话，我早就拔腿先逃了。”“唔，我以为逃走这句话，在你们的世界中是一句禁用语呢。你居然能这么平静的说出来。”“在我认识的政治家中，也有把落选这句话当作禁语的人在，但在上次的选举中好象也落选了呢。”杨提督是主张自己以绅士的态度对应，但我看对手不会这么想的。我的晚是某种烩饭和某种煮菜和某种沙拉，而杨提督的晚餐好象是，“除了虾之外，其他的東西连看都没看过”的菜。

不过为什么每一个人谈到军事的问题，总是喜欢把战术当成近乎魔术似的问题呢？杨提督对这一点非常的不满。

这绝对不代表杨提督轻视战术。“选择有能力的战术家，投入适当的战局中，才能说是个完整的战略。”杨提督这么说。再怎么讲，提督本身就是个出类拔萃的战术家。战术是在不能忽视战略的状况独自成立的，但为什么能理解这一点的人是少之又少？当然，我自己也没资格说大话，但我至少从现在开始努力，希望以后能对提督有所帮助。

七九七年二月二三日感觉和搭乘要上战场作战的舰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只是单纯的运输船的乘客，根本也没什么事可做，行动范围也受限制。再加上萨克斯少将又很罗嗦。

杨提督从伊谢尔伦的宿舍带了十本左右的书出来，其中一半以上，是从海尼森带来的。

这些书往返旅行了八〇〇〇光年，已经比大部分的人类旅行的距离还长。

吃过早餐后，杨提督带了一本书向沙龙走去，我在把房间整理好之后，用小跑步的想追上提督，只差两、三步就可以追上时--有一个归国兵看到杨提督，表情变得很奇怪，等看到阶级章时，更是吓了一大跳的表情。

那个戴着上尉阶级章的男人，抓住我的肩膀，压低声音向我问道：“你是那个男人的侍从兵吗？”我非常不高兴。这是当然的事。

“你说的那个男人如果是杨提督威利上将的话，是的。要我去叫住他吗？”“不，不用了。上将吗……那个杨威利中尉，真是不得了的出人头地呢。”这个中年男人，叫巴卡斯上尉。他称呼杨提督中尉，我就猜到了，这个人肯定是杨提督还是新鲜人中尉的时候，在艾尔·法西尔服役的军官。我就简单的把事情说明一下，他好象故意似地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九年前，杨威利是中尉，我是上尉。现在那家伙是上将，而我却是刚从矫正区回来，仍然只是一名上尉。命运还真是捉弄人啊。”我越来越不高兴了。对他那种认为运气就能左右一切的说法，实在很不服气，再怎么讲，

这个人是把平民和当时的杨中尉弃之不顾，和林茨少将一起逃走的啊！把“要守卫平民”这个军人最基本的义务都放弃了。杨提督还要帮这个人收拾善后。

“的确没错呢，如果运气不那么差的话，以当时的阶级来说，上尉先生现在应该是元帅了吧！”我觉得要狠就该狠到极点，所以就极尽我所能用讽刺的气这么说。上尉楞了一下，瘦削的脸上出现有点痛苦的表情。

“好严格啊。但是，也不要太责备我了，我们也受到应得的报应。九年来，在矫正区受了很多苦，并不是在酒池肉林中享福啊。”我也后悔了。看来我还没办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体会他的心情，也就是说，我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为我的不成熟道歉了之后，又忽然想起请教他从艾尔·法西尔逃亡之后，林茨少将的行踪。

“林茨那家伙吗？”巴卡斯上尉这么说，什么“少将”什么“阁下”都没加。

“在好几个月之前，还在同一个矫正区的，但忽然不见他的踪影，不知道他去那里了，而且我又何必去关心”“这次的交换俘虏，林茨少将的名字好象不在上面……”“这个嘛，他倒是舍弃平民逃走的负责人啊，回去的话一定会被政府和新闻界围攻的，说不定还要重新接受军法审判。消声匿迹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人落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什么都完了。在艾尔·法西尔弄得丑态毕露之前，他也建立了相当的战功，是相当有人望的人。只为了这么一件事，过去的名誉、未来的前途，一切都象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失足，在什么时候决定一生的评价。”和巴卡斯上尉分手之后，我原来要回房间去的，但在通路上到格林希尔上尉。在这里行动被限制住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和格林希尔上尉一起去茶室，我提起巴卡斯上尉的事。

“是吗，那时候从艾尔·法西尔逃出去的人，也在这艘船上啊，……”她果然一副很怀念的样子。对格林希尔上尉来说，艾尔·法西尔是当时十四岁的少女，和叫杨威利军官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格林希布尔上尉一面照顾生病的母亲，一面还为杨提督送用纸杯装的咖啡呢。

“可是，在那时候，大人们真是太难看了。一部分的军人只为了让自己平安无事的逃出去，把平民和跟不上情况的新任军官一起丢下来，因此大部分的人，都是自暴自弃地喝酒、歇斯里里的大哭大闹、乱打架……平平静静的，大概就只有杨提督了。”我觉得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是迟钝要来得正确，不过这话没说出就是了。

“不过，跟不上情况的新任军官这种印象，到现在都完全没改变呢。”“说的也是，几乎没什么改变呢。”连格林希尔上尉都是苦笑着这么说，也难怪九年不见的人，看到杨提督的阶级章会吓一大跳。也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那“跟不上情况”的上将，婉拒了不知道什么的议员邀请他在套房共进晚餐，和我一起和普通餐厅吃晚饭。

七九七年二月二四日平稳无事的一天。

出发不过才第三天就没什么事可写了，实在很头痛呢。不能适当地发生一些事情吗？七九七年二月二四日从伊谢尔伦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和平的宇宙航行持续着。的确，如果不和平的话就很麻烦，但是这样有人会无聊的快受不了。尤其是我说不出他姓名的这位人物，愤然地说：“这简直是拷问！为什么什么事都没发生？如果是立体 TV 的连续剧的话，现在也应该出现漂

亮的女宇宙海贼才对啊！”我想到昨天写的日记 E 就有点担心。去年，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的航行也是既平稳又无聊，这次也许又多了一个行动受限制的图素(因为萨克斯少将的缘故)，但是不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这个人的影响呢？说杨提督只要能待在房间里看书就觉得很幸福了，似乎也不见得一定如此。那些政治家们和萨克斯少将对于他在晚餐缺席的拳，好象有点责难。升了官有时也是很辛苦的。

七九七年二月二六日船团的行程，似乎比预定的迟了一点。最短的估计，到达海尼森应该是三月七日或八日，现在可能会延到三月的十二、十三日了。这些都是导航员的多鲁顿上尉告诉格林希尔上尉的。因此杨提督向萨克斯少将询问这件事，但得到的回答是，多少迟一点也是在预定之内，这种冷淡的回答。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吧。”高尼夫少校因为解不开填字游戏谜底，所以一副有气没力的语气。杨提督则是，虽然不是难得见到，但是……皱着眉头说：“说不定会变成必须分秒必争也不一定。”他这样回答。

“这么说来的话，我们这一趟海尼森之行，比我们想象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罗。”听到高尼夫少校这么说，波布兰少校马上用很坏心眼的笑声笑了起来。

“那里的话！只不过是想在三〇岁之前抵达而已啦！”虽然是恶劣的玩笑，但越接近海尼森的同时，杨提督二十年代最后的日子也越剩越少了。我有计划为他举行生日宴会，不知道杨提督会不会生气。

不过到底杨提督在焦急什么呢？我是一点也模不清楚。

七九七年二月二七日我们乘坐的船有一区发生集体打鬥事件。有一百人以上参加集体打鬥，有三十人以上负伤被送到医务室。偶而白天休寝，别说是参加，就连观战都错过机会的波布兰少校，真是不甘心到了极点，“那些家伙一定是对我坏恨在心，不会有错！好死不死，就趁我在睡觉的时候开始大拜拜！”高尼夫少校的回答则是：“对你没有任何怀恨的人，我想只有那些还没见过你的人而已。”打鬥的原因好象是矫正区的生活物质十分贫乏，自然环境又相当严酷，帝国军注意的地区，只限于边境的内外而已。在这样的矫正区里，俘虏们自然各自联合成为集团，分成派系，各有各的头目。军官、士官和士兵，各自形成自己的集团，互相敌对。欺负士兵啦，对士官处以私刑啦，为了食物杀人的，这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俘虏们在矫正区内不论发生什么事，帝国军都装得一付完全不知情的样子。对他们来说，麻烦的家伙们自相残杀、自生自灭，正是求这不得。因此，即使从俘虏的生活解放出来，在回国的船上再度见面，积压了数年的反感和新仇旧恨又新生复苏，导致这种事情发生。

“是这么一回事啊。也就是说，将来因为旧恨而引起混战或杀人的可能性相当高罗？”虽然是装出一副深思的表情，但波布兰少校的脸已经忍不笑开了。波布兰少校大概不知道，船团司令萨克斯少将把他列为需要加以注意的人物。

这件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不过，波布兰少校本身也不喜欢萨克斯众将。与其说是对他感到反感，还不如说是种本能，总之，我想只有那些对军队秩序这一点，看得非常重的人，才会和萨克斯少将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听说了集团混战的杨提督，有一声“嗯”这样不感一点兴趣的回答，

最后还是溜回去看自己的书了。不过看样子，他是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可能是在考虑一些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因为杨提督非泛泛之辈。”高尼夫少校这样评论。所谓的非泛泛之辈，在没有任何事发生的和平时代中，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如果在非常的时代里，就非常的活跃，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这种说法，我觉得简直就是针对杨提督这个人而说的。在艾尔·法西尔奇迹式的逃脱之前，对于杨提督的批评好象是“糟塌粮食的杨”，这是前天巴卡斯上尉告诉我的。

如果杨提督在还是中尉的时候，稍微引人注目一点，被林茨少将注意到，而没有把他留在艾尔·法西尔，带着他一起逃出的话，就会被帝国军捉住，在矫正区渡过这九年的时间。

真的能生还的话，那还算幸运。说不定会死掉或是下落不明都有可能。所以，幸好他跟不上情况。

提督的命运，也和我本身的命运有关。如果没有杨提督的话，我可能根据交叉法，送到其他的军人家庭去了。我不认为萨克斯少将是坏人，只是和杨提督及波布兰少校他们的个性水火不相容而已。但如果被送到萨克斯少将的家里，和他一起生活的话--光是想象就觉得心情沉重。我这绝对不是一味袒护波布兰少校，只不过大概我已经是“伊谢尔伦的一族”的关系。

“提督，请您多保重，活久一点吧。”我把茶端给杨提督时，就这么没头没脑冒出这些话，我考虑到在旅行中可能不会有什么好茶，所以预先准备了两打的大吉岭红茶茶包，在用完之前，应该可以抵达海尼森了。

提督用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清一下喉咙，象舞台演员似地说：“是不是能忍受变得又老又丑的活到三〇岁，这是个大问题呢！年轻人。”七九七年二月二八日我觉得政治家或高级军人这一类的种族好象都是很任性而为。老是批评杨提督没有身为军人的威严啦、希望他有点爱国心啦，一直说他的坏话，只想要利用提督的名声。如果对自己没有利益可图的话，要见一面都非常困难。其中居然有人过份到自己带摄影师，要来拍提督和自己的合照。

因为处于同一艘船里，想逃都没地方可去。杨提督好象已经受够了，今天终于逃进床铺里，自称“因为劳累过度发烧”，谢绝一切访客。有一个议员居然还坚持要见提督，我就挡在门前阻止他。他对我说：“这次杨提督从任地返回海尼森，是公务，还是私事？”“是公务，因为要出席归国士兵的欢迎典礼和会晤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阁下。”“哦，就为了这些而特地跑回海尼森吗？如果帝国军就在他往返的期间，对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的话，这个责任问题可非同小可呢。”他用超过必要的音量大声说话，根本就是要让在门里的杨提督听见的。

“不会有敌军来袭的情况出现的。”“哦，为什么能这样断言呢？”“因为杨提督是这么说的”我狠狠的瞪着他，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看那个议员一定会骂我是嚣张的小子。

“你的忠诚心真是不得了，不过来进攻的帝国军，并没有义务要去尊重杨提督的主观呢！”见不到杨提督令他很不高兴，狠狠冷嘲热讽一番才回去。我朝他的背影，踢了一脚。如果我有波布兰少校行动力的一半，一定会赶上去狠狠地踢他一脚。

杨提督说同盟军作战的对方，并不是从来没见过的外星人，而是人类。

只要依据理性和什算，应该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对方的行动和目的才对。

尤其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差不多已经把军事独裁权掌握手中了，今后帝国军的行动，会为达到明确的战略目标的这种必然性，也随之升高。最重要的是，没有理由，他们不会随便来攻击。

“如果罗严克拉姆侯爵要对伊谢尔伦方面动用大军的话，那必须是在帝国内部的支配权确立以后的事。也许会进行一次战术阶段的攻略行动，但不会对帝国太固执的。”杨提督对我如此说明。所谓战略的思考，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这对我来说，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但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够完全理解。总有一天，一定可以的。

回到房间，杨提督从床上坐起来，对我说：“尤里安，真是感激不尽”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礼。

“不可以啊，病人要躺下来才行。”我故意这么说，其实我心里很高兴。那个议员说我这是“忠诚”只是他的一种冷嘲热讽而已，但是，以我现在的才能和力量，是没办法对杨提督有所帮助。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有象这样，不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杨提督而已。以后的日子确还很长远，但我希望能够一点一滴，扩大我能够帮得上杨提督的范围。

## 第七章 多鲁顿事件

七九七年三月一日偶而想想，将来我变成老头子了，再来看看这本日记时，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然，这是在我能活到变成老头子的前提下。

杨提督告诉过我，在还是西元的时代，有人对日记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日记，就是为了在死后公布出来，所以写满了说别人坏话的文章。”看来，在从前也有性格很象某人的人存在呢。我并没有打算写别人的坏话，但以后的事我可就不知道了。仔细回想一下，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不少少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政治家的坏话。但这并不代表我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讨厌那些愚弄和误用民主政治的人而已。

这一点，我想我有资格当杨提督的弟子。

七九七年三月二日如果是在伊谢尔伦要塞的话，一定有些事可做。就算只是帮杨提督泡红茶，也是很好的工作。然后在空闲的时间，向先寇布准将学习射击和肉搏战的技巧，向波布兰少校学习驾驶斯巴达尼恩战机的技巧。当然更少不了学习战略和战术的课程。

以空战技巧的课程来说，现成的老师是有，没错，但是没有教学语器材，也没有模拟教练机；再加上老师根本没心情教。

“什么都不做就有薪水可领，这倒是笔好生意。”说完这种大话，就看他无聊地在船内走来走去。杨提督看着历史书，但好象在想什么似的，高尼夫少校沉迷在立体填字游戏之中，林滋中校在船内狭窄的健身房内默默的运动，格林希尔上尉正好趁这样的机会处理有关事务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喂，尤里安，来玩吧！”因为不象在伊谢尔伦，女性士兵少之又少，所以波布兰少校闲得要命。

杨提督这时候倒是很同情波布兰少校。

“只要纳入了国家的组织之内，不管是怎样的无赖或反体制份子，到最

后也不得不融合在其中了。”杨提督不知道是针对那一点，感慨良多地这么说。而我对这些没有任何实际体验，所以没有什么感觉。原来如此，平时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波布兰少校也流露出一抹寂寥……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就看见波布兰少校在通道上，手拿着淡啤酒罐，和为数很少的女性士兵谈笑着。果然不是会轻易示弱的人。

七九七年三月三日对波布兰少校来说，今天是欲望满足的日子。上个月二十七日的大混战，今天又再度重演。这一次波布兰少校总算是身逢其会了。

当然，波布兰少校既不是播报员也不是摄影师，更不是旁观者。

“而且我认为，说他是煽动者还比较正确。”这是目击者兼证人的伊旺·高尼夫的证词。高尼夫少校表示，原来是打算万一波布兰少校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出手，才在旁监视的；但从头到尾，几乎没遇到什么危险，终于到最后都只是旁观而已。

船团司令部所属的宪兵全体出动，把参加混战的人全部捉起来关进禁闭室去的时候，波布兰少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混战的漩涡中脱身，坐在军官俱乐部喝淡啤酒了。除了打架好强之外，还加上懂得诀窍，和他打架的对手大概都无法和他相比。

听说宪兵在调查自己的部下时，我听到杨提督小声地自言自语：“哎，又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温和的和平主义者波布兰变得稍微有点奇怪，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七九七年三月四日波布兰少校被禁足，不准走出他所居住的楼层。萨克斯少将很想把他关到禁闭室去，但因为顾忌到杨提督，所以就让他这样了事，这是高尼夫少校告诉我的。

“暂时会乖上一阵子。想到是假杨提督的虎威，心理大概也不怎么舒服。”波布兰少校这么说，真的也挺可怜的。林滋中校在旁边讽刺，“要是早十天发觉就好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总而言之，把一部分的精力放出去，波布兰少校今天是格外的安静，乖乖坐在玩填字游戏的高尼夫少校旁边看悬疑剧的录影带。这样能持续多久呢？七九七年三月五日我听说过卡斯帕·林滋中校会画画，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

与其说是画，还不如说是漫画式的人物素描，同乘一艘船的人物，一一出现在纸上，实在非常有趣。最有趣的是萨克斯少将，对别人的意见反应是，掩住双耳，闭上眼睛，咬紧牙根的姿势。总之，一眼就能看得出谁是谁。

伊谢尔伦份子的素描不让我看，说以后会开个画展的，所以到那时再笑个够。现在我手上已经有一张年月日和场所空白的“卡斯帕·林滋首次画展入场券第一号”的票，是大师亲手制作的卡片。

我把这个拿给杨提督看，提督还特地拿到灯光下看个清楚。我端茶出来的时候问杨提督：“我也想要杨威利教授的首次演讲会的入场券第一号呢。”回答如下：“这个不接受预约。到时候再去排队吧。”七九七年三月六日对萨克斯少将来说今天是吉日，也就是没有任何事发生。只是有传闻说会比预定晚到达。我好象有点了解波布兰少将的心情了。

七九七年三月七日从伊谢尔伦出发的时候，原来是预定明天就能抵达海尼森，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比预定要晚了很多，可能要一五号左右才会到达。没有发生任何事还会延迟抵达，如果有发生事情的话，那该怎么办啊！

“啊--真是致命、真是致命。”用非常认真的气这样喃喃自语之后，杨提督还是照常喝了茶就躺下来睡午觉。为了提督的名誉我可要说一句，提督绝

对不是个不认真的人！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其实他应该可以把萨克斯少将叫来数落什么的，但他什么也没做。

而萨克斯少将则是非常顽固地避开杨提督不和他打照面，一直缩在船内的船团指挥室中。偶而出来的话，一定和同船的议员们在一起。虽然杨提督早就看穿他的意图，但是由于讨厌接近政治家，所以变成自己走进他的策略之中。

我也是相当头痛，从伊谢尔伦带来的大吉岭红茶的茶包，只剩下六袋了，如果带四打来就好了。杨提督绝对不会喝船团里差劲的茶，这样的话，真的就只剩下白天睡大觉这件事可做。这个问题可大了。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格林希尔上尉提供我锡兰红茶的茶包一打。“原来以为会浪费掉的，能派上用场真是太好了。”我想上尉最初就打算这么做才准备的。看到杨提督喝了一小锡兰红茶，轻轻地点点头，所以我就告诉他“菲列特利加小姐送的。”只看他表情突然变得很暧昧，把脸藏在热气之中。

今天有好多事可写。

在吃晚餐的时候，高尼夫少校一面吃一面说：“似乎这个船团不太对劲。导航官真的有在做事吗？”船团的位置和航路有关的资料，全部由导航官集中保管，如果这个资料有错误的话，船团就会越来越往错误的方向偏差。

“但是如果太偏离航线的话，不是会被航空管制中心发觉，而警告我们的吗？”“嗯。但如果事前有连络他们，可能变更预定航线的话，就不会想到要一一警告我们了。”举例来说，如果有帝国的间谍潜入船团司令部，故意把错误设的航行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通知航空管制中心，变更预定航线的话--那岂不是就算是一个船团也能整个拐走了吗？当然，长时间是不可能，但一星期或十天的话.....“用来聊天倒也很有趣，但如果是事实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林滋中校告诉我，其实这种事，在过去是真的发生过。七十年前，同盟军对帝国军的猛将巴尔顿古提督相当的头痛，于是想出一条计谋，把他绑架过来。那时候统合作战本部的情报参谋马卡多上校，花了两年的时间策划，收买巴尔顿古提督旗舰的导航官。结果到前线视察的巴尔顿古提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入同盟军的势力宙域，完全不能反抗地被捉住了。

八年后，就在俘虏交换的前夕，在收容所里去世了。不清楚到底是意外或是自杀。

现在回廊里有伊谢尔伦要塞，所以不会在不知道的时候闯进帝国领域去，但仔细想想实在是很恐怖。如果不计算航向的话，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

而这个计算如果弄错的话.....七九七年三月八日今天原本是预定抵达海尼森的日子。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和二百万的归国将兵还是置身在空虚之中，飘啊飘的。

航路的计算资料果然是有问题。昨天的笑话，有一半成为事实。详细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因为船团司令部是采取秘密形式，甚至对杨提督也包括在隐瞒的范围内。

其实杨提督的阶级比萨克斯少将高，大可把他叫来问个清楚，但杨提督不喜欢这种做法，他要等萨克斯少将自己来说明。到了今天，就是萨克斯少将也不能再装出不知情的表情了。他今天带着副官来杨提督的房间，向提督说明事情经过。和杨提督同席的只有格林希尔上尉，我被命令回避，实在很遗憾，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格林希尔上尉告诉我：“与其说是在说

明事情经过，还不如说是在辩解呢。”不过他没找议员先生作陪，倒是有点进步了。

“杨提督说了什么？”“尽所能的努力吧。”“完全没有在期待嘛！”“看来的确是如此呢。”这时候波布兰少校在旁边插嘴了。他和林滋中校一起看悬疑剧录影带，但因为他已经看过一次，所以犯人一出场他就马上说出来，害林滋中校气得要命，稍微有点磨擦发生。不过这似乎是故意的也说不定，因为喷火的能源似乎差不多快到爆发边缘。为了压制一下，少校提出一个提案如下：“干脆劫持一艘穿梭机，只有我们直往海尼森如何？我看这样下去根本不会到的。”我觉得这个提议好象很有趣，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附议。高尼夫少校的意见是：“波布兰操纵穿梭机完全是听天由命式的，我想大家还没有自暴自弃到这种程度吧。”七九七年三月九日船团内不安定的气氛越来越破了。

归国兵也好，船团工作人员也好，同船的政治家也好，都各自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迟迟不能抵达海尼森，大家者非常的不安，和同伴们谈论并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但实在忍不住自己心中的不满和不安，必须将它说出来才行。

尤其是归国士兵们，相隔数年终于能回到故乡，却比预定要来得迟，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就这样补放在一边，实在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觉得萨克斯少校的官僚秘密主义，也该有个限度。

在伊谢尔伦的时候，这种反胃的不愉快气氛，连一次都没发生过。我好象开始有点了解，所谓形成组织的是人类，大要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伊谢尔伦能一直保持伊谢尔伦的样子。

七九七年三月一日不知道的事真的非常可怕。昨天，差一点我就死掉了。不，不是只有我而已，包括扬提督、二百万的归国士兵，还有船团的乘员们全部都会死。

我们是用瓦普跳跃航行法往海尼森前进的。结果昨天把航行电脑的资料抽出来重新检查时发现，照这个航线一直走下去的话，昨天晚餐的时间，就会冲进没有行星环绕的恒星马斯达克里去。

紧急切断航行电脑的回路，整个船团就停在距离马斯达克六千万公里的宙域之中，只差二百光秒而已。

虽然得救了，但我们却来到距离海尼森一千三百光年的地方。重新算定航线，要抵达海尼森最少也要花上一星期的时间。是阴谋？是犯罪？是意外？在现在这个阶段什么也不清楚，不管怎么说，不得了就对了。

“萨克斯那家伙一定连心脏的内部都青了。不能遵守预定行程的话，那家伙只是个没用的废物而已。”波布兰少校摇了摇看不见的恶魔尾巴，心情非常愉快。

“反正萨克斯少将一定希望这是阴谋或犯罪行为。如果是意外或过失就是少将的责任，但阴谋或犯罪的话就可以推到别人身上了。”杨提督的口吻也相当辛辣。我知道迟迟不能抵达海尼森，提督非常的失望。果然正如高尼夫少校所说的，这一趟海尼森之行，绝对要比我们预料中更具有重大的意义。波布兰少校的绿眼楮发亮了。

“那么，提督的想法呢？”“要断定不太容易，但如果是我个人愿望的话，我希望是人为疏忽。”“我想我这么希望的动机也和萨克斯少将一样。如果是人为疏忽的话，事情就到此为止；但如果是阴谋或犯罪的话，今后至少还有



一幕要上演。”杨提督这么说，格林希尔上尉的眉头争了起来。手轻轻抚着脸颊。林滋中校用手掏了掏耳朵。高尼夫少校把填字游戏的书一下子合起来。波布兰少校用一只手摸摸脸，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在偷笑。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但如果是不熟悉波布兰少校的人，也许会怀疑他是这次事件的犯人也说不定。如果少校是犯人的话，我想他也做不出这种一下子杀死二百万的事。至少象格林希尔上尉和多鲁顿上尉这样漂亮的女性，他绝对不会杀死了。

七九七年三月一日船团司令部好象陷入歇斯底里的混乱中。不管怎样都得先离开恒星马斯达克，朝原来的目的地海尼森前进才是。但因为不只要重新计算航线，连船团也要加以重编才行。因此那些归国兵的不信任感和不满情绪只是有增无减，由死火山逐渐恢复为活火山的状态。不过，自然还是有极少数的，为预测可能会发生大麻烦而高兴的人就是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日因船团编成不完整，故输送船一艘下落不明。在六小时后发现，与船团会合。无大事故发生，甚为可喜可贺。---啊，文言文好难啊。

七九七年三月一四日昨天没写日记，因为完全不是那种时候。长达两天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现在(十四日二十二时)大家虽然都很累了，但总算松了一口气。“伊谢尔伦组”的六个人，占据了一个军官包厢，把脚架在沙发上，也没有人来罗嗦。

因为解决事件的人，是被嫌恶的伊谢尔伦组嘛。

因此，虽然我也累了，实在很想乱写一通了事，但还是借用包厢角落的写字台，写下这篇日记。我也并没有想做记录文学家的意思，不管怎样，没有把昨天和今天的事记录在纸上的话，我会觉得事情好象还没有结束似的。所以，对整个事件的整体把握和分析，就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或报导人员去做好了，我只以事件一部分的当事者的身分，把我的所见所闻忠实记录下而已。

十三日，就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主义者的萨克斯少将也决心动外科手术了。林滋中校的意见是“下定决心找出代替自己负起责任来的人”，这种说法好象有点受到波布兰少校的影响。因为萨克斯少将断定是导航员中的某一个人，故意将错误资料输入电脑之中，所以决定把犯人找出来。“只要不是白痴，谁都会获得这种结论的。”这也是林滋中校的评语。

这个结果，果然找到使船团陷入危机的犯人。原来就是和格林希尔上尉同寝室的伊波琳·多鲁顿上尉。她是船团导航官，置身于任何事都因循拖延，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主义的船团的中心，你仔细想想，她的立场的确非常可疑。也就是说，她背弃了大家对她的绝对信赖。

多鲁顿上尉好象是为了某个目的，而故意把我们带到危险的宙域来。查明这一点之后，这件事需要怎么处理变得越来越难办了。总之，对萨克斯少将来说，希望尽量能在自己能处理的范围内把事情解决掉。而当然的，必须由船团司令部离开，到杨提督的地方报告一下，结果就在他离开之后，多鲁顿上尉持武器跑进紧急控制室去了。

萨克斯少将慌张的模样，看在伊谢尔伦的勇士们眼里，不仅奇怪，而且难看之至。林滋中校和波布兰少校难得会异同声的说：“真是欠缺危机对应处理能力的大叔，难怪只能担任国内运输船团的指挥官而已。”这要是让卡介伦少将听到的话，一定会很不服气的。因为他深信，战斗的胜利，后方

补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波布兰少校和林滋中校的说法，也不必全面的、认真的照单全收。

总而言之，这已经不是萨克斯少将所能处理的了，因此才跑来杨提督这里哭诉，毕竟对他来说，处境实在非常不妙。但反过来说，这个事态本身，就相当复杂。对杨提督而言，这种事一点也不好玩，而且不只这一次，常常有这种必须尽速处理掉的事，都推到他头上来的情形发生。

“不过，真的是大事不好了就是了。”波布兰少校这么说，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语气。他好象慢慢地变成了个喜欢麻烦的人。以前的宗教，认为恶魔的力量来源是人间的<sub>不和或纷乱</sub>这种负面的感情，看来好象是没错。

这么说的话，波布兰少校绝对属于恶魔一族的。神采奕奕，帅气、不知恐惧的恶魔。

杨提督好象和我有相同的想法，趁波布兰少校暂时离席的空档，小声地对我说：“尤里安，不会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不是这样，但如果非得发生不可的话，有喜欢麻烦的家伙在会比较办事呢。”“……所以您才让波布兰少校同行的吗？”“不，结果必须你自己去归结下判断才行。”杨提督对于萨克斯少将的哭诉还不会怎样，但是这件事不解决的话，就不能到达海尼森，所以虽然是不情不愿，但也只有认真的去解决了。

而为什么多鲁顿上尉会这么做，好象是因为在二百万的归国士兵中，有过去背叛了多鲁顿上尉的情人。据格林希尔上尉听说的内容是：这个情人已经有妻子了，还以结婚当诱饵接近多鲁顿上尉，把上尉卷进和军需品投机商人勾结的违法行为之中，最后为了逃避上尉的追求，投效帝国军去了。

“嗯，这是男的不对。绝对是男的不好。”波布兰少校大声的这么自言自语，而高尼夫少校则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情况，爱上这种差劲男人的女性本身也不是没有任何责任。至少这个男的并没有强迫她一定要爱他啊。”“就算没有强制，除非两方都为结果负责之外，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男方的错。”“问题不仅仅在于男女之间的事，而是自立和用自己头脑思考的问题，这 hfg//1) 岂不只是将思考停止的这件事加以正当化了吗！”菲列特加小姐，不对，是格林希尔上尉如果没有咳嗽改变话题的话，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的辩论可能会没完没了。

“提督，我去说服多鲁顿上尉。”说出最有用的话的是格林希尔上尉。杨提督委托上尉尽量把情况打探清楚，送她出去，并说：“一有危险，就赶快逃命吧。”提督这么说，林滋中校和波布兰少校听了都笑起来。但是不管是由谁去，是绝对不会有人说什么：“即使牺牲生命，也要为祖国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是波布兰少校去的话，大概也只会说：“别受伤了！”如此而已。

结果，格林希尔上尉花两小时去说服她还是没有效果，最后只看格林希尔上尉上手握着扁帽，一副疲惫的表情回来。

“很抱歉，提督，没能帮得上忙。”“……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辛苦你了。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的确是很好没错，但这样又得重新来过了。

“干脆就让多鲁顿上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如果让她杀掉她所恨的男人的话，大概就会乖乖投降吧。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一个人也是不得已的。”我觉得这实在是<sub>很过份的提案</sub>；但波布兰少校完全不在意。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多鲁顿上尉过去的情人一直不敢自动露面。

喝了自己端来的咖啡，格林希尔上尉对波布兰少校提出反驳。

“目的达成的话，多鲁顿上尉可能会自杀的啊。”“无所谓，就让她自杀

好了。”波布兰少校突然插进来。

“我认为，让不想死的人死，是一种罪恶，但不让想死的人死，这是相反方面的罪恶。

我们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所以生死交给自己决定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有问题！波布兰少校。多鲁顿上尉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杀是最大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她不会把整个船团，最低限度的话，带着这艘运输船一起寻死。你可别忘了她是船团导航官呢。”“很想忘记。”波布兰少校笑嘻嘻地这么说。

杨提督在考虑的问题，是格林希尔上尉已经证明的事实，想忘记也办不到。从一〇日的那件事看来，多鲁顿上尉的精神已经失去平衡了。所以，如果随便出手的话，也许会令二百万的归国兵受到加害。

“这种时候，要是先寇布准将在就好了。”波布兰少校一副遗憾的样子这么说，我原来以为他很信赖先寇布准将，结果是个天大的误会。

“你仔细想想，尤里安，如果他去的话，死了也不可惋惜！”我听了差点摔倒。虽然我知道知道这只是开玩笑，但说不定有万分之一的真心成份在。

林滋中校认为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向杨提督提出由他自己冲进去的提议；但杨提督摇摇头。这绝不是怀疑林滋中校的能力。我知道，提督是考虑到这个行动，说不定会对二百万的国士兵造成害。因为前不久，才发生船内流出催泪瓦斯，造成大混乱的事件。这是多鲁会顿上尉发觉宪兵把瓦斯欲进紧急管制室，所以使通风系统混乱造成的结果。这种小聪明的手段，让杨提督不太高兴。

就这样事件仍然是胶着状态中，十三日结束了。正确的说，在十四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还支持着没睡着，但不知道几时，我还穿着军服就这样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差不多早上八点左右，不知道是谁帮我盖了一床毛毯。

后来我马上知道，大家一夜都没睡。我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睡着这件事，实在是觉得丢脸到家了。波布兰少校的绿眼楮带着笑意对我说：“很有气魄的小弟嘛。”高尼夫少校则是“会睡的孩子容易长大”害我更不好意思。

不管怎样，情势和前一天一样，没有任何改变。正确航线的资料，已经被多鲁顿上尉销毁了，船团如果不能向外求援的话，就会被困在这个区域动弹不得。因为如果进入超空间航行的话，说不定会冲进哪个恒星里去呢。

“唔……导航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呢，这是傻瓜想象不到的。”波布兰少校用反省的气，一边这么说，一边啜一咖啡打起精神，不过看起来很象是故意做作。

高尼夫少校用一种不知道是不是讽刺的表情：“从昨夜到现在，在一位女性的手中，掌握了二百万人的生命。不管怎么说，实在可以算是女中豪杰了。”“但是她却是彻夜孤独的，应该比我们更加的难受才是。”“说不定会因此更加的疯狂也说不定呢。”真是的，这实在是最大最高的难关，因为最重要的紧急管制室被占领了。

现在才说这种话实在是没什么用，但只要占据这里，就能够遮断一切有关航行的指令。

我觉得船团司令部的掉以轻心，至少是绝对无法以不够小心这理由加以推委的。

“我也说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应该把二百多万人一起卷进去，但是完全没用。多鲁顿上尉已完全豁出去了。”格林希尔上尉的声音也相当的

疲倦。我再度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厚颜地睡着一事，深深感到惭愧。当然，即使我是醒着的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了。

在写这个日记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明明有可以和大家拥有同样体验的机会，自己却白白放过了，实在是叫人不甘心。当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为什么没人叫醒我呢！这种想法实在是相当没道理，并且也是无理取闹的不满。太任性了。

然后一直到傍晚为止，并不是完全没有动静。萨克斯少将也不能把事情完全交给伊谢尔伦组去处理，自己跑去冬眠起来。他必须考虑到如果伊谢尔伦组的人万一失败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时稍微行动一下，引诱一个人关在里面的多鲁顿上尉，这也是一种战术--这些全是杨提督分析给我听的。这个分析当然是正确的，但现实中宪兵在通风动手脚失败这件事，怎么看都象是在看低俗电影，而且得连看好几个小时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里，聚在一起不知道在商量什么的林滋中校，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三个人，好象获得了结论，于是向杨提督征求许可。提督不知道答应什么，点头两、三次。这时候是十五时刚过。

突然移动是在十五时五分的时候，船又开始向恒星前进。这个混杂了悲鸣的报告从舰桥传出后，混乱开始了。

“看来她好象是想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了。”高尼夫少校不知道为什么把扁帽摘下来又再戴好之后这么说，波布兰少校则用冷静的语气回答道：“一对一的话就算她想用强制手段也无所谓，但一对两百万的话，对男人就太不公平了。”这之后的事，我想尽可能的用文字使景象再现出来，但不知道办不办得到。在估计冲入恒星还有三小时三0分的时候，船内设备的能源完全停止供应，周围陷入一片黑暗，只有从探视窗还有恒星的光透进来。船内呈现一片惊恐的状态。归国士兵们被关在各自的船室中，还在外面的人们，不知道嘴里在叫什么，象无头苍蝇一样的跑来跑去。

在惊恐状态下，能发挥实力的只有伊谢尔伦组，也就是有杨舰队味道的人。到这种时候能一边喝茶一边思考的杨提督，接连的发出命令。

“现在不只归国兵们，多鲁顿上尉也失去耐性和冷静，处于惊慌的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笨到极点的计策，她也会上当的。”

十七时，一艘穿梭机脱离了运输船。格林希尔上尉在门外告诉多鲁顿上尉，那里面搭乘的人是多鲁顿上尉以前的爱人。最重要的男人逃走了，让没有罪的人和运输船冲进恒星里，也没有任何意义。十七时五分，运输船改变了航向，只差一点点就连想转向也没办法了。运输船唯一的一门雷炮瞄准了穿梭机。这个时候，为了填充雷射炮的能源，船内的电气系纸恢复了。

七时八分，穿梭机被击中，变成光球四散开来。

当然，那艘穿梭机中根本没有一个人在。

在惊恐状态还没完全平静之前，将紧急管制室的门爆破，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冲进去。这时，林滋中校为了在惊慌的群众之中保护杨提督、格林希尔上尉和我三个人，所以留下来。

接着，两位王牌发现了已经用手枪射穿头部的多鲁顿上尉的遗体。

“是吗？果然被我预感料中了。”很象波布兰少校的冷言，但由于高尼夫少校装出一副不知道的表情。

“喂！怎么不问我是怎样预感的？”“没什么。象这种非公开的预言，连一毫克的都没有。”我正好就在这时候走进来，看见波布兰少校非常明

显地想说些什话反击，但好象想不出适当的反驳语词，才张开的嘴又闭起来。

就在这时候，船团司令部所属的宪兵终于赶来了。这让我想起“宪兵的工作就是专门对付比自己弱的对手”这句话来。以高压的态度，把两个人推开，粗暴地对待多鲁顿上尉的遗体。

实在是配合得好到极点，宪兵被两位王牌左右飞脚同时扫中，作了短暂的空中游泳后摔到地板上。这么划一的动作，是自从我在福利机构时，看过的无重力马戏团的“剑与炎之舞”这个节目以来，还没看见过的。

“在淑女的面前，要遵守礼节。”“危险人物死了，所以才突然勇敢起来是吗！”宪兵对这种尖刻的话好象非常不高兴。不过；这个事件因为多鲁顿上尉的自杀，表面上已经一切结束了，这样的话事后处理只能交给宪兵和船团司令部。杨提督这么说了，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才退出来。

萨克斯少将大概是乖乖地向杨提督低头道谢了，不过具体的内容我不得而知。我回到提督身边时，少将为了向海尼森报告现况，刚好已经离开。看到我的脸提督就说了“我想其实多鲁顿上尉并没有中我的计，她其实非常明白过去的爱人并没在那架穿梭机里。在射击穿梭机的时候，她是向她自己本身的过去和未来射击。这样，把一切做个了结。”“提督……”“……看来好象说了不太符合身分的话。”提督苦笑着摸摸下巴。

“总之，只是这种程度就能把事情解决，已经该谢天谢地了。尤里安，要是事态恶化的话，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变成恒星的一部分，照亮宇宙的一隅也说不定呢……”我想杨提督一定有一大堆怨言的。虽然理由不很清楚，但我知道对提督来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如果对多鲁顿上尉所做的事，完全不埋怨的话，我想这种人已经到达圣人的境界了。

如果这件事，干脆就是银河帝国军针对杨提督而策划的阴谋的话，也许还比较让人心平气和的接受。但是这一次，是单纯的被个人私怨的复仇行动所连累而已。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才好，只好先去端一杯加了比平常份量多的白兰地锡兰茶给杨提督。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要有茶可以喝就觉得幸福了呢？”话是这么说了，但结果杨提督还是把茶喝完。这种样子看来，大概还不要紧的。

格林希尔上尉好象亲自为多鲁顿上尉的遗体化妆。并且现在，我们总算还是活着的，只要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好商量，就是这样。

七九七年三月一五日为多鲁顿上尉的遗体举行宇宙葬孔。参加者非常的少，有三分之一是“伊谢尔伦组”的人。仪式结束后，我听到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的对话。

“如果好女人一定能遇到好男人的话，世界上的悲剧大概就能减少一半了。你不认为如此吗？高尼夫。”“你确定多鲁顿上尉是好女人吗？”“这个嘛……至少是美人。已经满足了必要条件的百分之四九。”只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多鲁顿上尉的缘故，导致船团全体面临危机的事，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昨天的日记也写了，按照原来预定的话，老早就该抵达海尼森了。

“迟了整整一星期呢，不要紧吧？”我这么一提，杨提督就象是红茶中的柠檬加了太多似的表情。

“……这个嘛，只能期待萨克斯少将的努力了。而且，其实只要一天，事情差不多就能办完。只不过现在紧迫了一点就是了。”多鲁顿上尉的事件，如果想找出一点好处的话，就只有萨克斯少将不象以前那样(妄自尊大)这件

事而已。虽然还象以前，在自己周围设了界线不让人接近，但至少现在不会做得太过分了。我想少将自己，一定也是想越早抵达海尼森越好。

七九七年三月一六日海尼森方面派遣引导兼欢迎的舰队前来，包括巡航舰四艘和驱逐舰十五艘。好象是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故，导致船团延迟抵达的话，他们也要受不了的样子。

这是由于欢迎典礼已经延期两次，海尼森的“政府首脑”好象已经急得头上冒烟了。这不仅使所有的官式预定表全乱一团，经费也增加了两倍，实在不能不在意。

“所有的预定计划乱掉了，大概都很头痛呢？看来受影响的不只我一个人。”杨提督虽然这样自己在安慰自己，但我觉得好象没什么效。我所能看见的，只有自己本身所在同盟而已，但杨提督的眼光能越过一万光年，注视着银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多鲁顿上尉的事，使他的行动受到拘束无法自由发挥，他一定觉得非常遗憾。这件事难道会使未来的人类史整个改变了吗？如果不会的话就好……

## 第八章 板凳上的秘密会议

七九七年三月一七日萨克斯少将大概是急于恢复自己的名誉，船团的速度急速提高，好象可以挽回相当的迟到时间。明天就能抵达海尼森了，这的确是相当了不得。

原因之一是航线的计算，是由政府和军部算定的，这使所需花费时间大幅的省略。因此两百万的归国兵抵达海尼森的时候，还在“伟大人物”们的热切期望中。

多鲁顿上尉的事件，好象是用“偶然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名义处理掉，“追根究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听到这个理由时，杨提督和高尼夫少校和波布兰少校，都是一副受不了的表情，异同声的说：“了不起！”这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总而言之，要快点抵达海尼森是比任何事都来得重要，因此以这一点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也说不定。

七九七年三月一九日终于抵达同盟的首都一行星海尼森了。比预定抵达日期，整整迟了十天。

这个结果，使我们在海尼森的逗留时间，仅仅只有四天三夜，二十一非得出发回伊谢尔伦不可。

“预定啊、预定啊、预定啊……”杨提督平时的悠然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嘴里一直念着平常不会从嘴里冒出来的字眼。

最后我忍不住问道：“不能把预定延长吗？倒不如在海尼森的停留延长为一星期之类的……”“别开玩笑！我原本打算四月初就得回到伊谢尔伦了啊！要不然的话，很可能就来不及了。”提督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因为再说下去就会变成在抱怨多鲁顿上尉的事。

另一方面，也有人愤然地抱怨的人。

“只有三晚能做什么！只有七十二小时怎么够用。我非得和辛西亚和安娜贝尔和可丽奴和艾洁鲁和克莉亚和布兰妲和芭奥丽多和卡罗莉奴和鲁菲娜和员尔娜迪妲和泰莉落和阿波罗妮亚和美琳约会不可啊！”一气说完的波布

兰少校，把面前的水杯端起来喝。

我是尽可能想正确的写下来，但我想一定有漏掉两、三个人的。高尼夫少校的意见则是“不是把同样的名字重复说好几遍吗？”不过我没发觉有这种情形。

波布兰少校什么都不管就冲进宇宙港的电话中心久久不见他出来，其他的人只好不理他，各自分手了。

林滋中校到他已经结婚的姐姐家，高尼夫少校回他有双亲和四个弟妹在等他的家里去，然后格林希尔上尉当然是回格林希尔上将的宅邸去。

两百万的归国士兵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因此杨提督能不引起人注目就离开了。这就是杨提督为什么要特地和归国士兵的船团同行的理由。

多鲁顿上尉的事件，的确是和原先的计算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即使是杨提督，也没办法将这个世间的事全部都能预料到的。即使只有三天，只要能在海尼森滞留就有办法可想---这些话提督再三的重复，所以我也了解杨提督不断地在动脑筋。

宇宙港周围的电话中心，通通被归国士兵和采访人员占满了。我在小巷子里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电话。六个机器中有四个是故障的，杨提督一个一个试，终于在第五个接通了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上将官邸。

和司令长官的谈话结束后，杨提督很明显地放下心来，恢复以往一贯的悠然态度。

随后叫计程车回位于希尔巴利街的官邸。

在哈奇逊街到此地多年来从未到过的交通阻塞。杨提督下车询问原因，结果被警官赶回来了。

“你只要说自己是杨威利提督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惶恐地转为非常恭敬的。”“我最讨厌这种事了。为什么非得对不认识的人通名报姓不可！”杨提督所重视的问题是“以无名的市民为对象，公众服务事业的恶化”这一点。因为对名人或特权阶级，不论是哪种社会体制，都会提供超过必要以上的服务的。

今天的“杨威利语录”是：“对市民的公众服务的逐渐均等化，是和社会的民主性成正比”要好好记住。

七九七年三月一八日在海尼森停留的第二天，下午有归国士兵的欢迎典礼，晚上有纪念酒会。

两边都是杨提督最讨厌的事。提督一定很希望能不出席，混过去就好了由于杨提督千里迢迢回来海尼森的表面理由就是出席典礼，所以不能开溜。

因此这么看来，完全将行踪隐瞒起来的波布兰少校，实在是聪明之至。

好不容易回到官邸，发现服务公司一点也没把事情安排好。冷冻库都结霜了，窗子还有洗洁剂干掉的痕迹，浴室的水温调节装置也没有修理。而且，从预定抵达日起就完全放在那里十天都不去管它，准时送来的只有账单而已。

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干脆去住旅馆了。因为只有三天哪.....可是事情会变成这样完全没预料到。从伊谢尔伦出发的时候，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还在杨提督面前炫耀，对自己这种浅薄的见识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当我站在屋子的中央，正在考虑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一个对

家庭管理完全不用烦心的人说话了。

“好想喝一杯白兰地啊。”“要蔬菜汁的话，倒是还有。”“我说啊，你以为是蔬菜汁会激发灵感吗？”“假装一下就好了啊！”话说出我就知道说的太过分了。杨提督看着忙东忙西的我，用一种被伤害的声音说：“尤里安，这种气是谁教你的……？”造成我目前这种环境，最后负责的人，用这种象受害者似的发言，实在也是非常有趣。不过这的确不是提督的责任，我却把脾气发在他头上，提督多少有点怨言也是应该的。

真是的，我常常认为自己的成长实在是太慢了。为了表示歉意，把白兰地端给提督时，提督非常高兴的用两手接过去，嘴里一直念着“多谢、多谢。”“只有一杯而已哦！”我补上这一句，自己也知道这根本是多余的，但还是说出了，这完全是我的任性心理使然。

“今晚的酒会为什么一定得穿礼服才行！象这种无聊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再穿第二次了。”“不行啦！若是结婚的时候，要怎么逃避穿礼服直到散席呢？”“没关系，我才不结婚呢！”不说不能，是至少还有点烦及自己的自尊心。不管怎样，照预定计划，要忍耐到从酒会上开溜为止。干辛万若，好不容易把礼服穿好了。不过仔细想想，为什么我非得说这种话不可呢？实在是想不通。

提督在酒会会场上，约万人左右的绅士淑女之间游来游去(大概是用狗爬式)的时候，我就坐在会场角落的椅子之，跷着一脚坐着。这个随便的坐姿，已经很明白显示出，是受到谁的不良影响了。刚过二十点时，扔下那些自顾起哄的人们，提督跑了出来。

“尤里安，差不多该脱身了。”“遵命！”当然也是因为我都准备好了，但提督也难得动作非常敏捷。这绝对是因为能把礼服脱掉，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动作才会这么快。

照昨天商量好了的，到可得威尔公图和比克古司令长官会合。三个人在酒会上都没吃什么东西，所以先在路边小摊上买炸鱼块和奶茶，把肚子填饱。

然后，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开始关系非常重大的谈话。

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我不能写在日记上，因为如果万一这本日记落入其他人眼中的话就不得了。等到将来达成为历史，即使写出来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时候，到那时再写吧。例如回忆录之类的。

不过我还是一点紧张感没有。代表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两位名将，坐在板凳上，一边把便宜的炸鱼块放进嘴里，另一边谈话着将宇宙一分为二的战略成功与否，我想一生中再也不会见到第二次同样的光景了。

我离开板凳好几次。一次是到叫“米海洛夫之店”的零食摊去买炸鱼块和奶茶，其他的时候是为了查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接近，在附近巡查一下，幸好没有发现这种人，只有好几对情人和酗酒者及清扫机器人而已。

两位名将的板凳上的秘密战略会议终于结束的时候，已经快要二十三点了。在十公里之外高级大饭店里的盛大宴会，大概也结束了吧。

比克古提督和我握手道别的时候，对我说：“年轻人，希望你以后也多多协助杨提督。”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辛苦你了。明天什么预定行程都没有，可以放心的睡个懒觉，尤里安。”回到官邸之后，得到这个叫人感激的旨意。不过由于，心情太兴奋了，一点睡意也没有，写下来。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日昨天终于办完了杨提督专程回到海尼森来处理的重要大事。明天就非得由海尼森出发，回到伊谢尔伦不可。而今天就变成象气袋一样空空如也的一天。

一早起来我原来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杨提督自己本身，大概也是想悠悠闲闲地渡过自己所喜欢的无所事事的一天，但在吃完早餐喝茶的时候，突然一下变成有临时急事，只留下一句“午餐自己适当地吃一下”就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因为那位杰西卡·爱德华女士打 TV 电话来的缘故。

之后没多久，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打 TV 电话来。确认了提督不在家的上尉，看来相我想这些无聊的事时，上尉问了我一个重大的问题。

“回去的太空船怎样了？”“回去的船（……是吗）？”“对啊，我问你们要乘什么船回伊谢尔伦？”“……”“果然没猜错。”微笑着叹气的格林希尔上尉，乃上动手联络，确定拿到我们明天能回伊谢尔伦的船位。

这真是完全没料到的大疏忽，居然忘记预约回去的船位。提督被称为“奇迹的杨”，的确他能有象格林希尔上尉这样的副官，真的只能说是奇迹。

订好船位后，我也准备要出门了，是因为受到伊谢尔伦第一美女的邀请“要不要一起吃中饭？”的缘故。当然我知道我只是候补而已，但是这种事的候补是欢迎之至。得替迟钝的正式选手好好把漏子补好。

杨提督和爱德华女士之间，好象有“成年人的话”要说。也许的确有重要的事，但有时间和死去好友的未婚妻见面的话，还不如和格林希尔上尉一起去吃顿饭，我认为这样还比较……怎么说呢，好象比较有建设性一点。爱德华女士也是很棒的人，但是我的心已经偏到另一位女性那边去了。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格林希尔上尉不陪父亲不要紧吗？“爸爸有点奇怪地变得非常忙碌，今天我才被放鸽子呢。”这么回事，因此我才幸运的能够被请吃午餐，看立体电影，和逛街散步。

……就这样，到了晚上，等到杨提督慢条斯理的回到家来，又重演前天的发脾气场面。

不过这不是为我自己，我觉得应该说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今天这样的日子，开头该怎么写才好呢？--我们离开海尼森了。虽然短暂却是非常充实的三天。我想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写就好了，可惜没有什么庄重的事发生。

首先，我昨晚把闹钟设定在七点，但由于希尔巴利街全区的电气系统总检查的关丢，全区停电，闹钟当然也是一声也没响。听说好象十七号有通知地区住民关于停电的事，但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嘛。八点刚过，我从床上跳起来，冲进杨提督的寝室把他摇醒。正当我们急急忙忙冲到玄关时，格林希尔上尉正好也坐计程车赶来。好不容易到了宇宙港，林滋中校和高尼夫少校已经在等我们了。

“波布兰不在啊。他怎么了？”“大概他还在布兰妲或美琳或贝尔娜迪妲的寝室里吧”“高尼夫少校，你既然知道，就应该赶快联络一下他可能在的地方啊！”“非常遗憾，提督，下官所知道的只是她们的名字而已。至于住在哪里和头发的颜色我完全一无所知。”“真是的，要个别行动也该考虑一下回去的问题啊。怎么都不为同行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把自己的事远远的放在一边，杨提督大抱其怨的时候，林滋中校拍拍提督的肩膀。大家顺着中校的视线堂去，就看见波布兰少校正跌跌撞撞地从刚停的车上下来。扁帽、袜

子和鞋子是穿在身上没错，但上衣、领巾和行李箱一起抓在手里，紫色的衬衫扣子也没扣好。

“呀，看来时间还早得很嘛。”竟说出这种过份的话。高尼夫少校接下去：“好象是艾洁鲁太缠人了，是吗？”被这么讽刺的波布兰少校，却仍然是：“不，是芭奥丽多。这次似乎对她稍微有点亏欠。”这样泰然地回答。

连继续斗嘴的时间也没有，我们伊谢尔伦组的六个人，仓惶地冲到登机，搭上了新造驱逐舰卡迪亚 66 号。--以下，下期待续。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这和四个月前相同的行程，又将是新旅程的开始。

很想就这样往下写，可惜笔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意识，毕竟这一趟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希望能早点回到伊谢尔伦，回到自己的家中真正地安定下来。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情，其他的人也是极力赞同。

“说的没错。真的，以我个人的情况来说，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这种行程比较好。反过来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最要紧的是中途太长了，我实在不能忍耐，尤里安。一次跳跃航行的距离能达到一万光年的时代，要是能早点来就好了。”波布兰少校，昨天的午餐和晚餐都没出来吃，整整睡了二十小时。今天的早餐桌上，终于露面了，杨提督问他：“睡得好吗？”他这样回答：“哎啊，我重新认识到原来床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呢。”“你永远睡死算了。”不过，再怎么样也比不上六个人聚在一起，且所处的环境又比去程更加宽广，这么令人高兴了。卡迪亚 66 呆的舰长蓝·侯少校对杨提督非常的尊敬，连带的对同行的五个人也非常友善。除了战舰的操纵之外，给予充分的自由。我在想这种情形，如果去程回程颠倒的话，那可就有得瞧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昨天我也写过了，我现在和四个月前走完全相同的，从海尼森到伊谢尔伦的航线。当然，我们完全是在同盟的领域之中。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四周，好象有着和四个月前完全不同的紧张和不安，在手摸不到的范围飞舞着似的。

在同盟的内部，有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当然在帝国那方面，也有些事发生，但在同盟内发生的事，将会直接影响到杨提督的命运。

由于我自己的命运，就象是杨提督的命运附属品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东西来考虑。

在海尼森，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的密谈，我就在旁边听着，因此知道一些我以往不知道的事，也有一种带着喜悦的紧张感。不过现在头痛的是，紧张感越来越强烈了，而且是朝有害健康，一点也不明朗的方向进行。

我宣言我要守护杨提督这件事，当然没有向大众公布的必要，而且现在我的能力也不够充分，还需要加以训练。只不过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目中的敌人只有象罗严克姆侯爵的帝国军而已。但现在我知道，在回到伊谢尔伦之前，也有遭遇危险的可能性。

林滋中校、波布兰少校，高尼夫少校和格林希尔上尉，大家都开始检查热线枪。除了波布兰少校拿来当笛子吹之外，其他的三个人都很认真，把它分解之后又重新组合起来。

“如果有一发炮击过来的话，就万事皆休了。不过我对这种无代份的捐血活动，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林滋中校对我这么说，从枪套中把枪拔出来做出射击的姿势，实在是又流利又漂亮。

波布兰少校反来复去一直吹同一首曲子。高尼夫少校告诉我的内容如

下 “ 我的生命是高级品，绝不能便宜的卖给你，我的一滴血要用敌人的血一公开来换，我的一根头发，要用敌人的首级一打来换…… ” 相当神气又吓人的歌词，但曲调却是非常轻快，这之间的差距，总觉得和少校本身形象相当符合。

“就是这一点啊，敏兹，你也上了波布兰的唬人战术的当了。”高尼夫少校笑着这么说。真不愧是波布兰少校十年以来的搭档。

从海尼森出发的时候，杨提督没有对我们说任何关于他的决意这类的事。因此，除了我之外的四个人开始准备热线枪，完全是自己主动的。说这是一种“直觉”杨提督也只能报以苦笑，但我想，由于些许的蛛丝马迹，和周围的气氛，大家一定都是有某种程度的预感了。

我虽然是知道内情，但如果没有杨提督的许可，我是绝对不会说出的。当时机来临时，杨提督一定会自己告诉大家。我想，大概也不需要等很久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自从多鲁顿事件以来，由于一直非常匆忙，我都差点忘记今天是我十四岁的最后一天了。

用我的生日作为一年的分界，其实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可以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说是这么说，其实也只是再度确认一下杨提督的遗迹而已。

去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杨提督才刚当上少将，然而现在已经是上将了。

在这段期间，提督攻下了伊谢尔伦要塞，己方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再来是在亚姆利札出战，在同盟军失去了两千万将士的时候，只有杨提督“平安带着舰队回来”。这期间，我只能待在海尼森，等待着提督归来而已。

仔细想想，对我来说，对杨提督来说，这一年是“相遇的一年”，的确认识了相当多的人。以我现在的交友（？）关系，其实全部是透过杨提督的。在伊谢尔伦要塞攻略作战之前，我才认识格林希尔上尉。来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后，又认识了好多人。

杨提督和比克古司令长官更加亲密，也是在一年的时间内。另一方面，杨提督失去了自军官学校以来的好友的约翰·拉普少校也是在一年前。

我自己本身最大的变化就是成为了军属，当杨提督出征时，我就可以跟在他身边了。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变化会比这个更伟大。是的，因为到亚姆利札会战结束为止，我一直只能目送着杨上校、准将、少将、中將上战场而已。

我现在是十四岁又三百六十四天，还是小孩，只能担任提督的侍从兵，照顾他身边的琐事而已。但是，有时候我幻想着“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杨威利元帅”这个头衔，其实并不是太离谱的想象。但接下去的“宇宙舰队参谋总长尤里安·敏兹上将”这不仅是一种空想，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妄想。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希望能够去实现它。想象的确是很简单，相形之下要去实现它才会感到格外的困难。虽然这些都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事。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是十五岁了，在以后大约十天左右的日子里，我和提督只相差十四岁而已。在这段时间，杨提督带我出去时，遇到人总是介绍说“这是和我相差十四岁的尤里安。”我觉得相差十五岁实在是个不上不下的年岁差距。相差二十五岁的话可以说是父子，相差五岁的话可说是兄弟。就偏偏是卡在这个中间。

我非常感谢把我交给杨提督的卡介伦少将，有一次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以普通情况来说，应该是把我送去结过婚的军人家庭才对，但为什么

把我送到没结婚的杨威利上校家里呢？”“尤里安对现在的环境不满吗？”“绝对没有这回事！”“这样的话那又何必去理会呢，也许只是心血来潮的灵感，也许只是抽签的结果，也许只是单纯的失误而已也说不定……”就这样打马虎眼，不做正面的答复。老实说我自己本身也没兴趣去追根究底，非得搞个清楚明白不可。是失误的话，这实在是太叫人感谢的失误了。

话又说回来，杨提督在十五岁的时候，是怎样的少年呢？当时应该是跟着父亲，乘坐父亲的商船在宇宙中旅行才对。虽然一年之后，父亲去逝，而后就住进军官学校的宿舍。

“总而言之，我家的老爸，除了只会叫孩子帮忙擦壶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想不出来。”这么一说，的确让我想起，提督孩提时代的照片，好象总是抱着壶。提督自己所记得的最久远的记忆，就是坐在父亲身边，拿一块布擦壶的光景。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悲惨呢。没有母亲，父亲又是奇人，居然还能养成这么直爽的个性，没学坏呢。”一点也不谦虚。

提起“变坏”这个字眼，早上波布兰少校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之后，也提起了。

“现在正是进入反抗期的时候了。如果尤里安说出一句：我要学坏了，杨提督一定会从椅子上摔下来。真想亲眼目睹一次这种的场面呢。”和这个相同的台词，我以前也听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说过。我很了解说这种话的人的心情，不过就是不太想让他们称心如意。这些人首先最期待的就是杨提督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另外一个，他们可能也希望看到我反抗提督这种场面。

当然不是说他们真正期待这种情形发生，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只是开玩笑而已。这是因为大家心中有点误解，对我的行为举动稍微评价过高。认为我是优等生、乖孩子，待在杨提督身边太可惜了--这种误解。

我并不是这么优秀的人。而且在乎能不能待在杨提督身边的人，是我而不是杨提督。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一点。

不过，我想卡介伦少将也好，波布兰少校也好，对这件事，其实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要是我顺势说“正在打算学坏”大家不知道是会大笑，还是大骂，还是两者都不是呢？我的周围好象全是这种人。

不过，今天这种日子其实也不必想得太过于深入了。我可是格林希尔上尉特地为我举行的宴会主角呢。由于这次行程太匆忙了，大家都没准备好礼物，我只收到手工制作的预约礼卷五张。等回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再换什么东西给我，真令人期待。

“再下来就是杨提督的生日了。”这么说的人不是波布兰少校而是林滋中校，所以我想这只是纯粹的善意，然而还是免除了百分之几的不安。这些当然是瞒着杨提督的。不过高柯尼夫少校说，到时候杨提督的表情，一定只有“恍然”这个字眼可以形容。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不怎么大的太空船里，要消磨时间的方法，大概就只有看书、看录像带、玩扑克牌、下立体西洋棋--这些事而已。再怎么说明，回程大家的心情也较轻松。至少对波布兰少校来说，“只要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自然有它的乐趣”这么一回事。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蓝·侯少校和萨克斯少将不一样，常常会来我们

的船室拜访。今天也来喝杯可乐，并且把航行一切如预定计划进行的事，向杨提督报告。

预定到达伊谢尔伦是四月八日。杨提督以一副奇怪的表情说：“这次如果比预定来得迟的话，那可就头痛了。”所谓奇怪的表情，并不是准确的说法。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很不寻常的表情。也就是说，那虽然是看起来非常苦恼的模样，但是因为这种表情实在很难联想到会出现在杨提督脸上的关系。

杨提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偶而也会出现这种表情。实际上我也的确见过，可是几乎从没看过他用一副苦恼的表情对别人。

对我说教的时候，当然要想办法挤出这种表情，不过这次可是完全自然地表现出来。我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时间对杨提督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只是现在被困在船里，就算在船室里走过来又走过去也于事无补，杨提督也就只好静静啜饮红茶忍耐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的航行绝对不会发生茶袋短缺的现象。在海尼森，和格林希尔上尉吃完饭回家之后，我又跑出去买了大吉岭红茶和锡兰红茶的茶包各三打。所以这次就算漂流五十天也可以安心。若能在还剩一大堆茶包的时候就抵达，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好无聊，去的时候没到，这次总该有美女海贼出现了吧！”这种发言，我想没有加上主词的必要。

他大概已经忘记了“床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这句话了。聊天聊了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话题又扯到“理想的死法”上头去。我们的击坠王对于“喝上一大堆酒冻死最舒服”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真是没志气的死法。我打算坐在斯马达尼恩的操纵席上，被大约一打以上的美女压死呢。”这好象不太可能，我觉得这种状况互相有矛盾。波布兰听了我的意见，“不会吧？我再考虑一下好了”这样平静地回答我。反正时间多得是，让他慢慢考虑也没什么关系。反正绝不会有什麼正经的答案的。

七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波布兰少校回答了昨天的问题。“被十二个帝国军的美女飞行员包围击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实在没什么感想好说。我想他大概是真的这么希望。不过老实说，我的想法是“躺在铺了画有斯巴达尼恩的床单的床上，周围有美女在旁边侍候着”这个样子……。

七九七年三月三十日如果在三十分钟前写这篇日记的话，可能会写“什么事也没发生，非常平静地航行”。

但现在可就不是这样子，因为发生了大事--统合作战总部的库伯斯理上将将被暗杀了。

总之，一天平安地过去，我们吃完了晚饭就聚在休息室里。我正在和林滋中校下立体西洋棋的时候，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的，不知道到底是在下棋还是毒言恶语的交换会。就在这个时候，蓝·侯少校脸色铁青地跑进来。他那时候是说，库伯斯理上将“被暗杀了”。

当然棋是下不下去了。格林希尔上尉问杨提督：“要折回海尼森吗？”“现在折回去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我非得快点回到伊谢尔伦，把舰队掌握在手中不可。否则的话，是无法和他们对抗的。”听到“他们”这句台词，“伊谢尔伦党”的人，视线全部集中到杨提督身上。

“不过，去程浪费十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心痛了。”虽然

埋怨多鲁顿上尉的话没说出，杨提督心情沉重地喃喃自语着，就在这时候，才注意到周围的视线。

杨提督现在才第一次向从伊谢尔伦出发开始同行的五个人和蓝·侯少校发表他的战略预测。这个内容，当然就是只有海尼森的比克古提督才知道。

提督又再度告诫不可说出去，所以现在还不能把内容写出来。我想也许不必等到将来写回忆录时才能写出来，所以我决定等平安回到伊谢尔伦之后再写。

听了提督的话，大家有的被吓了一跳，有的深表同感，也了解自己目前所处的状况非常的紧张。杨提督指示大家，暂时不要说出去，当然大家都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只是格林希尔上尉有点不安，因为她的父亲格林希尔上将还留在海尼森，担心也是人之常情。很晚的时候又有第二次的通讯传来，库伯斯理上将好象保住一条命了，因此，大家也都安心了不少。

七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消磨无聊时间的事”又多了一样。收听由海尼森送出来的军事方面、民间报导的超光速通信，有关库伯斯理事件的后续报导。不管是下西洋棋也好，玩扑克牌也好，大家都没办法定下心来好好地玩，不时跑去通信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现在这个阶段，后继报导也不是很多。伊谢尔伦组的人脸上，都是不安和好奇心交错的表情，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现在的状况，似乎情报没有被管制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紧，还有时间。”杨提督这么对我说。当我知道射击库伯斯理上将的犯人是亚姆利札战略的责任者之一的霍克准将时，吓了一跳，但这些事对杨提督来说，却只是小细节而已。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舰队”出动的时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 第九章 出击的前夜

七九七年四月一日在库伯斯理上将的暗杀未遂事件之后，和平的航行一直继续着。不过在出发往海尼森的时候，我称呼这次是“和平的旅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我脸红不已。人类真的是无法预知未来的事。

不用说也知道，杨提督和我的次元的差距，有天渊之别。象今天这样的事态，杨提督在从伊谢尔伦出发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描绘出个大概了。这当然不是具体知道，在什么时候谁会做些什么事。这才是人类真正无法预言的。

杨提督用的方法，并不是看看水晶球，不用做任何分析，光靠第六感就能预言未来。而是靠收集情报，积储知识，分析、思考、洞察、计算所得出的结果。身为人类，当然会有能力的界限，但我认为，只要是和战略和战术有关的事，如果杨提督办不到的话，就再也没有别人办得到了。即使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也一样。只不过，杨提督在同盟的权限，远远比不上罗严克拉姆侯爵在帝国的权限，因此在实行的阶段，常常会被罗严克拉姆侯爵抢得先机。

我这么对杨提督说，提督大笑起来。

“不要太热心反而帮倒忙了啊！尤里安。”当然这一点我的确是要注意，

但我可不是盲目地拥护杨提督的。

除了杨提督之外，还有谁能从艾尔·法西尔把平民营救出来？有谁能下固若金汤的伊谢尔伦要塞？有谁能从在亚斯达和亚姆利札掩护友军不致遭到全灭的命运？这些都是只有杨提督才做得到。

“尤里安，你的确没说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输过。只不过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输的。在我惨败的时候，你也相信我是正确的吗？”  
“那是当然了。”“这样的话就不是支持，而是信仰了。”“提督绝对不会输的。即使对手是罗严克拉姆侯爵，也一定会赢！”我认真起来了。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出自理论的断言。

杨提督看我一阵子，把黑扁帽摘下来抓抓头。

“罗严克拉姆侯爵大概也有对他抱有不败信仰的部下吧。这样如何？尤里安，只要你能为我泡好喝的茶，我就尽我的能力不打败仗。”对我来说，这是令人欣喜的交换条件。

七九七年四月二日陆续从海尼森传回来的消息表示，库伯斯理上将的病情已经平安渡过两次危机，稳定下来了。船内的气氛，也因此缓和了下来。

只不过他好象有必要长期住院，当然就不能继续担任统合作战总部长这么繁重的职位。

因此好象是打算要找人代理。

“第一候补大概是比克古爷爷吧？”“其他好象没什么好人选了。不论是人望、实绩、不管那一方面都没有别人可以相比。

能和他对抗的，大概只有格林希尔上将了。”对于船内的这些传言，我多少有点异议。我很喜欢，也很尊敬比克古提督，但我觉得杨提督才是总部长的最佳人选。我这个人也稍微善变了一点。

前些日子才认为杨提督最适合担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呢。

要是有一天杨提督身兼两个职位，再加上有比克古提督这种强力支持者当国防委员长的话该有多好呢。想归想，我想这是不会实现的。因为这位应该还是年纪轻轻的人，一定会说：“我才不要忙得要死呢”七九七年四月三日又是个坏消息。上个月的库伯斯理上将的暗杀事件是在首都发生的，这次则是在边境。

行星尼普迪斯有一部分的军队叛变，占据了各个重要场所。

“真是不得了，上个月的事情也是，我们军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蓝·侯少校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声音也因激动而颤抖着。我觉得他比那个萨克斯少校要好得多了，但是好象没什么胆量，和沉着的伊谢尔伦组的人比起来，简直就是明显对比。不过原本说来，如果拿波布兰少校和高尼夫少校当做判定他人的基准的话，当然也不好。

杨提督只能苦笑，尽量安抚蓝·侯少校。“不用担心，蓝·侯少校。在尼普迪斯，并没有拥有恒星间航行能力的战力，所以我可以保证这艘船不会有被攻击的危险。贵官只要按照原定计划，把我们送到伊谢尔伦去就好了”由于自己尊敬的“魔术师杨”这么说，蓝·侯少校总算稳定下来，在他向全舰广播“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不要惊慌，各自沉着的进行自己所负的任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真是对不起。

老实说，这时候的杨提督简直就是“骗子杨”。的确是不可能来自尼普迪斯的攻击，但是却不能保证不会有和它呼应的势力，对我们加以攻击。只要一艘，不管是战舰或巡洋舰，卡迪亚 66 号的战斗能力是绝对无法对抗

的，根本就不能安心。

“尤里安说的确实没错。只不过，也没有必要增加他的不安，而且不管怎么说，到了那种情况的话，对应的方法也只有拔腿就逃嘛。”说到快逃这句话，又让我想去年我军在亚姆利札大败的时候，杨提督对第十三舰队下的命令。

“好，全舰队，快逃！”这个时候的第十三舰队，其实是占上风的。只是以战局全体来判断，其他的友军都是节节战退，光是在这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根本就是毫无意义。

只会造成孤立，在敌军之中，成为袋中之鼠。所以要趁敌军无力追击的时候，早早逃走才是上策。

就因为杨提督的这种决定，才使得数十万的官兵能够生还。杨提督完全是正确的。我想其他和杨提督有同样想法的指挥官可能不是没有，只不过象这种必需“快逃！”的场合大多是用“后退”或“转进”之类的字句，会用这种争强好胜的军人们最讨厌的“快逃”这个字眼的杨提督，才象是杨提督真正的为人。

我尽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杨提督只是在那里偷笑，什么意见也不表示。

格林希尔上尉表示她也是这么认为，非常热心的赞成。波布兰少校则挺起胸膛：“我在这种时候也是脚底摸油，快溜的好啊！”这么斩钉截铁的话。这种事好象不是可以说起来非常神气的事吧？写到这里，我发觉好象浪费了好多页写些多余的事呢。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原来想为杨提督的二十年代最后一天好好记录下来的。原来以为会非常平静，几乎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谈笑着，玩着游戏，平凡却是愉快的渡过这一天的，结果就在晚餐前传来尼普迪斯的坏消息。

我不得不在意的是，杨提督战略上的预测，开始成为现实了。提督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要能赶回伊谢尔伦，杨提督就有相当的胜算可以做出因应计划。因为如此，必须一刻也不迟疑地回到伊谢尔伦才行。现在只要让蓝·侯少校考虑这一点就够了，这一点是比任何事都重要，因此杨提督才会设法让蓝·侯少校安心。

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这期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少呢？七九七年四月四日值得纪念的日子。或者该说是值得咀咒的日子呢？杨提督三十岁的生日终于到来了。

“每天，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杨提督这么愤愤不平地抱怨着。昨天行星尼普迪斯才发生武装叛乱没多久，结果今天接下来又是--好象是这个意思的样子。如果我说“来开个庆祝会吧！提督”，提督一定会用“在这种非常的状态下如何如何”把我挡回去的。最近提督使用这种他不太习惯使用的台词频率相当高。

“杨提督终于也是三十岁，得开始为他既往的恶行忏悔了。”波布兰少校高兴的样子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心，我不知不觉帮杨提督说话了：“可是少校，少校也总有一天会到三十岁的啊。”“绝对不会！”这种答复听起来格外的认真，我想他大概不会是要说“在那之前就死去”这种话吧？“因为我是和人类不同的生物啊。虽然降低身分当了卑下的军人，但其实我是闪亮星星中的高等生命，到了二十九岁就会自动倒退越来越年轻。然后等到了十八岁又会自动停止返老还童，逐渐增加岁数，等再到二十九岁为止。”



一直这样重复着。”“那么，闪亮星星的居民为什么要假扮成人类，待在这里呢？”“那当然是为了要教导后进星球的可怜的人们，爱与和平的尊贵啊！”“似乎是必需教导很多的人才行对不对呢？”“那是当然的了，小羊啊，爱的教诲是不能让少数人独占的。”和杨提督的意味稍微有点不同，我想我这辈子是绝对赶不上这个人的。

不管怎样，要庆祝杨提督的生日是很早以前就决定好了。因为明明知道却视若无睹的话，也未免太过分了。

格林希尔上尉当然是很高兴地出力协助，尽量瞒住当事人，以很快的速度进行准备工作。只不过对于杨提督的心理，露出非常不可思议的表情：“为什么讨厌成为三十岁呢？二十年代的男性，根本就还只是孩子而已。

成年男人的价值，要过了三十岁才看得出来呢……”这么说的话，我岂不就和婴儿没两样了吗！我突然想起两位男性，先寇布准将和波布兰少校的意见，我一定要问问看。这两位三十岁以上和不到三十岁的代表的意见……。

“问题是在于个性而不是在于年龄吗？”这是高尼夫少校实际的意见。如果这是一般观点的话，那格林希尔上尉的意见就算是特殊论点了。我突然想问问高尼夫少校关于他本身的特殊论点，不过我想他一定只会笑，不会告诉我的。

庆祝会的主角，一点也不爽快地表示高兴。

说什么“拿别人的不幸来当笑话看，到底那一点好玩嘛”、“欠债还钱的日期都可以延期，为什么生日不能延期！”之类的，最后被逼急了“我变成三十岁也不会因此使任何人幸福啊！所以根本没有庆祝的必要”连这种话都说出来拼命抵抗着。只是，比方说象波布兰少校，虽然不会幸福到那里去，但却开心得要命--当然动机不良就是了。

最后，杨提督还是认命出席了。在亚姆利札被敌军包围，大概都没这么紧张。

和我的生日时一样，卡迪亚 66 的大厨为提督做了一个不能说和我生日时的蛋糕完全一模一样的蛋糕，杨提督自暴自弃地一气把蜡烛吹熄。

在场的人，也包括杨提督在内，大概都以为林立在蛋糕上的蜡烛有三十根，只有我知道负责准备蜡烛的格林希尔上尉，故意只插了二十七根。所以那种一板一眼的人，我实在无法和他们做朋友。

七九七年四月五日传来两个消息。其中一个，是完完全全的坏消息，另一个，也不能说是好消息。

首先，行星卡华发生武装叛乱，和派驻当地的同盟军发生战斗。蓝·侯少校也为此稍微动摇，但不象尼普迪斯的时候那么强烈，好象是因为卡华没有尼普迪斯那么近。

再来就是库伯斯理上将的代理人，不是比克古司令长官而是道森上将。

他是统合作战总部的三位次长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提督一提起就寒毛耸立的人。大家一听到道森的名字，原来只是彼此交头接耳，渐渐变成群声沸腾了。

“什么？那个马铃薯军官当上了统合作战总部长官？同盟军好象在闹人才荒的样子。”林滋中校这样自言自语。波布兰少校则是：“不做事的话，就称不上无能的男人。”我觉得这种评语有点太过份了。但等到我知道道森上将为什么被称为“马铃薯军官”时，我也不禁对同盟军的未来抱着悲观的想

法了。这个人在很久以前曾担任某处舰队的后方主任参谋，他为了调查食物的浪费情形，甚至还去翻垃圾桶，然后发表有多少公斤的马铃薯就这样被抛弃，这个发表让士兵们火冒三丈。

“他大概对国防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赠送马铃薯得到这个职位的吧！”听到波布兰少校这样背后中伤，高尼夫少校就说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建立非常大的战功，对特留尼希特来说，就是最可取的一点。”我觉得没建下什么大的战功就能当上上将，这岂不是更加的了不起吗？当然这种心意只有一点点而已，不过，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七九七年四月六日我预言明天一定又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件。

我之所以敢这么夸下海，是因为昨天五号，在这之前的兰号，和再往前的一号，总是发生些让蓝·侯少校坐立不安，波布兰少校高兴不已的事件。因此，以此类推，下一个事件应该在明天发生。

不过这次的航行，去程和回程真的是完全相反。去的时候船内发生的麻烦不断，但外面的世界去门是和平的。回程的时候，船内是和平，愉快的。但外面的世界却是狂风暴雨。

等到我们终于到达之后，到底事情会变成怎样呢？七九七年四月七日预言落空了。今天直到我在写这篇日记时，还没有坏消息传来。这是相当可喜可贺的，但是难得我预言了，为什么不发生点什么事呢？不好，这简直象某提督或某少校的说话口气了。果然是教育环境太差的关系。

只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从海尼森传来的报导中提到，政府明年度决定增税的消息。杨提督看了非常不高兴，在攻击完政府随便加税的举动后，又照例提起希望早点过领退休金的日予，从此以后可以和税金说再见的话。

“可是退休金不是也得交税吗？”“这是谁决定的？”“不是财政委员会吗？”“我可没批准啊！”“对方好象没有必要一定要得到您的批准吧？”“这是什么苛政啊！帝国是无视人民的意志，由大贵族们施行苛政，而同盟则由人民选出的政府来施行苛政！到底是哪一边比较不好？真叫人越来越不明白了。”“……”在谈话之中，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明天终于要抵达伊谢尔伦。来回一个半月的旅程，终于结束。

七九七年四月八日今天回到伊谢尔伦要塞，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其实原来也没什么好感动的，只不过去程发生那种事，所以回程能够“正确的依照预定进度”才会格外令人感动。

“蓝·侯少校是名舰长！”杨提督这么称赞着，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异议，因为这一趟往海尼森之行，已经比预定大幅延后，大家都已经受够了。

蓝·侯少校和卡迪亚 66 号仍然停泊在伊谢尔伦要塞，执行对帝国方面的哨戒及巡逻的工作。这并不是有正式命令下来，但同时也没有命令要马上返回海尼森，因此蓝·侯少校希望至少在事态平静下来之前，能在适当地方工作的样子。杨提督表示薪水当然会请卡介伦少将从要塞经费中接出来，不过卡介伦少将要是说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今天的晚餐是睽违已久的卡介伦夫人的拿手好菜。就在晚餐桌上，决定了卡迪亚号的待遇。

“这种费用也随便答应下来，看来伊谢尔伦越来越变成是怪人们的巢穴了。”卡介伦少将这样讽刺，而我们怪人的总指挥官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埋头大吃鱼。我突然想起，在海尼森一行的小队解散时，高尼夫少校说：“今天的晚餐总算可以放心愉快的吃了。”的确，这几天总是在晚餐前后有一些重大，而且非常恶劣的坏消息传来。

真的被我说中了，就在吃甜点的时候，恶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传来了。

“行星巴尔艾连发生武装叛乱！”杨提督和卡介伦少将彼此对望一眼，慢条斯理地吃完甜点，再各自喝了红茶和咖啡，之后才起身到指令室去。

我身为侍从兵当然也是一起去了，在途中到亚典波罗少将。

“听说了没有？尤里安，照这种情况看来，平静的好象只有伊谢尔伦了。”他如果就此打住也就没事了。

“真无聊，真无聊，如果伊谢尔伦是暴风的中心就好了。”而且说这种话声音还不小，惹得姆菜少将用白了他一眼。不过，亚典波罗少将也不会很在乎就是了。

就在这时候，另一位“会走路的暴风眼”，穿着飞行员服也来了。绿色的眼楮闪闪发光，对我微笑着。

“唷，这么有精神真是太好了。很快的，你的喜欢的疾风怒涛的季节就要来了。人生在世很值得对不对？”我正在想，我可没有这种想法，在旁边的高尼夫少将就接。

“请不要在意，这家伙常常有将第一人称的我和第二人称的你反过来说的习惯。”仔细想想，这是以“杨舰队”之名的第一次出动。而对手却不是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侯爵，反倒是必需和自由行星同盟中的叛乱部队交手不可。这应该是非常悲剧性的情况才对，但看到我周围，全是些因为有架可打而高兴的人，也难怪姆菜少校皱着眉头说：“真是头痛的家伙们”了。不过波布兰少校说的“不管发生任何事，姆菜大叔都能用头痛这一句话来囊括一切的本领”的确也没错。

这样，我觉得伊谢尔伦真的是恶言恶话、讽刺、揶揄、毒舌的宝库。只不过我从来没听到过任何人说出真正会伤害到对方的话。也就是说，这就证明了伊谢尔伦是真正的成年人的集团。不过，也许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也说不定。

帝国内部好象也有什么异变发生了。反罗严克拉姆派的贵族们，不是被拘禁，就是逃离帝都奥丁。这是经由费沙和海尼森所得到的“很长很长”的情报。

“那边也开始了。”杨提督的声音非常复杂。对于现在这种，和提督的预想一样，时代开始变动了，提督心里一定很想说：“看！我不是说过了吗！”只不过，同时提督的心里一定也很遗憾。如果提督是站在中立，能自由行动的立场的话，一定老早就飞到帝国那里，设法亲自目击历史即将产生巨大变动的那一瞬间。不，我想现在可能也还是这么希望。

“帝国内部不论发生任何事，结果是早就知道了的。”杨提督这么说。提督知道罗严克拉姆侯爵一定能打倒对立势力建立霸权，但是不能亲眼目睹，一定是非常遗憾。

为了安慰提督，我把特地从海尼森带回来的白兰地加在锡兰红茶里。

然后自己想一下，我好象只会用这一招嘛！

七九七年四月九日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今天没有任何坏消息。当然只是指表面上的。

回到伊谢尔伦总算能真正稳定下来了。我已经完全把此地当成自己的家了。我只在这里生活了三个月而已，而且这还是帝国军建造的地方，但为何我会有这种感觉呢？卡介伦少将每天还是那么辛苦，日常生活上还是有

多不方便的地方，我却毫不在意。至少，这里不用担心屋顶会漏雨。

很快又要离开伊谢尔伦，这次的旅行期间可能会更长了。在这期间，伊谢尔伦如果不闹情绪地等我们回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七九七年四月十日行星香普鲁被叛乱部队占领了。这是这个春天内，第四个内乱了。

“往后不知道还有几个行星被占领呢。”亚典波罗提督以一副评论家的吻这么说。“帝国军的家伙们称呼我们是叛乱军，那么对那些占领了香普鲁啦巴尔艾连的家伙们，该怎么称呼？是双重叛军呢，还是反叛军？”竟然在乎这种无聊的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听说亚典波罗少将原来是希望成为报导从业人员。有想当历史学家的人，有想当经营管理者的人，伊谢尔伦不但是同盟军最精锐部队的根据地，看来好象还是“不情不愿军人”的巢穴。

还有亚典波罗少将对同盟军的最高指导者，似乎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以首都为中心，分散四个地方，几乎是同时发生武装叛乱。会认为这只是巧合的，大要只有新任的统合作战本部部长了。”我想道森上将至少会在历史上留下，最没有人缘的统合作战总部长官之名吧？“如果是在建国三十年或五十年左右，没有外敌的时期的话，道森上将大概可以平安坐得住这个位子，但以现在这种时期来说，大概是最糟的人选吧。”连卡介伦少将也不袒护他。

“如果由杨提督担任就好了。干脆把总部移到伊谢尔伦来，由提督身兼两职的话，再好不过了。”我这么一说，卡介伦少将用一副不同意的眼楮看了我一眼。“你说的也许没错，的确他现在担任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个人意愿。他一定会说要领两人份的退休金，然后故意让别人抓住小把柄，方便让自己下台的。”我一句话也没办法反驳。

七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有一句有趣的号在流行。这是亚典波罗提督告诉我的。

“帝国是什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他手下的大军。同盟军是什么？杨威利和他的小集团。”相当贴切的语句，但当我询问这是谁说的话，结果答案是“达斯提·亚典波罗谨制”。

我猜也是这样。不过，在这时我就觉得亚典波罗提督的个性，也许当记者比当军人更合适也说不定。

话又说回来，在杨提督不在的时候，这个人负责带领舰队，现在全部舰队要出动了，也要忙着重编舰队和进行计划的工作才对，现在这样和我说别人的闲话不要紧吗？我还在这么想的时候，又听他在说道森上将的坏话，看来亚典波罗提督真的是非常讨厌他。

“到现在都还不能发出命令。要下出动命令的话，就干脆早点下就好了啊！真是会拖拖拉拉的马铃薯混球！”真是的，连“军官”都不用了，不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用叉子狠狠地戳马铃薯说“道森那家伙，知道厉害了吧！”我自己在心里这么想，然后稍后到高尼夫少校谈起这件事。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亚典波罗提督用叉子狠狠地戳宵夜----奶汁烤马铃薯呢。那是什么意思呢？”七九七年四月十二日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但还是相当忙碌的一天。回廊附近的帝国军异乎寻常的安静，听说有可能兵力大都调回帝国本土了。这就是用了不知道几千年，都快用烂的老话“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么回事，连亚典波罗提督和波布兰少校今天都很安静。

七九七年四月十三日居然有连杨提督也没有想到的事。真是的，事情怎么变成这样！菲列特利加小姐也真是太可怜了！

要冷静下来，从最开始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不过能不能做得到，实在没什么自信就是了。

今天最早的新闻是道森上将终于对杨提督下达了镇区叛乱的出动命令，而且是四个地点的叛乱完全由杨舰队去镇压。亚典波罗提督对这个命令的反应是“想累死我们。”但这个新闻对接下来的坏消息，一点预告也没有。海尼森发生政变了！

而且这次政变的主谋者，是菲列特利加小姐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

“格林希尔上将吗？那个人……怎么会呢……”“怎么会”这句话，杨提督至少重复了三次以上。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很难相信。格林希尔上将是非常有智慧的绅士，被称为是军方良识派的代表人物。亚姆利札大败的时候身居参谋总长的职位，因此为了担负责任，被降调到闲职去了，但大家都传说他迟早会坐上统合作战总部长官的椅子的。杨提督对他，也象对比克提督那样，非常的尊敬他。

听说当会议室的银幕出现格林希尔上将的脸孔时，从杨提督开始的全部幕僚，统统呆在那里不能动弹，菲列特利加小姐，不对！是格林希尔上尉震惊得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

消息传出去之后，就开始传出谣言了。

“虽说事情与她无关，但格林希尔上尉大概不能再继续担任杨提督的副官了。不管是解职或是辞职也好，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我感到非常的不安。

我实在没办法想象，没有格林希尔上尉的杨舰队会怎样。就象没办法想象没有卡介伦少将或先寇布准将的杨舰队是一样的。

波布兰少校、亚典波罗提督、高尼夫少校、姆莱少将，还有其他的许多人，缺少那一个都是不行的。这种事，连我都知道，杨提督应该更了解这一点才对。

也许会被人说成是太多愁善感了，但对我来说，伊谢尔伦也好，杨舰队也好，并不是个单纯的组织而已。伊谢尔伦是家的话，在同个家里的就应该是家人了。

胡思乱想了一大堆，当然是不会有结论的。接着就被杨提督叫去。拜托我去倒一杯白兰地给他，和帮忙去召集大家来开会。最后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尤里安，能不能请格林希尔上尉马上来一趟？”“您要辞掉格林希尔上尉吗？”明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该问的，我还是问了。“啊，尤里安，你认为我是这么能干的人吗？没有格林希尔上尉，我也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吗……”杨提督笑了起来，这个笑容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幸福女神的微笑。我交到提督手中的玻璃杯中的白兰地比平时多了些，然后飞也似地跑去叫格林希尔上尉，我看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了。

“……如果辞掉格林希尔上尉的话，杨提督就和脚打结的章鱼没两样了。

这样根本不值得对他有任何期待。”先寇布准将就这么平淡地批评着自己的上司。不过准将的意见得马上订正一下了，格林希尔上尉现在仍然是杨提督不可或缺的副官。

走出提督房间的格林希尔上尉，第一个就和我打招呼。

“有很多地方谢谢你的协助，尤里安，今后也请多帮忙。”“我才应该向您道谢呢！请多指教，副官小姐。”格林希尔上尉笑了，当然不是很有精神。

“不过我实在是个差劲的女儿呢。那时候，完全没从爸爸的态度上，预料到会变成今天这种局面。”“……可是，这不是不太可能的吗。令尊什么也没告诉你，不是吗？”我没办法再往下说了。现在的想法完全没经过整理，又没办法巧妙表达出我的意见，而且更讨厌说出什么我不该说的话。我觉得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没告诉她任何事，这种打击就够大了。

格林希尔上尉身为杨提督的副官，也许无法避免要和自己的父亲作战。

虽然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但如果再加上非得辞去杨提督的副官这个职位的话，那就是更加的不幸了。

不再往下写了，今天的事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写。时间也很晚了，让头脑和心情冷静一下也许比较好。

七九七年四月十四日昨天是不得了的一天。重新看看昨天的日记，看得出来我自己的心相当混乱。

老实说，就是今天也没能完全镇定下来。昨晚，由于过度兴历而睡不着，所以到今天脑神经仍非常疲倦。但是偏偏一躺下就是睡不着。

总之，情况迟早会变成亚典波罗提督讽刺的那样，“和平的只有伊谢尔伦而已”。甚至没等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来攻击，同盟军就在“自己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了。

因此，杨舰队非得出动，执行这个不打麻醉剂的外科手术不可，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伤，四个伤必需全部开刀才行。光是这样就已经很辛苦了，却还必须和占据首都的政变部队交战不可。这个对手还是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光是用想的，我的心情就越来越沉重了。

还有，昨天的日记还有一些地方忘了写。杨提督不了解为什么道森上将要把四个地点的叛乱，全部交给杨提督去负责镇压。对这件事提督希望听听我的见解。首先我先确认一下道森上将的年龄，然后说：“提督则是三十岁对不对？”我这么说的时侯，杨提督的表情很难形容。不知道该说是不甘心还是遗憾，还满腹的不高兴，总之混杂着这些感情。

“嗯，终于到了……”我并不是要惹提督不愉快才这么说的。提督只不过是三十岁而已。三十岁就当上将的军人，在同盟军的历史上，这是头一个。周围的嫉妒、羡慕绝对不在少数。趁这个机会，道森上将一定想好好整整这个比自己年轻，却和自己同阶级，碍眼之至的毛头小伙子。也许他根本就是在私底下希望提督失败了最好。我明白地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吗？原来如此。这个我倒是没注意到。”提督苦笑着这么说，他的确是不会注意到这些。对提督来说，他并不是想当上将才当的，所以根本不会注意到别人会有多嫉妒。也就是说，杨提督的价值观，和世间大多数的人稍微有点不同。

我听过一句话，“欲望强的人，绝对无法了解欲望弱的人的心理”。这句话很难得的不是从杨提督那里听来的，是有一次我从立体 TV 的教学节目里学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正确。

杨提督因为父亲去逝，所以不得不放弃进大学历史科的心愿，而进入了军官学校。进了军官学校之后，又偏偏战史科被废止了。他一定会认为事情不应该变成这样，而感到愤愤不平才对。但是，不情不愿地加入军队，却因此展现出令他人为之惊叹的才能。那些重视战功和急于出人头地的人、绝对不会了解提督愤愤不平的心理的。而我本身，说不定比他们还要过份也说

不定。因为我明明知道杨提督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却还一直希望杨提督永远是不败的名将……。

七九七年四月十五日休假结束了。

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写，搬来伊谢尔伦要塞有四个半月，我终于能参加第一次的战斗了。

“四月二十日要出动了。”杨提督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脏不由得狂跳了起来。然后，我到平民的地区去买大吉岭红茶和锡兰红茶的茶袋各三十打。就在去的途中，有一个平民的男人叫住我。

“到底怎样呢？杨提督到底有没有胜算啊？”我用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的声音大声回答。

“杨威利提督不会出击任何没有胜算的战斗。”那个男人的表情好象吓到了，嘴里喃喃低语着，好象是在说也用不着这么生气的样子。

我当然会生气啦！自己给人家冠上“奇迹的杨”啦，或是“魔术师杨”这种绰号，到头来还是不能相信提督的能力。

因为太生气的缘故，把最重要的买茶袋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谣言的速度好象是比人的脚还快。我买好东西回到杨提督身边时，提督已经知道我说的话了。

“我倒没想到你有当发言人的才能呢。想不想担任舰队司令部报导官的职位呢？”“只要是提督安排的职位，我都会很高兴接受的。但是我所说的，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事实。对不对呢？提督。”杨提督虽然点头，但是表情已经没有笑容了。

“是吧，今后也能一直这样就谢天谢地了”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在考虑什么的提督，总算想起来我还在。

“辛苦了，今天你可以去休息了，”提督温和地对我这么说。我敬礼后就退出去了。这种时候，我能帮得上忙的，就只有不去烦提督。只有这种形式才能帮得上提督的忙，我实在对我这种不成熟的存在遗憾不已。

我不是杨提督的“幕僚”只是小孩子的侍从兵，束缚提督行动的自由，碍手碍脚的被监护人和不能继承师父衣钵的差劲弟子，完全没有任何力量能帮助实行杨提督的想法。现在我有的，只是希望帮助杨提督的心愿而已。我只要抱持着这个心愿，向把这个心愿实体化的目标迈进，我就觉得非常幸福。

这一切都是杨提督带给我的。

等过了午夜零时，端一杯茶去给提督。然后，要再检查一次热线枪才上床睡觉。明天不知道能不能比今天更接近目标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在七点三十分叫提督起床才行。

## 第一章 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

1 舰队正化成白银的箭群，在黑暗的虚空中进行惯性飞行。在到达提亚马特星系外缘的宙点后，停止了前进，面对在前方展开的敌军布阵。此处距离伊谢尔伦要塞有6.2光年。

帝国历四八六年，宇宙历七九五年的二月。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为了对去年年末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大规模攻势采取报复，以宇宙舰队司令长

官古雷高球·冯·光克贝尔加元卿为总司令官，由大小三万五四〇〇艘舰艇组成的讨伐军，从帝都奥丁出发了。其中一个原因策，当时正值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加冕三〇周年，有必要以对外军事行动之成功来衬托此一典礼。虽煞其在位时间已是近几代以来所少有的漫长，但这位皇帝在内政方面并没有树立任何成绩。

银河帝国军中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心烦地拨动着他那波浪般，仿如狮鬃的黄金色头发。

冰蓝色的眼眸，透过司令室的眺望窗，注视着经过偏光修正的繁星之海。

开基先祖鲁道夫大帝即位后四八六年的今年，莱因哈特十九岁。未满二十岁就有着中将阶级的人，过去只有高登巴姆皇家的男子才有前例。有许多人因此为之皱眉，“臣下逾越己份，是乱国的前兆。”而这些人也并没有在皇帝的权威之前完全沉默，把嫉妒和憎恨穿上秩序论的甲冑，而高喊这人事特例之不是的人不胜枚举。

从十五岁首次出征以来，莱因哈特就屡次处身战场，立下许多功勋，在此其间，也曾到宪兵本部举发军部内的犯罪事件，成功地破获了在幼年学校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虽有如此多样性的才华，但大多数人仍免不了对他有偏见。

莱因哈特把他清秀的额头和黄金的刘海靠紧着硬玻璃，想实际地感受一下广大夜堂的深峻。在其中，自然和人工的光点混合在一起，构成着扩展到人类所知极限的无声之和声曲调。

这年轻人把洁白的右手手掌像小孩一样掌心朝上地推起。低放下来之后，又再向上推起。他在试着“把宇宙放在手上。”银河系不过是为数超过一千亿的岛宇宙中的一个，而人类足迹所及之处，则又只有它的几分之一。至于莱因哈特所支配的，则只有不到八千艘的一群小人造物体了。

“如果我握有全舰队的指挥权就好了！如此的话，即使是如此无益的舍战，我也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的……”平滑的脸颊上感觉到有人的气息，莱因哈特转过头看去，又立即缓和了那锐利的视线。

副官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少校立在他身后。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少校只比莱因哈特早出生了两个月，同样也是十九岁。近乎一九〇公分的均整修长身材，有着如刀匠所打造的军刀般的强韧，自然卷的头发，红得有如以红宝石溶成的水所染一般。

“打扰您了，莱因哈特大人。”这个称呼，是自从少年时期以来，只许吉尔菲艾斯一个人使用的。由此也可知道这个称呼超越时间地连结着他们两人。

“在米克贝尔加元帅的旗舰上举行的会议也快开始了。请您准备。”“哦，是该去了。”他并不是真的忘记了。只是想要去忘记而已。莱因哈特目前仍是必须听从他人召唤的立场。那野心的阶梯还延向更高的上方，目前必须不断地往上爬。

莱因哈特的野心，是和其黄金的头发相同、或更有甚之的豪奢之物。知道这位无可类比的美貌年轻人将会成为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最大叛徒的人，如今就只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且他还是莱因哈特的盟友。

打倒高基巴姆王朝，而莱因哈特则起而代之，成为全宇宙的霸主。肃正五世纪以来因高登巴姆王朝的专制支配所累积的社会不公现象，特别是要



一扫腐败之极的贵族制度。对于莱因哈特的志向，吉尔菲艾斯都知道、理解，如今并协助他以期成功。自从莱因哈特的姐姐--美丽温柔的安妮罗杰被皇帝佛瑞德里希从他们手中抢走，带进后宫以来，那就成了他二人神圣的誓约。在现在的王朝，如今的社会中，既然没有抑制最高权力者其欲望和固执的手段存在，莱因哈特的选择就只有打倒王朝了。要让皇帝自觉到罪大恶极，没有比把他赶下皇帝之座更有效的了。到那时候，皇帝才会知道被人夺去贵重之物的痛苦吧。

不过，路程很长，在途中必须甘心忍受种种不合己意之事。例如像这一次，赌注生死在这没有意义的战斗上，也是其中一例。

“你想，自从在达贡星域中，无能的赫尔贝尔特大公惨败以来，有过几次战斗了？”年轻人的声音非常不愉快。

“加上小冲突在内已经是第三二九次了。一五〇年间有三二九次。真亏他们还能不厌其烦地继续打下去。”“因为打不出一个了断啊。”微笑地说出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吉尔菲艾斯承受莱因哈特的负面情感的做法。

“同盟军、不，叛乱军的那些家伙不懂战略，不知道有不流血就能使伊谢尔伦要塞无力化的方法。”莱因哈特心里想：我几乎都想要教教他们了。真的有心要“打倒专制王朝”的话，可用的手段有好几个呢。如果只期望自己的和平和安全的话，那么反过来也有二种以上的选择。

然而同盟却把这当成是唯一的道路，而重复着攻进伊谢尔论回廊，而又败退的谱况。莱因哈特不得不感到呆然。

“为何要愚劣地拘泥于伊谢尔论要塞。老是深信着有要塞就必须正面交战将其攻陷，实在是顽固之极。”“所以对帝国而言才有建设要里的意义啊！”“说得倒没错。”莱因哈特苦笑地接受了红发好友的见解。

“不过时间也要到了。太空梭都已经准备好了。”吉尔菲艾斯又再次催促金发友人得离开乘舰了。

“我不想去。”莱因哈特不高兴地说着。这是明知不可能的任性。

即使出席了，也很少被允许发言，而发言被采用的情况更是完全没有。几次以来的经验如此地告诉了他。莱因哈特并未软弱到会被忽视或恶意一一中伤，但必须在孤独之中渡过荒芜的时间，实在很难说是一种舒适的环境。不过，莱因哈特还不是霸者，他仍是得屈膝于许多人之前。

“如果我出席了，与会者的平均年龄就会下降。这一点倒还算是个优点吧……”帝国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古雷高尔·玛·米克贝尔加元帅，是个有着半白眉毛和半白鬓发特征的五十过半的男子，身躯堂堂，端正而令人无由批评其非。随着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参加阅兵典礼时，甚至令人觉得威风并非发自皇帝而是来自这位臣下。

“你看米克贝尔加，实在是威风堂堂。”有时莱因哈特会如此对吉尔菲艾斯说。不过，语意并不仅止于赞赏而已。

“……但是，也只是威风堂堂而已。”面对着搭乘太空梭来到旗舰集合的提督们，米克贝尔加先向皇帝的肖像画敬礼，安排好各舰队的配置之后。

“不允许敌方投降，要完全地歼灭，借此宣扬皇帝陛下的荣威。”加上了这句话，做为作战会议的开端。

莱因哈特内心想要询问，这次会战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了满足战略上什么样的课题而动民数万艘的舰队，置数百万的兵士于险地、消耗庞大的物质和能源的理由为何？不着眼于这根本问题，而把课题仅限定在战术阶

段，一副若有其事地讨论着，到底有何益处？他们所做的交谈，没有任何一句可以引起他的感动。

莱因哈特不由得这样想着：这些家伙只是在玩战争游戏而已。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之徒，正可说是合适的好对手。想到在帝国内因抗争失败而趣到同盟的人数，甚至令人觉得同席的提督们该不会是刻意不让将来的流亡地失去的吧？不，这算太看得起他们了。事实上是他们用上了贫乏能力的一切，也只能有此程度而已……突然元帅的声音郑重地响起。

“缪杰尔中将，卿的见解如何？”数十道视线化成无形的箭，射在年轻人的脸上。除了几道目光自期为公正之外，其他几乎都带着敌意和嘲笑的精神波。当然，那都化为一波波不快的潮流，冲入了莱因哈特的神经网络，但使人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把突显的负面感情集中在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即能不觉得自己愚昧的这种自我客观的低落。

米克贝尔加元帅指名的用意，倒不是很明确。也许只是个形式，也许是想等他说出些奇异的话后再加以嘲弄。唯一确定的是他并未期望有率直的意见。如果他对莱因哈特的才能给与一定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认为他碍眼而叫他坐在最后面了。

虽与他本来的气质相违，但莱因哈特还是假装成平庸之人。

“在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元帅阁下的深谋远见，不是我等小辈所能思及。”莱因哈特以恭敬的态度来掩饰他的欠缺诚意。他虽然一次也未曾卖弄过其美貌、特别是他的笑容，但礼节方面则是因应必要。那东西因为值得轻蔑而存在，卖弄一下也不会伤及自尊。

有特权可以看到莱因哈特那如同初夏阳光透过水晶般灿烂笑容的人，除了姐姐安妮罗杰以外，就只有吉尔菲艾斯一人了。

米克贝尔加点了点头。被这美貌的年轻人追从倒不觉得不快。

“那么，似乎也没有其他意见了，举起香槟来预祝战争胜利，和诸卿一起祈望陛下的光荣和帝国的隆盛！”掌声和欢呼响起，不久，香槟酒杯的光彩高高地举在众提督的右手上。

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却确信可以胜利的这种精神构造，实在超乎莱因哈特的理解力。他没有把心中所想的表现在表情或动作上，但就在视界中的一切都化为无彩色般的失调感中，他随着其他的提督们唱和。“为了皇帝陛下干杯……！”和帝国军隔着八〇光秒的距离，自由行星同盟军展开了三万三九〇〇艘的阵容。其战力内容是由第五、第九、第十一等三个舰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罗波斯则声称为了纵观战场全体大局，而在一五〇光秒的后方坐镇不动。其中一个因素是政府国防委员会答应要再多动员二个舰队，却迟迟未见回音，而使全体阵容上并不完备。

自由行星同盟军第五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有着莱因哈特三倍半的人生经历及十三倍的战场经验。他并非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而是从一个兵士升到提督，不断累积功绩而升进的沙场老将，甚至有人会半开玩笑地说“老练”这个形容词，可别用在比克古提督以外的人身上，其用兵手腕之充实可见一斑。而说到在兵士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则要比那些军官学校出身的精英份子要高得多了。适统合作战本部长西德尼·席特列元帅也对这位在他初任军官时传授他实战变奏的长者，一直保持着敬意。

既然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在后方，那么在前线上，比克古站在资深者的立场，就得统括指挥权了。第九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很理解这一点，但

另外一位——第十一舰队司令官威列姆·何兰多中将却对此不服。

何兰多三十二岁，因去年年底攻击伊谢尔伦要塞之际的机敏——战斗指挥而升为中将，刚刚出任舰队司令官一职不久。以其结果而言，该次攻击演出了第六次壮大的失败，以帝国军的形容方式是“伊谢尔伦回廊是以叛徒们的死尸铺成的。”，但在个别战斗中则得到一些胜利，算是挽回了最后一成的自尊。而其中一例则就是击破从要塞出击的敌方舰队的何兰多那奔放的用兵。虽然是有实绩，但依比克古所见，何兰多的自信要比实绩大上十倍多了。

“请别对我的舰队的行动加以无用的掣肘。”何兰多在战斗开始之前，对老提督如此倡言。

“勉强要求和其他舰队联合行动，只会扼杀我舰队之长处，而有益于敌军。这么一来将会使自己减少战略上的选择。”老提督心想，这个人是把战略和战术弄混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战略层面上做选择的余地。敌方来攻，我方防守。顶多只能像达贡星域会战一样，选定有利的决战场所而已。”“阁下光是加以防御就满足了吗？”“你不认为如此是吧？”“当然了。再怎么样击退来犯的敌人，只要专制政治之源还在，威胁就会永远存续。要永久结束战争，唯有长驱直入攻进邪恶的大本营——奥丁，灭掉帝国一途。”比克古点着头。

“可是，我们连攻略伊谢尔伦要塞的力量都没有不是吗？更何况要远征一万光年，进攻帝国的中枢部，那终究是做不到的事。”“到目前为止是如此。”这个回答，将何兰多把自己比拟为帝国本土进攻军总司令的想法，以雄辩证明了。

“下官一直尊敬比克古阁下的经验和实绩。过去的经验和实绩啊……”对这带有嘲弄的口气发怒的，不是老提督，而是副官法菲尔少校，但他却不能对中将发怒，只有把背在背后的双手紧紧握着。

通信影像一消失，法菲尔少校立刻怒吼了起来。

“阁下，我如此说是有所逾越，但何兰多提督既然对作战那么有自信，那么我舰队何不干脆就袖手旁观呢？”“所谓作战这东西，是不会在实行之前失败的。”老提督一手托着下巴。

“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同日十六点钟，两军接近到一〇.八光秒的距离。在彼此默认之下，到了“战争游戏”开始的距离了。

不知道是哪一方比较快喊出“射击！”的叫声。

数千道光束撕裂了宇宙空间。

在往后被称为“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的这场战斗开始了。

灼热的色彩旋涡，以黑铅的圆盘为背景，涌起而又散去，四散的能量残渣则都化为乱流，摇动着舰艇。

修长的身躯，优雅而深沉地坐在战舰“唐荷伊萨”舰桥的指挥席，莱因哈特的视线投向荧幕，注视着在前方展开的光与热之乱舞。看得出那毫无独创性的阵形正不断地发生毫无独创性的战斗。

视线的角度一转，碰上了红发好友那略带担心的视线。

“别在意，吉尔菲艾斯，在背后观看他人的战斗，也是一个乐事啊。”莱因哈特露出笑容。

莱因哈特虽然轻蔑这种贩卖廉价道德业舌的梦呓，但在这一次，他希望被安排在陈列后背的想法要比被推上最前列来得强。米克贝尔加元帅等人的意图，不可置疑的是不要让莱因哈特立下武勋，但反过来说则是在温存战

力。不管元帅的意图如何，莱因哈特的舰队成了决战时方投入之贵重的最终战力。为此，同盟军就必须骁勇善战到某种程度，好让帝国军尝上苦头才行。如此一来，尽管这场会战没有战略上的意义，但对莱因哈特而言，则将会成为一件有政略意义的事了。若能立下显着的武勋，就可升为上将，当然，上将要比中将更接近他的目标。

映射在苍冰色眼眸中进裂的光芒，渐渐地益增炽烈了。

不管是多愚劣，只要一面对到战斗，在莱因哈特的体内，血液的温度就会上升，在白暂的皮肤下，被加热的细胞就会律动地起舞。构成他灵魂的主要元素之一，是灼热的战士之魂，有时会如同涌起的雷云，掩住那远大野心的地平线。

明知这和理性互相矛盾，莱因哈特却希望置身于战斗的旋涡中。而同时也感到焦躁。那是对于那些把莱因哈特置于后方，自处于可以独占武勋的情况中，却怎么也无法完全去活用这些机会的我军所感受到的焦躁。

同盟军，正确地说是荷兰多的第十一舰队，无视于其他友军而一跃向前，看起来似乎是要大胆地进行直线攻击。

“把火力集中！”米克贝尔加元帅郑重地下了命令。

这道命令立即被实行。

集中的光束，沸腾着宇宙的一角。不过，同盟军的动态，有着超越帝国军的预测和方向性。帝国军的炮火穿过低密度的同盟军舰列，尚未能给予有效的损害就被吸往宇宙的虚空。

而同盟军那看起来几乎是毫无秩序的炮火，在密集的帝国军各处逐一挖开一些洞穴。

钻过了沸腾的能量的砍杀，同盟袭向帝国军的咽喉，像是要咬破颈动脉似地，施予短距离炮击系统全部火力。当光之蛇穿入敌舰外壁的瞬间，就再生为光之龙，向八方伸出龙舌。

帝国军的通信系统在干扰和混乱之中，呼叫着回避和散开，但那却再次产生了混乱，只是平白招来狼狈，给人一种被敌军玩弄于股掌的印象。

莱因哈特以那如同在水晶酒杯中碰撞的冰块声响般的笑声，在空气中掀起短短的震波。

“虽然不知道敌将是谁，但似乎是个把无视理论当成是奇策的低能者。不过，会被这种人翻弄的家伙们也是不中用到了极点了……”红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

“所言甚是。不过，那舰队连动倒是很巧妙。几乎算是艺术了。”“艺术是非生产性的东西。你看看那行动路线毫无秩序，好像是为了浪费能源而在行动一样。”虽然是独创性的，但那和莱因哈特所想要的东西是不同的。他是想要确立新的理论，而并非是想做一些虚有其表的奇计来欺骗敌方。

“虽是敌军，但却真是巧妙的用兵。”第三个声音下了评论。莱因哈特没有回头。他知道声音发自谁。那被派任给他的参谋长诺登少将。

诺登少将是一个常使莱因哈特再次确认军队亦只是肥大的官僚机构一部分之事实的人。

他之所以位居莱因哈特的参谋长之职，是经由军务省人事局的指示，对这过于年轻的美貌上司，他的忠诚心从未飞出义务的范围公分。他是子爵家长男，当身为内务次官的父亲年龄到了七〇岁时，他就继任为家长。他本身仍是三十出头的年龄，年纪轻轻就飞黄腾达。对此便到骄傲。即使如此，

他在莱因哈特之前仍要为之逊色，以他立场自然不会对这过于年轻的上司有好感。在此情况下，军务省将他配置于莱因哈特麾下，并非是对双方抱有恶意，只不过是考虑上的不周而已。

无无视于莱因哈特那不悦的沉默，诺登仍在搬弄着他的口舌。

“敌将的用兵已超越了既有的战术理论。不采取一定的战斗队形，而像变形虫般地向四方自在地活动，出人意表地加以痛击。不得不说是相当地不凡。”这份见解当然和上司的不同。

“真是人下有人。这些无能的家伙们……”莱因哈特的舌端，吐出了对我方的骂声，苍冰色的眼眸闪烁着怒气的极光，虽然其中一半是针对参谋长而发，但当事人却未注意到。

“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痛击了，又有什么大碍？又不是中枢部被直接攻击了。”同盟军虽然柔软地运动使帝国军一直流血，但却不可能完全杀尽帝国军。那种战术只有在敌军后方有我方的大部队的情况下，用来诱敌才会有效的。

“虽说是无能，但他们身为帝国军人勇敢地奋战，尽了其本分。反倒是我舰队，一直旁观着友军的苦战，阁下的见解是？”莱因哈特的眼眸闪过一阵冰蓝色的闪光，但压抑了一瞬的激动心情，他向平庸的参谋长说明。

“你看敌军的动态，虽然有优越的速度和跃动性，但欠缺和其他部队的连系，另外很明显地是无视于补给线的延长。也就是说，其意图在于极短期的决战，运用无视于用兵基础的运动，使我军混乱，再乘势增大我军的出血。既然如此，我军要避免无用的交战，敌军前进的话，就做等距离的后退，而后在敌方用尽物质、心理两面的能量时，加以反击。因此现在没有应战的必要。”“那么，何时才要应战呢？”“当敌方攻势成为强弩之末时。”“噢？那要等到何时。一年后吗？或是一百年后呢？”莱因哈特若要盛怒也无妨。但他只是上下动了动肩膀，挥了挥手要参谋长退下。

华丽的黄金色头发波动，莱因哈特吐了口气。他把视线投往红发的好友，以少年的口气诉苦。

“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称赞我吧。真是的，这二个星期来，我可真是忍耐太多了，好像一生的忍耐力都在此要费尽了。”“只要再忍耐一下就可以了。”吉尔菲艾斯接受着金发友人的诉苦。

“若以莱因哈特大人的尊手来扭转敌我的形势，则何者才是正确的，再怎么愚蠢的人也会明白。到时候再请您好好地夸耀胜利。”金发的年轻人又吐了一口气，但他那看着吉尔菲艾斯的眼眸已经恢复了明朗。突然他露了个恶意的笑容说着。

“就这么做。不过，吉尔菲艾斯，等到我在夸耀胜利的时候，你又会说：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为之惭愧，所以请原谅他们--是吧？”他伸出了外形极美的白皙手指，卷绕着友人的红发。

“你很温柔。但我要告诉你。你只要对姐姐和我温柔就行了。对其他的家伙可没有采取这种态度的必要。”那眼眸的色彩像是开玩笑，又像是真心话。

III“帝国军的一部分正不战而退。我军的胜利就在眼前。”先满乐观的这个报告，使老提督皱起了他的白眉。要立即判断敌入的后退是真实或是圈套是困难的事。一切都在相对性的范畴中。虽然何兰多做法鲁莽，但若敌军更弱一些，则胜利就会归于同盟军。此时另一通通讯信至陷入沉思的老提督。

“比克古提督，我想请你帮忙制止一下何兰多的乱蹦乱跳。我知道那家伙无视于旧有战术，但我可不认为他是在构筑什么新的战术。”“可是，伍兰夫提督，现在他似乎正顺利地占着优势。也许会提前结束而打赢这场仗呢？”

“现在的状况如果能一直延续下去那当然好，但眼前就快到达界限了。帝国军中只要有个略有远见的指挥官，就应当会从混乱的旋涡中抽身而出，寻找反击的机会。此刻即使会被憎恨也应该制止他，要他后退，否则也许连我们都会被拖下水的。”伍兰夫只有名而没有姓。他是以前曾支配半个人类世界的剽悍的游牧民族之后裔。身高并不很高--大概勉强可称得上是高大，不过给人巨人般的印象该是因其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膛吧。是个有浅黑的脸和锐利明亮的眼眸的四十出头的人物，素有勇将之盛名。

“何兰多似乎想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普鲁士·亚修比提督。”伍兰夫提及了他们在半世纪前战死的先人的名字。比克古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件事。何兰多是和亚修比一样地在三十二岁时升任中将军，一思及这过去最名誉的例子，使得何兰多那野心的光芒也益增了色彩。“如果在三十五岁前曳上了元帅，那他就可凌驾阿修比了。”不过正如您所说的，帝国似乎是有个有远见的人在。好像有部分舰队不战而退了。”“不是逃亡也不是败走，而是后退啊。”“原来您也注意到了吗？”当然注意到了。没注意到的，大概只有何兰多那得惠过头的人吧？前进和胜利、后退和败北，那家伙连其中的分别似乎都不知。”伍兰夫高声咋舌。

“那种非常识的舰队运动，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会使到达临界点的时间提早而已。

如果那位帝国军的指挥官有充分战力的话，何兰多大概会被引入纵深阵列之中，而遭到围攻吧。那家伙没注意到这一点吗？”比克古抚着下巴，以那深思的表情面对着通信荧幕。

“正在胜利的时候，或是深信自己正在胜利的时候而要他后退，我想大概比S坡女人甩歼时叫他抽身蛋为网难巴！伍兰夫提督。”老提督的比喻使僚将面带苦笑地认同了。而此时，他们也只有努力让第一舰队的败亡不要牵连到友军的崩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敌军接近了。”接获报告的莱因哈特，不由地将视线朝向参谋长的侧脸。这家伙以为他的长官是盲目的吗？或者是他只把敌人定义为后退者呢？“不做对应吗？司令官。”这种说法刺激了莱因哈特，但.....：.....“阁下，要不要把舰队稍稍上前去应战？”因为吉尔菲艾斯说了，而使莱因哈特对参谋长的怒气也流散了。

“.....不，还早。要再更后退一些。”为何吉尔菲艾斯要故意做出违背己意的进言，莱因哈特在一瞬间理解了。红发的友人是要他将怒气宣泄在自己身上。

通常，在诺登面前，吉尔菲艾斯只要没被莱因哈特指名就不会开口。如果他晒了嘴，大概会被说是“缪杰尔提督大过纵容副官。公私不分的人没有居于人上的资格”用来做为对莱因哈特抢懈人身攻击的籍口吧。吉尔菲艾斯不得不对此留意。被莱因哈特叫唤时，也特意地使用“阁下”这严谨的敬称，他一直是如此细心的。

“吉尔菲艾斯少校，不必急躁。只要再一合敌人的攻势就到达极限。那个瞬间才是攻击的时机。刚才我也说过了，你好好已着。”“是，阁下，下官多言了。”莱因哈特故做无意地看了下诺登，心中为之咋舌，参谋长对于

他们二人的交谈似乎全无感受，只微微洋溢着动摇的脸色在注视着荧幕，吉尔菲艾斯的顾虑是白费了。

在十六时四十分到十九时十分之间，战况推移至同盟军有利的局势。而且这成果几乎都是由第十一舰队那非常识的积极果敢之行动所获得的，因此何兰多的自尊心也理所当然地一直膨胀，几乎认为最终的胜利已是既定的了。日后被比克古评定为“拟似天才”的此人，此时正意气风发到了极点。

“前方敌影稀少。现在直进切断敌军，将其完全击灭。”收到这通信，伍兰夫冷静地回复。

“战果已经充分了。不要深追，立即后退。”比克古也劝告他，在招来敌军总反攻之前，趁着还有余力的时候后退，重整全军的秩序。

“先知先觉者总是不被人理解。现在一时的不和、不合作已不是一论了。为了适求永远的价值，下官要前进，到未来寻求知己。”听到这些话，比克古中将的白眉掀成了个急角。何兰多的回答可说是极尽的自我陶醉，那种精神是中世纪骑士的，而非民主共和制的军人所应有的，战斗并非是为了宣扬个人的武名而存在的。这难道不是作为军人之前所应有的认识吗？“的确，先知先觉者是一定会被称为狂人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狂人都是先知先觉。”说出了这激烈的讽刺，老提督命令副官法菲尔。

“再发出一次后退的劝告。就说如果他拒绝后退，就以抗命罪向军改会议告发……”但是在通讯因妨碍彼此混乱的期间，何兰多让舰队更加地前进，以那“先知式的战术”使帝国军当中起了狂乱。他那用兵手法在外行人看起来大概是很华丽的吧。相对的，帝国军的惨状该说是近乎丑态了。像是被野兽单方面追逐的一群胆小的家畜。

“到底在干什么啊！”愤怒和失望的叫喊又从莱因哈特那端整秀丽的唇中冲出。对于同盟军那无秩序的跃动，帝国可还真是乖乖地去配合啊。同盟军想跳舞的话，就让他们在黑暗的舞台上随意去跳不就得了？为何一定要勉强自己和对方跳相同舞步，来绊住自己的脚呢？一群低能集团。当然，如此也才更能显现出莱因哈特的才华，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略为有用的人物，则对今后野心的推展将会产生阻碍。他是总帅，吉尔菲艾斯是副总帅。一尊他还需要几个行政官僚及舰队指挥官。脑不可能走路，心脏也无法去抓东西。手和脚是必要的。这次会战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取胜，莱因哈特胸有成竹。但在人材收集的方面似乎是无可期待了。

等待、忍耐，原本都不是莱因哈特的本性，但要和那些不知自我抑制的大贵族子弟们有所不同，莱因哈特学得了这种必要性。他不知已经忍耐了多少他们恶辣的戏弄和冷笑了。杀了对方也不为过却只能得了个半死收场的想法，充满着他的每一个口袋。

不过，这一次也终于快要不必再忍耐了。注视着荧幕中的战斗状况，由电脑计测出结果，莱因哈特在极近的未来中找出了反击的时机。

他回视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在沉默之中理解了他的意图，很快地谈及了反攻手段，而诺登参谋长投来了颇为欠缺镇静的声音。

“司令官阁下，我想大势已定了。在尚未蒙受损害之前应该要退却吧”莱因哈特站了起来。他忍耐至今的怒气内压已到达了界限，优美的外表似乎开始起了裂痕。

“敌人的攻势已接近尾声，不可能会有无限的运动。只要在到达终点的那一瞬间，集中火力在敌军中枢，就可以将其虚浮的胜利一击而溃。为何非

逃不可？”“那是你台面上的想法，别太拘泥它，快后退吧。”这家伙到现在为止到底听进去了什么！莱因哈特听到体内某物在跳动的声响。他那优美的高大身躯掀起了一阵疾风，对愚钝的参谋长当头一喝。

“住嘴！这胆小的家伙，言用友军的败北已是不可容许了，竟然连司令官的指挥权都想干涉吗？”这首次的怒吼带有方向性，直线穿过了参谋长的肺腑。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为之动摇，以冲击和恐怖的表情，回视比自己更年轻的上司。冰蓝色的眼眸，使诺登曝呈在难以直视的强烈光芒中，参谋长开始领悟到他一直轻视的这只漂亮小猫，其实是只蜷伏的猛虎。他毫无反驳地呆立着。

“麾下全舰队，准备短距离炮战。听候命令展开齐射。”完全无视着参谋长，莱因哈特下了命令，吉尔菲艾斯加以传达。此刻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确立了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莱因哈特以身为独立舰队之指挥官的身分，身居决定会战整体胜败的立场。

带着暴风的破坏力，一直领导战局的同盟军第十一舰队的动态，在一瞬间停顿了。变形虫的触手停止了伸展，因为已经无法再继续伸展了。在攻击的终点，横列于扩大及收敛之间的极小间隙中，同盟军冻结了。而在将要融化的那一刹那。

“全舰主炮、三发齐射！”莱因哈特的命令奔驰在通讯回路中。

整个宇宙被白光包围了起来。

沸腾的能量浊流旋在虚空中，灼势的黑暗以那巨大的手掌要压碎舰艇。舰体的外面是无限大的沉默，炸裂的光芒装饰了恐怖的序幕。

荷兰多那完全胜利的自负，连同旗舰一起被击碎，随着金属及非金属的尘埃四散而去。

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自己的败北？同盟军从胜利的天空直落到败北的深渊。无视理论与原则而狂跃的第十一舰队，在能量这种丝线被切断后，不由得成了落地的风筝。连想要尽诡道之极致也未能如愿了。

第二次的三发齐射划破虚空，可说是致命的一击了。

同盟军的指挥官在这四小时中于战场上奔驰，支配着战局，对敌方施以无数的炮击。

而相对的，莱因哈特只在三分钟内进行二次三发齐射，就使同盟军指挥官连同乘舰化为宇宙的尘埃，使同盟军变为乌合之众。在更长的时间中持续胜利，以胜者的身分在更广大的空间移动，击杀更多的故兵……以这些方面而言，同盟军指挥官是要凌驾于莱因哈特吧。但莱因哈特却正确地洞察到了：敌方的“奋战”是在浪费能量，只不过是基于“支持军事行动的物质是无限的”之错觉，而在跳着看似华丽的独舞。他在最后胜了，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一直取胜。

残存的同盟军，在恐慌和困惑的夹击下，掉转舰首开始逃走。“看到了吧？”莱因哈特独语着。他是向着友军说的。想下令追击而回视吉尔艾斯的他，视线破抑止了，而吞下了命令的声音。

“不可以追击吗？吉尔菲艾斯，为什么？”他的心思将优美的眉角提起，莱因哈特发出质疑。

我想莱因哈特大人没有必要操心在残兵的追击上。只是如此而已。”……的确，就只是如此了，我明白了。”莱因哈特笑了，他了解吉尔菲艾斯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莱因哈特已经立下了一击逆转敌我形势的功绩。帝国军的



胜利已定，会战终了后，莱因哈特会被认定为战功第一，已是确实无误的。那么，追击败走的敌军，仅以杀戮和破坏的数量为夸之类的功劳，让给其他提督也无妨。如果连残敌扫讨的功劳也独占了，只会引来其他提督的嫉妒和憎恶。即使不如此，也会被称为“骄惯的金发小子”而被近雌伏。这样今后大概会比较易于行事了吧。

这个让步，并不会伤及莱因哈特的自尊心，而吉尔菲艾斯也正是因此才进言的。因为莱因哈特的自尊心，对吉尔菲艾斯而言，是和自己的自尊心相等或是更高的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就在此参观一下僚军的奋战之姿吧！”莱因哈特坐回了指挥席，跷起了高高的二郎腿。命令侍从为司令宫送来咖啡后，吉尔菲艾斯的视线朝向参谋长的身影。诺登少将那一度失去血色的脸还没能完全恢复，硬化的表情固定在荧幕上。想到他那平庸的精神所承受的冲击之巨大，吉尔菲艾斯为他感到遗憾，但也确认了“他不是能为莱因哈特大人所用之才”的判断。

另一方面，同盟军全军溃乱的危机，在kk克古和伍兰夫的再反攻之下而回避了。

“发射！”随着命令出现在虚空中的光壁，把突进的帝国军从正面撞开。帝国军队形崩溃，伫立在光与热的沐浴之中，却仍再次前进，要进逼同盟军。比克古和伍兰夫巧妙地连系，掩护着逃回来的第十一舰队的残存兵力而逐渐后退。帝国军数次的突进，都被其柔软两不见溃散的防御网阻挡，无法给与致命的损害，终于不得不打消了追击的念头。

“同盟军里倒也有能干的家伙。”莱因哈特吐出了这句话。如果他掌有全舰队的指挥权，大概会询问敌将之名，而称赞其善战吧。吉尔菲艾斯报以微笑。

“看来命运似乎是在对莱因哈特大人献媚。”“命运？我的人生岂能让命运左右。我会因自己的长处而成功，因自己的短处而灭亡吧。一切都在我的本身的范围内。我，再加上你的协助的话，是不会让命运来干涉的。”“您是了不起的。”“我希望真是如此……”莱因哈特似乎要一笑挥去自己的强悍，松弛下了表情的紧张，以白洁的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黄宝刘海往上拨去。

同盟军重整舰列，向本国归去。其他二舰队倒还好，第十一舰队是完全的败残之列，饱受着重建之苦，负现人何兰多因战死而逃过了处罚。说来同盟军可失去了未来的帝国本土进攻部队总司令官了。比克古和伍兰夫虽阻止了全军的溃走，但未能制止何兰多狂奔。这懊悔，化为了心中苦涩的沉淀物。

“威列姆·何兰多也差点就成了英雄了。”伍兰夫含着一些感慨地从通讯荧屏画面中谈及。

“英雄啊……”老人的声音带着耸肩的语调。

“说到这个，你知道吗，伍兰夫提督，关于所谓的英雄，有人说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哦？”“他说：所谓的英雄，到酒吧去要多少有多少。相反的，在牙医师的治疗台上可一个也没有。总之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人物吧。

“说得有理，似乎是没有度论的余地呢。那位巧妙的评论家到底是谁呢？”“好像是席特列元帅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当时的学生。名字是……”那是听过了好几次的名字，但统率败军归国的责任之大占去了他的心思，比克古此时并未想起来。他想起“扬”这个简单的姓氏是在归国之后。

就这样，“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对帝国军、同盟军都在不合本意的形式下闭幕了。互延一五〇年的两军之战，未明白分出胜败而结束的例子并不少见。而这场战斗的意义，在战斗终结当时，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仍是浑沌不明的。

## 第二章 蜘蛛网

在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的首都一行星奥丁上最壮丽的建筑物，当然是皇家的居城“新无忧宫”由大小无数的建筑物和庭园所构成的宫殿一角，有着以前独占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之宠爱的女性——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居馆。以前皇帝都从此馆起驾前往御前会议或谒见厅，而现在他的御驾则是从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居馆起驾了。

古典的装璜，映照在烛火灯光下的沙龙，有一位男客，他并非侯爵夫人的情人。身为皇帝御医团之一员的他，对侯爵夫人而言，不过只是个跑腿的罢了。他是医学博士格列瑟。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在微明的光线中，挥动那以往被皇帝握在手中的白皙玉手。此刻，在她未受邀请的宴会里，凯旋归来的莱固哈特正立在祝杯的围绕中。

“我就认为让那女人的弟弟活下去会造成不利，几次都试着要除去这日后之害。”那个女人是指莱图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虽然这是杀人计划的告白，但医师并未指摘此事，只在无言中记录到记忆的图书馆中。

“然而，这些日子来，那个令人厌恶的小鬼却一直活着，长大成人，竟然还成了被称为阁下的身份！”憎恶的能源在室内张起了细丝，宫廷医师像是被捆住似地缩了下身体。虽然已经习惯了夫人激情的表露，但这大概永远也无法转换为快感吧。

“二十岁不到就当上了中将，帝国军的权威真是低落到极点了。那个小鬼竟成了阁下，竟然成了阁下！”“我听说他这次升为上将了。”

医师所用的语气相当小心，因为侯爵夫人正处身于激情之中，所以在话中所含令人厌恶的成份，也仅止于发言人自己知道的程度，这种程度的作法，对于置身于膨大而苛烈的负面感情浊流中的人而言，是精神卫生上所绝对必要的。格列瑟医师之所以配合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并非因为感情上的共鸣，而是回为她那逐渐消逝却仍然强大的权力，以及她那完全没有消失征兆的财富。

侯爵夫人仍在咬牙切齿。

“那个女人被称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已是不敬之至了，这次竟连那女人的弟弟都将承继罗严克拉姆家——素有名誉的伯爵家名号！”这虽然仍是未正式发表的事情，但宫廷中以金钱和人情所建立的情报网相当发达，这不快的种子老早就已经被放进了培尼明迪侯夫人的耳中了。

罗严克拉姆伯爵家，当然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世袭贵族中的名门，至今阁僚及提督辈出，各方面有十人以上，尤其第九代罗严克拉姆伯爵康拉特·海因兹，为参加帝国历二五三年的艾利希二世之宫廷革命的三提督之一，在特拉巴哈叙职帝国元帅，历任了军务、内务、国务三尚书之职。爵位也一时

升至侯爵，但因次男菲利浦引起的事故造成皇女玛格坦蕾娜死亡，而引咎辞去公职，爵位也仅止于一代而降回伯爵。而后因当主再三早逝，直系的血统无法维持，终于家系断源而废绝。而要莱因哈特承继其家系，自然是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意思。在姐姐之后连弟弟也登上伯爵的地位，企图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此名家后继者的贵族不禁大怒。但是思及皇帝对安妮罗杰的偏爱，则又不能随便开口反对。更有部分领悟到利害关系的贵族，开始让自己的女儿或妹妹去接近莱因哈特，想要间接地拥有伯爵家。

“真是不堪入目。”侯爵夫人口中流转而出的侮蔑言词，几乎都固体化了，如果那些名门淑女们在场的话，势必会被砸得脸上流血。

“那个骄傲的金发小子，没有什么适当的方法加以消灭吗？格列瑟。”您的心情我了解，但金发小子如今已非一介无名的军官了。即将登上帝国一级上将及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他如果死于非命，那么司法省及典礼省可不会放过此事的。

典礼省即是处理有关贵族的各种行政事务的机关，掌管贵族之间的民事诉讼、继承问题，贵族子弟方能入学的学校之管理、爵位的授与等，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门第回复也由此机关处理。只是其权限和司法省及财务省时有重叠，大多流于形式。典礼尚书的座位，也有着贵族社会中的名士之象征意义，而非代表政治家。

“自称同盟的那些叛徒们，实在不中用。连一个金发小子也没能在战场中杀死。”听到这迁怒的恶骂投向了由行星同盟，连医师也不禁苦笑。

“叛徒们的不中用是令人遗憾，但幸好，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还完全没有怀孕的征兆。”“岂能让她生下孩子！”立即反射而来的声言，令格列瑟也一瞬为之栗然。在他那惧伯的视线所注视着的前方，培尼明迪夫人，像是一尊被题名为“憎恶”的雕刻，凝然地坐着，如果白嫩的皮肤上有任何龟裂，大概那沸腾的憎恶将会喷出来烧伤医师。

“我绝不允许那般下贱的女人被称为国母。”“缪杰尔家终也是贵族的一员。虽没有爵位，但代代都有着帝国骑士的称号，并非平民或贱民。

“但他们不是过着比平民还差的生活吗？”“是的，这一点的确如此。

“不管如何，终究是不是可称为名家的卑贱之女，不能让她再得寸进尺下去了。得让她知道一下厉害才行。”“可是，要如何去做……”夫人的脸上跃动着邪恶的光彩。“让那女人怀孕，而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陛下的皇种，那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不只是陛下的恩宠将消退，还是身为后宫之女所不可容许的不义之行。当然她本人和她弟弟也会被赐死，算是受到了以往得意忘形所应有的严罚。”“的确将是如此。”格列瑟已经不再掩饰他那畏缩的表情了。不论男女，对于同性之嫉妒的激烈程度，都远远超越出异性所能想像的。但即使如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这份恶意，却无法引起他人的同情。

“不过，有可能让格里华德夫人与男人私通吗？要以哪个男人做为对象呢？”“没有必要找男人，只要有精子就够了。”医师的呼吸器官的功能又再一次急遽停止。

“先保存好某个男人的精子，利用你的立场让她受精就好了。以谢礼做为鼓励，去收集适当的男人的精液。”“……遵命。我会依您的指示去收集男子的精液，要什么样的男子的精液才好呢？如果您有特别的要求请详细告诉我。”夫人的眼睛带有油脂般的光泽。

“当然身分要以卑贱的为佳。智能低、没有学识修养、容貌像猿猴般丑恶，性格残忍且粗暴、容易沉溺酒中……啊，还有什么呢？对了，生下畸形儿的可能性越高越好。”“是……”“还有，哦，对了，如果是带有性病的病菌，能让那女人感染的男人，那就再好不过了。”格列瑟擦拭着他那并未流出的汗水，巧妙地掩饰了喘息。

“要同时具有这么多缺点的男人，在广大的奥丁中并非到处都有啊。为期圆满，请给我时间上的宽限，最重要的是要有找出好‘材料’所需的费用。”“花多少钱都无妨。”

这是这女人唯一的“优点”医师心中想着，当然为了自我防卫，他并没说出来，而郑重地低头行礼。他想要在所需的费用上再多加上五成，来夫人减轻一下钱包过重的负担。

“不过，斗胆地说，侯爵夫人，即使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失势了，而后，陛下会再对其他女人产生兴趣。这一点就非我能力所及之处了，还是得您见谅。”医师真正想要说的是：即使消灭了安妮罗杰，皇帝的宠爱也不会回到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身上，还有她若不能生下皇嗣，则不可能取得完全的权力。以上二点，但医师并没有如此直言的义务。因为如果刺激了侯爵夫人最敏的痛觉神经，只会招来怒声及恶意。

不过，女人……不，人类竟会有如此觉大的改变吗？医师不由为之感慨。十五年前被纳入佛端德里希四世的后富时，身为子爵家千金的苏珊娜·冯·培尼明迪被比比喻为花蕾初绽的樱草，是位令人怜爱的深闺淑女。想起她在皇帝的寝所中，如冬天的小鸟般畏俱、战栗，医师甚至会觉得心疼。而在怀孕、授与侯爵夫人爵位、男儿死产、三次流产……吧。这一连串的日子下来，年龄已过三十的她，虽然容色未衰，但却已失去了丰润，宠爱被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独占了。小鸟化成了啄食生肉的猛禽。她的嘴和爪都是为了撕裂那把她从温暖的巢中逐往北风的荒野的另一只小鸟而磨利起来的，医师是把宫廷当成栖息场所的人种。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出更强劲的风所吹的方向，则将不会有完全的生机。

如果明白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最后将独占皇帝的宠爱及宫廷内的权力的话，那么尽上绝对的忠诚也无妨。但若非如此，则就有必要加上几重的保险了。当对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阴狠的策谋暴露时，培尼明迪夫人会被赐死，而比格里华德夫人提早先苦痛地死去，那也算是自作自受，但他必须绝对避免被当成共犯而被处刑才行。要去接近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本人，是相当困难的吧，但应该会有什么方法可以向她弟弟——未来的罗严克拉姆伯爵莱因哈特示好吧。医师形式上地对现在忠诚的对象低头行礼，而继续地思量着。

II 当时的银河帝国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十六代。三十年的在位时间，已是历代皇帝平均在位期间的二倍半，但自从二十九岁即位以来，他就未曾有值得特笔的政治实绩，而也未做出多大的恶行，只在缓慢地消耗着时间、自己的生命、以及王朝的命运。

和自由行星同盟历经一世纪半的抗争，呈现出环状线上永久运动般的形貌，官廷阴谋或地域性叛乱已是每年例行公事，宫廷及政府都被毫无生气和流于形式所支配，善意及恶意都非汹涌地沸腾而起，而是发着它那半生不熟的声响。

“平庸、怠惰、顽固、疲劳、闭塞……”活代的历史家们如此形容着佛

瑞德里希四世所统治的时代。巨人鲁道夫大帝篡夺银河联邦的民主共和政权，在数亿人的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死尸上建立起皇帝神圣的专制国家已经过了将近五世纪。打在共和主义者死尸上的专制主义之地桩已经腐蚀，地板已经龟裂，柱梁也已动摇。

而佛瑞德里希四世也未表现出对于保护王朝不受时间侵蚀的任何努力。即位的当时他就被认为是平庸的君主。他有一兄一弟，在并非开明但却勤勉富教养的兄长，及具行动力及活力的弟弟之间，他未受到廷臣们的支持，而沉淀在灰色之中。兄长利夏尔及弟弟克列门兹为了至高的地位在抗争，不，该说是支持他们的两派廷臣在争夺着新时代的权力，而两位皇子被卷入其中。

帝国历四五二年，皇太子利夏尔企图刺杀父帝奥特佛利特五世而被赐死；支持他的六十名廷臣也被处刑，册立了克列门兹为新皇太子。而到了四五五年，证实故利夏尔大公无罪，查明了克列门兹一派使其蒙羞的事实，这次则是克列门兹跟的廷臣一七 名被肃清，克列门兹想流亡到自由行星同盟，但因"偶然事故"而连同宇宙船一起爆炸身亡。就这样，当皇帝因心脏病而死在床上时，在其枕边的，只有不被任何人期待，也不被任何人憎恶的佛瑞德里希。

奥特佛利特五世在金钱方面相当吝啬，所以佛瑞德里希大公殿下时常困于游乐费用的来源，在其父死去之前，在高级卖春妇及酒店方面还有总计约五十四万帝国马克的借金须偿还。如果是数代以前，还可以卖卖"帝国骑士"的称号，而现在这种虚名已没有什么商品价值，大公跑到一象叫"比尔加"店家主人面前哀求。

被大公殿下这般显贵的人物跪在面前，"比尔加"店主也觉得过意不去，而让大公在"如果佛瑞德里希大公登上了帝位，则要偿还额面二十倍的借金"的借条上签名，然后把借金消帐。原来是带着把二万二千马克平白放弃的打算，没想到"如果"却成了现实，头上戴上至尊之冠的新皇帝，支付了"比尔加"店主四十四万马克。

父帝基于嗜好而非统治者的责任感所屯积下来的金钱，足以用来消除历代以来国库的赤字，但佛瑞德里希却像在复仇似地开始浪费，在众多的建筑及土木工程上，将父帝的努力化为乌有。不过却仍未把国库和其自身逼至破灭的地步，佛瑞德里希把大公时代结婚的妻子册立为皇后做为装饰，然后开始进行前所未有的渔色行为。从最初开始就未曾关心过国政。

虽然如此，和部分先祖比起来，他仍还算平凡。他的曾祖父奥特佛利特四世，在后宫汇集了一万人以上的美女，政治、狩猎及酒宴都未曾用心，而专心在贪图快乐，五年后慕毙在后宫的床上，"仍有五千人保持着处女之身等着接受皇帝宠幸的夜晚到来"。他生下了六二四人，其中三八八人成人，主要的贵族们几乎都被迫和"皇帝的公子"结为夫妻或招婿入嫁，为了献上大笔的礼金及聘金而头痛。对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中立下了几次武勋，而官叙元帅的庄任菲尔斯伺艾多蒙多，没有结婚运，三次死去了妻子，而不断再婚，但对象全都是奥特佛利特四世的女儿。他在四十多岁死去时，他的友人普鲁夫提督评为"他为了皇帝，才能、财产、精力全都被吸走，因而死去"，因祸从口出而除去军职。

虽说是平凡，但为使佛瑞德里希四世快乐而做奉仕的女性，包括"一夜妻"之类的，的确超过了一千人。其前半生的嗜好到后半生时大为转变，前

半生喜好成熟丰丽的女性，不只一次地对有夫之妇下手。不过是一名地方男爵的艾先叶尔兹这个人物，在毫无武勋之下就升为伯爵，得到宫内尚书的宝座，据说就是因为他把妻子贡给了皇帝一年之久。当时在贵族社会中，瘦削的女性为了追求适度的肥满，而大吃一些生奶油及糕点，甚至流行向平民买来丰丽的女孩做为养女，而遭到部分的贵族及大部分平民的嘲笑。

到了四十过半的年纪，佛端德里希突然对丰丽的女性失去了兴趣，而开始渔色十多岁的少女。首先独占他宠受的少女，受封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称号，但她却不是究极的目标。

在宫廷及门阀贵族社会中攀折了无数花朵之后，皇帝开始在市井里寻求清纯的野花。

宫内省的官吏们，为了迎合皇帝之意，而开始四处探寻清新动人美丽的十数岁少女。好不容易花费时间劳力和金钱找到了，却大多一个月就腻了。他们又得去找新的鲜花来了。

偶尔，当时的军务尚书会为前线的兵员不足而叹息，而在内阁会议中非难宫内省占用过剩的职员。宫内尚书愤然一或说是反而严正地回应。

“我省的职员也是位居战场的。虽然不会有枪弹或光束飞来，但很明显地，他们是士兵。”皇太子鲁多维希死后，有了“为了生下男儿”的名份，宫内省的职员可真是在他们的职守上来回奔波。

就这样，帝国历四七七年的某一天，一位宫内省职员，在市郊的一角发现了一位名叫安妮罗杰·冯·缪杰尔的十五岁少女。黄金的头发、青玉的眼眸、白磁的肌肤，虽然穿着粗劣的衣服却仍有惊人的透明感和清新感，给人强烈的印象。

母亲亡故，父亲谢巴斯迪安是有着帝国骑士称号的没落贵族。不论其生活能力，其本身就欠缺自力更生的意欲，事业上也失败，把失意寄诸杜康的他，喜见订金五十万马克的金币，就毫不犹豫地就将女儿卖入了后宫。在被带进地上车之中后，少女像人偶般地毫无表情，但在接近宫殿时她开口了，询问着是否能保证十岁的弟弟的前途。宫内省职员回答说：那得看你如何侍奉陛下，少女点了头了。又再次沉默了……就这样，安妮罗杰成了后宫的一员。

说到她在宫廷中的友人，大致只有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桃乐蒂及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玛格妲蕾娜二人。还有帝国骑士高尔维兹夫妻。丈夫是发现安妮罗杰而带她入后宫的宫内省官吏，因为此功而获取皇帝所赐的大额赏金，并指示他服侍安妮罗杰，担任着格里华德伯爵家的执事。

高尔维兹曾数次对妻子提及发现安妮罗杰时的景象。在黄昏的黑暗开始侵略天空的时刻，在蓝衣服上加上白色清洁的围裙的金发少女，对着在庭院玩耍的弟弟和他的朋友说着一莱因哈特，晚餐时羊到了。齐格如果可以的话也一块来吃吧，不必客气哦，人越多吃起来才越快乐……那个弟弟，现在已是帝国军上将。

安妮罗杰并不插口于政治。也许她认为这才是一在政治面及物理面一拥护弟弟的最好方法吧！高尔维兹对其弟弟并不如对安妮罗杰那般地亲近。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从初次见面开始，就一直认定他是诱拐犯的一党，而一直保持具有隔阂的态废。高尔维兹虽认为他不讨人喜欢，但却被他那隐藏着强烈和犀利的美貌所压倒，当被那冰蓝色的眼眸正面注视时，他就会深思着，自己是否正和一位可伯的人物同席？高尔维兹最大的遗憾，也是莱因

哈特最小限度的安慰，就是安婉罗杰没有怀佛瑞德里希的子嗣，而在往后的将来，这将使她走上吉凶之中的哪一条道路，尚没有任何人知道。

III 莱因哈特感到相当不悦。虽然升为上将，年内将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成为大贵族的一员，但他心中的地平线却布满乌云。

想到姐姐那细白温柔的手，放在那不相称的男人额头上，即使满溢生气的春光，也会化为无彩画的一部分。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卧病，安妮罗杰为了看护而住在病房，前去王宫内她的居馆寻访的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执事郑重但却未带诚意地告知了安妮罗杰不在的消息。

姐姐的居馆前有个大池，菩提树深浓的树影落在池而，躺在绿荫的草地上的二人，无言地仰望着天空，突然莱因哈特两手撑在草上，发出小小的声音后，倒立了起来。

“身为帝国军上将的人，竟在草地上倒立吗？”吃惊的吉尔菲艾斯笑了，莱因哈特倒立着，让华丽的金发和草地接吻，回了一句。

“违背重力可真是件舒畅的事。你也试着看吧！”他的表情突然变了，他把眼眸中映照的光景急速地做了修正。

“姐姐……！”莱因哈特让柔软的身体一个回转起了身来，吉尔菲艾斯则弹跳了起来，立起他那修长的身体。风景恢复了鲜明的色彩，在当中安妮罗杰的笑容柔和地闪耀着。

“你们二个都已经长大升官了，但这一点却和以往一样，丝毫未变。”“变了啊！你的讲法真令人意外。”“咦？哪里变了？莱因哈特？”“可以比以前倒立得更久了啊！”再怎么想，这实在不像是身为帝国军上将所应有的辩白。

如果那些视莱因哈特为“两手持着不敬的野心和不逊的态度，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看到了，一定会忍不住起了奇怪的念头吧！但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看来，这才是他应有的形貌。只要他们三人独处，权力、武力以及野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有时，吉尔菲艾斯会被想像所驾驶。会想着，会不会现在自己正走在漫长的梦幻回廊之中呢？当他一醒来时，会和莱因哈特一起睡在白色而清洁的床单上，金发的少女打开门，露出如同穿透叶缝泄出的斑斑阳光似的笑容——昨晚和你父亲连络了，早餐吃完就和莱因哈特一起上学吧。而红发的少年回答——我做梦了，我个两个当了军人乘上了宇宙战舰，打败了敌军，凯旋归来……“因为陛下病了，我得立即赶回病房去才行。”但，这却是现实的声音，表现在外的和隐微在内的，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安妮罗杰大都可感受到他们深深的失望吧。她给了他们一个篮子，并告诉他们里面装的是马铃薯派。

“下一次再过来好好地玩。你们要保重喔，我只有这点请求。”“姐姐你也要保重，别太勉强自己了。”“莱因哈特大人说的是。您要保重身体……”一言一语，都具有一百倍的心意。手持着装有这次战役的最高褒赏的篮子，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离开了菩提树下。

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克劳斯，是有着锐利……或该说是激烈眼神的七十四岁的老人，在首席阁僚的座位上已有十年且屹立不摇。在以前他历内务、宫内、财务的三尚书职，都未曾犯下大过错。

未犯大过，对于已经化为草食性恐龙般肥大而钝重的帝国官界是很重要的。立典拉德侯爵，一次也没有订定过新的政策或法律。他熟悉惯例及旧习，而依状况巧妙地运用，有时则适当地加入“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这种香

料来料理事态。他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和执着，但却假装成并非如此的形象，而确保着今日的地位及权限。虽然有几人看穿了真相，但都被立典拉德侯爵巧妙的阴谋赶出了宫廷，现在他的竞争对手，大概只有身为皇帝女婿的二位大贵族而已了。

立典拉德侯爵在思索着。不能让皇帝的女婿布朗胥百克公爵、立典亥姆侯爵的势力再继续伸展下去了。只会让他们符合其自身能力与关心程度地，在狩猎和酒宴中渡日就行了，如果让他们平白插手国政，只要换来多余的纷乱和抗争。

莱因哈特的姐姐一有着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之称号的安妮罗杰，虽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却未曾插手政治。对廷臣而言的确是令人欢迎的，在他们之间对安妮罗杰个人的评价是绝对不坏的。立典拉德侯爵对她亦是如此。但是保守的安妮罗杰，如果生下了男孩，被正式册封为皇后的话，也许就会开始干涉国政了。过去有过无数的例子。今后该如何对待她呢？银河帝国是专制国家，神圣不可侵的皇帝旨意，是位于诸法之上的。某个皇帝身边卖弄权势的廷臣或宠姬也会随着新皇帝的登基而被逐出宫廷，有时也会有权力和生命一同上路的例子。思虑总是越深越好。

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在鲁多维希死后，就没有了皇太子。他的兄弟姐妹九人当中，一人被赐死，一人是“意外死亡”其余七人则是病死。他本身则使得包括皇后在内，共十六位女性怀孕了二十八次，但六次流产、九次死胎，而总算诞生的十三人之中，在成人前有九人，成人后有二人先后死亡。现存的只有布朗胥百克公爵之妻安玛莉及立典亥姆侯爵之妻克莉丝汀两女。没有直系男子，给预测上带来了困难。不，虽然是有个男孩，但却仍是四岁的幼儿而且母亲并非门阀出身，所以大贵族们的反应令人担心。

如果安妮罗杰生下了男孩，则宠爱她的皇帝会册立其子为皇太子吧。进入后宫九年，年轻健康的她却未能怀孕，大概有十之八九是皇帝的责任。流产、死胎、以及早夭。五世纪以来，虽也有例外，但淫荡至极的高登巴姆家的血统已浊，生命力也衰退了。虽然平民们并未得知，但先天性畸形儿或异常者的诞生比率也相当高，这些不幸的孩子都在御医的手中安乐死了。王朝的开祖鲁道夫大帝宣言：“社会性或是肉体上的弱者，没有生存资格。”连同共和主义者，畸形儿、异常者、精神贫弱者、肢体残障儿、遗传病患者，这些本身毫无罪过的人们遭到杀戮。像是在讥笑其残忍、愚劣似的，他的子孙们也生下了“没有生存资格”的孩子，而为了建立皇室的威信及尊严，而重复着杀害婴幼儿的恶行。

如此看来，安妮罗杰要产下男孩的可能性可说是非常小了。不过有和她相关连的另一个要因。那就是她的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

十九岁就当上了上将，皇帝的偏袒也太超出限度了，但那金发小子似乎也并非完全不会放出自身光彩的卫士。在这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米克贝尔元帅虽隐约露出不满及不合己意，却未反对莱因哈特升任上将。

“应当是为了不想招致皇帝陛下的不悦吧？”立典拉德侯爵的心腹财务尚书凯尔拉赫子爵说了，但老政治家虽然一直认为是过度评价，却也一直无法无视于莱因哈特。

“也许就只是如卿所说的如此而已吧。不过，如果宫中的个别势力再增加的话，廷臣间的分裂将令人担心。如果是不好的秧苗的话，得先行拔除才行啊。”“即使如此，他不也只是一介军人而已吗？”“来年他还将成为罗严



克拉姆伯爵家的当主。这个地位可不能轻视哦！”“也许是如此吧。对了，国务尚书阁下，您突然考虑到格里华德夫人的事，是有什么理由吗？”国务尚书在犹豫一降之后，掌出了一封书简。财务尚书眼前所见的，是由文字处理机那无个性的文字所构成的极短的文章。“G……B……奇怪，这个是？”细声由语的凯尔拉赫，似乎已然了解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要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卿也是作如此解释吧？”“除此之外，就别无他说了。”凯尔拉赫苦涩地扭曲了脸颊。

“真是令人为难的一位夫人啊。”“那位夫人的宫廷人生早就已经结束了。早点领取赐金回去过田园生活不就好了，难道她还想把沉没的太阳拉回到天空中央去吗？”“不过，如果十多年前她所生的皇子长大成人的话，夫人可能已经被正式册立为皇后了，也难怪她死不了心。更何况……”“接下去的就别再说了，财务尚书。

立典拉德侯爵的语气中失去了柔和，在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男婴死产之时，流传了一个奇怪的传说，听说其实男婴是平安地生产了下来，但却死在医师的手中。那位医师被不愿意皇帝生下男孩的人们，以巨额的金钱收买了。

那些说着传闻的人，一说这里，就畏首畏脑地探视周围，只以食指抵着嘴唇示意勿再多言。这种演戏般的行为，有着奇妙的逼真感。再怎么说明，说到“不愿意皇帝生下男孩的人”不就只有皇帝的两个女儿和其夫婿一权门中的权门，布朗胥百克公爵和立典亥姆侯爵两夫妻吗？听到了传闻，两对夫妻为之激怒，但以偏见的目光来看，其激怒的态度也会令人怀疑。

据说一直水火不容的两家，共同地进行捉拿散布流言的犯人的行动，但却徒劳无功。结果就有了“如果真的捉拿到人而演变成到法庭对质的结果，可就不好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认真地抓出犯人”的说法。看来不管是权利或荣华，都和人望是毫不相干的事物。

“不论如何，可不能贸然地介入。把手伸进热水中，可不是一瞬的痛楚就可了事的。接下来的才是可怕。”对财务尚书的话点了点头，立典拉德以险恶的眼光划裂了宇宙。财务尚书再把那未署名的书简再重看了一次，他心想：是何人写下这令人怀疑，但又近乎事实的文章呢？“如果说皇太子殿下还健在的话……”财务尚书叹了口气，以一个贵族出身的官僚政治家而言，他算是有才能的人，他的眼界也顾及到行政及政略的分野。不过，其视野却未曾出过帝国和帝政的范围。皇帝的无力、没有后继者、门阀贵族相互的暗斗，虽然都使他对帝政的衰弱感到危机，但由高登巴姆王朝所统治的帝政本身的崩溃，则就远超他想之外的地平线了。过去虽曾有专横的权臣无视皇帝，公饱私囊，压迫其他廷臣，但那全都是在做一个叫做高登巴姆的碟子上展开的事态。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所称的“金发小子”正想把这碟子本身打碎的话，也许就会感到极度的战栗，或者只是会把这话当成痴人说梦话而一笑置之吧。

IV 虽然升为上将，但莱因哈特的官职未定，只暂定地给了“军务省高等参事”及“宇宙舰队最高幕僚会议常任委员”的称号。两者都是近乎闲职，军部主流派那只给予地位及名誉，而不给予实质权限之意见，明显可见。

吉尔菲艾斯升为了中校。职务则仍然是莱因哈特的副官。阶级高升当然有其令人欣喜之处，但如此一来，则“会被调离莱因哈特身边”的不安也就几乎完全没有了，因此他暂且也算是安心了些。

莱因哈特去到宇宙舰队司令部，向米克贝尔加元帅问候，顺便也移足到军务省，对军务尚书艾伦培克元帅在礼仪上，以完美的态度观见。

“那个小子，至少还是懂得礼仪的嘛。而且外貌也不差。”教着旧式单片眼镜的由发元帅下此评语，但是他的单片眼镜并没有看透人心的机能，所以他也无法洞察到，这个美貌出众的年轻人，想在两三年之内，把现在这位军务尚书办公室的主人赶出去。对于只会评价外观上形式的元帅，莱因哈特也就以其适当的形式应付。

不过莱因哈特在对于上将的礼遇中，也有一件是使他打从真心地为之欣喜的。那就是将授与个人的旗舰。当然战舰的所有权仍属国家，但若没有当事者的同意则不能将其撤调。只要莱因哈特本人没有申请变更旗舰、退役，被降级、或者是战死，则这艘舰就一直属于莱因哈特。

新造战舰伯伦希尔。闪耀着银色光芒的流线型的“美女”气品高贵的不败女骑士。和皇帝派遣的使者一起造访此舰的莱因哈特，一瞬间感到心中雀跃。

“伯伦希尔、伯伦希尔……”莱因哈特重复地叫着他的新旗舰的名字。他比骑师爱名马的心态更深一层地钟爱着这艘舰艇，尽其一生都未有改变。

只要他还待在帝都，身处闲职，则这艘舰也将只是盒中的宝石，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让这勇敢的女王立于舰队前头战斗的日子来到吧。那么，帝国军必须得对同盟军处于劣势才行，但对于他人的失败，可说正是如其所愿的。因为这相对的会强化他的立场，也将会给予他机会。

“获赐良舰，实在感激不尽，请代我向陛下如此转达。”莱因哈特的声音，时有着超乎礼仪及盘算的热潮。担任使者的某男爵点了点头，把证书交给了他，然后细声说道“我会期待的”就回去了。在吉尔菲艾斯的说明下，才明白了这奇怪的言语的惠思。

“莱因哈特大人，我听说在获得皇帝颁下旗舰时，在习惯上要赠送某些谢礼给使者。”“谢礼？”“是的，因为送现金就成了贿赂，所以得送一些艺术品之类的。如此之后，其人的旗舰才会受到周围的认知。”莱因哈特灼热了起来。竟然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事，又不是跟使者买来的战舰：他如此大声吼着，但吉尔菲艾斯仍保持冷静。

“这不是一个能以常理通行的社会，所以莱因哈特大人才会立志变革，不是吗？不必强要一个小男爵讲常理，还是为了建立一个讲常理的社会，暂且忍耐吧。”“……，……说得对，正如你所说的。以一艘伯伦希尔的代价而言，也算便宜的了。”莱因哈特点头，感谢着吉尔菲艾斯的劝告。

翌日，闻名的画家列特麦耶的油画，被送至男爵的私邸。男爵对美术几乎毫不关心，但在听了送画的画商说明后满足了，直接转卖给该画商而收取了五万帝国马克的现金。已经赠与出去的绘画，会被保存或转卖，可就与莱因哈特无关了。

就这样，伯伦希尔被周围认知为莱因哈特的旗舰。有一天，在舰内并肩走着的时候，他把那冰蓝色的眼眸朝向吉尔菲艾斯。

“这艘舰有一半是你的。你是中校，有成为舰长的资格，就如此做，如何？”“那也可以。只要莱因哈特大人可以允许我的忠诚心以伯伦希尔为先的话……”“这可不行。前言撤回。舰长就另外找人吧。”“我想那样比较好吧。对了，您心里是想要早一天搭乘此舰前赴战场吧？”“很遗憾，暂且是不会有战争的。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们的好战心理才刚满足过了而

已。”伫立在订光昏暗的舰桥，莱因哈特环视周围。在近乎无色彩的世界中，黄金的头发更加地显出了鲜明的存在感。

“为什么不起一些地方叛乱呢？要镇压应当是很简单的吧？”“如果是简单就能镇压的叛乱，是不会轮得到莱因哈特大人的。想要轻松地获取武勋的人，可比比皆是。”“大概吧。看来就只有等到那些家伙死掉为止了吧？”莱因哈特吐出更危险的词句，以那大胆的眼神，射向虚空。

V 一封奇怪的书简被送到莱因哈特手中，他既非千里眼，所以自然是不会得知，如果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或财务尚书凯尔抱赫子爵也在场的话，一定会有一股想告诉他“这和我所看见的密告书内容相同”的冲动吧。

“B 夫人对宙中的 G 夫人抱有加害之意。务必留心。”当然信上没有署名，莱因哈特注视了这简明的书简片刻。流言或传闻要做为情报源是该有所取舍选择，但这次，这封刻意送到他手中的书简又有何目的呢？如果是圈套，那么应当会施加一些取信于他的技巧才对。当然，这也不会是单纯的善意，大概是有所盘算之后所做的忠告吧？G 夫人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安妮罗杰，这一点是立即明白的。而 B 夫人是谁呢？如果是布朗胥百克公爵，则不可能刻意称为“夫人”“那么是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吧……”这个声音，表现出了把“魔女”这个名词乘以二倍以上的不吉及厌恶。终究莱因哈特已经不只一次地被这位贵妇人意图谋害了。虽然那些成为她的走狗而扑咬过来的人，都被一一击退，但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向病原菌本体伸出报复之手。

“让那女人活着，姐姐的性命就危险了……我的生命亦然。

他有能力保护自己，但在皇宫深处的安妮罗杰的生命一旦遭到危险，则就非现在的莱因哈特能力所及的了。

“那位夫人以前曾独自蒙受皇帝的宠爱，她会想要谋害安妮罗杰夫人，反倒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说道，吉尔菲艾斯也同意莱因哈特的见解。在这之间，和莱因哈特一直生死与共的他，是亲身体验过培尼明迪的偏执的“这一方面的心理，其实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的。就算姐姐失势了，皇帝的宠爱也未必就会回到那夫人身上。

莱因哈特拨起落到额前的金发，声音带着急躁。

“只要皇帝的性癖没变，而时间也没有倒流，那女人是不会有生路的。她这么做不是无济于事吗？”“她和莱因哈特大人不同的。她有太多进行阴谋的时间和手段了，这无关于于理性或利益的问题。”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应当还只是三十岁出头而已的年龄。这本应是人生最丰饶而最具生产性的年代，但她却深居在那没有访客的沙龙中，陶醉在那凋落、嫉妒和败北的沉思中，而步步朝着衰老前进。那个身影使吉尔菲艾斯感受到一种超乎敌意的心思。

但是，这份同情心和他对安妮罗杰的爱慕比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想加害于安妮罗杰，吉尔菲艾斯就能挥除那小小的同情。

“不过，具体来说她是想要如何动手呢？”“这个……大概是进行毒杀吧？或是逐出宫廷吧？”在战场上会无限地扩大深化的莱因哈特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对于发自同性间极端之嫉妒的贵妇人所为的宫廷策谋，则也只能发挥到这种程度而已。不过，若是要将其逐出宫廷，那么使皇帝对安妮罗杰不

悦就成为前提。也就是必须使安妮罗杰有所失败。会是什么样的失败呢？设计陷害安妮罗杰，使人认为她企图毒杀皇帝也有可能……莱因哈特并不希望皇帝现在死去。这和希望姐姐从皇帝身边解放出来的心情，呈螺旋状地并存善。皇帝虽是以权力将安妮罗杰从他身边夺走，关进黄金牢狱的可恨之人，但在目前其权力及宠爱却成为保护她免遭各种阴谋及暴力的盾牌。当然，如果皇帝原先不来强夺她，那么这些不当的憎恶也就不会朝向她了，终究，皇帝仍是无可赦免的。

莱因哈特自己的想法，是要在他的权力和武力成长到皇帝无法控制的时候，再以他自己的手来断定皇帝的罪恶。在那之前，皇帝得活着去等待那赎罪之日才行。而那同时也将是高登巴姆王朝的最后之日吧。

现在的莱因哈特，在表面上是皇帝宠妃的弟弟，虽是高级军官，却也只是一名军人而已。不过，来年他将成名门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当主，列为大贵族的一员。那么他本身则将产生政治上的价值。而如果能再立下凌驾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的武勋，则他也许就有反过来保护姐姐的武力和权力了。

“以这方面来说，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倒是具有慧眼。从我在幼年学校毕业的时候，她就已经将我视为将来的祸根了。

莱因哈特抱持着讥讽性的感慨。

但是，既然相信这封书简，那么就表示安妮罗杰在宫中有危险。而另外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有知道此事却不赞同这阴谋的人存在。不过，若将其判断为友方，则也就未免太乐观了。

“那么就是说，并非宫中有我们的友方，而是有着数种敌人罗？”“没错。”“不过，在此际也许这样倒是有利的。如果他们团结起来，那反倒是值得害怕的吧？”莱因哈特轻轻张大起那冰蓝色的眼眸，莞尔地笑了，并用白皙的手指卷着友人的红发。

“吉尔菲艾斯，你真是个贤者，的确是如此。敌人如果分为数个，则可以各个击破，或让他个互咬。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如果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将敌人一一击倒，那么就让敌人去互相吞食就行了。这才值得称为有意义的策略。莱因哈特也听过关于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死产的传闻。为了姐姐，他必须除去最近的祸害培尼明迪侯爵夫人。不过，现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极为有限。

“真是，宫廷就像蜘蛛网一样。并不是适合姐姐的地方。然而现在却有把姐姐的安全交由蜘蛛的首领所持有的权力了。

姐姐所适合的地方并不是皇宫，那么是何处呢？一思及这个问题，莱因哈特就将其限定在九年前，莱因哈特一家搬到吉尔菲艾斯家隔壁的当时---限定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而吉尔菲艾斯也没有异议。只是有个他们无法想像与面对的景象存在。如果安妮罗杰没有被皇帝带走，而和市井的表年相爱时，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大概无法容许此事吧？有时发觉到这一点，两人开始为之茫然，而陷入了感情和理性之间。以权力强夺安妮罗杰的皇帝，也许反倒是解救了他们，这个想法，则是远超忍耐界限的一个意外了。

无论如何，在新无忧宫的地上和地下，盘据着不断编织出诅咒及诽谤的庞大黑暗。那是由将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的历史，以人个的肉体及精神所流的血液所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一定要把安妮罗杰救出那个地方。这一个誓约，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未曾有一日或忘。

### 第三章 克洛普修特克事件

帝国历四八六年的这个时期，莱因哈特借住在距新无忧宫正门北方三公里远的林培尔克·修托勒杰区中某幢房子的一楼。这房子的所有者是名叫里利希的已故上校之妻，她和同为未亡人的妹妹一起住在一楼，而二楼则有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各自的寝室和共同的客厅及浴室。

虽说是未亡人，但也都已是超过六十岁的年纪了。对两个年青人而言，就像是祖母一样。姐姐比较瘦小，是个给人稳重印象的老妇人，莱因哈特说她所做的杂菜汤是宇宙第三美味的。第二美味的是“彭美仑”餐厅的主厨，第一美味的---那就不必说了。

妹妹菲珀，这位未亡人不以原来名字来称呼两个年青人，而以“金发生”“红发先生”来称呼他们。身体有她姐姐的二倍宽，是位对任何事都不为所动的女性，吉尔菲艾斯还算好，莱因哈特在最初被随口称为“金发先生”时露出了很不情愿的表情，不过最近也已习惯了。但是在喝完饭后的咖啡之后，他就立即翻身奔上二楼，而收听两姐妹立体声式的有关亡夫的回忆录任务，就只得由吉尔菲艾斯担当下来了。也因此而使他精通了克利希、菲珀两家的历史，及她们的丈夫们所参加的战斗。

“当时的中队长是.....呃红发先生，是哪个啊！”“是伟伯上尉吧？”莱因哈特有时也会逃脱不及，而得拜听两家辉煌的历史。在听完长长的赞美国主义的故事之后，菲菲就晃动着她那宽胖的身体，开始了人道主义式的说教。

“年轻人真是的。一说到战斗，就光会想着要打赢仗立武勋，根本没去想过战死了会使亲人伤心的事情。

因为这已经听过了一百次以上了，现在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感动，但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也只是交换着视线苦笑，而没有提出反论。

以做为一个军人而言，可说是每天过着无为的日子。因为军务省和宇宙舰队司令部都没有给他单独的办公室，只有在会议时才来传呼他。而吉尔菲艾斯在此时的工作也只是站在莱因哈特的背后，年轻的他们所持有的活力，过了二星期无为的和平也就觉得厌倦了。虽然到了日后回顾时，这段日子算是他们忙碌的人生中所能拥有的短短的一段休息，但当时的他们却一点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他们此刻所注意的是培尼明迪夫人的行动，但其所做的一些探听，并没有探索到什么消息。

有时候竭尽深谋远虑也捉不到一只蚂蚁，有时一件小小的偶发事件却会为许多人的未来涂上另一种色彩。

这个事件，要以“小小的”来形容说来规模又太大太深了些，但对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而言，这的确更是件偶发事件。而他们则是完全地被卷入其中。

大约在三月过了一半的时候，一封请贴送到了莱因哈特手上。这是门阀贵族中的重镇—布朗胥百克公爵所发出的，他要在私邸宴请皇帝陛下，举办高级军官及其夫人们的亲睦宴会。有没有收到招待贴，都是足令贵族们一喜一忧的一次来自名门的邀宴。

有资格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准将以上，也就是有“阁下”称号的人。

还只是中校的吉尔菲艾斯没有资格参加。而规定“不论现役、退役、预备役”均可，则大概是为了多凑集贵族的人数吧。齐备虚饰、空洞、浪费等三大项，大概将会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吧。

“你会去吧？莱因哈特大人。”我讨厌布朗胥百克公爵。那家伙就像是自以为是的选民意识穿起衣服来走路一样。

“他也一样讨厌莱因哈特大人啊。但是他们可是正正式式地发了请贴来了。”“他个一定是期待着我的拒绝。要不然就是弄错了。”但是，即使没有吉尔菲艾斯的劝说，莱因哈特也是必须出席的。

缺席皇帝亲临的宴会，是足以用不敬的罪名被告发的。他只有祈望至少皇帝别带着安妮罗杰同去。他无法忍受目睹那情景。越想要让其随心所欲地展翅飞翔，则关住莱因哈特的围槛就越是强大。

11 当天，搭乘吉尔菲艾斯驾驶的地上车，穿着华丽礼服的莱因哈特进到了布朗胥百克公爵家的邸内。这是他第一次从内部看这以高高的石墙围起一座森林的谊壮宅邸。身穿红衣的私兵们，并排地站在从大门到停车场的那一公里以上的道路两侧。一下了车，莱因哈特向车窗探头。

“我想尽早回去，抱歉，请你在这里等候了。”“请您宽心前去吧。对了，莱因哈特大人，请您在面对贵族们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

点过头后，他转向了玄关，莱因哈特调整了一下表情和姿势，用谁也模仿不了的步伐走向玄关。在其他贵族当中，还有背影如此优美的人吗？如此想着而移动视线的吉尔菲艾斯，突然看见在旁边停车的地上车中下来一位方才上了年纪的贵族的身影，他讯问了路过的侍女。

“那位贵族是哪一位大人呢？”侍女对这“英俊的红发高个子”投以似乎已为之迷乱的眼神，告诉他那是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阁下。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不在社交界出入的。

吉尔菲艾斯并不是预言者。并没有对那位克洛普修特克侯爵抱持特别的关注。想到包括馆邸的主人---布朗胥百克公爵本身在内，参加这次宴会的莱因哈特之敌，以及不致敌对却没有友好关系人的数目，他也就无法一直把关注集中在这位已经在宫内宫外被当做“过去的大人物”的老贵族身上了。用手指梳整了那杂乱的红发，吉尔菲艾斯把修长的身躯沉入了驾驶座中。

水晶美术灯的光芒，很奇怪地把吵杂的成群绅士淑女个，映照出一份虚伪的印象。以皇帝的客席为中心，最高级的大贵族座席排了开来，而再更外侧准备的则是站席。把客人如此地分高级是很无礼的作法，但这原本就是主人为了夸耀身份等级而开的宴席。当然，莱因哈特只是位站席的客人。

布朗胥百克公爵在掌声中起身问候之后，接着说道。

“宫内省来了通知，皇帝陛下在来到会场的途中，突然感到腹痛，而中途折返皇宫。很遗憾地此次无法出席了。希望各位能好好享用水酒及料理。”在来客之间，响起颇形式化的失望声音，但事实上，对于未具备人格上的魅力及睿智的皇帝之缺席，并未有真心感到遗憾的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视线停在一个席位上。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呢？”“这个.....从方才就没见到他的人影。”因为侯爵的座席空了，只距巨离皇帝的宾席五、六步的蒙华的椅子平白占着空间。在椅子脚下放着一只黑色盒子。盛在银盘上的酒蒸乳牛，其香味也渐渐冷去。

莱因哈特一手持着酒杯，伫立在墙边，此时传来了一阵粗糙的声音。

“幢！这真是.....忠勇无双的帝国军人，华丽的天才儿也光临了吗？”

莱因哈特以意志的滤镜，掩去了闪动在双眼中的厌恶与侮蔑的表情。虽处他几乎厌恶着所有的贵族，但现在立于眼前的菲尔格尔男爵，则是其中距离莱因哈特的好感及爱好最遥远的人。他比莱因哈特年长五岁，目前是二十四岁，有着预备役少将的阶级，但这是因为他是布朗胥百克的甥儿的身份所受赐，并非因勇气或用兵术受到评价。这位青年对于莱因哈特升任上将感到不可思议，但对于自己没有战场经验就当上了少将却未抱持疑问。其价值判断的基准，只根据历史性的既得权之有无，而他给予莱因哈特的评价则是喻其为破坏花园的害鸟。

两者之间并未迸出火花。因为在此之前，一团贵妇人过来指唤，菲尔格尔男爵就走过去了。在其身后似乎还飘着一些瘴气。

在大厅的正面，兽道夫大帝的肖像，从高高的台座上睥睨着莱因哈特等人。那是描绘自他三十四岁即位时的身姿。身高一九五公分、体重九十九公斤，厚胸宽肩的迫力巨躯。晴红色的头发。鼻下及下颚无鬃，连接着鬃毛的侧鬃则令人印象深刻。他并非典雅的美男子，而是富有力量及锐气的伟男子，把支配他人当作最高价值，强大无比的掌权者的身影。不禁想到，对这双肩而言，人类的生命和大帝国的命运是否重了些。超越的对象，而非畏敬的对象。

起了一阵小嘈。某男爵夫人突然贫血而倒地，立即扬起了一阵“叫医生来”的喊声，但暂且得有个让夫人坐着的座席。

“稍稍借用一下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座席，把那个盒子拿开。”

男爵夫人的身体被侍者安置在椅子上，黑色盒子则交给了一位年轻的贵族。有身分的客人的携带物，是不能随意处置的。暂且由玄关旁的柜台保管，如果客人忘了取回，那么稍后还得将它送回才行。

盒子正要被移出大厅。

最初发出了光和热，再过一瞬，巨响和风暴形成旋涡。

III 地上车的座席震动，猛烈的音量彼穿过车窗，袭上了吉尔菲艾斯全身。半晌后，全身的紧张恢复过宋，吉尔菲艾斯奔出车外，跑过了惊慌喧哗的人群。

“莱因哈特大人！”吉尔菲艾斯的长腿奔上了大理石的阶梯。顺势冲出屋外的烟，形成了无色彩的旋涡，哀嚎及惨叫乘着旋涡散乱开来。到这个时候，仍有人以其秩序意识在讯问吉尔菲艾斯的身分，但红发的年轻人当然不予理会。

“布朗胥百克公爵！布朗胥百克公爵您在何处？”一进到大厅，一位奔过他身边的壮年军官正在寻唤着馆邸的主人。

“安斯巴哈、安斯巴哈，我在这边……快点、快点，过来较我。”

大而孱弱的声青划破烟雾，军官往那方向奔去，没身于浓烟之中。

吉尔菲艾斯心中似乎听到了血管内的感情和理性沸腾的声音。真不该劝莱因哈特出席这种宴会。他让那形同他生命泉源的金发年轻人，遭遇了无益的危险。

“莱因哈特大人，您在哪里？”吉尔菲艾斯的语言中无法发出除此以外的言语。他被一份极少尝受的感情---伴随后悔及丧失感的恐惧，狠狠地抓住神经。如果永远都没有声音因应他的叫喊，那他将失去他自己的存在价值。他的指尖触及一件软物。那是被爆风炸开的人体的一部分。他忍住呕吐，又再叫喊。

“莱因哈特大人，请回答我。”“……吉尔菲艾斯！”那声音并不大。大概不会刺激到吉尔菲艾斯之外的任何的听觉。但红发的年轻人听到这一句也就够了。在被破坏了大半的大理石装饰柱的旁边，有那豪奢金发的光芒。

“莱因哈特大人，幸好您平安无事……”从恐怖的深渊迅速浮上了安心的水面，奔跑而至的吉尔菲艾斯自觉到声音正在发颤。盘坐在地板上的莱因哈特为了使他安心而做了个笑脸，而后以手掌轻拍双耳。

“我还不太能听得清楚。不中用的鼓膜从刚才就一直在哀鸣……，。”一边以吉尔菲艾斯递来的手拍拭去沾在脸上的灰尘，莱因哈特站了起来。虽然不是很顺势，但却很稳定，这使吉尔菲艾斯为之欣喜。

“我就想，我若静坐不动，你一定会来找到我。所以我才没动……喝，看来，我是被这根恶心嗜好的柱子救了一命了。

烟已相当稀薄了，但白浊的气流仍在视界上蒙上一片白纱，流血的惨状倒是经由了听觉及嗅觉传来。

“是炸弹吗？”“应该不会是烟火吧？”“请原谅我。都怪我劝您出席这场宴会……”“是啊，都怪你，明天你得要请我喝杯咖啡才行。

莱因哈特的言外之意是要他不要再多做赔罪，此时他听到了一个大而不重的声音，不知在吼些什么。

“那个呻吟声，看来布朗胥百克公爵还活着。”“刚才我碰上了公爵的部下。”虽然口中不能说出遗憾二字，但莱因哈特仍以颇为失望的态度耸了耸礼服下的肩膀。如果布朗胥百克公爵死了，也许可以主张这是听信过去传闻的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所为，莱因哈特在烟中如此想着。不过，他也想起了一件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的事情。

“还好皇帝腹痛了。如果姐姐也在场，那可糟了。”吉尔菲艾斯以满腔的同意点头称是。的确是有那种可能性的。在寻找莱因哈特时那份恐惧的残渣，如蛇扬起了镰刀似的颈，使他一瞬感到惊惧。

莱因哈特从破碎的桌子阴影下，拿起了一瓶酒，以桌角敲去瓶颈。

“四一〇年的白酒。不喝光它，对宴会主人可就过意不去了。

想回答的吉尔菲艾斯，发觉身边出现了人影。可能是警卫的军官吧。他并未穿着礼服。

“失礼了，因任务需要而在此讯问，贵官的官位及姓名是？”帝国上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金发的年轻人如此报上名后，有着一口美须的三十出头的军官，郑重地敬了个礼。

“您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吗？真是失礼了。我是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准将，跟随上司，担当馆邸的警备。”“真是责任重大。这会可有得忙了，请多多努力。”莱因哈特突然露出探索记忆回路的表情。梅克林格这个名字刺激了他的脑细胞。

“虽只是私事，但我常听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提起有关您的风闻。”“程颢是啊。我也听过夫人提起素官”莱因哈特把尚未沾口的瓶子交给红发友人。

“那么，可知犯人是谁？”梅克林格嘴上的美须下，唇线扭成了略有讽刺的形状。

“曾出席宴会，却中途退席的人，当然首先必须怀疑的。下官一共查到了十八人。

在知道皇帝不会临席的时候，是有一些退席者，但在更早些时，而且是唯一留下“遗落物”的人物---克洛普修特克侯爵是最大嫌疑者。梅克



林格如此陈述。

“名士参与犯罪，在以往有过不少例予。不过，这次可说是相当华丽的了。”当场死者超过十人，负伤者则达此之十倍。其中的三成，大概是得为冥府之旅做准备了。对贵族们而言，这是比饿死十万贫民更加重大的冒渎之凶事。而且嫌疑者还是名门中之名门的当主。

IV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家，有着不输于其他家的名门历史。其先祖阿尔布雷希特在鲁道夫大帝还是银河联邦国会议员的时候就从旁协助，担任国家革新同盟的书记长，为打倒共和政体而尽其全力。帝政开始后他就担任内阁书记长官，以至财务尚书，而在恶名昭彰的法斯特隆死后，被任命为内务尚书，为肃席新、虐杀共和派极有贡献，而被称为“血转轮”。往后，有着接连二十代的贵族官僚之家系，有六人担任过国务尚书，七人和皇室连姻。还出过一代皇后。是名誉、权力、财富三者堆满双手的特权阶级的典型。

而使他个头上的太阳蒙上阴影的，是现在的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即位。原本预期是佛瑞德里希的弟弟会即帝位，而做了不少的投资，甚至已获得给予国务尚书一职的口头约定，却在事态一再逆转的情况下，佛瑞德里希被推上了王座。因预测失算而狼狈的不只是克洛普修特克侯爵而已，但他素来一直把佛瑞德里希看成帝位继承竞争的失败者，加以蔑视的态度，使得佛瑞德里希的亲信们比当事人更加地憎恶他，而此时他也无法再修正轨道了。克洛普修特克侯爵转为被蔑视的失败者的立场，如此持续了三十年。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知道即位之前的“佛瑞德里希大公”常困于游荡费用的支出，而四处躲避债主的状况。也数次在友人之间以此为谈笑的话题。后，因状况的激变，佛瑞德里希戴上了至尊之冠，然而他却无法相信什么“神圣不可侵”的这种鬼话。

历史性的，特权阶级的通弊——他罚主义的倾向，在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心中急速向下扎根。以屈辱和抑压的肥料灌溉了一万口。止于幻想的地位，被拒绝的亲事，被排拒的交际，以及无数的冷笑。

帝国历四作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克洛普修特克侯爵威尔赫姆，手持着复合材质制的黑盒子，身着帝国军预备役上将的礼服，走进布朗胥百克公爵官邸的大门。距上次走进此门这已是相隔三十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他把侯爵家创立以来所拥有的，位居帝都一角的宏伟壮丽的猎园及附属的宅邸献给了皇帝，对宫内省和典礼省做高额的献金，赠送秘藏的美术品给布朗胥百克公爵等主要的门阀贵族。以卑下的言词，低下那傲慢的头，恳求让他回到社交界。得自自己的经验，他知道对贵族们卑躬曲膝是最有效的了。由爽快的优越感得到刺激的布朗胥百克公爵，满足地望着连皇室都没有的几张名画，而鹰扬地将这藏着阴惨决心的暗杀者邀入了自宅。

负袁国内治安的内务省，五世纪以来的恶弊，正如派皮般地层层重叠入那种陷入迷宫的罪案，不能公布真相的政治性阴谋，全都以“企图打倒帝政共和主义者的策谋”之名处理了。有时则在已经收监的政治犯或思想犯身上，加上这些罪状，而加以重罚。

开祖鲁道夫大帝，为了揭发共和主义者而奖励密告。如果密告是事实则加以表彰，即使并非事实，也会视为对皇帝之忠诚心的表现，而不加以处罚在士官宪兵射杀共和主义者时，即使无辜的市民被卷入了，也会被认为“站共和主义者身边就是自己的罪恶”士官宪兵都得以免罪。

但这一次似乎轮不到“不敬的共和主义者”出场了。炸弹是装在克洛

修特克侯爵所持来的黑箱子的事实，已在当晚确定了。

“克洛普修特克侯爵？不可能吧！”但赶到侯爵邸的宪兵个，只能看到主人不在后，执事和家仆们那狼狈不安的表情。当局虽然也着手调查宇宙港，但克洛普修特克家的自家用宇宙船、在炸弹爆炸当时，就以大贵族原有的派头，比公共用客船优先出港而去了。

“似乎是要派遣讨伐军。当然，克洛普修特克侯爵以大逆不道罪未遂狼口的罪名，已经被肃夺爵位了。

事件的第二天早上，莱因哈特从吉尔菲艾斯处听取此情报，就穿上第二件礼服到皇宫去了，他命令彻夜搜集情报的吉尔菲艾斯，在家中睡上一觉。

申请谒见的莱因哈特，和十多个先客一起等上了二个钟头。虽然历代皇帝当中，据说是有清晨四点就进办公室的，但现在的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并未从早期就折磨廷臣，而选择了让希望谒见者等候的方式。

谒见开始了以后，又费上一个半小时。踏进谒见室一眇的莱因哈特注意到了第二件事，一是安妮罗杰不在皇帝身边，二是大气中浮着酒精的微粒。子。

“……缪杰尔中将，这次可真是个灾难。不过，没有受伤是再好不过的了”莱因哈特更低下了头。侍从把视线投向希望谒见者的名单上身份，在皇帝耳边小声地说了些话。

“是吗，你已经是上将了啊。”“全仗陛下恩典……”“嗯，是啊，是朕任命的。”皇帝口中吐着大口的酒精臭味在笑着。端置在银制小几上的白酒酒瓶，已有一半以上是空的。

“那么，今天一大早为了什么事，来吵醒你的恩人呢？”“臣来请求，关于讨伐克洛普修特克侯爵一事，请派遣臣为将领。”掩去表情和感情的莱因哈特只把用意说出。他语望能从这窒息感中解放的日子尽早到来。

“啊，那件事啊。你会来请愿是无可厚非，不过指挥官已经决定了。如今是不能变更的。”请问是哪一位大人？”布朗管百克公爵说一定得由他来做。昨晚他就来提及此事了。

公爵阁下的军人身分应当是预备役的吧？这一点，陛下您忘了吗？”正如你所言，不过他请求在这次暂时地恢复现役。终究大贵族中受害者太多了，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兄弟、堂兄妹什么的复仇。自古有言，复仇为先，实在也是无从阻止。还有，和你处得不好的……，……那个谁呢？”皇帝以指尖敲着太阳穴。

“对了，是菲尔格尔男爵。他也参加了此事。

“话虽如此，陛下，臣并不对任何人怀恨。男爵那边如何想，臣是不知道，但臣是未记恨的。

皇帝把那迟钝的眼光，倾注在年轻廷臣那华美的黄金色的头上。在下颚周围响起了不知是笑还是叹息的微波。

“……不管如何，有很多他那样的人从军了。对你而言，会有些难以指挥吧？”“是的。

虽非出自本意，却也不得不承认皇帝所言正确。

“难得来了，就允许你去见你姐姐吧。”走出谒见室，当他在走廊的一角看到走近的菲尔格尔男爵时，莱因哈特证明了自己对皇帝所做的辩解是完全伪造的了。他露骨地现出厌恶的表情。当然，菲尔格尔的态度则明显地更甚于莱因哈特，两眼散出有毒的火焰。

“喔，缪杰尔大人安然无恙啊？我可死去了几个友人呢。”男爵阁下的平安也令人欣喜。你的朋友实在令人惋惜。

“我实在该像你一样出身低微一点。那样的话也就不必在那种场合失去朋友了。”似乎以中伤对方为乐似地，男爵高声地说着。连友人的死都用来做为攻击莱因哈特的道具，但他本人却未发觉其中的残酷。

“我对自己的出身很满意。”一边想着吉尔菲艾斯安抚他的表情，但莱因哈特仍回了嘴。

“因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有那种现在的自己并配不上祖先的名声，却大声地将其引以为傲的朋友。

间隔了约二秒的时间，男爵的脸色为之一变。虽然习惯于伤害他人，但却不习惯被人伤害。

“我已经够注意了。不过很遗憾，因为常会有教养不好的恶犬对我吠叫，所以我发觉有时把它踢开会对狗比较好一些。”说者和听者的神经都被灼热了。

“别得寸进尺，小子。”如此骂着的菲尔格尔本身，也不过才二十出头，但他似乎认为这话对更年轻的莱因哈特会有效。薄弱的礼节之壳一破，憎恶的蒸气就猛烈地喷出。

“等我讨伐回来，再和你做个了断。你可别忘了。”“就请你平安归来吧巴。但可别让平民部下救了，得靠自己的力量哦！”两者之间挖出了一条无可修复的鸿沟，其速度大概可创下纪录。菲尔格尔考虑到本身在皇宫，才勉强打断了行使暴力的念头。

“你最好注意一下令姐的安全。”那可能只是一句厌恶的话，但一股从未有过的不快感刺激了莱因哈特的感受。他突然失声，对着背转而去菲尔格尔的背影，射出了杀意的箭。在他内心，一个微小但确实的想法萌芽了。V虽然吉尔菲艾斯未同行而来是很遗憾，但却也不能错失这面会被关在笼中的姐姐的机会。用心中的脚踩踏菲尔格尔那令人不悦的脸，莱因哈特前去造访姐姐的居馆。

令他不得不失望的是，已有二位先来的客人在。是夏夫豪简及维斯特帕列两位夫人。有别人在，就不能告诉姐姐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害意了。坐在沙发中的莱因哈特，为了不能参加讨伐军而感到遗憾，姐姐听着此事，一边在咖啡中加入奶油，脸上洋溢着难以抗拒的微笑。

“多少也让一些功绩给别人吧。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做。这次的事情，能平安无事不就够了吗？”“是，我明白。”“真是明白了的话就好了……”安妮罗杰露出了如同在微风中摇曳的春日阳光般的笑容，莱因哈特的脸一阵红赤。自己是否要顺着姐姐的意思去渡过人生？这实在和心中所想的相差甚远。看到莱因哈特这般样子，两位贵妇人也绽开了笑容。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朵罗蒂亚，以容貌而言勉强是可称为美女，但在贵族社会中，却是罕见的美德拥有者。善良而亲切的她原本为平民出身，所以为了和她的结婚可获得认可，据说夏夫豪简子爵投注了不少的谢礼金及工作费在宫内省及典礼省的金库里。为了此事使子爵家的资产减半，但子爵本身也是突变种般的善良人物，几乎不在宫廷出入，而每日在研究药用植物及阅读游行游记当中渡过。虽不曾开口袒护安妮罗杰，但却也未曾阻止夫人和安妮罗杰之间的交流。

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玛格妲蕾那，虽然有此称号，但她却没有夫婿。

虽为女性，但却是男爵家的当主，黑发黑眼、象牙色的肌肤，是个一目了然的美女。她之所以被人称为“会走路的博物馆”是因为她有七位年轻的爱人，而且全都是无名的艺术家、建筑家、画家、诗人、雕刻家、作曲家兼钢琴师、剧作家、陶艺家等各种人物。也有着“她按星期几来更换男人”的中伤传闻，曾有一次，剧作家在某公爵邸的沙龙上演自己的作品，当天他起身来谢礼时，却被喝倒彩地叫地为“星期三的男人！”听说当时的状况极为狼狈。当然，戏剧仍是正常上演。因为笑成一团的贵族诸公在她“给我住口！”的一喝之下，全都恢复了寂静。

生来俱有才气和斗争心的这位美女，对于没有门阀保护而进到宫廷的安妮罗杰抱持着好意，表现得相当亲切，其他的贵族们也被她压倒，未曾有过超出在背后说坏话以上的行动。

夏夫豪简子爵夫人倒还好，但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而言，则略像是鬼门阀一般的存在。虽然他并不是什么艺术家，但这位夫人时常会对吉尔菲艾斯投以颇富含意的视线。莱因哈特也发现了此事，却有点不负责任地拿来开玩笑。说些什么“被才色兼备的贵妇人认定了魅力所在，真是令人羡慕”之类的话。

“那么不如莱因哈特大人去和她交往好了。”

“很遗憾，男爵夫人似乎不喜欢金发的男人，看来一副柔弱的样子，而红发可就是热情和诚意的证明呢！”如果吉尔菲艾斯真心地回应男爵夫人的心意，很明显地莱因哈特会为之不快，坦莱因哈特却如此挖苦他。

“我讨厌黑发的女性，感觉上个性太强了。”吉尔菲艾斯如此地驳回，但不管是真心话或是玩笑话，可不能当面对着男爵夫人说出。

莱因哈特心想着，今天没能来这居馆造访，吉尔菲艾斯大概会在遗憾中带点安心的心情吧！

避免久留于此，莱因哈特也就此告辞，安妮罗杰用篮子装了约半打的巴旦杏饼。

“这些你和齐格飞两人分着吃喔。送礼物还是送吃的东西最好了，是吧？”“姐姐，你好像一直把我看成是贪吃的小孩吧！”姐姐的回答则略为复杂。

“是啊，我是希望如此，的确……”VI 三月三十日，暂时恢复现役的帝国军一级上将布朗胥百克公爵担任指挥官，讨伐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军队由帝都奥丁出发。这是一支由正规军和各贵族的私兵毫无秩序地混成的部队，要对付单一贵族的佣兵队，在数量上倒是足够的。莱因哈特也不由得认为，贵族个正公然地展示着其公私不分的行为。对他们而言，这次的武力行动是为了替亲族及友人复仇，所谓的大逆之罪不过只是名份上的说法罢了。

而后，莱因哈特也只得在帝都过着无为的日子，不过有一天他担心姐姐的安全而打了 TV 电话给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夫人肯定地说安妮罗杰无恙之后，转变了话题。

“你知道吗？那支讨伐军似乎是陷入苦战了。”“那的确很有可能。”讨伐军是支光以数量为多的乌合之众，一旦进入地面战则迎击的一方占有地利。而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站在觉悟和自弃的线上，看来也不惜在佣兵队上花费巨资。所以讨伐军也不得不陷入苦战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大贵族们把党徒编组成一支军队，看来也是不值得恐惧的。像菲尔格尔那类的人，当起军人来，看来是没有其狂言豪语的万

分之一般管用。

“讨伐军中，虽然有几个专职军人在担任战斗技术顾问，但因为那些贵族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不愿遵从指示，似乎在不断地发生内部纷争。布朗胥百克公爵则只有一直吼着。”“你知道得真详细。”“是梅克林格准将告诉我的。”莱因哈特那造形完美如画的眼眉轻轻一动。

“把这事告诉我这等人可以吗，……”“是他希望我传达给你的。我只是个转播机。如何？你也该在宫廷内外多结交一些自己人，这对令姐也比较好啊……。”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的身影在画面中消失后，莱因哈特以指尖抓着那形形美好的下巴深思着，而对不久后进入房间来的吉尔菲艾斯提及和男爵夫人之间的对话，商量是否该和梅克林格交好。

“他也是因为想对我们有所助力，才告知我们此事的吧？就期待今后会有的情谊，不是很好吗？”“问题是在能有多大的期待吧！”现在，虽然透过维斯特帕列夫人对莱因哈特表示好意，但是否能跟随莱因哈特最终的野心到底呢？特别是这种属于大逆之罪的事，同志的选定必须慎重之至。虽然已经制作了几个人的名单，但距离圆满还相当远。终究他还只是没有政治力量的一介军人。

“如果有你十分之一的能力且值得信赖的人的话，我就立刻和他结为友方。”莱因哈特把双手抱在黄金色的头部背后。

高登巴姆王朝积年的弊害和苛政，对人心而言已到了负担的极限。包括漠然坐视的人在内，若能集结，聚敛恒常以来的不满势力，则就能够将这老衰的巨龙击落在地吧。不过，当反抗的对象一旦被打倒时，反而会为之狼狽的那种没骨气的人也大有所在。和那种人联手的话，等于是在培养着紧要关头时的背叛者。由此看来对梅克林格的好意不能给予过大的评价。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这位青年军官，并非因其军人身份而受到维斯特帕列夫人的喜爱，而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受其礼遇。他和她的七个爱人不同，不只是有充分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且身为艺术家已有相当的名声。他是散文诗人，是水彩画家，亦是钢琴家，但这反而使他和喜好无名艺术家的男爵夫人划上了一线之隔。对男爵夫人而言，似乎只有需要她精神及物质两方面协助的男性，才会引发她强烈的保护欲。

“……，……是吗？”吉尔菲艾斯的声音充满着怀疑。如果真是如此，为何这位志在担任艺术赞助者的男爵夫人会为了他而食指大动？莱因哈特小声地笑着。

“素食主义者也会有想吃肉的时候吧？梅克林格就像是盘豪华的沙拉，反倒是引不起她的食欲。”“我倒不知道莱因哈特大人那么熟知女性心理啊。”莱因哈特松开了手，使黄金色头发起了一阵波动。如果不在某处跨越界线的活，是难以求致人材的。他正期望着这种契机。

五月二日，讨伐军由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归还。不过是去平定地域性的小叛乱就费了一个月以上时间。

当晚，包括新无忧宫在内的帝都一角，正被春末的风暴清洗着。窗上的硬质玻璃映出了雨和风的热情舞蹈，间隔数分同出的雷光将其饰上青白的色泽。

莱因哈特并非特别喜好暴风雨的景象，但当晚他关掉室内的灯火，注视着放电现象所纺出的抽象画。这说不上是纯粹的欣赏。雷光的一闪一闪，看来像是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刺向姐姐安妮罗杰的利剑光芒。

菲珀夫人告诉他有客人来访是在十一点过后的事了。“红发先生”答谢夫人并下了楼梯，不断确认身上的手枪且以 TV 门铃询问客人的身份。

“我是帝国军少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深夜来打扰，实在抱歉，我想拜见缪杰尔上将。”吉尔菲艾斯发觉到，画面上映出来访者的眼眸，右眼是黑色，左眼蓝色，散发着不同色彩的光芒。

## 第四章 肃正军规

I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是担任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讨伐军的战斗技术顾问。

这一年，帝国历四八六年，罗严塔尔二十八岁，米达麦亚为二十七岁，阶级都是少将。

在军官学校中，前者是大一年的学长，但当时却不知为何没有机会相识，到四八〇年他们才初次碰面。那是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一角，当时被讽刺地称做“后费沙”的军官用酒吧。

当时，米达麦亚正由少尉升为中尉，而相反的罗严塔尔由上尉降级为中尉。并非因为战斗失败或是尊敬失败要因的霄小、无能之类的因素而使得他的阶级不得不逆行的。

在这之前，战舰克洛先的舰长丹尼曼中校有位以美貌而闻名的千金，而有三位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向她求婚。这位父亲不知是思想开明，或者只是想回避责任，而叫女儿自己做选择。这位千金处于在三支签中亲手抽出一支签的态势，而三年都未能做下决断。某个星期喜欢上 A 上尉那精悍的行动力，下一个星期却对其粗野的独断作风嗤之以鼻。某个月被 B 上尉的深谋远虑所吸引，一个月后却又为其优柔寡断而生气。有一天喜欢上 C 中尉的年轻单纯，隔一夜后又只觉得他幼稚。因为她本身的价值观未能确立，所以所做的选择也只得一再更动。

而此时出现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上尉。这位金银妖瞳的美男子，只要像古代的灯台般站着，其所放出的光芒就让鸟儿不由得被其所吸引。这位千金被第四个男子夺去魂魄。在千金心中银幕上映出的他，要比 A 上尉典雅、比 B 上尉果断、比 C 中尉在为人上更成熟。

罗严塔尔对这位千金则毫不关心---在她出现在他面前之前。而当她进入视界之后，他就轻易地摘下了这朵花。被摘下的一方则深信这是约定者将来的行为，但摘花的这一方则只想共有寝床而完全没打算共有将来。在这女孩流了几公升的泪水之后，带着骑士道精神和私怨，A 上尉、B 上尉和 C 中尉出现在“虚伪的渔色家”面前，要求决斗。

“也可以啊，只要你们调整好时间配合我。”金银妖瞳的“好色者”如此回答。

就这样，罗严塔尔在一天内做了三次决斗。一次是用手枪，两次是武力。他胜了三次，三位重伤者被送进医院。他本身则只有左上臂受了极轻刀创。

当然在军队内是禁止私下决斗的，挑战者和接受者双方都受到处罚。使三人负重伤的罗严塔尔被降了一级。而自己主动成为受害者的三人也是一

样。因为涉及这次决斗纷争的四人都是有着帝国骑士之称号的下级贵族，因此军法会议才能在形式上的公平下处理此一事态。

如果负伤的三人有爵位而罗严塔尔是平民的话，则不管形式如何，他的两脚大概都将离开人世吧。不过他的双脚还是得离开当时的赴任地，到最前线的伊谢尔伦要塞才行。

在同一时期，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战斗中立下了武勋，升为中尉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赴任至此。

渥佛根·米达麦亚此时二十一岁，较为矮小的身体却像体操选手般地结实，身材匀整。

疏于梳整的蜂蜜色头发，锐利明亮的灰色眼眸有着年轻的气息，给人富有活力的印象。甚至给人一种个人的勇敢与指挥官的果断结合而拟人化的印象。

二十二岁的罗严塔尔是材修长的美男子，暗棕色的头发倒还好，那黑色右眼和蓝色左眼的组合，对拥有情人的男性而言，也许像是一种不吉物吧。

他们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为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档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们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

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



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

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

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芳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挡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芳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他个之所以彼此成为好友，似乎是起因于当时一次惊动伊谢尔伦要塞的事件。此事从一个在“后费沙”工作的女子射杀一位客人开始，使得全要塞为之骚然了一个星期，但真相被封印在

宪兵队的资料室中。总之，当周围的人注意到时，“好色的下级贵族”和“顽固的平民”已成了可以互道衷心的好友。

在这年末，他们升为上尉，离开了伊谢尔伦。

从此以后，他们在许多战场上一起行动。而军部方面，也知道他们两人的共同作战能获致其他人所罕见的高成功率，所以为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也就让他们联手作战。对他们本人而言，这么呼吸一致的搭档对象，可说是别无他求了。能呼应米达麦亚的迅速的只有罗严塔尔，而能对抗罗严塔尔的巧致的也只有米达麦亚。

阶级越升高，权限越大，他们的能力就越高涨，合作就越具效果。若以宿命论者的说法，也许会说他们两人注定要指挥大军去征服宇宙，才出生到这人世的。不过，这些话不待他人得意洋洋地下评论，他们本身就已极自然地确信着。

原本说来，米达麦亚会和罗严塔尔这般有着渔色家之外在的男人亲近的要素是少之又少。他在当时，对艾若瑟琳这“像燕子般轻盈”的少女以外的女性，都处于像是在看着无机物的状态，对于一再更换掌中之花的罗严塔尔，只有耸肩遥望。不久后，米达麦亚和艾若瑟琳结婚，建立了家庭，但在举行简单的婚礼时，女性参加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出席的罗严塔尔身上。罗严塔尔则冷然地默视，只在礼仪上亲吻了新娘，就立即告退。

米达麦亚的父亲担心新娘该不会被罗严塔尔所吸引吧，但母亲则一笑置之。我们家的孩子也是相当不错的男儿啊！母亲如是说道。而后的结论，母亲的确是正确的。

米达麦亚希望罗严塔尔能得到好伴侣及好家庭。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米达麦亚也对好友的渔色找辩护的余地。其一是：罗严塔尔身为高级军官有其权力所在，但他从未以权力为武器而要女性屈服。和他有所交情的女性，几乎都是被他的美貌、地位或才能所吸引而自愿献身于他。

“会被灯火吸引的虫，本身也有不是。”米达麦亚如此想，但这也许是他偏袒友人的见解。这一盏“灯”不管由谁来看，都有些过于耀眼，要无视于它是很困难的。

而另一个理由是，只有米达麦亚才知道，罗严塔尔对女性严重不信任起因。这个起因连对妻子艾若瑟琳，米达麦亚也从未说出过。

II 帝国历四八六年对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领的讨伐行动，对身为用兵家的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而言，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他们和几位高级军官，一起得到了“战斗技术顾问”的职称，负责指导没有战场经验的青年贵族们，但这些“徒弟”们欠缺顺从和认真的情况已到了难以衡量的程度。罗严塔尔在一周之间，放弃的次数已有一打之多。而他们友人到底放弃了多少次则不得而知了。

“把指挥权交给我。我三个小时就把它结束掉。”米达麦亚怒吼着，总之不肖的徒弟们终究是成功地镇压了叛乱，克洛普修特克侯爵饮下了毒酒和怨念自杀了。至此，布朗胥百克邸的爆炸事件所引发的骚乱应算是告一段落了，但……。

虽然法律规定叛逆者的资产应全部没收归于国库但实际在战场上则各尽其掠夺之能事，勉强留在帝国财务省手中的大概只有不动产或有记名的金融资产了。财务省的官吏时常会混在讨伐军的先头部队中前进，在宝石箱，高级家具或毛皮上贴上“帝国财务省”的封条，尤其是在六十多年前，威廉

斯坦公爵的叛乱被镇压之后，为了掠夺和施暴目的而侵入居馆的将兵，看到眼前所及的情景，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几乎只要是人力可以搬动的物品都被贴上封条了。

“这一切都是帝国政府的公有财产。若是碰上了一根指头，可就是侵犯皇帝陛下的财物了！”呼吸还没平静下来，比兵士们先到场的财务省的官吏就已转身而去。

这些掠夺未遂犯们为之狂怒，但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因为那位官吏并未在威廉斯坦公爵那为数上百的爱妻身上贴封条，所以将兵们就侵犯这些女人，证明了忘却羞耻心的军队是如何地凶恶。

这位忠于职务的官吏，由当时的财务省次长授与表彰状与奖赏金，但因为私人的复仇心驱使，讨伐军干部们施加了压力，虽然已经过征兵年龄，但他仍被人以士兵的身分送往最前线。不，他违背军部的期待而一直活着，六年后，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在此次克洛普修特克侯领的讨伐行动中，财务省的官吏也同行了，但并没有那一种“模范官员”存在，将兵们为所欲为地对非战斗员施暴，掠夺财物。比较复杂的是，从这般的蛮行中，可以看出平民出身的兵士对大贵族们所蓄积的憎恶所表现出来的一面。

因此，掠夺成暴行被当成是一种消解需求不满的方式，而有着被默认的倾向，不过，此次的克洛普修特克侯领讨伐行动有些大异其趣的事，就是被讨伐者与讨伐者都同为特权世界的住民的这个事实。讨伐军的编成原本就是为了迎合门阀贵族们，但参加的青年贵族当中的大半，都把掠夺与暴行，和战斗一样地视为游戏。长期享受着特权和物质的充足，使其现实感稀薄化了，为追求刺激而喜好单方面地施虐，加强了希望他人不幸的心理倾向。

住在克洛普修特克侯领的人们，不分贵贱，都成被施虐的对象。在战斗时脸色苍白害怕得颤抖的这些人，对想抵抗也无力抵抗的老人、女性及幼儿，则欣喜地行使着暴力，抢夺财物。

关于这一方面，罗严塔尔从一开始就弃而不顾，而米达麦亚则捉住那些不肖的徒弟加以叱责，不断地努力阻止这可耻的蛮行。

“我教你们战斗的方法，但可没教过你们掠夺、施暴和放火的方法。”用这台词来保使对方反省，米达麦亚自己都厌烦，但看到蛮行，他却无法装做默然无视的样子。

“有一天你们会牵着后悔的手跳起毁灭的舞蹈，多少记着这些话吧。”并非在做预言，但米达麦亚带着充分警告的含意说出些话，虽然赶走了这些穿着军服的无赖汉，但一想起在他的视线射程外所发生的恶事数量，不由地起了一阵徒劳感。罗严塔尔以那毫无热力的眼神望着友人。

“正论家的米达麦亚提督，您可真是辛苦了。”“你别挖苦我。”虽然理解僚友那不悦之至的心情，罗严塔尔却也不放松他那讥讽的口吻。有一半是对着栖息在他自己内部的某物所说的。

对大贵族的蠢孩子们而言，这场战斗不过只是一次远足罢了。

真是危险的远足啊。人血代替小河在流动，所听到的不是歌声而是惨叫。

听取了米达麦亚的苦涩心思，罗严塔尔的表情也略为正经起来。

“总之他们就如同有着特权和巨富的野兽，有知识却没教养，有自尊心却没有自制心。

那种小辈在这五世纪以来啮破了高登巴姆王朝。我从以前就觉得奇怪，伟大的鲁道夫大帝怎么没从坟墓爬出来，咬死这些功臣们的不子孙呢？”你说得太激进了，罗严塔尔提督。”“不过所做的可没米达麦亚提督那么激进了，而且还是在暗地里说的。”两人面面相觑，互相苦笑。那苦笑相当干涩，不必多少时间，就转换成更为辛辣而深刻的表情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少将因射杀部下而被问罪，被关进设在一艘运输舰内的禁闭室——罗严塔尔得知此消息，是在将近夜晚时。他闪动着金银妖瞳而站了起来，看到其目光的人都为之畏缩。

“我当然不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当时我的主张必定比那些家伙的主张更有份量才是。”

米达麦亚毫不畏惧地断言，但对罗严塔尔而言，是不必再听这些话的。对犹豫不决的警务兵当头棒喝，好不容易可以会面，但身为少将的身份却被关在仓库的一角，从这一点就很容易可以推察得到，米达麦亚没有立即回答。

“掠夺？暴行？或是虐杀？”一连串地问下来，米达麦亚的眉毛和嘴唇扭成表示不悦的形状。他所看到的，正是所被质问的全部。一名军官在一幢宅邸的庭院中，压着一位高贵的老妇人。而在这边，他的友人们正笑成一团。米达麦亚亦认识的这位上尉，当然也是贵族出身，他正和友人打赌“以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婆为对象，看是否还能发挥男性雄风”。他们在哄笑中对老妇人施暴，并想夺取妇人手指上的蓝宝石戒指作为战利品，老妇人咬着指头，想把戒指吞下，但却卡在喉上。

俯视着苦闷的老妇人，那上尉更为之大笑，以军用匕首割开老妇人的咽喉，取出戒指。然而，那只手就被奔来的米达麦亚扭了起来。

认得米达麦亚的这上尉，脸上浮现了条纹花样。那是狼狈、不平及冷笑的三原色。米达麦亚锐利地看出那并非反省、后悔及恐惧，而自觉到怒气已迅速升到了危险水平，上尉发出哀叫，因为那抓的手腕发出激烈疼痛。

“好，你要如何辩解？这位弱小的老妇人空手地攻击带有武器的年轻力壮的军官，军官因为无法抵抗，只好使用武器自卫，是吗？”“……”“就算如此，也没有必要抢夺她的戒指吧？不是吗？”好不容易对方有了回答。但那却是出乎米达麦亚意料之外的回答。

“我有父亲哦！”“谁在跟你做户口调查？”“你听完我的话。我的父亲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表弟。另外，我姐姐嫁入了立典亥姆侯爵一门。在你要主持那廉价的正义之前，最好查一下我的族谱。”渥佛根·米达麦亚虽是罕有的勇敢青年，但他的现在并非只靠勇敢来建立的。在公私方面的种种战斗中，他都正确地算出敌人的伎俩和自己的实力，预测结果，以最佳效率获取实质的胜利，所以才在二十多岁就获得了提督的座位及相对的名声。

此时他应当也该如此吧？但是，愤怒的水量已经越过忍耐的堤防。而对此加上毁灭一击的是上尉自己。不经由正当的议论，甚至也不经由自己的狡辩，而想以权贵的威势来使自己的过错正当化。

米达麦亚抓着那染着血和污辱的手腕，把上尉的身体拉了起来。上尉的友人们，脸色要比上尉本人更苍白。他们就算纠集五打的人数，也对抗不了米达麦亚一个人的锐气。

“在帝国军军规上明文记载：以不法手段危害人民，有损军威者，以将官之权限可处以极刑。根据这条文，将卿即处刑以正军规！”在米达麦亚的

表情中，看出了拒绝让步的严峻，上尉的表情为之一变。他会变得凶暴，是只有在面对无力的对手的时候。他虽然不懂得尊敬勇者之道，但却懂得去畏惧。

“等一下，让我见见公爵。”他孱弱地哀求着。他已忘记在不久前的过去，自己曾对他人的哀求报以冷笑。卑鄙者的特性，忘却自己所犯的罪，而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拔出枪来，至少给你反击的机会。”这就是回答。上尉疯狂地环视左右，但没有任何人帮助他。当摇动的视线看到老妇人染血的死相时，上尉的神经线断了。他那尖锐的叫声使友人们的背脊生出了冰柱，他拔出手枪。

当他把枪口对着米达麦亚时，看到令人无法相信的景象。对方的右手已握着手枪，枪口正对着他。这是不可能的。先拔枪的人是他啊---上尉开枪了。偏离米达麦亚的脸约三十公分的光束破空而去时，米达麦亚的手指才出了力。

光束正确地射中上尉的两眼之间。

像表兄弟之子这般遥远的血缘关系，布朗胥百克公爵欧特，不可能对其有多深的关爱。

但是，毕竟是同一族的人，该男子拿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名号出来威吓，却仍然被处刑的这个事实，对大贵族而言，已经像是伤了他的体面并在那伤痕上抹盐一般。他以讨伐军总司令官的职权，逮捕“加害者”的军官，自行盘问。

就算到这地步米达麦亚也毫不胆怯。他昂然地面对帝国最大的门阀贵族，承受种种情绪化的骂声，再一一举出例证点破。指责出原本应当规制兵士行为的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反倒先破坏军规，杀害非战斗员，对女性施暴，在民宅纵火，掠夺财物，“实在是大大地使军旗和皇帝陛下之名蒙羞。”“被称为贵族的各位，若是一般无知的平民也就没话说，有着伟大的祖先。以历史上闪耀的家名为傲，原本应当是富有教养和廉耻心的贵族子弟，却做出如此骇人的丑行，实在令下官难以相信。”“……”“帝因军的荣誉，是在于以武力守护国家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于行使掠夺、虐杀、破坏之类的恶辣的淫乐上。而令全军彻底奉行则是总司令官的责任吧！？然而，公爵阁下不只默许他们的暴虐，还否定依军规处罚一事，您自己是不是使总司令之座蒙羞了呢？”米达麦亚也明白，话说到这里，对方和自己都已断了退路。虽然心里明白，但此时，他的气质却驱逐了盘算，他的舌端不断猛烈地连射出弹劾的语句。每一句语都使布朗胥百克公爵脸部的红血球减少。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激动地下令处决米达麦亚，但被亲信的安森巴哈·修特莱等军官们劝阻，避免犯上处决将官的危险，而仅止于下狱。

，……罗严塔尔摇着那暗棕色的头，叹了口气。

“对着狗和猴子述说真理也是无益。大贵族们，特别是年轻的贵族们，其自我意识是毫无节制的。因为他们的字典上没有限度、节度、程度之类的词汇。”“我是不得不说的。”米达麦亚无愧色地回答，听到这句话，罗严塔尔也说不出什么了。当时如果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默不作声，那么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个人就没有存在价值。

“算了，不管如何，洒落在地的酒是无法再回到瓶中的了。考虑一下今后的打算吧。

“抱歉……”“你说什么。我已经不只一次被你救过。我还想一次把人情

还清好落的轻松呢！””一笑带过，罗严塔尔开始思索。

一旦军法会议开庭，就会有相对的形式。罗严塔尔少将将成为首席辩护人，将有匹敌于米达麦亚对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指谪，不，大概会展开更为辛辣的纠弹吧。对贵族的蠢孩子们而言，无疑是耻辱的扩大再生。

如果要回避此事，而且仍能对米达麦亚施加报复，那么就只有在召开军法会议之前，假装事故或敌袭来杀害米达麦亚了。不，还有另一手段，那就是杀害罗严塔尔，抹消这最强力的辩护人。贵族的蠢孩子们并非做不出此事。如果他们诉诸非比寻常的手段的话，那我个也得有相应的对抗方法。

万一不得已时，虽然不太合心意，但也可考虑流亡到自由行星同盟去。不过，在此之前得让米达麦亚逃脱，并确保他的夫人艾芳瑟琳的安全才行。因为要丢下妻子自己逃亡，米达麦亚是绝不会答应的。妻子！这男子的器量，只要他愿意，就能轻易获取女人的芳心，却自己自动地投进一个女人的怀中，罗严塔尔对这事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

不过，让大贵族那些没道义的宝贝儿子留下大喊胜利，而比他们更公正的自己却得被追逃亡，实在难说是十全的解决方案。不在军法会议上无罪获胜，给那些宝贝儿子辛辣的报应，则实在咽不下一口气。

罗严塔尔为了救出友人，打算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而所谓的“可能”，在此并非是指一般道德所容许的范围，而是指他的头脑活动所能得到的界限。

罗严塔尔心想，光以正当的议论是救不了米达麦亚的。原本说来，若是正当的议论就说得通的状况，也不会有让米达麦亚双手叉胸前，望着禁闭室墙壁发呆的结果产生。帝国的诸法规原本就编得对门阀贵族们较有利，但因为又容许跨越法规的暴虐行为，结果还是一切以权力的存在适从了。如果有个比布朗胥百克公爵更有权力的人在，也许他们二人的正义就能实现了。

罗严塔尔从以前就有个令他相当抱持兴趣的人在。那位人物，年纪轻、也没有门派，所受的误解要比赞赏多得多。

但是在罗严塔尔看来，其才干和将来性，要比队那些以历代家门为夸的大贵族子弟们更胜过许多。正如宫庭众人在私下所说的，这位人物一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也许看来真的只是在战场上颇为幸运而已。但是，光是亲自上战场一事，不就要比那些在安全的宫庭及庄园，沉溺在酒池肉林之中的贵族们，要来得了不起吗？“米达麦亚，一切由我来处理，好吗？我想去拜托一个人。不，我有个想将他卷入我们的事件，结为友方的人。”“那就一切交给你了，不过，那到底是谁呢？”“贵族们所说的，金发小子。”“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没错。据传闻所说，今年年底他将成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伯爵。”“不过我们和对方可完全不曾见过面呢！”“目前不是知己，但今后会结为知己。”米达麦亚两眼眯细了。无疑地是在这一句话中推察友人的心理，看来他像是进入深思，大概是因为预感到这个选择将决定他和友人的生涯吧。

“比起祖先代代传下的公爵，一代掘起的伯爵，要来得有才干得多吧！现在的皇帝未生下男儿。不久的将来会起一声宫廷抗争已是明显可见。既然终须把身命托付在彼此相争的权贵当中之一，那么不论是你或我，都希望能以更有才能和器量的人物为盟主，不是吗？”米达麦亚虽然沉默着，但并非否定罗严塔尔的话。

“所以，我们也趁此机会，必须确定一下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人



是否值得我们效忠才行。如果他能相助我们而与大贵族们的无法无天对抗的话，我们就对他誓以忠诚。”“……我懂了，一切都交给你了。”米达麦亚将决心化为声音。既然友人都已替他盘算了，他也只有交由友人全权处理。

“那么，一切就交给我。听着，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所以千万别急躁。千万别操之过急。”罗严塔尔想到了友人的血气之盛。

“嗯，就这样吧。不过你自己可别为了我的事而太勉强自己。”“没什么勉强的。女人和胜利，都是不必呼唤就自动靠到我身边来的。”故意说了句轻松的话，罗严塔尔和被幽禁的友人告别。不过，他并非就此离开。他四处宣言如是米达麦亚在回归帝都以前死去，则将会视为暗杀，并将此事以超光速通信报告给帝都的军务省。因为此一处置，米达麦亚才免于冤死狱中。

，……就这样，回到帝都奥丁后的五月二日夜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风雨雷鸣之中，来到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住所造访。

III 在深夜的访客把话说完之前，吉尔菲艾斯得三次为暖炉重添薪柴。风雨使得季节大约逆行了六十天，舞动的暖色火焰，使眼睛和皮肤都感到舒畅。三人面前的茶几上，放着空的咖啡杯，那白色色泽给人深刻的印象。窗外风雨依旧未停息。

“……也就是说，卿想借我的力量去救米达麦亚少将的生命了？”“正是。”“要我对抗帝国最大的贵族？”“是的，阁下。”“代价呢？”“米达麦亚和我的忠诚及协助，再加上对其他下级贵族及平民出身的军官们的名望。这些您觉得不满意吗？”“不，哪有什么不满，能得到盛名的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位少将的忠诚是再欣喜不过的了。”透窗而来的雷光的刀锋抚过莱因哈特的侧脸，一瞬间，美貌的年轻人看似雕像。

“不过，什么理由使卿如此地想解救僚友？什么使卿肯冒此危险？”“他是个令人喜爱的男子。如果失去这么一个男人，那么，世间也将少了一份生气。”“嗯……”莱因哈特把将成为支撑他的将来的羽翼之人名名单记在脑里，其中也有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名字。二十八岁的年纪就树立武勋，累进到少将的这位青年之才干，是无法忽视的。不过，最后的问题仍在于忠诚心。要信赖吉尔菲艾斯以外的，并表明内心，这并非是件小事。

“如果我拒绝了昵？”“我不认为会如此。

“对我而言，我想与其接受卿等的示好，倒不如去讨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心，要来得有好处吧！”“我不认为这是您的真心话。”他们不期地互相注视彼此的眼眸。无声中，有某样事物破裂了。

“卿对现在的一高登巴姆王朝做何想法？”在旁边的吉尔菲艾斯，为了不使紧张表现在外，他做了短暂但认真的努力。这是这个夜晚中，最重要的质问，也是最危险的一瞬。

罗严塔尔的姿势略有改变，似乎他也理解到这一点。

“经历五世纪，高登巴姆这衰老的身体，已积存太多脓血了，有动外科手术的必要。”莱因哈特以沉默作为回答。罗严塔尔的表情及言行所表现的锐利，使金发的年轻人感到心情爽快。

“这个时候，只要手术成功了，就算患者死了也是无可奈何的吧。反正没有人能够不死的---即使是那鲁道夫大帝，……”罗严塔尔闭上了嘴。因为莱因哈特举起单手制止了他。罗严塔尔不是个多辩的男子，但话被打断却非乐意之事；然而这时候，他却自然地接受莱因哈特的制止。

“我明白了罗严塔尔少将。我就尽全力来回应卿及米达麦亚少将的期望

吧。”得到莱因哈特的答覆，罗严塔尔在天未亮之前回去，留下了恭恭敬敬的行礼。

“布朗胥百克公爵、菲尔格尔男爵吗……。看来是怎么也没有办法和他们呼吸相同的空气吧……”莱因哈特抚着下巴吐出此话，同席至今未发一言的吉尔菲艾斯才初次开了口。

“您在忧虑敌人增加了吗？莱因哈特大人。”“看来是如此吗？”“不。”“那么，看来是如何？”“看来似乎是在高兴着增加可靠的友方。”莱因哈特笑了。冰蓝色的眼眸，映照窗外闪过的雷光，更加壮丽地闪耀着。

“正是如此。不管我再如何做，和贵族们之间是不会再增加敌人了。如果想飞舞上天空，就必须在大地上一跃的话，那么现在就是那时机了。吉尔菲艾斯，你立即去调查米达麦亚提督被关在何处。我想可能会在军务所当中，也就是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势力所及之处……”听取了莱因哈特富有生气及弹性的声音后，吉尔菲艾斯走向 TV 电话。看来无聊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被舒爽的兴奋之手在背后推动着，莱因哈特在室内踱来踱去。至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渥佛根·米达麦亚，太过期待可能会遭背叛。但是，总之他是莱因哈特所期待的最初人材，也是使他决心离陆的男子们。

IV 对于回到帝都的米达麦亚而言，环境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运输船的金属壁变成了军刑务所的水泥墙罢了。本来在军刑务所里，有个名称颇为滑稽的叫“贵人室”的房间，贵族或将官应可在此享受到一流旅社级的居住环境，但米达麦亚被关进的是一般军官用的独房。后来以“疾风之狼”别名震撼全宇宙的这位蜂蜜色头发的青年军官，并没有对这一点大叫不平。既然已经被不当地关入壁内，多多少少的环境差异已经不是问题了。饮食也是同其等级的东西，但米达麦亚总会留下三分之一，而被看守人质问。

“你害怕被毒杀吗？”“我可不是那么柔弱的男人。”“那为何不把食物吃完？”“吃胖了会让老婆讨厌的。”不论如何，这位被加上电磁石式手铐的囚人，极自然地不屈服。他虽然并未乐天到深信自己的正当性会完全地被承认，但却不怀疑金银妖瞳的友人为了救出他会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因为他本身就是如此的一个男子。

但是当一只被称为“拷问员”而不知其本名的体格巨大的人，持着电鞭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心中终也轻松不起来了。这男人原本是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的雇员。

“拷问员”是个变态者，但却是个有能的变态者。拷问共和主义者或犯不敬之罪的人，使他们在精神及肉体上尝苦头，是他的职务，也是兴趣，更是生存的意义。虽然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这个阴森的工作场所仍需要他，但即使哪天他被赶出局外，大概也不必为了就职而烦恼。因为他擅长着不麻醉就拔出思想犯牙齿的技术，所以大概可以担任牙医师的助手，另外他也精于从政治的手、脚切下肉来却不致失血死亡的技巧，所以大概也可以成为肉类料理的名人吧。

实际上，他是被视为至宝的人材，时常会被招往其他场所来表现他的技俩，收取相对的报酬。这一次他受到委托，要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个军刑务所的囚人，在不杀死的状况下好好地修理一番，而报酬则早已收下了。

因为他也是平民，所以这一点他倒不会憎恶米达麦亚。但是，能有机会可以修理以平民身分在二十七岁的年轻时期就得到少将阶级而被称为阁下的男子，实在是一大乐事。他是艺术家，而囚犯只不过是素材，他最期望的

莫过子更好的素材。而他却一直欲求不满。前些日子给他的“素材”，在没麻醉的情况下被拔下三颗牙齿，就因痛苦和恐惧而发狂了。

……愉快地介绍以上种种之后，“拷问员”以颇为不满的表情又再拿好了电鞭。米达麦亚的脸上未显出恐惧的色彩，使他感到不满。他缓缓地挥起那粗壮的手腕，再挥了下来。米达麦亚往侧面一跳。虽然是敏捷的动作，但巨汉的手腕却有着想像以上的柔软性。电鞭在空中以急角度移动，从囚人的左肩到右胸，斜斜地击中。

剧痛化为灼热的电流在神经上奔驰，米达麦亚感到眼睑内侧闪着鲜红的光芒。他不由得为之折腰，但却以全部的自尊和意志，忍着不出声。

“呵，竟然没有哀叫，倒真了不起。和那些柔弱的少爷公子们是不同。不过，越是这样也就越有趣了。没有门派而在二十多岁就被称为提督的人，何时会放下自尊心大喊救命，那变化的瞬间实在是相当甘美的。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啊。

“真是多嘴的家伙。”吐出这句带着侮蔑的话时，米达麦亚已调好呼吸，准备因应下一击。灰色的眼眸中，完全没有败北感，虽然燃着苛烈的抵抗意志，但在激情的底下，却已建立了致密的战术思考的方程式。

米达麦亚的肉体极为敏捷，而脑细胞的活动也不在其下。

拷问员对于对方毫不求饶颇受刺激，再次挥起了电鞭。最早的一次也是如此，因为威吓囚犯上的需要，所以他挥起的动作很大，而且缓慢。他那粗壮的手臂垂直举着，以急速转变的迅速，想要在囚人脸部给予残忍的一击时，囚人的脚以更快的速度飞来。

横扫而来一击。虽然可以预期而加以回避，却无从反击。拷问员的巨体失去了平衡，电鞭缠在自己身上而倒地。米达麦亚现在可以夸耀自己的刚毅了。拷问员发出的哀叫，几乎丢脸得令泥墙也会为他脸红。他在呻吟中想挣脱电鞭的拥抱。

在米达麦亚背后传来声音。

“倒像是卑贱的平民所会有的战法。”嘲笑的人是菲尔格尔男爵，有三个人跟在他身后。米达麦亚沉默地瞄着他。而代他发言的，是一个边呻吟着，好不容易才从地板爬起的拷问员。

“这……少爷，怎好劳您来到这种卑微的地方呢！”这大概可说是奴隶的劣根性吧？对于不能抵抗、弱小的人都以没有限度的残忍去对待的这拷问员，对于有权势的人却是卑躬屈膝之至。菲尔格尔男爵对这奉承者只以侮蔑的视线一瞥而过，就缓缓走向囚人面前。看来他只是拷问员一时的雇主而已。也许是打算从某处透过摄影机来欣赏一场残酷剧吧。

“你可真受礼遇啊，米达麦亚少将阁下。”恶意的讽刺，被报以苛烈的反击，使他脸色为之一变。米达麦亚如此说道：“是猪就不要说人话，否则会使名人觉得羞耻。”男爵的嘴一开一合，却说不出再次反击的话。他握紧了拳头，想给套着手铐的米达麦亚惩罚的一击。

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已习惯殴打部下及家仆。他们在年少的主人面前低头站着，任由虐待狂式的愤怒来袭。不管对方的动作是如何多余，他们也不会回避。但是，米达麦亚和奴隶或家仆的精神是无缘的。他已受过电鞭的洗礼，虽然被套着手铐，但仍后退让男爵的拳头挥空。男爵的上半身游过了虚空。

但是，第二次则避不过了。因为男爵的同伴们，押住米达麦亚的肩膀。

沉重的打击打在腹部，米达麦亚大吐了一口气。在将倒下的姿势上，第三拳又追击而来。下巴火花飞散，米达麦亚感觉口中有腥味，颠簸地屈膝在地。一阵厚颜的冷笑传来。

“如何，知道利害了吧？不懂礼仪的平民就该会有这般丑态。”“谁会知道什么利害！”米达麦亚喘了口气。之所以没有对他吐出含血的唾液，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如果你有真正的自尊的话，就除去我的手铐，以对等的条件来对打。如何，你怕吗？是会怕吧！胆小鬼，你祖先的勇名可会为你哭泣。”以极为单纯的表现方式所做的挑拨，却相当有效。虚荣心比自尊心受到更大的刺激，男爵只有前进而去。

“好，你这平民，我就成全你的愿望。来人！把他的手铐除下。”故意夸示一下自己的胸襟，男爵回视他的同伴。

“还是不要吧，对等的条件下，你胜不了他的。”有人想说这句话，但却没有人实际说出。男爵从拷问员手中取来开锁装置，打开米达麦亚手铐上的电磁石。

“好，这样你就没话说了吧？”“的确，我没话说了。你很了不起。”除去手铐的米达麦亚，礼仪端正地加以赞赏。

下一瞬间，菲尔格尔的视界中，天地为之逆转。当他呼吸仿佛停止似地被摔在地上时，才理解到手腕被抓住，而吃了个过肩摔。痛苦的哀叫无视于意识的制止，而自行发出。

周围的人群立即为之失笑，但沸腾的愤怒肉块从地板爬起之后，隔了一阵沉默，便转化成催促受到屈辱的青年贵族进行报复的声音。但不管是哪些声音，都已经不必再透过菲尔格尔男爵的耳朵。他的全部神经都已集中在憎恨及报复的念头上，如果那狭窄的视野偏差了1公分，其感觉就将跟不上。

面对怎么说都较其矮小的米达麦亚，菲尔格尔要高出十公分以上，虽然不及其匀整，但在肉体控制上却不成问题。虎虎生风的男爵的手臂只能划过虚空，在闪躲过后，米达麦亚反击而来的拳头，短而锐利，正确地击中男爵的左额侧。

男爵的视界中，这次地板和墙壁成为垂直的了。虽然听到自己的头撞击地板的声音，但似乎传达痛觉的神经在某处断了，他没有感受到苦痛。屈辱和憎恶，像酸液般侵袭他的脑细胞。就如他所憎恨平民一般跪倒在地的男爵，从咽喉深处吐出的不是声音，而是憎恨。

“开枪杀了他，把他杀了！”男爵以为应声发出的三条闪光是同伴的手枪所射出的。担是抱手哀叫，倒在水泥地上的却是他的友人们。透过愤怒和惊愕的面纱，映在男爵视界内的，是新登上舞台的另几个人物。黑银色的军官服，还有色调明显不同的三种头发。

“你是、缪杰尔……”男爵喘了口气。在燃烧般的红发和光亮的暗棕色头发之间，摇曳着连男爵都不得不承认其华丽的黄金色头发。左右跟随着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骄傲的金发小子”伫立在此。

米达麦亚睁大那灰色的眼眸，他在“观赏”着男爵所憎恶的对象。如狮鬃波动的金发，劲烈的冰蓝色眼眸，在美貌当中含有某种压倒性气势的年轻表情，看到这些，他在心中点头称是，他知道友人和自己的选择得到正面的回应了。

冷淡的笑声从莱因哈特的嘴唇，吹向了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的菲尔格

尔脸上。

“我不会再叫你别动。你可以动动看，如此我就有射穿你那肥大心脏的借口了。”“小子……”“如何？你不动吗？身份卑微的人开枪的话可能会打不中哦，你不试试看？”“小子、小子……”菲尔格尔男爵重复地念着，两眼间舞着狂热的火花，全身奔驰着的战栗，可说是近乎痉挛了。站在旁边的年轻贵族们之间，也有人半带真心地害怕真会生起一阵旋风。

莱因哈特如同冰雕般伫立着。枪口有如解剖学教授般正确地对准菲尔格尔男爵的心脏。

金发的年轻人，一直压制着大贵族的骄傲，而等待对方的爆发。当菲尔格尔的攻击冲动实行的同时，他打算要真的扣下扳机。枪口所象征的莱因哈特意识之苛刻，似乎封住了男爵的动作，但就在一切将在破裂的瞬间——“请到此为止吧！”稳重的声音封闭破裂的深渊。罗严塔尔和吉尔菲艾斯的枪口朝向了声音的方向，以人类所能做到的迅速和正确性。当发声者采取敌对的行动时，在其瞬间，他的心脏就会被二条光束刺穿吧。但是，这壮年的军官只动了他的嘴巴。

“我手无寸铁，而且我要找的只有菲尔格尔男爵。我来传达我家主人的传言，可以吗？”莱因哈特在一瞬的犹豫后点头，军官对因屈辱而战栗的男爵，投以不同于同情的眼神。

“菲尔格尔男爵，我来传达布朗胥百克公爵的传言。他希望您略为自重一些”“……自重？”“您明白了吗？”在菲尔格尔的脸上，几种表情正令人眼花撩乱地交替。结果留存下来的，是压抑满心的不平而顺从伯父的命令，掩去自己感情的表情。怒气和败北感的熔岩从两眼溢出，男爵带着同伴，脚步杂乱地蜂拥而去。米达麦亚在地板边吐了口口水。军官重新再向莱因哈特敬礼。

“让您看到了丢脸的场面。如果这件不祥之事能就此不做宣扬，则米达麦亚提督在狱中的安全，将以我家主人的名誓做保证。

“卿的名字是？”“我是安森巴哈准将，有什么事吗？”“……不，只是想问你一件事。刚才的传言，真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所说的吗？”“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我是说，那该不会是以你自己的直觉，为了收拾这个场面而创作出来的吧？”名为安森巴哈的这男子，脸上的每条肌肉都仍在完美的控制当中。

“我不知您说这话有何根据，但不管如何，能避免无益的流血实在是万幸。您不如此认为吗？”“……是该如此认为吧。”莱因哈特吐出此话，把手枪收进腰际的枪套。

“辛苦了，准将。我答应卿的条件。对于卿到达的是时机，还有派遣卿至此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的用心，都予以感谢……”“我会转告公爵。对了，您是如何进到此地的呢？”莱因哈特的唇端露出了浅笑。

“和菲尔格尔男爵一样，说出布朗胥百克公爵的名号就无条件地被放了。知道了咒语可没有不用的道理。”“我想这件事我就不必传达过了。”“就任由卿自行判断吧。”安森巴哈准将掩去表情点了头，转身离开房间，并希望莱因哈特等人别久留此地。

而留下来的四人，互相看着对方，表情也缓和下来。米达麦亚说了：“初次见面，缪杰尔阁下。危急之际得您所救，下官感谢之至。”“没什么，稍早之我们就到了，只是在等你把菲尔格尔男爵打倒。有劳连我的分也一起打

了。”说着说着，莱因哈特突然起疑。那个叫安森巴哈的，是否也在米达麦亚对男爵施以反击之前，故意暂且不登上舞台的呢？“这可真是……能立即为阁下效劳，实在是光荣之至。不过，在战场上可就更能为您效命了。离开这个厌恶的地方之后，您就尽管下令吧。”米达麦亚收起了笑声，真挚地敬了一礼。

“我的友人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与我，在此再次对阁下誓以忠诚。请务必对我等寄与信赖。”就这样，莱因哈特得到继吉尔菲艾斯之后的贵重盟友。在“克洛普修特克事件”中，对他而言，这是值得满意的一个结果。

## 第五章 间奏曲

Ⅰ 渥佛根·米达麦亚的禁闭及其周围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止于未公开化。公开化也可以，把事实公诸于世，径付军法会议，听候贤明的皇帝陛下的御旨裁决——莱因哈特如此地极力主张，但菲尔格尔男爵等人，虽然对对手如此强硬摆出一副不悦的脸色，却也不能硬要回话知事。如果事实被公开，则年轻贵族们在公私双方面的横行将会暴露出来，他们是绝无胜算的。

几位宫廷要人居中调解，出面安抚强硬的莱因哈特，金发的年轻人颇不情愿地收敛了矛头。莱因哈特的演技可说是值得赞赏的了。终究他原本就不是当事人啊，但这一点却没被任何人发觉到。

军务尚书严罗培克元帅毫不掩饰其心中的不悦。他本身是出身于门阀贵族，价值观和同情心也都基于他的出身，但是他有身为公正人的立场，以及相随而至的责任，对于这单方面弹劾米达麦亚的年轻贵族们那利己的见解与行动，是不能全面地加以肯定的。

这一天，他为了平稳地处理一连串的纷争，而把三名相关者招至军务省。

最先出现在军务尚书办公室的是布朗胥百克公爵欧特。身为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之女婿的这中年大贵族，在精神气压方面所做的压抑也不下于严罗培克元帅。对他来说，原本打算经由讨伐克洛普修特克侯爵的武勋来受封帝国元帅的称号，而在贵族社会中及军部都享有最高的荣誉，但却因为军务尚书仍未向皇帝推荐，连庆祝宴的料理也都要冷掉了。理由不说也明白，却也不能由分说地加以威吓，眼前只得化为休眠火山了。

在互无诚意的问候过后，采取先发制人的是公爵这边。杀害我一族之人的米达麦亚为何不加以处罚？——把事态四舍五入地做诘问，但军务尚书则不加以应和。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布朗胥百克公爵，那些年轻少爷们的鲁莽如果不以公爵的力量加以控制，可就不是好事了。请您务必像军务省为扑灭夸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势力而灌注全力一般地，鼎力相助，好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军务尚书的语调虽是严谨有礼，但结果却是明显地在非难着！！束手旁观青年贵族们胡来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无能，为此，身为皇帝女婿的这大贵族的脸颊不悦地颤动着。不过，随着年龄和经验所形成的区别，使他不得不承认对方所言在理。

“那么，军务尚书是打算如何处置那个人？”“这个……”似乎是故作姿

态，严罗培克元帅使旧式的单片眼镜闪动了一下。

“这也不能任由本官的好恶而加以赏罚。因为本官也不过只是皇帝陛下的圣意及国法的忠实仆人而已。不管以哪个角度来看，米达麦亚少将的行动，是依据军规所为，可就不能加以责难的了。”“可是，我想我一族的人们都难以容许此事的。要如何使他们心悦诚服呢？”“军法会议是以法、理来裁决，可不是用感情来做处断的啊，公爵。更何况帝国军规，本是由皇祖鲁道夫大帝所订下之法。臣下若加以逾越则是大不敬，军法会议对于维护军规之神圣的米达麦亚，是不得不加以宽容。”“……”“如何？不如就此不经由军法会议，当做没发生此事加以结束……”“说什么傻话！”公爵虽反口驳斥，但不久后也接受军务尚书的说服。其实说来，还是因为在眼前晃动的元帅杖，迫得他不得不妥协。再加上军务尚书不在意地答应公爵，要给被杀的上尉的遗族在战场上报复米达麦亚的机会。

下一位来客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米克贝尔加元帅，不过他该说是今后的相关者了。军务尚书召唤他来的理由，表面上是说要进行预定在今年秋天，被莱因哈特称为“第三三〇次无益的”出征的事前协调。米克贝尔加最初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但军务尚书接下来的话却立即使他情绪膨胀。

“让金发小子指挥先头部队，麾下的提督也让他做某种程度的选择，那样一来，他也就满意了吧？”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在不悦之余，粗大的手指在桌上踏起了步伐。

“让那个菜鸟如此为所欲为可以吗，军务尚书？他在上次的任务中晋升为上将，这次搞不好会成为一级上将。为何得帮助他飞黄腾达呢？”“司令长官，吾等是皇帝陛下的臣子，诸事皆应顺从陛下的御旨。不过呢，你想想看，僭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乱军之辈，可不会认为自己有此义务。如何，本官的观察有错吗？”米达贝尔加元帅兴致勃勃地回视军务尚书的单片眼镜，震动着那半白而美妙的鬓毛笑着。他明白了。

“的确如此，他们可没有必须败给那个菜鸟才行的道理。也许那小鬼会吃场大败仗而断去其飞黄腾达之路吧。

军务尚书冷峻的眼光被单片眼镜那无机质的光芒掩去，而未传到司令长官的网膜里。

“那个小鬼身居上将之高位，近日又将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也就是将成为朝廷的重臣。就让他战场上证明一下他是否有适任此位的器量吧！”军务尚书的毒舌，轻轻地刺激了司令长官的记忆槽。

“……可是，军务尚书，前些日子在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他的战法，看来却是意外地沉着。如果他败了确实是一大丑态，但如果他胜了又该如何呢？”军务尚书发出颇收敛的笑声。

“卿也真是个劳碌命。若是万一那小子确是善战，那也是重用他的卿之功绩，不也是为卿树立了面子吗？”“的确没错，这倒是如此。”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也苦笑了。

发觉到了一件事，而使米克贝尔加元帅又为之不快的是他从军务省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途中，在地上车的后部座席上才想到的。那金发小子若不自量力而战死，当然是无须为他伤心，但他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必是悲伤之至，让她弟弟平白地战死，也许就会追究身为监督者的米克贝尔加的责任。她的控诉，皇帝可绝不会充耳不闻。米克只尔加则势必引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君主之不悦。

元帅不禁大为咋舌。军务尚书严罗培克虽然满口计谋盘算，但反过来看，米克贝尔加还不是仍然只能顺应皇帝的心意。

“这个军务尚书，不正是要把那个难以收拾的金发小子，推到我身上来吗？”米克贝尔加那半白的鬓毛又为之震动。但这次却是不快所致。军务尚书严罗培克只须在远离前线的帝都奥丁，玩耍着那看似理所当然的战略案就行了。而实际指挥舰队的责任，对敌人赢得胜利的义务，顺应皇帝之意让金发小子立下武勋的课题，这种种的事，全都是扛在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的米克贝尔加的肩上。虽然对方动着口舌似乎在帮着分担负担，但不也只是口舌上而已吗？“那个老不死的……”司令长官咒骂年长军务尚书的声音，使得陪席的次席副官投以奇异的视线。

“您说了些什么吗？阁下。”“我没说什么，你别多话。”对此刻的米克贝尔加而言，连副官那苍白的脸，也成了不悦的种子。这家伙也是贵族出身，生活饮食应当不会有所匮乏，却为何这么一副营养不良的脸。而且，还年纪轻轻就和他一样头发半白。眼神也不佳。虽然听说那是义眼却也激不起人的同情心。一旦注意到，就不免觉得这次席副官的存在本身就令人难以忍受。

到达宇宙舰队司令部，米克贝尔加元帅首先去做的，就是更换这个次席副官，把他转属副统帅本部的情报处理课。到任才只一个月就引得上司不悦---该说是遭到连累的---这位三十过半的上校，极为淡然地领受命令，毫不留恋地，移转了工作地点。

这么一来，觉得自己的存在好像被轻视一样，使得米克贝尔加又觉得不愉快了，但他也不能再一直拘泥下去。堆积如山的事务正等着他的裁决和处理。

II 米克贝尔加元帅一回去，军务尚书接着就把“骄傲的金发小子”叫了进来。这是在这一天之中，对第三个人的面谈。以莱因哈特的看法，军务尚书比较重视谁，由这顺序来看就明显地可笑。他心里想说“我可是最难缠的哦”，但眼下他是渥佛根·米达麦亚之利益的代辩者，他必须守住这架空的地位才行。

“军务尚书阁下，据我推测，今日传我来此，是耍谈关于米达麦亚少将的法律方面之权利的事吧？”“大致也就是如此了。”军务尚书以略为平静的口气接下了莱因哈特的先制攻击。

“这么做如何，缪杰尔上将。”军务尚书双手手指叉在腰后，旧式的单片眼镜发出白光。

“有关米达麦亚少将是发生了种种纷争，但我们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少将也会被释放。我们要他转往前线。”“你是说要让他战死吗？”“你别想得太快。我是要他将功赎罪。”单眼镜的光更加亮了。

“所谓的罪，是指他匡正军规之乱吗？”“身为战斗技术顾问，必须指导、熏陶他人，他却放纵自己的情感，扰乱军中的和气与协调。”“……原来如此。”莱因哈特那白皙的皮肤表面差点要浮出冷笑，好不容易才抑制下来。和气！协调！还有秩序！那就是对身为贵族且为高级军人的严罗培克军务尚书而言所不可侵的神器吗？对这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大概只有维持现状才是他信仰的对象吧。

但是，小时候他也曾相信过，和平和幸福---那勉强搭在浮于深渊上薄冰般那小小的和平及些微的幸福会永远地持续下去。他从未想过那会被撕裂、破坏。他没办法想像皇帝会想要姐姐，而父亲会把姐姐卖掉。信仰只有



在无知、视野狭窄之上才会成立，和年龄或地位并没有任何关系。

……如此看来，这位老元帅大概也会憎恶破坏他的幸福、安定和信仰的莱因哈特吧。大概有一天会有对决的日子到来吧。

“不过即使如此，如果没有战役，骁勇的米达麦亚少将也无从立下功勋吧……”“是有战役的。”军务尚书说道，而在接下来的说明之中，莱因哈特才知道已经订下秋天的出兵计划了。

他起了冰蓝色的双眼，抑制着散放出来的光量。

“下官终究也算是军务省高等参事官之职。”强烈的讽刺从形状美好的嘴唇中流出。

“但是，做了如此重要的决定，就算下官寡闻，也不致一无所知，更何况在参事会上可一次也没缺席过……”“要做决定是在下周的参事会中。这件事仍是最高的军机，知道此事的人屈指可数。特别是这般地告知你，我想你倒该引以为荣了。”虽然是卖人情的口气，但莱因哈特却承认军务尚书的话不无道理。这个巨大而衰老的帝国，是由皇帝及亲信的想法来君临于万人之上的专制国家。

“那么米达麦亚少将要配属到谁的舰队呢？”“缪杰尔上将的舰队。”

“我也要出征吗？”在莱因哈特的惊讶之下，有一股欣喜在胎动着。不管高官们的意图如何，终究是给了从无为之中解放而有立下武勋的机会。

“皇帝陛下对卿的将才有着很高的评价。为了回应其评价，则是身为朝臣的卿应尽的职责了。”虽然军务尚书的单片眼镜诉说着“我可和皇帝不同哦”，但莱因哈特却不拘泥于这些。

虽然心想：又是一场没有战略意义的战役，但不管是如何的无名之师，战争总是会替莱因哈特带来功勋的，而这一次更将成为确认米达麦亚及罗严塔尔将才的所在了。

“如何？有何不满吗？缪杰尔上将。”“不，没有。感谢阁下的安排。”莱因哈特的每一个功勋，都连系着迈向使大贵族们的支配权力动摇的一步，岂可不加以感谢呢！这年轻人在心中自语着，为了掩去那满溢霸气的眼神而更加地低下了头。

莱因哈特一退出，透过那单片眼镜望着被关上的门，严罗培克元帅在胸中独语着。这就好了，在自己职权所及的范围内，事态平稳地处理，而后是米克贝尔加的管辖范围了。只要此事的关系者都不再从战场归来，则问题就全部消灭了。如果归来了---那是到时候的事了。

虽然知道姐姐不在，莱因哈特仍带着吉尔菲艾斯来到姐姐居馆的附近，在池边坐了下来。仔细想起来，这是可以不必在乎会被别人偷听而交谈的绝佳场所。

“我们经由一成不变的通路前进，而自称自由行星同盟的那些家伙，也老是在差不多的地点上迎战。

莱因哈特的手掌掀起了风，石头在水面上跳跃，五个波纹互相交叠。阳光跃动，池水化为液状的宝石，发出了七彩的光芒。

“一世纪半，就一直这么重复。昨天也是伊谢尔伦、今日也是伊谢尔伦、明天也是伊谢尔伦！”第二块石头飞了出去，大概是使劲不对，这次只有二圈波纹点在那水的画盘上。吉尔菲艾斯所投的石子，跳那画盘旁边，沉没在约二公尺前的水面。

“不过后天就会不一样了吧！”“后天吗？等着后天到来，可不合我的个

性，我想把后天拉近过来。”出征的本身在种种理由下是他所喜好的，但帝国军那可说是百年如一日的守旧战略战术，却使得莱因哈特生气。就算是猿猴，在一百年之间总会从经验中学到些什么的。

“不过，希望在下次出征之前，能把蛇夫人的那件事解决掉。”以白细的手指玩弄着吉尔菲艾斯的红发，金发的年轻人如此说道。蛇夫人是莱因哈特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恶意及执着感到折服，而在近日对她的称呼。

“在吃到后天的牛肉浓汤之前，先吃掉今天的莴苣沙拉，是吗？”“直是令人讨厌的比喻。”半带认真地，莱因哈特皱了皱那优美的眉毛。

姐姐安妮罗杰所做的料理，对莱因哈特而言，要胜过宫廷中所提供的奢华之极的山珍海味，但唯一令他难以入口的就是莴苣沙拉了。有时候，莱因哈特会趁姐姐不注意的时候把盘中的莴苣塞进口袋里，假装成已经吃完了。

吉尔菲艾斯也仿效他。他并不怎么讨厌莴苣，主要是要和这刚认识不久、金发天使般的好友分担一些共犯意识。

由厨房走回来的安妮罗杰，把过于干净的盘子和两个少年的表情比对了下，她什么也没说地开始吃自己的饭。当两人心情松懈下来之时，突然她开口说话。

“齐格有着洁白美丽的牙齿呢，不过里面有没有蛀牙呢？”莱因哈特还来不及阻止，吉尔菲艾斯就已顺势地张大了嘴巴，露出不输于前齿的洁白后齿。就这样，安妮罗杰也就一目了然了。他们并没有吃下容易塞住牙缝的莴苣。

莱因哈特一手掩着脸，说了些什么。吉尔菲艾斯也领解事态，整个脸红得不输头发的颜色而闭上了嘴。安妮罗杰并没有生气。她轻轻摇着头，那以水蓝色蝴蝶结绑着，色调柔和的金发摇动着，在这背景下少女露出了责备的笑容。坏孩子们立刻投降了，拿出喂给口袋的莴苣，这次就确实地放入自己的嘴里。确认两人已有悔悟之心，安妮罗杰笑着脱去两人的衣服。因为口袋里被浓汤弄得黏答答的，不快清洗是不行的。

“……这次可没有口袋了。”对莱因哈特的话，红发的友人点了点头。

“嗯，没有口袋，不把它吃掉是不行的。”他们现在想着。不管是莴苣或是毒草，只要是安妮罗杰做的菜，都该把它吃完才是……“我看别叫那女人蛇夫人了，就叫她莴苣夫人吧。

初夏的阳光，在草上、水面上、树叶上、以及两位年青人身上，演奏着无声的华尔兹。

但是那快转舞动的音符，却播送着暴风雨的预兆。

远方雷声悄然掩进，尖兵发出的微响，莱因哈特历然可闻。就算他没有想要为整首交响曲作曲，但至少想参与其中一乐章的编曲吧。

III“不予起诉”的米达麦亚，在五月九日被释放了。和妻子渡过一夜后，翌日，米达麦亚随着罗严塔尔来到林培尔克·修托勒杰区造访，欢庆和莱因哈特及吉尔菲艾斯的再会。

……仅仅二年以后，他们四人指挥合计十万艘以上的舰队，和门阀贵族军一争霸业。但是，在目前，对菲珀夫人而言，他们仍只是“二楼的客人”而已。

“我会送咖啡上二楼，红发先生。”“有劳你了，菲珀夫人。”“金发先生和经发先生的朋友突然增加起来，是好现象哦。”“嗯，我也觉得是好事情。”

在不做作的回答中所含意义之深，当然是菲珀夫人所无法想像的。

在二楼的起居室飘着咖啡的香味。还好椅子有四把，让吉尔菲艾斯也安心了。真是，以一个帝国军上将而言，莱因哈特所过的素生活可真叫人呆然了。大致也只有上尉或少校的生活水准而已。

这天，莱因哈特并非为了喝茶聊天，才接受两位青年提督的来访。想更加强这得来不易的盟友之间的牵系，才是他的目的。最先提及预定在秋进行的出兵计划，得到“那可令人期待”的反应之后，就转移了话题。他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也就是安妮罗杰受到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憎恨成了某个阴谋的对象。他说了此事，并且把莱因哈特过去曾被企图杀害的事实，初次告知了其他人。

“原来如此，那‘虚幻的皇后陛下’……”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异口同声说道。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名号，以及她差点被册定为皇后的过程经过，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莱因哈特的生命一再受到暗算的事实，则是初次得知。

米达麦亚栗然地耸了耸肩，原本是想说他领教了同性间之嫉妒的可怕，但口中说出的却是：“不过，也真亏您如此地告知我们。谢谢您的信赖。”这样的一句话。他对四年间只有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所知道的秘密，告知于他，表示出率直的感动。莱因哈特的意图算是初步达到了。

罗严塔尔也和友人的话采同步调地点了点头，突然又侧头思索着。那透视着记忆槽的表情维持了近五秒钟。

“您知道叫格列瑟的那个宫廷医师吗？”“那个人又怎么了？”“我从某个女人那边听到，这位医师时常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居馆造访。我一直不怎么在意，倒是突然想了起来。会有什么帮助吗？”“大概吧……”金发的年轻人，回视着红发的友人。吉尔菲艾斯离席到书桌去取来记事本。特别重要的事不用电脑记录，而用暗号记录了下来。这个暗号是在幼污了两人一起想出来的，把字母反顺序地使用。A代表Z而B则是？”看着记事本，吉尔菲艾斯报告着。他并未把无为的日子做无谓的消耗。

“这一个月里，格列瑟医师共造访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居馆五次之多，而且都是在夜间暗自前往。”莱因哈特以手指弹着咖啡杯，似乎在鉴赏着那一瞬的清亮音色。

“宫廷医师私下到已失去皇帝宠爱的女人之住处……是吗？卿可从中看出有何缘由呢？”被问及的罗严塔尔，把咖啡杯放在底盘，双手交叉在膝盖上。

“夫人送往医师那边的是金钱，这是不可置疑的。而反方向流动的就是情报与技术，这也是确定的，问题是其内容为何呢？”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和格列瑟医师之间私通奸情的可能性，被罗严塔尔排除了。所谓的大贵族的女子，是如何地轻视身份低(她们所相信的)男人，这是他熟知的。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如此的贵族之女。

“是啊，这我也想知道。不论如何，要在堤防上挖洞，看来得从医师身上着手，如果有办法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破坏他和夫人的关系就好了。”“如此，我倒有一个计策。”“什么计策？”“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方法，而是狡智、诡计之类的，这也无妨吗？”“无妨。”莱因哈特回答着。屠龙与捕蛇，理应是不同的战法。

“那我就说了。宫廷或贵族社会中最强的武器之一，就是中伤、流言、丑闻之类。

无言点了点头，莱因哈特表示赞同之意。

“而贵族们最喜欢不名誉的传闻，并且容易听信此事。我这么说，您该明白了吧？”明白此意的莱因哈特，回视吉尔菲艾斯之后，又再点了下头。

“我明白了。是要散布流言，说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私下招来医师，是因为患了不可告人的疾病吧？”“大致是如此。”“什么病呢？”“正确说来也不是病。原本若是正当的夫妇或情人之间，倒是件可喜之事吧。因为在形式上或良心上，那都是男女正当交往下的结果，……”莱因哈特笑了---因为他了解罗严塔尔献策的意图，而对自己的迟钝为之自嘲。他和罗严塔尔之间相差有九岁之距，而在某分野上的悬隔则不只是九岁的差距了。

“原来，是妊娠吧？莠苒---不，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而言，可是大违其意。看来她是必会有反弹的了。”“女人是可以怀下自己所不爱的男人的孩子的。而所谓的男人，能相信自己的妻子生下的是自己的孩子，就会为之幸福了。

罗严塔尔的声音冷漠，甚至似乎含着毒素。吉尔菲艾斯的表情瞬间僵硬了起来，莱因哈特也皱了下眉。他们不由然的想起住在他们内心神殿中那位女性。

“那是卿的哲学吗？”“不，只是个偏见，我自己如此相信，但却不想要别人也如此相信。”罗严塔尔的表情，和数秒前不同，沉静且还带着无机，但那是复数的波动互相冲消的结果，莱因哈特看出了他的内心决非如此。其中一半是观察米达麦亚视线的微妙动向，所得到的结论。莱因哈特领悟到，其中有很深的原委，但要深入此事，在现在的阶段而言，是无礼且无益的。

IV 五月十四日的早上，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打了个 TV 电话到格列瑟医师的居处。这一天他不值班，不必伺候在皇帝身边，但却不能悠然地享受早晨的睡眠。医师对画面做了形式上恭恭敬敬的早晨问候，但侯爵夫人无视地尖声切入。

“你知道吧？这几天，在宫廷周边，流传着伤害我名誉的下贱传闻。”“我知道……”“那么，为何不设法呢？”客观地来想，现在格列瑟医师应是侯爵夫人最有力的友方。这和独占皇帝宠爱的当时不同的，但她把最大且是唯一的友方视同仆人般看待，实在是太缺乏顾虑了……医师如此地想。无疑地，她相信医师有献身的忠诚义务吧。这种态度，可就是最适合培育出背信者的土壤了。

“总之，有那种流言流传，我也就不能到府上去了。为了举事成功，自重是很重要的。”“总归一句，你该不是怕了吧。”“没这回事。”“嘴巴上怎么说也都行。你该不会是为了从惩治那女人的事抽手，而自己去散布谣言的吧？”“怎么会呢，您这么不信任我，实在令我意外之至。”做出愤然的样子，医师在内心中咋舌。对了，也有这方法可行，他自嘲着自己的束手无策。他用上所有的盘算，想着拖延时间的回答。侯爵夫人所打算的，对格里华德夫人那委实下贱的攻击，医师已经没有协助她的意欲了。

“侯爵夫人，就在下的想法，如果真的如愿取得那种男子的精液，又得如何才能让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那个，对了，让她受孕呢？这可说是困难之至。”“你不是宫廷医师吗？”“你说的是，但伯爵夫人身边有侍女在，诊察时为了避免误诊，也大多有多位医师随同。依照你自己的经验，你也不是不明白……”“……”“另外，在下又想，要让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完全地毁灭，只要让她失势不也就可以了吗？”“什么意思？”医师重整呼吸，开始说明。

其实仅是随口说说而已，他的意图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无意协助侯爵夫人的这一点。而自古以来，掩饰某事的最佳方法并非沉默，而是饶舌。用美丽的辞句把对方误导到和真相相反方向的技巧，是最为必要的。而结果，医师成功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正如医师所愿，遵F他真正的意图。

“我明白了。不管用任何形式，只要一旦被逐出宫廷，而后要如何处置，也就任凭我们了。先决条件是将她逐出宫。”“正是如此。”培尼明迪侯夫人的笑声，一面通过恭恭敬敬低下头的医师头上，一面像似无形的毒针散播在空中。

“你可真是个大坏蛋！竟想要砌起阶梯，逼那女人走入不幸之中，加以玩弄。实在是我所想不到的。”虽然是极不愿被如此说道，但却也不加抗辩，医师礼仪端正地低下了头。在他的视界内，侯爵夫人那绢质的裙裾和略为可见鞋尖上的宝石饰品映在画面上，但立即消去了，变成灰色的平板。医师抬起了头，在口中咒骂着，连告别也不说的侯爵夫人的无礼。

格列瑟医师判断，该是抽身的时候了。从侯爵夫人那边吸取的金钱数额虽仍不觉满足，但深陷至满足的程度反招来自身的毁灭，可就不划算了。和这不对人低头的贵妇人交涉也够累了。原本说来，想回复失去的宠爱的侯爵夫人那份妄想，要成功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虽然侯爵夫人只是为之愤慨，但流布“培尼明迪夫人妊娠”这个传闻的本身，不就意味了有夫人的敌人，以及采取同步调的人存在吗？只热衷于打倒敌人，却不考虑遭反击的可能性，这才可怕。她要毁灭自己是她的自由，可别把我给卷进去。

医师打开书桌，取出前晚收到的奇怪书信，以不安及不悦的表情来回读过。内容是以文字处理机打出的文章，全文极为短促，只有一行。

“你的罪全在我的掌握中。”使格列瑟医师困惑狂乱的书信的寄信人，以白织的手拨着黄金色头发，回视红发的友人。

“这个恶德医师，不知道会有何表情。”莱因哈特笑了，那不是对敌人先下手为强的阴谋家，而是在玩游戏的少年的笑容。但瞬间白皙的脸锐利地崩紧起来，那是因为他考虑到在行动之后对方会有反击所致。当然那不是对寄出来历不明的书信的人，而是对他们最初憎恶的对象—安妮罗杰，必须强化防御策略才行。

“不过，和敌人做这么低级的攻防，这事可不想让姐姐知道。”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吉尔菲艾斯的心情也是相同，若是在广大的宇宙空间和敌军一较智勇则另当别论，在宫廷的大理石柱之间拉起阴谋之线，在没有听取正当言论之能力的贵族们耳中吹入流言之风，把敌人推入陷阱之中的战斗，实在令人自豪不起来。

这是正当防卫---虽然如此想着，但以他们的美学意识来看，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下堂堂正正之战，而是在掩人耳目的黑夜中所进行的不名誉之事。

再加上他们为了要制住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就得激怒她，以让她成为加害安妮罗杰的阴谋现行犯的这种无人有异议的形式加以处置是最好的。虽然这不太合他们的意，但也得考虑到安妮罗杰将会面临危机。必须要制止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激怒，在最适当的时机防止事件的发生。

但是做起来可没有说的那么容易。对培尼明迪而言，莱因哈特远离帝都奥丁，身居战场时，才是她加害安妮罗杰的最佳良机吧。对莱因哈特他们而言，这个后顾之忧太大了。这次的出征还牵连着米达麦亚之事，他们必须

立下使大贵族们瞠目结舌的武功才行。

这并非现在才开始，莱因哈特的敌人不只是在伊谢尔伦前方展开的自由行星同盟的大舰队而已。回过头来看，骂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贵族的仇视和憎恶，可真是一条无穷尽的矿脉。看来将由秋天提前至夏天的此次出兵中，莱因哈特预定会被赋予先锋部队的指挥权，但以稍带疑问的眼光来看。当他孤立敌阵时甚至会有我方故意见死不救的可能性产生。遇上这种事态的话，莱因哈特也就必须发挥全部的能力了。他必而得在出征前处理掉“蛇夫人”才行。

说到出征，当他得意扬扬地报告此事时，安妮罗杰那温柔的脸上却没有喜色。

“姐姐不高兴看到我立下功勋，飞黄腾达吗？”莱因哈特说了这句话，但这并不是疑问，也不是反辩，可说是小孩子耍脾气。面对姐姐的时候，莱因哈特的感觉会自然地把时间倒流，回到不需对皇帝或贵族张牙舞爪的往日去。

“怎么可能呢？只不过我想，莱因哈特你也不必太急于立功。

“我没有急啊，姐姐。只是既然有机会，当然要把它做最大限度的活莱因哈特微妙地转移论点，这是他故意的。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水面下的作战，似乎被姐姐察知了。“别太勉强了”，并非只是句单纯的词句。

“然后呢？”姐姐的声音过于沉静平稳，所以其中合意之锐利，连莱因哈特这么明敏的年轻人，一时也没感觉出来。在一旁的吉尔菲艾斯，手拿着咖啡杯，仔细又小心地，交互看着这对美貌的姐弟，因为此时没有他插嘴的立场。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被询及意见，此时的情况也只会造成困扰如巴。因为他对姐弟两人都希望能以同样的心看待。

“然后要如何呢？要追求更高的地位吗？”对于安妮罗杰的再次询问，如果能明白地回“是的那么莱因哈特的心将能获得一对羽翼吧。但是他现在并不能对姐姐吐露真心。他不能说他要踢下皇帝王座，让高登巴姆王朝灭亡于劫火之中。

“现在还只从山脚爬到山腰而已。以为是在向上爬，但其实也许在下山，甚至会滚下来也不一定。将来的事多想也没用的。”“对了……齐格，拜托你了。请看好这个野孩子，别让他离开了道路。因为这孩子只要一放任他，就不知会飞往何处去了。

“好的，安妮罗杰夫人。”“太过分了，姐姐。”也不知道是谁先的，三人几乎在同时笑了。在吉尔菲艾斯的眼中，时光如同研磨过的宝石般光辉耀眼。

其实，也不必安妮罗杰再次拜托。当莱因哈特在高空中监视着远方地平线时，吉尔菲艾斯就会小心地观察他脚下的大地，确认他的安全，并协助他的步伐更快。此时吉尔菲艾斯完全没去想，当莱因哈特停止脚步之后，自己又要如何呢？是要一起停下脚步，伫立在同一个地方吗？或者是……

## 第六章 女演员下台

一五月十六日下午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苏珊娜的馆邸大门，一辆高级地上车通过了。在大理石砌成的玄关下车的，是七十四岁的老练政治家，身居

国务尚书之座的立典拉德侯爵克劳士。

立典拉德侯爵让同行的辅佐官怀兹和司机留在车内，独自进了馆邸。他被带领到沙龙，受到女主人的欢迎。权门的到访，是她为之喜悦的事。昔日她独占最高权力者之宠爱时，各省的尚书、元帅、公爵等，在本名之外还有长长的头衔的人们，他们的鞋子曾覆满了地毯的表面。

对侯爵夫人的欢迎，老国务尚书以礼仪上的恭谨来应对，那是与来访的目的很贴切的恭谨。他是来把“皇帝的旨意”传给爵侯夫人的。搬离这座馆邸，在市外的，御赐的庄园中渡过幸福的余生，就是圣旨的内容。夫人冻结了，在沉默的数十瞬之后，夫人口中吐出颤抖的声音。

“刚才您所说的，确实是陛下所说的吗？还是相信了那个没有根据的谣言而……”“谣言的内容为何我并不清楚，但陛下的旨意是不可违逆的。请勿多心，伯爵夫人，此后就……”“不、不……”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激烈地摇着头。犹如热病患者般的光泽，浮现在碧蓝的双眼。

“若是陛下的旨意确是如此，妾身又何必有所违逆啊。妾身一天也未有例外地忠实于陛下。但是，为何陛下不亲自对妾身说出此事呢？妾身对此感到不甘啊，陛下也太这无情了。

说是什么幸福的余生，妾身的幸福唯有长伴陛下身侧啊……”立典拉德侯爵在心中耸了耸那老迈的肩膀。即使是这老练而狡猾的宫廷政治家，对这种话题也是能避则避，不愿多沾惹的。被皇帝与周围宠妃之间错综的爱恨情缘所缠绕上，这种事可教人敬谢不敏啊。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您的心情我很了解，但陛下乃是统辖一切国事的御体，忙碌之至，因而无法亲自驾临此地。”“陛下有那么忙啊？”“正是。”“是啊，想来也是很忙的吧！忙着酒宴？还是猎狐狸？赌博？不，最忙的大概还是忙着到那个女人那边去吧。请不必拿什么国事搪塞啊。”立典拉德侯爵不悦地皱了下白眉。因为侯爵夫人不根据理论但却以偏见将事实给指责出来。他是不能对这看来已相当愤怒的贵妇人示弱的。

“请镇静下来，培尼明迪侯爵夫人，从方才以来所听到的，您的语词可不时牵涉到捏不敬罪哦。”回为明白不论以情以理都无法抑制夫人的激动，立典拉德侯爵只有依仗皇帝的权威了。

“巨等去猜度陛下的心思那是大大有违份际之事，不过从您所说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口中，我可没听过有任何曾对您毁谤过的言语。想来，该不就是这一点让陛下为之中意的吗？”原是想给予严厉训诫的，但在说完的瞬间，立典拉德侯爵了解自己已是做错了。在老宫廷政治家的眼前，贵妇人的脸急速地变貌。

人类的皮肤、鼻目的造形，不过是覆盖着情感溶岩的一层薄纸而已，老国务尚书以其漫长的人生经验应当是熟知此事的。但是，像这次这般强烈而鲜明的变化，在他记忆中倒未曾有过。昔日曾为寻梦而开启的眼眸，已化为熔入人类各种负面情感而灼热的熔矿炉。

“那个女人……”侯爵夫人人口中所放出的，是化为声音的一股猛毒的瘴气。

“那个女人故意装模作样……偷走陛下的心，然后还在对我夸示着说优越！啊啊，那个女人，真想把那个女人得意洋洋的脸撕裂、咬破……”国务尚书站了起来。虽然他已是死惧了，但他本身也无意去掩饰。他以比年龄要更加年轻许多的动作，绕到安乐椅的背后。以高而厚的椅背为盾不是为了身

为廷巨的义务感，而是为了挽救他个人的名誉，要掀动最后的辩舌。

“听好了，侯爵夫人。要使时光倒流不过是痴人梦想。你最好珍惜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安乐生活。皇帝陛下虽然是宽容的人，但若是仗着这一点而要无视于皇室的权力与宫廷的秩序，在下身居国务尚书之位，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请你留意了。”说着与听者之间，并无法得到共识。对国务尚书而言，这是在表明宫廷的宽容，但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而言，只是充满恶意的威吓、恫喝而已。昔日，还只是中坚的宫廷官僚而已的这老人，对独占皇帝宠爱的美姬，只能恭敬地低头，只要侯爵夫人没出声，甚至连说话的资格也没有啊。而回游于宫廷与官界之间，长出了阅历的鳞片，成为帝国政府首席阁僚的他，现在却自称为皇帝的代理，摆出道德家的模样想对她说教。

“滚出去！给我滚出去！”颤动的手指指着门。

“侯爵夫人，那么，陛下的旨意我可传达过了。诸事请谨慎而行。”最后丢下这句话之后，立典拉德侯爵仓惶地以半跑步出了沙龙。从玄关搭上地上车，在车子开动之后才把蓄积的气吐了出来。

“看来是踩到母老虎的尾巴了啊，阁下。”担任国务尚书的政务秘书官名为怀兹的男子轻声地笑了。这实在可以斥责他无礼了，但对这在三代前才得到帝国骑士称号的寒门出身的男子，立典拉德侯爵也不知为何很中意他，年老的脸因苦笑而扭曲地回应了。

“到了这把年纪，没想到会在这种形态下为女人烦恼，再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啊。要抚平侯爵夫人的妒心有什么好方法吗？”“有的。”马上得到肯定的答复，老宫廷政治家以半信半疑的眼神对着心腹的部下。毫不在意地，具体的提案从怀兹口中流出。

“让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结婚就行了吧。”“你说结婚……？”若是这老迈的宫廷政治家还会有目瞪口呆的情况的话，那么虽然只有一瞬，立典拉德侯爵还真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

“正是，若结婚之后有了家庭，对陛下及格里华德伯爵夫的嫉妒不也就是消退了吗？”“但是，曾经独占陛下宠爱的事实记忆，对那位高傲的妇人而言，是无可取代的宝物。其他的男人不论身份再怎么高，结果都不过是臣子而已。我不认为她会答应结婚啊。”“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催促她去谈婚事，只要让夫人产生那种念头就可以了，只要派男人去亲近她。就会有结婚的念头了吧。”“话是这么说，不过那样妄自尊大的女人……”“没什么，一开始也不用经由彼此同意吧。只要状况形成了，然后再补上形式就行了。”完全不掩蔽男性对女性的精神与肉体的偏见，怀兹明快地说了出口。立典拉德侯爵以更甚于锐利的险恶的眼光投在自己的膝上而沉思着。

想来这是意外的良策。但是，这个方案在尚未被具体化就已结束了生命。坐在地上车的座席的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去之后，馆邸的沙龙中一阵有着女性肉体形态的暴风正狂乱扫过。而后，音乐盒、座垫、鸟羽、破裂的盘皿及杯子、翻倒的桌子散乱一地，在当中伏在地上的女主人以指甲刮着地毯吼叫着。

在房外，侍女们以惊慌的脸彼此对视着。

II 翌日十七日的夜晚，虽然没有打雷和狂风，但帝都奥丁的中心市街被大量的雨水洗刷着。

这一个晚上，在国立剧场举行钢琴演奏赛，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的爱人之一也要出席。



安妮罗杰、夏夫豪简子爵夫人，莱因哈特、吉尔菲艾斯也受了邀请。男爵夫人的爱人获得第二名，男爵夫人打从内心高兴，而四位受招待而来的客人大概是礼貌上地表示高兴。尤其是对两位年轻人而言，钢琴演奏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在剧场附属的餐厅聚餐之后，他们分乘二辆地上车踏上了归途。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搭乘第一辆地上车，第二辆大型车则搭乘着安妮罗杰与她的两位友人，夏夫豪简子爵夫人与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她们尽可能地开朗的言行，想带起安妮罗杰的心情，一搭一唱地谈天说笑着。但是夏夫豪简子爵夫人有时会跟不上友人的机智与口才，会沉思一下，或在不对称的时机发出笑声。

二辆车子，向新无忧宫的北门前去。对莱因哈特而言，至少在进入宫殿之前，若不陪伴在安妮罗杰的身边实在令他觉得不安。

“讨厌的雨啊。”夏夫豪简子爵夫人以手帕擦着脸说着，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接了话。

“好像在瀑布中奔驰一样啊。”安妮罗杰以小小的微笑回应，默然望着透过驾驶前车窗玻璃的菜因哈特。他们车子模糊的后车灯光。抗拒着黑暗与雨水的压力，主张其小小的存在的橙色灯光，看来似乎象征着莱因哈特对姐姐，以及吉尔菲艾斯对他们姐弟的这两种心思。

由静转为动的过程极为急逐。视界突然闪起白色光芒，五官与肉体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黑暗和雨水，两层厚厚的窗被闪光与巨响撕裂，有后部的门被轰掉的地上车，转了几圈后撞上宫殿的围墙。之所以没有产生猛烈冲撞，反倒是因为水的抵抗力形成缓冲所致。不过驾驶座仍受重创，司机哀叫一声后就不再动弹。

“怎么了？怎么了？”夏夫豪简子爵夫人，对人和雨水发出理所当然的疑问，但两者都没有给她答复。连很有胆识的维斯特帕列男爵夫人也惊呆了，在手掌中把手帕摊开又折起。贵妇人们，立刻被从破损的车门中侵入的雨水淋湿了全身。踩过水的脚步声响起，豪奢的黄金色的头发划过安妮罗杰的视界。

“莱因哈特！”“请退回去，姐姐！不要出车子，”叫喊过后，莱因哈特把自己的披风盖在姐姐头上，让她压低姿势。他和身旁的吉尔菲艾斯手上都拿着手枪，雨水在滴落着。

因为一直在警戒中，所以才得以对应这危急，但“敌人”会诉诸如此直接的手段，实在有些超越了莱因哈特的想象。一定有什么逼急培尼明迪侯爵夫人，掀掉理性与盘算的框架。

否则，至少也会伪装成车祸事故。

莱因哈特不是全能的。前一天，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的舌头所发出的无形毒矢，给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理性一记致命伤的事，莱因哈特自然无从得知。不论如何，这次歇斯底里的袭击，将会为侯爵夫人自己挖出墓穴吧。

但是，那也得先脱出这险境才行。敌人有几人、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对方似乎是用铀二三/八弹的对战车来福枪。”豪雨的水滴在红发上弹跳着，吉尔菲尔斯说道。若是直击，安妮罗杰会和地上车一起成为过去的存在吧。若不是雨水使地上车的动向混乱的话，刺客们应当已高唱凯歌了。

雨势更加大了，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被关在水流的槛栏内。他们略为离开安妮罗杰她们的地上车，背对背地站着。湿透的金发与红发，几乎要纠缠在一起了。不久莱因哈特向前方，透过雨水与黑暗在探视时，雨水中窜过了某种气息。

“莱因哈特大人！”在吉尔菲艾斯喊叫的同时，莱因哈特翻转了身子。雨水和战斗用小刀的光芒掠过了他的肩膀。大量的水沫飞散，莱因哈特失去重心平衡时，第二击又来了。不过，吉尔菲艾斯的手刀已打中其手腕，将小刀打掉了。

脚步不稳的侧头部，立刻被站稳的莱因哈特以手枪枪身击中。在短暂的苦痛哀叫后激起水花，对方倒落在地了。

下一个对手将斗小刀横扫过来。吉尔菲艾斯跃是轻松地避过，但脚步被倒地的敌人身躯和积水所阻，军服的布料在胸前哀叫着。莱因哈特的手一伸，以极近距离将光束打进敌人的侧头部。

双方都一者不发。依旧猛烈的雨声，不时交杂着不规则的呼吸声。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敏锐的皮肤感觉，仍感知到无数的敌人还存在着，但是雨水和因湿透而贴在身上的衣服，阻碍着感觉的活动。

突然，光芒将视界水平地划开。压过雨声，人们的叫声响起。瞬间的紧张，被呼唤莱因哈特名字的明亮声音所化解。友军来了。狼狽的气息奔驰，不规刚地发出溅起积水的声音。

发觉不利的敌人开始逃散了。另外的水声接近了莱因哈特他们。

“你没事吧，缪杰尔上将。”那声音早已定着在莱因哈特的记忆槽了。那是金银妖瞳的青年军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他的左右，可看到似乎是部下兵士半打多的人影。

“真是绝妙的时机啊。”莱因哈特的声音搀杂着苦笑。在他解救渥佛根·米达麦亚时也是如此，千钧一发的事态似乎太多了。若是可以，希望能有更轻松一点的战斗。

“就如阁下注意令姐的安全一样，我们也注意着阁下的安全，如此而已。”对罗严塔尔的判断与行动力觉得足可依靠，莱因哈特点点头时，突破雨水，另一个友军又现身了。

那是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手拖着男子的领口。那男子的胸口有很大的伤口，血被雨水冲走了，几乎看不到血迹。

“他自白了。说是收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金钱，约定让他升官而来袭击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对米达麦亚的报讦，发出愤怒与嫌恶的叫声的是子爵夫人与男爵夫人，安妮罗杰本人表情几乎没变，轻声地问着弟弟。

“莱因哈特，你打算告发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吗？”“姐姐，只要那女人还活着，今后姐姐的生命还会有危险。而且姐姐性命不安全的活，我和吉尔菲艾斯也无专心作战。”“可是，莱因哈特……”弟弟以冰蓝色眸注视姐姐。透过雨水与黑夜的厚膜，弟弟的眼中有着炽烈决心的光芒。

“这不是我们挑起的斗争。责任在于那女人，不是吗，姐姐？”安妮罗杰沉默了。莱因哈特的愤怒是正当而贵重的，她无法对此非难。只是，在另一个人身上，也有着至今独占的事物被夺走的愤怒与悲哀，即使那已坠入了妄念，对其本人仍是正当而贵重的。莱因哈特将少年时的选择视为唯一，不顾其他勇往直前的姿态，常让安妮罗杰感到不安。她希望莱因哈特能偶尔停

下来想想别人的心思与生活方式，即使是敌对的手，也希望他能多顾及。

伤害他人，期望他人流血的人，并非只有憎恶与恶德，有时是更甚于其上的爱情与正义也会有如此情况，莱因哈特是否能了解呢。

雨势依然未衰，火焰与血水立刻被迫败退了。地上车的咆哮切裂无色彩的厚重窗，接到连络的皇宫警察与宪兵队的车，像游过水平的瀑布般地出现了，在莱因哈特他们周围起车身的城墙。

III 证人、证言、证据都是复数的。

已足够让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克劳士下决定了。如今只能将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存在本身，判断为扰乱宫廷秩序之人。虽然一时对辅佐官怀兹提出的“和平”解决法抱持兴趣，但如今已没有选择的余地。首先他根据证言，派遣辅佐官怀兹到格列瑟医师那边。

医师全都告白了。失去皇帝的宠爱，犯下杀人未遂之罪的培尼明迪夫人，他可没有理由为她殉死。

而且旗帜一旦鲜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立场，极为积极地，将几卷录音带交给怀兹，侯爵夫人本身的声音，吐露了对格里华德伯夫人及其弟缪杰尔上将的杀意。

接到怀兹报告的立典拉德侯爵，到宫中对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表明事情。在国务尚书谈及昔日的宠妃犯罪之事的当中，皇帝吃了两串葡萄，种子和果皮堆满银盘。

“没想到苏珊娜会如此想不开啊。”只有如此自言自语，没有生气的眼眸望向远方的墙壁。在数秒的沉默中让声带休息一下后，立典拉德侯爵取代结论地陈述意见。

“很惶恐的，陛下，连贫穷的平民之女都害怕失去情人的爱。更何况是天下独尊的皇帝的宠爱，会视为比宝石还贵重也是当然的，失去之后会发狂也是难免。”因此身为至尊之身，不该轻易变更宠爱的对象---如此暗下批评了，但国务尚书的意图只射中皇帝精神核心之外的虚空，肩挑游荡与怠惰的皇帝，那比年龄更老迈的脸上毫无表情。

“让她安详地结束吧。”这是宣告了死刑。国务尚书行了礼。要说是意料之中，不如说是别无其他回答了。到如今还能免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罪，就维持不了皇帝的权威、宫廷的秩序。除了格里华德夫人之外，二名贵妇人也卷入了。

“反正朕也会随后而去的。就以你仍然美貌的身姿等着吧苏珊娜……”有一半以上在口中就消失了，因此他的话并未传到国务尚书的耳中。

恶讯以华丽的伪装，造访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宫内省与典礼省的职员一起站在她的馆邸的玄关。他们未被带到沙龙，只得在大厅与女主人面谈。

“昨晚，因意外的事故，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去世了。”听到此话，如同阳光透过厚厚的天花板集中在一点一般。夫人的脸上充满热血，眼眸洋溢光彩，声音带着律动。

“……那可真是可怜啊，还那么年轻美貌，真是世事无常。只能说是薄命了。”“陛下叹息不已，多次呼唤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说了不是您就无法了解陛下的心痛。臣等惶恐地，请求伯爵夫人随同我们前往陛下的寝所，请您打点一下……”夫人化为欢喜的肖像。

“哦，陛下如此吩咐吗？去世的格里华德夫人也真可怜，但我很了解陛下的伤心。我是陛下忠实的仆人，被指名传唤，又有何犹豫呢。请稍待一下。”

目送一面唤着侍女而奔上楼梯的侯爵夫人背影，两位官吏做了某个共同的表博。化好妆的夫人再度出现在大厅共费了二十分钟。对夫人而言是极端幸福的二十分钟吧。那份幸福烟消雾散则只要五分钟。在官吏们前呼后拥地坐进地上车的侯爵夫人，不久从窗外风景的变化，发觉了异状。

“走错路了吧。新无忧官的皇帝寝所不在这边。你们想带我去哪里？”尖锐的抗议声，官吏报以冷淡的回答。

“请安静，侯爵夫人。本车现在要开往典礼尚书艾坚福特伯爵的宅邸。”在那里，会给你对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杀害未遂之事辩白的机会”夫人的脑中响起雷声，视界跳动着黑色的光芒。她的肢体，绢布的服装下颤动着。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大出意料之外。

“那么说，那么说，那女人没死吗……”“毫发无伤。”带着故意的残酷回答，在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心脏打入绝望的一弹。她按着胸口、短促呼吸后，发出令同车者悚然的尖叫声。他们伸手把身体前俯的侯爵夫人拉起来。夫人没有抗拒，眼眸充满了黑色的光芒。

艾坚福特伯爵约翰·底特律希是年过作十的老人，据说为了得到此名誉职位共花了三十年的运动期间与五百万帝国马克的工作费。只会在内阁会议中端然坐着表演熟睡特技的老贵族，这一天紧张的电气使全身细胞活性化，过剩的眼球运动，表现出内心的兴奋。

对他而言是一生最大的事业，必须宣告昔日皇帝的宠妃死刑，再依惯例给与毒酒，确认其断气才行。观众也相当足够了。皇帝的女婿布朗胥百克公爵、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上将、宫内省高等参事官波登侯爵、皇宫警察本部长夏亨伯爵、大法院判官布鲁克道夫法学博士、宫廷医师奥连博克医学博士、国务尚书政务秘书官怀兹、皇帝的侍从长卡尔迪那子爵，还有强健的皇宫警察官六名、典礼省的职员四名。合计共十八名，都在期待老伯爵重厚的演技、充满虚劳与伪善的一幕宫廷审判。

值是，姑且不提旁人，莱因哈特自身并没有积极地观赏这种舞台剧的意思。他对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复仇心在质量上都很丰富，也希望她死，但必要的是事实的存在，而非目睹事实。只要有一份报告书和复数的证言就好了。若有其他能共有感性的观众也还可以，但吉尔菲艾斯不被允许列席，与会者代表布朗胥百克公爵以下，连想和他交谈的人也没有。莱因哈特在此，一开始就成了徒劳感的囚犯。

“陛下在哪呢？”锐角的声音，不是恐惧与悲哀而是表现愤怒与纠弹的意思的女性声音，拍打着莱因哈特的耳膜。包括他在内的十九对视线集中在门上。主演的女演员上场了。

打开厚重的楠木门，因低沉的色调与小窗而暗淡的沙龙中，涌进了外部的光芒。虽然门再度关上，但一团光芒沙龙的广大地板中央，化为活生生的柱子而立着。不只是光，还散发着发气，压倒整个沙龙的那事物，有着成熟女性的外形。

“培尼明迪侯爵夫人。”馆邸的主人在安乐椅要叫唤后，闪动着愤怒的能量，昔日的皇宠妃朝向了老人。

“典礼尚书！艾坚福特伯爵这是怎么回事？对终究也有侯爵称号的我，这样不会太失礼了吗？”“培尼明迪侯爵夫人，那答案应当在您的记忆中轻。”典礼尚书缓缓地回答，但对侯爵夫人的怒气不露畏惧，并非因为勇气，而是因为感性太迟钝了---莱因哈特如此想。

“您非法地想杀害陛下宠爱的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有证人也有证词。”“那是假造的！”“别做丑恶的辩解了。很惶恐地自皇祖鲁道夫大帝陛下订定国法以来，有罪当罚乃是规律人界的道理。依此道理，给与您合乎经历与身份的处置吧。”台词虽然庄重，但年老的典礼尚书有时吐吐口沫、咳嗽，还看小抄确认台词，因此戏剧性高扬的气氛，也不再被迫急速低降。不过典礼尚书仍将最重要部分的台词，总算正确地说了出来。

“这是佛瑞德里希皇帝陛下所下的圣旨---赐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以特别的慈爱，允其自裁。再以侯爵夫人应有的礼仪举行其葬礼。”皇宫警察本部长夏亨伯爵，以如同造物主一时与起而给与了生命的石像般沉重动作，前进到侯爵夫人面前。一手拿着酒杯，鲜红的水波在杯缘附近摇动。视线奔过酒杯的培尼明迪侯爵夫人的双眼，开始浮起走投无路的恐惧。她举起一手做了挥开毒酒的动作。

“为什么，为什么只有妾身要受到处罚。杀害妾身的婴儿的犯人，不是还安然地站在那边吗？为何只有妾身非死不可？”苛烈的纠弹的叫喊，从面临死亡的女人口中奔出。紧张的带电网子，罩在室内众人的头上。只有完成生涯最大职务的老人，为心脏与肺的负担而呻吟，但其精神仍充满充实的感觉，穿过网目，浮游在虚空。对已经出了神的典礼尚书不再一瞥，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发出更高亢激动的叫声。

“杀害我的婴儿，不，陛下的皇子的男人，应当比我更先受到处罚吧。那才叫做正义不是吗？”病态的细白手指，指向室内的一点。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集中，而在那边有布朗胥百克公爵失去血色的脸。帝国最大的门阀贵族，带着二成的愤怒与八成的虚势怒吼着。

“说什么疯话啊，这个疯女人……”“杀人犯！”无形鞭击打了公爵的嘴，他像罪人地伫立。精神能量的海啸，从侯爵夫人诵向公爵，碎散的飞沫还溅到周围的人们。

“捉住他！捉住那个杀了我的婴儿，残酷、不知耻的杀人犯。假装对陛下忠诚，却为不知本身斤两的野心而杀害无辜的婴儿的禽兽，捉住他！捉住他吧。”“各位还在沉默什么？要让那疯女人再继续毁谤下去吗？制住她，让她服刑吧！”公爵的怒吼，声量虽有培尼明迪夫人的两倍以上，但并未刺穿人们的肺腑，而无奈地被吸入了虚空。原本为预防这种事态而待机的皇宫警官们，因未接到上司的直接指示而只能无为地站着。

连莱因哈特目睹这丑陋的宫廷剧，也未有辛辣的批评眼光，完全化为群像的一部分，无言地凝视着。接到重罪的宣告，要被强制自裁的女人，在断崖边缘狂热反击的情景，超越了人们的想象。会想到可能哭泣着乞求饶命想不到死刑囚会身为酷烈的检察官来弹骇与会人士。而检察官更变身为处刑者。侯爵夫人翻过身子奔向沙龙一隅的桌子，拿起大大的墨水瓶，以浑身之力，向布朗胥百克公爵的脸投了过去。

重重的墨水瓶，掀起一阵风地飞过空中。

若是直击到脸，会使眼球破裂，头骨龟裂吧。但两者的距离本身就形成防护壁。布朗胥百克公爵如同小孩的机械人偶似的，以不甚优美的动作勉强躲过墨水瓶，倒向站在旁边的卡尔迪那子爵。卡尔迪那子爵也很难看地脚步一阵慌乱，又紧抓旁边的波登侯爵的身体。墨水瓶撞上墙壁，形成青黑色的瀑布后掉落在地。飞沫散落，在身份高贵的男人们脸上开起小小的花朵。

从一开始这场宫廷剧就有很浓的笑料剧之要素，但至此似乎到了顶点。

“那个女人……！”那声音，莱因哈特在一瞬间，觉得仿佛是催促观众上到舞台，有绝对权力的演出家所发出的。现在侯爵夫人的两眼直视着莱因哈特。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弟弟……！”那等于是宣告罪状的声音。因为是“那女人的弟弟”这个理由，莱因哈特就得接受侯爵夫人的憎恶。

人们的恐惧已到了迷信的领域，所以即使莱因哈特成为侯爵夫人敌意的对象，也没有心情冷笑或欣喜。在他们当中，或许有人想起过去对失去皇帝宠爱的培尼明迪夫人所做的行为，而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扣上不名誉的被告。

没有人阻止，走向莱因哈特面前的侯爵夫人，狂热的眼光驻留在年轻人脸上，张开珊瑚色的嘴唇，用力吐了一口口水。

莱因哈特躲不过，唾液吐在如同大理石打造的秀丽脸颊上，形成短短的透明水流。人们剧吞一口气的声息传来。

唾液微微发出芳香，那是在后宫受皇帝宠爱的女性的一种教养，培尼明迪侯爵夫人口中含着香玉。知道如此，莱因哈特意识到对她的憎恶与愤怒中，余入不同的成份。

憎恶她的理由，莱因哈特已相当充分。她以丑恶的手段想陷害莱因哈特的姐姐，也想要莱因哈特本身和吉尔菲艾斯的生命，而且不只是一而再，再而三。但她的丑恶行为之由来所以，莱因哈特觉得已略可辨视。不过在化为怜悯的形态之前，就已虚无地消灭了。

皇宫警察本部长此时突然想起自己的职责。原本他就和布朗胥百克公爵及缪杰尔提督不同，在这宫廷剧中被分配主要的角色。

“您消了气了吗？侯爵夫人。那么，也该要闭幕了吧。”以自认冷沱的口吻放言之后，他对部下做了手势。皇宫警察官也终于想起自己的存在意义，踩响着地板在侯爵夫人周围成筋肉与制服的墙壁。在墙壁中，夏亨伯爵将毒酒杯靠在夫人的唇上。两手和下巴被制压住的妇人，违反意思地，将红色透明的死神之泪吞入食道深处。

被解放而倒地的侯爵夫人，以会细长手指伸入口中，想吐出毒酒。皇宫警察官们抓住她的手，将染红的手指从齿间拉出。此时从地板上怒视他们的夫人的眼神之凶恶，没有人不打从内心畏惧。但强烈的目光在充满眼眸之后失去了焦点，急速减低了亮度。昔日魅惑皇帝的美丽眼眸，化为无彩色的玻璃珠。

宫廷医师奥连博克博士，戴着义务感的面具走近过去，在那以奇妙的扭曲姿态倒在地上的皇帝昔日宠妃的身边半蹲站着。依手颈的脉动、鼻孔、心脏的跳动、瞳孔的顺序检查，重复二次之后，站起来环视同席的人们。

“侯爵夫人方才去世了……”复数以上的安心吐息，化为气流在室内游窜。虽说不上是理想地进行，侯之戏是落幕了。主演的女演员下了台，观众也被允许从座位上起身。走出外面的莱因哈特，和内心的敌人布朗胥百克公爵做了相同的动作。轻轻张开双手，深呼吸着外面的空气直到肺部的深处。

自己未出席侯爵夫人“自裁”的国务尚书立典拉德侯爵，在国务省听取报告后，浮现出露骨的安心脸色，对辅位官怀兹说着。

“这样就除去了一个宫廷纠纷的原因。”“一个除去了，就会再生出另一个。”怀兹的警句，并不独创也不令人欣喜，但似乎给了立典拉德侯爵奇妙的感铭。宫廷政治上经验老到的老国务尚书，最期望确保自己的地位与宫廷

的安泰，但他知道会侵害此事的事物，只会减少而不会灭绝。目前，老人得到花园的角落去为清除杂草的芽而努力才行。

五月十九日，莱因哈特入宫观见。在他被扯入培尼明迪夫人一事的期间，军部仍在活动中，准备着“无益的出兵”莱因哈特以军务省高等参事官，宇宙舰队最高幕僚会议常任委员的现职，在出征军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的麾下，奉命出动。

入宫观见，虽是为了问候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但这一天皇帝仍从一大早就吐着酒臭味，莱因哈特并不想非难。在他脑壳里，也还留着稀薄的酒气。昨天目睹培尼明迪夫人的死而归宅之后，莱因哈特喝了白兰地而使吉尔菲艾斯吃惊。对淡酒他很明白自己的酒量，但昨天就是不想喝淡酒。

看着侍从站在皇帝身边细语了些什么的光景的莱因哈特的视界中，还有一层薄簿的酒精迷雾。

“期待你的武勋啊，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既无强烈个性也无深厚意味的声音，对虚空诵读了数千年来习惯化的文章。

“感谢您的圣谕，微臣必尽全力。”“再有个辉煌的武勋的话，那些唠叨的老臣们，对你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也就不会提出不满了。爵位与地位必须是功绩的结果，乃是他们的主张啊。”皇帝笑了。欠缺律动的笑声明，刺动着莱因哈特的头。

“一个伯爵家，由谁继承、由谁断绝，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觉得很大不了的大有人在啊。”金发的年轻人，不由得对皇帝的脸投以深刻注意的视线。未曾被评为英明或伟大，可说是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的老废物，像要被人从专制政治的暗渠排出的第三十六代皇帝，权力与财富的浪费家。那样的男人只是不经意地说出此话而已吗？”突然莱因哈特感到风的存在。从虚无的深渊吹上来的气流，似乎带着使年轻人颤栗的微粒。莱因哈特酒醉的残渣，也如同虚有般地被赶出身心。

“如何，朕是这么想的。干脆直接让你当侯爵好了。”这天的皇帝，一再让金发的年轻人惊惧不已。

“您是说……侯爵吗？”“培尼明迪侯爵家，如你所知已断绝了。如何，可以的话就由你继承，不知道是第几十代了，反正就是成为培尼明迪侯爵吧。”莱因哈特无以回答，皇帝发言大出其意表，而且若要断定为单纯的一时兴起，也还有太多不透明的要素。无法相信的光景，在莱因哈特精神的地平上展开。他被压倒了---皇帝的意图为何，令人觉得难以洞察是第一次有的经验。在宫廷内的评判，以及他本身的偏见与憎恶所无法界定的轮廓，他觉得此时的皇帝正拥有着。

“感激不尽，但对微臣而言，伯爵封号就已是难以身受的地位了。更何况侯爵，可说是云端之上的身份，不是微臣之手所能及的。”“是吗，你这么认为啊。不止是侯爵，连伯爵都难以身受啊？”“是的，陛下。”“觉得是云端之上的身份吗？”“……”“皇帝可比侯爵更伟大---世间是这么说的，卿也如此认为吗？”“……是。”低着豪奢的金色的头，莱因哈特做了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回答。该不会被皇帝试探了吧？---这种疑念与否定的声音，在胸中纠缠成螺旋形，互相摩擦地发出着火花。

皇帝再次哄笑了。

“是吗，是这么认为吗？那么目前就为了伯爵而努力吧！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然后再朝别的目标去努力好了。”从王座起身，佛瑞德里希四

世摇摇晃晃地，被左右侍从扶着。莱因哈特在视界的一端看着，从王座缓慢传到台阶的酒精薄雾进入了嗅觉，莱因哈特怀疑自己是在冒冷汗。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胸中轻吐着初次被呼唤的名字，莱因哈特从谒见厅走出庭园。

庭园沉浸在晨雾的拥抱下。牛奶色的雾无声地拍打莱因哈特的脸颊，使光滑皮肤略带湿气。莱因哈特轻甩着头，赶走醉气。不是醉酒，而是醉人。虽然觉得可能是错觉，但他觉得今天的皇帝有着初老的风流者以外的某些成份。

不过，自己要走到何处呢？莱因哈特突然想到。不是恐惧与不安，也不是预言般的事物，只是被感伤小小的吐息所触及而已，但他确实如此想到了。

“吉尔菲艾斯！”他呼唤了。一声回应，在谒见厅外等候的高大的友人，首先露出了他的红发。莱因哈特被充实、积极的安心感所充满，与友人并肩而行。

“吉尔菲艾斯，出征了。”那是完全无视于败北或战死的可能性，常胜者的声音。

……就这样，帝国历四八六年七月，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参加这一年的第二次征旅。

那也是他心爱的旗舰伯伦希尔的初征。此次所立下的武勋，将会为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家的他，更添一层华丽的名声吧……“不让任何人有所异议。”莱因哈特在胸中自语着。斥责他的不逊和因袭的囚犯们，都以为得到伯爵家门是他的最终目的吧。但那对莱因哈特而言只不过是中途岛而已。

## 第七章 敌人、友方、敌人、敌人、敌人……

！贯穿无限长夜的漫长走廊的中央，伊谢尔伦要塞的巨大球型的躯体悬浮着。

八月二十二日由十九岁的莱因哈特·冯·缪尔杰担任其中一员的银河帝国军远征部队，继帝国历四八六年初之后，在此留下今年的第三次足迹。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受到常驻于要塞的两名司令官前来迎接。他们是要塞司令官修特克豪简上将，以及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杰克特上将。

身材瘦长的修特克豪简和体格壮硕的杰克特，两人夸张地挺着胸，以快速的步调，出现在元帅面前。同时敬礼倒还没话说，连问候的话也同时开口，这在米克贝尔加元帅眼中看来，可说是近乎恶心。元帅自己以往也曾担任此处的要塞司令官一职，他熟知在两司令官职之间有着不小的心理暗斗存在着。而要如何将其平抚，使其相互协助，就要看元帅的才能了。

莱因哈特进到所分配的个人房间，就看着弯曲的透明墙远方的那片星海。他故意把照明的光量调低，站在透明壁前方，沐借在星光之下。

那些星光，是在遥远的过去所放射出来的，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事，不过反当此知识的行为对莱因哈特而言，并不会不愉快。在自己的视界中，有着不同时间的光芒并存的这份认知，为他的心带来了音乐的波动，使他实际地感受到星星所舞出的舞蹈和所奏出的圆舞曲。



茸中一颗红色的星他特别的留意，因为他在最近得知那颗星与要塞之间有四九〇光年的距离，它送过来的是与高登巴姆王朝的诞生几乎相同时代的光芒。莱因哈特的心很自然地回溯起时光。

……建国以来，在银河帝国中，接受“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之称号的高登巴姆一族的名字如下：

- 一 鲁道夫(大帝)
- 二 吉斯穆特一世
- 三 利夏尔一世
- 四 奥特佛利特一世
- 五 卡司帕
- 六 优利乌斯
- 七 吉斯穆特二世(痴愚帝)
- 八 奥特佛利特二世
- 九 奥古斯都一世
- 十 耶利希一世
- 十一 利夏尔二世
- 十二 欧特·亥恩兹一世
- 十三 利夏尔三世
- 十四 奥古斯都二世(流血帝)
- 十五 耶利希二世
- 十六 佛瑞德里希一世
- 十七 雷恩哈尔特一世
- 十八 佛瑞德里希二世
- 十九 雷恩哈尔特二世
- 二十 佛瑞德里希三世(败军帝)
- 二一 马克亚米利安·由谢夫一世
- 二二 古斯达夫(百日帝)
- 二三 马克亚米利安·由谢夫二世(晴眼帝)
- 二四 寇尔尼涅亚斯一世
- 二五 曼夫瑞一世
- 二六 赫穆特
- 二七 曼夫瑞二世(亡命帝)
- 二八 威尔赫姆一世
- 二九 威尔赫姆二世
- 三十 寇尔尼涅亚斯二世
- 三一 奥特佛利特三世
- 三二 艾尔威·由谢夫
- 三三 奥特佛利特四世(强精帝)
- 三四 欧特·亥恩兹二世
- 三五 奥特佛利特五世

三六 佛瑞德里希四世名为鲁多维希的皇太子共有四人，但不知为何，若非在父皇之前病死，就是被暗杀，一个也没能戴上帝冠。叫卡尔这个名字的皇太子也有三人之多，全都未能即位，因此这两个名字成了皇室的忌讳。卡尔这个名字之不祥是起于第六代优利乌斯皇帝之死。

……继曾祖父优利乌斯皇帝之后，在帝国历一四四年即位的吉斯穆特二世，在其十六年的治世之间，国家和社会成了权贵名门的食物。虽然他并非无能的皇帝，但吉斯穆特的情况，却似乎是恶意地使国家受害。他因为使本来的帝位继承者---堂弟卡尔大公放弃权利，并将其关入精神病院那厚厚的墙壁之中，而由布洛尼侯爵的身份连越二级，得到原本无望的至尊之冠。

先帝优利乌斯年老而对政治没有欲望，故由其子佛朗兹·欧特皇太子非正式地担任摄政，统辖国政，运作着还算实在的施政。总之老皇帝若非特别重大的仪式或祭典，总深居后宫，致力于把年轻美女的生命力吸入他那具衰老的身体。

因此，身为政治实践家的吉斯穆特理应担任祖父佛朗兹·欧特皇太子的后继人才是，但举目所见的却都是这位孙儿的不肖之行。他首先把担任祖父忠实且有能之辅佐者的三位大臣—国务尚书汉伯爵、财务尚培林格帝国骑士、军务尚书凯提拉元帅解任，接任者均由他自己的心腹就任。国务尚书华尔登培克侯爵、财务尚书伦普男爵、军务尚书诺加尔持子爵，三人均升为公爵，而诺加尔特更被授与元帅称号，不过在当时他也才只有指挥过五百名士兵的经验而已。

老皇帝优利乌斯虽是个没有身为统治者之能力与自觉的平庸男子，但其浪费与奢侈，都还收敛在其子佛朗兹·欧特皇太子的容许范围内，而在这范围外则由皇太子致力于财政的重建，因此在吉斯穆特二世即位之时，帝国的国库仍维持安定。而使其在一代之中就濒临破产的即是吉斯穆特二世。

若只单就残虐而言，在帝国历二四七年从利夏尔三世手中继承帝冠的“流血皇帝”奥古斯都二世可就更为恶名昭彰了。不过，相对于在奥古斯都二世执政时，贵族、平民都没有人获得不当利益的状况，在吉斯穆特二世的执政中，得取利益的部分人，和遭受损害的多数人，有了明显的两极化。也就是说，他执政之特徵，就在于显着的不公平。吉斯穆特并非智能低下，但他精神的钟摆是明显地欠缺平衡。这是“吉斯穆特”一世与二世之间，微妙而决定性的不同点。

吉斯穆特二世坠入了富裕的饿鬼界。他无法忍受把国库的财富用之于国家或社会，财富应当是他个人的独有物。即使做一万步的让步，也应当只是在他视界范围中的人们才能共有的。虽然说开国先祖鲁道夫大帝曾在即位前激烈地批评“被物质与金钱污染了精神”的市民，而赞美着奉仕与献身如吧夸……。

虽然是难以相信的事，但他为了获取自己所浪费的金钱，意图将国家的征税权卖给富裕的大贵族及大商人。再者，不只是民事诉讼的败诉者，连对刑事犯，他也允许以金钱来弥补罪行。三位心腹不但协助皇帝的愚行，也中饱自己的私囊。皇帝要求在美女被纳入后宫时，必须带入巨额的嫁妆，而把她们赐给臣下时则要求相当高额的聘金。在池底铺上绿宝石、把真珠溶入醋中饮用、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用白金和钻石造了巨大的灵柩，为了在死后的世界建立他的后宫而命人铸造六百具纯金的美女像。而最后当他把无犯罪事实的富商三〇〇人全族满门抄斩而没收其全部财产时，他所立的皇太子奥特佛利特挺身而出，把沦落成史上最恶劣之黄金狂的父亲，从最高权力的座位上赶了下来。

首先把身为历史上最大禁治产者的父王软禁在一座庄园之后，奥特佛利特二世就以猛冲的斗牛气势开始进行政治行政双方面的改革。他也并没有

实行什么独创性的政策，而是把他父亲在十五年执政之间所做的事完全废止，把时针重新转回到曾祖父佛朗兹·欧特摄政的当时。而经由此一复古政策，大部分的不公正已被一扫而空。因此，开始背离高登巴姆王朝的民心，再次回归权，潜在的危机就在尚未表面化之前即已远去了。

不过，抓着不当的既得利益不放的人也必定是存在的，为了规正这类人物，奥特佛利特二世也被迫施行某种程度的流血。使国政陷入极端混乱的三个大臣被处刑，庞大的财产被没收。在他们之下，尝尽甜头的二万名文武廷臣巨及四万名富裕的商人，被从豪邸中逐出，流落在寒风吹袭的路上。皇帝在六年间为国政尽心力，或许就因为过度操劳而早逝。

改革工作由次代的奥古斯都一世继承了下来。他被称为“后宫的凡君、国政的名君”，身为统治者方面，展现出不凡的节制及洞察力，使王朝一片承平，但在私生活方面，则判若两人地颓废之至。喜欢头发长而美丽的女性，虽然算是人各有所好，但是在床上铺上千人的女性发毛，而在上面翻来滚去，为之陶然，这就不能算是平常了。

有数十位宠妃装饰了他的后宫历史，并产生许许多多的悲喜剧。有个女人因为被发现她那长及地面的栗色秀发是假发，而在寒冬中被推入池里冻死。也有因为头发被竞争对手放火而被烧死的。而皇帝也曾哭着吃下集其宠爱于一身却病死的妃女的秀发，因为胃壁被那头发刺伤，而使医师为之仓惶失措。

既使如此，奥古斯都一世仍被视为超水准的君主，是因其愚行都仅止于后宫，在国政方面，虽然是在专制的范围内，却仍保持一贯的公正而实质的统治者之风范。

而后，“流血皇帝”奥古斯都二世的残虐化为血的罗网，笼罩全国。而此罗网由“止血皇帝”耶利希二世打破，停止皇统的破坏与崩溃，开始了重建。

……高登巴姆王朝虽有着各种本质上的缺陷，却仍能绵延三六代近五00年的岁月，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个不经由任何人计算所产生的绝妙排列搭配吧！有昏君也有暴君，但很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未连续二代以上，专制之毒都由次代的名君解开了。当然在水底仍有着高登巴姆家支配的本质上的缺陷——由单一血统独占权力、社会构造本身的不公正——在沉甸、聚集累积着，但是当水面污浊到极点之后，就会再呈现清澈，贵族、官僚及平民，也终能免于窒息。

而其中的一个曲折点，就是名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外敌”出现。在历经几世代都在只知道有专制主义的情况下成长的人们面前，出现了名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危险”病原菌。

第二十代的佛瑞德里希三世之所以被称为“败军皇帝”这个不名誉的名号，是因为在他在位期间，于帝国历三三一年在达贡星域惨败于自由行星同盟手下，总司令官赫尔具尔特演出了逃窜而归的丑态。在他死后，暂时由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这位同父异母的史长即帝位，而后由佛瑞德里希三世的长男古斯达夫即位，但正如其“百日皇帝”的异名，在短期内即逝世。他虽然原本就是病弱，但此次骤死却是被皇弟赫尔具尔特的手下所毒杀的。在临死之前，他把帝位传给另一位皇弟一和伯父同名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以那因病衰弱的手臂，在弟弟的头上戴上了宝冠。

而这位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会特别被称为“楮眼帝”仍是因为他

因被下毒而半盲，但却仍在由侍女出身的皇后姬可琳蒂及司法尚书兹战的辅佐之下，施行了足可称为贤明的政治，把由佛瑞德里希三世晚年以来延续数年的阴谋，渎职及冤罪种种一扫而去。因此他也被称为“清道皇帝”或“中兴皇帝特别是把恶名昭彰的“恶劣遗传子排除法”有名无实化，虽不充分但也为民生颇尽心力，大概是因为受到他本身不幸的遭遇，刺激了他对他人不幸遭遇的共鸣所致吧。

继承其后的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是先帝的堂弟兼养子，在内政方面直接继承养父的政策，继续采用缪兹等重臣，立下了充实的政绩。但在对外政策上比先帝更加积极，为了洗雪佛瑞德里希三世时代败北之屈辱，并完全地统一全人类社会，而企图和自由行星同盟做最终的决战。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除此之外，他已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凌驾被崇拜为贤帝的养父的名声。

战略的不彻底是前回远征的败因---因此，只要在战略层次上做好万全的准备则必然会胜利--寇尔涅尼亚斯做了以上结论。不过他仍考虑到要显示一下有良识的君主所应有的胸襟，一连三次派遣使者到自由行星同盟，要求对方臣属。

罪过该归咎于谁呢？是不要求对等外交而要求臣服的这位第二十四代皇帝呢？或者是沉醉于十多年前的胜利，而一连三次对皇帝的使者报以冷笑，给了其矜持致命伤的同盟主政者呢？不管如何，寇尔涅尼亚斯一世决心进行“达贡的报复战下令派遣大军。而且是采取皇帝本身担任总指挥官的“亲征”形式。帝国历三五九年五月，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率领凌驾于当初达贡出征时的大军，由帝都奥丁出发。这支亲征军中，从军的元帅人数比兵员或舰艇数更广为人知，共为数五十八名。若要说寇尔涅尼亚斯有什么怪癖，大概就是滥封原本应当稀少的元帅封元帅号轻！比起前代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明眼皇帝对被他那般信赖尊敬的司法尚书缪兹都未赐封元帅，而仅止于一级上将的情况来比较，是该被批评为不够节制。会被讥讽为“皇帝所率的是二个小组的元帅也是无可厚非吧。

在远征之前，司法尚书请求其中止此事的谏言不被采纳，而辞去官职，远离了宫廷。年轻的皇帝虽然要赐封这位自先帝以来就任官至今的名臣元帅封号，但缪兹坚持地回绝，在那垂老的肩上担起无形的名誉而从政界上退场了。

至于历史上最初的皇帝亲征在怎么样的结果下收场，就正如史书所流传下来的了。皇帝完善的准备，二度击碎为前次的胜利而骄傲的同盟军之迎击。同盟军虽让帝国军二十名元帅战死，却毫无任何效果。如果不是发生了宫廷政变，也许寇尔涅尼亚斯就真的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了。在因愤怒及懊恼而咬牙切齿之中，班师回朝的寇尔涅尼亚斯，因同盟军的追击又失去了十五位元帅。政变虽被镇压，但财政、军事上都已经没有再次亲征的余力。在他死后，这分概念就由历代的皇帝继承下去。

在这般的英雄、名君、凡君、昏君、暴君所编织成，长达十八万日，四三二万小时的时间及空间的网目上，现在佛瑞德里希四世正伫立在此。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所抱持的统一的执念，大概只有形式上被他所继承。

II 打倒高登巴姆王朝--“金发小子”莱因哈特所期望的就是此事。若回顾历史，把鲁道夫大帝的子孙们从玉座上永远驱逐的机会已不知有多次了，却为何每当他们坠向灭亡的深谷时，就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拉了回去虽说是

他们气运旺盛，莱因哈特却也认为五世纪以来甘于被支配、榨取的民众们也是无用之至。

莱因哈特也许是个不驯的野心家，但为了要加以实现，他不惜花上生命及劳力。而使他达成野心的动机，也并非是为了满足物质层次上的欲望“那个鲁道夫做得到的事，我不可能做不到”这么一句话，若只由此来看，的确是不敬之至，不过其前提却是出自对于掠夺者的正当愤怒。高登巴姆王朝的皇帝是法律上、制度上的绝对者，而要惩治其非道之行除了凭靠力量之外，别无他法，因而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别无选择的。以武力打倒暴君奥古斯都二世的耶利希二世不也受到赞赏吗？我来做同样的事，又有何不是？有高登巴姆家血统的人来做，就是义举，而没有此血统的人来做，就是恶逆之至的造反吗？若有人真的这么认为的话，那个人大概就是长着人脸的高登巴姆家的走狗吧。

不过，莱因哈特目前仍尚未能取得出征全部军队的指挥权。虽然和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比较起来，他的战力是大幅增加了。舰艇一万二千二百艘，将兵也达一三四万七千名之数，但终究仍是出征军的一部分，必须在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的掌心上行动。莱因哈特心想着：就算战力少也无妨，但求能自由地行动。

由上将以上阶级参加的最高作战会议召开了数次，但对莱因哈特而言不过只是浪费时间罢了。若有酒有女人，这在帝都奥丁上贵族的园游会根本没两样。一次又一次地，只是进行着有如把没有种子的果实埋入田里一般徒劳之事。

而会议的场所也逐次变更。当排成一行地在广大的要塞移动时，每一次，莱因哈特都品尝到被人当做观赏品的滋味。而有一次，他则必须移足前往停泊在要塞内的米克贝尔加的旗舰。

米克贝尔加元帅的旗舰是叫做唯儿贺米奈，据悉这是四十年来战绩无数的这位元帅的母亲的名字。知道此事的进候，莱因哈特不由地又回视了“威风堂堂”的元帅的脸，而冷笑着：他都已届初老之龄了，还有恋母的倾向吗？当然，同样的冷笑也朝着莱因哈特，若有人批评他“躲在姐姐的裙子下”，这金发的年轻人必然是绝不饶赦的。莱因哈特不是圣人，在他对别人的轻蔑当中，也常有基于误解或偏见的时候。话虽如此，在做相对评价的情况下，他所厌恶的人是更加毫无理由地憎恨着他，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有意识及感性的结合。

如果这样还能赢的话——莱因哈特在冰冷的愤怒和炙热的不快感中想着——那么称为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叛乱势力的那些人，一定要比帝国军更加无能而颓废了。长达一世纪半的这种慢性的战争状态，对于帝国和同盟的精神方面，究竟哪边被腐蚀得比较多些呢？!!! 无能和颓废的评语，对同盟军而言可是不愿接受的吧。他们一定想说：多管闲事，要是你们不攻过来，我们就没有战争的必要了。

不过，同盟今日的人口，以及支撑同盟的农工生产力都因为帝国来的大量流亡者而在量的方面扩大了。很讽刺的是，在历代的提督们，甚至于身为元首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当中，也有帝国来的流亡者子孙。以现在要和莱因哈特他们交战的同盟军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来看，他的母亲就是从帝国来的流亡者。

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对于自己的立场，一点也找不出可喜之处。在第

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当中，他从距前线遥远的后方控制战况失败了，使得第十一舰队司令官何兰多中将战死，若说罗波斯在军部内有派阀，那么何兰多可说是其中有力的一员，因此罗波斯有很大的失落感。

再加上会战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对罗波斯的精神保健上产生不害。

这事件被称为“格兰多·卡那尔事件”，为了防备帝国军多次进攻而被配置在边境星区的同盟军，发生了缺乏生活物质及能源的状况，形成此事的开端。因为输送船配备的差错，而在附近星区雇用民间船一百艘，以运输物资。当然，会派出十艘左右的巡航舰及驱逐舰护卫船团，但此时罗波斯却平白发出无谓的训令。

“为了不使贵重的军用舰艇平白成了敌军的食饵，务必谨慎避免困难的行动。

虽然不是命令说“不要护卫但导致责任感的疏离却是事实，大部分的舰艇都在危险宙域之前掉头撤回。

“所以说所谓的军人可真令人搞不懂，军队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存在的吗？而他们却以自己的安全为理由，中止了护卫，可真是本末倒置！”民间船团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大半的同盟军还是配合军方指示的听觉周波数，从护卫阵上脱离了。有一艘名为“格兰多·卡那尔”的巡航舰，还是固守着当初的义务，依在船团的旁边，但在第三天，遭遇到二艘为找寻猎物而徘徊的帝国巡航舰。

彼此是装备对等的巡航舰，以一对二，胜负可说是早已成定局了。但是巡航舰格兰多了·卡那尔牺牲自己，在遭到二艘敌舰“不是战斗而是屠杀”的攻击下仍拼命拖延时间，成功地让大多数的民间船逃走。逃脱不及的一艘被破坏，一艘被捕获，但其他仍有半数到达目的地，半数逃到了安全宙域。

格兰多·卡那尔所解救的，不只是老百姓的生命，还包括了同盟军的名誉。自舰长菲冈少校以下，所有战死者都颁赠了“自由战士勋章。”一位叫做杨威利的年轻准将，在勋章授与典礼之前，接受某立体电视台的访问，但他丝毫未曾有要替罗波斯元帅辩护的意思，而如此回答：“我认为格兰多·卡那尔所需要的不是一百个勋章，而只是一艘僚舰。”这样的发言终究还是没有化为电波，也没有被形诸于文。做这种让任何人都不高兴的发言的人，得到了如此的回报。这位名叫杨威利的青年在同盟军中的微妙位置，在此之后也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在功绩方面是英雄、在思想上是异端者、在言行上则是受到排拒的人。而各方面归咎起来，这矛盾的责任该归于个人而非组织吧。他从容貌来看，是个仔细小心，令人觉得像个尚未萌芽的青年学者，怎么看也不象个军人。而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可能包括自己本身在内，对于军人这种职业则丝毫没有敬意。而被归类为军人之美德的属性—爱国心、服从心、规律、勤勉等等，大概都与他无缘吧！

问题大概出在他的意识和才干的不统一吧。杨威利在这一年是二十八岁，却能在这种年龄就当上准将这种阶级，是因为他一再地立下了身为军人的最大伟功，使得上层阶级也不得不给予认同。

在七年前那已经展现其光荣的传说地位的“艾尔·法西尔逃脱”之中，这位看来很靠不住的黑发青年，把许多老百姓从帝国军的攻击救出，一跃进入了同盟军诞生以来历代英雄的行列之中。这是开端。

在这之前，说起对他的评价，“精通战史”是对他最大限度的肯定了，因而被视为平凡而无益的存在。在任职统合作战本部的记录统计室中一年，

也没能获得好评价。虽然是长时间地待在工作场所，但却总是在读一些和工作无关的旧书记录，“记录能力尚佳，统计能力极差”是对他的评判。而他也被说是“长时间待在工作场所，但工作却是毫无进展”，而当他被半惩罚性送到最前线的时候，却立下令任何人都无从异议的功绩。而后间接隶属于罗波斯元帅之下，现在来到了战场。

结果，这一连串的会战中，杨威利准将自始至终都未能获取指挥权，忠告受到忽视，提案遭到驳回，待在司令部时也被当成碍事者，当然就没立下功绩地归来了。反过来说，也因此他不必为败战负责任，而不会阻碍到不久将来的飞黄腾达。至于哪方面才是他的真心，倒是不重要……帝国和同盟两阵营的战力，陆续集中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周围。电波和妨碍电波互相交织，侦察机如流星般来往飞驰，人们的呼吸和步调加快了起来。其动态还颇有齐一性，令人觉得有如巨大的磁铁和铁沙。

在一个半世纪前，皇帝佛瑞德里希三世的异母弟弟巴特拔菲尔侯爵史提方，劝止无益的出兵，主张在回廊建立防御据点来抵挡“叛乱势力”的攻势。巴特拔菲尔侯爵的意见是仅做为“防御”的据点，但是和巴特拔菲尔侯爵不见容于宫廷，渡过不遇的一生的意义大不相同的是，他的主张被迫变质了，或许该说是对于名为军事力的恶魔本质上，巴特拔菲尔侯爵是太过于乐天派了吧。伊谢尔伦要塞不被用在防御，而是反倒成了出击的据点。在精神上以寇尔涅尼亚斯一世受挫的执着为粮食，这座要塞产生了，而由历代的帝国军高官培育下来。

姑且不论伊谢尔伦的数值有多巨大，其存在意义，以及对敌我双方精神上的影响力则是更加巨大。帝国军的米克贝尔加元帅也在到达之前对副官说了这样的话：“这要塞一旦落入敌人手中，要夺还可就不容易了。希望杰克特和修特克豪简都能好好想想自己的立场，同心协力，不过……”“但是，自称为同盟的那些无能的叛乱军们，是不可能攻得下它的。数十年来屡次来犯，不都只是重复着徒劳与流血吗？”米克贝尔加元帅点了点头。的确，伊谢尔伦要塞是不可能落入同盟军中的。若是那样，则持续一世纪以来的帝国军与同盟军的军事均衡将一举崩溃吧。若是同盟得到攻击的据点，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领地方向所发生的无数次战斗，以后一定将会在帝国领地方向大量生产的。不过也不必担心，那是不可能的事。

眺望时间和空间的人的视线，很明显地是有因人而异的射程吧。不抱持疑问的人的射程就较短。生于门阀贵族、地位极高的米克贝尔加，是对过去不抱持疑问的人，自然地，其展望未来的射程也就不长了。

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位少将，身处于莱因哈特舰队的一群的军官室之中。这房间正确说来是叫做第三十九会议室，有着小而完备的战术模拟设备，给了有着活泼的脑细胞的两位青年军官，能够充实地渡过时间的场所。到军官俱乐部去和门阀贵族出身的军官们面也是令人不愉快，而罗严塔尔则会说：既然也没有女人，只好认真工作了。

“要出去是无妨，但若是友军见死不救，那可真令人无法忍受。”一边操作着模拟机，米达麦亚如此说着。虽然不是传染到莱因哈特的思想，但自己这边被孤立在于友军之中的想法，在他们的战术提案中，也成了一个前提。

“也有从后方，把在前方展开的碍手的友军，连同敌人一起击灭的方法。有太多理由可以辩解的。

“即使被前方的敌人压制而要后退，友军也会妨碍，而在友军的壁垒前

被敌人击溃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交换了一个超越苦笑界线的表情。他们选择了莱因哈特，做为自己现在的忠诚心和未来可能性的寄托对象。他们相信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是要贯彻这个由正确选择，似乎得要不小的辛劳。

“不过啊，这位大人的敌人可也真多。要分敌友方的话，大概是敌人、友方、敌人、敌人、敌人吧。”在米达麦亚下断语之时，门开了，出现了一名军官的身影。推开追上来的卫兵，傲然地报出名字。

“我有句话要传达给米达麦亚提督，我是柯尔普特子爵，你大概听过吧……”“我不认识。待会吧，我现在正忙着。”渥佛根·米达麦亚冷淡地回应。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抬起金银妖瞳，以视过这不速之客的身影，而这就有了刺激记忆槽的要素。在米达麦亚被拘禁的军刑务所中，站在菲尔格尔男爵的身边，好象就是这名军官。他的反应米达麦亚也感应到了，灰色的眼眸射向这名闯入者。而他所看出来的，是在克洛普修特克事件中，他所射的暴行杀人犯的那上尉的脸。

“真象，是兄弟吗？”“看来你是明白了。没错，我是哥哥。”“原来如此，那么为了替弟弟报仇，你来要求和我决斗吗？”“不是的，我是来忠告你。”承受到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疑惑的眼光，军官的表情装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叫你在战斗中得小心一下背后，别以为在后方的就全是友军。”他是在宣告着：在战斗中若找到间隙就会加以攻击。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忍着不失声而笑。对他们的战术模拟而言，这可说是出现了相当具有魅力的要素。“这家伙说得可真复杂啊。再怎么说明也都是为了私怨吧。那么也不打紧啊，我也讨厌你这种家伙，干脆就在这里当场清算也行啊。”米达麦亚若无其事地踏出一步，但或许是因此而使那军官受到的压迫感巨大的增幅了，他明显地露出畏缩的脸色。虽然上半身已经有转身要逃之势，但却仍然流着冷汗站在原地，大概是身为贵族的矜持吧。

“我不想做不公平的胜负之争。”“不公平？”不能无视的一句话，使米达麦亚没继续踏出第二步。

“没错。射击的技俩你比较优异，这都已经很明显了，却主张要以枪来决斗，这不是不公平吗？”米达麦亚哑然地注视以很快的速度说完些话的对手。而以冷峻锐利的笑声，在室内空气中激起波的，是有着金银妖瞳的友人。

“你倒是言所欲言，但听的人可听不下安了。闭上你那张能言善道的嘴快给我出去。过了三秒后，你若还在这里，我就代替米达麦亚，把你的嘴巴给上锁。”他的恫吓产生了物理上的效果。

柯尔普特子爵移过上半身来，却不是抬头挺脚的，他胆怯了。

“一对一不是太卑鄙了吗？我是堂堂地……”罗严塔尔那低沉而锐利的声音，同时地掩上了军官的耳朵和嘴巴。子爵就像是被看不见的巨人推开一样地，后退了一步。“二、”的声音则不是打在子爵的耳朵，而是后背了。门一关，米达麦亚咋了下舌，罗严塔尔则仿佛故意似地摇摇头，以军靴的鞋跟，敲了敲地板。

“他所恨的只有我，没必要连你也和他树敌吧。”听了友人的话，金银妖瞳的提督抚着下巴。

“这句话已经迟了三个月了。”莱因哈特会想到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当然不会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和子爵这次短暂舍面之事。包括梅克林格在内，他



在思索着要如何持续确保他在吉尔菲艾斯之外，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友方。

他们并未完全成为莱因哈特的麾下，只不过是在这次战斗中，暂时由他指挥罢了。还是只有受封帝国元帅的封号，被认可开设元帅府，他们才会隶属到他的麾下吧。现在并非“元帅量产皇帝”寇尔涅尼亚斯一世的时代，一枝元帅杖，得要有相对应的武勋和流血的。

“加上这一次，得再有两次大会战啊……”比起布朗胥百克公爵获取元帅称号的荣誉，自己每要爬上一层，就得穿过荆棘之门，让他觉得实在麻烦，但吉尔菲艾斯亲切地安抚着他的血气。

“布朗胥百克公爵也不是十九、二十岁就受封元帅称号的，不必着急。反正一定会有非得莱因哈特大人才打得赢的会战。”

吉尔菲艾斯总是说得很对。莱因哈特并非只为了飞黄腾达需要而战，而是附带的，以他本身去击灭大敌，用自己的脚去踏破那荆棘之门，去感受那股从精神最深处贯通全身而在冰蓝色眼眸中结晶的灼热昂扬感。由别人手中让给自己的胜利，有什么可喜的？以自己的智力和气概，从不恰当的占有者手中夺过来，才能感觉到充实感。将那三十代四八六年的长久岁月以来支配着人类，由民众所奉壮，随心所欲地独占着财富与权力，有着混浊血统的一族打倒，消灭寄生于此一族而享受特权的走狗们，对于从事这样的事，莱因哈特是丝毫也不会有所犹豫的。这是发源于私愤，但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正当的愤怒存在了。

在第五次的作战会议止于形式地结束后，对着鲁道夫大帝的肖像深深低下头的米克贝尔加，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在胸中蠢动。

“大神奥丁啊，请你佑我正义之军高奏凯歌而归吧。”米克贝尔加元帅发出声音祈祷，其他大部份提督也不期地一同应和。只有不敬的、或者说非得不可的一个人物例外。注视着元帅后的莱因哈特的眼中，闪动着冰蓝的冷笑。

“如果向神祈祷就能战胜的话，那干脆就不必打仗了。”金发的年轻人如此想着。该依赖的是自己的才干，以及让它完全发挥的完备战略条件。

不就只是如此吗？我们向神祈祷的话，敌人也同样会祷告吧？若说神是唯一绝对的存在，那么不管再怎么祈祷，一定得有一边的祷告会被驳回吧？而如果神是复数的存在，那么比较强的神就会胜了，这和人还不是一样。那么向神祷告不是很愚蠢的行为吗？——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如果神真的存在，而爱好正义的话，为何不去阻止鲁道夫大帝杀数百亿的人呢？为何不阻止佛瑞德里希四世强夺安妮罗杰呢？这能说是正义吗？莱因哈特是无法接受的。

……九月四日，两军之间初交炮火。行星列古尼札，那是位于四年前，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初验初次战争的行星卡普却兰卡的外围，气体状的天体。

## 第八章 行星列古尼札

1 气体状行星列古尼札，在跟母恒星七亿二千万公里至七亿六千万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以十万四千小时强的周期公转。赤道半径七万三三 00 公

里，质量二千兆乘一兆吨，平均密度一立方公分一.二九克。在中心有由重金属和岩石构成，直径六四〇〇公里的固态核，上面有极度压缩的冰层，再更上层则由氦和氢的流动体所占，如同一般初级天体学教科书用来做记术范例的典型的恒星系外缘部气体行星。

“云层的成分是固态氨，温度是摄氏负一四〇.六度，气流的速度每小时在二千公里以上。”对吉尔菲艾斯的报告点了点头，莱因哈特再度看着布满主银幕的那棕色、白色与橙色的条纹。画面又很快地被厚厚的密云及闪动的电光掩去，而后，嘲笑秩序与谐调的原始混沌覆盖着不被母恒星所宠爱的暗郁行星，在看至这景象的人心中吹进一阵寒风。

莱因哈特搭乘着他所钟爱的---可以说完全是种迷恋状态的---旗舰伯伦希尔，率领麾下的舰队，驻留在行星列古尼札的卫星轨道上。这天是九月四日。

在这里，没有会掣肘他的行动及指挥权的长官或同僚，只有副官吉尔菲艾斯中校、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左翼集团指挥官米达麦亚步将、右翼集团指挥官罗严塔尔少将等，都是忠于莱因哈特的人。

而在这里牵制他的行动的，是自然环境。在这里，有着把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恶梦具体化的光景。这光景以三次元现象的形式包围着莱因哈特，阻挠舰队统一指挥所必要的情报传达，妨碍整齐的舰队运动，使索敌也困难了起来。不过同盟军也处于相同的状况，算是唯一的慰藉。

在伊谢尔伦要塞的要塞司令官室中，召开第六次最高作战会议，是在九月一日。

出席者是以米克贝尔加元帅为议长的中将以上的提督们---说起来也算是贵族们。知道自己是出席者当中唯一没有爵位的人的时候，带着危险意味的不快感，毫不客气地爬上了莱因哈特白晰的皮肤。

这个令人不悦的预感命中了。在当场，莱因哈特·冯·缪杰上将和前些日子升上中将的菲尔格尔男爵之间，发生了意见冲突，立即地沸腾了起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后来被吉尔菲艾斯如此问及，但莱因哈特却无从回答。不过在敷衍回应当中，语气激烈起来，情绪也为之激动。在他记忆中，菲尔格尔这类的冷嘲已不知是第几次了。

“在年底就要被称为罗严克拉姆伯爵的尊驾，对我们这些卑微之辈，大概是不会随便地交谈的吧。”你们到底是几岁呢？——在莱因哈特胸中冲上一股想这么质问的心情。嫉妒似乎会使人退化成幼儿，有着使人把不能视为幽默的为毒气误认为幽默的要素。当然，以菲尔格尔来说，是存在着有意羞辱莱因哈特的欲望吧。

“虽说是官阶较低，但卿为持有男爵封号之身，何必把自己和平民视为一同呢？”而后又有人这么说了，虽说是没有什么恶意，但仍强烈地刺激了莱因哈特的愤怒与菲尔格尔的不满。

“当然吾等还是有着代代身为高登巴姆王朝之藩屏的自尊，也不愿被人拿去和平民或暴发户做比较。”“这是寄生于民众的王侯贵族的自尊吗？”从莱因哈特端丽的嘴唇发出的，应算是相当激烈的弹劾之语，但却无法给对方产生负面的感动。因为价值观的基准不一样。对菲尔格尔男爵等人而言，所谓民众是为了侍奉他们大贵族而存在的，因此，即使被责备说他们把民众当成了食物，对他们也是不痛不痒的。使男爵反感的，是对“寄生”这个用词本身所发出的。如果他冷静的话，这个用词可视为与对共和主义者的说法类

同，甚至可能陷莱因哈特于窘境，但他却让原本就稀少的理性，被奔腾的激情吹到不知何处去了。

“住口！小子！”随着怒吼，菲尔格尔男爵踢开了椅子站了起来。莱因哈特也跟着站起来，但他的动作比起对方要远为优美，甚至看起来像是椅子自动退后，好让主人的动作更为完美一样。

此时，米克贝尔加元帅介入两者之间。

比起要如何和在前方布阵的敌军作战来说，如何调整帝国军内部的利害关系，守住他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是更为重要。这并非值得称赞的事，但又一想到会战本身的无意义，就不会认为是应当责备的事吧。应该斥责的，或许是他未向皇帝说明出兵是如何地无意义吧。但是，他若不执掌出兵指挥权，也终究舍落到别人的手上。惰性——这是笼罩着佛瑞德里希四世之治世的色彩之一。

不管如何，对米克贝尔加来说，他必须暂时地把不协和音的起源赶到阵营之外才行。在极短期的视界当中，相对应的自我正当化也起了作用。这对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也有好处——做此想法的他，以充满威严的态度，制止菲尔格尔的激动，对莱因哈特下了命令。

“对缪杰尔提督下令：据报在行星列古尼札周边宙域，有僭称为同盟的叛徒们的部队在徘徊。立即率领舰队前往该宙域，确认情报的虚实，若是属实，由卿自行裁量，将之排除。”“谨遵命令。”莱因哈特立即回答。因为他比菲尔格尔男爵更早回复冷静，因此也已自觉到自己的用词可能会为对方所用而成为危险的武器。很明显的，米克贝尔加的命令是基于息事宁人的消极主义所发出的，但不论动机如何，对莱因哈特而言，已经有其利用价值。

菲尔格尔男爵的愤怒也被封住了。对于奉命将前在战场的人再多加辱骂，只会使他自己的器量显得更狭小，而米克贝尔加元帅身为总司令的面子也会受伤害，将为不悦，因此……。

而现在，莱因哈特随着“虚空的女王”战舰伯伦希尔，在盛怒的雷云狂舞当中前进，寻找着不知所在何处的敌人。

身为战略家，不能自主设定战斗的环境，当然是不合己意的，不过在既定的状况中展露一下身为战术家的技俩，倒也算是件乐事。莱因哈特如此地想，吉尔菲艾斯也有同感。对现在指挥舰队在左右两翼的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而言也是一样的吧。

不过，到现在还处于找不到敌人踪影的状况，昂扬的战意也显得有点脚步沉重了。虽然也想到或许该暂且退到密云暴风之外吧？但万一同盟军在云外布阵，将会受到单方面的狙击，而受到致命伤。

“你认为如何，吉尔菲艾斯？”在莱因哈特的语声中，有着表现困惑的率直声音。因为这表现出莱因哈特对他的坦诚，所以对吉尔菲艾斯而言这是很令人欣喜的事，但他却也没有什么好意见。若对象是以人类的思绪来做计算的话，任何情况都会有办法应付的，但当你以自然或时间为敌的情况下，战况可就无法随心所欲了。“也有穷于回答的时候啊，我贤明的朋友啊。”“别挖苦我了，真是的。”吉尔菲艾斯一说，莱因哈特伸出纤白的手指，卷了卷好友那自然卷的红发，轻轻揪起。

“两个人都摆着一张沉思的脸，事情也没了个了结。还是换个心情吧。”莱因哈特命令侍从兵端两杯咖啡到指挥官席来。因为不能让人产生公平感，所以吉尔菲艾斯设想到这一点，许可舰桥勤务的全员饮用咖啡。不必担心发胖

的莱因哈特，在咖啡中加入了大量的奶精。

“真是真是，难得能自由活动，却是这般状况，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为了解莱因哈特的闷，吉尔菲艾斯故意装了个说教的口气。

“因为对菲尔格尔男爵那种小敌人认真起来，才得这么辛苦，可多得到了教训吧？”“嗯，得到教训了，今后会注意的。”莱因哈特羞涩地笑了起来时，操作员的声音蒙上层紧张的阴影，刺激了他们的听觉。先行的无人侦察机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群，距离相当接近。因为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各种仪器及索敌系统陷入的几乎发狂的状态，是不能责怪操作员的。下达第一级临战体制，是所能做到的最好反应了。

在正面视界确认了敌人的大舰队从气体状行星的“云平线”另一端悠然地浮上时，帝国军的兵士们感受到战栗的冰刃正从脊椎向上刮起。

被称为“列古尼札上空遭遇战”的这场在云与狂风之中的战斗，可真是在未曾计划的状况下开始的。II 在莱因哈特前方出现的同盟军舰队，是由帕耶特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

帕耶特在同盟军中也算是身经百战的勇将，但他固执己意，是要求幕僚服从而非征求意见的那一型。至少担任帕耶特的次席幕僚杨威利准将的观察是如此。

在战斗开始前，杨在军官俱乐部中，罗伯尔·拉普少校给了他一杯咖啡。虽然现在阶级不同，但他和杨在军官学校是同期生，是杨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在没有旁人时是不分阶级地畅谈的伙伴。

“没有红茶吗？罗伯尔。”罗伯尔·拉普一笑，杨就以表情和耸肩，谢绝了友人的好意。

“这咖啡是野蛮人的饮料。色泽就像是泥水一样；而相反的，红茶却是阳光穿透琥珀的色彩---不过只有在泡得好的时候。”“干嘛那么无缘无故地厌恶它？”“罗伯尔，这话可就不对了。”杨威利想着，人生并不是无限的，也许哪天会违背己意地被打断，所以不应当还有勉强自己去饮食不喜欢的东西的空暇。

“在人类只喝酒和茶的时候，文明是健全的。当开始喝起咖啡或可乐这些泥水色的饮料后，就开始了颓废和坠落。”“是吗？哪天你写篇论文，我想好好拜读一番。”罗伯尔·拉普没有从真去理会他。他和杨威利从军官学校以来，有着十年以上的交情，早就领会怎么去应付杨了。他单手拿着咖啡的纸杯，另一手伸到舰内收音机的按钮。

“好象特留尼西特国防委员长以超光速通信来激我们出征部队。要听吗？”不要---杨威利以表情和姿势回答了。事实上在出征之前，特留尼西特为了出征仪式而来到舰队司令部时，身为“艾尔·法西尔逃脱”之英雄的他，和帕耶特司令官一起、沐浴在由国防要员长阁下“赠言”的光荣。

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意义，是在于发扬民主共和政治之理念的这一点上，而非在于以武力和帝国抗争。历代为政者中的过半数，都为了夸示自己是拥护民主主义的骑士，而一再进行无益的出兵，大量产生了死者和遗族，使杨威利也觉得苦楚。不过呢，他也有着嫉妒达贡会战以前的那些不必打仗就可终其一生的军人们的不讲理的一面。

国防要员长优布·特留尼西特才刚四十出头，以政治家来说还正值青年期。修长的身材、仪态端正动作洗练、辩舌灿灿、富行动力、最重要的是那粗犷的端正相貌、以及国立中央自治大学第一名毕业的经历，使他受到有权

者的欢迎。但是杨讨厌他。辩舌灿灿倒也无妨，然有权者却不去吟味其辩舌的内容，真是令人不由得感到不可思议。

特留尼西特问了他。

“对你来说，必胜的战略是什么呢？为了做为日后的参考，我想询问一下。”“至少聚集有敌方六倍以上的兵力，有着完全的补给与装备，毫无差错地传达司令官的意思，就这些。”特留尼西特做了个失望的笑容。他是期待这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说些异想天开的诡计吧。虽然知道是如此，杨可没有为他做口头服务的义务。

“所谓的胜败，是取决于战场之外的。战术终究只是对战略的完成做技术性的补助而已。”“相当地有见地，不过，那么说来你们军人在战场上的能力就不是问题所在罗？”若战略条件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叫呆子来也能获胜一原本想用这种极端的论调，不过杨还是选择别的表现方式。

“如果战略的条件对等，当然军人的能力也就重要了。不过些许的能力差距，可用数量来补足。”“你不认为战争并非光靠数量的吗？”那种想法，不过是凑不齐数量的人所做的我正当化辩解罢了。”虽然和帝国军的莱因哈特的动机不同，但对于不介意上司的评价这一点，杨威利这号人物，有着和莱因哈特共通的“不可爱”。侧眼看了一下眉间飘着不悦之云的帕耶特，杨又再继续地主张：“以少胜多是异常的事情。它之所以显眼，和疯子在正常人之中会比较显眼的理由是一样的。”虽然知道自己表现的方式太过激烈，但还是想要说出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话。如果从一开始就把奇迹列入要素而进行战争，那可是很令人受不了的事。

被司令官帕耶特中将逐开，杨威利准将形式上地敬了个礼，立即离开会场。帕耶特中将似乎是想和身居上位的特留尼西特国防委员长结点私交，但杨则是打从内心里想辞退那种关系。

自由行星同盟军作战营运上的缺点，就是不时有同级的舰队司令官彼此对立，争夺主导权。另外高级指挥官的人事被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所左右，军事活动本身就以争取政治家支持为目的而进行的状况也不少见。没有值得称耀的政绩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的任期一旦接近届满，就常会决定向伊谢尔伦方面出兵，有着军事行动被滥用为政治投机手段的倾向。当然，其中也加入了防御帝国方面来进攻之要素。就这样，每年平均二次以上的战斗，以红色的墨水为伊谢尔伦回廊写下了历史……在四处找着可以听不到特留尼西特那碍耳的声音的途中，有人从背后叫了杨。一回头，杨在军官学校时的学弟达斯提·亚典波罗少校，两手拿着咖啡纸杯站在那边。“如何，学长，别那么没缘没故地厌恶它，里面我加了很多白兰地哦。”睁双眼闭双眼地说完，就把其中一杯拿给了杨。

“白兰地和咖啡味道不合啊……”一边发着牢骚，杨仍接下纸杯，一看到里面的内容物，表情就有点变把鼻子凑过去，享受着和咖啡无关的芳香。

“原来如此，纸杯里的是加了白兰地。”杨很满足地啜饮着纯粹的白兰地。丰润的酒精宝石在他舌头上滚过，滑落到咽喉的内壁。在好喝的红茶之外，他就喜欢喝美酒。

“像特留尼西特那种巧言令色之辈的演说，不喝酒的话可听不下去。”亚典波罗把杨的想法言语化了。

“他要真那么想，自己去上战场不就得了。燃烧着爱国心的国防委员长阁下在服兵役的当时，也志愿后方勤务，好象一步也没离开过同盟首都哦。”

“很有可能。越远离战场，人就会越好战。真想早点退役，就可以不必跟那种家伙敬礼了。”“学长的老毛病又犯了。一碰上讨厌的事，就马上说着要退役。”“就算没有讨厌的事，我也想要退役的。”“这样就不用阳奉阴违，是吧？”亚典波罗露出了笑容。他在军官学校时期，就已经知道这位学长的志向了。这是一位希望被一堆历史书活埋而死的学长。当这位连穿着军服都不象军人的学长，因艾尔·法西尔逃脱之事成了年轻英雄时，亚典波罗反倒真是同情他了。他知道学长的人生轨迹向着意料不到的方向转了个大弯。

“是啊，总有一天要辞职的。那样的话，就不会被限在军队的框框里，也就能做个公平的历史证人。也许还可以不用敌人的身份，来叙述银河帝国灭亡的光景。”“帝国灭亡，不可能吧。”虽是止于礼仪上的反应，但喝了酒的杨去如没听过就算。

“有什么不可能。我们知道银河帝国是人为建立的，那么，当然也能预测到会人为地灭亡啊。”亚典波罗点了点头，但表情中却未带有实感。即使是过去实际存在的实事，对他们这一代而言也太远了，更何况是尚未实现的未来，就更不用说了。真是的，如果不摆着一副历史学家的样子，可算是一位好学长呢----他随之有了这样的想法。

“就是相信了‘政治体制是永远的’这种傻事，五百年前银河联邦的市民们才会平白将自己的主权交到一个野心家的手中。而鲁道夫大帝所建立的，也不可能会是永远的。”说到这里就止了口。要说出“自由行星同盟也不可能是永远的”这样的话，即使是杨也有所顾忌。

“那是预言吗？学长。”“不……”杨让空纸杯在自己掌上舞动。

“看起来象是在说什么卖弄的话吧。”他差点让杯子掉了下去，因为近乎歇斯底里的尖锐警报声，杂乱地击打着他的鼓膜。敌舰队接近的声音响起，亚典波罗跑向主炮控制中心，杨则奔向舰桥。收容在胃里的白兰地，得不到安住之地，以炙热的抗议声灼烧着全身的细胞。

就这样，巨大的气体状行星的云间，因两军的遭遇而成为力量与运气的况赛场。不过当事者们都无暇去欣赏舞台装置的巧妙了。

III 窗外景色，被纵模奔驰的放电现象所笼罩，白、青、紫色的闪光一阵阵地为将兵们的脸化了妆。对杨威利而言算是幸运的。当抑制了亮度的舰内照明被外面流入的暴力性光芒所压倒，无从去判别出他被酒精染在脸上的红晕。

帝国、同盟两军的炮火应酬很激烈，但在刚开始，其中的大多数都无奈地划过虚空。在高重力、低温与狂风之酷烈的环境下，连弹道的计算也不是容易的。急速修正射角的努力，也在一瞬即变的环境下化为乌有，让操作员他发出哀叫与怒吼。

人工的雷光，贯穿固态阿摩尼亚的冷云而奔驰，在暗色天空的各处绽放出光之花朵。未能到达目标的飞弹及磁力炮弹，被巨大气体行星的引力所吸引而坠落，在途中抵抗不了压力而溃碎。

灼热的舰体和极低温的云粒相碰撞，产生了可观的白烟，但那却在不到一瞬的极短时间内，被秒速数百公尺的气流吹散。旋涡状的有色与无色的云，令人想起巨龙的吐息，而在其中断时，可以望见遥远下方拟态氢的茫茫大海。

不久后，同盟军开始以说不上整齐，但已有了充分效果的炮火向帝国军倾泻。特别是第四次的飞弹齐射相当有秩序，看到其轨迹延伸向帝国的状

况，同盟的部分人员发出了欢呼的声音。

在此时，发生了没人预测得到的事情。在行星表面发生的爆炸，投射出电磁波。

强力的电磁波乱流使飞弹的导航系统发狂，其轨迹描出不规则的弧线，逆行到同盟军所在位置的宙点。

同盟军当然是大吃一惊，想要逃开这不孝子的造反，但飞弹撞上了正在反转的舰体的侧面爆炸了。在闪亮的放电当中，一串新的闪光炸开了，一艘战舰和三艘巡航舰，连锁爆炸而四处飞散。

“这成什么样子！”帕耶特中将无可反论的率直怒吼着，幕僚们悻悻地互相对望。原本就有最坏的自然环境围绕着他们，但遭遇这种事，令人不禁要相信造物者是有着恶意的。

而同盟军的战舰圣路西亚，更碰上了如同彩画般的恶运。圣路西亚和僚舰尤里西斯并列，绕向帝国军的右侧面，在想对密集的敌舰队发射核融合飞弹，打开发射孔的瞬间，发射孔却受到落雷的直击，发生了爆炸，圣路西亚化为一团光与热。在一瞬之后，奇烈的风暴将这一切都吹往黑暗之中。

僚舰尤里西斯则毫发无伤，虽然在同一瞬间、同一场所打开飞弹发射口，雷电却只打在圣路西亚。

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将兵们不得不感觉到连舰艇这种无机物都还存在着“运气”这种无法解明的事。也令人觉得，原本“公平”这种要素，就不存在于构成自然的成分当中。而加强这种想法的事情，又陆续发生了。帝国军的旗舰伯伦希尔出现在同盟军的射程内。在不规则且奇烈的狂风之中，舰艇操纵也未必能完全按照搭乘者的意思。

二发铀 238 飞弹，由二艘同盟巡航舰同时发射。

此时，在伯伦希尔周围，一瞬呈现空虚状态。护卫的各舰都被超低温的风暴所翻弄，远离所要守护的对象。二条火线朝向了纯白的舰体，一定有些帝国军的舰长知道将有爆炸发生，而闭上了眼睛。

但是伯伦希尔毫发无伤。珠玉的肌肤上，连擦伤也没有。搭乘员怀疑自己五官的心情远胜于安心的心情。

二发飞弹，在还没到达伯伦希尔的舰首之所，轨道就交叉，而彼此发生碰冲在有如同归于尽的状态下爆炸。爆炸光化为一波波的极光拍打着伯伦希尔，但却没有实际的伤害。

莱因哈特兴致勃勃地说着。

“吉尔菲艾斯，看到了吗？真是个好运的贵妇人啊。我们真是幸运。”“正是……”吉尔菲艾斯带着满腔的同意回答了。看来伯伦希尔不只是优美的天鹅，还有着异样的好运。

而我军的幸运就是敌人的不幸。没能改写历史的二艘同盟军巡航舰，挨了“虚空的贵妇人”重重的巴掌报复。伯伦希尔的主炮吐出纯白的光棒，把慌忙反转中的敌人锁定在射程内。看来就象是在被涂满了暗褐色的画布中，丢上白色的颜料。

欢呼声充满着伯伦希尔的舰桥，但在一瞬中转成了寂静。在舰外狂吹的暴风突然变换了方向。有着压倒性份量的大气乱流，开始压制“纯白的贵妇人”和他的骑士们，立即使得帝国军的舰列混乱。

另一方面，在同盟军的旗舰中，得到“自然”这支友军的帕耶特中将，对幕僚当中的一人投出了讥讽的声音。

“杨谁将，你的意见该不会是古代兵法的第三十七计吧？”随着这句话所产生的同僚的笑声，要比这句讥讽本身更令杨准将不愉快。但是所说出口的，只有假装恭谨的回答。

“是，司令官所言甚是。因为这状况并非是那么常见的。”帕耶特笑出声来了。看来并非是要冷笑杨，而是要夸示自己心理上的从容，但是在隔了一拍之后跟从上来的笑声，似乎刺激了他精神上刚直的一面急速地把笑声封入粗糙的面部肌肉中，而对那些没见识的幕僚以及白眼瞄过。幕僚们的笑声一时失去了能源。

另一方面，杨本身那对于上司本不多有的忠诚心，反射地受到刺激。虽想到可能是无益的，还是姑且说说自己的意见。

“司令官阁下，我个人认为……”他的好意在虚空中云消雾散。帕耶特以那无法误解的露骨态度，无视于“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注视着荧幕。

杨想起在少年时代，和父亲之间的对话。他那在十二年前死于事故的父亲，对于“忠告”有着独树一帜的论调。

“听好，我的孩子，是伟人的话，只要忠告一次就会反省。是凡人的话，重复谏言二次也会改正。而即使是较不成材的人，被说了三次也就会重新考虑。如此却仍不改变态度的那种人，就可以置之不顾了。”“不必做第四次的忠告吗？”“因为到了第四次，不是被放逐、下狱，要不就是被杀。所谓的昏君就是如此。所以第四次的忠告不仅会危害自己，还会让对方多增罪过，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嗯。”“爸爸三次言了无能的老板，而后就独立了。之后就如这般，成为值社会信赖及儿子尊敬的了不起的人物。而无能的老板在破产之后就不知如何了。”……杨把脸躲在操作桌后面，吃吃地笑了。无可否认的，对他意识的形成上，父亲给与了不小的影响。杨没有见过祖父，但会是那种父亲的父亲，或许也有着不平凡的人生观吧。

帕耶特中将无视杨的进言，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同盟军而言，战况决非是不利的。况且，虽然像战舰圣路西亚之类的不幸，一再地发生，但在狂风与厚云的涡旋中，帝国军仍被迫逐渐退却。几乎令人认定战况已快接近完全的胜利了。

球状的放电体闪着白光划过伯伦希尔的荧幕。不过，莱因哈特本身形成一个更炽烈的放电体。

“别退却！至此再退一步，就会直接崩溃。再固守住三十分钟！起死回生之策早已想好了，剩下的问题就看时机了。忍耐三十分钟就能得到胜利的！”除了一个人之外，没有幕僚相信这句大话。

固守两翼的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也正拼命地支撑随时可能崩散的阵形。也正因为是他们，才能在这破坏性的自然界咆哮，以及极端劣势的战况中，防止军队的崩溃。他们在战斗、指挥当中等待着。等待着他们所选择的年轻上级展现出值得他们信赖及尊敬的才华的那一刻到来。如果那一刻不来的话，他们大概就将以自己的生命来补偿错误的选择了。

在其经验和理论学习所及的范围内，帕耶特中将是个十分熟练的战术家。遭遇战的形式，对他而言或许反倒是求之不得的。

莱因哈特的冰蓝色眼眸一直固定在映出狂风及战斗之惨祸的荧幕，一动也不动。在大半的幕僚眼中都认为他是束手无策而呆然了。但不久之后，他的视线移向唯一信任着他而保持沉着的幕僚。

“吉尔菲艾斯，对行星表面 B04 座标以核融合飞弹集中齐射。旗舰动作



之后，其他舰就跟进。”这是莱因哈特的命令。

IV 战况为之一变。

位于同盟军正下方的行星列古尼礼的表面，发生猛烈的爆炸。集中命中的大群核融合飞弹，破坏粉碎了由氦及氢构成行星表面的大气层，达数十亿立方公里的巨大气体团，由下方击向同盟军舰队。同盟军的阵形在一瞬间崩溃了。战术上的计算与努力，在人为造成的自然炮击之前也是无能为力。而且，朝着混乱的舰艇群，帝国军发出无言的欢声，能量光束、飞弹以及磁力弹的集中如暴雨倾泻而去，无数的爆炸闪光为狂风添加了色彩。

帕耶特中将怒吼着，下令退避。不过既然通信回路已经无力化了，只有像帝国军一样，由旗舰率先行来表达司令官的指示，他虽然顾虑自己身经百战的名誉，仍下令上升脱离风暴的云界。在下方有行星表面的爆炸凿穿同盟军，在前方有帝国军在这苛烈的冰冷狂风中，以难以置信的整齐阵形向左右延伸，对着动摇的同盟军以半包围的形势迫近。退路又剩下上方及后方，而由帝国军两翼的迅速且柔软的动态来看，很明显的，后退将会引致敌方的急进攻势。帕耶特在战术层次的判断力并不差。他不得不承认敌人的力量，接受处于败势的认知。

在此期间，同盟军当中，由两位年轻的飞得员---奥利比·波布兰中尉及伊凡·高尼夫中尉巧致的连系运动，把一艘帝国军巡航舰完全地破坏了。这战果虽能提高友军的士气，却挽回不了整个战线所处的劣势。由于帕耶特不再执着，总算是回避了溃灭，脱离战场。

帝国军也避免急迫而遭到反攻的危险，暂且退往伊谢尔伦要塞方向。对莱因哈特而言，在局部性的遭遇战中，认真去取胜也没有意义。莱因哈特和帕耶特之间，无可逆转的差异就在这边。

“真糟……”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中，充满着感叹的心思。在帝国军中有着他设想到相同战法，且将之实行的猪挥官。把气体状行星的表面爆炸本身当做兵器来活用，从下方给予敌人损害。竟然会有别人也想到这种不正常的方法，说实在的，他从未想到过。他虽是没能向帕耶特进言此项作战，但大概说了也不会被司令官采纳吧？“算了，反正……终究不过是种小聪明罢了。”在他不服输地自言自语，置身于操作桌的这当中，获得胜利的帝国军阵营之内，发生了小小的怪事。

名为亚尔特麦的战舰，游过固体阿摩尼亚的冰雹之海，接近了僚舰的背后。那艘僚舰是负责指挥莱因哈特舰队左翼小集团，由渥佛根·米达麦亚这位提督所搭乘。舰长瞄准了那艘舰，随即下令发射主炮。

在战舰的侧面产生了小而鲜烈的橙红色火球。距离太远，虽然命中了，但却无法一击破坏。亚尔特麦的莱员们，在攻击友军的恐怖感，以及对舰长那疯狂韵律的笑声的恐惧，更加地缩成一团。

但是，瞬间的欢喜，得到猛烈炮火的报复，战舰一得知攻击自己的对方所在，就把炮口朝了过去，让对方沐浴在能量光束及铀 238 高速弹之下。

若细心冷静地看，就可以知道那些炮火虽然苛烈，但都是以充分计算而故意偏离射点的。米达麦亚在不及一瞬的极短时间内领会一切状况，而给予卑鄙的复仇者辛辣的报应。亚尔特麦在回避炮火而移的方向角度，也都在他的计算之内。亚尔特麦在狂风之中描出缓缓的孤线，在空中移动，而位于其前方有着另外的敌人。

复仇者的舰艇，就这么自愿地飞进撤退中的同盟军的炮列之前。对同

盟军而言，没有些许为炮击而犹豫的理由。有着相同内容的几条命令在通信回路中奔驰，而为数十倍于命令的能量光束由上下左右刺在战舰亚尔特麦的舰体，呈环状深深切入。

在光和火焰，或许还有着不能为弟弟报仇的遗憾所沸腾着的熔矿炉之中，亚尔特麦舰长的精神与肉体四散，化为永不停息的冰冷狂风的一部分。

就这样，渥佛根·米达麦亚，在自从克洛普休特克事件以来，从执拗地盯上他的上尉之一族手中，救了自己。

最初传回帝国军司令部的报告，是说战况不利。

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决定，在他内心的大客厅中，不断在计算、逡巡着该打开哪扇门。那个“骄傲的金发小子”若死于敌人的攻击，他是丝毫不会心痛的，但其结果将使他无从避免皇帝对他追究责任。然而，如果因他的救援而使莱因哈特捡回一命，则会引来菲尔格尔男爵，以及立于其背后的布朗胥百克公爵等门阀贵族群的敌意吧。对米克贝尔加而言，在这二者中选一，充满着不情愿及不快。

“缪杰尔提督无事归来了。”这个回报，解救了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劳心之苦。既然“金发小子”自行生还了，就算菲尔格尔再有多大的不快，责任也得归于没能杀得了这小子的同盟军。明天大概还会有明天头痛的事因吧？但今晚暂且是可以安睡了。

只为了米克贝尔加带来了消极的喜悦，“云中之战”就在消化不良当中终结。不过，经由这场战斗，帝国、同盟两军都得到了某种程度推测敌方主力位置的材料，而准备进入接下来的正式的舰队决战。

## 第九章 我的征途是星之大海

Ⅰ 在行星列古尼札云层中的战斗，并不是投注主力的战斗，也因而只产生使得两军的欲求不满更加深刻的结果。如果不是那猛烈的自然环境造成不利的话，我们就赢了---两军都有着这种想法，因此涌起了对再战及完全胜利的欲望。这可说是由无益的出兵产生无益的战斗，而唤起无益的精神动力的一个例子吧？从雷云之中的战斗过后一星期的九月十一日，帝国军与同盟军，在不时可见的敌我双方默认的谅解下，在提亚马特星域完成布阵。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近在眼前。

同日十九点二十分，莱因哈特已经不想去算这是第几次的作战会议了，但在这场合中，决定几项重要的人事。不过对金发的年轻人而言，重要的只有下面这一项。

“左翼部队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上将。”若以莱因哈特上将的阶级来考量，这道人事命令本身倒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愕的。不过，在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中被任为后卫，在军主力陷入混乱之前一直未得到作战机会的莱因哈特，对他而言，至少是得到前方有敌人的位置了，这点是值得高兴的。在列古尼札上空的战斗之后，因为没能将敌军溃灭，而被同样的那批人提出怨言，因而他原本也认为这种机会已经无可指望。

“为何让那种人指挥重要的左翼部队？左翼的崩溃可能将成为全军溃败的原因啊。”

乌云密布之后必然降雨---菲尔格尔男爵反射似地大呼不平，但米克尔加元帅宽心地说明意图之后，他就满意地退下了。

看到此一情景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准将，对莱因哈特做了忠告。那个菲尔格尔男爵舍就此退下，必定有相对的理由，希望莱因哈特有所警戒我会注意的---莱因哈特如此回答，但内心倒是不怎么关心。他心想：菲尔格尔那种人又能做得了什么？如果说，布朗胥百克公爵是以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女婿之身份而成了借虎威的狐狸的话，那么菲尔格尔不就只是只假借狐威的老鼠了吗？根据米达麦亚的报告，想从背后偷袭他的门阀贵族之一人，已在行星列古尼札的雷云中走上自作自受的末路，终究菲尔格尔不过是个舌头行动比手快上一百倍的人罢了。

莱因哈特身为左翼部队的指挥官，有必要做不使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布阵。这是按照莱因哈特的计划，由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进行实行。结果几乎完全没有再由莱因哈特修正的必要。

“看看那舰队行动的速度和布阵之佳，而且还完全没有半点浪费。”莱因哈特对着红发友人吐出了满意的言词。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真可说是难得的人材。

莱因哈特也不由得想要感谢制造让他们归属在其麾下的契机的在克洛普休特克侯爵及暴行杀人犯的那位上尉。

“帝国军，由伊谢尔伦要塞出击。”在九月九日收到此报告时，自由行星同盟军，已经将全部部队在提亚马特星域展开。在此等待帝国军做完全的布阵，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作法，但若在太靠近伊谢尔伦要塞的宙域的话，则将会面对要塞的兵器与战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帝都来的远征军与要塞分开，使战势有利地进行，做各个击破。

不过，杨威利本身会想，伊谢尔伦要塞自己就有着如魔宫般的要素。就只因为那个银色球体的存在，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事野心都受到刺激，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其战略视野变得狭窄，令人不由自主会觉得，他们是否认为只有经由伊谢尔伦回廊攻防战，才能表示出彼此的存在呢？这是坏女人的魔力啊---杨如此地想，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卓越的比喻，所以在苦笑之后就不再多想了。不管如何，他所属的第二舰队在行星列古尼札上空的战斗中，受到了虽非致命，但却不算小的损害，因此在此次会战中被调为后卫，似乎是不太可能有战斗的机会了。

“不过，如果敌方的部分兵力绕到侧背，或是延伸两翼而成为半包围态势的话，第二舰队就成了极为重要的预备的兵力了.....”杨威利准将不灵巧地操纵着仪器，模拟作战方案。或许是会让任何人都觉得稀奇，但他此刻很想工作。因为友人罗伯尔·拉普告诉杨说他终于和洁西卡·爱德华小组订婚了，所以在这个星期，杨就想埋头在工作中。不过，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星域图突然地消失，书面浮现出帕耶特司令官传来的传唤文字，杨摘下军帽，一只手抓了抓他的黑发之后，就从帕耶特的指挥桌站了起来，悻然地由舰桥走回走廊去了。帕耶特要他少做些多余的事，去调查一下将兵是否有精神不安或不满。“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似乎在这一次也相当不走运。

接下米克贝尔加元帅下达的命令时，莱因哈特的眉间跳出一道闪电，手有如古代名匠在盲目后仍投注全部精力去雕琢玉珠一般在颤动着。在身旁的吉尔菲艾斯非常明白那是因为愤怒而非恐惧。莱因哈特从未对比自己强的人、有力量的人感到恐怖。不久后那白手一掀，将命令书丢在吉尔菲艾斯前

面。

在投注视线的瞬间，吉尔菲艾斯的眉毛，无意识地将两端高抬起来。

“莱因哈特大人，这是……。”金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他的呼吸有点不规则。开了好几次无益的作战会议，竟然在最重要的时候，没有叫莱因哈特参加。

“没错，吉尔菲艾斯，是司令官阁下下达‘令人感激’的命令。要我们于十二时四十分，率左翼部队全兵力直线前进，攻击正面的敌人。”“可是，这有什么战术层面的意义吗？”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如此问道。不和其他部队连紧，让左翼突出于敌前也是无意义的。可确定的是将会遭受正面的敌右翼及左侧面的敌主力两面攻击，而在两面战斗的状态下陷入苦战。

“我们大概也不能期待中央部队及右翼部队的援助吧？梅克林格准将。”

“这么说的话，吉尔菲艾斯中校，在敌军将我们推入绝境前，我们就已经被自己人先踢下去了，是吗！”莱因哈特秀丽的脸颊发出了锐利的笑声。那是没有生命的大理石雕像绝对不会有有的。

“只有一个方法。一个让米克贝尔加元帅，还有他那些无能的亲信没办法安乐地观赏我们苦战的方法。”冰蓝色的眼眸，映出了体内的火焰，炽烈闪耀。

“我看得出米克贝尔加的打算。他是想借敌人的手来排除我，想在此牺牲之下获取胜利。既然那家伙有这种打算，我们也只有采取相当的应付方法了。”

莱因哈特已是毫不使用敬语地放言，对吉尔菲艾斯、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梅克林格四人放胆说出他的企图。

“……原来如此，真是大胆的计策，不过这会不会太过危险呢？”“这点早已有所觉悟，我自己也不想用，但是也别无他法了，难道要束手无策地落入米克贝尔加的计谋，犯下两面战斗的愚行吗？”其他三名在了解后离去，而后莱因哈特对吉尔菲斯露出了笑容。

“我明白，只有这一次。若是这么胜利，往后就不再用这种邪门歪道。”莱因哈特做了许诺。的确，使用这种奇策并非他的本意，正因这是事实所以对于逼他不得使用此策的米克贝尔加。莱因哈特是怎样也抱持不了好感。

II 帝国军有了行动了。同盟军是在 13 日探知到此事。

双方都展开为横形列阵、左翼部队对右翼部队、中央部队对中央部队、右翼部队对左翼部队，彼此间隔三.四光秒至三.六光秒的距离布阵。就像胆小的昆虫在伸展触角一样，逐渐地略微拉近距离，就在看来将以正面炮战开始这场战斗的时候，帝国军的左翼部队开始急速前进。因为其他部队的前进速度没有变化，所以看来左翼部队似乎都像是被半孤立了。而现在前进到他们几乎已不能称为左翼部队的相当前方的位置。

“要以倾斜阵做时差攻击吗？”这种疑问和担心，同时在全盟军的幕僚之间涌起。不过，就算是要这么做，左翼部分向前突出的程度也太过头了。这个样子，不就像是自愿成为被各个击破的对象吗？对于帝国军的动态，也给了杨威利准将不能理解的印象。以常理来看的话，应该视为是强调左翼部队的孤立，以此做为诱饵，企图诱发同盟军进行无秩序的攻击---的吧？只是，要做为圈套的话，也未免太过明显了，如果同盟军不上当而继续渐进的话，帝国军等于自己平白将全兵力的三成孤立敌阵之中。

或者是，仗着完全的连击，打算让左翼部队突然向顺时针迂回，而进

行两面夹击呢？“实在是搞不懂。”杨威利很干脆地退出思考的迷宫。帝国军的动态中，令人感觉到某些着眼于军事理论盲点以外的目的。不在实际开启战端之前，是无从去应对的。

此时，杨突然想到的是：帝国军该不是真的要让左翼部队孤立吧？如果说帝国军内部有着意见的不统一或指挥官的相互对立，而使左翼部队成了被友军离异的存在的的话……想及此事的杨威利，不久就向司令官提出意见，但帕耶特中将的反应相当冷淡。说起来，原本就是无法提出证据的意见，所以也许期待上级善意回应的人才是不对的吧。

“就算你的观测是正确的，要如何去确认呢？”“那么就试着向帝国军的中央及右翼部队攻击，来看看左翼部队的反应如何？如果左翼部队没有反应，应可证实他们帝国军内部确实有不协助调的现象。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提案立即被驳回了。如果事实和他的想法相反，帝国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的话，那么直进的同盟军中央部队将会把全身暴露在右前方来的炮火之下。

“也罢，做了薪水份量的工作了，其他的事就交给拿更多薪水的人去做吧！”有点夸大的自言自语，但实际来说，杨威利准将已不止再三地在能力水平之前缚手缚脚的了。更何况，这次的情形，连他自己也没有确切的自信，被驳回的理由也很正确，因此他亦无心去埋怨帕耶特中将的冷淡。

实际上，与杨威利的进言无关，同盟军首脑部也把握不了帝国军之动向的意图。和杨有着相同看法的人不是没有，但那就等于帝国军自己想找败仗了。同盟军不必多劳，帝国军就奉上兵力分散的果实，想来未免太过会为自己着想了。

如果给予同盟军充分而正确的情报，特别是在人事方面有着慎密的知识的话，他们或许就能正确地判断，立下正确且有效率的用兵方案，而将分为二部的帝国军各个击破吧。

结果，帝国军一连串的动态太过不自然，因而以同盟军首脑部所拥有的战术上的常识，只有将之判断为“这是圈套，不要上当。”以这一点而言，由米克贝加元帅订定，而菲尔格尔男爵也认同的作战，可说是暂告成功了。此时，米克贝加看着旗舰维儿驾米奈的荧幕，对同盟军不采取反应的状况感到满意。同盟军就这样，沉默地看着莱因哈特舰队无谋地突进。当然炮战的准备也已完成，在血气正旺的指挥官当中也有人主张先发制人，但终究是孤立的单一部队的行动，还是该弄清对方行动的意图再做反应---这样的见解会受到支持也是当然的吧。

而突生急变，是在十三日十三时四十分时候。

至今一直朝同盟军中央部队前进的帝国军左翼部队，突然向右转向。在帝国军与同盟军都惊愕地注视之下，莱因哈特大胆地在敌前进行回旋，就这样朝逆时针方向前进。

那是几乎让两军的地理感觉在一瞬间为之混乱的迅速行动。而再重新整理过的感觉，则挨了新的惊愕所给的一巴掌。现在帝国军主力与同盟军已经在无可回避的极近距离相对峙了，而完成常识外的回旋行动的莱因哈特舰队，已朝向同军左翼部队的左侧面，亮起凶猛的利牙，将部队展开。

“……！”在极近距离看到布满在荧幕上的人工光点群，两军的司令部要员们都说不出了。

“开火！”的命令由哪边先发出则就不知道了。对大部分的双方将兵而言，

由静到动的转换是太过急速了。宇宙立即被乱舞的火线切分成数万的细片，被爆炸的火球群挖出无数的洞孔。

“开始了。”看着荧幕，金发的年轻人发出观众般的感想。

“的确是，要叫我再做第二次可就不干了。”吉尔菲艾斯吐出几乎令肺部真空的叹息。如果同盟军反应迅速，或是预测到莱因哈特的敌前旋回，则莱因哈特军的左侧面将遭受致命的横击，而毫不夸张地，莱因哈特所率的右翼部队将有溃灭的危机。大概友军会眼看着莱因哈特军溃灭，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什么作战吧。

“我明白，不过，这可真是痛快。”莱因哈特以小孩般的口气同时嘲笑敌我双方。会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大概帝国军和同盟军都没想到吧。莱因哈特并没有无视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命令，他前进了，但可没人命令他得前进到最后。

大胆极了---梅克林格准将在心里咋舌不已。不过，比这奇策更值得赞赏的，是莱因哈特言明了不将这奇策视为大成功，而是用过就丢的奇术，不会再用第二次的这份战略家的见识。以少胜多、靠奇袭立战果这类的事，都只是门外汉不负责任的梦想，比敌方筹聚更多的兵力，将此兵力好好训练，并建立支撑此庞大兵力的经济力，才是战略的正道。莱因哈特深知此事。在战场上要以奇策取胜，事实上是最差的胜利方式。

同盟军左翼部队可说是同时被神与恶魔遗弃。他们一边和在正面展开的帝国军右翼部队炮火相交，不抵挡想由侧面绕往后背的帝国军左翼中的攻击。左翼部队曾遭到敌方左翼部队从左侧面攻击，根本是不该会有事情。

受部下深厚信赖的此方面同盟军司令官为波罗汀中将，他一从最初的混乱中重新站定之后，就以巧妙的火力集中，及坚厚防御阵的编成，勉强地防止了部队的崩溃。不过，帝国军的奇策在心里上造成的冲击仍是不小。

再三言明的，莱因哈特并不想再使用这种风险高的奇策。而在同时，在仅有一次的机会中，他打算获取最大限度的收获。那就是在取胜的同时，卖个人情给米克贝尔加等人。III“这金发的小子、金发的小子……”米克贝尔加元帅在不断交互着咒骂和咬牙切齿的声音。这位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洞察到了莱因哈特的企图，是要把帝国军主力从旁观者的座位上踢下来。

即使不是他，也不会察觉不到的。他的旗舰现在正在最前线面对敌人的火力，荧幕上映也毫不间断的火球群，舰体因为火球释放出来的能量乱流而不断地上下左右摇动。

米克贝尔加身为大军的指挥者，也有相对的用兵方策。他让莱因哈特的左翼部队突出，以引起同盟军疑惑，而后在全面交战时，牺牲莱因哈特部队，打算让其部队获取最后的胜利。

这个盘算在中途还进行得很顺利，但金发小子仍拒绝成为米克贝尔加算盘中的珠子，而玩弄出用大胆也不足以形容的奇策，使得利用者和被利用者之间的立场换了过来。敌前转向，而且竟然还就此长驱直入，绕到敌人的侧背！

冷颤在皮肤上奔驰。米克贝尔加感觉到额头与颈子上的冷汗。这种用兵不是平凡将领所能做到的，或许那小子是稀有的天才吧？不过这种想法在一瞬间消灭了。对太过年轻而一步登天的人那份难以去除的偏见，把一切都视为偶发事件。对莱因哈特而言，他的知己反倒是出现在敌方阵营。

这不是帝国军全体最初就有的战术方案，杨威利准将下了如此的结论。

帝国军主力那不亚于同盟军的混乱状况，如此地告诉他。如果从一开始帝国军就预定做倾斜阵战法的话，在左翼部队放胆地做敌前转向之后，帝国军就该对同盟军前方集中火力了。半瞬差池决定胜败，此后存在的就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杀戮了。但事情却未如此，表示帝国军左翼部队的行动对其他帝国军而言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么，他那没来由的直觉---帝国军内部有不协调存在---不就正中目标了？那坐份觉欠缺根据，因而连对他自己本身也欠缺着说服力，说来实在可惜。

不过，现在整个战况，就要看在同盟军左侧背展开的帝国军左翼部队的指挥官如何导演了。那位导演是何等人物呢？不由得让杨感到兴趣了。

话虽如此，现在可没有追求他个人兴趣的手段与时间了。帝国军的炮火，已经逼近他所搭乘的第二舰队旗舰帕特洛克洛斯，荧幕不断重复着大小火球的出现与消灭。

莱因哈特知道自己的胜利---所需要的不是确信，而是知道。只是，他的胜利是否能直接连结到全帝国军的胜利，仍在判断之外。毕竟他与帝国军非但没有相互连系，连统一的指挥系统也不存在，莱因哈特只有以战术层次去处理眼前的事态。

现在已经无暇去谈战术或用兵了。前线正处于混乱，炮火与战意化为滚滚热汤，煮沸了眼前可见的宇宙。聚集无数的舰对舰、小集团对小集团各个击破的景象，形成了整个战场。

双方的战力在伯促之间。阵形在此时也分不出何方比较有利---如果还有阵形可言的话。

帝国军看来正由主力与莱因哈特军(现在已经说不上是左翼部队了)，从正面与侧面对同盟军做半包围。但是友军之间没有连紧，同盟军在兵力集中度倒还强一些。若加强攻击的方向性，有可能完全截断帝国军主力与莱因哈特军，然却无暇立下如此的战策，只有做战术层面的攻防，结果使情况陷入混战状态。

在这混战状态下，唯一还保持有组织的行动及有秩序的指挥系统的，大概只有帝国军上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所统率的部队了。

对莱因哈特而言，在战略层面上做壮大的构想及计划才是本领所在，这是无疑的，但在被限于狭窄围中的战术层面上的处理能力也能表现得如此非凡，对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等人而言，实在是值得瞩目的。总之，在这难以收拾的杀当中，还完全具备武力集团之形态的，只有莱因哈特的舰队。而只要此一形态继续维持下去，莱因哈特将统率全战场上最强的武力集团，大概将会为这会为战斗带来最后的终结。

莱因哈特轻轻敲着站在身边红发友人的手，说道：“看吧，吉尔菲艾斯，米克贝尔加那家伙原本打算牺牲我来落个轻松，结果却是那个样子。”不过对莱因哈特而言，既然麾下战力的绝对数量少，他也就不能一直对友军的混乱与狼狈感到愉快。若同盟军在混乱中取胜，以成功地重编阵形的话，成为孤军的莱因哈特就难有胜算了。莱因哈特知道，胜利是战术上的计算及战略的累积结果。若不明白这一点，他何仅只是“骄傲的金发小子”，要本就只是只疯狗了。

“你认为如何？吉尔菲艾斯，我认为还不是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你的看法呢？”“是，我也觉得还早。”“理由呢？”“和莱因哈特大人相同。”

“喂，这说法太狡猾了。”莱因哈特发出清澄的笑声，吉尔菲艾斯也笑了。

“那我就说了。同盟军的势力还未被削弱，现在即使行动，也只会被卷入混战之中。再让友军多努力一下，让敌军消耗了能源之后，再给予致命伤吧。”“没错，现在还是得让米克贝尔加发挥一下老将的手腕才行啊！”此时同盟军也用了奇策，想出此案的是参谋长德怀特。格林希尔上将。

他向司令官罗波斯元帅进言，获得许可，从处于混战状态中的友军，苦心地挑出一支部队，让他们朝伊谢尔伦方向前去。

快速补上了被派开的部队的空隙，防止帝国军的渗透，表现出总司令罗波斯元帅的战术手腕。

“太漂亮了”连杨威利都脱口轻声说道。另一方面，离开战场的部队，一面向伊谢尔伦方面前进，一面故意发出电波，告诉帝国军自己的所在。他们的目的是诱敌，想令帝国军的精神动摇。

“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路被截断了！”恐惧的巨浪掩盖了帝国军。帝国军之所以能一再入侵同盟领地，是因为伊谢尔伦的存在，这是远征的将兵心理上的依靠。回去的路被截断，等于代表了灭亡。

同盟军不可能有那种余兵力。冷静地思考就会了解，但是此时能保持冷静大概只有莱因哈特了。

“那是伪装作战，不足为虑。”莱因哈特下了断定，但他的指挥权所不及的部队，则开始打算后退，而不断出现遭到正面的敌人击溃的例子出现。同盟军暂时脱出混战，看来在优势中似乎建立了全军秩序。

格林希尔上将的奇策，距完全成功还有足足一百光年，却争取到短暂的时间。

不过，那也真的只是短暂的时间。因为在三十分钟左右的时差后，帝国军的其他指挥官也有了与莱因哈特相同的洞察和见识，终究是尽力制止了部队的溃乱。

可怜的是往伊谢尔伦要塞做伪装作战的同盟军部队。算是完成任务的他们，绕过战场，想和友军的主力部队再会合，但被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指挥下大约同数量的帝国军舰队捕捉到，成为巧妙的侧背攻击的食饵，几乎遭到全灭。

接获罗严塔尔捷报的莱因哈特，也无法光替部下的武勋高兴。他的旗舰伯伦希尔的存在，引起同盟军的注意，而正受到攻击。

伯伦希尔的样子，正如同率领着大群的惊、鹰、隼等鸟群的天鹅。

同盟军将这白色的优美战舰，当成全帝国军的象征，在波罗汀中将的指示下集中了火力。攻击舰队旗舰打倒指挥官是战术上的常道，但也却有着使部下的心理昂扬的目的。凶暴的光之枪，朝着纯白而闪耀的伯伦希尔不断投掷过去，躲避攻击的战舰，在黑暗与光芒之间摇动。

“向左回旋，四十度！”莱因哈特不自主地叫喊着，对于热爱伯伦希尔的他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反应，但这却明显地侵害到舰长的职权。

伯伦希尔的舰长是由莱因哈特指定的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上校，此时他毅然地抬起脸来。

“阁下，关于本舰的行动，指挥权归于下官。希望阁下身为舰队司令官，能尊注于自己的权责所在！”被部下叱责的莱因哈特，眨了眨眼，看着舰长。白暂的脸上泛红起来，但那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羞愧。

“抱歉，正如卿之所言。伯伦希尔的指挥权在于卿的手中，我不会再插



嘴此事了。”舰队参谋梅克林格准将内心中松了口气。以前他在同样的场面中，看过对司令官直言的舰长被当场解除职务的例子。

这人只要有着容许部下直言的度量，前途也将无限地伸展如巴。梅克林格如此想着。

吉尔菲艾斯很高兴。莱因哈特能有承认己非的率直是令人高兴的，而有着能够不惧上司而直言不讳的部下存在，也是值得高兴的。他心想：莱因哈特选到一个好舰队了。

相对于优秀的上司，部下也被要求要有相对的能力吧。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担任着敌前转向的先锋与后卫，而使得莱因哈特舰队能保持完美的队形做迅速的移动。

“那位金发的指挥官可不会让我们太轻松的。”米达麦亚在自己的舰上如此想着，但他也为了有着能充分使用自己能力的上司之存在而庆幸。不只是他自己，他觉得那位年轻人将会让一阵强风吹过这几乎滞息的贵族优势的社会。罗严塔尔也略微表示：那位年轻人可并不只是期望升官得势而已。而这句话想来也似乎理所当然。或许那年轻人有着更强壮的翅膀，他的旅程还在遥远的彼方吧。

在过了十五日的二点后，同盟军的将兵在身心两方面都明显地缺乏能量了。因为睡眠不足及过度劳累，兵士们的判断力与集中力都极度低下，动作也变得迟钝且杂乱了。连保护自己的本能，都加速衰退似地，被下令做内部情报收集分析的杨威利准将实在看不下去了。

“让兵士暂且到密舱床内去睡一下，给予休息如何？”杨如此进言，但在“在此期间若遭遇敌袭，那要怎么办？”的理由下被驳回了。事情至此，他也发火了。战斗持久下去时，要如何让将兵取得休息，这方面的考虑不是司令官的责任吗？杨又再提出二次意见书，但一次被驳回，一次被忽视了，杨此时体会到没有指挥权的自己的无力感。

九月十五日八点三十五分。

绕到同盟侧背，不断蚕食阵形的莱因哈特舰队，开始采取中央突破敌军的战法。至此莱因哈特一直慎重地在扩展着安全范围，但在看到同盟军的物质精神、两面的能量都到达限界点后，一举转为攻势。

“如何？吉尔菲斯。”“是，时候是到了。”短短的会话后，莱因哈特下了决定，将至今一直做横列展开的麾下舰队，如同扇子合起般地重编为纵列，以米达麦亚的部队为先锋，要从同盟军的后背袭击。因为在后方确保了广大的安全圈，才能做这种重编，不过其速度之快也非寻常，同盟军无法应对其速度与尖锐。

米达亚可说是踢开了敌人似地急速前进。

同盟军被完全截断了。由全体的布阵来看，原本是可以反过来左右夹击纵列的莱因哈特舰队的，说来是如此，但他们已经没有应对的能量，因而急速向左右崩溃。

但是，帝国军主力此时也已受到充分的损害，如波罗汀、伍兰夫等同盟军的握督们，在自己的责任战区上，发挥了值得赞赏的用兵能力，甚至局部的压倒帝国军。

对于因为莱因哈特而逐渐崩溃的部队，伍兰夫给予强力的叱责。

“从后方被攻击的话，我们再往前进就好了。水向低处流，有什么好怕的？”伍兰夫的话，听来也许像是猛将应有的粗枝大叶，却是立足于对帝国

军各部队的强弱之正确判断以及企图安定友军精神的盘算。伍兰夫麾下同盟军舰队，对莱因哈特采取倾斜的躲避，就顺势杀入前方宙域，对米克贝尔加进行全面的攻势。很讽刺的，莱因哈特间接地对友军帝国军施加了难以抵抗的压力，帝国军发出哀叫似的求援信号。

“我们这次就见死不救吧。”一时，莱因哈特认真地如此想着。不过这小小的复仇快感并未持久。有着更巨大的目的，也有着不仅辅佐自己且共有此目的同志。被莱因哈特问及意见时，红发的友人回答了。

“莱因哈特大人应当会了解才是。十个提督的反应，跟百万兵士的感谢，是无从比较的。”“没错，正是如此，吉尔菲艾斯。反正我是被那些提督憎恶的。他们就被我救了，也只会觉得不愉快吧。但兵士们确实就不同了。”莱因哈特下了命令，再次做了超过常识的急速前进。而且是致密地计了方向和角度的结果。以曲线行进到战场范围边缘，突然跃出到同盟军的左下前方。

因此，对帝国军中央部队加以苛烈攻击的同盟军主力，于左下前方遭受莱因哈特舰队的锐锋，阵形一直溃散，被迫后退了四十万公里。连伍兰夫也没办法再维持足以对抗莱因哈特的阵形与兵士的精神了。

即使如此，同盟军首脑部仍努力避免溃灭。结果，同盟军不过只是被莱因哈特指挥的少数的一支部队所压迫，以数量反压回去就行了。如此设想后，将溃散中的阵形直接朝左方移动。而在那边有米达麦亚等着。

渥佛根·米达麦亚少将此时指挥的战力只有一五〇〇艘。由正面冲突的话，将直接连结一瞬后的包围与二瞬后的溃灭吧。

在后来指挥统率比此时多数十倍以上的舰队时也是如此，米达麦亚虽是勇敢且大胆，却非无谋愚蠢之辈。他以辛辣的战法，将同盟军诱入圈套。假装被敌人的兵力压迫而逃走，逐渐扭转同盟军的前进方向。就这样，在直进的莱因哈特舰队主力之前，同盟军以倾斜横队的形态通过。

同盟军受到右前方二点钟方向的莱因哈特舰队主力的炮火，一举损失了五〇〇艘以上的舰艇。不过右前方的各舰仍立即反应进行反击，但左前方的各舰仍追着米达麦亚急速前进，等发觉时舰列已经拉得细长了。在害怕孤立，急忙想反转时，被露出锐牙的米达麦亚部队袭击，被打倒在集中的火力上。

至此，同盟军已在莱因哈特舰队柔软之至的行动与战斗形态被玩弄，沦为可怜的存在了。

IV 九月十六日十四时五十分。

同盟军的损伤率已达到继续战斗的极限了。

第二舰队的司令官帕耶特中将，让幕僚们依序陈述意见，但举手的人全都主张撤退。他们都还保持正常，并非执着于败象浓厚的战斗而宁可失去一切的狂言者。杨威利准将保持沉默，但被司令官指名时，他如此回答。

“军人以逃亡为耻的，只有在舍弃老百姓的状况下。为期后再战而逃，一点也不可耻。掩饰败北，懒于分析败因，则更为可耻。”因为表情和口气都有着超然的态度，使众人要理解内容上的辛辣还得有几秒的时差。实际上，说这话的他本人在内心中也想着“我怎么自以为了不起地胡扯啊？”，不过无疑的这是正确的论点。

虽然不对杨的意见有所感动，但帕耶特中将将舰队司令部全体的意见向总司令提出，而后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对全军下了撤退命令。

“我军对不法且不当地进攻我国领域的专制国家之侵略军，善战而使其

企图遭受挫折。

因此，已达成抗战之目的，认定不需再为无益的战斗断送将兵之生命，全军返回归途……”在军宫梳洗室洗脸的杨听着这广播，心想这真是无意义至极的美丽辞句啊，却也没有愤怒与关心了。他所挂心的是那大胆进行近乎奇迹的敌前转向的帝国军提督，但这方面倒也无从去得知。只有暂且回到同盟首都，喝喝好久没喝的美味红茶，才是他所能期待的了。他想起由自己担任监护人的那个十三岁的少年。

尤里安·敏兹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待，泡一杯锡隆或亚露莎茶叶的热茶吧。比起勋章及升官，那可是更好的奖赏了。

罗波斯司令官的广播虽是美辞丽句，倒也不完全是虚伪的。帝国军进攻的企图的确受挫了，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害也不小。若除掉莱因哈特舰队不算，帝国军的将兵死伤率及舰队损伤率并不亚于同盟军。五月十六日二十时二十分，发出归还命令的米克贝尔加元帅已疲劳之至。

细算此次会战的开始到结束的一切，四舍五入后的结果，虽然是极不愿意，但自己确实是被“骄傲的金发小子”所救了。

要得出这个答案的要素之一，也是身为专制国家之廷臣的打算。在结果上，莱因哈特穿过各种人为的危险而活了下来。皇帝会照预定给这宠妃之弟继承罗严克拉姆伯爵的门第吧，而且一定会顺便慷慨地赐与一级上将的阶级。不管布朗胥百克公爵那些门阀贵族如何有权势，要拿来和皇帝比较可是愚蠢之至的。

自己对莱因哈特所做的事，也无法就此束之高阁而忘却，因此更必须贤明地做好事后的处理才行。反正只是一时的，弯腰的对象是皇帝，而非那小子，想到这一点，心中的不满也安抚下来了。

在米克贝尔加元帅有所结论时，菲尔格尔男爵出现了。他一开口就说：那小子还活着。

开始提及了军务尚书和布朗胥百克公爵形同密约的那一事，但住途中被打断了。

“就到此为止吧，菲尔格尔男爵。”米克贝尔加元帅毫不费力地发出不悦的声音。在疲累之时，还提这档事，令他不由自主地生气了。

“若是在战斗之中也就姑且不论，在战争结束后，格里华德伯爵夫弟却离奇地死去，皇帝陛下也会认为有异吧。若是下令追查真相，身为臣下的也不得不遵从了，那样也好吗？”“……”“前些日子，培尼明迪侯爵夫人被赐死的事情，你也知道吧。昔日独占陛下之宠爱于一身的侯爵夫人都如此下场了。你也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名族，还是该自重点。”菲尔格尔咬牙切齿地退下了。他虽也因战场的劳苦而疲累，但愤怒与执念更远超其上。

从旗舰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男爵开口说话了。

“我可以打赌。包括我自己在内，年轻贵族的素行都不足为道。若让那个金发小子横行下去，总有一天，银河帝国的所有廷臣，后悔的泪水会流满一池塘。

菲尔格尔男爵不是预言者。他不过是根据偏见与憎恶，自行描绘出最坏的未来图。而在二年后，他的预想全说中了。

九月十六日十二时三十分。帝国军也开始从战场脱离。经由伊谢尔伦要塞，返回帝都奥丁。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就如此结束了。这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军队在此星域最后的舍战。

此次会战，没有战略上的意义。这一点和今年年初的“第三次提亚马特会战”完全相同，和在一世纪半之间进行三百次以上的大多数会战也都没什么两样。特别是对自由行星同盟而言，可说是被迫的战争所带来的无奈的结果。

但是对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第20化的罗严克拉姆伯爵而言，这却有着确保晋升为一级上将的意义存在。而在视会战中他所建立的功勋，也成了他以缪杰尔这个姓所建立的最后功勋。

另外，对渥佛根·米达麦亚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等人而言，是他们在莱因哈特这位金发年轻人带领下的首次战役。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

“是……”“卿等的战斗相当出色，我很满意。希望今后卿等的才干与技俩也能继续活用下去……为了我。

后面加上的这一句，让灰色的眼眸与金银妖瞳都锐利地闪动。蜂蜜色的头与暗棕色的头都毕恭毕敬地低了下去。

“是……”“在阁下开元帅府之时，请切勿忘了我等二人。

对他们而言，私下的契约可说在此时已完全成立了。两位搓督从莱因哈特面前退下，暂时是不会再出现了。他们升进为中将，在下次与敌人交战时，已是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帝国元帅”麾下了。

……另外，对高登巴姆王朝而言，这也是一场给予将来的篡位者得到教勋与声望的机会，对自己的命脉挥下利斧的战争。听之，第四次提亚马特会战，可说是对几个人的个人历史而言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场战斗。不过这只限于帝国，例如对同盟军的杨威利而言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了。他要经验对他而言有意义的战斗，则是在五个月后的亚斯提星域。

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给莱因哈特的赞辞，比起莱因哈特对两位搓督的话，其中的诚意还不足百分之一。但终究是赞辞而非括责。元帅的善意是仅止于一时的，但就此他就确定可升为一级上将了。

回到伯伦希尔的个人房间内，莱因哈特对红发的友人说：“全都是靠你的，吉尔菲艾斯，帝国军又胜了，又可以向姐姐自夸了。

“胜的不是帝国军，胜的是莱因哈大人您。

吉尔菲艾斯所说的不是奉承。他至死都未奉承过莱因哈特，因为他知道那对莱因哈特并没有好效。他只说发自内心的话。

但莱因哈特摇了下头，豪奢的黄金色头发掀起一阵风。他那冰蓝色的眼眸活力地回答红发的友人。

“不对，吉尔菲艾斯，不是那样，胜的是我们。

这也是发自内心的话。他从未想过要独占战绩，成功、劳誉、还有伴随而来的一切事物，他都打算与这红发的友人共享。已经有数年他们都共有着过去，他们也必定能共有未来的。

两人并排坐在长椅上，透地盛明墙远眺星海。这是他们目前渡过的海，也是将来想要征服的海。星星闪烁，波涛涌起，沸腾的能量掀起无声的潮音，投向莱因哈特意识的原野。

此时，莱因哈特只想着自己将获取的事物，对于将失去的，他什么也没去想。他只想着向远处、高处飞翔，而从未想过舍坠落地面的事。他一个劲儿地相信着自己的翅膀够强韧……充满充实感的疲劳捕捉了他。他打了个小小呵欠，闭起那有着长睫毛的眼睛，把黄金色的头靠在吉尔菲廷的肩上，坠

入舒畅的小夜曲之中。

## 第一章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

！这一年，历史仍踌躇在惰性的淤水中，看来还未打定主意，究竟要往哪个方向流出。

由日后来回顾，这一年是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这两个相敌对的恒星间国家的末期，历史已经朝向新的时代开始鸣动了。但是，人们的意识仍未从一世纪半以来的催眠状态中醒来，重复相同的事，流血的钟摆运动，被认为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抗争与和平的交错调和。这些都使人们的思考失去了弹性，把明天放在昨日的延长线上，而对此不抱持任何疑问。

宇宙历七九四年，帝国历四八五年。这一年也和过往的许多年一样，让高登巴姆王朝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掀起了数次战火。

而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凡佛利特星域会战”。

凡佛利特星域，是位于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侧出口周边的恒星系。有着八个大行星、三百余个小行星、二十六个卫星，但却没有氧气和水，而又因为太过接近与帝国交战的边界，并未进行任何移民，而任其荒芜地放置不管了。

恒星凡佛利特本身也不稳定，没有人甘冒自然的严苛及人为的危险而来此居住的。

在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重复着互吼互啮的五万个日子以上的历史当中，至今凡佛利特星系几乎完全没担任过任何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恒星凡佛利特有自我表现欲的话，那么也许在这一年终算是有所满足了。在“会战”上面冠上“凡佛利特”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参加此次会战的银河帝国军的军官中，有着名为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金发年轻人。

帝国历四八五年、宇宙历七九四年三月。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年届十八岁。阶级是准将，在十字头的年纪就被称呼为“阁下”。关于这个事实，当事者的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周围的人，特别是对由门阀贵族出身的军官而言，这几乎是会令他们呕出刚吃下的餐点的一件不快之事，而较敏感的人，也许还会略为感受到时代朝向灰暗险恶的方向移动的预兆。此事对莱因哈特自身来说，当然不会有所不悦，但倒也没有别人想象中那般地高兴。对他而言，准将、甚至于元帅，都只不过是达到目前的一段阶梯罢了。

莱因哈特也没想过要在哪儿坐下来，一边欣赏下方的风景，一边啜饮咖啡。

他是不知疲劳与停滞，充满年轻活力的人，他找不出休息的价值何在。

经常跟随着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也在十八岁当上了上尉。

平民出身，而且只毕业于幼校而未进入军官学校的人，在十字头的年纪当上上尉也是没有前例的，但终究对莱因哈特的反感与恶意都太过巨大了，因此朝向吉尔菲艾而来的负面情感，在质与量上也就比较淡薄了。

吉尔菲艾斯要求自己成为仅年少他两个月的莱因哈特的忠实且坚固的

盾牌。但实际情形却有些相反，莱因哈特异常的荣达，其光芒掩盖了吉尔菲艾斯快速升进的事实，结果使得吉尔菲艾斯免于受到嫉妒反感的侵攻。当然，莱因哈特的荣达也是吉尔菲艾斯升进的原因，这一点原本也就无从否定。

总之，这方面事情，越想越复杂，简直是纠结不清，不过这种复杂，莱因哈特根本不去理会。

“准将可真是半吊子的地位啊……”莱因哈特不得不有此想法。至少得升到中将，才能获得指挥统率一万艘左右的舰队之权力。若能动用这么多的兵力，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武勋，对整个战局也会有不小的影响。

莱因哈特之所以会选择军队作为荣达的道路，是有许多的理由的。上前线去立下武勋，能比较快出人头地这种说法是对他人所做的说明，这并非故作虚伪，但在莱因哈特那秀丽的面具下，还藏着更大胆不逊的理由。他，立志在将来，要篡夺高登巴姆王朝，成为名符其实的宇宙霸王。假设说他以文官的身分在宫廷内荣达，而即使登上国务尚书或帝国宰相之座，这种权力，只不过是过一日之间就有可能被门阀贵族掀倒的权力罢了。获得了最高的地位与权力，想要继续去保有它，武力是必要的。而且得是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力。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登上至尊之位以来，绵延五世纪的银河帝国的历史，是由腐败、不公、强夺、少数支配这四种墨水来记录的。偶时会出现被称为名君的支配者，略为调稀了墨水，想把他之后的历史以不同的颜色来记载，但那终究只是少数的例外。要规正社会构造本身的扭曲，必须经由武力作整体构造上的破坏与重建。莱因哈特确信能成此大业的除了自己，别无他人，但原本说来，会想做这种事的人也只有莱因哈特了。

这就是莱因哈特希望以军人的身分去飞黄腾达的理由。但在这之下的最深处，有着连莱因哈特本身都未意识到的一条必然性的大河在流动着。而心腹挚友吉尔菲艾斯十分明白这件事。那就是莱因哈特是个天生的军人，以战取胜、以流血去获得，在这其中有他最高的价值感。

三月二十日，眼前即将与同盟军交战的帝国军旗舰维儿贺米奈上，前来出席将官会议的莱因哈特那华丽的容姿，刺激了一位人物的视觉。

那是去年就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古雷高尔·冯·米克贝尔加元帅。自从军官学校首席毕业以来，有着三十五年的军历，家世上也是伯爵家的次男，总之以银河帝国的高级军人来说，算是鼻尖上挂着近乎完美的履历书的人物。他以疑惑的眼神斜视着副官。

“那个金发的小子是什么人？”被元帅质问的副官，立即翻过脑中的人名录，查了下容貌、人名、阶级及履历，将结果向长官报告。

“哦，那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吗？”到今为止，在米克贝尔加元帅及莱因哈特之间，阶级的差异成为一座小森林似地横阻着，遮去那令元帅觉得不快的光景。空有名号的贵族、门阀社会中的异分子，终于升为将官，侵入到他的视界中来了。米克贝尔加元帅是很自然的保守主义者，对于皇帝的宠妃之弟没什么经验就当上将官的事实，实在无法抱持好意。而副官则比较有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基准，他请元帅留心一些，再考虑一下该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配置在战线的何处。

“不过是个准将的人，身为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我还得特地用心去考腹要把他配置在哪里吗？”如同远雷的巨响般的怒声，从元帅的齿际泄了出来，副官全身露出了惶恐的样子。米克贝尔加对部下而言并非是个暴君，但当然

也不是个圣人，前任的副官只四十天就被更换，转至闲职，因此，现在的副官兹因玛曼中校得先留心的不是元帅在宫廷的地位，而是自己的地位了。

米克贝尔加元帅又再度将那不悦的视线朝向莱因哈特。假若他有预知能力，此时也许正处于冬眠状态吧。如果说他承认莱因哈特有某些非凡的部分，哪也仅止于其外表了。

三月二十一日二时四十分。在银河帝国军及自由行星同盟军之间，交换了最初的炮火。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那一瞬间开始了。

参加此次会战的兵力，帝国军为舰艇三万二七〇〇艘，将兵四〇六万八二〇〇名。同盟军为舰艇二万八九〇〇艘、将兵三三六万七五〇〇名。是超越前几年来所有战斗的大规模兵力集中，而在战斗状态终结之前，合计达三亿人次的兵力集中，在这没有任何价值的星系展开了。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战史书上所载，其后半比前半更具特征，在前半，那不过只是极为平凡的舰队战而已，但到了后半，在分散的各行星的大气圈内连续着小规模但却重大的战斗。其结果，使得两军在四十天之后才得以从这星系完全撤退。

两军都主张着各自的“胜利”，但这在一五〇年以来的双方交战中，并非是什么少见的状况，反倒是一面倒的胜败分明的状况，在这长达一五〇年的两军交战中，才是属于少数的例子。

被莱因哈特冷笑地评为“战争游戏”的状况，被认为仍将毫无尽头地不断延续下去。

II 莱因哈特直属的长官名为利赫特·冯·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同时其也莱因哈特直属的长官是名为利赫特·冯·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同时其也身为子爵家的家主。年龄为七十六岁，虽被称为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依莱因哈特所见，不过只是军部内处置不掉的老弱残兵罢了。连米克贝尔加元帅也为了要如何处理这无能的年长者而困惑，会想将他配置在后方，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一点上，莱因哈特的想法也是相同的。

“那种老人活着，根本是在浪费氧气。怎么说也该早点引退，别给他人添麻烦，才不至于落个晚节不保。...”莱因哈特虽作如此想，但到了七十过半的年纪还固执着现役，看来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至少还是有着相当充分的战斗欲，面对想把他的舰队配置在后方的米克贝尔加元帅，一直执拗地抵抗，最后终于.....“若我已是对帝国军无用之身，那活着也无意义了。既是如此，我就自己了结身命，不给诸位多添麻烦，干脆了当地退场吧。”如此不悦地放言，甚至看似作戏地取出了手枪来。虽然明显可见地只是场闹剧，但米克贝尔加却无法就此放置不管。原因之一是，这位老人是从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一直担任着侍从武官，在为其调解与父帝之间的关系、关照女性方面的事、处理金钱上的纠纷有着实绩而获得皇帝信赖的人物。

佛瑞德里希四世也曾下此诏言，虽是闭口未答，但米克贝尔加元帅是不能把这老将当成废弃物处理的了。光是如何处理格林美尔斯豪简一人就令他感到烫手了，也难怪他无心再去理会如何安排莱因哈特了。

对莱因哈特而言，在到达米克贝尔加这拥护旧体制的城壁之前，他必须涉过格林美尔斯豪简这滩古沼。而且这古沼泥沙蓄积、水草杂生，即使是莱因哈特的快腿，也不是能轻易通过的。

开战之前的舰队司令部会议中，莱因哈特是孤立的。他已经习惯于孤

立。

了。充满敌意与偏见的孤立，在十八年的人生中已经历过无数次了。无关于四季的变迁及场所的转移，孤立是莱因哈特的人生中，被添加的一股辛辣药味。

不过，在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中，莱因哈特的孤立，可说是一种很奇妙的味道。那就如同在暖和的晚春之夜，无人作伴而举杯独饮般的印象。

“火炮的绝对数不足是事实，不过，司令官阁下，此方面可用机动力来加以弥补。在这个轴点配置炮舰，而在十小时后将其移动的话……”“嗯、嗯，好意见。”以祖父称许孙儿般的表情，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点了点头，但却未采取莱因哈特的进言，而将他自己构想的“老练的”作战作了指示，结束了会议。

摆正姿势、目送老人离去的背影的莱因哈特，在退出之后，对红发的好友发泄着不满。

“吉尔菲艾斯，现在的帝国军正在奏着低能、无能、无知及颓迷的四重奏。

之所以还能不招致大败，不过是因为敌人和我军是同样水准的。如果敌方有人能有我十分之一的脑细胞，什么伊谢尔伦要塞，早就落入敌人手中了！”一手把奏呈摔在桌子上，莱因哈特如此说着。

“啊，真是，我若是元帅，若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话就好了，绝不会再有这般愚蠢的事。”“您不会有驳回有能的部下之进言的狭量行为吗？莱因哈特大人。”莱因哈特流畅地抬起脸来，使得豪华的黄金刘海朝向天花板，形成一道闪亮的小瀑布。

吉尔菲艾斯的一句话，中和了他的怒气。

“吉尔菲艾斯！”“在，莱因哈特大人。”“我讨厌别人说教。”“非常抱歉。”“咦？为什么要道歉，吉尔菲艾斯。你是对我忠告，又不是对我说教。”以恶作剧般的口气放言之后，莱因哈特白皙秀丽的脸闪过了后悔的表情，用反倒较为严肃的口气，修正了他自己的发言。

“我是开玩笑的，吉尔菲艾斯。”“我明白，请不必在意。”在远处将这光景映在眼球中的一位战斗操作员，口中念念有词地，拨了拨戴着耳机的头发。他想起了一八〇〇秒前和战友之间的对话。“我们这艘舰今天就要完蛋了。舰队司令官是个七十六岁的半死人，分舰队司令还来了个十八岁的菜鸟。军部上层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真是……”“平均起来可是四十七岁。可不正是最有干头的年龄吗？”

“傻瓜！所以我说那个什么‘平均’的，根本不能相信的啊！…对兵士们而言，既然不是自个儿愿意来到战场的，为了活着回家，的确是需要个有能的长官的。自己的生命得托付在他手上，而这延长线上还攸关家庭的幸福。无能且无为地让部下丧生的上司，是比敌人更可恨的存在。实际上，在战场被部下枪击而死的军官，在这一五〇年间，大概超过一万以上了。

莱因哈特原本也是以实绩赢得部下的信赖的，但在新配属来的部下们眼中，还是难以寄与全副信赖的。

“哼，那不是脸长得好看而没其他能耐的小鬼吗？去当个宫内省的书记官，于个舞会筹备人员不就好了，干嘛还来这种相互杀的地方，可会落得让那引以为做的脸蛋受伤的下场。”这些可还是比较有修养的坏话，再听下去，那可是会伤及莱因哈特身为人类之尊严的丑陋恶劣坏话的隐花植物群，一团



团地在阴暗、潮湿的不洁土壤上群生着。莱因哈特的度量并没有大到可以将那些未基于事实的诽谤，笑了笑听过就算了或是说他不是那么无原则的，因此，听到伤害他自己或姐姐安妮罗杰的名誉外诽谤时，他绝对不会就此无视，关于这一点，吉尔菲艾斯也只能尽量不让那令人极为不快的诽谤侵入莱因哈特的知觉领域，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对吉尔菲艾斯而言，莱因哈特与安妮罗杰的名誉，其重要性的顺位是更先于他本身的存在，当莱因哈特要挺而维护自己的名誉时，吉尔菲艾斯是没有理由去阻止的。不过，当莱因哈特激动、喷火，而那熔岩会有害于莱因哈特自身的时候，此种事态的处理就一直是吉尔菲艾斯所肩负的一件极重大而有其必要的任务了。

“攻击！”莱因哈特将这句话封在他那端正秀丽的唇内深处。开战已经过了二小时，他仍未接到加入会战的许可。冰蓝色的眼光之箭刺上了舰桥的荧幕，为了抑制高亢的战意，他只有把两手紧紧握着。

帝国军的总指挥官米克贝尔加元帅，似乎是把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列于战力之外，而对同盟军展开作战。这一点莱因哈特已然看透了。而更令他不悦的是：若是自己处身于米克贝尔加的处境，也会做同样的事吧自己这样的想法。

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位于帝国最左翼。面对同盟军的凸出阵形、帝国军采取凹面阵形，而且因为战线少有变动，只有右前方的诸舰与敌人进行炮火的应酬，使得全舰队的八成化为游兵。

“为何不对那个宙点集中炮火！”莱因哈特几乎要咬牙切齿了。从荧幕与立体坐标显像幕所得到的视觉情报综合起来，莱因哈特对战局整体的现况，能极尽正确地把握、解析。依莱因哈特所判断，将全队前进六光秒（约一八〇万公里），向二点钟方向旋绕并集中炮火，就能给予敌方右翼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现实上，莱因哈特指挥下的兵力只有巡航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三〇艘、炮舰二十五艘，飞弹舰十艘而已，莱因哈特要对整个战局产生影响力，还需要这五十倍左右的兵力。

格林美尔斯豪简有那样的兵力。不过，这位无为的老人，并未想要加以活用这东西来主导整个战局，被米克贝尔加元帅视若无物，但他并不打算以行动作为反驳，会被看成无实权的官吏也是理所当然的。

莱因哈特仍有个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对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在格林美尔斯豪简麾下，令莱因哈特觉得难耐，但吉尔菲艾斯则以为，被配属到更恶劣的指挥官之下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至少比遭遇积极的恶意要来得好这件事应当由这方面想的，吉尔菲艾斯为了其金发友人而如此地认为。

“莱因哈特大人，请千万不要焦躁。要以短距离赛跑的速度来跑完长距离是做不到的。”虽然觉得是陈腐的说法，但吉尔菲艾斯仍只得以此来抑制好友的霸气。

莱因哈特也谅解到吉尔菲艾斯语中的含意，但口舌上仍是不饶人的。

“看看洛林美尔斯豪简那个老头子，跑了四倍于我以上的人生距离，却是一事所成，不就只是在平白提高提督们的平均年龄的数字而已吗？”莱因哈特本身常常在轻蔑他人，但因为表现得正大光明，批评也有所根据，因此从未有阴沉的印象。吉尔菲艾斯有时也为之绽出微笑，但莱因哈特本身当然并非是在说笑的。

而到了五时三十分，迟钝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仍是保持其一贯迟钝地，由所配置的位置开始前进了。

“格林美尔斯舰队移动了。”七十六岁的老提督因为姓太长了，所以连友军也不时以略称来称呼，这也表现出这位老人不太被军部内所重视的情形的一端，接到总司令部操作员这个报告的米克贝尔加元帅，并没有指责操作员的无礼。因为他本身就跟任何人都要轻蔑这位老人。他交互看着银幕和立体座标显像幕以那不带任何好意的眼神。

“那个老人反应太慢了。现在移动也没什么用了，只是在浪费能量。”米克贝尔加元帅不由得为之咋舌。莱因哈特的观点倒就不说，以客观的评价而言，米克贝尔加倒也不是那么无能。他未曾犯下致命的失败，而自从他坐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之位以来，帝国军的势力圈也未有动摇过。

米克贝尔加只是啐了个舌就了事了，而莱因哈特则是涨红着那张原本白皙的脸，为了忍住咬牙切齿的心情而咬着那淡红色的嘴唇。他那支小小的战斗集团，被友军阻挡住那轻快的行进，一群具体表现出“迟钝”的强袭登陆舰，挡住了莱因哈特的前方。为什么在这种位置强袭登陆舰？舰队整体的行动速度欠缺统一，指挥与运用产生混乱，这说明了格林美尔斯豪简不但欠缺战术能力，而且根本是缺乏对战斗的构想力。

“不过，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也参加了这次会战，应该是因为判断出地上战斗的可能性很高，才会如此吧！”吉尔菲艾斯要莱因哈特多加留意。他所说到的名字，是一位有着二公尺的身高及相称的立体状筋骨的魁伟人物。

“哼，奥夫雷沙吗？”莱因哈特无礼地直唤比自己高上四阶级的人物的名字。如果不是在围绕着指挥席的遮音力场之中，则他的声音将被一打以上的部下听到吧。奥夫雷沙的勇猛该说是凶悍，连同盟军也是众所周知，他们忌厄地称奥夫雷沙为“碎肉制造者”。莱因哈特对他的评价也与此相差无几。

“吉尔菲艾斯，如果你和那碎肉制造者交战的话，会赢吧？”“可不大有自信。”吉尔菲艾斯笑了。就莱因哈特所知，这红发友人在肉搏战技方面，也有着世界罕有的力量，在一对一的战斗中未成为败者。莱因哈特在这一点也是相同的，但还是输吉尔菲艾斯一截吧莱因哈特自己如此认为。红发友人的回答似乎使莱因哈颇为扫兴，闭上硬质的唇，将视线转向荧幕。

在荧幕的一角，可以看到舰队旗舰奥斯特法连的小小舰影。若把那舰影扩大，透视其舰桥，就能看到正与参谋长交换意见的那老将的脸吧。

“阁下，对于无视司令部意向的那小子要如何处置呢？”“嗯！你在说什么事？”“那个金发的小子。”“怪了，有那么一个人吗？”老人侧过了头，颈骨发出了声音。好像是缺了润滑油的老旧机械。

“下官是在说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弟弟。

总司令部都如此讥讽地称呼他的。”“那可就令人不怎么同意了。”老人缓缓地张动嘴巴，使参谋长也确认了他还活着。

“是这样吗？”“金发又不是什么坏事。而太过年轻也不是他本人的责任吧？把这样的事拿来恶言恶语，可令人不怎么能赞同了……”姑且不论老人的真正心意，总之他是抚平了对莱因哈特的诽谤。但莱因哈特无从得知老人为自己辩护的这件事。

“可以阻止住敌军的攻势。就是这边，在此布下火线的话，和我军中央部队就会形成十字炮火网，不就可以扫平敌军了吗？那个老头子连这个也不知道吗？”如果帝国军中有个千里眼的话，也许会把莱因哈特此时的言行视为“忘恩负义”吧。

“您也不必那么生气吧，莱因哈特大人，无能的长官们或许也是有其存在意义的。”“存在意义？你说那种家伙有什么存在意义呢！你是说让敌人享受着不应有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存在意义吗？”正是如此吉尔菲艾斯含笑地回答，因为莱因哈特把他们失去的东西再夺回来，相对地也就强化了莱因哈特的地位了，莱因哈特了解友人的意思而点了点头，但表情上仍漾着微量的酸味。

那是颇为复杂的心境。莱因哈特希望得取胜利和成功，但因为对方的弱化而使此目的容易了起来，他不禁会因此感到不满。从十五岁初阵以来，莱因哈特在战场上渡过了一千日以上的的时间。在前线与敌军交战，在后方则与友军对抗”其间感觉到死神的冰冷气息之次数，早已是用两只手也数不完的了，而且莱因哈特从来也未曾畏惧过。

在荧幕上，映出了凡佛利特星系的太阳。第二行星的影子叠在上面，使恒星本身形成全日蚀的状态。黑色巨大球体的边缘，着金黄色的环，在宇宙的一隅绘出了光与影的极端对比。

“看吧，吉尔菲艾斯，那个太阳就和银河帝国一样，只有表现看来是金训闪闪的，核心却腐蚀得漆黑一片。”吉尔菲艾斯没有开口回应，而在莱因哈特身后一步的位置上，注视着黑色的太阳。莱因哈特一甩头，豪华的金发如同移植日冕的一部分般，发出了燃烧的光彩；“真希望出生在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在位的时候，那样的话，也就不缺敌手了。现在在我面前，只有无能的友军，以及同样无能的敌人。如此下去，吉尔菲艾斯，我也许不到十年就能取下宇宙了。”“莱因哈特！”“啊，我明白的，吉尔菲艾斯，自大才是最大的敌人。我不过还只是一名指挥一百艘单位舰艇的军官，说这种话未免过于滑稽了。”低着头，有点难过地笑着，莱因哈特轻轻拍着红发友人的肩膀。肩膀要比莱因哈特的肩膀高上五公分左右。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战场更是开始呈现出混沌的局势。帝国军与同盟军的各部队，各自分断，孤立，无秩序地交错分布，前线错综复杂，要把握相对的关系位置变得困难了起来。

几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作成完全的战略解析。

帝国军与同盟军，彼此都从战力当中分派出相当大的部分，尝试进行迂迴进击，也就是绕过敌阵的周边，攻击其后背，而进行由前后挟击的作战，若是成功，将会成为很具效力的作战方案，而长留战史吧。

“不过，终究是如果成功的话……”莱因哈特说了句不顺耳的话，身处战场却不能参加战斗的状况，早就令他不满了。特别是这种大军绕回行动，其实可说是莱因哈特最想去尝试的作战了，因为他对米克贝尔加元帅的力量并未给予多大评价，所以要是让这个特权派军人完成此一作战的话，莱因哈特一定会被勾起更大的不快感。

帝国军与同盟军都在不了解彼此兵力配置的状况下，强行推动自己的作战计划，在这些无秩序的行动当中，莱因哈特假想了敌方的行动线，尝试从后背加以炮击，但既不能期望友军的援护行动，又有着被孤立的危险，只得就此放弃了。

这究竟是第几次了？莱因哈特不禁大大地咋舌，他本身进行符合战略的舰队运动，却因为僚军不加呼应，结果莱因哈特就被孤立了，而若要避免此事，就只得追随僚军的动向。骏马被迫与乌龟同行，那种不耐烦的心情，使莱因哈特那冰蓝色的眼眸加上了一份粗暴。一队同盟军无戒备地从他的前

方通过而去。莱因哈特却只得束手干瞪了。

“吉尔菲艾斯，这场会战中，不会有单方面的胜负的。”把那黄金绢丝般的头发，以白皙的手指不停拨动着的莱因哈特不高兴地预言了。吉尔菲艾斯可以理解他的预言所根据的是什么。帝国军与同盟军若集中主力就可以击碎敌人，然而却为了炫耀用兵之奇而进行绕回运动，使兵力毫无意义地分散了。这的确是壮大且对用兵家而言相当有魅力的作战，但进行绕回运动的部队与主力部队之间，若没有保持相当紧密的连击，则将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对莱因哈特而言，最令人傻眼的是，由于敌方的作战指挥及舰队行动水准都是帝国军的近似值，形成了战力上的均衡，因此他可以预测到其结果将使战斗的终结更加地延迟。

“自称为同盟军的叛乱集团那群家伙。一定也在思索着如何把陷入泥沼里的手拉回来吧。这就是未有胜算就玩弄兵事的报应。”莱因哈特的恶言是基于正确的状况掌握而发出的。事实上，此刻在同盟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罗波斯元帅，正幡居于不悦的沉默深处，幕僚们则拼命地在解着自己所立下的方程式。在历次的计算错误下，数字逐渐脱落。

“第六舰队通信半断，第十舰队去向不明。”这样的状态，倒不如说是总司令部远离了实战部队而处于孤立的状况。

总司令部慌忙地想重新集中兵力，但要和正在进行绕回运动的友军连络，就必须经由通信波贯穿帝国军的阵线才行。

好不容易才在二十六日后成功地以太空梭发送通信文，而正在进行绕回运动的第五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中将，决定无视这反转归队的命令。

“可是，我们不能对总司令部的命令佯装不知，要如何回复呢？中将。”

“我们迷路了。”“啊？”“就回覆说第五舰队迷路了。不，没有回复的必要，被敌人知道就麻烦了。让太空梭的乘员们喝些酒，好好地睡一觉就成了。”同盟军舰队司令官中最年长的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拍了拍略带不安的通信员的肩膀，以顽童般的表情眨了一只眼楮。

就这样，同盟军第五舰队继续着独自的绕回运动，而其结果，在日后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功效。如果在此时，勉强地反转归队的话，将直接面对帝国军的本队，而且侧面将遭遇帝国军绕回部队的攻势，将会遭到重大的损伤吧。

比克古老练的判断算是奏功了。

IV 包括莱因哈特小小的麾下战力在内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仿惶在凡佛利特星域外缘三十小时之后，经由总司令部的指示，暂时盘据在第四行轨道宙域。在将官会议的席上，他对部下如此说道。

“我和叛乱军交战了五十六年了。而从以往的经验来说，一旦陷入这种混沌的状况，是很难轻易地就能有最后的了结的。只有暂时退兵，重新整编全军的秩序，再重头展开战斗了。若是没有重头来过的机会，那么这就是结束了。”这种程度的事，得花半世纪才能体会吗？莱因哈特心中有想要如此怒斥的冲动，他想大声说一句：军队不是老人痴呆患者的疗养所。若是现在马上和这老人交换地位，掌有一个舰队的指挥权的话，就会让后世承认此次战役是帝国全面的胜利。他虽是这么想，但终究是不能说出口的，涨红着脸的他也只有调整呼吸，沉默地忍耐了。

在四名少将和十四名准将从旗舰的会议室退出之后，只留下了莱因哈特一个人，因为他的小舰队受命做前往负责区域的航路设定。在一阵商讨确

定之后，七十六岁的老提督，仔仔细细地注视着金发的年轻人。

“你确实是太年轻了。今年几岁了？”“十八岁，司令官阁下。”这已经是不仅一次地被问，也已经是不仅一次地回答了。表面上虽然是完全地谨守礼仪，但对老人的健忘，莱因哈特当然是不会抱持好意的。老人似乎也未感应到莱因哈特潜藏的恶意，而沉稳地点了点头。

“我也曾经十八岁啊。”当然啊莱因哈特在心底如此回答着。老提督眼神如同透过时间与空间的面纱，朝向错误的方位射去。

“那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吧。”“……抱歉，该是五十八年前吧？阁下。”“啊，也许是吧，就当是那样也无妨啊，反正也不是多大的问题。”的确不是多大的问题。莱因哈特恶意地同意这句话，一位无能的老军人的年龄即使被弄错了十岁，对历史又有什么影响呢？“缪杰尔准将，你有着我十八岁的时候所想要的一切啊。真是令人羡慕。”“呃...”“十八岁的时候，我是军官学校的学生，但不是最好的，而只是个平庸的学生。当然，也不是个美男子，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而你却有着这一切，实在令人羡慕。”莱因哈特为之踌躇。为这无能的老人感到踌躇，使他感到惊讶与不悦。

“不过，阁下不是有子爵家出身的名誉吗？而我只是空有贵族之名的帝国骑士。”“我是三男，因为两位兄长战死，才得以继承子爵家的。若是兄长还活着，我就只能受封个情份上的男爵封号，就这么被帝国饲养到死吧。我看到你，缪杰尔准将，实在令我我觉得光辉灿烂。”“……属下惶恐。”莱因哈特确是年轻俊美。生命力与才气更从其内部使他在外形上的美更增添一份光彩。

若是莱因哈特长得一副丑怪的容貌的话，他的人格形成，或许就将循着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而完成了。但是现在的莱因哈特无论何时，处于何种集团，都是当中最美的存在。或许正因为那无从比较的美貌，反倒能使莱因哈特无视自身的美貌。莱因哈特的美貌不是他的努力或不断修练的结果，而是遗传子微妙且善变的运作，或者是司掌美的某个人物的偏心，才给与了他如同神祇一般秀丽容貌。总之这些全都是被给与的，而非他去获的。

才刚迎接十八岁的莱因哈特，不了解面临衰老的人的心理。充满才智，身兼天才与智慧的莱因哈特，不能了解无能者的心境。有着闪亮动人的容貌的莱因哈特，不会有着和丑恶容貌的人相同的想法。关于这一些，都是他至今未曾想过的。莱因哈特只注视着自己的正前方，快步走去。那倒是单纯且直线的生活方式。而其智能之高与志向之大，则是另一个次元的问题了。对莱因哈特而言，高登巴姆帝室与其周围的门阀贵族，全都是敌人，是寄生在社会的毒虫。这个基本的认识和教条主义式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多大差异。

不过，莱因哈特的意图是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而不是要废止帝政，当自己取得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地位与权力时，不会做和他相同的事，这是莱因哈特的决心与价值判断。

门阀贵族的一员，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的述怀，也许并不是如何地深刻的，但却给予莱因哈特那颇为僵硬的门阀贵族观，一定程度的刺激，使他对这老人的见解略为软化了。

像凡佛利特星系这种无人的恒星系，经常会有不将行星及卫星取上固定名称的例子，例如，凡佛利特 4=2，是指凡佛利特星系第四行星的第二卫星。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被配置的宙域，正是在凡佛利特 4：2 的轨道上。

那是附随在直径十二万公里的瓦斯状行星旁边，有着固体地壳的天体，

直径二二六〇公里，被冰、硫酸氧化物及火山石复盖的不毛无机物床。重力系数为0.25G，对舰艇的离着陆耐重力负担也很小。有微量大气，氮气为主要成份。

在这个与生命无缘的岩块，把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配置在此，作为对付同盟军的贵重预备兵力，是帝国军总司令部的用意，但米克贝尔加元帅真正的心意，除了把只会形成干扰的老人与其舰队隔离之外，也就别无他意了。

洞察到这一点的吉尔菲艾斯，稍稍地皱了眉头。

“这样好吗？莱因哈特大人。”“也好，就暂且照指示去做吧。传令下去，保持可以立即反应的态势。”没有发挥平常的那副毒舌，莱因哈特接受了老提督的指示，因而吉尔菲艾斯他一瞬地以充满兴趣的眼神，望向莱因哈特白皙的侧脸，但他并未发问。

一定有什么事使得莱因哈特与老提督之间的关系好转了。

就这样，莱因哈特降落到凡佛利特4:2的地面上了。

## 第二章 三种红色

三月二十七日，凡佛利特4:2的北半球，为银河帝国军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一万二二〇〇艘的舰艇所占据。这样的记述，大概难逃后世历史家评为“夸大不实”的非难吧，不过北极的冰冠部分，半径八十五公里的范围，地上配置了舰艇，周围则配备了对空迎击系统。

在广大冰冠的一部分打入了油脂烧夷弹，将冰融化，造成八百平方公里以上的人造湖，让一千艘左右的舰艇在此着水。为了防止水急速蒸发凝固，还布上了特殊的液态金属被膜，单元式的地上设施被设置了起来，道路、配电、通信及上下水道的各种管路统一配置，这也经由单元式的复合材质制的隧道网路，将地上设施在地下做连结。

工兵队的作业手法，巧妙得令莱因哈特没有轻蔑的余地。

临时构的军事设施，被长期使用，而成为半恒久之存在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无计划地在地下布上数十公里的隧道网路，最后因地盘陷落而活埋了四百多名将兵的例子也是有的，那是在帝国历四六九年，在行星金斯勒肯发生的事件，但当时的负责人梅连少将在军法会议上被判无罪，一年后，被该事故的生还者一位士官所射杀，而该名士官也随后自杀，以惨剧的结局收场。

且不管那种不好的前例了，凡佛利特4:2的临时基地也许也将成为未来恒久性军事设施的基础，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的工兵部门，急速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事，不过，此件工事在享受完成的喜悦之前，却得先接受一件令人高兴不起来的试练，“在两个立场不同的‘认真’之间，总会生下名为滑稽的私生儿。”这是比这时代更早一世纪半的功勋辉煌的名将自由行星同盟军的林·帕欧元帅所留下的洛言，不过在此却成了事实了。在卫星凡佛利特4:2，要主张先住权的人们已经驻留了，不过，位置是在越过赤道的南半球上。

自由行星同盟军的一座后方基地，已经在一百多天之前，就建设起来了。

在此次会战中，帝国军与同盟军在军纪的松弛与通信的迟滞方面，也在互争优劣，有一万艘以上的舰队前往凡佛利特 4=2，然而这个报告传送到同盟军基地的时间，却是在帝国完全完成了进驻之后，日后，有人举出造成此事的原因是因为凡佛利特 4=2 的自转与公转的关系，使得同盟军有着被帝国军经由通信波而发觉其所在的安全性，但是以此作为理由而未被告知敌军的接近，对于驻在该地的将兵而言，大概不是什么可以忍受得了的事吧。

“为何帝国军会来到这种地方？我们不是因为此地离前线远，才选此地为后方据点的吗？”基地司令官辛古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口中一直有着近乎狼狈的不安，在桌前来回走了六次。

辛古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为四十过半的年龄，担任后方勤务的经验比实战指挥还长，会被配置在凡佛利特 4=2，也是为了因应总司令部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把必要数量的兵士及军需物质，送往必要的宙域去，此事务的指挥及调整，就是他在此会战中的任务，以雪列布雷杰的事务处理能力来说，这并非什么困难的任务，不过他对战术应变能力可是没有什么自信的，因此若是在一千公里单位的近距离中有敌军的大舰队进驻的话，可就保持不了处理事务时的那种冷静了。

更何况，帝国军的来意并不明，擅长计算及事务处理的头脑，经常是伴随着想象力之欠缺的。要到达“其指挥官受到总司令部的顾忌而被派到僻地”的这种不合理结论的思考之门，早已密闭得生了，沿着数量式的思考回路所导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后方基地，被帝国军视为相当重要的存在毕竟他们可都派遣了一个舰队来了，他们大概打算进行一次大进攻将此基地占据或破坏，而在此建设帝国军的恒久性基地吧，这个推测虽有不少漏洞，但中将是如此深信的。

“叫凡瑟菲上校来。”对于中将匆忙的命令，副官山帕格少校反问。

“要出动蔷薇骑士吧？阁下。”“是啊，没有别的方法了。要问这多余的问题，还是先去把凡瑟菲上校叫来吧。分秒必争啊。”山帕格少校还是略还带着充满异议的表情，遵守了命令。

在十分钟后，奥图·弗兰克·冯·凡瑟菲上校，出现在司令官面前。

由帝国来的亡命者及其子孙构成的“蔷薇骑士”连队第十二代连队长就是他。年龄约四十出头，但头侧的发毛及胡须已白了一半，给了这体格健硕的中年男子将官级的风格。说来并不是多稀奇的事据说他是银河帝国历代武门之家出身的。

受了凡瑟菲上校敬礼的雪列布雷杰中将，草草地答礼之后，就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命其将之应对。对于“帝国军原先就是以此基地为目的而进攻”的司令官之见解。凡瑟菲上校并不怎么认同。但是他不能拒绝司令官的命令。

商讨二、三个事项后，凡瑟菲上校就回到设有“蔷薇骑士连队”本部的低层楼房，叫了待在军官俱乐部的副队长。

“先寇布中校！”被叫到名字的男子，回过了头来。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有着略带灰色的棕发，有着轮廓深而洗练的面孔，但要单纯地称为美男子，则眼眸与嘴边却又刻画着近乎不逊的强韧表情，那似乎和其容貌是不可分的他从沙发中站起身来，把没能凑成顺的五张扑克牌丢在桌上，向连队长敬礼后，就随着凡瑟菲上校身后进入连队长室，凡瑟菲上校命令青年军官准备六辆装甲地上车及三十五名兵士。

“帝国军在这卫星的北半球盖了临时基地一事，看来是事实了。”“哦？”

那么，我们一平方公里卖给他们多少钱呢？连队长。”“没人卖他们，他们擅自进攻过来的。”郑重地回答的凡瑟菲，没有注意到闪烁在年轻部下两眼中的表情，那表情在说着：真是不懂得开玩笑的人，但那在不及半瞬的时间内就消失了，他以认真的口气问了。

“那么，何时出击？”“先做地面侦察，我自己去，所以想叫你留守。”“遵命，不过，我认为还是不要多做无益之事的好的，之所以没有空中攻击，大概就是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所在吧？我认为这草丛里可住着一大窝毒蛇呢。”连队长的回答很简明。

“也许吧，不过，中校，我可并不需要你的意见。”出了连队长室后，先寇布中校叫来了三位主要的部下，卡斯帕·林滋上尉、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卡尔·冯·迪亚·迪肯中尉等年轻的脸孔都到齐了之后，先寇布简要的说明了情况，当然，不管说话的本人是否意识到，在整体的谈话中都被撒上一层薄薄的讽刺香料。

“林滋上尉的意见呢？”“随便出手的话，一旦触及帝国军的触觉，就有引来大规模攻势的危险。

中校你没请连队长注意这一点吗？”“我说啦，不过，连队长大人似乎不想放过升晋为准将的机会啊。”“那干脆图个二阶级特进，当个少将去吧。”林滋的声音与其他二人的表情中，对连队长的好意都是相当微量的。

“不过话说口来，帝国军的家伙们是为了什么企图进驻过来的呢？”“这个嘛……座镇在云上的银河帝国的贵族大爷们，心里在想着什么，象我这种虚有名号的贵族，终究是搞不懂的。”先寇布把穿着单薄的谦逊之衣的毒舌投向虚空。迪亚·迪肯中尉以手捏着鼻梁地说着。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中校。”“这个嘛……吃饭睡觉，培养体力就成了。命运的女神是不喜欢没有体力的男人的啊。”三位年轻军官，面对面地笑着。那是似乎带有某种意义的笑。

11 标准时二十时四十五分。凡瑟菲上校从基地出发后已过了八小时了。

同行的六辆装甲地上车和三十五名兵士也没有归来。午睡之后，冲浴了一下，整理好了仪容，吃完了晚餐，连点心也用过后，先寇布中校才向连队当值军官温克拉中尉询问。

“凡瑟菲连队长如何了？”“还没回来。”“真会麻烦人……林滋、迪亚·迪肯，来陪我一下，饭后的轻微运动。”“我可还没吃完呢。我的家教很严，可不能象中校大人吃得那么快。”大鸣不平的当中，布鲁姆哈尔特中尉以左手拿起头盔，右手拿起鸡肉三明治站了起来。

而林滋上尉的仪态更差，咬着纸杯边缘抬起下巴，让手制的爱尔兰咖啡流入食道。把空纸杯吐向垃圾桶后，那杯子就画出了漂亮的抛物线，飞进垃圾桶里。

有数条带着敬畏的视线投注在走出军官餐厅的四人身上。在号称骁勇果气的“蔷薇骑士”连队之中，最强的四重奏可能就是他们了。

三十分钟后，一辆被队员们称为“花心约翰”的装甲地上车从基地出发了，在充满死寂与威吓的夜之荒野中北上而去。施有迷彩及电波吸收处理的车辆，一共可以搭乘九人，但搭乘在内的只有先寇布以下四名。迪亚·迪肯中尉坐在驾驶席，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坐在前座，地位较高的二名则占领了广大的后部座席。

“话说回来，连队长大人会特地亲自前往侦察的理由是什么呢？”布鲁



姆哈尔特回答了林滋的话。

“也许他受了帝国军的怂恿，想回归祖国了哦。我要是有个红发的性感美女拿着大把钞票来的话，也会答应的。”这大概不是能一笑置之的玩笑话吧。在现在的连队长凡瑟菲上校之前，担任过“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的人有十一位，其中三名战死、二名升为将官。

其余六名则投奔到帝国军去了。因为有半数以上的连队长都蒙受了背叛者的污名，因此凡瑟菲上校会加入多数派的行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每当连队长逃亡，同盟军首脑部中，就开始会有解散“蔷薇骑士”连队的议论出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在不利的战况下奋战的死者，也有升为将官的有能指挥官，不能无视他们的功绩，而且此外还存在有政治上的因素考虑。原本这个连队被创立的原因，其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对内外宣传同盟星如何厚待来自帝国的亡命者，亡命者又是如何地憎恶帝国。若将其解散了，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帝国政治上的败北。

连队长逃亡了，确实不是好事，但留下来的兵士们会非难其背信，而更加勇猛地战斗的例子也很多，所以虽然一直受到尖锐的批判及疑惑，“蔷薇骑士”仍存续到了今天。

为了让人认同自己的存在，至今已流了许多血，而今后也必须流出更多的血才行。真是可怜先寇布如此地想，但这种境遇，对这位不逊的青年军官而言，却是乐在其中的。

“不过，连队长现在大概在某个地方旅行吧？……”迪亚·迪肯在驾驶席上说着。

装甲地上车内装有惯性导航系统，也可以经由超长波而从基地进行诱导。即使在最坏的状况下，总之只要向南走，就能到达同盟军的管制地域。

不然会就茫然地迷路了。而且也不是一辆车的单独行动，本来是不必如此担心的如果没有凡瑟菲上校投降帝国军、告知同盟军所在的可能性的话...先寇布低声地唱起了歌来。

“三种红色、三种红色、染上我的生与死的，是被诅咒的色彩……”“三种红色”。意味着血、火焰与鲜红的玫瑰、对“蔷薇骑士”而言，这象征着连队本身的一句话。但是把这句话传开的那个人，已经投降到帝国军去了，因此公然他说出这句话，是颇受禁忌的。

先寇布很平淡地把“三种红色”挂在口头上，与其说是他喜欢这句话，不如说是他对忌讳这句话的人们的一种嘲弄，唱完歌之后，先寇布的表情更加认真地，向部下们询问。大致上是关于基地司令官及连队长所担心的那种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问题。

“你认为如何？林滋上尉。”“不管如何，基本上我们还是不该先出手才好吧？再怎么想，兵力上也极端不利，况且，我不认为帝国军已经发觉我们的存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帝国军应当早就开始全面攻势了。这是林滋等部下们的意见。一面赞同这意见，先寇布中校的体内疑念开始发芽了。帝国军的阵营中，也不会全都是无能者吧。如果有某个人，提议对卫星地表全域进行索敌调查，那么状况一定会急速转变的。

帝国军驻留地与同盟军临时基地之间的距离，直线为二四二〇公里。以装甲地上车得花上三十小时或四十小时才能到达的距离。若是用王尔古雷或斯巴达尼安的话，则用不到三十分钟，被称为迟钝的登陆用舟艇也在大约二小时内就能到达。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二时的现在，帝国军与同盟军都还不知道这个事实。

同盟军不知道自己与敌军之间的正确距离，帝国军则根本不知道敌军的存在。最早注意到这种可能性的，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他在格林斯豪简舰队要降落此卫星之际，在进行航路设定时，解析了敌军通信波的方向后，发现在小卫星的背面，也就是在南半球，同盟军的活动根据地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稍后的将官会议中，莱因哈特报告了此事。格林美尔斯豪简在充分熟虑之后开口了。

“总之，你是说地上有敌人吗？缪杰尔准将。”“这可能性相当大。司令官阁下，依下官的考虑，首先派出无人侦察机进行索敌调查看看，您认为如何？”老提督钝重地避开了莱因哈特锐利的眼楮，对幕僚们询问。

“对于缪杰尔准将的意见，卿等认为如何？我认为是相当可取的意见...”列将互相对望，非好意的气氛形成了气流升起。约经过了二千秒，那气流化成了声音。

“就算缪杰尔准将的推测是正确的，轻率的侦察，可能将使敌军发觉我军的所在，另外，若是敌方兵力比我军更弱的话，等受到攻击后再加反击也不迟，总司令部所下的命令是待机。若是好大喜功，进行无益的行动，对整个战局将有不好的影响，也许还会产生有利于敌军的结果。下官等认为这是值得担心的。”这就是他们异口同声的主张。以莱因哈特的说法，这不过是言语化的退缩、怠惰的正当化罢了。

“如果为了假设的危险，而不敢进行侦察的话，那就由下官来担任那个任务吧，请司令官阁下许可出到对空迎击系统外进行活动。”莱因哈特的表情、口气、视线，以及他高耸望膀的那种态度，全都充满着挑战性，针对他的反感之轮，此时强力地紧缩起来，但莱因哈特仍是傲然地承受那种精神上的攻击。他穿着凡人所看不见的锐气与烈气的甲冑，那不会因为强力且低次元 的恶意就有所龟裂的。

幕僚们在无言的连击下，正要全面对莱因哈特的多嘴进行非难时，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发出了充满皱纹的声音，收拾了这个场面。

“缪杰尔准将，不必焦躁，千万别急躁。你的前辈们都一致这么说了。还是暂且在这里观看敌人的状况吧。如果真的有敌人的话.....”莱因哈特愤然地退出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向吉尔菲艾斯诉说着那些人的无能。

还只是上尉的吉尔菲艾斯，当然没有出席将官会议的资格。在等着莱因哈特的期间，他都忙于部队各种事务的处理。虽然是很微小的，但莱因哈特也有幕僚集团跟随，分为作战、航行、运用、情报、索敌、后方等四部门，合计十名军官，辅佐着太过年轻的指挥官。当然地，这些军官全部比莱因哈特 年长，也各自具有该部门的专业知识，熟知处理的技巧。等将来莱因哈特能策动巨大的集团时，他们将会更加有所作为吧。

但是，莱因哈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期待。他在寻求人材。为了达成只有他自己和另外一人知道的目的，需要有辅佐莱因哈特的人材。为莱因哈特立策、实行，他需要各类型的人材。所以，对于被推派来的幕僚们，他也一直努力在正确地把握其才能及个性。人材是比宝石或黄金更加贵重的。但他努力的回报都是失望。莱因哈特所见到的，总是被蛀蚀得空洞化的朽木。目前，除了吉尔菲艾斯之外，似乎是没有可以信赖的人物了。

“您也不会就此退缩了吧？莱因哈特大人。”“嗯，只有一件事让司令官

答应了。在对空系统之处也设置对地迎击系统，使其运作，以备万一。当然，条件是由我来做。”对于七十六岁的老将，莱因哈特的评价尚未论定。身为个人的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与身为舰队司令官的他的人格与能力。莱茵哈特该如何去认识、鉴定呢？莱因哈特的人物鉴定能力是相当敏锐的，但还未到达完全成熟的程度。再加上唯一信赖的辅佐者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处理能力、见识、筹划能力各方面都近乎完美，使得莱因哈特评鉴其他人的眼光变得相当苛刻，这也是一个原因。原本说来，这么杰出的才能会并存在如此近的距离，并互相协助，本身就已经是相当稀有的事了。莱因哈特在这一方面，绝对说不上是不幸的，但现在的他却不那么认为。

围绕着宇宙霸权的争斗，应当是在广大的星海中展开的，然而自己却在连固定名称都没有的可怜卫星上的一隅，连驳倒无能的同僚也做不到，虚渡了数十小时，认为自己窝囊的心情，炙热得冒泡，在莱因哈特的味觉中沁入虚构的苦涩，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问他：你在急躁什么呢？因为不想虚渡任何一瞬啊，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啊。极端地说，因为不想成为像格林美尔斯豪简那样的老人，莱因哈特才不得不急躁的。

莱因哈特若生在子爵家，活到格林美尔斯豪简一半的年龄时，大概早就取得至尊之冠，把老衰的银河帝国及创不出新时代的自由行星同盟双方都化为过去式了吧，莱因哈特如此想着，对老人的霸气不足，不禁感到非常不愉快。

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也许这一生过得是不如他人所想的那么厚颜无耻。这一点莱因哈特也了解，但他却无从去同情。

“也罢，总之在还没被无能的战友阻碍之前，要尽快确立我的主导权。首先先盖好屋顶和柱子，地板和墙壁往后再造就成了。”莱因哈特硬挤出个笑容，但那也持续不久。因为和他做出相同的推测，向格林美尔斯豪简提督做相同提议的人出现了。使得莱因哈特将主导权让给那个人物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准将。

III 载着先寇布中校与三名部下的装甲地上车“花心约翰”，在三月二十九日二时的现在，正掠过帝国军哨戒地域的周边，因为天空和地面的风景都没有变化，所以要确认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

“真希望在还没成为白发老人之前，和我们的连队长大人再会啊，这种时候就算是尸体也好啊，是吧？中校大人。”布鲁姆哈尔特中尉的玩笑，或许其中用来掩饰真正心思的外衣是太单薄了吧。连队长凡瑟菲上校若战死，则最顺当的人事安排，应当就是由副连队长先寇布中校升格，就任第十三代连队长，坐在后部座席叉手闭目的先寇布，微张开了眼楮，射出锐利的视线，布鲁姆哈尔特中的尉就红着脸地转向正面去。

华尔特·冯·先寇布在十六岁时，通过了同盟军军官学校的入学考试，但他没有入学。

“我并不讨厌军官学校，但军官学校的校规讨厌我。”这是他日后的述怀。转而就读陆战部门的“军事专科学校”。这是二年制，用以培养陆战、工兵、航宙、飞行、通信、补给、卫生、整備等各部门中位于第一线的士官的学校。在学年中，以第九名的成绩毕业后，先寇布在十八岁就任下士，立即上了战场。十九岁升上士、二十岁升准尉，如此累积武勋地晋升阶级，二十一岁时受军官推荐，进入第十六干部候补生养成所，二十二岁时结业，就任少尉。

此时才算打通了士官至军官之间的狭窄关卡，被配属到“蔷薇骑士”

连队，担任小队长，领导三十九名部下。自此以来，八年间，一直升进到中校。在二十多岁就当上副连队长的事实，证明了他除了是个战斗的勇者之外，同时在指挥能力上也相当卓越。

“只要他别起异念，铁定会成为将官。”军部上层也如此认定，所谓的“异念”，主要是指向帝国军投降，不过也多少包含了这以外的成份。一般人并不认为先寇布是个顺从的人物，他并不装成热烈的民主共和主义者，而一直以讽刺且辛辣的观察者的视线，投向同盟政府及军组织。

先寇布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是什么特异的例子，在幼年期被祖父母从帝国带往同盟的流亡者，原本就并不罕见。而后一旦被同盟视为妨碍者，则会成为讥讽的被监视者，或是被刺激出对故国的幻想式的望乡念头，再者或是培养出狭小范围的上升志向，等等之类。

先寇布在女性关系方面的多彩多姿，也是凡人所不能及的。被任命为下士，在各方面开始能独立生活之后，就将“客套谦虚”与“消极”之类的字眼从他的字典中抹消，每夜都专注于恋情上。

“在没有战斗的夜里，从未独自睡过。”这是关于他的传闻，他本人并未对这句话有所答复，但他的衣服上常会附有不属于“三种红色”之内的红色，当然了，那是口红的颜色。实际上，纵使在军营，他也有和女性兵士谈情的机会，如果先寇布除了好色之外就一无所长的话，就不可能在“蔷薇骑士”内赢得敬意了，但事实却非如此，因此虽然有许多许多的艳谈与丑闻，他的地位仍未曾动摇。

一直坐在驾驶座的迪亚·迪肯中尉，注视了显像幕，略动一下嘴巴：“有敌踪，十公里前，十一点钟方向。”很内敛地，迪亚·迪肯中尉报告出事实，他身高相当于先寇布，但身体的宽度与厚度则凌驾其上，虽是个大块头，但在战斗开始之前，他的人格是在司掌温和的大天使的支配下，年龄在林滋与布鲁姆哈尔特的中间，二十三岁，五年间升进了五阶。在担任立志当画家的林滋的人物画模特儿时，脱下头盔，身穿装甲服，以高跪姿保持姿势三小时之久，林滋很过意不去地请他去喝酒，他喝干了一打的大杯黑啤酒后，“客气地”离席了。

看着显像幕的林滋，倾首将焦点对准被称为“地上鼯鼠”的小型先行侦察机械传送回来的映像，帝国军的装甲地上车在灰暗的天空下移动，在其移动消失之后，林滋仍在沉思着某事，对先寇布的询问，也只做了暧昧的反应。

“那个……好像有张熟识的脸孔，坐在敌方的地上车上。不过，并不太确定。”“熟识到什么状况呢？”先寇布的口气，在若无其事之中，含有很自然的强制力，使林滋挥去了犹豫。

“是前一代的连队长，留涅布尔克上校。”一瞬间，先寇布中校皱上了眉头，他当然知道林滋上尉立志成为画家，也对其视觉上的记忆力寄以信赖。他认为林滋的证言，会比起其他人高上35%的信赖度。

不过，竟然是留涅布尔克上校。要在内心维持与外表上相同的平静，对先寇布而言也并不容易。留涅布尔克这号人物，先寇布曾当了他五年的部下。在他被任命为少尉时，就在中队长留涅布尔克上尉的指挥下，当他升为上尉时，留涅布尔克当上上校，站上连队的最高位。五年来生死与共的他，舍弃部下而投降于帝国军之时，先寇布不禁感到失望与不快。总之，留涅布尔克是选择了第二条路沉醉于对帝国的幻想之道吧？“真是有缘啊，竟在这地

方……”二十二岁的布鲁姆尔特吐出这句话。

事实上，事情并未复杂到被说成有缘的地步。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的战争，被限定在伊谢伦要塞及回廊的周边，因此只要是从事军务，必会被配属在此。而留涅布尔克既然熟知同盟军的内部情况，会被配置在帝国军的第一线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或许有点糟了。”先寇布对前任者的评价，比现任的连队长凡瑟菲上校要高得多了在指挥官的才干方面。

先寇布从小以来，就和“自信”这位朋友交情不错，因此他很少敬佩他人，但在地上战的指挥能力方面，只有一位对手令他感到难分胜负，那就是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上校。

“中校，这时该怎么办？”对林滋的询问，先寇布投以简单的回答。

“照常去做啊，在不被敌人发现之下，找到友军，这不是很单纯吗？”“哈哈……”林滋似乎想说什么。所谓单纯可不见得就是容易。不过，对这位不逊的上司的敬意与信赖感，更超越了不安，他为了说服自己而点了点头。

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银河帝国军准将，在三年前仍是自由行星同盟军上校，第十一代的“蔷薇骑士”连队长，今年年龄三十五岁。天生就有帝国贵族容姿的高大男子，银灰色的头发和不愉快似的的蓝灰色眼眸令人印象深刻。

亡命过后三年间，只升进了一阶级，就他的才干而言，该说是不顺利的吧。在这期间，他与帝国贵族的千金结婚，据说由于那位于金是众所公认的佳人，因此也招来了反感。不管如何，他正身处己所不愿的境遇，光就他被编入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的麾下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证明此事了。

这位留涅布尔克准将，对莱因哈特要进行地上侦察的计划，提出了异议，在莱因哈特的眼前，向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提案。

“缪杰尔准将在宇宙空间的战斗指挥上或许是位英才，但在地上战方面，下官总有一日之长吧。关于此事，就请交由下官去做吧。”看来他并非急于功名，对莱因哈特也未有诽谤。冷静的自信以钢铁的强韧，包围了洛林美尔斯豪简，老提督似乎立即受到那精神磁场的影响，而改变了方针。

“也对，那样比较好，缪杰尔准将，这事还是交给留涅布尔克去办吧，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毕竟留涅布尔克是地上战的专家。”七十六岁的老提督没有强制命令式的口气，反倒是象在说服这年轻人似他说着，虽不甘愿，但若是强制的，则莱因哈特还有得反抗，但长官以这种口气说话，若是拒绝了，莱因哈特会被认为是不敬之至而且心胸狭窄吧。

“随您的意思，阁下。”深思起来，对于长官，这还是相当无礼的口气，但莱因哈特实在无法完全掩饰掉自己的提案让给他人的懊恼。或许是十八岁的人容易将霸气从礼节的缝隙中落出来的吧。不管如何，主导权就这么转到留涅布尔克手中了。

关于这件事，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保持一贯的“图其尽善”的态度。地上部队完全归于留涅布尔克的指挥下，身为他的上位者的少将们也响起不满的声音，但老提督以“就让他做做看如何”来晓喻之后，他们也就沉默下来。

与其说是心服，倒不如说是多做反驳也无益，那种心理，莱因哈特很能了解，这话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刺的。

当然，莱因哈特也无从享受旁观者的立场。因为按临时的处置，他被

任命为留涅布尔克的副将之地位，和其他种种处置一样，这也是留涅布尔克的提议，经由格林美尔斯豪简认可的结果。

“缪杰尔准将，我很期待你的才干，可以吗？”“我尽量不令你失望，留涅布尔克准将。”编入同阶级者的指挥下，对十八岁的莱因哈特而言，是最初的经验。近乎屈辱的感情作用，在金发的年轻人身上发作了起来。对于自己本身的现况，莱因哈特无法宽容，即使想到留涅布尔克比他年长十六岁，即使查觉自己仍非全能，被派任在同级者之下，仍不是会令人感到快感的事。

“落在留涅布尔克的下风，又如何能取下整个银河帝国呢？或许我所拥抱的不是野心，而只是妄想吧？”对心理颇欠安定的莱因哈特那白皙的脸一瞥而过，留涅布尔克面无表情。

对于这逆流而来的流亡者，莱因哈特无从抱持好感。莱因哈特可以理解因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理由，而从帝国流亡到同盟的人的存在。虽然他并非对民主共和主义思想有所共鸣，但他对信奉该主义而被迫远离故乡的人，抱持着类似敬意的情感。是因为感到对高登已姆王朝共同的负面情感呢？还是感受到坚守价值观而舍身的行为上的美感呢？大概两者皆是吧。

但是，从同盟流亡到帝国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留涅布尔克自己有着正当的理由，但莱因哈特却无从想象。至少不可能是仰慕现今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的君主之德吧。

莱因哈特完全不若平日的那个金发年轻人，而拘束在非建设性的念头当中，这一个情况，红发友人比他本人更加地洞察到了。

吉尔菲艾斯知道，处身于他人之下，对莱因哈特而言已是件困难之事。

在幼年学校时代，下级生必须替上级生擦鞋、刷衣服及打扫房间，但莱因哈特总是完美地做好这些，让上级生无从批评挑剔，而若还有人百般刁难，那就是原本对莱因哈特就抱持阴险的恶意的，因此莱因哈特会毫不留情地反击、报复，莱因哈特从未抱持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妄想，因此，以学年首席的成绩，与姐姐安妮罗杰那非本意的地位作为盾牌，再加上吉尔菲艾斯的协助，莱因哈特才能守住自己身为人类的矜持。

“被莱因哈特大人超越过的人们抱持什么样的心情，经过这件事，也许莱因哈特大人多少能理解一些吧，那样的话，此次的人事安排，也并非全无道理的。”当吉尔菲艾斯把这种心理，表现在口舌上时，莱因哈特坏心眼地发出华丽的笑声。

“看吧，吉尔菲艾斯的劳碌命又发作了。老是过度地平白操心，那漂亮的红发会变白的哦。”他如此地挖苦。吉尔菲艾斯感到颇违本意。对他而言，这种劳碌命是属于后天性的，而水使其发芽生长的，就是同时有着豪奢的金发及豪着的野心的美貌年轻人，而这位友人却对这个责任似乎毫无自觉。“真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如此想，但吉尔菲艾斯仍好意地接纳与这样的莱因哈特之间的心理关系，因此在第三者眼中看来，就会觉得“别管他们的闲事吧”了。

“齐格飞，莱因哈特就麻烦你照顾了。”现在已成为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女性所说的话，在吉尔菲艾斯的灵魂中，刻成了黄金的文字。若是没遇上缪杰尔家的姐弟，没有听到这一句话，吉尔菲艾斯或许将和穿上军服的人生无缘吧。因为他会战斗，就只是为了这对姐弟而已。

留涅布尔克准将亲自率领陆战部队之后，吉尔菲艾斯询问一下金发的友人。

“留涅布尔克准将指挥的手腕，您看来觉得如何呢？”“符合战理，部队也井然有序。”简洁地做了此评价，但莱因哈特却未就此打住。

“不过，他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可要先声明，吉尔菲艾斯，我是厌恶他个人而已，可不是在否定他身为指挥官的能力哦。”“我明白，莱因哈特大人。”吉尔菲艾斯微笑之后，莱因哈特以故作慎重的表情点了点头。莱因哈特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有嫉妒心，这一点，吉尔菲艾非常了解。以后的将来，是否会有值得莱因哈特嫉视的才能，阻挡在他们的前途呢？就算留涅布尔克有野心，那也绝对凌驾不了莱因哈特的野心的。吉尔菲艾斯知道莱因哈特的野心与才干平衡在很高的水准上，不过，偶尔也会有微不足道的云彩，阻隔住阳光的例子。若是留涅布尔克对莱因哈特的未来形成不吉的要因，则吉尔菲艾斯就不能将他置之不理了。虽然公务本身就够他忙的，但吉尔菲艾斯仍利用空档，调查留涅布尔克的背景。

“留涅布尔克上校，不但在帝国获得将官阶级，而且似乎还和门阀贵族千金结婚了。”这个传闻，甚至传回了同盟军阵营中。由同盟逆流亡回帝国的人的在，对帝国而言，可说是贵重的政治宣传的素材。“从漫长的叛逆迷梦中来，重回正道的话，就会受到如此厚遇。”就这样，政治宣传优先于个人的人格之前，这在任何国家都没什么差异。不过，逆流亡者和贵族的女儿结婚的例子，仍是很罕见的。

吉尔菲艾斯只调查了公开发表的资料，就已经获取了几项情报，和留涅布尔克结婚的女性，是名列赫典贝尔克伯爵一门的伊莉莎白这一位女性，她比留涅布尔克年轻九岁，以前和其他的帝国贵族有过婚约，但其未婚夫出征与同盟军交战后就一去不归，只有战死公报被送到她的手中。而后，她回绝了好几次求婚，但留涅布尔克相当强硬地追求她，终于在一年前结婚了。那虽然是因为担心她的人生就此埋没的兄长赫典贝尔克的规劝，但实际上却也是因为留涅布尔克以相当不绅士的手法，先造成了“事实”所致。

“莱因哈特大人若知道此事，一定会更厌恶留涅布尔克准将吧……”关于男女之间，莱因哈特的思想是单纯而有洁癖的。吉尔菲艾斯在本质上当然也和莱因哈特无异，况且除了住在他心中神殿那唯一的一位女性之外，他和恋爱、情感或其他同义词、类似词都是无缘的。他明白所谓爱情的形式，是因而异的，不过那也仅止是观念中而已。

V 二十九日八时四十分，先寇布等四人，终于能够和连队长一行再会。那是发现了地上车的车痕，追踪得到的结果。

上校一行人，停止在急倾斜的岩地上。有车辆故障，正不知该选择继续前进或撤退，对先寇布一行的出现明显地露出吃惊害怕的表情，姑且不论上校本身，至少部下们看来对于这小小的冒险并不积极。

凡瑟菲上校很不高兴，但那究竟是真实或是演技，先寇布还没能完全确信。

在身为中校的当时，或者是在那以前，这位中年军官的战斗经验丰富，对部下也慷慨，人望也很充分。但自从他就任连队长以来，他的人格就似乎加上了如一层油画般的强烈感，对部下变得骄傲自大，对军部上层卑躬曲膝，与政界及财界人士的交际也在加深，就算是想获取将官的地位，但态度过于单纯且露骨，因而漂白了部下们的心情。

他没有可以承受地位上升及权限扩大的精神骨骼先寇布作此判断。

若是在大队长以下的地位，则就能维护相对于器量的能力及人望。看

来荣达与财富，都不是一定能使人类幸福的虚构方程式的解答。

“先寇布中校，我应当是要你指挥留守部队的吧！”“我的记忆中也是如此，不过……连队长大人，实际情况往往会超越记忆的。”先寇布以副声道在说着“就是因为你不中用，所以我才来帮忙的”，但这似乎不该加以非难的吧？他又想：这比见死不救要更来得了不起的，不是吗？”“有可能是敌人的物体逐渐接近过来了，中校。”林滋之所以插口，似乎是担心冷言冷语的往来会泥沼化吧。

索敌系统的发达，也促进了应付它的干扰系统的发达。对雷达用的电吸收涂料之类的就是如此，但动力部的完全隔音化或热辐射的完全遮蔽，在目前仍不可能做到，看着上校的眉间奔驰着电流，先寇布随口询问。

“数量呢？”“正确数量不清楚，但似乎比我们多了一位数，顺便提一下我个人的意见，我想最好是在被包围之前逃走比较好。”既然兵力相差太大，就该退却，而且得要快，若我方的存在完全被查知的话，在逃亡的时候，就等于是在告诉敌人自己友军的所在地了。凡瑟菲上校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状况之不利，不能墨守当初的目的再作坚持，其表情似乎在认为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先寇布似地沉思着，不过那也只过了五秒半，他就不悦地发出撤退命令。

一行人急速地乘着地上车。故障的地上车不得不放弃，不过林滋迅速地在舱门上设置爆炸物。在开门的同时，勇敢的帝国军兵士就会以需要修补的身体直接上天堂了。不过帝国军也有可能无视被遗弃的地上车而追上来。

帝国军的行动速度之迅速，超越了先寇布的预料，九时三十分，在十一点钟方向，出现了敌方的装甲地上车。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如同绑住袋口似地逐渐缩小着包围，不过为了完成更有利的态势，而将同盟军驱赶向特定的方向。

“真是不可爱的战术。”先寇布把赞赏的念头包在毒气的糯米纸中吐出口来，那声音撞上头盔的挡风玻璃，又弹回他自己身上，从“花心约翰”的无线电中，随着激烈的噪音，流出了帝国语的威吓。

“立刻停车、丢下武器投降吧，否则就要攻击了。”在驾驶座上的布鲁姆哈尔特正想着要回个什么话回去时，迪亚·迪肯喊叫了起来，划破深蓝色的天空，落下了一颗弹头。

因为大气几乎不存在，因此也几乎没有产生爆炸声与爆风，橙红色的火球挖云了大地的一部分，强烈的能量残波与喷出的砂土，把地上车掀了起来，甩了出去。

倾倒的地上车里，滚出了拿着战斧或荷电粒子来福枪的兵士们，数十条火线向该处集，暗红色的触手缠上了兵士们的身体，对于施了镜面处理的装甲服，高速的大口径弹比光束更有效，数人被弹幕捕获，倒在地上，在其中，包括了右胸第二肋骨下方及左腿被射穿的凡瑟菲上校。未中弹的“花心约翰”只留下驾驶席的布鲁姆哈尔特，其他三人跳下车来，先寇布和其他二人跑的方向不一样，凡瑟菲躺在岩阴下，忍着激痛，在装甲服的破损处卷上胶布，必须让身体不受气压激变所伤害才行，突然，他发觉有入影出现，抬起视线，看到一位身穿帝国军装甲服的高大男子。

“……留涅布尔克上校。”惊愕的呻吟，被报以冷淡的无视，前代的连队长认为负伤的现任连队长不值得多加注意了，他那穿过头盔射出的视线前方，华尔持·冯·先寇布中校充满着未发的杀气，在伺机准备跳出。先寇布和留涅布尔克都垂下了手上的碳水晶战斧。



虽是相隔三年的再会，却不能但然地叙叙久阔之情，留涅布尔克虽飞翔得又高又远，但其留下的痕迹却相当混浊，留在巢里的鸟儿们，因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先寇布中校！”听见了凡瑟菲的声音，留涅布尔克低沉且带着嘲弄地放话了。

“先寇布，当上中校了啊，可真出人头地了。”“你也好像成了被称为阁下的身分了，挺不错的。”“帝国军似乎也没什么人材啊。”“这种话，至少等你当上了一级上将之后再再说吧。”在毒舌交锋当中，战斧开始缓慢地上升到最初的位置，两者对峙的另一边的平坦地上，两军的枪火与战斧正在闪动着，但那仿佛是遥远世界的事了。

伪装的平静急速地被打破。达到临界的杀气爆发了，两者同时闪动了战斧。

一闪落下，一闪奔腾。

撞击的两把战斧，离开两人的手，咬在一起地飞向虚空。留涅布尔克与先寇布两人都空着手，冲撞的余波使他们无法保持姿势而向后翻了筋斗。

在留涅布尔克重整了姿势之时，先寇布跳了上来，在以右拳击向头盔侧面的同时，膝盖也撞向股间。反击者则以不劣于先制者的迅速与强烈在进行着。肘击击中了锁骨附近，虽然是击在装甲服之上，仍使先寇布踉跄了起来，脚上又被一扫，就倒在地上了，此时侧腹又有膝盖击了过来。

那若是在一 G 的重力下，先寇布的战斗力铁定会失去大半。不过 0.25 G 的低重力救了他。先寇布在粗砂地上，将高大的身子一转挺起。砂土扬起，使得留涅布尔克的连续动作迟滞了半秒左右。对先寇布而言，这就够了。他拔起插在左大腿上的战斗用小刀，闪动起强韧的手掌。白色的闪光，以数微米的差距，没能刺中对方的装甲服。留涅布尔克全身后退躲过了这一击，逃过了因为装甲服破损而死于低压的状况。但没办法再躲过同时踢来的一脚。

左肋感受到了冲击，留涅布尔克被踢飞了数公尺，好不容易站稳了脚步，而未跌倒。

“看来你的肉搏战技是多少进步了些了，小伙子。”嘲弄的声响并无法完全掩饰些微的劣势。很明显地，留涅布尔克错估了先寇布的实力。

在他面前的，是在最近三年间成长为同盟军最高级的肉搏战技高手的男子。先寇布三十岁，正是体力的绝顶期，技术上也已到了圆熟的境界。而相对之下，留涅布尔克在这三年来远离了实战，这些微量的差距，或许会直接连接死亡。

突然，在相对的留涅布尔克的右半面与先寇布的左半面，闪起橙红的色彩，帝国军的地上车爆炸起火了，那是林滋和迪亚·迪肯以对地飞弹进行攻击，从意外的方向来的敌袭，使帝国军惊惧，在进行组织性的反击之前，手榴弹与来福枪的连续攻击，扫倒了他们。布鲁姆哈尔特所驾驶的“花心约翰”冲了过来，开进两人之间。

“哼，先寇布这黄毛小子，可做得真辛辣嘛，不过话说回来，‘蔷薇骑士’的战法也变得下流起来了。”避开“花心约翰”发出的枪声，留涅布尔克笑着，接受了暂时性的败北。

“花心约翰”突破了帝国军的包围网，以车上装备的机关炮扫射出钍 238 弹，接连地和三辆帝国军地上车冲撞，侧眼看了慌忙跳车的帝国军兵士们，

先寇布先把凡瑟非的身体抬上车，自己也跳上车子，把追来的敌兵踢下。林滋和迪亚·迪肯跳上了“花心约翰”，在他们一面骂着僚友乱开车的当中，成功地由混乱中逃脱出来。

受了先寇布的指挥，三辆地上车甩掉了帝国军执拗的追击，留涅布尔克会放弃追踪，是因为警戒着同盟军基地的来援，另一方则是因为威力侦察已有了相当充分的成果了。证实了同盟军的存在，也大致确认了其基地的位置，而且还使连队长级的高级军官受了重伤，又捕获了“蔷薇骑士”被迫遗弃的装甲地上车，这可说是很好的战果了。为了前代的连队长，被迫凄惨地撤退的“蔷薇骑士”，才是丢脸之至了。

躺在地上车后部座席的凡瑟菲上校，包里着应急治疗的绷带及止血胶脂，忍受着不算安稳的旅程。在这当中，他服用了解热剂，但却不吃镇痛剂，回到4=2基地后，立即送往军医院。但他已经没有承受手术的体力，无从进行治疗了。

三月三十一日六时四十分，“蔷薇骑士”连队第十二代连队长凡瑟菲上校，成为就任此职的第四位战死者。同日七时三十分，同盟军凡佛利特4=2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依据职权，任命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为“蔷薇骑士”代理连队长。

这件人事任命应是很恰当的，但为了使此事实现，先寇布还得先去唤起司令官的注意，听了他的报告及随后的意见后，雪列布雷杰哀叫了起来。

“你是说帝国军会来攻击吗？”“我说帝国军会来攻击。”理所当然的事，让人都不想多做说明了，只要归队的留涅布尔克没有突然发生语言障碍，事情一定会报告上去，而那报告将唤起新的战斗。

“那，你为何还不去准备应战，还站在这地方？”“我在等基地司令官阁下的命令啊，我现在在连队中不过只是个高阶军官，若没有被正式授与权限的话……”雪列布雷杰以欠缺睡眠及精神的红眼瞪着出言不逊的青年军官，将骂声封在嘴巴里。沉默地敲着桌上小型电脑的键盘，把任命书丢给了先寇布。

先寇布并不贪图地位阶级，但此时权限仍是必要的。

“我倒没想要替凡瑟菲上校报仇，但却有必要跟留涅布尔克做个了断，否则蔷薇骑士的精华将会枯萎地被当成夹在帝国军军功表上的压花了”。

他认为那也不必等太长的时间吧。只要没有什么重量级的意外绊住了脚，帝国军的全面出动就当成是被预定的事项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真是是个不中用的军队先寇布不由得有此想法。

在他战死或退设之前，是否能遇上能适当运用他的才干及器量的上司呢？这可能性相当的低呢，就如同在霓虹灯下的巷子里找寻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 第三章 染血的四月

“如此无意义，并且带来徒劳感的战斗实例，并不多见。”到了日后，凡佛利特星域之会战，被总括在两军的战史之中，但那只是两军首脑部的不名誉，而非实际流血的兵士们的不名誉。能够活着回到故乡，也才能去讲求有

什么用意或意义。他们为了与妻子、双亲或爱人再会，必须杀死眼前的敌人，让自己活下去才行，胜利及败北、进攻及撤退，都需要相当数量的无名兵士的鲜血，无形的巨大怪物吸取了他们的血，排泄出名为“国家之威信”及“军队之光荣”的污物。

逼退同盟军的侦察部队后，留涅布尔克准将一归来，就立即召开将官会议，在席上，留涅布尔克站起来陈述了以下的意见。

“我们该立刻发动陆战部队的全部战力，攻击叛乱军根据地。若我们不先发制人，只会让敌人主动攻击过来。在这区区的小行星地表上，既然不能共存，那么生存和胜利等于是同一个字眼。请司令官阁下载断。”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被认为是与立决果断无缘的人，在半沉睡似的沉思一阵之后，老人征求了最年少者的意见。

“缪杰尔准将认为如何呢？”正当要回答时，留涅布尔克几近冷然地加以阻挡。

“在司令官阁下的裁可下，缪杰尔准将已身为下官的副将。副将的见解自然当与主将相同，若还征求他的意见……很失礼他说，这是没有见识的作法吧？”“呃，是啊，嗯，卿之所言极是，真是惭愧。”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钝感地笑了笑了事，但同席的幕僚们，有的愤慨，有的战栗，向着新加入的逆流亡者。留涅布尔克则以钢铁般的无情与之相对。

很讽刺的是，他的态度似乎把列将对莱因哈特的恶意也一并接收了。或许和他比起来，莱因哈特的骄傲也被视为只是年少的锋芒，而觉得是可以容许的了。

莱因哈特本身也察觉了这一点，不过他可不因此而想要感谢留涅布尔克。他由小至今，就算是恶意的，终究也是受瞩目的焦点，然而由于留涅布尔克强烈的个性，使得他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一般大众。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吉尔菲艾斯也不由得地感受到留涅布尔克这号人物的危险性。不仅是以迅速的威力侦察建立了功绩，以此作为桥头堡，确保对司令官的发言权，将下一个作战计划有关的主导权尽收手中，而且还把原本同阶级的莱因哈特的发言权封锁了。也许这般辛辣的巧妙手腕正是留涅布尔克的本领所在，在逆流亡以来的三年当中，他之所以在军务上不鸣不飞，或许只是在机会到来之前的假眠吧？不管如何，在吉尔菲艾斯的心理上，留涅布尔克的存在正朝向负面的方向，显着地倾斜了。

“真是令人厌恶，又大意不得的家伙。我连和他吸着同一地点的空气，都觉得厌恶了。”虽然吐出这样的话，却仍努力地把留涅布尔克之副将这个不情愿的地位所伴随的任务，毫不打混地执行了，这或许就是莱因哈特本质上的认真个性吧。莱因哈特对于被非难为“骄傲”“暴发户”，都不觉痛痒，但却忍受不了别人对他的能力或责任感抱持疑问。对于身为主将的留涅布尔克仍保持着最低限度所必要的礼节，立下了完备的出动计划，整備输送体系，计划武器弹药的需要量而做好准备，他勤勉的样子，令众人之为之膛目，虽然不是有意的，但却与对留涅布尔克的反感成比例地，对莱因哈特的评价上升了。

但是在莱因哈持的外侧，整个战局并未显现戏剧性的变化，仍然一无进展。

在战略层面上的不负责任，以及在战术层面上那如近视眼般的狂热，加速了状况的混乱。

在这时期，帝国军与同盟军双方的司令部，都无法掌握整个战局的状况及各部队的动向，而在日后制作官方正式记录时，在整体作战指挥上，欠缺统一性、整合性的要素，都被剔除掉了，因此而遭到无视的事实，其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四月三日，莱因哈特心情上的复杂，在质的方面是相当深刻的，看来自己很明显的，成为了留涅布尔克获取成功的原料了，虽然反感正在膨胀着，但以他的个性，并无就此怠情。

“我从没想到自己是这么糟糕的个性。吉尔菲艾斯，我也许是个劳碌命的人吧？明明知道这全都会成为留涅布尔克的攻绩，还这么认真拼命的做事。”如果说莱因哈特的生涯中有发过什么牢骚的话，那么此时就正是一个例子了，他勤勉的样子，当然舰队司令合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也得知了，并且不只一次地赞扬莱因哈特，但他却不怎么觉得高兴。

一上这位老人，莱因哈特的一切霸气、锐气、烈气全部在空转着，并且毫无结晶地烟消云散了。莱因哈特至今上了好几次的敌意、憎恶、不受理解的障壁，每一次他都使出全身的气力、智力、体力去将其粉碎、突破。其生命不只一再地受至威胁，他以强烈的反击，葬送了公然非公然的企图加害者们。这就是莱因哈特至今为止的人生航路。

不过，锐利的剑虽然能削钢断铁，但要粉碎棉花团则似乎就有些困难的了。而且这团棉花相当老旧而潮湿，更使得斩击也无力化了。对于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莱因哈特数次提出意见及陈情，甚至使用了相当露骨的言词，虽然终究达到了他的目的，却从未能伤及这老人。这就像把石头投进河中也阻止不了水流一样的，也许还只会磨损剑刃。

“真是凄惨啊，吉尔菲艾斯。”“怎么了？突然这么说……”“你想想看，宇宙是如此广大，历史的潮流是如此澎湃，我却在这般无趣的卫星上，做着无聊的任务。”虽然同情莱因哈特，但吉尔菲艾斯仍颇为称奇。有着充分霸气的金发年轻人，竟然会回顾自身且为之恍然，实在该说是珍奇的事了。

“您讨厌格林美尔斯豪简提督吗？”“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虽然做此回答，金发的年轻人似乎仍觉得有补充的必要。

“只是有点难以应付。终究年龄相差太大了。”使用“难以应付”这种词句，对莱因哈特而言也是个特例。

在这一天，当留涅布尔克告诉他：“缪杰尔准将，在四月七日零时，对叛乱军基地进行总攻击。当然，由我自己亲自指挥，不过也请你以副将的身分随行。希望你把在准备工作上表现的力量，也表现在阵头上。”“是。”莱因哈特的回答极短。

红发的年轻人因这件事而更加提高警觉。

在吉尔菲艾斯看来，即使莱因哈特的功绩被留涅布尔克吸收也是无可避免的事，但若是连留涅布尔克的失败都推到莱因哈特身上的话，那就令人看不下去了。此次攻击一定要使之成功，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莱因哈特个人的功绩显着化才行。而为了达成此事，必须以对付敌军同等以上的力量来对付留涅布尔克。

新任的“蔷薇骑士”代理连队长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所处的也不是什么幸福的境地。

虽然已经是明确的事实了，但基地司令雪列布雷杰中将原本就是后方勤务的人员，不是处身于最前线的炮火之下的类型，会在至近距离与帝国军

的大兵力相对，大概是压根没想过的事。这一点虽令人觉得雪列布雷杰将有些可怜，但在他麾下代理实战指挥的行寇布，也无法单纯地信奉着乐天主义了。

唯一些许的幸运，是失去连队长的“蔷薇骑士”一队，都未丧失战意，以三分之一小时完成连队长凡瑟菲上校的临时葬礼之后，他们就切换了精神频道，接受了先寇布的指挥。

而从以前就一直是先寇布之共鸣者的林滋上尉，很自然地担任他的辅佐人。

“帝国军的那些家伙，会派出多大的兵力来犯呢？”“这个嘛，至少会比一个飞球队的队员人数少吧！”同盟军这边虽然是基地，但毕竟是后方根据地，实战部队的成员并不多。

包含“蔷薇骑士”在内，大约在二万人左右吧。而且这并不是统一的组织体，而是因应总司令部的要求，预备投入战场各处的连队、大队等的独立部队所集合而成的，因此，最高阶级是上校，说到将官，只有工兵少将、军医少将、运输科准将之类，和实战缘浅的人们。

而相对的，帝国军则是以一个舰队兵力中的陆战部队为主轴，可以轻易动员十万以上的兵员是可以确认的。

林滋上尉调了一下黑鸭舌帽的角度。

“留涅布尔克上校终究也是个英勇的人物，到底是有什么不满，而会使他逆流亡到帝国的呢？”“这个嘛……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说的，我对同盟军的现状也觉得厌烦。”因为有女性兵士所以才没跟着逃跑出去这句话先寇布倒是没说出口，林滋也未刻意去求证。

“我也为这方面的事发火了不少次，不过帝国的现状不是更糟吗？”“留涅布尔克并不那么想啊。”“是那样啊……”“那家伙，我记得他是帝国贵族出身的。”“先寇布中校不也是贵族出身的吗？”“我家是空有虚名的穷贵族。而留涅布尔克家却有爵位，而且好像是相当名门的。也许是突然对家系的情感觉醒了，想要再兴家门吧。”先寇布非常忙碌。重新调查基地周边的地形、计算火线的集中角度、与同级的其他指挥官进行非友好的讨论、计算各火炮的弹药消耗量、在各处配备装甲地上车……总之，就是在进行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帝国军中所做的相似职务。当然，比起莱因哈特，先寇布的人生要更加来得多彩多姿。

只要到了夜晚，他就不倦怠地从事使复数的女性兵士的床位变得拥挤的“夜班”。因为原本就是后方基地，所以比起前线基地，女性兵士就比较多。

补给、通信、医疗看护、整備等各部门里，军官、士官、兵士、金发、黑发、红发，靠着男人的积极性及手腕，任君选择。当然，因为女性人数并不比男性人数多，因此一无所获的男性也不少。更何况，有像先寇布这种极少数派在独占市场。

先寇布的爱情关系很少有持久的。在目前和他交情最深的，是担任对空迎击系统管制的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这位二十七岁的中尉。身裁修长，略带红色的褐色头发，同色泽的眼眸、冷淡而秀丽的面貌，有离婚经验。当然，先寇布对他人的履历，并不要求像清教徒般地洁净。华蕾莉是头脑灵敏且有自信心的女性，但她却不会因此而过份自恃，而她的私人房间毫不做作地揉和了八成的整然与二成的杂然，感觉相当舒适。在目前，他很中意她，

而她似乎也是如此。

有一晚，华蕾莉在床上问他。

“华尔特，你不想结婚而有个家庭吗？”“家庭不喜欢我啊。”“别担心，我不会叫你和我结婚的，只不过，我在想啊，大概有不少女孩对你有这种打算吧。”皱着眉头，先寇布以手指搓着他高挺鼻梁的左侧面。

“若是和我结婚了，恐怕会更失望吧。在此之前先分手，算是多少减去一些罪过啊……”说这话的不是先寇布，而是华蕾莉。他眨了眨眼，华蕾莉用她那带着挖苦的笑容透着昏暗地映在先寇布眼前。

“你是这么想的吧？我可替你辩解了哦，感谢我吧。”“……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对，不过还是觉得不舒服啊。”先寇布交叉着双手手指，垫在头下，抬眼望着暗淡的天花板。华蕾莉循着他的视线，突然转变了话题。

“关于你们以前的连队长留涅布尔克上校，我听过一件奇怪的传闻。”“哦？”“他现在和帝国贵族的女儿结婚了，而杀死那女孩未婚夫的人就是他自己。当他看到那男人所带的照片，爱上那个女孩，为了追求她才逆流亡的。

“你相信吗？”“这好像没有恋爱经验的文学少女妄想出来的故事。现实哪有那么天真，留涅布尔克如果是那种精神上的糖尿病患者，他早就战死了。”第二天早上，先寇布在早晨的咖啡之后，堂堂地从华蕾莉的私人房间出动。在司令官室里，早晨厌恶的讥讽正穿着军服在迎接他。

“真是好身分啊，先寇布中校，面对敌袭，还先在女性对手身上打场胜仗啊。”先寇布可不会对种程度的讥讽为之畏缩。心情宽裕地行了一礼。

“请您别弄错顺序了。又不是因为我和女人上床，敌人才攻过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帝国军大概对我的评价是挺高的了。”雪列布雷杰中将领的脸扭曲了。左半面和右半面之间发生断层而使得两种表情同居在一起，他大概觉得自己的无能受到挖苦了吧，事实上，先寇布并不认为雪列布雷杰是无能的，他只是判定他不适合做战斗指挥而已。不过他确实是不在乎是否受到曲解。

快速地断了没有建设性的对话，先寇布从司令官室移动到“蔷薇骑士”连队本部。在战术电脑的显示幕上，展开几个模拟作战，加以检讨。

“到底能撑得了多久的时间呢？”先寇布爱好军队与战斗，但他并非是沉醉于妄想的军国主义者。恶劣的兵器、不充分的补给、少数的兵力、不正确的情报及过剩的斗志他不认为有了这些条件能战胜大敌。他不仅在战术层面汇集种种技巧，更有着超出一位中校的身分所能有的作战构想，而以此向司令官提案。

那就是，以同盟军的舰队战力，从宇宙空间对驻留在凡佛利特 4=2 地表的帝国军进行攻击。留涅布尔克准将的陆战部队，只不过是帝国军的枝叶，若是主干受到攻击，敌方应当就会被迫撤退。本来宇宙舰队在战斗宙域做地上驻留，本身就是战略上的大过失，帝国军首脑部的这个过失，应当受到正当的败北才是。

“能做这种程度之计算的人，在同盟军的参谋当中究竟有几个呢？就算是纯粹的功名心也罢，希望他们肯认真干啊。”听到先寇布的构想，布鲁姆哈尔特中尉侧首深思。

“如果参谋们没有这种打算，那又怎么办？”“那就先看好中意的地点吧，好用来埋尸体啊。”“那可真叫人不起劲了。”“是啊，既然如此，与其死

后去抱泥土，还不如活着去抱女人啊。”先寇布突然露了个坏心眼的笑容，以左手轻拍着年轻部下的肩膀。

“我曾听说啊，布鲁姆哈尔特，你还没沾过女色啊？”“啊……是的，那是真的。”“年轻人，为了床铺太宽而不知所措，实在太可惜了。如果你有那个意思，为了在决战前添点好彩头，介绍个好女孩给你吧。”关心部下的不中用，但布鲁姆哈尔特摇起了褐色的头发。

“谢谢。不过中校，我的军饷还算少，要结婚也还太年轻，我才二十三岁，也没有真正喜欢的女人……”“结婚？”这是对先寇布而言极为不祥的字眼，使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而布鲁姆哈尔特红着脸，正经八百他说明。

“我的女性观和中校大人的有些不同。啊，当然我不是在非难中校的想法。只不过我就是希望如此去做而已……我还是不太正常吧。”“不，很了不起。”虽然混入一些苦笑成份，但先寇布仍笑着赞赏年轻人的真挚。

“要活下去啊，布鲁姆哈尔特，然后去上个好人。大概没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比这理由更该叫自己活下去的了。”III 在凡费利特 4=2 的地表上，帝国军与同盟军正要进入严重而无意义的流血时，在整个战局上，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动。因为那变动相当微小，而且并未被有组织地结合，因此除了直接的当事人以外，似乎还没有发觉到。

亚历山大·比克古中将所指挥同盟军第五舰队，已经持续了一周的绕回运动，绕过战域的大半个圈子，但在接近气体状行星凡佛利特 4=2 的行星轨道时，收到了友军的通信波。

“是凡佛利特 4=2 的后方基地来的紧急通信。”这是凡佛利特 4=2 的奇怪状况初次化为通信，传达给同盟军。在此之前，几度小心发射出去的通信波，都被凡佛利特 4=2 的巨大气状星体及其产生的影响所遮断。

知道求援通信的内容后的比克古中将，动了动那灰得近乎白色的眉睫。

由一介兵士干到获得提督称号的“五十年选手”，觉得这份报告是不可忽视的，但他还不至于不负责任地只依据第六感而行动。

假设这是帝国军的圈套的话，在凡佛利特 4=2 的地表进驻的一个舰队，或许是个甜美而危险的诱饵。若是帝国军有个壮大的战略构想家的话，或许就会设下这般的陷阱了。不过，这反倒更应该调动舰队前去吧。

比克古虽有着柔软的思考力及广阔的视野，但本质上却并非战略家而是战术家，这种气质使他虽然顾及着圈套的危险性，仍决定让舰队向凡佛利特 4=2 宙域急行。

他对幕僚们出自己的判断，指示舰队向凡佛利特 4=2 上空急速移动。

而后又对参谋长蒙夏尔曼少将，顽皮地眨了只眼。

“少将，此行的出发点或许只是单纯的遭遇战，但也许会像低气压的中心一样，招来一阵风暴哦，至于那结果将会如何，可真希望能活着看看究竟了。”四月五日，被称为“凡佛利特星域之会战”的战事仍未终结。不但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都还没开始，该爆发的导火线，在潮湿中熏着烟气，而且热气还没能完全发散。

“这就好像被迫吃下没煮热的鸡似的心情，难免会吃坏肚子的。”莱因哈特对红发的友人作了这种比喻。眼前正要开始相当大规模的地面战，在理论方面的完成度，在艺术方面的洗练度，对他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在莱因哈特的内心，确实有着苛刻的完美主义者的一面。既无法满足这一面，而且事态的主导权也不在自己的手中，使得莱因哈特的不满越积越多。

吉尔菲艾斯正确地洞察了此事，也已经发现了唯一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让莱因哈特立下个人的武勋。此事的目的并非在贪图小功，而是要在他的霸气上，打通几个通风口。

此刻，在凡佛利特星域的各处，帝国军与同盟军，都逐渐地开始移动起来了。一边探索着敌人的行动，一边为了寻求一个彻底的了解而进行着舰队运动。

同盟军的比克古提督让自己的预言实现了。原本应当与大局无关的小卫星上的遭遇战，却牵动了整个凡佛利特星域上的两军。两军都在寻求着，将黏在整个鞋底的口香糖除去的机会。一道小波浪引来了万道巨浪。

有个虽然在地面，却正确地掌握、预言这些动向的人，那就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他的见识伴随着牙痛般的不快且危险的感觉。他若在帝国军中，能好歹当上个舰队司令官的话，就会以必然而非偶然的丝线来操纵这一连串的事态，解析两军所有的行动，依他所立下的方程式，让两军主力在凡佛利特 4=2 的周边宙域展开，演出最终的决战，让胜利来为一切做个结算。

但是，在散文般的现实中，莱因哈特连在这小卫星上小小的地面战的指挥权也没有。他只得留涅布尔克准将之副将的身分，置身在一辆指挥用的装甲地上车内。

“在开战前，来听听缪杰尔准将的意见吧。”留涅布尔克的这句话，和前些日子在舰队将官会议席上封锁莱因哈特的发言一事并不矛盾。反倒说来，在组织内部听听副将的发言，似乎是在教导这十八岁的年轻人，副将是主将的附属品。莱因哈特当然很不满，这种时候，也可以假装平庸而以不说出真正想法的形式来做抵抗，不过这似乎是不行的。

“对于地面战本身是没什么抱持不安的必要的。敌我的战力差很大，而我们也充分做好将其发挥的准备。唯一需要留意的，是敌军的宇宙战力，从上空对我舰队进行攻击……。”莱因哈特以相当郑重的口吻报告了之后，留涅布尔克点了点头。

“我将来若能飞黄腾达。一定邀卿来做我的幕僚。卿的才能及见识，真不像是十八岁所应有的。今后我为帝国克尽武人之职责时，希望卿能从旁协助。”在身边布起沉默的磁场，莱因哈特回应着留涅布尔克的赞赏。逆流亡者的发言，的确出乎莱因哈特之意表。他至今未曾希望过自己成为别人的幕僚，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从幼年学校毕业以来，他有几位上司，但那全是由军务省的机械式人事安排而来的结果。并非被有力的将帅所招揽。许多长官都无法看出莱因哈特的才干，莱因哈特从不期待他们能有中立以上态度。

留涅布尔克实在是一大例外！他竟自动地希望莱因哈特成为他的麾下。

即使只是形式上的，会说出这种话的，这名逆流亡者还是第一位。莱因哈特的神经网络一时灼热了起来，他那苍白的脸颊，因为几乎爆炸的愤怒而通红。

之所以没有让激怒现实化，是因为莱因哈特注意到了吉尔菲艾斯的视线。

莱因哈特是灼热的冰、冻结的火焰。他是知性的猛将，也是剽悍的智将。

这个双面性，在这个当时，只有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以及共同渡过八年岁月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知道。在地位越高、权限越强时，



莱因哈特就越能发挥其真正价值。

不只是才干方面，在气质上，莱因哈特也是不会屈从于他人之下的。

“这个留涅布尔克不是凡庸之辈。不过一条蛇却要叫一条龙去做它的部下。想必莱因哈特大人对他的印象会比对凡人的印象更差吧？”吉尔菲艾斯不由得有此想法。话说回来，这次的相遇，对莱因哈特及留涅布尔克当中的哪一位而言，是比较不幸的呢？四月六日，凡佛利特 4=2 就此迎向新的早晨。

虽说是早晨，那也只是依据二十四小时制的时刻所显示的。凡佛利特 4=2 的地表与天空，总是黑暗的。从同盟军基地望向东方的地平线，巨大的气体状行星，闪动着微弱的橙色光芒，从纯白到漆黑，数十阶段的无彩色的云，其表面涡流流动，那一片片的云，都有着凌驾中世纪地球上的诸侯国的面积。这些如同宗教画的光景，盘据在凡佛利特 4=2 的地平线附近，在其上方则广布着黑暗的天空。

虽然说是地平线，但在凡佛利特 4=2 看起来是有点椭圆的，帝国军地上部队的踪影出现在同盟军基地北方的地平线，是在六时二十二分。装甲地上车、自走轨道跑、地上攻击机械为其主力，那是地狱的熔炉，把属于敌军的生物与无生物打入劫火之中的意念，化为具象化的杀戮。

先寇布中校以下的地上战要员，已经都穿上装甲服，其他的将兵也都已穿上气密服，在等候帝国军前来。

两军的通信波的波长同调了。为了互相进行通告或劝告，这是必要的措施。当两军之间打通回线之时，第一个声音是由同盟军的华尔特·冯·先寇布中校所发出的。

“警告帝国军，中止无谓的攻击，举起双手撤退吧。如此一来可保住性命，现在还来得及。在你们的故乡爱人正在整顿床具，等着你们回去啊。”帝国军一瞬之间没有反应。在自己发出劝降的通告之前，身处劣势的敌军竟然发出这么大言不惭的问候，实在令人不能相信吧。

卡斯帕·林滋耸了耸肩。

“看来他们不太想撤退呢，中校。”“大概吧。如果我是帝国军的指挥官，大概也不会抱持反战和平思想吧。

也罢，这样算是对他们的爱人尽了义务了。”在语尾，重叠着怒吼，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军的声音，震动着麦克风。

“先寇布中校！刚才那是什么通信！打开回线后，应该先听听帝国军的通信吧？胡来也得该有个分寸啊！”“我只是提出绅士且和平的解决方案啊。”“哪里绅士了？哪里和平了？那根本是在招惹事端！”“帝国军的那些家伙，自己要过来买的啊。把好商品卖个高价钱，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吧？”“这倒好，如果对商品不满意，也许会来退货哦。”林滋愉快地笑了，雪列布雷杰的怒气仍未停息。

“总而言之，今后不得有侵犯基地司令官职权的言行。你只要尽你的职责就够了，没有异议吧？”没有什么异议。在回答中加些毒舌算是他个人的兴趣吧。

“遵命，司令官阁下。”IV 同盟军的放话，使帝国军突然没了气势，连留涅布尔克这般的人物，也一时没了反应。

不久后他掩去了如同喝了醋一样的表情，下令全队维持第一级临战体制。这男子显然有演戏的癖好，他原想在最戏剧化的形式下进行战斗开始的

宣告。然而刚刚却是完全失去了良机。

莱因哈特和吉尔菲艾斯都穿上装甲服，做好肉搏战的准备。虽然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但踏在朝向肉搏战的精神跑道，总是会带着微妙的战栗。

莱因哈特很不愿意站在地上战斗。对他而言，战斗就该得是在宇宙空间中的舰队战，而且是规模越大越好。舰艇数以万为单位、距离以光速为基准，这才叫做战斗。在地面上，距离十公里、百公里的这种，基本上和石器时代的部族抗争没什么两样。虽然明知这是偏见，但莱因哈特仍然如此认为。

“敌方也有个很令人愉快的家伙啊，吉尔菲艾斯。看吧，那个留涅布尔克正满脸苦色呢。”莱因哈特的观察虽然是不带好意，但却是正确的。的确，留涅布尔克的心理并不舒畅。

他确认同盟军的通信是由先寇布中校挑战性的声带所发出的，因此更加觉得一股不快感在狂奔。

而先寇布本人则被赶离了通信机，走到了自己该指挥的地方。

在途中，擦身而过的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中尉对他做了个有点僵硬的微笑，就戴上气密服的头盔，走向管制中心。

在费兹西蒙斯中尉的背后，先寇布想说句“待到安全的地方去吧”，却在苦笑中作罢了。在正要布满血腥味的战场上，大概没有比这个劝告更没意义的话了。

他也戴上装甲服的头盔，听到电磁铁上锁的声音后就出到司令部外头，走到他负责的地区。到达被称为“第四地区”的负责区后，开始下达指示，此时左方看见了白色的光块。

战斗终于开始了。

世界充满了各种色相的彩色，以及各种层次的无彩色。虽然近乎无声，大地却在摇动，飞舞的砂土缓缓降落下来，积在装甲服上面。枪口里进了砂子，把它拨落了之后就射击。无数的火线似乎在天地之间张起了一层膜。

地面攻击机从低空冲来。在大地上，纵横地挖起灼热的沟渠，沿着这沟渠使车辆火炮爆炸。地上炮火进行反击，数千光条伸向了黑暗天空，在各处炸出光之花朵。有的战机受到光束直击而四散，有的机体部分破损，在虚空中留下螺旋状的轨迹，撞上地表。破片缓缓飞起，缓缓地落下。那缓缓的动作，似乎是在嘲笑全心全意投注在杀中的人们。而最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当被炸袭的人体的部分，悠悠地在战士们冻结的视线中飘落的时候。战士们被迫看见最不想看的。此时飞来水平的高速弹，扭去了不幸的观者的头部，运往某个地方，在此时，新兵当中有人已经发狂了，但炮火仍兀自地愈加激烈。

同盟军的火线集中，帝国军的装甲地上车在闪光及光芒当中爆碎。在旁边的其他装甲地上车吐出了报复的闪光。这次轮到同盟军的装甲地上车爆炸了，战士的身体化为火球飞向虚空。反击、再反击，基地的部分建物受到地面攻击机的光束击中而破损。弹列伸向黑暗的天空，炸出了浓艳而多彩的霓虹，装甲地上车像飞车党似地猛冲，撞上高压电线，降下了一阵蓝白的火花瀑布。

二连装的有线飞弹炮车前进。发射多机能复合弹，一击之下就能完全破坏拥有最厚重装甲的装甲地上车，像是食金性的肉食兽。

“发射！”命令一下，炮火炙热了起来，飞出黑色的长影，拖着细细的诱导线，以超音速迫近敌人。

同盟军的装甲地上车当然也试着要回避，但弹着点却异常地正确。在伤口飞散出金属片的当头，橙红的光芒膨胀成球形，装甲地上车的车子化成影绘似地飞散，在帝国军的通信口路中响起了欢呼。

同盟军的受害不只是一辆。第二辆装甲地上车跟着爆炸，第三辆被炸翻之后，其他的装甲地上车拼命地逃出多机能复合弹的射程外。而帝国军就更为前进，同盟军的防御线就后退了。

先寇布咋了个舌。

“打得真准啊，都叫人看傻眼了。”“好像是电磁波遮断型的。搅乱电波和碳烟幕都没用，除了打坏车本体之外，没其他对抗手段了。”这个进言令先寇布点头称是，回头看着年轻而个子大的部下。

“能以雷射光束切断诱导线吗？迪亚·迪肯。”“试试看吧。”回答很简洁，但举起长距离狙击型雷射来福枪的迪亚·迪肯很慎重。虽然有光束射中附近，飞来了土石，他仍动也不动。不久后他的手指扣下了扳机，隔了一瞬的空档，就看到飞弹炮车的诱导线在空中飞舞，失去主要武器的炮车，在同盟军集中炮火攻击下，立即被光与热的巨掌所捕捉了。

V 帝国军已经三次侵入基地，三次都被击退，因为地形上很难横向地展开大兵力，只有不断进行纵线攻击，等待敌人消耗。

“先寇布那个黄毛小子，干得不错嘛。反正是撑不久了……”刻意说出轻侮的话，相反地也证明了留涅布尔克不能无视先寇布的存在。不过很讽刺的，这有些类似于过度评价。先寇布在凡佛利特 4=2 上并不是防御指挥的总负责人，而只有担任防御线的一部分。

先寇布以外的同盟军实战指挥官们也很善战，特别是在雪列布雷杰中将把指挥系统做好射线状分散，横向连络极为恶劣的状况下，他们的确是善战的。而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这里是后方基地，所以武器弹药很充分。

要说同盟军的阵容有弱点的话，其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中将本身就是了。原本他就只是个有能的后方管理者，而非前线的猛将。是个达成预定的高手，但对于预定中所没有的事，似乎是欠缺处理能力。

畏惧帝国军地面攻击机之威力的雪列布雷杰，打了电话去迁怒于先寇布。

“这么下去，制控权将完全被掌握。你打算要如何？先寇布中校！”“打开通信，叫他们悔过，把制控权还来，如何？”真是太过猛烈的反应。雪列布雷杰很不悦地吹胡子瞪眼，但因为对实战没有自信的弱点，使他不能怒斥先寇布的得尺进寸（雪列布雷杰是这么认为的）。他原本对“蔷薇骑士”就没有好感，但却处于非得依赖他们的战斗力之立场，而且还得听取索敌官传来以下这类的报告：“状况愈加恶化，未见好转。”不虚张声势，如此坦率地做报告的态度，也许真是很了不起的，但却不能提高友军的士气，雪列布雷杰的手，又再伸向电话。

“先寇布中校，你预测今后将会如何？”“这个嘛……，我是可以预测战斗，但这可是赌着鲜血的恶赌呢。”一一地回答雪列布雷杰中将，算是先寇布所做的最大限度的服务，他虽然厌恶基地司令官，但却不能弃之不顾，事务处理的专家被丢上最前线来，多少是令他觉得同情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先寇布这般大胆无惧。就算同样是医生，也有外科医生、眼科医生之类的专门分野。若没有雪列布雷杰这种人材，军队是无法发挥出组织之功能的。

虽是如此想，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雪列布雷杰之下战斗，实在是老大不愿意的事了。

在凡佛利特 4=2 地表的一隅，闪着火光。在二四零零公里的上空，可以明确地视认。

视认此事的，是大举进入此宙域的同盟军第五舰队。在亚历山大·比克古古中将果断的指挥下，发挥快速机动的舰队运动的他们，先派出侦察机到卫星上空，确认地上的状况。而到了此时，地上的帝国才发觉到敌舰队的接近。

在上空没有留下援护战力，对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及他的幕僚们而言，确实是失策了。

当然他们也有话说，勉强在上空配置少数的战力，会引来敌军的注意，反倒危险这是他们的说词。

但是，那终究只是在辩解。最主要的是他们怠忽了顾虑。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的幕僚们，只会冷笑老司令官的衰老，却未以自己的思虑去加以弥补，实在可说是怠情吧。若莱因哈特是他们的上司，必然在激烈的弹劾之后，把他们永远逐出军队组织之外。莱因哈特的气质是与怠情无缘的，他有憎恶怠情更甚于无能的倾向。更何况两者都兼备的，当然是无可容许的了。

虽然在现实上，他们和莱因哈特严格的统御仍是无缘的，但却也不能永远贪享着午睡的大梦。危险已急激逼近，而回响的警铃的音量，也与此成正比。

虽然从地面索敌而得知同盟军第五舰队的接近，但暂且他们都还抱着没有根据的乐观论。但当绳索一断，就慌张地向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报告。

在事实的核心上穿上哀号的衣裳。

“不好了，同盟军的一大战力，杀到这宙域来了！”听到那近乎恐慌的叫声，七十六岁的老将并不怎么地惊慌。若是个有实绩的名将，大概会被评为临危不乱，但对这个老人，大概只会被认为是感觉迟钝。

“请下达攻击中止命令，阁下！现在已经无暇去管什么地上基地了。

若从上空遭到攻击，我舰队会全灭！”幕僚们的意见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却是因为出战的地上部队是由留涅布尔克、谬杰尔这些军部非主流的军官所指挥，幕僚们才敢主张中止作战。

若不必担心事后遭到指责，那么丢下地上部队而自己逃回宇宙空间，对他们而言可说是不痛不痒的事。

但是同盟军第五舰队，也并非占着一面倒的有利态势。

超过一万艘的战力，由外缘部移动到星系内部。就算多少会有时差，也绝不可能不被发现。两军都在努力地探查敌军的动向，而米克贝尔加元帅也绝非无为无能的人，他已经看出了同盟军的行动是以凡佛利特 4=2 宙域为目标的。

对帝国军首脑部，特别是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并不认为值得冒着危险去救出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但是既然已相当程度地确认叛乱军同盟军的动向，也就不得不有所反应了。

米克贝尔加下令将全军的主力，集中移动到凡佛利特 4=2 宙域。这个命令在战术上几乎是正确的，不过很遗憾的，在时机上是有点迟了。他若是早三个小时下达此命令，就能先从正面迎击同盟军第五舰队，将之击溃，再把陆续前来的同盟军各个部队击破获得全面的胜利。但事实却非如此，帝国

军全力是以追随第五舰队动向的形态，向凡佛利特 4=2 宙域进击。

比克古中将虽然预测了这种事态，但若未现实化，是无法要求友军的总司令部进行全面性的作战行动变更的。受到军官学校的学阀排拒的老提督，往往被迫得孤军奋战。而他本人也不太期待僚军，不过在此时，已经和第十二舰队司令官波罗汀中将连络上了。比克古最信赖的同僚，是第九舰队司令官伍兰夫中将，但他没有参加此次会战，波罗汀是比克古第二信赖的指挥官。

另一方面，在地面上的情势，也正如混浊的豆汤般的混沌。

莱因哈特虽置身在枪火之中，却不能不顾留涅布尔克地擅掌指挥权，虽然不像他所会有，但他确实有点不知如何下决定行动。

“吉尔菲艾斯，现在全体的战况如何了？”“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莱因哈特大人。”在银河帝国军全军中，有着副官地位的人，大概不下几千名吧。而很可能是其中最有可能的这位红发的年轻人，此时确定他说着：“不可能。”所谓“全体的战况”即使是存在的，也是瞬息万变的，当你掌握时，也已跟不上时代了，即使能正确掌握，也全会被身为主将的留涅布尔克所得知，不只会利于他，或许还会使莱因哈特更加不利。

吉尔菲艾斯把装甲服的头盔靠上莱因哈特的头盔。使用了防止通信被窃听的接触通话法。

“莱因哈特大人，我斗胆他说一句，此刻请专心于眼前的战场。而只要立下个人的武勋，就可立即撤退了。请别再管什么大局了。”莱因哈特睁大了冰蓝色的眼眸注视吉尔菲艾斯，端整的唇线绽出笑容。

“吉尔菲艾斯，没想到你会推行利己主义呢？”笑声在短时间结束，硬质的表面如同冰霜地复上白皙的美貌。

“就这么做，反正是无意义的战斗。至少得立下我和你个人的武勋。”在莱因哈特说出决心时，战斗仍毫不中止地持续着。留涅布尔克的作战指挥奏功，帝国军终于侵入基地内。粉碎了同盟军第二波的反击，虽有不少牺牲，终于逼近了基地司令部的建物了。

手提加农炮将司令部的壁面击破的瞬间，产生了暴风。因为内外的气压差，流失了相当大量的空气，屋内的备用品乘着强风被吸出屋外。人也不例外，几个穿着气密服的兵士，像纸人般无奈地乘风飞出屋外。

破坏外壁是为了侵入司令部内，但在这人工风暴歇止之前，只得被迫中止侵入。虽然有点讽刺，但结果上，却不过只在敌我之间隔下了极短的时间。

强风的终息是枪击战的开始。在侵入者和防御者之间，交换着双方全计总数的枪火。荷电粒子光束贯穿人体，铀 238 弹挖出肉块，壁上涂上了人血的红漆。

杀戮之路向深处不断延伸到达管制室时，在帝国军兵士面前，出现了一位射击手。

那是身穿气密服的女性兵士华蕾莉·林·费兹西蒙斯中尉。

费兹西蒙斯中尉的手中，发出光束，在敌兵的装甲服胸前炸开。但是枪的出力似乎在装甲服的防御力之下。七彩光芒虽包围了敌兵的上半身，却也只是仅仅如此而已。敌兵晃动了一下，踩稳脚步，击出了调整到大出力的荷电粒子来福枪。

## 第四章 混战的始末

凡佛利特 4=2 及其周边宙域，烹煮在战火与混乱之中，为之沸腾，因为是在星域内的会战，同时进行舰队战与地面战也并非罕见之事。但是在如此杂乱无章的状况中进行战况推移的例子，可就绝对不多了。

由凡佛利特 4=2 的地表向上空仰望的话，就可以看见连结宇宙深渊的黑暗天空覆满无数的人工光点，而连结其中的闪光丝线，如同布起了巨大的蜘蛛网，那一样一条的细丝，强夺了数百的生命，就如同死神的钓线。

当初的意图受到阻挡，和帝国军主力陷入混战的第五舰队，当中的幕僚为之困惑。

“比克古中将，战况仍未见好转，要如何是好？”“哪里，也没那么悲观啊。我至今经历过的战役中，没处于不利状况的可不多啊。”比克古虽然仅比帝国军的格林美尔斯豪简年少八岁，但在气质与身体两方面，都显得年轻得多了，部下对他的敬爱也非常笃实。

“我们司令官要是当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话，至少会打得比较像样一些啊。”他的部下们如此说着。不过，不是军官学校出身的比克古，大概只能干到中将吧。只要没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登上上将或元帅的地位的。

当第十二舰队到达的报告传来，比克古苦笑着捏捏自己的耳朵。

“哎呀，波罗汀可终于到了啊。不过这可算是给他添麻烦了吧？”正如比克古老人的苦笑，杀到这宙域的第十二舰队，立即为了展开兵力而大吃苦头。

“要进行舰队战，凡佛利特 4=2 实在是大窄了。”这已完全算不上是警句了，这个事实是万人都得公认的。在波罗汀中将好不容易完成开展与配置时，其他的同盟军也赶到了，在后方推挤第十二舰队，使波罗汀的战术构想尚未施展就化为乌有，也就零零散散地和敌人进入交战状态了。

动力部破损、失去推力的舰队、被气体状行星凡佛利特 4=2 的巨大重力所吸引，逐渐落下。若是舰内还有生存者，就拼命地试图逃出重力，如果已经没办法了，就转乘太空梭而弃舰，当太空梭破损、数量不足时，就会发生友军之间拼命争夺的纷乱。

即使好不容易地拾乘太空梭、逃出了重力，未必友舰就会前来救助，因为敌我双方都处于自顾不暇的状况中。

“别乱开火，会打中友军的！”“整理一下交通吧！叫我们要往哪个方向移动呢！”实际上去尝试移动时，就了解要实行此事是困难重重的。在狭窄的宙域中，敌我挤成一团，几乎令人觉得这质量已经是饱和状态了。即使是用兵圆熟的波罗汀中将也闭口不语，对着幕僚耸耸肩。

“这看来是难以收拾了。看帝国军如何处理此事态，若有好方法，我们就学着做吧。”受到敌人期待的帝国军总司令部也没什么好方法。

在重要的凡佛利特 4=2 上，战况又如何展开了呢？想到这一点的帝国总司令官米克贝尔加元帅，要求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作详细的状况报告，同时指示了，若有余力就全力攻击密集的敌军之背后。

米克贝尔加元帅对这位无能的年长者，丝毫没有好评价，但战况演变

至此，就不能让一个舰队的巨大战力成为游兵，事实上，他是被迫得特地发出如此指示，对米克贝尔加元帅而言，已经够令他光火的了，格林美尔斯豪简中将若是老练而有能的指挥官，早就趁此良机挺身参战，为自己建立武勋了。

“快中止地面战，出到宇宙空间来。那舰队是用来做什么的！”即使记得是自己下令要其待机的，也不由地想喊出这句话了。

地上也持续着杀。

缩小的战线，使杀的密度变浓了。丢下用尽能源的枪枝，挥起碳水晶制的战斧，击倒敌兵的迪亚·迪肯中尉，对出现在眼前，身穿装甲服的敌人，感到双重的战栗。

“留、留涅布尔克上校……”“……嗯，你是叫迪亚·迪肯的吧。我可记得你那大块头。”这流亡者的表情，似乎包着薄膜，不过那薄膜在震动。留涅布尔克在笑。

“这三年来，战斗是不是比较熟练了，就由我这以前的队长来验收一下吧。”留涅布尔克的先发攻击，总是这个论调。这男人把自己曾是“蔷薇骑士”指挥官一事，拿来作为武器利用，迪亚·迪肯忍耐着强压而来的压迫感，回话过去。

“上校，你是背叛者。你走了之后，你知道别人怎么对待留下来的我们吗？军官全员都遭至盘问，连队也差点被解散了。都因为你……”“你说完了没有！”随着嘲骂，战斧化为闪光击来。

“不中用的东西。蔷薇骑士何时舌头变得比手灵活了。我不在之后，就柔弱到这种地步了吗？真是堕落得可恶！”傲然地吐出这些话，战斧在半空中留下银色的切面，向迪亚·迪肯逼近。

远望到此一状况的“蔷薇骑士”的一名兵士，想帮助迪亚·迪肯却靠不过去，只好找寻先寇布，报告了此事。

“混蛋！我不是说过别跟留涅布尔克动手吗？一对一而能胜过他的，只有我啊。”而且那也只是薄纸之差而已。在八年前进入“蔷薇骑士”连队内的肉搏战技晋级赛中，一直胜到准决赛的先寇布，被当时的留涅布尔克上尉阻挡了进入决赛之路，当时正进入最盛期的留涅布尔克，更甚于先寇布的年轻及剽悍。

前些日子的单打独斗，看来先寇布的上升线与留涅布尔克的下降线是交叉了。不过若是留涅布尔克的体细胞回想起实战的记忆时，也许事态会再次逆转。可以确知的是，迪亚·迪肯虽是勇士，却仍及不上留涅布尔克熟练的技俩。五年，不，三年后也许会互转，但……，只得以枪火暂时扫退正面的敌人，先寇布将指挥权委任林滋，抓起战斧，横越了混战的烟雾。

不过，正要横越时，突破了部分防御线的帝国军，正与先寇布的动线交错了。

II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混战的烟雾中，不但和莱因哈特走散了，还遇上了意外的危险。

吉尔菲艾斯领悟到，眼前这一名男子，可能是自己个人战斗史中最强的敌手。在他的眼前，三名帝国军的兵士很快地被战斧血祭了，而且面对吉尔菲艾斯，连一微米的间隙也未露出。

红外线受到热波的乱流所影响，几乎看不见头盔中的脸，对方大概也一样吧。可确认的是那匀整的高挑身材，及蕴藏在内的惊人战斗力。

一瞬的对峙，连结着激斗。

猛烈交错的战斧，在周围降下了无数的小火龙。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地，以一脚的脚踵为轴，回转身体，借以化去强烈的反作用力。

激斗仍在继续、攻击、拨开、抵挡、挥下、突刺，数十种动作，一瞬也未停顿地连锁着，火花装饰着极短的间隙、展开了仅在近乎死亡的情况下才有的华丽。

若是凡庸的兵士，则不知已经进过几道死门了，在技俩与经验上，先寇布应是有一日之长的，然而吉尔菲艾斯硬是封锁了其刚柔自在的攻击。

在内心中，先寇布不禁地感叹，除了留涅布尔克，帝国竟还有如此刚强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使军队本身腐败了，人材却未殆尽呢？吉尔菲艾斯也在感叹，而且还连结着恐惧。不过这并不是说他胆怯了，他的恐惧是如果这么危险的人出现在莱因哈特面前的话……这种假想的死惧，正因为不是为了自己所感受的死惧，所以更加地深刻，吉尔菲艾斯虽然不认为莱因哈特比自己弱，但他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保护莱因哈特。

终于，在猛击的应酬中也有了间隙。退后一步，先寇布调整好呼吸。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这是两位决斗者之间最初的一句话。在一瞬的犹豫后，正当要回答时，在他们的身边，有个东西爆炸了。一切的感觉被撕裂、振荡，他们被无形的东西撞开了。

伴随闪光的大量尘土与烟，好不容易沉静了下来时，吉尔菲艾斯与先寇布都找不到对方了。他们跳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肉搏战与枪击战的旋涡，形成了浊流，将两人分开了。

这个中断，究竟保全了哪一人的生命暂且还无从判断，两人都各自想起原来任务，把与那值得畏敬的对手之间的了断，留给了不确定的未来。

先寇布在杂乱的光与暗之间奔跑，奔过无数的生者与死者之间，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不安与焦躁震动着左右的肺，先寇布低头看着倒在脚边的那装甲服的形影。

“喂，迪亚·迪肯……”呼叫，得到重量级之沉默的回报。那肯定是战斧的犀利斩击，从年轻高大的男子的左肩到胸前，留下了死的痕迹。是一斧毙命的吧。痛苦的时间肯定是很短的。话虽如此，先寇布仍无法容许年仅二十三岁的部下之死。他向迪亚·迪肯的遗体敬礼之后，立亥从追悼者变身为复仇者。虽然和那不知名的帝国勇士之间的战斗，已有相当的消耗，但愤怒和复仇，使他的肉体再次活化，忘却了疲劳。他的视线，锐利地切开充满血烟的周围景象，停在一个定点，透过通信回路的声音，倾注在一位正要离开决斗现场的人。

“留涅布尔克，站住！”昔日部下的叫唤，扭曲了留涅布尔克的唇与眉。

“说句‘请您稍等一下’如何，我可是你们的连队长哦。”“自己丢下了那职位，就别摆出个上司嘴脸，现在的你，是帝国门阀贵族所养的二只脚的狗。光是嘴里说着人话，就已经是对人的冒渎了。”在放话的同时，先寇布往后一跳。留涅布尔克的战斧，发出不可能声响，袭击而来。

切开虚空的战斧，其惯性使留涅布尔克脚步蹒跚。这不该会发生在男子身上的，也许是先寇布的骂声切袭了他平常的甲冑吧？或者是迪亚·迪肯用自己的死来换得了旧连队长的疲劳呢？不管如何，总之留涅布尔克身子晃动着，先寇布的一击把他的战斧弹飞了。留涅布尔克在低叫声中跌倒在地。

“迪亚·迪肯会陪你同行的，安心地看是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去吧！”先



寇布的战斧向着留涅布尔克落下。

但是这个落下的动作被永远地中断了。当一道光芒通过先寇布的眼前时，战斧的碳素水晶斧刃被棒状的能量所击碎，化为破片四下飞散了。

一面发出愤怒与失望的声音，先寇布将那修长的身子往后一退。在地上将身子一转而起的留涅布尔克，以战斗用的匕首向先寇布刺来。后退避过一刺的先寇布失去了平衡。留涅布尔克之所以没有趁隙而入，是因为布鲁姆哈尔特持枪乱射地奔跑了过来。

翻身远去涅布尔克的背影，在光暗乱舞的空间中消失。先寇布仁立着，对关心其安危的布鲁姆哈尔特的询问，只机械般地点了点头。

同盟军基地正渐渐地坠入破灭的深渊。虽然此时帝国军格林美尔斯豪简舰队司令部早已对陆战部队下达中止攻击及撤退的指示，但由于留涅布尔克自己都还挥着战斧地处于血战之中的状况下，因而根本无法撤退。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在混战之中和副官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上尉走散了，独自进入了同盟军的基地司令部里去。突然灵机一动，不向内部深入侵入，而在离枪火较远的通路上，等待逃亡者前来，不久，一个军官级气密服的人影，跌跌爬爬地来到此处，发觉到莱因哈特的身影，狼狽地立立不动。

那位军官很明显地是文件事务的专家，对暴力之事似乎是并不熟练。象是喝醉的舞蹈家一样，以过度多余的动作举起了手枪，想瞄准莱因哈特的胸部中央。

莱因哈特可没有等候对方完全瞄准好的义务。他伸出左手，抓起弹药射尽而放置一边的机关炮，向着对方的枪丢过去。

莱因哈特并没有怪力，0.25的轻微引力，使他能做到这件事。总之，因为枪被打落了，对手的斗争心也象泄气的气球似地萎缩了。他又再以过度多余的动作，改变身体的方向打算逃走，但又被另一个人挡住了去路。莱因哈特不靠理性就领悟到那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他以通信对他的俘虏讲话。

“请报出姓名和阶级。”对方似乎在闹脾气似地沉默不语，所以莱因哈特加强了语调，再重复地做要求，对方的反抗心溃散了，对莱因哈特及吉尔菲艾斯交互地转动了视线，垂下了肩，不过稍稍端正了一下姿势。

“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自由行星同军中将，我向两位要求符合我阶级的礼遇。”虽然挺了挺身，却掩饰不了发抖的声音，但莱因哈特并不打算加以轻蔑。

“好，雪列布雷杰中将，卿已是我等的俘虏，若能立誓不做无益之抵抗，即对卿加以礼遇。”“我明白，我立誓，将本身交由尊驾处置，尊驾的名字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银河帝国军准将。”虽然是相当形式化的作法，不过雪列布雷杰就以此，自主地放弃了逃亡的意愿。一听到金发的年轻人是准将，雪列布雷杰瞪大了眼楮，不过大概想到莱因哈特可能是权门的子弟，似乎是了然地点了点头，对方的误解，莱因哈特也察觉了，但并不打算加以辩解。

吉尔菲艾斯把头盔的通讯频道转换成远距离开放式。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俘虏了叛乱军之指挥官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此人为叛乱军中中将阶级之人物，明言将其身交由缪杰尔准将处置。以上事项谨向舰队司令部报告……”吉尔菲艾斯强调了莱因哈特个人的姓名，若不明确指出此事，则俘虏雪列布雷杰中将一事，将成为陆战部队全体的

功绩，也许还会被指挥官留涅布尔克所独占。与其说留涅布尔克有夺取部下功绩的倾向，倒不如说是帝国军全体都有如此风气。

III 不久，帝国军急忙地进行撤退的准备，毕竟也算达到破坏基地的目的了，要不遵从舰队司令部的命令，被弃置在这不毛的卫星上，可没人愿意。在混乱之中，留涅布尔克得知莱因哈特的武勋，正说要亲自向舰队司令部报告。

“早已向上报告了，缪杰尔准将立下显赫的功勋之事，舰队司令部也早已得知了。”吉尔菲艾斯如此回答。

“……哦？”留涅布尔克端详着吉尔菲艾斯，似乎对吉尔菲艾斯未能完全掩饰的情感有所反应，做了个带有恶意的微笑。

“吉尔菲艾斯上尉，卿的确是……不，卿对长官所表现之忠诚心！确实令人敬佩。”吉尔菲艾斯掩去了表情听着。

“然而，凡事得适可而止，卿乃荣耀的银河帝国之军人，而非缪杰尔准将私人之家臣，在此刻还是再自我确认为宜以保卿一己之身啊。”在吉尔菲艾斯内心的水面上丢下了尖锐的石块后，留涅布尔克步向自己的装甲地上车，向那后影一瞥，莱因哈特的手在友人的右上臂拍了拍。

“我说，吉尔菲艾斯。”“是，莱因哈特大人。”“又给你添了麻烦了，我原是尽可能不增加你的负担，而要和你分享功绩的……”“有您这句话也就够了。”吉尔菲艾斯觉得手臂上的感触是很舒畅的。

“况且，那个叫雪列布雷杰中校的，他的身体也不能切成两半，而莱因哈特大人将他俘虏了，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莱因哈特大人的武勋，不必在意别人怎么去说。”虽然吉尔菲艾斯对他如此强调了，但点着头的莱因哈特，对留涅布尔克仍禁不住有一般带着敌意的不安。

的确，留涅布尔克是值得莱因哈特不安的。

“哼，竟然就只是让那金发小子立下了功勋啊……”原本他就是为了不使莱因哈特·冯·缪杰尔比自己显眼之目的，才将其推上副将之位的，以此而言，留涅布尔克这小小的策谋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方程式上似乎遗漏了一个重大的要素。

“那个红发的，看来只是个副官，其实却不只如此，似乎金发小子的才华大耀眼，而使众人都没去注意到……而金发小子本人又是如何呢？如果连他自己也没注意到的话，那么他的器量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过是外表美丽而却飞不起来的孔雀罢了。”下此断言之后，自嘲使他的脸颊扭曲了，就算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只是只孔雀，那么被那孔雀抢走功绩的他，想来也不会华丽壮大到哪里去吧。这个事实他是不得不承认的。

凡佛利特 4=2 的同盟军基地，正为战后处理而忙碌着。即使今后宇宙空间仍在持续战斗，不过看来地上的战斗算是终了了。地上的建物被破坏，司令官被敌方掳走。结局虽然惨淡，总比没有结局要来得好吧。

年轻的布鲁姆哈尔特中尉向先寇布做了个笑脸，那相当童稚的笑脸，显示出肌肉的紧张还未完全解除。

“看来我们都保住性命了。”“是啊，死者大多了，死神们还没到我们这边，马车就已经客满了吧。”自己嘴上开着玩笑，却也笑不出来，先寇布巡视着由破坏与杀戮的手细心抚过的痕迹。

司令部与周边的建物，在破损处被喷上速干性的树脂，而使得在建物内部也能正常呼吸。各处可以看到脱下头盔的兵士们，在劳动着，或茫然坐

在地上的身影。

先寇布的胃壁象是有冰块滑落一般。战死者的遗体被白布覆盖，由旧式的机械人控制车运走。他发觉由白布中露出的发色，似乎有所记忆，他对正通过眼前的机械人控制车的负责士官开了口。

“那位战死者是谁？”士官视线在记录上巡视后回答。

“是华蕾莉·林·费西蒙斯中尉。受敌兵射击而战死。”“……”“要检视遗容吗？中校。”“……不，这样可以了。”先寇布的声音低沉干涸，纠缠在口腔黏膜上。士官有些机械化地点了点头，好象突然想到了又加了点补充。

“啊，还有，理所当然地，费兹西蒙斯中尉二阶级特进，成为少校了。死后才如此，实在叫人遗憾，不过对遗族至少是一点慰藉。”什么至少是一点慰藉？想向对方那张光会说话的嘴挥上一拳的心情，像在先寇布内心的草地上举起的蛇头，不过他并未实行。他沉默地，目送了曾与他共渡人生中一段短暂时光的女性的遗体。而后仍是沉默地向死者敬礼，那是在看不见遗体的身影之后了。

“要说结婚啊，布鲁姆哈尔特，对我而言，有大多女性配上我都算是糟蹋了。”对着年轻的部下，先寇布如此不隐讳地道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倒也不全是吹嘘，在布鲁姆哈尔特现在的年龄，先寇布在“那一方面”已经是百战的勇者了。而又再历经了八年，先寇布的人生与更多女性的轨迹交错过。其中的一条，就在先寇布的眼前消失了。

“……然而春天一到，鸟儿又会再归来……”低声地唱着，先寇布发觉自己已记不起那首歌的由来了。确实是那许多条“轨迹”中的一条所带给他的，但……他带着自嘲地拍了自己的脸颊，而后把部分心思转向了在等待着他的新职务。

“蔷薇骑士第十三代连队长吗，倒也不是什么坏地位啊。”不过，在这之前，有不少非得处理不可的问题，阻挡在先寇布面前。与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之间还没有个了断，基地司令官雪列布雷杰也被敌人所擒。以眼前而言，结算还是赤字，若不能尽早把这转化成黑字的话，连队长的位席，只怕要变成一块针毡了。

……在与先寇布等人不同的场所中，有另一群为战斗的结束而辛勤的人们。在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管制室中，为了战死者的正确人数，担任统计的年轻士官，正在抗议年长士官那马虎的办事态度。

“别在意那些尾数啊，年轻人。”疲劳的表情中，混入了辛辣的药味，年长的士官回应了。

“……总之，死了一大堆人了。死了大约一百万人了。即使正确地说是一百万零一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死者就只是些数字吧？而且还是可以不必在乎尾数的数字吗？”“对军首脑部的大人物而言就是如此，有什么好激动的。死去的人们不过是用完就丢的道具罢了，我们也有一天会变成那样吧。”“那么，我们到底在为何而战啊？不是为了对抗专制主义者的侵略，保护民主主义而战的吗？”“啊，当然啊，是为了那个。我们是守护着神不让恶魔侵犯的正义的骑士。不过呢，帝国军的兵士也一样有相似的想法吧，即使他们真是恶魔，也是有亲兄弟或情人的吧。就是因为没办法一一去顾及那么多，才又好化为数字去处理啊，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就这样，凡佛利特4=2宙域，直至后代，一直是昔日原为两军舰艇的金属块与非金属块在浮游的废弃物集中所。而后也曾发现被恒星风吹出的两军兵士的遗体，

飘至星域的外缘。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只是个愚行，被此愚行所杀的百万单位的死者，对这愚行的负责人，一直在做着无言的纠弹。

IV 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经由伊谢尔伦要塞回返银河帝国之首都奥丁，是在五十九日。当然，所谓的“凡佛利特星域会战”在 4 = 2 的地上战终结之后，仍冗长地持续，至到两军的战力从此星域撤收，才好不容易地停止了战死者的产生。此段期间，莱因哈特仍一直在战场上，但终究还是没有立下武勋的机会。

虽然俘虏了“叛乱军”的将官辛克列亚·雪列布雷杰中将，但是对莱因哈特而言，仍是在与快感无缘的情况下结束的不毛之战。即使是以他卓绝的天才，在舰队战中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行使任何的影响力。

对于莱因哈特俘虏雪列布雷杰一事，门阀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将之评为“那是金发小子运气好。偶然进到哪里，正好上厚颜逃出来的叛乱军将官。”也是当然的吧。不过，连莱因哈特自己，都觉得这一次有这种感觉。这武勋与战术上的洗练相隔遥远，觉得只是滚到他面前时，被他偶然地抓到一样。

对吉尔菲艾斯来说，那是莱因哈特自己的错觉。在进行同盟军基地中的战斗之前，莱因哈特是何等努力地在确立战略上的胜利条件，捕获雪列布雷杰中将，不过是对其努力的当然之报酬。

“就算雪列布雷杰这个人偶然滚出来的，抓住他的确实是莱因哈特大人的手。如果当时莱因哈特不在场的话，也就平白让他给逃了。您的晋升是理所当然的。”莱因哈特对友人的话点头称是，总算心情是开朗了。

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的军队，在当时并非是“秩序坚牢而致密有如钢铁”的状态，但每有会战终了，总括与赏罚，总会以一定的形式进行。

“凡佛利特星域会战”之后，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以十八岁这年纪叙任少将。当然，在帝国军史上最年少的少将。俘虏同盟军中将辛克列·雪列布雷杰之功绩受到了评价。

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也晋升为少将。总之是破坏了“叛乱军”的一座基地，身居准将之阶级也三年了，也该是晋升的时候了。再加上既然“金发小子”都晋升了，不让身为作战指挥之主将的留涅布尔克晋升的话，那也是很奇怪的。

他们两人的长官，格林美尔斯豪简老人也成为上将。关于此项人事，军务省内也提出异议，但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下旨“让那老人当上将吧。”他余生也不长了，就让他成为上将也好，反正他也不会再上前线了。”皇帝如此发言，宫廷与军部之间，就此成立了妥协。不再给前线的将帅添置麻烦(!)，只任闲职的话，也就没理由反对其晋升了。可能的话，是希望他立刻退役，好好安养天年，不过凡事也有个顺序，目前这也算可以满足。

如此人事处理告一段落之时，出现了令莱因哈特怒火喷出的事态。那并非是故意要使他发火的事。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并未晋升，红发的年轻人仍只是上尉。对莱因哈特而言，这是无法容许的，不去诘问负责人是不行的。

直接面对莱因哈特的愤怒与不满的是军长省人事局长郝普特中将。这对他而言是件麻烦事，不过是上尉上升少校晋升问题，是属于他的部下人事第三课长的处理权限。郝普特中将是与个性极其无缘的“灰色的官僚”，不过反过来说，对莱因哈特也没特别抱持恶意。要求面谈，受到诘问，他闭口

不语。

“既然你如此说了，就让吉尔菲艾斯上尉升任为少校也可以。”郝普特中将终于如此回答了，但莱因哈特要高兴还早。这个回答后的接续词才是重要的。“……不过，如此一来，吉尔菲艾斯新少校就不能再担任你的副官了。在帝国军的历史上，是没有校官担任少将之副官的前例的。”人事局事理直气壮地断言。莱因哈特并不知其中真伪，尽管他是战略战术的天才，在幼年学校一直享有秀才之名，也不可能记住长达五世纪的帝国军全史。人事局长的说法，令莱因哈特觉得狡滑，但以郝普特中将而言，“适可而止吧”的心情已相当浓厚。本来，从幼年学校毕业之后的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一直配属在同一部署，本身就是特例的待遇。被指摘到这一点，莱因哈特就无话可说了。自己是否为了自己的自私，而阻碍了吉尔菲艾斯的晋升呢？这份认知，对莱因哈特而言，是太过酸苦，几乎让他感到了刺激胃部的不快感。

离开莱因哈特身边，吉尔菲艾斯就可成为少校。若是如此，莱因哈特应该把吉尔菲艾斯从身边解放，让他晋升吧？固执地要让他跟自己在一起，不是错误吗？但是失去吉尔菲艾斯的辅佐时，自己会变成如何呢？莱因哈特无从想像。因为他并非留涅布尔克所说的“孔雀”，所以他熟知红发的友人对自己而言是如何不可缺的存在。因为不可能有能取代他的人才了。

两位青年军官，此时在军务省宽敞的大厅中，注视着莱因哈特的身影。

近乎黑色的暗棕色头发的高大男子，与不整齐的蜂蜜色头发的略为矮小的男子正一起从查阅局长的房间走出来。

在帝国众多的青年军官之中，那是以其杰出的智勇而被熟知的一对。奥斯·冯·罗严塔尔为二十六岁，渥佛根·米达麦亚为二十六岁，阶级皆为上校。罗严塔尔略为倾首地问着僚友。

“那位年轻的军官是谁呢？好像有印象，却想不出来。”“啊，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准将。升为少将了吧？不管如何，才十八岁，算是很不得了。”两人不由得沉默了起来，注视莱因哈特的身影。金发的年轻人，埋头于自身个人的思考，并未注意到他们两人。豪奢的金发将闪亮的微粒子撒进他们的网膜。

要是注意地观察，罗严塔尔上校的右眼是黑的，相对的左眼是蓝的，给予了端整的脸庞一份异彩。

他们在大厅一隅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迅速地整理查阅局长交付的二十多张文件。一边整理，一边对眼前看到的年轻人的肖像，米达麦亚提出了话题。

“你认为如何？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加以轻蔑，但这评价正确吗？”罗严塔尔视线不离文件地回答。

“自古有言，猫与虎子相似，但却不可混淆，必须小心才是。”“莱因哈特·冯·缪杰尔，依你所见，是虎是猫呢？”“大概是虎吧，即使他是因姐姐的庇荫才显贵的，但敌人可没有斟酌这些情况的义务啊。”莱因哈特在现实上，是一再立下武勋，依其成果而晋升的，敌军可没有理由要故意输给莱因哈特。把莱因哈特那特异的晋升，视为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庇荫、或是偶发的幸运之结果的人们，是闭眼不看真象的人。的确，在机会给与的阶段，莱因哈特是比他人有更优惠的环境，但是这一点，门阀贵族的子弟们也并未立于比他更恶劣的境遇。周全地运用被给与的机会，不断地重复出征、武勋、晋升，应当是莱因哈特本身的能力。

原本说来，若是在宫内省或典礼省担任书记官，就当能与战场的劳苦无缘的。成为军人，却只有一次的经验就逃回来的贵族少爷也不计其数。跟那比较起来，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位年轻人的价值不知有多高，要不承认此事，那是不承认的人气量小吧。

“那年轻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元帅，那么一来，也许是银河帝国的最美貌的元帅呢。”此时，他们有关莱因哈特的话题就此行打住了。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做，而那豪奢金发的年轻人，眼前和他们的人生似乎也毫无关联。

回到家的留涅布尔克，一进到沙龙，依旧保持军装，坐在沙发上。不悦，该说是猜疑的视线前，有着他的妻子。留着浅褐色长发的她，名为伊莉莎白。

“你回来了，恭贺您平安归来。”“越来越会说违心之论了啊。”冷酷地回应，在沙发上跷起了二郎腿。

“拿酒来。有四六九年份的诺那·黑先的白酒吧。”妻子以银色的盘，送来了白酒瓶与杯子。以前叫佣人做时，丈夫大为生气，命令妻子要亲自去做。

倾饮了几杯之后，他说了。

“我这次成为少将了。”“恭喜了。”“哼，有什么好恭喜的。缪杰尔那小子才十八岁，就和我同为少将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啊，他到了三十五岁，搞不好都当了元帅了。”留涅布尔克以那急速酣醉的眼，朦胧地看着妻子硬绷绷的表情。

“你的未婚夫也才二十多岁就当准将了啊，不，是少将阁下吧。而且还是因为战死所致，让向叛乱军道谢才是。”“您别再提那件事了。”妻子的声音，听来有如风吹花睫般地摇曳，丈夫的嘴角略为扭动了。

“不打开心的冷漠女人。”“……您看起来是觉得如此吗？那么我可以改，努力地让你不会有这些感觉。”“是吗？我可不相信你会对我打开心房。”留涅布尔克低沉地笑了，那笑法不像在伤害妻子，而像是伤害自己，他伸出右手，抬起妻子白皙的下颚，看着如同褐色珠玉的眼瞳。

“你只要一直怀念着死去的未婚夫就行了。要相信他还活着，有一天会回来，那也由得你。看着憎恶现实，沉迷在幻想中的你，对我而言是非常有趣的。呵呵……”映在依莉莎白眼眸的留涅布尔克的影子，对着他自己吐着嘲弄的气息。

昔日曾是自由行星同盟军“蔷薇骑士”连队长的这男子，收起笑声，将手从妻子脸上移开，粗鲁地，抓起白酒瓶，不倒在杯子，直接往嘴里灌。像是故意地，把酒精的气团向虚空吐出。

“明天要去拜访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宅邸。”以勇猛、粗野闻名的装甲掷运兵总监的名字，被留涅布尔克说了出来。

在现实地位上，私人的影响力上，奥夫雷沙在帝国军陆战部门都是第一人，对于得到少将地位的留涅布尔克而言，是不会对他缺了礼数的。

“几时要出门呢？”“别像事不关己一样地说，你也要同行的。”“噢……”那些微的动摇，证明了奥夫雷沙在贵族的贵夫人、千金之间是没有人望的。

“怎么了，奥夫雷沙再怎么狰狞，也不会吃了你。那们仁兄若不是有装甲服包着的硬肉，是不会有加以料理的意欲的。”丢了句恶意揶揄的话，留涅布尔克抓起妻子白皙的手腕。

“那么，夫人，夫妇就该以夫妇应有的方式，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吧……”

## 第五章 初夏强风

由战场归来之时，莱因哈特同吉尔菲艾斯最先去见安妮罗杰。但话说回来，成为皇帝后宫之宠的安妮罗杰，连身为血亲的莱因哈特，想要面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由出征归来，也就是以武勋之奖励的形式，才被认可作为面会的理由。因此，为了能见到安妮罗杰，在此之前的征战也就只得接受了，这一层面，在吉尔菲艾斯的心理上是确实存在的。

此年五月二十四日之会面，是在夏夫豪简子爵的宅邸进行的，身为安妮罗杰友人的子爵夫人，将日光浴厅借给了他们三人。在这置放着观叶植物的盆栽，木质地板的房间里，莱因哈特向姐姐说出了吉尔菲艾斯未获晋升之事，安妮罗杰表示愿意出力帮忙此事。

“万事拜托了”吉尔菲艾斯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有着最终的人事权的不是安妮罗杰，而是皇帝佛瑞德里希四世，为了使吉尔菲艾斯晋升，而让安妮罗杰去恳求皇帝，想到那种光景，对他而言是非常痛苦的。

“谢谢您，安妮罗杰夫人，可是，我并不急着要晋升的，现在的官职都已经算是升得太快的了。”若由安妮罗杰去请求皇帝，要使吉尔菲艾斯晋升少校是很容易的吧。由兵士眼中看来，虽然像是云层之上的地位，但是由皇帝或门阀贵族来看，也不过就只是个少校而已。虽然在军部对各阶级是有其定额的，但这个定额一向订得比实际数量多出许多，因此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被知晓此项人事早因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的干涉所致的话，军首脑也就是门阀贵族的印象将会严重恶化吧。安妮罗杰、莱因哈特、吉尔菲艾斯，三个人各自的立场将会恶化。即使是身为皇帝宠妃的安妮罗杰，在宫廷与贵族社会的角落里，终究还是有不少皇帝目光所不及的场所。

为了自己，而使安妮罗杰的立场恶化，这是吉尔菲艾斯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为那将使他自己心寒，远离幸福。

在向安妮罗杰告辞之时，她的视线从弟弟移向其友人的脸上了开口说着。

“齐格飞，你……”安妮罗杰只有说到这里，不过吉尔菲艾斯已领悟到她已谅解了自己的真意，幸福感宛如春潮，感受到那温暖充满了心窝。比起这份幸福感，什么晋升之喜，实在微不足道，没什么钻营的价值。而且，实际上，十八岁就身任上尉已经是了不得的了。军官学校毕业，二十岁任职少尉，是标准的军官人生的出发点，连虚名的贵族也比不上的平民出身的吉尔菲艾斯，在十多岁就任上尉，确实已充分是个异例了。

……不过，吉尔菲艾斯比莱因哈特晋升迟了一星期之后，也被任官少校。

莱因哈特即惊又喜，必是有人干涉了此事，待他知道了情由，更加地吃惊。那是新任的上将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特别推荐了吉尔菲艾斯。

“那老人领悟到死期将至，想要多少做件好事吧。”莱因哈特的毒舌，也略欠神采，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他也为吉尔菲艾斯的晋升而欣喜，有着感谢

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之推荐的心情。

不论如何，吉尔菲艾斯是得向推荐者致谢才行，这一天前去格林美尔斯豪简“上将”的宅邸造访。莱因哈特抑制了想要同行的心情，送红发友人出门。

在广阔却阴暗的书斋中接待访客的老者，请吉尔菲艾斯就座，对他的谢词如此回覆。

“缪杰尔准将……不，少将也就另当别论，连我都晋升了啊，要是不让卿晋升，那就没有道理，因为卿确是善尽了辅佐缪杰尔少将之责啊。”“在下惶恐，不知该如何致谢才好。”“不过呢，今年这么晋升了一级之后，从明日起今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次晋升了。”“这种事我并不介意的，即使是少校的阶段都觉得是逾越已分了。真的是感谢您。”事实上，有点讽刺的，吉尔菲艾斯并不像莱因哈特那般，对他本身晋升的事感到高兴，若是莱因哈特晋升中将，他还会比较欣喜些。

“另外，迟了些向您祝贺，格林美尔斯豪简阁下也晋升上将了，恭贺您了。”极尽礼貌地如此陈述了，但意外地，老者并没什么感怀。

“不，我能当上什么上将的，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或因为什么功绩，只是因为我是子爵家的家主，又承蒙皇帝陛下个人的好意而已。”正不知如何回答而沉默的吉尔菲艾斯耳中，又传进来一句毫不经心的话。

“这般的世态，缪杰尔少将不也觉得很无趣的吗？”一瞬间，冷气的手指，从吉尔菲艾斯的脊椎上奔驰而过，这位老者究竟想说什么呢？“缪杰尔少将并没有什么不满，以十数岁而能身任少将，对皇帝陛下十分感谢的。”以卿的立场也只能如此主张吧。不过以卿的用心或是诚意，也无法掩去缪杰尔少将的目光的。”“……”“我从没见过那么充满霸气的美丽眼眸。我终此一生，也未曾有过那种眼眸。”这不能大意地回覆，吉尔菲艾斯掩去了表情，端详着老提督的脸，高评价未必就能断言为好感的同义词，更何况，莱因哈特的野心与霸气，是要将这个让他十八岁就身任少将的国家机构毁灭。

吉尔菲艾斯觉得有必要转换话题。

“不过，在十八岁的时候，阁下也是充满着霸气的吧？”“哪里，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早已看透了自己的才能与将来性了。”虽然是迟滞的声音，老者的发言，明确地否定了吉尔菲艾斯的质问。红发的年轻人，感到难以把握老者真正的心意，这位老者洞察到什么了吗？或者是在妄想着什么呢？至今为止的交涉，吉尔菲艾斯认为这位老者对莱因哈特，并未抱持敌意、恶意、害意，今后是否也该继续如此认定呢？即使吉尔菲艾斯再如何贤明而深思熟虑、视野宽广、富洞察力，也仍摆脱不了仅仅十八岁的实际年龄，格林美尔斯豪简老者与吉尔菲艾斯之间，有近六十年左右的人生经验之差距，那差距并非只靠知性与理性就可填补的。另外，在吉尔菲艾斯的价值观里，除了公正与高洁之要素以外，还含有着颇为特殊的粒子，在判断他人的价值之时，吉尔菲艾斯总会去设想到这个人莱因哈特大人是否是有益的人材呢？对安妮罗杰夫人是否抱持善意呢？沉默延续了好一阵子，吉尔菲艾斯的思考画了个圆，回归到出发点，这位老者，在莱因哈特的雄图霸业中，该放在哪个位置才好呢？就因为自己看不见莱因哈特的背后，而吉尔菲艾斯却看得见，以这层意义来说，吉尔菲艾斯的视野，有时会比莱因哈特更宽广，在现在这个场合，吉尔菲艾斯对洛林美尔斯豪简个人，并未感觉到负面的情感，在现实的层次上，反倒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位老者对莱因哈特的未来将成为障碍



物，吉尔菲艾斯就必须将这老者排除才行。而自己做得到这件事吗？以那无关吉尔菲艾斯内心的表情与口气，老者悠然地开了口。

“身为年长者，若我能说一句依老卖老的话，那么就是缪杰尔少将完全没有必要急躁啊。”“您说急躁，是哪方面呢？阁下？”并非没感觉到那危险，但吉尔菲艾斯还是尝试问了。老人的回答很简洁，或者说是巧妙。以听来并不尖锐的声音缓缓地回答。

“当然是关于人生啊。”得到这回答，吉尔菲艾斯站起身来，向老者告辞，因为他觉得自己反倒可能会暴露身份。身为企图篡夺整个帝国的不法野心家之心腹的那个身 11 了结了几件公事之后，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回到林贝尔克、休特拉杰的寄宿处。两姐妹都已年过六十的克里希、菲帕两位未亡人，与亡夫的回忆一起生活的家，莱因哈特他们借住在这二楼，但一年之中有大半时间在战场上，房间一直空着。

迎接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的两位未亡人，张开双手，为他们的的生还祝福。

“金发先生和红发先生都平安，真是太好了，还担心他们会不会被坏心眼的上司欺负呢。”“金发先生”的莱因哈特是少将，对少将如此称呼是太过奇特了，但莱因哈特他们的年纪象是她们的孩儿一样，也就怪不得她们不想称呼“阁下”了。

“头脑好脾气强又长得漂亮的孩子，在学校都常会被欺负的。金发先生再怎么看，也都是会被无能上司憎恶的类型。”因为是完全的事实，莱因哈特也不作反论，一听到翌日还得前往军务省去，两位老未亡人似乎都吃惊了。

“不过，当军人的有那么忙碌吗？我家老爷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老是去钓鱼呢，不过我家老爷也只当到上尉而已……”虽然两位未亡人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即使没有实战，军人也不是能那么好整以暇的，特别是当上了少将，光是仪式就够花时间的了。

不过，在尚未决定正式的编制转换的这期间，就成了无职之官，所以的确是会无从打发时间。若编制到军务省本部，走军部行政的路线，则光是整理那堆积如山的文件就够打发时间的了，但一旦进入实战时，是不能由办公桌往最前线直行的，既然置身于实战部队，只有忍受没有战争时的赋闲了。

这一夜，晚餐添了二种酒，在凡佛利特星域出征之前，因为“未成年”这个正当理由，一直是不斟酒给他们的，将红酒与白酒各自在舌上细心地滚动，说出一句“还不错”后莱因哈特笑了。

当然，莱因哈特并非充分理解、感受到饮酒之乐，原本他就并非有着那么广阔的人格或人生，将帝国少将这个地位，或是带给他如此地位军事才能去除掉的话，他只是个年仅十八岁，疏于世事的年轻人而已。

要说到莱因哈特最大的嗜好，就是研究战略及战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读书、三次元西洋棋等等，对艺术或其类似物，几乎是没兴趣的。顶多是和常人一样喜好音乐而已，在幼年学校时代，似乎是刻意的，“为了培养宽广的人格与教养”，也曾上过美术课，但莱因哈特的画书被评为“在技术上相当优异，但却无灿烂的个性也没有深刻的感受性”。莱因哈特并未全心投注在绘画上，象这种评价，似乎是个未完全把握他本质的评价，他倒是不介意。

的确，莱因哈特大人是有着贫乏性的部分啊吉尔菲艾斯如是想着。

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篇华丽的诗，但若限定在私生活来说，则是极平凡的，与风雅、多彩这些形容词是相当遥远的。

“莱因哈特大人的话，倒有个对别人而言颇难的打发时间的方法。”“比方说？”“例如谈个恋爱。”虽然这只是个玩笑话，但这个推荐太过意外了，莱因哈特也许会生气的。

吉尔菲艾斯如此想，但事情倒未如此。冰蓝色的眼眸起认真的光芒，似乎试着检讨过这议题。

“……试试倒也无妨，但要如何找对象？”吉尔菲艾斯差点没掉了酒杯。老实说，他没想到反应的角度会与自己的预想会偏这么多。

“莱因哈特大人，先决定要谈恋爱之后再去找对象，这顺序颠倒了吧？”“所谓的顺序，应当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吧！”以一般而谈，或许的确是如此，但会在这种情况硬扯上这道理，或许也是莱因哈特奇特的一点。

“有这种意思，经常做此准备的话，找到适合我的女性的机会也就多了吧？你不这么觉得吗？吉尔菲艾斯。”“那么请教一下，您喜欢怎样的女性呢？请说来作为参考。”“也没什么条件。对了，头脑好，性情佳就够了。”莱因哈特极抽象而奢求他说了出来。总而言之，大概还没认真地想去恋爱吧，吉尔菲艾斯看出来。

昔日，莱因哈特以其地位与美貌，却仍持身严谨，而曾受到部分人们的赞赏。虽然耳闻此事，莱因哈特似乎并未特别有所感铭。

树立实绩且实绩受到正面评价，这才是莱因哈特的矜持所期望的，无意义地被称赞，他也不会感到任何喜悦，持身严谨是事实，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恋爱及性爱的兴趣很薄吧，而且是极端地。

“一些怪事也被猴子称赞可叫人为难。没有能力理解我真正价值的人，又怎么能称赞我呢？”终究是无法当对方的面说出的，所以对吉尔菲艾斯作此质问，若不给他个满意的回答就会不高兴。对红发的友人，莱因哈特是任性到底的。

“比起不能理解就加以毁谤的人，不是多少好一些吗？”此时，吉尔菲艾斯如此回答，莱因哈特也纳闷了起来。

“嗯，吉尔菲艾斯是那种观看下水道，也能从中发现美的那一类人啊。这种话若不是由你说出，我一定会认为这人是个伪善者。”莱因哈特说了这象是感铭的形容，又象是挖苦的台词。

“如果你当了学校的老师，那学校一定不会有心灵受创的学生吧。”很意外的，这或许是一击中鹄的评价，吉尔菲艾斯的双亲也曾如此评论过儿子。

实际上，以吉尔菲艾斯而言，也不是原本就志愿当军人的，只是以吉尔菲艾斯的资质，作为军人是相当杰出的，战略家的见识、战术家的巧致、军政家的处理能力、战士的勇敢，各方面都以最高水准而兼备着，但是如果莱因哈特不存在，这些资质就不会发芽，身为军人的吉尔菲艾斯也必然不会存在，会和父亲一样成为官吏，或如莱因哈特的想象一样成为教师，不管如何，除了被强制兵役以外，或许就会航行在平凡而平稳的人生吧，吉尔菲艾斯自己也不是没有如此想象过，但他丝毫没有要将想象与现实交换的意思。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活在现实中，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吉尔菲艾斯，你不回去见双亲吗？”被突然问及，吉尔菲艾斯最初有点踌躇。

和双亲之间虽然每月有一次书信往来，但直接的见面是一年也少有一次，这是因为莱因哈特，他不想有强调家庭及家人之存在的举动，但是现在，莱因哈特劝他去和双亲见面。

反正年内会再有一次以上的大会战吧，一旦要出征，又得为准备而忙碌，在此之前，去见他们一面如何莱因哈特如此催促，吉尔菲艾斯也没理由拒绝金发挚友的好意。

吉尔菲艾斯回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双亲仍和八年前一样住在同一座屋中，而那隔邻仍然存在着昔日的缪杰尔家。安妮罗杰和莱因哈特姐弟，与父亲一起居住过的小屋。八年前，当那房子更换主人之时，吉尔菲艾斯的人生变了方向。

以往数次的会面，都是以双亲前来面会儿子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吉尔菲艾斯从进入幼年学校以来，就没回到老家过了。红发的年轻人确认了胸膛里的那只怀旧的鸟已从回想的巢中飞起了。他回应了莱因哈特的好意，同时也劝这好友归乡探望探望。

“不，我不去。”莱因哈特摇着闪亮的金发否定。

“我和你不同，那屋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吉尔菲艾斯正确地理解了这句话的涵意，也放弃再进一步的规劝了。

III 从凡佛利特星域的战场归来之后，对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而言，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当然，留涅布尔克那边，在战场上就一直阻挡在莱因哈特他们的视野之前，直至现在，那长长的阴影的一部分，仍落在莱因哈特的脚边。他渡过了近二倍于莱因哈特的人生，但却仍和莱因哈特在军级上并行着，对这件事他是否能保持平静呢？要和莱因哈特比较，原本就是困难的，所以以三十五岁就得到少将的阶级，这种成绩已经显现出留涅布尔克身为军人的非凡之一面。而且，或许他对莱因哈特所抱持的体认，是和大多数门阀贵族大异其趣的。另一方面，经过了凡佛利特 4 = 2 上的经历，莱因哈特也无从忽视留涅布尔克的存在。这位逆流亡者，不仅仅是有才气，在人格中也有危险的成份，莱因哈特对他是无法产生好感的。即使如此，若有必要，他会抑制反感及恶意，在将来把留涅布尔克迎入他的阵营，他是有此度量的。关于此事的必要性，他曾向好友征求过意见。

“吉尔菲艾斯，这么郑重地问你是很奇怪，不过，你觉得留涅布尔克这个人如何？”“与之为敌是很棘手的……”“嗯？”“作为友方，大概更难以收拾吧。”这个回答似乎大出莱因哈特意料之外，他的长睫毛繁忙地上下眨动。

“吉尔菲艾斯，没想到你嘴巴倒挺毒的。”“和莱因哈特大人在一起八年了，难免染上毛病。”“那么，我是病原体吗？”莱因哈特提高了音调，不过当然并非真心在发怒的。

紧闭的唇扭曲成苦笑形状，莱因哈特接受了吉尔菲艾斯的见解。

以吉尔菲艾斯而言，并非是基于偏见而对留涅布尔克这个人的信赖性提出质疑的，即然莱因哈特并无意屈属于他人之下，也就只有让对方承认莱因哈特的优越性，两者的关系才得以成立。但是要去要求留涅布尔克做到这一点，大概不可能吧吉尔菲艾斯是如此想的。

“这种事或许您是不会去关心的……”做了如此的前提，吉尔菲艾斯向莱因哈特道出对于留涅布尔克所收集到的几项情报，其中包括留涅布尔克夫妻之间与“蜜月”之形容词相差甚远的婚姻生活。留涅布尔克之妻伊莉莎白是在未婚夫死后，并不情愿地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之事，莱因哈特在此时才初次听闻。有关男女之间的事，莱因哈特的价值观是单纯而有洁癖的，关于自己本身尚且如此，对于别人的男女情事，就毫不关心了。此时对吉尔菲艾斯

的报告，可说是有点厌烦地在听着，不过似乎渐渐感到了有些兴趣，玩弄着豪奢黄金渤海的手指，动作缓慢了下来，不久手指停了动作，开始抒发出感想。

“那么，留涅布尔克的夫人，是跟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结婚罗？”“结论上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吧，不过，终究只是传闻而已。”吉尔菲艾斯很慎重，关于留涅布尔克的婚姻，不好的传闻占了压倒性，有说他是行使暴力，有说他企图与夫人的娘家之间成立有力的阁阁，可说是不胜枚举。不管是哪一条传闻，共通的部分就是夫人并不爱身为夫君的留涅布尔克这项人们相当确定的推测。

“这对做丈夫的人来说，不是太可怜了？”莱因哈特认真地说着，吉尔菲艾斯有点吃惊，至今他所收集到的情报，就算程度上有差异，但全都是将夫人视为受害者而寄以同情的，吉尔菲艾斯大概也有点被感化了吧，莱因哈特的见解，有着新鲜的意外性。

“若是不爱的话，就不该结婚，若是被强制的那又另当别论。”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的姐姐安妮罗杰被当权者强纳入后宫之事，对莱因哈特而言太过沉重吧。“反抗强制吧”要伸张这句话，对八年前缪杰尔家所处的状况来说是太艰难了。

一段沉默的小曲流过后，莱因哈特低声吐出。

“留涅布尔克似乎也不是个怎么幸福的男人啊。”对这感想点头称是之余，吉尔菲艾斯也开始同情起留涅布尔克的心境。

听到莱因哈特的这感想，留涅布尔克也不会高兴能得逢知己吧？而这正是留涅布尔克无法与莱因哈特携手的最大原因吧吉尔菲艾斯有此感觉。

留涅布尔克夫妇造访了装甲掷弹兵总监奥夫雷沙一级上将的宅邸，但却说不上有什么好成果。奥夫雷沙府邸似乎是配合着拥有者的巨躯，一切的规格与陈设也都极尽壮大，留涅布尔克夫妇有一半的身子埋入了沙龙的沙发之中。在经过不到十分钟之内，伊莉莎白·冯·留涅布尔克就觉得身体不适，躺在邻室的沙发上，接受看护了。

“让您看见这丑态，真是抱歉之至，总监阁下……”“尊夫人似乎不太喜欢我家啊。该不是你硬带她来的吧？”奥夫雷沙的指摘正中标靶，使得留涅布尔克也觉得不悦，不得不转移话题，原本，这是礼仪上的造访，要以妻子身子不适为理由，尽早告辞也是无妨的，但留涅布尔克想借此次造访多少获得一点实际利益。他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的名字搬上了口舌，询问奥夫雷沙的见解。

“哼，那个金发的子小吗？”奥夫雷沙的声音中，充满的不是恶意而是破坏力。光是听到这声音，胆子小的人大概就要昏死过去了。

“不过是姐姐的姿色迷惑了陛下，而余波庇荫了她的弟弟罢了。留涅布尔克少将会在意这件事吗？”“不过，他本人却对自己的军事才能自信，而且，公平地来看，他的自信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这件事，奥夫雷沙这种欠缺时代认知的保守派会如何去接受呢？留涅布尔克对此事有着恶意的兴致。虽然现在的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只不过是少将，不过是个骄傲的金发小子而已，但少将之后是中将，中将之后又是上将，如此一来，特别顾重颜面的贵族诸公们被迫对他做礼节上的让步的日子，有一天终将会来到吧。

为了阻止此事，需要留涅布尔克的力量若能让贵族们这么认为，留涅布尔克也就能让门阀贵族了解到他的商品价值，不但能毛遂自荐，还能卖个

人情。但是，奥夫雷沙的反应并不在他的想象范围之内。

“看来从战场回来以后，你是没事可做吧，留涅布尔克少将，特地来到别人家里造访，还尽提到那个小子啊？”贺尔曼·冯·留涅布尔克内心的地平上，雷在远方微微地响着。在自由行星同盟，他是异端者，而现在在帝国，他仍旧是异端者。没有才能就被侮蔑，有才能就被忌避，那是过去的逆流亡者一直被安置的，一个悲惨的指定席。

以某层面的意味来说，身为被疏远者的立场，留涅布尔克和莱因哈特是共通的，但留涅布尔克对金发的年轻人所抱持的，不是共同感，而是在相反侧进行的情感。比自己年轻十七岁的年轻人，与自己并驾齐驱的不合情理，并未能带来正面的精神作用吧。几种类型的思虑，但对奥夫雷沙似乎并不管用，反应并不甘甜也不温暖。

“你是地面战的专家，反过来说，是无法期望能荣达为提督的。你所想要的，是我的座位吗？总归而言是是此吧。”象是面对猎物的肉食性恐龙般的笑，闪动在奥夫雷沙门齿的附近，足以把礼仪端正的留涅布尔克的抵抗一瞬击碎的迫力，包含在那笑声之中。那笑声加大了，因为奥夫雷沙的脸逼近了过来。

“我是讨厌金发小子，但是也讨厌你。”这男子大概已尽可能地降低声音了，但似乎象是沙龙的墙壁内埋设了扩音系统一样，响彻了留涅布尔克的整个听觉。留涅布尔克想勉强以笑容回应也失败了。奥夫雷沙虽然单纯，却绝非是容易驾驭的人。

“所以，我明白地说了，留涅布尔克少将，你和那金发小子若是来个两败俱伤，那可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你尽量为了咬裂他的白皙的咽喉而磨利你的牙吧。”奥夫雷沙轻松地倾倒手中的酒杯，将威士忌与冰块的瀑布倒入巨大的口中，盛大地发出咬碎冰块的声音，他对留涅布尔克大大吐了口气。

“若是能得胜幸存，我就给你今后的机会吧。但是，你想踢落那金发小子，若是期待我们会加以协助那可就是痴人妄想了。”留涅布尔克沉默地，咀嚼着自己的失算。那象是陈年的药草一般，充满着空虚的苦涩。

IV 六月七日，新的人事正式决定了。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少将，被给予了帝国宇宙舰队总司令部付的地位。这说不上是职位，只是将所属明确决定而已，但莱因哈特反倒高兴，因为确定了这只是在下次征战之前的临时席位而已。吉尔菲艾斯也以总司令部所属将官付这暖味的称号，被准许置身于莱因哈特身边。

六月上旬，“圣灵降临祭”的日子一接近，奥丁的市街充满一片喜气。原本这是举行古老的宗教性仪式的日子，但在如今，已经成了在初夏最舒适的时节，用以喝酒、高歌、跳舞的活泼的庆典了。

在这一天，由皇帝御赐了数千樽的葡萄酒与啤酒给帝都的市民。当然，是不可能让全部市民都享用到的，但这是将皇帝陛下对民众的慈爱等等的，以最具效果的形式显现出。并不是给予什么政治权利或经济上的平等，但二十几代的无权利状态，使得一般市民的权利主意识被磨钝了，人们乖乖地去享受着庆典。依莱因哈特的说法，这是“如家畜般地顺从，无丝毫批判能力”，或许，平民们是尽其可能地在享受在专制政治下这一瞬的“小阳春”吧。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相隔八年之后再次的回到老家，是在六月九日“圣灵降临祭”的前一夜，这一夜，莱因哈特前去只准许将官及其夫人出席的军务省的晚宴，他要吉尔菲艾斯将他前些日子所劝导之事加以实行。

若只是等着莱因哈特从晚宴回来，实在是无事可做，所以吉尔菲艾斯接受了金发友人的好意，回到自己生长的城镇去。

已经是黄昏时刻了，穿着私人便服的吉尔菲艾斯首先走进的酒吧中，充满着热闹喧哗。

吉尔菲艾斯在认识缪杰尔家的姐弟以前，偶尔会来接在这店里喝着黑啤酒的父亲。店里面仿佛躲过了时光的侵蚀，似乎永远保存着那暖色系的色调。

穿过混杂的人群，将两肘安置在吧台的吉尔菲艾斯，秃头微胖的店主向他搭讪起来。

“要什么啊，年轻人。”“大杯的黑啤酒，再适量地来点香肠、薯条、还有酸酪甜点。”点好了东西之后，他借用了电话，告知双亲返家之事。让家人大肆铺张地迎接的话，实在不好意思，而若太过突然，则又可能会没人在家。他想，若没人在家，则从外面看看老家就回去也好，不过，双亲这时都在家。约好三十分钟后返家就挂断了电话，把啤酒杯放在他前面的吧台的酒吧店主，频频地注视这高大的年轻人。

“原来，你是吉尔菲艾斯家那个红发的小鬼啊？”“好久不见了，老板。”店主握住吉尔菲艾斯伸出的手，用力地上下摇着。

“竟然长得这么高了，都快顶到天花板了啊。”一面以笑容回应那实的言词，吉尔菲艾斯拿起了啤酒杯。他打算在这店里做好返家的心理准备。用这一杯啤酒及一盘小点心，以及短暂的时间。

在酒吧待了大约三二分钟的时间，吉尔菲艾斯移步回到老家。伴着怀念同行的一种近乡情怯，在黑啤酒的威力下沉眠了，每一步都让他在时光的走廊上逆行，让他能置身于与过去直接连结的光景之中。沉淀于青灰色的黄昏一角，切割出一片橙红，在玄关射出的灯火之中，仁立着双亲的身影。

“欢迎回来，齐格飞。”“我回来了，爸爸，妈妈。”已经比双亲高出许多的红发儿子，为了接受母亲的亲吻，必须弯腰到相当的角度。父亲伸出的手掌，比起在记忆中的更小而更瘦弱了。

“真是个好小孩，要是昨天先通知好，也就能好好做顿丰富的菜了，连准备也不让我准备一下。”“那，怎么样，缪杰尔家的少爷对你好吗？”每次见面，一定会被问及此事，吉尔菲艾斯回答也都是一样的他我非常的好，不用担心。

走进了客厅兼餐厅，坐在餐桌边，晚餐马上就做好了。白色清洁的桌巾和八年前一样，有着三色堇的刺绣。

“不过，你竟然成了军人了，像你这么温和的孩子……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相信呢！”这也是每次都相同的台词。儿子只是笑着，对母亲的感慨，是无言以的。对某人温和的人，对另外的某人是可以变得冷淡、残酷的，象这样的邪恶事实及认知，吉尔菲艾斯并不想让母亲明白。

“对了，爸爸，兰花培育得如何了？”被儿子暗示了一下，只以园艺为乐的父亲绽出了笑容，调整了一下坐姿。

母亲将那诉说着“真是拿他没辙”的眼神投注了过来。

“嗯，对了，多亏你去年寄回来的那笔钱，让我能重建温室了。要不要去看看？”“我是叫他把钱存下来好养老的啊，可是你爸爸就只会顾着他那些兰花。”“反正养老时会有恩给，有什么关系，要是有急用的话，兰花也能卖钱啊。”“可是啊，齐格飞再过十年也会结婚，好让我们抱抱孙子的吧。到

时候，做父母的如果没能为他做点什么，实在说不过去吧？至少房子的头期款……“双亲善良的争论，被儿子的一句话打断了。

“我是不结婚的。”断言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似乎想缓和一下前言的效果，又再追加了一句。

“目前没那个打算啊，也从来没想到。爸爸不也是过了三十岁才结婚的吗？”“话是没错，但要是你已经有了对象，没必要等到过了三十啊。你有没有中意的人了啊？”“就是没有对象啊。所以啊，那个……”吉尔菲艾斯松了口气了。因为母亲开始准备餐盘，温热的鸡肉浓汤的香气以那华尔兹的拍子在餐厅中飞舞着。

用完了餐，咖啡端出来的时候，吉尔菲艾斯询问了一下。

“对了，隔壁的房子现在怎样了？”事实上这才是吉尔菲艾斯最想知道的事。父母之间默然地交换着应该谅解的眼神，似乎在沉默中决定好了要扮演的角色，开口的人是妈妈，那是不太赞赏现况的表情。

“现在是名叫培克曼的退伍军人一家在住着，不过还是没像以前那么被用心整理而有些荒废了。不过，当然我们也没资格去干涉人家的私事……”咖啡喝过之后，没有重点的欢谈仍旧持续着，吉尔菲艾斯进到寝室时，日期已经更换了。为儿子铺床的母亲出了房门，踌躇地叫着。

“……我说，齐格飞。”“什么事？妈妈。”“你，真的不后悔当上了军人吗？”母亲的心情，在吉尔菲艾斯的胸膛里，像是春水般温暖地地渗泌。不过他的回答早已是固定而不变的了。

“我不后悔啊，妈妈。”“是吗？那就好……”“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工作，也希望能无愧于他人和自己。而且，我可以明白地预言，在妈妈你抱孙子以前，和叛乱军的战争一定也结束了。”掺着一些小谎言，吉尔菲艾斯向母亲道了晚安，脱下衣服钻进了床铺。

在这之前，他从窗口向外看，在正面的黑暗中可以看到灯火。那证明了昔日的缪杰尔家现在有人居住，在此过着日子。

明天上午在探访一下原来的缪杰尔家及周围的怀念的处所，在午餐之前回到林贝尔克·休特拉杰的房子去，在心中做了这个预定，吉尔菲艾斯想伸个腰，但手脚上了床缘，而没办法做到。在八年前，他觉得这个床铺大得几乎占了半个世界，而今晚却连他这一具身子也收容不了。感受着岁月的作用之奇妙，他穿越了睡眠庭园的门扉。

用过了早餐，吉尔菲艾斯向双亲行礼之后离开了家。保重啊，别感冒了，感冒是万病之源啊。爸爸妈妈你们也保重这种时候的礼仪还是越平凡越好。

而后稍稍绕过了围墙，吉尔菲艾斯就已到了这天最初的目的地了。

安妮罗杰与莱因哈特姐弟，身为吉尔菲艾斯家邻居的期间并不长。从八年前的初春到初秋，还不满半年，那段短暂的时期，占据了吉尔菲艾斯的过去，导引着现在，而且将要支配其未来。

昨夜看见灯火时，还感觉到八成左右的安心，在这早晨的阳光下再重新看，则昔日缪杰尔家，明显地有着浓厚的荒废气息。这栋房子，在吉尔菲艾斯的双亲结婚而构新居之时，已经是住着第二代的居住者了，缪杰尔家据说是第四代的居住者。

现在的居住者培克曼家到底已经是第几代了呢？吉尔菲艾斯家是否又将是和邻人无法长久交际的命运呢？回应吉尔菲艾斯的问候而出现在玄关

的，是位六十多岁的妇人。缺乏活力得让人想以灰色来形容，两眼及动作都欠缺着力量。

让外人看自己家的内部，对她而言似乎不是件愉快的事，吉尔菲艾斯表明了身份，并拿出一百帝国马克纸币作为谢礼。以军队的权威及金钱来达成要求，并非吉尔菲艾斯的本意，但培克曼夫人接受了，告诉他在丈夫外出的时间内可以随意看，就走到庭院去了。

八年来的岁月，以那硬实的手掌在屋子内外四处抚过，那痕迹残留在吉尔菲艾斯视界所及之处。“真荒废啊……”在安妮罗杰在的时候，这屋子也给人老旧、疲劳的印象，但却被整理得很清洁。此后的居住者们想来也未必会特别虐待、冷遇这屋子，另外，吉尔菲艾斯本身，也的确有着对安妮罗杰的整理能力过大评价的一面，但即使如此，荒废的印象仍然强烈，使得吉尔菲艾斯为之恍然。

小客厅的壁上，挂着三帧照片。全都是青年的肖像照片，下面注有简短的标记，探视了一下，吉尔菲艾斯摒住了呼吸。

长男卡尔，四八〇年战死，二二岁最后的儿子。

吉尔菲艾斯吐出摒住的气，那大概是以双亲的血泪熬炼出来的吧，他的脚步从那布满灰尘的地板上移走了。走了几步才将呼吸与步调协调好的他的面前，看见了延向二楼的楼梯。

楼梯有着具光泽胡桃木材质扶手。

这扶手，他曾和莱因哈特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滑了下来，被擦得光滑的扶手，滑下来实在很爽快。就在他们重复了几次之后，才发觉楼梯下安妮罗杰正张大眼楮抬头在看着。慌忙地在中途要爬下扶手，当然是没那么容易的了，两人失去了平衡，发着盛大的声响地摔到楼梯下，正好下面放置着一个大大的洗衣篮，里面堆满床单及毛巾，所以银河军才不致于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两位卓越的青年军官。

因为掉下来时，吉尔菲艾斯整个垫在下面，安妮罗杰命令弟弟向红发的友人谢罪及致谢。“向齐格飞道歉吧，然后再向他致谢，他是为了保护你才垫在下面的！”这样地说了。

膝盖的跌伤让安妮罗杰为他涂药，是让他觉得非常自豪的事。

……那段日子之后四季流转，数个冬天拍动着银色的羽翼，飞向了笼罩着时间大河的黑暗天空，在这期间，莱因哈特与吉尔菲艾斯从幼稚年学校毕业，置身于军队了。经历了数次的战斗，目睹了数百万的死亡，然后，在周围蓄积了无数的死者，才换得了自己的生存。

虽然在吉尔菲艾斯心中一隅，有着想责怪培克曼家疏于整顿房子的心情，但这一点却使吉尔菲艾斯引以为耻。三个儿子在战场上死去了，还得让个陌生人来非难有关整理房子的事，培克曼夫妇难道真有那么大的罪过吗？当然是没有的。吉尔菲艾斯走出玄关时，在前深深地行了一礼。

缓缓地走着，在前往林贝尔克·休特拉杰在途中，他来到了可以远眺幼年学校寄宿舍的街道。

在幼年学校，假日也有其相衬的乐趣。在冬天，来到小雪闪动的市街，在啤酒喝得满脸通红的老板所在的小摊上，点上一份奶油烤鳟鱼。

“多加一些柠檬汁啊！多加一些。”被铝箔纸包着的鳟鱼，热会烫伤嘴唇，不过也能把手掌给暖和了起来。

看完了立体电影再出到外面来，小雪成了真正的大雪，街上各处都有



小孩子们开始打起了雪仗。想到了某件事，他急忙跑回幼年学校，果然，上级生、下级生对抗的雪仗已经打起来了。把雪球往爱整治的人的上级生的脸上丢去时的爽快，每口吐出的气息，似乎都像活泼的音符在舞动……“这不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吗？”从旁而来的这声音，把吉尔菲艾斯呼唤回现实来。红发的年轻人转过修长的身子对着那声音，不久便绽露出怀旧的表情。

“是马丁？马丁·布佛贺兹吗？”吉尔菲艾斯回想起瘦小而气色不佳的同级少年，除了身材长高了以外，并没有多大转变。总是在腋下夹着厚厚的书，这一点也没改变。他进了国立奥丁文理科大学，正在研究古典文学。

“的确象是你会有的生活方式啊。我妈妈就常说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学者的。”“谢谢。不过话说回来，齐格飞，你竟然成了军人了，这可就教人想象不到了。”平凡的述怀倾注着深深的心思，马丁·布佛贺兹仰望着老友高大的身子，突然露出苦涩的，像在忍着牙痛般的表情。

“不过，我后年也将进入军队了。因为满二十岁了，要服二年的兵役，和你不一样，是从最下级的二等兵出发。若能活过一年，就可以晋升为一等兵，不过在此之前大概早就战死了吧。”“马丁……”“抱歉，齐格飞，我并无意破坏你的心情。”“我明白的，你不必在意。”不过让吉尔菲艾斯觉得奇怪的是，进到国立大学从事某些学问研究的人应当有免除征兵的特权的，马丁难道没去申请吗？“我申请过了，但却被驳回了。若是医学或工学还有话说，像文学这种没用的学问是没有免除征兵的特权的。”“文学是没用的学问吗？”“我是不这么想，但下决定的不是我，而是军务省的征兵训练局的官僚们。他们不只是在办公桌前摆官架子，把我们送到前线去，还连学问、艺术也帮忙分好了级了，真是了不起的官爷啊。”“容许这种人厚颜横行的世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想着莱因哈特终有一天将会进行的军部及官僚社会的肃正与改革，吉尔菲艾斯平静地断言。点头认同的马丁，象是想到什么似地问起了。

“对了，你还和那个莱因哈特·冯·缪杰尔在一起吗？那个顽强的转学生？”不喜欢对方的形容，但吉尔菲艾斯默然地点头，然后又补述了莱因哈特以十八岁之龄当了少将之事。

“是吗？他倒挺适合当高级军人的，大概任何人死了他都能冷然以对吧？真是的，以为自己是谁似的自傲得不得了。我或许也会在缪杰尔阁下的麾下，被带领到互相残杀的场所去吧……”吉尔菲艾斯表情凝重了起来。

“马丁，莱因哈特·冯·缪杰尔这个人是我的上司，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对我非常的好。所以，请别在我面前说他坏话好吗？”“抱歉，我并没有恶意。并不是要和你斗嘴，请原谅我。”谢罪之后，马丁·布佛贺兹和吉尔菲艾斯握手告辞。他想要在征兵之日到来前完成论文，作为在活着的时候完成过某些事情的证明。吉尔菲艾斯带着敬意目送了说了这些话后挥手离去的老友的背影。……但是，经过半年，当学生的地下反战组织遭宪兵队袭击时，在被捕者的名单之中有着马丁·布佛贺兹的名字，随着痛楚的领会，他觉得这实在是马丁所会有的作风。再过两年年后，当他的地位与权限被飞跃地强化时，他探寻了老友的所在，但此时的马丁·布佛贺兹已经在政治犯收容中死去，死因是营养失调。

做完了小小的感伤旅行，吉尔菲艾斯回到林贝尔克·体特拉杰的寄宿处。

在这边生活着的是现在而非过去，将那朝气与活力的风吹向红发的年

轻人。

在楼下的大厅，向菲帕夫人问候，谈了二、三句之后，吉尔菲艾斯上了楼梯，敲了莱因哈特房间的门。

“吉尔菲艾斯，你回来了啊？别那么匆忙也行的嘛。”“莱因哈特大人，上午您都做些什么呢？”“听了些音乐后，就做战略论的比较研究。伯登和叶克哈特的。”“是这样啊。”“没人来打扰，所以满有进展的。偶尔这样也不错。”本以为吉尔菲艾斯早上就会回来，却等到过了中午，莱因哈特有点不高兴。

“我买了甜酒海绵蛋糕回来哦，要不要吃？”“不要。”“……您不喜欢吃吗？”“我不喜欢吉尔菲艾斯认定用食物就能收买我的这种心态。”把涌上的笑意，抑制在咽喉中，红发的年轻人再呼唤了。

“这蛋糕应当是好吃得可以弥补的心态哦。我去叫菲帕夫人冲咖啡。如果愿意原谅我的话，就请下楼吧。”走下楼梯，吉尔菲艾斯听到背后律动的脚步声跟了过来。将来暂且不说，现在这个瞬间，似乎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 第一章 英雄的新工作

杨威利上尉的生命仅有6小时就结束了。

这是发生在宇宙历788年7月19日的事情。21岁的杨在11时25分接受从中尉晋升为上尉的命令，16时30分收到晋升为少校的命令，上尉的在任期间仅有2万1千9百秒，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建军以来最短的记录。

“希望以贵官的努力，能够同时刷新少校在任的最短记录，请加油。”

国防委员会人事局长克洛普那氏摆出满脸的笑容，用多肉而潮湿的手掌抓住杨的手大力地甩动着。你当然笑得出来，拼命的人又不是你。杨没把这句话出口，但他在心中恶毒的咒着。他，杨威利，才刚从艾尔·法西尔救出了3百万名平民归来啊。

“上尉吗……”

杨并不认为自己是地位或阶级非常执着的人，事实他也不是。但是，对这个只经历6个小时的上尉这个地位，他觉得有些奇妙的喜爱心情。如果在这个地位上待上一年两年的时间，一定会渐渐的开始讨厌吧，但仅有6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讨厌，这都是由于生还者不得连升两级的这种非明文规定所带来的奇妙处置。

上尉这个阶级，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仅仅只是服役年代之中会体验的一个通过点而已，但是，对于从士兵往上升的军人来说，可能是一生军历的终点。“老上尉”这个普通名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经常有即将退役的军人，“鉴于以往累积的功绩”由中尉升上来，这种例子相当多的缘故。

“不过，上校，你真是非常幸运的人，一定是诞生在令人羡慕之星下的人呢。”

克洛普那氏的声音，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夹杂着施舍恩典的语韵。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21岁的时候，无地位无官衔，被送到流刑星，在酷寒的环境下，被强制从事劳动。和这种境遇相比较，杨的今天，简直就像是在

阳光浴室中享受温暖阳光似的舒适。一想起先人的劳苦，不禁对自己现在的幸福，从心底深处升上一股感谢的心情……

“才怪呢！”

在内心，杨就用这一句，把通俗的道德论踢到九霄云外去了。被敬爱的亚雷·海尼森亲自训示的话还没什么话可说，现在处于比杨更优越而且幸福的立场的人，根本没有义务被他们说教。

不过幸好，和克洛普那氏的会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杨威利少校，接受新的命令和阶级章后，退了出去。

“短期间内大概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好好地享受暂时的休假吧。”

人事局长赐下的恩训。

战争的确已经持续一世纪以上了，但并不是一天也不停的持续在战斗着。一天的战斗，要花上一百天去准备：军队要进行编制、士兵要加以训练、指挥官的人事要去安排、军需物资要生产、输送、并保存起来。战争是一种无法和再生产相连结的巨大消费系统，无限制地将人命和物资不停地投入死与破坏之黑洞中的无建设性经济行为。虽然是没有建设性，但是像杨这样，以此为职业的人们，在全宇宙中有着好几亿人，他们只要一人喝上一杯咖啡，就会产生莫大的经济效果。

“到头来只会肥了费沙而已吗，真是的……”

交易商人的行星费沙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恶辣，只是帝国和同盟太笨了而已吧？杨不加入这些愚者之列，并且对于其他愚者，确保了与其相对的优越，才会达到少校这个地位。收下命令退了出去后，发现他已置身于距离休息的真正意义最遥远的状况。当事人本身也望之却步的赞赏，如同豪雨一般的倾盘而下。

“一直到成功之前，几乎没有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呢。”

静静的，杨回顾了才发生没多久的过去。在接受逃出艾尔·法西尔之行的指挥任务时，他简直是沐浴在非难和批判的集中炮火之下，别说是救世主，他在平民的眼中，只被视为舍弃平民的丢脸军队的代表而已。要是静静地不说话的话，被说成是“靠不住的小毛头”，为了要让市民安心拍胸膛保证的话，又会被以“没有任何实绩，还一副了不起的样子”的无聊理由骂得半死。

只有一位，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她长像的，十三、四岁的少女，支持并激励他。当抵达行星海尼森时，披着人类外皮的大群邪气蜂拥而至，杨像是置身于狂骚之宴的正中央。

叫杨威利的这条新手帕，就像在老式洗衣机的漩涡似的骚动中，或沉或浮地搅动着。和军部的宣传部门有很密切关系的某立体电视台，做出了个非常过份的企划。

“能出面和林奇夫人在立体 TV 对谈如何？60 分钟的节目，演出费提高到一万元，并且配合每百分之一的收视率，还有外加奖金……”

这个没等他说完杨就拒绝了。世界上还真是有这种，舔舐别人心脏的伤口流出来的血为生的家伙呢，这种实在感再现实也不过。一方面杨被推崇为英雄，赞赏倍至，但另一方面，逃亡的林奇提督的妻子却被迫搬离官舍，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不敢出现在人前。这并不是杨的责任，只不过心里还是非常地不好受。

以年轻女性为观众的杂志啦广播电台之类的执拗采访攻势，也让杨受

够了。对年轻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抱着憧憬心情的年轻女性，大概是要多少有多少吧，但是，真正爱着叫杨威利这个实在人物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真是非常值得怀疑。

被骚动弄得疲累不堪，21岁的杨，态度变得讽刺意味很重。21岁这种年纪，应该是更有朝气、天不怕地不怕才对，但是杨对于“英雄”这张满是金箔的豪华椅子，只感觉到坐起来非常不舒服。对权力这种高价的衣服，只觉得穿起来非常难过。

人有各式各样的，也有人能把权力这种外衣穿得非常气派。杨威利不是这一类人的这个事实，主要是在于精神的骨骼形式不同，并不是由于善恶的尺度无法测量。

记者会、采访、表扬典礼、餐会等过密的行程，一星期才只告半段落而已，在这个期间，睡眠不足当然不在话下，就连吃东西也是食不知味。前后左右被元帅啦上将啦的制服包围着，根本不会有什么食欲的，再加上偶尔还有复数以上的照相机包围，周围挤满了空虚的演说或赞赏。

度过了像暴风雨一样的一星期，杨才能喘一口气，就如同字面意义的深呼吸一下。首先，报导人员都只剩下二流以下的，带来各种各样的企划案，其中，还有要找出他亡父的第一任夫人，和她对谈的企划。

的确，杨去世的父亲杨泰隆，是再婚之后才生了杨威利这个儿子的，和第一次结婚的对象是生离，并非死别，所以大概还活着吧？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对杨威利来说，也可以算是“继母”吗……？世上能将实在状况，正确表现出来的名词，还出乎意义的少呢。

这位女性是不是知道呢？和自己分手的男人的儿子，当了军人，得到“英雄”这种虚名，如果知道了的话，是觉得高兴？还是惊讶？或者是嗤之以鼻呢？要见个面吗……这种想法才刚浮上杨的心头，就赶快把它打消，大概对方也会觉得相当困扰吧？况且还有黄色报导夹在其中呢。

接下来就是大量涌现，自称是杨的亲戚的人们了。

原来如此，我也是有“亲戚”啊，这种惊讶对杨来说是很新鲜的经验，但这种新鲜感，并不一定和愉快的心情相连。“成功是大量生产亲戚和朋友的工厂”这句话，是自旧时代以来的著名谚语。

杨的父亲杨泰隆，只关心买卖和古代艺术品，几乎完全不照顾年幼的儿子，因此激怒了所有亲戚，打算把可怜的年幼稚子——这是指杨威利——从不负责的父亲手中救出来。由于杨泰隆抱着儿子逃走了，亲戚们的儿童福祉计划也不得不作废，但是，如果实现了的话……这个嘛，到底现在会变成怎样呢？

一位大概比杨年长20岁左右的绅士，不知道是几等亲，握住杨的手上下甩动着，并说自己在十几年前，就对你的将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了。

杨不禁在心中想，如果真对他的将来抱有很大期望的话，那为什么不在5年前帮他出学费呢？这样的话，也没有进军官学校的必要了，进平凡大学的历史科系，顺利的话也许能进研究所深造。

但是，由于处在和银河帝国持续了130年战争的时代，因此杨也有可能以一般士兵的身份接受征召，如果这样的话，被送上最前线去，像这种不懂要领的人，大概是会战死或是成为俘虏吧。说简单一点，在艾尔·法西尔时，如果他只是一般士兵的话，不是就这样留在行星上，落入帝国军的手中，就是和司令官林奇少将一起成为俘虏这两种下场。非常讽刺的，就是因

为司令官把责任推到他头上，才因而获救的。

“算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只是虚名的英雄，但到底是救了人命嘛，总比相反意义的英雄要好得多了。”

说是这样说，但是这种话要是公然说出口的话，大概会伤及军中的同僚以及长官们吧。

即使不因为如此，现在已经是处于天天遭受如针刺般的眼光刺在后颈上的处境中了，再继续增加非好意的势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拯救了3百万人的性命这件事，是属于美谈的范围。3百万个人生、3百万个未来，因为杨而得救了，到这里为止是完整无缺的美谈，但再下来就有问题了，被救了的3百万人的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呢？尤其是小孩子们，没有被切断的人生，他们会如何去运用呢？在他们之中，也许会出现对市民的福祉有所贡献的人才，也许会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也说不定。活下去就必须完成生存下去的责任不可，3百万人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归结呢？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但却不是杨的力量所能控制的。

10月1日，杨威利少校的现在状况是“待命中”。和晋升的同时，配给他一间比以前的大上两倍的军官宿舍，在大而无当的广大房间里，只放了一些简陋的家具，我们的新任少校，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

简单的说，杨的住所只需要有寝室、浴室和书房就可以了，吃饭都在外面吃，也不需要家人的个别房间。他从亡父那里继承的，没有被当成破铜烂铁处理掉的，只有一个万历的红釉彩壶而已。“如果再晋升的话，会需要更宽的家吧”，负责的军官这么说着。

“今后10年内，没有晋升的预定。”

只有被降级的可能性，杨在嘴边喃喃自语着，军人的出人头地也有和登山非常类似的一面。在险峻的山道上，走出一小步是能够顺着细细的小道爬上去呢？还是掉进谷底去呢？不知道是哪一种比较有趣。

“不行，好象越来越沉郁了。”

把立体电视关掉，杨抱着椅垫又重新躺下了，现在也许是正处于精神方面生理韵律周期的低潮期吧。成功了心情还变得那么低沉的话，失败了会变成怎样？

成为少校的话，有些地方也要像个校级军官才行。

要购置一些像样的家具，家里要加以整理一下，找个侍从兵来做家事，或者是干脆找个管家来好了。不管怎么说，要维持一定的格式，是非常麻烦的事。

升到了军官学校的最高年级的话，低年级生会半自动地像侍从兵一样帮你擦靴子、整理房间，偶尔还会帮你做饭呢。军队是个阶级社会，军官学校就是最初的一道门，这道门相当狭窄并且也很厚重，不管怎么杨已经通过了，在阶级社会中占有中等以上的席位了。

杨自己本身，在低年纪的时候也有帮高年级生打杂过，但不记得有受到过什么特别严酷的待遇。当时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席特列中将，以身为教育家来说，这个人非常地开明并且作为光明磊落。

“赋与各位特权，就是要各位测试自己的器量之深浅，诸位是否能获得低年级学生之爱戴，这和各位成为军官之后，是否能获得士兵们的信赖相连结。我期待诸位高年级同学们，能够清楚区分出严格与虐待的不同”。真是可说是位名校长的名流人物。

虽然如此，但对财政当局来说，校长的权限并非绝对的。由于预算合理化的关系，战史研究科决定废止，也是在席特列校长的时代，这对希望免费学习历史而进军官学校的杨来说，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由于很明白这并不是校长的责任，因此对席特列这个人，并没有任何抱怨。虽然想过，是否该对财政当局稍做抵抗呢，但杨自觉这种行为，是将原本没有的东西，利用要胁的手段来获得。

像这样的自觉，使人在判断杨的性格是强是弱的时候，变得相当微妙。22岁这种年纪，也许应该是抱持着一面倒的、明确而且单纯的价值观比较好也说不定。总而言之，从校长席特列口中得到一句“干得好”，总没有像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空虚的赞评，那样的不舒服就是了，谢天谢地。杨自己的回答，也总是“只是运气好而已”。

在内心里是这么想着，“只是运气好而已”，但是被旁人露骨地指摘出来，仍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指摘的这一边，很明显是夹杂着嫉妒的话。要完全看破这一切，杨还太年轻了一点，这和先前提到的自觉，是互相矛盾却又同时存在的事实。

以某种意味来说，杨的外在和内在一样，都是相当半吊子的。

对于这种批评，杨的反应是：

“到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男人，21岁就当上了少校的话，岂不是已经走到人生的终点了吗？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由于并不喜欢出人头地，因此这简直可说是多余的麻烦。原本说来“只能升到少校的人”这个评价，是杨自己私下常常如此自语着的，常常在想，大概只会到这种地步吧，什么提督的称号啦，司令官的地位啦，完全不觉得这些适合自己，只不过现在的状况也是，既不觉得适合也无法想像会发生这种事。不过嘛，人总是各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到头来总会安定下来的吧。

杨试着想像一下10年后的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是包围在如此华丽的色彩当中。

首先，军人这种职业，是无法保证10年后是否自己早已阵亡了。一旦上了前线，简直就可说是24小时和死亡同床共枕一样。不过非常讽刺的，退伍军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任何职业的人都来得长。有规律的生活、营养均衡的饮食、受到锻炼的身体、定期健康检查等，结果造成身体非常健壮而且寿命很长，嘴上常挂着一句“最近的年轻小伙子”，被所有的人敬而远之，实在很叫人毛骨悚然的光景。总之，这是如此能再活半个世纪之后的问题。

在9月底，奉命出席退伍军人联盟的定期大会，被累得半死之后，公务和私事的大波，总算平静下来。杨被放进闲居的平静池塘，在完全平静的池子里，杨什么也不做，把脸露出水面，就维持着这样漂啊漂着的状态。

待命这种身份的确是很轻松没错，如果没有那种，接下来不知道会被授与何种任务和地位的不安的话。老实说，再怎么不安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去想它也没有什么意义。明白地说，不论是派到什么地方到什么位置，反正一定都是待起来不好受的地方。

也有像军官学校的教官，这样的职位，面对众多的学生授业解惑，也是相当困难的事，能够的话，希望会是更轻松一点的职位就好了。

小人闲居则不善，杨光只会想一些无聊的事，打断这种颓废状态的人，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统合作战本部的参谋官，阶级是中校，对杨来说，是使他抬不起头来的学长之一。这样的人物，在10月2日把杨叫来自己的执

务室来。

亚历克斯·卡介伦现年27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沉着，并且带着一种非常自然的自信。对以社会有益的才能这一点来说，他远远超出杨之上。在军官学校中，就发表和组织工学有关的论文，这论文被某大企业的经营集团认可，进而希望争取他到自己公司工作的这种经历。以才干来说，可说是属于秀才官僚的类型，但在不好的意味上，简直可说完全不像。对年少者，能毫不拘束的随意谈笑，对年长者，也能大展他的利齿毒舌，包括包了糖衣和不包糖衣的。

“将来，嗯，20年后大概可以坐上后方勤务总部长的宝座吧。”

这是一般对他的评价。由于和杨相差6岁，所以没有在军官学校同时就读的机会，而是卡介伦以年轻事务次长的身份赴任时结识时，总之是位伟大的学长。提起这个，记得事务长爱德华，有位正当妙龄的千金，名字好像叫洁西卡吧……。

思维的气泡从无声无息的脑海中浮起，杨重新确认一下和卡介伦相对的自己。似乎已经漏听了两、三句话了，卡介伦好像是以成天把退役挂在嘴边的学弟的坏习惯当话题。

“如果现在辞掉军职，你的未来将会如何，要不要我试着推演一下呢？”

“啊……”

“大概所有的企业都会来争取你当宣传用的人才吧。在立体TV的银幕上，握着美女的手，说出‘这就是我选择的极品红茶’这种台词。”

“啊……”

“然后马上又会被拉出来参加选择。整整3百万票，虽然里面还包括未成年者，但却仍然是一出马就能获得大量票源的有力新人，各政党啦派阀啦一定会你争我夺，被扔进激烈倾轧的政治泥沼之中……”

“啊……”

杨笨拙的缩了缩肩膀。

这是个奇怪的事实，也是和本来的意愿相违背的真实，就结果来说，杨似乎被军队这种组织，从这个竞争剧烈的社会中保护着。杨威利这个人，兼有“不知人间疾苦的学生”和“不知人间疾苦的军人”这两面，因此卡介伦所描绘的不安稳的未来图，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这样的话，非本人的意愿而成为朋明星的差事，也该算是“对军队的报恩”，乖乖接受了才对。只有一点是很肯定的，在军队里还没待满10年的杨，还没有领退休年金的资格，从进军官学校时开始计算，也只有5年而已，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辞掉军职的话，一毛钱也拿不到。还有5年，非得忍耐熬过去不可。

“对了对了，前天碰到约翰·拉普了，他说不愧是同期的夸耀呢。”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才对。”

并不是自我谦虚而是事实，杨一直认为，在同期中最能出人头地的就是拉普。第一名毕业的怀特伯恩的确是优等生，但是有偏重理论的倾向，对于他人的缺点或失败，常常喜欢横加指摘，同级生和低年级生对他并不信服。杨认为，以大将之才来说，拉普远超过怀特伯恩之上。和杨的情形有点类似，拉普本来也不是想当军人的，但由于天生就有指导团体的能力，加上有使在下位的人寄与信赖感的人格这些优点，这是杨对拉普的判断，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人，杨也被他帮助了不知道有多少次。

“值得尊敬的约翰·拉普的事先搁在一边。”

卡介伦把话题转开。

“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名字，大概不会没听过吧。”

“实在没想到会被人认为无知到这种地步。”

杨努力挤出不以为然的表情给他看。说起来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人，是在43年前，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时，引导同盟军走向完全胜利，而自己战死的人，是同盟军史上的英雄。

“那么，阿修比提督又怎么了？”

“有人说他不是战死的。”

“不是战死的话，又是怎么死的？”

“被谋杀的。”

用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在对手的精神回路投下炸弹是卡介伦的拿手绝活。杨凝视着这位军官学校的学长有10秒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眼睛眨了4次。

“怎样？是无法置之不理的说法吧？”

“只是制造和历史相异的说法而已。”

“没错，并且这对军部来说，是无法加以忽视的说法。”

“历史的既定说法，不是已经确立了吗？关于阿修比元帅的死，到现在还会成为问题的理由何在？”

杨这么一来，正要回答的卡介伦，似乎发现手边没有资料，于是用室内对讲机命令一位军官把资料拿来。这位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把档案交给卡介伦之后退了出去。

这位叫做敏兹上尉的人物，是30岁中期，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军官，由于杨抬头看着天花板，完全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所以对他的长相也好，名字也好，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视线落在档案上，卡介伦又再度打开话题。

“这个嘛，最初的出发点，是由于有人把书到统合作战本部。在过去的36个星期中，就有36封信，由于是每星期二寄到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星期二的信。”

然后每一次，都是写着相同的内容，也就是“阿修比提督是被谋杀的”这件事。

“这么反复不停地投书，总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和根据，因此，军方首脑部，希望形式上能调查一下。”

也就是说，目的在于要想办法证明布鲁斯·阿修比之死，毫无疑问是战死，没有一点谋杀的可能性。默不作声地封杀掉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说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又变成谣言的火种重新复燃。

“因此，杨威利新任少校才被选派为非正式的调查委员。”

“为什么找我？”

“太闲了不是也很头痛？”

“我倒是从没因为太闲而头痛过。”

稍微抬头挺挺胸，杨这么断言，卡介伦则是平静地根本不去理会学弟的反应。

“正式的调查委员会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成立，完全看你调查的结果，决定是不是该成立。”

“哦，是这样吗……”



“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回答嘛。”

“实际上也的确没这个兴趣，不论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完全没有，非常地抱歉。”

杨对于会对这样的投书而下令进行正式调查的军方首脑部的思虑，不用想也猜得到是怎么回事。

严格追究起来，这也算是情报控制的一环。英雄的虚名，换句话说也就是军部的名誉，需要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光辉灿烂的传说而已。一般的人都认为黄金或白银比铜或铁来得宝贵，而其中又数小孩和军人的这种倾向更强烈。

“如果调查出不合时宜的不妙事实的话，一定会想办法遮掩或湮没证据吧？所以要我去把它找出来，是不是？”

简直就是拿人当傻瓜嘛，然后，如果被人知道是军方动的手脚的话，大概会把责任推到杨的身上吧。

看到了学弟的表情，卡介伦露出坏心眼的笑容。

“你这次建的功劳太大了，因此，对于你的新职位一直没办法决定。各部门调整起来相当花时间。”

是延期偿还期间，卡介伦明白地掀开舞台的内幕。就是有这样一石数鸟的价值吧？把这种无关紧要的任务交给杨的话，就可以遮断从外界传来的一切杂音，接下来的正式职务如果决定了的话，中断这个任务也不会有什么障碍。

“而且，如果在本次表现出什么业绩的话，说不定会被认定有这个素质，而让你担任战史编纂所的研究员呢。”

“真的是这么想吗？”

“不，这只是用来钓你的饵而已。”

由于被这么平静的说了，杨好不容易才像终于了解“原来如此啊”似的。

“知道了，遵命就是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也不是能一样这样“小人闲居”的身份嘛。

## 第二章 往过去的光辉之旅

“10月是黄昏之国，人和光都在黄昏之中，无声无息地溜走了。”

曾有过这样的古诗歌颂着。杨威利前往访问军校的大学长，亚尔夫烈特·罗察士退役上将的私人宅邸，是在一片原生长在中纬度地带的落叶乔木群中，此刻正是要和数亿张的落叶开始无声的舞蹈之前的时期。秋的节奏，乘着碎落的黄金的光，落到杨的肩头。碰到了肩膀，在透明的秋光中随着华尔兹的音符跳跃着，这实在是非常舒服的感觉。“要是有人就好了”，突然蹦出这种没头没脑的想法，只是平凡的年轻人自然产生的感动而已。

杨突然想起洁西卡·爱德华的事。因为和杨只差1岁，所以今年才刚满20岁吧，看情形，她还是比较喜欢约翰·拉普吧？就算平常是很迟钝的人，但是像这种事常常会有非理性的，感觉变得非常敏锐的时候，并且，即使自然科学上的法则啦公式之类的，能传授给下一代，但人类的感情或情绪

之类的东西，非得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找出和理性共存的方法不可。

这实在是非常奇怪。到现在，杨才察觉到，对自己前进道路的方向之奇，感到非常惊讶。

“接下来即使再有大规模战斗产生，也是大约半年后的事，所以在那之前，就安心地吃英雄的闲饭好了。”

这么说的卡介伦似乎为了赶走杨身边的新闻人员，运用了什么手段似的。能回复到无名的年轻小毛头，比预想中的更要来得愉快。希望成为英雄，自我期望能够达成相等的业绩的人当然也有，要是杨是这种人的话，大概会觉得这就是伟大吧？但对杨本身来说，只是希望能活得更轻松一点而已。

亚尔夫烈特·罗察士提督的私人住所，在枫树岭17号。和地名相符，有不少的枫树的古木，不过要转变为红叶，似乎还要一段时间。

迎接杨的罗察士提督，今年应该已经有78岁了，但背脊依然挺直，给人一种相当有品格的绅士的印象，谈吐也非常明白清晰，动作虽不迅速但完全没有垂垂老迈的样子，注视着杨的眼神，平稳并充满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辉。堂堂正正地活过一生，堂堂正正地老去的人类之模范，现在实际地呈现在眼前。

梳绑马尾发型的17、8岁的少女，引导杨到玄关大厅的右手边的宽阔房间里。确认过杨的姓名后，罗察士缓缓地说：

“你的光临就是我的荣幸。即使像我这种半舍弃人世的人，至少也听过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之名。”

这又会使杨惶恐不已了。就是这种时候，最令人受不了虚名的沉重了。远比他年长、并且在人格方面更为成熟的人们口中，说出“英雄”这个名词的时候，就像是有着看不见的针直刺中了杨的羞耻心。

不理睬杨的内心是怎么想，罗察士老先生以亲手泡的红茶来招待这位比自己年少57岁的客人。

“自从妻子死了之后，我就一直是一个人过活。像这种小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上将阁下所泡的红茶，以杨的喜好标准来说，稍嫌太浓了一点，当然，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不会对此有任何抱怨的。

杨现在所置身的房间，与其说是会客室，还不如说是图书室还比较来得恰当。有玻璃门的桃花心木制书架，把四面的墙壁完全占满，深深地坐进安乐椅之中，只觉得令人心情舒适的静寂，好像一层膜似的把俗世隔开了。对杨来说，实在是非常理想的房间，不过像什么书斋啦图书室啦的，有这种房间的屋子，如果不是一定以上年龄的人，只让人觉得非常不相配。大概非得再过个30年左右吧，杨一面这样想，一面开口询问有着布鲁斯·阿修比的事。

“是吗，阿修比死了已经有40年以上了吗？”

罗察士提督好像是再确认自己的记忆似的，喃喃低语。一瞬间，视线变得迷蒙，似乎是无法定往回忆的方向似的，杨也没有催促他往下说。若是杨沉不住气催老先生往下说的话，这种作法不仅非常没礼貌，而且也不是有效率的做法。在杨静静等待的时间中，亚尔夫烈特·罗察士老先生稍微改变一下坐姿，以淡淡的语音划破静寂。

“阿修比的幕僚中，比我优秀的实在是比比皆是，只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活得那么久，所以才能任由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罗察士老提督闭起嘴巴，两眼也闭上。再度陷入将近 10 秒的沉默后，化为语音的回忆，缓缓从老人的口中流出。

“弗雷迪利克·贾斯帕也死了。‘男爵’沃里斯·渥利克也死了，方秋林、贝尔迪尼、柯布……大家都已经不在了吗？”

杨突然被非现实感的霞霭罩住了。贾斯帕提督啦，或是渥利克提督的名字，对杨来说只是历史上的人名而已，但是听到他们的名字，从一个曾经是他们朋友的老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回溯时间的大河而上的感觉。

“他们常常彼此开玩笑，如果先战死的话，不知道会被还活着的人说什么样的坏话，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像这样的，常常这么说，不会比好人早死的！这种话……”

罗察士提督苍老的脸上展现年轻的笑容。在他的记忆和回想中，逝者仍然活生生的，对他说着话呢。对于衰老本身所包含的意义，21 岁的杨，还不可能真正的理解，只能以贫弱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推测而已。

“因此，上将阁下，今天我来拜访的目的是……”

杨相当踌躇不决的，把来访的目的表明，告知有关阿修比元帅的奇妙谣言。

“有神话的存在就会有反神话的产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和阿修比同时代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一定非得是所有的人都崇拜他、敬爱他、理解他不可。”

罗察士提督轻轻点点头，轻散出时间的微粒，好像在白发四周飞舞似的。

“有人投书表示阿修比提督在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时，不是战死而是被谋杀的。”

杨等待着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但罗察士十分沉着，大概是不容易表现狼狈或是发脾气的人吧。对杨自己来说，也不容易选择该有什么反应。

“对军方来说，不能将这种有关阿修比提督之死的不名誉谣言，就这样放着不去管它是吧？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特意来拜访老头子的原因吗？”

“上将阁下是否知道些什么呢？”

对杨的质问，罗察士提督只是手掌稍微动了一下。

“想不出有什么，即使有，也不打算说出来。这对专程跑一趟的你，很抱歉就是了。”

老人的声音中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恶意，杨只能感觉到有一面看不见的铁壁。罗察士还是一本淡淡的语气继续说着：“我是协助创造神话这一边的人。虽然不打算虚饰那已经被过份夸大的阿修比的功绩，但也并不想毁掉自己内心里的阿修比的形象。我如果是能选择另一边的人的话，在那当时有的是机会……”

“死人不会说话是吗……”

被用得都快烂了的格言，从杨的口中说出。好一会儿才又回答。

“正是如此，我现在不论在这里说什么，都没有人能否定我的说辞。活下来的人赢了，就是这么回事吧。”

罗察士提督笑了起来。洋溢着品格和慈祥的笑脸，透露出些许这位老军人累积下来丰厚的人生经验，杨实在是没办法讨厌这位老人。

“随便闲谈就可以了，请告诉我上将阁下所知道的阿修比元帅和其他提督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我想可能派不上用场吧……”

虽然把这句话说在前面，但提起故人的老提督的声音，不是充满热情。

“阿修比对于预测战机，简直是巧妙的无人能超乎其上，那已经只能说是天才了。”

早一分也好，晚一分也好，作战行动都会被瓦解。像这样的，几万分之一战机，阿修比能够确实的掌握住，简直只能说是神乎其技。

“也有人这么评论，与其说胜利女神，不如说是时间女神是站在阿修比这边的。在我看来，阿修比不是战略家而是战术家，不过即使如此，也是无人能超出其上的壮大的华丽的战术家。”

罗察士的评价并没有夸大其实，阿修比连战连胜的武勋，就能证实这一点。只是这个无可否定的华丽，包含有什么样的细微成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宇宙历 7 4 0 年代的前半，宇宙对布鲁斯·阿修比异常的宠爱，凡战必定获得胜利，连银河帝国的军务尚书都因此气愤而死，他的武勋实在留给人非常深切的印象。

只不过，正如罗察士的批评，这位军事上的天才，不是战略家而是战术家。在赋与的战场上，没有其他人能跟他一样，用兵如此地神乎其技，但这个严格说起来，也只能停在战斗接连获胜的阶段为止，对宇宙历史的变革完全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就是这样，帝国和同盟间的关系，从达贡会战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重新回想一下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战史，杨如此的自言自语着。

布鲁斯·阿修比的时候，伊谢尔伦回廊还没有建设巨大的要塞。同盟方面的出口，也有将近两打左右具备补给、索敌、通讯等机能的军事基地散布在四周。就算是规模最大的基地，人员也没有超过 4 千名。

在帝国实际建设伊谢尔伦要塞为止，同盟这边也不是没有建设要塞的构想，布鲁斯·阿修比自己也有这个构想，并且向国防委员会提出初步的设计图，只不过，他本身着迷于指挥统率大舰队的缘故，为了希望最高评议会通过强化舰队战力的计划案，而把这个设计图撤回来作废了。军事需要耗费巨额的金钱，反正都是花钱的话，与其建设要塞还不如建造战舰来得好，这种观点，大概是阿修比的用兵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战将的面子吧。

充满自信和霸气的男人，这样的性格，当然，和上司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一定是接连不断。和杨一样的少校时代，曾经有某位上司对他怒吼：

“再怎么说明贵官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你以为到目前为止的胜利，全部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靠运气是嘛！你以前对自己来说，没有事是不可能的嘛！”

阿修比冷漠地看着快气疯的上司。等上司的呼吸稍微平静了一点，他才冷冷的扔下一个炸弹。

“当然我也是有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我没办法犯下比你更严重的失误。”

被这么说而不会生气的人，大概是有非常宽大度量的人物吧？而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少之又少。

由于阿修比的实力和业绩，以致被上司们所嫌弃嫉妒着，当然，对辅佐他的幕僚兼朋友的存在也不能加以忽视。也就是说“7 3 0 年党”，是由水准以上的人才群所构成的。

弗雷迪利克·贾斯帕是位精悍敏锐的直线条男人，被称为“进行曲贾斯帕”是由于他的用兵充满爆炸性，是个有心得的好战术家，胜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精彩，输的时候当然也很夸张，也就是这个男人除了“击倒”之外，又会有别的结束方式。

“做事做一半，不合我的主义。”

在他的字典里有“快胜”没有“险胜”，有“惨败”而没有“惜败”。而且他有个奇怪的扫把星，连胜2次之后，第3次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会输。他麾下所属的官兵们，对这种胜胜败胜胜败的节拍，都记得很清楚。碰上轮到“败”的时候：

“该死！真倒霉，这回轮到败了。”

这样一边咋舌，一边写遗书，有人绝望到脸色苍白，甚至逃走的人也有。原来应该没办法拿来当笑话来看的，但是有着像被太阳晒黑似的黑发的贾斯帕，不知道哪一点很受士兵们的欢迎，非常奇妙地对他非常敬爱。

有“男爵”绰号的沃里斯·渥利克当然不是贵族，只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一个普通市民。但不论外貌也好，言行举止也好，都像在演戏似的装作，所以才会被叫做男爵。这个绰号是因为，“不论他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成为伯爵或公爵的，最多不过到男爵而已。”被人如此揶揄着，但本人却毫不在意地拿来当自己的绰号，在自我介绍时，甚至还特地把“男爵”加在自己的姓名之前。

渥利克不能说是到达伟大的程度，但仍然可说是充分有才能的指挥官，是阿修比的作战行动中不可欠缺的人才。有着泛黄的红叶色头发和同色眼睛的中等身材的男子汉，女性们对他非常着迷，而他本人也非常喜欢女性，尤其是年轻明眸皓齿的美丽女性。

以个人来说，渥利克是多才多艺的人，是魔术、扑克牌占卜和交际舞的名人，也会弹吉他、吹喇叭、喜欢下西洋棋，会射飞镖，擅长滑雪。当然在感情方面，人生是被许多花朵点缀得五彩缤纷。

“不论做什么，都能到达差一点就是一流的人。”

这是罗察士提督对他的评语。这个评语，杨威利感觉得出其中掺杂了些许苦涩的好意。

对于多才多艺，但又欠缺追求真正一流境界的执念的友人，感到相当惋惜。

“我待在阿修比之下就好了，当最高负责人实在很麻烦。我嘛……对了，希望能一直是‘高明的业余者’就可以了。”

渥利克大概相当韬晦。以一个职业军人来说，这是专家的精华所在，不，或许应该说就是因为如此，才能将苦涩的回已用开玩笑的糖衣包裹着吞下去。渥利克从军官学校毕业时是第2名，在他的前面总是有阿修比在。要净化这种复杂的心理，大概玩笑的确是必要的吧。

约翰·多林克·柯布的中间名字，“善饮者”这个不长绰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正名字。

世上有时也真有无意识的讽刺存在，J·D·柯布的名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的体质对酒精敏感，一滴酒都不能喝，就连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也是用苹果汗干杯。有一次被渥利克偷偷掉包，喝下去之后马上全身起荨麻疹，大家被吓了一大跳，引起一场大骚动。虽然这个可说是自做自受，但渥利克就因为这件事成为同盟军史上，唯一一位因荨麻疹这个理由写悔过书的

提督。

柯布也是位值得赞赏的战术家。对于赋与的战术课题都能好好完成，对同盟军的胜利非常有贡献，尤其是削减败逃敌人的战力，更是巧妙。

维多里奥·迪·贝尔迪尼一般说来，是属于粗野的下士官型的前线军人，战斗指挥非常勇猛，战斗态度是奋不顾身，破坏力就连阿修比也比不上。

像是重量级拳击手似的身体，点缀着无数小伤的赤铜色脸孔和钢铁般的短须。这种强韧的外貌，的确强化了粗野的猛将的形象，但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这个男人是个温柔的人物。他和比他的体积小一半的娇小女性结婚，被贾斯帕取笑是“熊和栗鼠的结婚”，但他还是满脸笑容，完全不介意。嗜好是饲养热带鱼，传说他将心爱的鱼以僚友的名字命名，不过此一说法的真假无法确认。

方秋林的姓名和杨一样属于 E 式（东方式），方是姓。他的用兵，感觉不到有天才的成份在，但会令人感到无从下手。周密的计算加上近乎完美的准备工作，绝对不会有大举崩溃的情形出现，在全体的败势中，是唯一能维持住战线，进而制造逆转全体战局之机的人。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了一次或两次而已。

不苟言笑，一板一眼的个性，听说即使有人说笑话，在座的人全笑得要死，他连嘴角也不会弯一下。有一次，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披露了一则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笑艳笑谭，由于实在是相当杰出的杰作，以致僚友们全部大笑不已，然后等稍微平静了一点，说笑话的人却问道：“刚才的故事到底什么地方好笑？”

对于这么认真的质问，所有的人通通哑口无言。对部下也好，对上司也好，甚至连阿修比自己，也许是最信赖这个一板一眼的男人也说不定，但绝对不喜欢他。

此外，还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他没有阿修比的那种雄才大略的伟大才干，但能将幕僚们的意见加以调整，在不同的强烈个性之间，担任缓冲的角色，其有优越的组织能力和课题处理能力，使阿修比的司令部得以统一的正常运作。各个不同类型的才能，要在集团中发挥它的机能，活着的接着剂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就是罗察士存在的意义。罗察士在担任指挥官，单独行动时，成绩似乎只是“比平凡稍微好一点”这种程度，但加入阿修比的司令部时，能够将全体的力量强化发挥出来，建立起无可比拟的功绩。

罗察士担任阿修比的参谋长，坐镇司令部总共有 6 次，共计超过 10 年的时间。宇宙历 745 年 3 月阿修比就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之后，6 月罗察士被任命为宇宙舰队总参谋长。

许多人都在私下批评道：“又是 730 年党吗！”，似乎是非常强硬的人事调动，但司令长官阿修比上将和总参谋长罗察士中将的搭档，使同盟军宇宙舰队的作战行动能力明显的提高，也就是说，以实际成绩封住了批评的嘴。

沉着公正的罗察士，不仅是公事方面值得人信赖，就是私人方面也被僚友们倚整着，大大小小的麻烦通通转到他那里去，他都苦笑着把它们一一处理掉。

没有办法苦笑着解决的，只有阿修比拜托罗察士从中帮他调解第一次婚姻离婚的事件。

罗察士实在没想到，阿修比连离婚问题的处理都要推到他头上来，在阿修比来说，只是低头拜托好友帮忙而已，但被拜托的这一方，心理负担可

并不轻松。

“对男女之间的事我无意插嘴。我虽然娶了老婆，但还是生手，你自己应该更有经验也知道更多才对吧。”

虽然是用开玩笑的口吻，但罗察士明白地拒绝了，其中之一的原因是阿修比的夫人亚蒂蕾特，对罗察士提督和其他提督们来说都是认识了很久的人，在他们来说，都抱着“阿修比的花心最好能够收敛一点。亚蒂蕾特还能笑的时候还没关系，等笑不出来的时候那可就恐怖了”的这种心情。

虽然是很花心，但阿修比每次都是真心的。所谓的男性，当然也有标准丈夫的人物，但对于结婚被家庭束缚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觉得适合的人，也不在少数。再加上，阿修比本来就讨厌所谓一般女性喜欢的家庭，被亚蒂蕾特束缚，让她掌握着内心这件事，似乎越来越觉得无法忍受了。

由于争执越演越烈，罗察士终于不得不出面担任阿修比夫妇离婚这件事的调停人。亚蒂蕾特夫人冷静的，承认丈夫的心已远离自己的事实，接受离婚的要求。

“你一定会再回到我的身边的，你能够回去的地方，只有我的身边而已。”

这是在分手时亚蒂蕾特说的话。在战场上从不见其胆怯的阿修比，也没办法完全掩饰住他那副似乎觉得寒冷彻骨的表情。

罗察士提督对杨叙述着他的回忆。

“老实说我也觉得很害怕。该怎么说比较好呢，虽然是觉得的确不同于世俗，但内心里想着，还是别惹火女性比较聪明。”

在自己心中，杨反问会是这样吗，但口中则问着别的问题。

“你是比较同情亚蒂蕾特夫人的吗？上将阁下。”

“我只是不想一味地站在阿修比这边而已。”

罗察士上将慎重地如此回答。杨感觉到，将军实在不是个会演戏的演员。

“亚蒂蕾特是心高气傲的女人，当然也是有她的缺点，但阿修比自己也是彼此彼此。而且再怎么说，亚蒂蕾特是真心爱着丈夫的，这一点，其他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么想。先不论她嘴上说了些什么，亚蒂蕾特能漂亮地抽身引退，更令我们有这种想法。”

比阿修比迟了9年，罗察士也和妻子分离了，是死别。出征之前，他的妻子已经倒在病床上了。罗察士对不希望他离开的妻子，就像哄小孩似的安慰她，出发前往战场，等到他回来之后，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罗察士就连妻子临终都不能陪在她身边，这个打击的影响一直无法收尾，就是罗察士本人，也感到非常意外，将他完全打倒，蚀光了他精神上的气力。他就这样茫然的坐在房间里，生产出可和他过去生产的总数量相匹敌的空酒瓶出来。

非常担心的贾斯帕和渥利克他们，一直劝他应该好好休息一阵。有缺乏集中力和持久力的高级军官存在，最感困扰的应该数前线的士兵们了，罗察士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决定接受朋友的忠告休息。当他提出休息的申请时，阿修比皱起了眉头。

“看样子在今年之内，和帝国军之间会有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如果没有你在司令部运筹帷幄的话，对我、对同盟军来说，都会觉得很伤脑筋的。”

“我很抱歉，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这说不定反而会增加大家的麻烦，所以这一次，还是让我休息吧。”

阿修比反覆的希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罗察士坚持在“让我休息”这一点上，结果阿修比也不得不接受他的要求。但是，到头来，1个月之后又再度复职了，因为他发现要填埋精神上的丧失感，只有埋首于职务上这个方法而已。然后，3个月后，布鲁斯·阿修比迎接他的最后一战了。

并没有发现任何即效性的新事实，但杨还是约定了再访之期，告别了罗察士邸。邸宅的老主人亲自送他到玄关，但最初带领杨到图书室的17、8岁的，绑马尾的少女还是送他到门外，说是因为要把门关上的缘故，因此杨也没有做不必要的自我陶醉。手把着门扉的少女，忽然改变表情问道：

“你在调查布鲁斯·阿修比的事吗？”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罗察士提督的好朋友吗？”

“你说布鲁斯·阿修比是祖父的好朋友？别开玩笑，那个男人偷走了我祖父的武勋啊！”

对默默回视的杨的脸，少女毅然地反瞪回去。眼角和鼻子的线条，还留有亚尔夫烈特·罗察士遗传的影子。

“盗贼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有偷取国家的，也有偷他人之妻子，而其中最差劲的家伙，莫过于偷取他人功绩的人了，你不认为如此吗？”

“我赞成，以一般而言。”

对杨的回答，少女并不满意。两眼中，充满夏日太阳般的光辉，这位罗察士家的第三代的少女，瞪着眼前看似软弱的青年军官。这真是相当有对抗心啊，杨在心中如此品评着。

“阿修比提督没办法对你的责难提出任何的反辩，因此，这个……我就是尽可能的，希望能把各种的小意见收集起来……”

“你倒真是会挑对自己有利的说法嘛。”

“对不起。”

杨的脸红了起来，这种态度使少女的表情软化了。

“你也用不着道歉啊，是我说得太严厉了，所以你只要从鼻子发出冷笑就可以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意见全部一一听进耳的话，脑细胞会破裂的。”

“我会小心的。”

“好奇特的人啊，你这个人。”

由于是率直的评语，所以完全没有反驳的余地。

“那么，你所说的话，是有什么根据吗？”

反正已经被认为是怪人，就没什么顾忌，试着问问看，但少女的表情又再度变化。

“这个嘛……是你的工作不是吗？自己去调查如何？宪兵先生。”

留下苛刻的讽刺，门紧紧的关上，把孤独的宪兵摒弃在罗察士邸之外。至少该称呼我“侦探先生”嘛，在杨的脑海中，只有这个毫无意义的念头。

进了房间，亚列克斯·卡介伦对坐在书桌后发呆的学弟问道：

“怎样，知道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

杨不高兴地回答。午餐的鱼和薯片还剩下一半左右，奶茶则是第3杯了。虽然是想判断出头和胃到底哪一个应该优先，但似乎哪一个都没办法决定。

把手里的档案放回架子上，卡介伦似乎对学弟的贫弱午餐已经受不了似的摇摇头。



“似乎没有什么食欲嘛，不补充些体力加加油不行啊。”

“光是补充体力也没有用啊，如果不能使脑细胞活性化的话。”

“我想在你清醒的时候，脑细胞就已经够活泼了才对。”

“很少有清醒的时候。”

“想用这个当借口推卸责任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

像是已经先读了杨的下3手棋似的，卡介伦如此讽刺着。杨摘下黑扁帽，单手抓抓头发。这个作业，似乎怎样都无法引起探索历史的那种“知”的兴奋感。

自由行星同盟非常尊重历史，重视先人的功业。过去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伟人的美谈，常被当权者利用来增幅国家意识的涵养。“学习祖先伟大的历史，提高身为国民的自觉！”这种呼声，经常出自没有身为公仆的自觉的当权者，以及他们的僚属们的口中。这些人，几乎从不会说：“正视眼前的事实吧”这种话，对他们来说，必要的只是便于让他利用的教训话而已，并非事实或学问上的真实。

“不知道无名的士兵们，对阿修比提督的批评怎样呢？”

“这当然是指责居多啦。但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人类社会永远的真理，也不能光是责备阿修比提督。”

“我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

我可没有这么了不起，杨没有说出口。虽然不情不愿，但既然已经当了军人的话，就应该考虑什么是军人该做的，这也许就是无可奈何吧。

但是，如果说是“无可奈何”的话，就应该在这里停止不再往下想了，万骨对自己的牺牲会怎么想？死者们能够相信，自己的死的确是有意义和价值吗？看着站在万骨上的一将的雄姿，失去死者的遗族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如果有人能使他们接受的话，这个人物大概会被称为名将吧，但是，这种情况下，这种“了解”是否是和“错觉”或“欺瞒”是同义语呢？看到越考虑越陷入苦恼中的杨，卡介伦笑了起来。

“不必勉强找出结论。即使找出结论，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出来呢。”

“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又要我做些什么呢！”

“研究人生啊。”

说完之后，卡介伦好象对自己本身的玩笑感到失望似的，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些什么，在自己的书桌后坐下。和杨的书桌完全不一样的整齐书桌，对卡介伦的事务处理能力来说，这是正如字面意义的最前线。

“总而言之，只吃这么贫乏的食物，到哪一天倒下来的话，我的管理能力会被追究的。

我看得让你吃人像人吃的食物才行，高兴地期待吧。”

“非常感谢。说这种话可能会天打雷劈，不过请我上高格调的餐厅的话，我会更感到拘束，根本就难以下咽。”

“真是天生命穷的家伙。放心好了，只是普通的家常便饭而已。”

“是这样吗，那就不客气了。”

回答之后才发觉不对。说是家常便饭，但卡介伦中校还没结婚啊，这个问题，唤起了另一个记忆。花一般独身的优秀军官亚列克斯·卡介伦中校大人，目前正在恋爱中，对象好像是上司的女儿，已经到了这么熟的地步了吗？杨突然兴起恶作剧的念头。

“中校的对象，哪一种菜最拿手呢？”

“奥尔丹丝没有不会做的菜。”

不经大脑的回答之后，才发现中了学弟的计策，卡介伦不禁摇头。

“这个家伙！做这种事的话，会讨不到会做菜的老婆的。”

“不会做也不要紧，如果有人肯嫁的话。倒是关于……”

杨改变了话题，向卡介伦询问有关引起这个问题根本原因，投书的寄信人的事。卡介伦虽然口气相当含混，但被杨直接了当地追问，是否是不情愿但仍不得不离婚的夫人的杰作时，也不得不开口了。

“你的脑细胞真是一点也不含糊啊，就是挑到事情的重点。布鲁斯·阿修比众所皆知，有两位夫人，当然不是重婚，而这第2位夫人叫做鲁辛妲……”

这些投书的寄件人署名是鲁辛妲·阿修比。离婚之后，夫人在社会上仍然使用阿修比的姓氏，这件事，似乎在和布鲁斯·阿修比之间，造成险恶的关系。

“就是这位夫人，对丈夫的死提出疑问是吗？”

“不过这第2位夫人，鲁辛坦在九年前就去世了，享年59岁，死因是误服过量安眠药的样子。”

“如果从灵界寄往现世的投书还不是很流行的话，就是还活着的某个人，假借了夫人之名是吧。”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马上就会知道夫人不是投书的发信人了。究竟是不知道夫人已死这件事呢……”

“或是知道而故意使用死者之名呢？”

仔细想想，就会产生许多耐人寻味的疑问出来。不过再怎么想，杨自己本身，对这件事采取的立场并不明确，可能就连透过卡介伦下达指示的军方首脑部，也是如此也说不定。并没有任何深意，只是适当的打发一下时间，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被称为“宪兵先生”的记忆又重新浮现脑海，杨对自己的立场只能苦笑。

杨威利要前往双亲的坟墓祭拜，往返必须连单程也要花上两小时的车程。从首都海尼森的中心市区，往北走150公里的丘陵地带，和杨居住的佛罗伦斯街相比，季节的转换大概要早一星期左右。山迪连谢公共墓地包括周围的森林和绿地，是当天可往返的健行名所。杨大约每半年来扫墓一次，这也算是尽身为人的义务。不更频繁地来，一是因为实际上，出发去宇宙的话，就根本没机会来扫墓，此外，父亲生前所说的话也是原因之一。“到死的时候再来墓地就可以了，不要去打扰那些好不容易才安眠的人”父亲这么说过，不过，死后是否也是这么想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是“还不多来扫扫墓啊！这个不孝子”，不过这可以等到哪天出现在梦中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迟。

坟墓的清扫工作结束后，杨重新凝视着白大理石的墓碑。

“杨泰隆、宇宙历731年9月28日 783年3月27日。卡多丽奴·R·杨，宇宙历739年5月1日 772年6月30日。这对善且相爱极深的夫妻长眠于此”最后的评语，不用说，当然只是普通的习惯词而已，但与事实却是相去不远。

杨5岁时失去母亲，16岁时和父亲死别。即使以儿子的眼光来看，也觉得父亲是个怪人，但他仍以自己那种奇怪的方式，表示对儿子的爱，即使常常叫年幼的独生子坐在地板上擦瓷壶，也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对于母

亲的记忆，就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记得，好像很温暖，就很像是趴在吸满阳光的蒲团上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触。也许就是这种感触，把今天的杨养养成喜欢白天睡懒觉的青年也说不定。

“总之，总会有办法的，所以不用为我担心，爸爸，妈妈……”

这句台词，老实说已经成了每次的惯例。如果能更有精神向父母报告就好了，但是太过于做作的话也太无聊了。而且，的确这次晋升为少校了，但不觉得这是可以抬头挺胸向双亲夸耀的事。父亲是独行的商人，结果儿子却变成阶级社会的公务员，被说是不肖的儿子，也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甚至还接下了会被人讽刺为“宪兵先生”的任务。

“一步出了差错，一切就都乱了。”

自从艾尔·法西尔以来，这已经成了杨最主要的感叹了。原本说来，重新探讨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人生这件工作，对希望成为历史学者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任务，但是，这是上级下的命令，再加上这个原因又十分暧昧，杨的那种学习的热情，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

从杨目前所处的时间往前回溯43年的宇宙历745年12月，帝国历436年，“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即将开始。对几百万人的参加者而言，这是一场难以忘怀的一战。

### 第三章 第二次迪亚马特会战记

宇宙历745年，帝国历436年的10月4日，将人类社会一分为二的两大军事势力，在迪亚马特星域布下了庞大的兵力，生命和物资的消耗，似乎是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即使在这样漫长的流血剧中，极其著名的一幕就要开始了。

“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之所以如此著名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的非合理性，也就是说，胜者的行动和正常的战理背道而驰，令说明他为何获胜的军事学者感到相当困难，最后，只能将之所以胜利的原因，归诸于得到胜利的司令官本身特别优异的指挥能力，以及个人资质。光是这一点，结果就造成了大大强调布鲁斯·阿修比人天才的戏剧性的生涯。只要越是强调他的天才，就越是具有说服力。

参加这场会战的同盟军方面的高级指挥官如下：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	阿修比上将
总参谋长	罗察士上将
第4舰队司令官	贾斯帕中将
第5舰队司令官	渥利克中将
第8舰队司令官	方秋林中将
第9舰队司令官	贝尔迪尼中将
第11舰队司令官	柯布中将

这个阵容，是当时同盟军所能排出的最好组合，但也是因为如此，更是无法避免批评的声浪。

“这根本就是不是会战，是730年党为个人目的而发起的军事远足，

害死大量的士兵们，只为了夸耀他们的武勋而已。国家的内部有军部的存在，而在这其中又有私人性质的集团存在的话，会有形成军阀化的危险。”

不过，这些声浪虽不可谓不大，但阿修比完全对之视若无睹。

“这场战斗获胜了的话，再下来就是元帅了。只不过这么一来，我就失去再继续往上爬的阶梯了，希望不会重蹈林·帕欧和托波洛的覆辙才好。”

“达贡的英雄”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在晋升为元帅之后，差不多一年之后就退役，由于军部中已经没有他们立足之地了。他们都没有意思转入政界，过了一年左右的退休金生活后，从事教育或伤兵福祉方面的工作。除了名誉职位之外，他们别无其他所得，阿修比特别指这一点而说的。

原本而言，“730年党”会形成军阀化的这种不安，或许根本就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并非是由于共通的权力欲，而结合起来的。

“不希望变得和林·帕欧或尤斯夫·托波洛一样”阿修比的这种扬言使得同盟的政治家们产生畏惧之心。他的扬言，不仅表明了了对权力的野心，并且也对先人的功绩没有获得相等的酬谢，表示批判。具有才能和实绩，因而产生的自负或者使命感，阿修比有意图的再碱提起这个问题。

政治家们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之前，“730年党”的内部，产生了剧烈的对立。

在这之前，不得罪人的揶揄和毒舌的你来我往，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充满朝气的对立，甚至可说使同盟军的司令部更加活性化，这种活力搅动起泡，产生出更多的战术方案，对胜利有极大的贡献。布鲁斯·阿修比是个天才的用兵家的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司令部的中枢。

但是，就在这次会战之前，阿修比变得采取奇怪的高压态度，对自己的作战，无法充分地说明清楚。不管怎样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用这种态度强压下来。

对这种态度猛烈提出异议的，是约翰·多林克·柯布中将。被认为是默默完成自己职责这一型人的他，第一次反抗阿修比，也许他也是在这15年之间，都把不满压在心中。在激烈的针锋相对的最后，愤而离席的柯布，在走出会议室留下一句话：

“你变了，阿修比，或许是你一开始就是这种人，是我看错人了？”

像这么强烈的台词，并不是随处可闻的。阿修比的脸色也充满着怒气，但并未叫住柯布，只是叉着手臂，瞪着离去的僚友的背影。

这时，魁梧的贝尔迪尼也没有加以排解，只是阴气沉沉地保持沉默。

在贝尔迪尼出征的前夕，他家里饲养的热带鱼全死光了。水温调节系统故障，导致使得水槽变成滚烫的浴缸，这是由于贝尔迪尼夫人的疏忽所致。因此受了刺激的贝尔迪尼做了结婚之后未做出的行为，大声地责骂妻子，将哭泣声抛诸背后离开了家。

2小时后，贝尔迪尼开始对自己肚量狭小的行为感到后悔，但由于这时已经离开行星海尼森，因此和妻子和解只能延到日后再说。

些微的争吵，在这个豪快、野性的高大男子的心理上，留下了一根刺。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贝尔迪尼具有预言能力，但前兆也有它可信的一面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魁梧的大男人就这么一言不发的沉默不语，对士兵们来说，实在是闷的叫人受不了。

“这样子会不会让帝国军获胜了呢？从来没见过提督们那样丧气的表情啊。”

如果有如此不安的窃窃私语的士兵，也会有提出反论的同伴。在同盟军内部的言论，和帝国军相比，还是比较自由的。

“不过这次作战，以进行曲贾斯帕的节奏来算的话，是轮到胜利了才对啊。”

“又不是只有进行曲贾斯帕在指挥。如果其他提督们不争气的话，全体还是会输的。”

“是阿修比上将担任总司令官啊，大概不要紧吧，那个人不是天才吗？”

“如果对方那边，有比他更厉害的天才呢？”

“这种事问我有什么用！应该去问提督们才对啊！”

“必胜的信念”这是常被拿来使用的语句，甚至有人主张这要比补给或情报更重要，但是这次“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意味。在同盟的内部，“这次再赢的话，就再也无法阻止730年党的军阀化了”的这种呼声相当高，对出征的士兵们来说，也找不出什么非战不可的理由和获胜了会有的任何意义。为了维护宇宙的和平和正义和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建立的邪恶专制国家作战，为了这种说法而战已经持续有一百多年了，已经有点没办法再本着毫不倦殆的热情互相残杀下去。

另一方面，帝国军参加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的总兵力不是630万就是650万，舰艇数不是5万5千艘就是5万6千艘。由于这是参考同盟军的资料，因此数量只有用估计的，但正确度却相当高。总司令官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兹因丁元帅，比敌对的司令官正好年长20岁。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什么大过是身为最高军官的职责的结果，相当有作战构想力，但似乎稍欠缺柔软性，再加上这次的出征军中，也包括米克贝尔加中将。他对部下们热烈的训话，以这样的话做结束。

“取下敌将阿修比的首级，完成军务尚书的遗愿，聊等切勿吝惜生命！”

米克贝尔加中将也绝不是无能的军人，勇敢加上用兵能力也在水准的人才，只不过，在这时候，个人程度的复仇心，比理性或是国家的责任更视为优先，也的确是事实。像这种视个人问题为优先的感情，是自“达贡会战”的赫尔贝尔特大公以来，可称之为帝国军宿疾的通病。“帝国军的高级军官，在战场只考虑如何树立个人功勋，欠缺和同僚间的协调性，对士兵们的感情也很淡薄，十分值得忧虑。”

针对帝国的缺点，进呈如此谏言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中将，对米克贝尔加的训词如此批判：

“那简直就是煽动进行私战。只要杀死叫阿修比这名贼将就可以了，完全不理会对帝国军来说孰轻孰重。”

综合以上数点来看，两军内部的意思都相当不统一，但相较之下，同盟军这边还比较来得好一点。如果阿修比他们败了的话，自由行星同盟就像是“赤裸裸的被放入狼群之中”一样。这是自从“达贡星域会战”以来，同盟对本身处境的一贯认识，这个“防卫战争”观，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所造成的，这是无法加以否定的事实。

12月5日9点50分，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的最初炮火，白热的能源像豪雨似的开始降落在宇宙间。对双方来说，最初的齐射距离太远，所以并没有实质上的破坏效果，简单的说，只能算是开战的仪式而已。从第2次齐射开始才算真正发挥炮火的威力，两军阵形的各处绽放光的花朵，释放出来的能源波，震撼了所有的舰艇。

“前进！突破敌军的中央以及右翼之间。”

阿修比的指示照预定被传达下去，并且再以信号加以确认。遵照这个指示开始行动的，是贝尔迪尼的第九舰队和柯布的第11舰队。贝尔迪尼是不安，柯布是不满，各自抱着不同的心事，但仍然指挥着麾下的1万多艘船舰急速前进，和帝国军短兵相接。知道这种情况的帝国军，将炮火集中在急速接近的敌军上，这么一来，对同盟军主力炮火的对应能力就相对减低。像这种战力上的平衡，运用战术来加以操纵，是十分的巧妙。

同盟军的第11舰队，也就是柯布中将的舰队，是唯一保持队型不乱到达帝国军炮列的部队。这不仅是代表柯布指挥能力的高超，也是由于贝尔迪尼的运气较差，前、侧两面都受到帝国军的炮火的集中攻击，使前进的速度迟钝下来。由于第9舰队承受较大的敌方炮火，柯布得以达到快速前进至目的地，但由于联击时间差的关系，形成半弧型的队型，遭到帝国军炮火的正面攻击。

“第11舰队喝醉了，从头上浇盆冷水下去，让他们醒醒。”

布鲁斯·阿修比命令第5舰队前往援助。和柯布之间，虽然有不愉快的事，但阿修比不是那种会为这种理由放弃自己身为总司令官职责的幼稚的人。

布鲁斯·阿修是战术家，在战场以外的地方视野太狭窄似乎是事实，但是到了战场，毫无疑问是个天才，甚至可说是凡人绝对不能去模仿的那种，危险的天才。

“只凭那么少量的情报，到底是如何做出那种判断的呢？”

发挥那种令后世战史研究家们感到战栗的洞察力，完全看破帝国军的基本战术，运用比敌军少的兵力，将敌方完击破。

“只要相信我，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我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完全不需要其他的意见。”

这就是阿修比的想法，但这也引起和阿修比和柯布之间发生口角的原因。这个先不去讨论，完全看破帝国军绕回运动的阿修比，以超乎常识来移动兵力，不但使敌方，甚至连友军也被吓住了。

12月6日14时30分，出现了这场会战的第1位将官级的阵亡者。帝国军的米克贝尔加中将，命令旗舰突出的时候，受到柯布中将指挥的同盟军第11舰队发出的集中炮火攻击。

炮弹将战舰“库阿马鲁克”的巨大船身扯裂成前后两半。金属的陶瓷、树脂和玻璃，再加上人体，一切都被卷入奔腾的能源波涛之中，化为极其鲜艳的云朵飞散在宇宙空间。没能达成叔父复仇的心愿，米克贝尔加中将的肉体和精神化为云彩的一部分。

米克贝尔加中将在当时有一个叫古雷高尔的7岁儿子。由于这个影响，长大之后也果然成为军人，担任帝国的显要职位，这不仅是因为其代代均是武将门弟的缘故，父亲的战死带来的心理影响也无法予以否定。

由于米克贝尔加的战死，使他旗下的舰队失去统一的行动，趁这个形成间隙的机会，柯布后退4.2光秒的距离，恢复和友军的联系行动。此时同盟军改采积极攻势，担任诱敌任务的“男爵”沃里斯·渥利克，急速前进向帝国军的左前方突出，划一个半圆以其中的一角企图将帝国军的舰列切断。

构想是没错，但相对的状况却对他不利，也就是说，在渥利克朝两点方面划半圆形，开始高速前进的时候，急突出的帝国军别动部队到现在为止

的圆周运动的结果，能够从8点钟的方向向渥利克舰队开始攻击。

结果造成同盟军促使帝国的侧背攻击完全成功的情况，第5舰队变成“让长枪从背后刺穿前胸，并且更拧转长枪，使伤口更加扩大”的这种情形。这个绝妙的攻击，是以少壮战术家闻名的豪沙·冯·舒坦艾尔马克所指挥的。

一名叫亚历山大·比克古的，当时是19岁的炮术下士官所叙述的体验，被收录在同盟军的公开战史中。

“简直就像是陷入噩梦中，被怪物追逐的感觉似的。我身在战舰‘夏·阿帕斯’的B04炮塔中，战斗的前半段是不停地射击铀238炮弹，后半段却变成了一个无力的旁观者。前方的银幕显示出光和暗的交错飞舞，热量计的指针没有一瞬间停止的左右摆动，所以可以知道在很靠近的地方有爆炸。我坐在座位上玩着热线枪，心里想着下次战斗一定要更有效的运用炮弹才行，只不过，如果还能有下次战斗的话。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保证的事。”

这时候，银河帝国军的舒坦艾尔马克中将，分析全体战局，发现了同盟军战线的特异之点。

各种状况相当的复杂，但简单的说，帝国军将全力战力一分为二，一方采取大规模的绕回运动，绕到敌军背后遮断其后路，是包围歼灭战的计划。而相对的，叛乱军，也就是同盟军方面，分析配置和移动的结果，只能认为完全看穿了帝国的绕回运动，为了采取侧背攻击而保存着主力部队的状况。为此栗然的舒坦艾尔马克，紧急制作了报告书以穿梭机送往总司令部。这个处置是为了预防被敌人窃听，但是非常讽刺的，这艘穿梭机和友军被破坏的巡洋舰相撞，报告书终究还是没有送到总司令官兹因丁元帅的手上。

12月7日18时，到这个时候，同盟军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内部分裂，已经到了不可避免、最严重的地步，最高干部们的自制心，就像是危危颤颤的用单足站在极细的钢丝上。虽然还是出席作战会议，但柯布的嘴似乎已经只在一次元的世界移动，阿修比对于选择的旧友，则是完全的置之不理。对阿修比的态度不满的，不只是柯布一个人。

“让布鲁斯一个独占武勋已经受够了，我们至少也有资格分享花束中的一枝玫瑰吧！”

边疆的苦战导致感情激愤的“男爵”沃里斯·渥利克，甚至说出了这种话。

“光只有最高司令官就能打仗了？就让他一个人去打倒全部的帝国军好了。”

“730年党”的各个成员，以身为军人而言都是有作为、有才能的人，只身为一个人而言，绝对不能说是恶劣的，甚至其还有可以称之为高洁的人，只不过，或许是集团本身的生命力，在任何人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逐渐衰弱了也说不定，总之，在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时，过去一直保持深厚友谊及协调力、充满少壮锐气的提督们，个个都是自顾自地，抱着必要以上的对立意识。

当布鲁斯·阿修比命令第8舰队司令官方秋林，将麾下大约3千艘舰艇拨到总司令官的指挥下时，甚至可说是非常无礼的，直视着总司令官的脸。

“没办法。”

方秋林的回答，包含着“无感情”和“冷淡”，散发出名为“冷然”的药味。听到别人的耳里，似乎稍微太苦了点，这种苦味，完全表现出在阿修比的脸上。

“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

“请不要拿自己非常明白的问题来问别人。如果少了3千艘的话，本舰队的战线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没有这3千艘的话，全军会崩溃，到了这个时候，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负不负得起责任是另外一回事，我希望能听听做出这种要求的理由。”

“不说明你就不懂了吗？你到底跟我有几年了啊！”

在短暂激烈的你来我往的最后，方秋林同意拔出3千艘的舰艇。在这期间，各舰队的司令官都非常奋勇作战。

仅仅只有15分钟的接近战，贾斯帕成功地将帝国军的密集队形漂亮的切断。“就像用刀切开起士一样”同盟军史上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帝国军方面，想对这显著突出的同盟军左右加以夹击，但由于渥利克的并列前进压迫，不到6光秒，就只能步步往后退的份了。“看到是赢了呢”听到幕僚这么说，“男爵”调整一下扁帽的角度后，回答道：

“问题是，是不能能继续赢下去。”

各战域目前都呈现混乱状态，己方到底是朝向胜利前进，或是步向败北，一般士兵们是无法加以判断的。在这个时刻，虽然只是在局部的战域，贾斯帕和渥利克的联击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对帝国军盖特中将的舰队，造成全帝国军最大的损害。

副司令官帕鲁希维兹少将战死，盖特中将自己负重伤意识不明，这方面的帝国军的指挥失去统一。如果同盟军能在此时彻底进行有组织的全面追击的话，全体的战局大概就可以一举决定，但是由于渥利克遭受的损害和积蓄的疲劳过于巨大，完全没有这个余力，只能目送败走的敌军远去。

接下来的战斗稍歇，产生一段空白状态，过了20小时才又再度开始。

这奇妙间隔的20小时，全都花在补给和索敌上。帝国军，同盟军，两方面都是拼命地想确认对方的位置，但两方面都是除了失望外，什么也没得到。

布鲁斯·阿修比在战斗指挥本身，常常只凭本能，完全反战理而行，但他绝对不会犯下轻视补给的这种愚笨的失误。同时，花时间在补给上，也是为了战斗时将力量发挥到极限。

阿修比将各舰队剩余的战力合起来，编成几乎相当全军主力的部队，统率着他们一点也不混乱地在战场外缘移动。这种几乎可说是异常熟练的指挥，将交战的各队战力分割编成最终决战部队的手法，令后世的史学家们全都看傻眼了。

12月8日到10日之间，战况一直呈胶着状态，只能判断是对帝国军或是对同盟军，哪一边比较有利而已。

虽然是胶着状态，虽然大势没有什么变化，但无数的小战斗还是连续着，两军的前线化为火线的波涛不断摇动。死神和破坏神也以和平的时候无法相比的勤勉持续工作着，并获得和他们的努力相辉映的成果。

在胶着状态的外侧，帝国军的主力继续朝顺时针方向进行绕回运动，同盟军的主力则尾随其后，然后挑最有效的时点急速加以横向攻击。不论任何一方的战术上意图实现的时候，之前的这些看似无目的反复攻防，都会对胜败的结果发生极大的影响。

忍耐不住、发出如同暴发般的攻势的是帝国军。卡尔汀波伦中将的舰



队突然冲出，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和火力将同盟军冲散。

帝国军的拼死攻势，只是徒然浪费勇气和人命的悲剧，卡尔汀波伦中将的部队，冒着凌厉的炮火攻击，占据在 F4 宇域，但他的行动已经到了极限。即使是秒单位的空白，贾斯帕也不会轻易放过，毫不迟疑地下达反转攻势，这种俐落令敌我双方都为之瞠目结舌。集中火力攻击又攻击，终于令卡尔汀波伦中将连同旗舰一起四散于宇宙空间中。

这个反击，由于舒坦艾尔马克的来援，被一时阻止了。

帝国军分散成 40 个小集团，以极为有组织性的机动援护和反转撤退，看来似乎可以近乎无损伤地脱离同盟军的攻势。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总代表无比的方秋林开始从侧面攻击，差不多同一方向的纵向射击，和高速巡航舰反复的集团突击，帝国军失去将近 2 千艘的舰艇，到了即将崩溃的地步。

就这样，“730 年党”的各个成员，再度以事实证明了身为舰队指挥官的他们，都是有为有能的。

再次引用亚历山大·比克古的回忆。

“补给的结果，我获得了‘下次的战斗’的机会，我终于实行先前的决心，虽然还是感到很恐怖，但是增强它的想象力却没有发挥的机会。由于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空间让你去发挥对死和痛苦的想象力，恐怖心一直到了会战终结之后才恢复。经过走出炮塔的通道的时候，堆满战死者遗体的机器车通过眼前，当我看到死者的手溢出车外跌落地上时，知道他们已经不再被当成人类看待了。”

16 时 40 分，帝国军主力的绕回运动虽然不完全，但还是成功地出现在同盟军第 5、8 两舰队的背后，施以猛烈的攻击，是之前未曾有过的苛烈。

“不要让帝国军通过！”

平常的那种潇洒动作全被抛诸脑海，“男爵”渥利斯·渥利克整个人站在指挥席上，两眼的微血管破裂，正如字面意义一样，放出血光。

这里如果让帝国军突破的话，同盟军的战线会就此崩溃，不过事实上已经有一半开始逐渐崩坏了。这时双方的战力比，差不多是一比二，同盟军居劣势，面对这种膨大的压力，小战术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

“会是阿修比先到，还是死神先到，这个赛跑倒是相当可看呢。”

总代表的表情完全没变，方秋林失去血色的嘴唇自言自语着。在此时第 4 舰队急速前进，在帝国军的横面展开激烈的炮击，但是，马上受到 10 倍火力的报复，整个身体就像连细胞都被撕裂了似的。

“布鲁斯到底在做什么！”

贾斯帕把扁帽摔在舰桥的地板上怒吼着，似乎神经已经到了快被烧断的地步，完全没发觉自己在直呼司令官的名字。如果在这里没办法大举反攻的话，帝国军远大的绕回运动将成功的在同盟军和本国之间，筑起一道火和铁组成的绝壁。这件事贾斯帕非常明白，就是因为太明白了所以才会这么焦急。但是在怒吼之后过了 30 秒，他把帽子捡起来，轻松地以口哨吹起进行曲。

18 时 10 分，阿修比率领的同盟军如水倾盆而下似的涌入战域中，一举把情势逆转过来，帝国军变成受到前后夹攻的状况。阿修比对攻击方向的选择，简直就是神乎其技，像是削过帝国军左侧面似的急速前进，途中改

变方向，斜向突破帝国军的中央，一举将帝国迫入溃乱的深渊中。

“怎么样？”像少校一样得意的挺胸的阿修比，看到友军的阵列后，不解地歪着头，向罗察士询问：

“贝尔迪尼怎样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然声音似乎相当难过又低沉，但却像是打雷一样刺进阿修比的膨膜。

“已经战死了，少将中的老经验者柯帕菲尔特提督的报告，刚刚收到。”

一瞬间，锐利伤心的阴影，如翼展翅的浮上阿修比的表情。

“是吗，贝尔迪尼这家伙先升为元帅了吗……”

伤心无法再进一步以言语表达出来，阿修比下令第9舰队暂时后撤并重新编成。

贝尔迪尼的战死，是受到同盟军的两只巡洋舰同时中弹爆发时，被卷入而造成的。这是为了在帝国军的集中炮火中保护旗舰，才特地挡在火线上，但没想到造成反效果，变成密集的3舰连续引爆的状态。

由于出乎意外的坏运气失去贝尔迪尼的同盟军，如果就这件事要憎恨帝国军的话，大概是没办法的。帝国军流下的泪水，大概是同盟军为好汉贝尔迪尼所流的总量的3倍……或许还不止。

仅仅40分钟的战斗，帝国军出现了差不多60名将官级阵亡者，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了修利达上将、哥歇尔上将这些历战的老将。帝国军的人才资源，受到空前的严惩打击及损失。

“军务省为之痛哭流涕的40分钟。”

帝国军内部是如此形容的。这40分钟的损失，帝国军花了近10年的岁月才得以恢复。

迪亚马特星域，是伊谢尔伦回廊中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过去也好，未来也好，都吞噬了无数的人命，并且，由于这一年的凄绝损失，银河帝国方面，终于下定在伊谢尔伦回廊内建设巨大要塞的决心。常常是战败的一方，比较会兴起军事方面的向上心。

胜败的完全确定，大约是12月11日8点15分左右。

在阿修比投注心血建筑起来的数层陷阱中，帝国军就像是流血的猛兽似的横冲直撞，已经完全没有所谓的队形和秩序，帝国军的舰艇已经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从敌人手中逃脱。也有些舰艇被逼到了绝望之境最后猛然反击，但死战的时间也只有些许，遭到火线的集中攻击，被切成四分五裂而分为宇宙的尘埃。

直到最后还能继续维持有组织的抵抗，掩护友军脱离战场的，只有舒坦艾尔马克中将的部队，但是到了18时52分的时候，也终于放弃抵抗的念头开始败走了。就在这之后没多久阿修比的旗舰“哈多拉克”在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开始由主战场宙域前进。为驱散还残留的孤立敌舰，巡洋舰连续发射主炮，仅仅只有些许的时间离开旗舰。

不料就在这瞬间，命中注定要中流弹的战舰“哈多拉克”，舰体中央部分右下方中弹。

爆炸炸穿了三层甲板，甚至舰桥也遭到波及。地板被炸裂，舰桥人员亚德金斯上尉和斯帕里亚少尉被裂口吞噬。因强烈震动摔倒在地的作战参谋西斯少校，好不容易爬起来查看时间，正好是19点7分的时候。这时候布鲁斯·阿修比还伫立在烟雾之中，仅仅间隔15秒的时间又发生了第2次的

爆炸。被炸碎的大块陶瓷破片，在离地 1 1 0 英寸的高度水平飞来，像刀刃似的斩裂总司令官的腹部。西斯少校的耳边，听到低微的说话声。

“哼，现在这时的战斗，和女人一样，相当恶劣呢。”

非常痛苦的声音，这到底是阿修比上将说的呢，还是在此时负伤，30 分钟后阵亡的作战主任参谋费南迪斯少校说的，完全分不出来，由于他们两人的声音非常相似。但接下来的话，非常明显，是阿修比说的。

“喂，罗察士，抱歉麻烦叫军医来一下。照这样不把伤口盖起来的话，我的黑心肠都会被人看见的。”

许多的证人都证明，这声音虽然微弱，但非常清晰完全能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罗察士总参谋长站起来的时候，扁帽掉了，血从额头上往下流。

“军医！军医！”在罗察士的连呼之下，身穿已被负伤者的血染遍的白衣的军医应声赶到，但是他能够做的，也只有确认阿修比的死亡时间而已。

1 2 月 1 1 时 1 9 分，死因是出血性休克。在腹部开了非常大的伤口，周围全化为血的泥泞。

“我们赢了吗？”

像是怀疑自己的五官似的，贾斯帕自言自语着。从通讯银幕传来疲惫得不在他之下的方秋林的回话：

“他们逃走，我们留下来。一般来说，这不就算是赢了吗？”

就在这时有别的通讯被插进来，“7 3 0 年党”的各成员，得知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们的领导者了。

获得大胜的同盟军，没有人为胜利举杯庆祝，在沉重苦闷的气氛中回到行星海尼森。过了年，在 1 月 4 日，举行了盛大的国葬。

布鲁斯·阿修比死后被追封为元帅。如果活着的话，就是 36 岁就升到这个位置，是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达贡的英雄”林·帕欧和尤斯夫·托波洛两位，获得元帅的称号时，都已经是 40 岁了。

为了令阿修比的名声永垂不朽，军方首脑部还特地玩弄政治花巧。和阿修比同样是在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时战死的贝尔迪尼，死后马上升为上将后就停下来了，等到宇宙历 7 5 1 年才获得元帅的称号，也就是在他死后过了 6 年。像这种顾虑不仅是为了提高一般市民及士兵们的英雄信仰，并且也是因为反感已不再作崇的结果。

就这样，天才布鲁斯·阿修比的英雄传说结束了。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但在贝尔迪尼升为元帅之后过了 37 年，不知道是哪来的好事者，在死者的坟墓上用笔画出了一个问号。为了把它擦掉，出动现在最新出炉的英雄，这就是目前表面的现状形式。

堆了将近有 5 打的历史书在书桌上，杨威利陷入思考之中。

布鲁斯·阿修比元帅的死，如果有被谋杀的可能性存在的话，会是那些比较具有嫌疑？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的来源，到底是存在于交战的两军的哪一方？

经过再三的确证，在同盟内部，的确对布鲁斯·阿修比和“7 3 0 年党”抱着不安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畏惧像过去像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银河联邦一样，让“7 3 0 年党”建立军事独裁吗？当然，同盟军输了的话也是不妙，但是，赢太多了也不好。要同时满足这两个相反的条件，最好就是同盟军获胜，但阿修比战死，而结果就真如同理想一模一样。

这个理想真的只是偶然造成的吗？这个疑问，像一团黑烟，在杨的思

考世界的地平线上升起。到底在地平线那端会突然蹦出什么来呢？杨准备拭目以待了。在堆成像摩天楼般的书山的对面，出现了卡介伦稍有紧张之色的脸。

“抱歉在象牙塔中引起骚动，不过有条新闻要告诉你。”

“怎么了？是谁死了吗？”

这不是什么敏锐的洞察力，只是差劲的笑话而已，但是人类社会，像这类的笑话就偏偏常常一语道中事情的真相。

“罗察士提督去世了。”

对当场目瞪口呆的杨，卡介伦又接着投下第2弹。

“并且不是病死的，是自杀或是意外，似乎也有可能是他杀。现在的阶段好像还无法断定。”

稍做停顿，卡介伦含蓄的表达出现状。

“事情似乎演变得有点奇妙了。”

杨也有此同感。他无言地摘下扁帽，用另一只抓抓头发，虽然这种动作并不能保证可以使脑细胞活性化。

## 第四章 丧服与军服之间

宇宙历788年10月9日，举行自由行星同盟军退役上将亚尔列夫特·罗察士的军事葬礼。由于唯一的遗族，孙女蜜莉亚姆·罗察士的强烈希望，因此决定在宅举行。铅灰色的云从一大早开始，就像是要飞落地面似的，戏弄着准备执行仪式的人的神经，但并没有实际实行下降作战，所以列席者的礼服都得以幸免。

杨威利少校，也穿上丧服参加仪式。既然穿着军服不是很像样的话，当然穿丧服也不是很中看，只不过，真诚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罗察士提督生前最后会见的制服军人。由于不想引人注目，就连别人向他打招呼都嫌烦，所以他尽可能的待在众人很少注意的会场的角落。

“730年党的最后一人从地上消失了吗……”

听到有人这么说。一个时代的终结，这种感慨对同盟军的军人来说，相当有实在感。以布鲁斯·阿修比为代表的730年党的每个成员，就算用含蓄的说法，说是同盟军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当之无愧。穿军服佩戴丧章的人，或是穿着丧服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军方的高级军官，光是他们所获得的勋章的重量，可能就能压沉一艘船了。

在他们之间，热心的交换着低语。

“说什么弄错安眠药的量？真是的，对这家伙来说，床好像比战场更接近死亡嘛！”

“似乎死得并不怎么痛苦，以这点来说，算是幸运了。”

“不过730年党的人……怎么说，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呢？”

深深的抒发他的感慨，但左右的人慌慌张张地制止他，因为穿着丧服的少女，也就是罗察士提督的孙女，正好经过他们的面前，背脊挺直，正视前方，表情完全压抑在白色皮肤之下。她对军方的高官们，以无过与不及的

礼仪回礼着，只不过，就算礼貌周到，但她的视线似乎有某些地方，令访客们坐立不安。

少女随处走动，终来到会场的角落，在雕像般……或者该说是像杂木一般伫立着的年轻军官的面前停下。待在没人注意的场所，松了一口气的杨，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马上立正站直。

“这个……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罗察士小姐……”

“叫蜜莉亚姆就可以了。”

少女对“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表现出少女应有的兴趣。

“你对自己的恋人也是这样称呼的吗？某某小姐的？”

“我还没有恋人。”

窝囊的台词，从杨的嘴里流出。不是谦逊也不是做作，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就干脆窝囊个够。蜜莉亚姆默默的注视着年轻的军人，没有加上“那么我当你的恋人好了”这种立体 TV 边疆剧的女主角似的台词。伟大的提督的孙女，和似乎无法成为伟大提督的青年军官，有几秒的时间，一起注视着葬礼的进行。

“非常盛大的葬礼呢。”

说出口之后，杨的优柔不断又在烦恼，这种表现法是否会得罪人？蜜莉亚姆·罗察士嘴边带着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苦笑。

“这其中觉得难过的人，可能连一成也不到，只是形式上来一下而已。”

“你也这么觉得吗？”

杨认真的点点头。

“至少我对罗察士提督是非常尊敬。我不擅长和伟大的人交际，但是对于您的祖父，我却是希望能够更早认识他就好了。”

“谢谢你，祖父要是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祖父很欣赏你。”

相当出乎意外的一句话，杨只能感到非常惶恐。等于是深厚的人生经验之具体存在的老人，也相当敬重杨。该怎么说比较恰当呢，偶而的确也是会有那种没办法从人生，或历史上学到任何事的老人，但罗察士上将却不是其中的一份子。

“布鲁斯·阿修比似乎就连死了，也要把同伴们的幸运一起吸走。730年党里面，能幸福的迎接晚年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蜜莉亚姆·罗察士对在43年前战死的伟大元帅，似乎仍旧是抱着否定的评价。

“怎么样？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到底是挑拨还是揶揄，杨分辨不出来，只有一件事是很确定的，对这个少女提出的问题，绝对不能轻松随便打发过去。

“罗察士小姐，我是希望能尊重……这个……你的心情，但是像这种的发言，也许会为死去的提督带来困扰也说不定。”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杨试着提出反论。蜜莉亚姆充满光辉的眼眸中，反映着杨的身影。

“这个……我的想法是如此。被称为730年党的提督们，都是各自的人生的主角，绝不是随命运逐流的人。”

为了参加葬礼而梳整齐的头发，已经被杨乱抓得已经不成形了。杨完全没有想对她说教的意思，再怎么也没那种自信认为自己的想法是百分之百正确。再说，要论述人生杨还太年轻。

“杨少校，你是否将事实和真实混为一谈了呢？”

蜜莉亚姆用疑问的句型说出了断定的语气。非常辛辣，或者该说是以更严厉叱责的语调和表情。

“7 3 0 党的各个成员，对各自的人生感到满足，找出自己人生的意义，这对他们来说大概是真实吧。但是，以客观的事实看来，他们的正当权利如果受到侵犯的话，故意忽视这个事实，岂不是就是不公正了吗？”

杨暗自在心中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多管闲事了吧，少女的主张也有她的道理。

“大家都没有什么不满，所以就这样好了”。像这样，并不是个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你是认为罗察士提督的权利被侵犯了吗？”

“祖父的权利‘也’被侵犯而已！”

蜜莉亚姆对其中的含意，加以微妙的订正。

“祖父担任布鲁斯·阿修比的参谋长次数非常多，但我所指的并不是一般论，‘参谋长的功劳全归诸于司令官’这种程度的问题。”

以这位少女为辩论的对手的话，非得对语言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和定义，一个一个加以检讨，重新确认才行。一个大大的“单语的女神大人”的句子横断过杨的脑海，如果说出口的话，就是超出唐突的限度了。

无法变成雨的湿气，冷冷地抚上杨的脸颊，吐出来的热化为白雾，季节像是呼应人心似的，比月历加快了脚步。杨趁换口气的空档，赶快改变话题。

“蜜莉亚姆小姐，以后要怎么办呢？这个……也许这不是我该插嘴的事……”

“真的是不该插嘴。”

“对不起。”

“又是为了没必要道歉的事，你这个人……。”

蜜莉亚姆笑了起来，并非嘲笑的笑容，她的笑容又温柔又和煦，杨也觉得心里舒服多了。

“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订婚了，未婚夫目前到费沙去了，所以没来参加葬礼……”

比蜜莉亚姆年长 15 岁的商船机械士，没有什么横溢的才华也不是什么美男子，而是个笃实的男人。能被生前的罗察士提督看中，并把唯一的孙女的终身托付给他的男人。

“话又说回来，杨少校，你还要继续调查布鲁斯·阿修比的谋杀论吗？能捉得到犯人吗？”

“我可不是宪兵啊。”

把这句话放在前面，也许就是杨对于这点非常在意的证明。蜜莉亚姆的表情也稍微改变了一下，似乎她的脑海里也还存在着这段记忆。

“因此，我无意去把犯人找出来。再怎么说明，我想做的是另外的。”

杨自觉自己表现力不足。对蜜莉亚姆·罗察士，杨无意说那种虚伪的言词，但要说出事实，在这种场合又似乎稍微困难了点。他只好笨拙地，再重复一次说过的话。

“再怎么说明我并不想刻意去找出犯人就是了。”

这是真心话。杨的兴趣，与其说是在于物理上的追查犯人，还不如说

对追究和“布鲁斯·阿修比谋杀论”有关的，过去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心理，要得来有兴趣多了。这也许是没能当上历史学家而当上军人的杨，内心的执意和不死心在大跳踢踏舞也说不事实上。

历史学，是人世所不可欠缺的学问，但也有包含着挖掘死者陵墓的一面存在，因此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要常常怀着敬畏的心情。

“似乎不像是死不认输嘛。”

“不，就是死不认输，我想。”

由于些微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心理，杨这么回答。蜜莉亚姆·罗察士又是一副想笑的表情。

“那么，再会了，杨威利少校，祈求你能尽量不伤害别人而树立功勋。”

蜜莉亚姆伸出了被黑色长袖裹住的手腕，和杨友好的握握手。留下如烟一般的笑容，蜜莉亚姆自杨的身前离去。杨被丧服包围着，就这样呆立在原地，心中在想，这是否就是被小鸟逃走了的猫的心情呢……似乎，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正确就是了。

葬礼仪式平平淡淡的进行着。如果是像结婚典礼那种，原来就是明朗、喜气洋洋的仪式的话，即使不照形式进行也没什么关系，但葬礼就像是惯例和社会习俗的粹，非得按部就班来不可。然后文章的长度常常是和思深的深入成反比的追悼文，成打成打的接连不断，统合作战本部长、国防委员长、军官学校校长、退役军人联盟会长，以及其他等等，加上一长串专用名词的职称的大群。对了，说到现在我军之中拥有最高地位的人是谁？正沿着记忆的细丝往上追溯时，有人来向他打招呼了。

“好久不见了，杨学长。”

敬礼后，完全没顾虑到这是什么场所，笑着走过来的是达斯提·亚典波罗，是杨在军官学校的学弟，预定明年6月毕业的4年级生，被认为将来非常的有希望，同时期的杨根本就不能比。

以身为一个军人才能的平衡这一点来说，达斯提·亚典波罗是远远凌驾在杨或亚列克斯·卡介伦之上，不过倒是还没从军官学校毕业，一切都只能说是可能而已。即使如此，文书工作也好前线指挥也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没有过与不及，非常的调和，也很受低年级的爱戴。从杨还在学校的时候起，很奇怪的就和杨的精神波长很配合，开始有交往，和杨搭档进行模拟战，分别在担任司令官和参谋共计有4次，4战都留下全胜的记录。

也是穿着丧服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发现了学弟们，出声和他们招呼。

“亚典波罗，我倒没想到你也会来，真是老实嘛。”

“因为是军事葬礼，所以军官学校的学生，全体都被赶来了。”

亚典波罗耸耸肩膀。

“其实也不是不情不愿的。罗察士提督似乎是位很了不起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不用上课，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最后的一句话，与其说是开玩笑，还不如说是喜欢故意装坏，还比较恰当。达斯提·亚典波罗在学业成绩方面，可以说是属于好学生之流的，但精神构成要素似乎以叛逆性的成份较多，有喜欢被人当做问题学生的倾向。行动力和组织力可从他身为“有害书籍爱好会”的负责人，暗中活跃的情形，充分加以证明。被他人命令的时候，只会照所说的一板一眼去做的他，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的话，就会热心的把精神完全集中在这方面。进行模拟战时，对于败北的部队的重新编成继续抵抗的这一类，不管怎么说，应该是属于阴

性的战斗指挥方面，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当这个青年指挥的时候，败军的动作，会非常不可思议地变得非常精彩，说不定比起照正规队型的舰队战，还不如用游击式的战斗指挥，还比较能发挥他的才能。

卡介伦、杨和亚典波罗这些人，仔细想想，会觉得他们是很奇怪的三人组。已经在军方行政社会成功的卡介伦、看起来像是偶然挖到地下水脉的杨、将来非常被看好的亚典波罗这三个人，三个人是当初都不是希望当军人的人：杨是想当个历史学家，卡介伦是对行政组织经营感兴趣，亚典波罗是希望当记者。

军官学校或军队，经常是各方面人材的供应源。因为免缴学费，又能学习到体系式的组织营运理论，以及统帅集团的实践这些实际经验，只不过，由于失败的例子的数量几乎和成功的例子相同，所以也不能只提成功的例子就好了。和“学习历史上的伟人”这种笑掉人大牙的话一样，在现实上根本行不通。

现实上，超出理论之外，叫“偶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成功要素也是存在的。像杨，说他是“会走路的偶然中奖”，也是没什么话可以加以反驳。

杨的视线，停在一个男人身上，或许比较适当的说法时，有一个男人，非常神气地，切入杨的视野。年龄大概是30出头左右，把丧服穿得无懈可击的高个子的青年绅士，端正的外表，再加下充满自信的洗炼动作，更令人对他加以注目。不知道是有意或是无意，就连手指尖，也使人觉得像是老练的舞台演员似的动作。对于这一点感觉如何，就得视观者个人的观点了。以杨来说，似乎不是很欣赏这种类型，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向卡介伦询问：

“那个男人是谁？喏，就是那个像舞台演员似的男人。”

顺着杨的视线望过去，似乎是将记忆装置的画面重新播放出来。

“是不是优布·特留尼西特？他是年轻一代的议员中最受拥戴的人，记得好像就在前些时候才刚当选国防委员的样子。”

卡介伦的声音中，不包含有任何好意的微粒。在他所说的任何一字一句之中，没有半点不公正的心意，但是声音却泄露了他的想法。

“大家都说只要再过两、三年，他一定能获得最高评议会中阁僚的席位。以目前最受欢迎这一点来说，和你倒很有得比呢。”

“我是不怎么受欢迎也无所谓就是了。”

杨低声的喃喃自语着，突然灵机一动，向亚典波罗透露部分的机密。有关这个阿修比的谋杀论，想听听这位学弟的意见。回答非常的简单明了。

“简直像傻瓜似的。”

“的确是很傻。”

“因为如果像这样把阿修比提督除掉之后，还有谁能从帝国军的手中保卫同盟呢？谋杀阿修比提督，简直就像是自己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嘛。”

学弟的发言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上，却有数不清的例子存在。当权者为了保身及猜忌，而动手铲除有能将帅的例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但也有些反过来，有能的将帅实际篡夺了国家的例子也有。也就是说，国家或权力体制不可能永远存在，封闭了A的灭亡之路，也只不过是开启了B这道灭亡之门而已。

“说得没错。就像是人一定会死一样，国家也一定会灭亡，其中的判别在于长短不同而已。”



忽然，又想起罗察士提督。他比好友们的任何一人都要活得久，但他是幸福的吗？

“和阿修比同时代的人，没有任何义务，一定非得是所有的人都崇拜他、敬爱他、理解他不可吗？”

已成为故人的亚尔夫烈特·罗察士曾经说过这句话。如果把布鲁斯·阿修比这个专有名词换成杨威利的话……这也许是现实给予人的小小教训也说不定。即使不能为万人所理解，也没有必要为此悲叹。并不是强硬主张孤独才是自己的本性，只不过觉得只要有少数知己也就够了而已

“那么，还不知写这种投书的家伙的真面目吗？杨学长？”

“现在还不清楚。”

也许永远也查不出来，这句话只是没说出口。亚典波罗注视着杨的脸，似乎想说些什么似的表情，但还是模仿学长，保持沉默。

“真实经常有复数的存在是吧。”

卡介伦好像觉得有些冷了，两手交互磨擦。

“实际参加战争的人的真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话说得也是没错，橄也同意这种论点。就算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场合，用右眼看的时候和用左眼看的时候，会不会把同一个物体看成不同的东西呢？更别提还有会转到侧面去看的人诉话，也有会从后方去看的人。每个人每个人，映在视网膜上的形象大概也是各不相同的吧。

杨轻轻甩了甩头，出现了想得太多而头痛这种症状。这种毛病不太好啊。杨心想着，只想着如何去超越耐力的界限，把现实处理的范围远远的抛在一边，这样会陷入思考的迷宫之中。这件事的本身，虽然叫人头痛却是相当有趣，但也许不是应该脚踏实地一点比较好也说不定。

葬礼终于结束了。

## 第五章 收容所行星

行星耶柯尼亚，位于距离同盟首都海尼森 4 8 0 光年的达纳多斯星系中。杨威利少校于宇宙历 7 8 8 年 1 0 月 1 5 日，奉命调任军部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的参事官一职。从行星海尼森出发是在 1 0 月 3 1 日，到达耶柯尼亚是 1 1 月 9 日。原本说来，其实也不是需要花上 9 天的行程，但由于位置偏离主要航线，因此管制方面有延后处理的倾向，常常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在中继地点等待，以及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的宇宙船，都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已。

走出宇宙港的寒酸建筑之外，杨正在考虑要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一位年轻大个子的军官站在正面向他敬礼。

“是杨少校吧，我是派特里契夫上尉，特地来迎接参事官的。”

个子又高，肩膀也宽，身体也非常厚实，年龄大概要比杨年长 5、6 岁左右，看起来非常气派，是个非常健康的青年军官，看着比自己年轻的上司，双眼中也没有半点在意的神情。让军官学校的学弟超过自己，大部分的

人都会觉得不太愉快，而这位上尉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

“行李由我来吧。”

派特里契夫上尉说着就伸手，把杨拖在后面的沉重行李箱拎了起来，看他那种轻松的动作，简直就像拿着羽毛枕头似的。似乎和派特里契夫的身体一样，臂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让杨坐进助手席后，派特里契夫立刻发动地上车。可称之为老爷车的这辆地上车，内部装潢也好、机件也好，都已经被使用得超过充分的程度。就像是对老兵特别照顾似的，驾驶得出乎意料细心的派特里契夫，在发动后两分钟打破沉默。

“老实说，前途比较被看好的军官，很少会被分配到此地来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因此像杨少校这样有名的人会被调来此地，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

“我也不是前途多被看好的啊。”

“您太谦虚了。”

“真是谦虚就好了。”

坐在助手席上的杨换了一个姿势。地上车的透明保护罩持续的发出细细的、低沉的，像是有裂缝似的声音，较大的砂粒乘着风打在保护罩上，好像在说“认命了待下来吧”像在恐吓杨似的，精神饱满的欢迎他。杨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突然变得很愉快。

“以后我会陪您来参观市区。”

会这么说，是因为派特里契夫的身份是参事官助理，今后杨要是想完成自己份内职务的话，他的帮助是绝对必要的。这位助理的能力的高低还是未知数，但派特里契夫本身的气质，似乎离邪恶相当遥远，对杨来说，至少可以先放下一半的心。

“如果能真正实施大规模的绿化计划的话，居民应该早就可以超过1百万才对。”

但事实上，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只有平民106900人，军人3600人，帝国军的俘虏55400人而已，连首都海尼森的一条街道都填不满的人口，全部集中居住在狭窄的植物繁生地。虽然说是非常狭窄，但由于人口太少的缘故，过于稀疏的印象仍旧不会改变。有着丰饶的水和植物但人口很少的星球，在有人类进出的宇宙中是不存在的，人类没有水和植物的话是无法生存的。

杨拜托派特里契夫上尉带他到标高较高的地点。地上车走在没有正式铺设、只是在砂地中注入硬化剂的路面上，最后在一个较高的小山丘上停车。色彩单调的平坦土地展开在面前，在这之中，植物的绿色和水的蓝色，似乎强调着些微的生命力。

像这样眺望着，就会了解行星海尼森是个如何深受水与绿之惠的丰饶土地。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下定决心完成的1万光年的长征，的确获得他所求的回报，这是指自然环境方面。

“问题是在于政治方面又该怎么说呢？”

这么想的话，并不是在讽刺，他是真心的尊敬着亚雷·海尼森，当看到他的理想被贬损、被玷污，民主政治堕落成了愚民政治的时候，会觉得不愉快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光明正大在政治上行不通，这的确是事实，但对于用这个当做免罪符来到处挥舞、尽情扩张私权的这种人，杨根本无法提起

尊敬他们的心情。

话又说回来，在这里设置的俘虏收容所，占地面积664万平方公里，位于绿地和岩石沙漠的界线上，占地范围有三重的铁丝网围起来，但就算从收容所中逃出动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要到其他的星球上去，非得利用一个月仅有一班的定期客货机不可，再加上根本不会有停泊在星球上的行星间运输船。人数超过5万人的俘虏比较起来也是较为自由，也能自由出入收容所，可以去农场或矿山去打打零工，或者是到行星上唯一的都市，耶柯尼亚大都会--明明是穷乡僻壤还偏偏取这种夸张的名字去买东西。基本上，夜间是禁止外出的，但能赶得上就寝和起床时的点名就不会有事，甚至更极端的，在这中间，如果离开收容所然后又回来的话，绝对不会受到处罚。原来说来，同盟是自由的民主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对帝国军的俘虏待遇相当宽厚，但由于财政上的问题，不能在这种地方太浪费，不过就算现在，俘虏们所受到待遇也绝不能说是恶劣的。“比同盟军的下级士兵所受的待遇还好”这种话，还被拿来当作不好笑的笑话来说。

从只是名为“宇宙港”的宇宙港到收容所，坐地上车要花1小时的时间，从收容所正门到所长室所在的本部，还要再花上10分钟的车程，从玄关大门徒步走到所长和等待接见，又各花了5分钟。好不容易杨总算见到他的上司所长了。

“我是杨威利少校。”

“你好，我是巴纳比·柯斯提亚上校。”

在自由行星同盟中，校级军官的退休年龄是65岁，以杨的标准看上去，柯斯提亚上校似乎已经将近退休年龄，但实际上，上校只有59岁而已，对杨来说，是和他父亲同年代的人。柯斯提亚上校有着像是在黑褐色的布料上杂乱放着白色丝线似的短发，和同色调的硬短胡须，是个有着对茶色的眼睛的中年人。给杨的印象有点太一板一眼，不过这当然是以杨的眼光标准，如果让杨来看也觉得“不太像话”的话，这个人身为军人来说，问题可就大了。

杨的视线停在坐在书桌之后的柯斯提亚上校的头上方。一张放大的照片，装在相框中，装饰在墙壁上，那是“730年党”的其中之一，被冠上“进行曲”这个冠词的贾斯帕提督的肖像照片。察觉到杨的视线，柯斯提亚少校重重的点点头。

“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

也不是很令人吃惊的事，参加过那次会战生还的人有好几百万，除去在那之后死亡的人，剩下的人还是相当多，只不过以年龄说来，就算是在当时最年轻的人，到现在也应该有60岁了才对，没想到柯斯提亚上校就是这其中之一。

肖像照片中的人，静静的承受着杨的视线。从军服胸前的阶级章，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当时的照片。年轻、锐利、精悍、充满斗志及生气的“进行曲”贾斯帕，是当时的中将。和有着不幸晚年的僚友们不同，对贾斯帕来说，也许有比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更精彩的时期也说不定。

柯斯提亚上校闭起眼睛，回想的涟漪似乎传遍了全身。“我在那个进行贾斯帕的手下作战，才刚从专科学校毕业，16岁，是最年少的士兵。我现在还记得贾斯帕提督对我说话时的感动。”

杨回想起蜜莉亚姆·罗察士的话。真实和事实间的差距，这当然不是指善与恶之间的差距。基本上来说，认为哪一边比较重要，应该任由各人的自由来判断，问题是在于，A 这个人的真实和 B 那个人的真实相互冲突的时候，其中一方不当地侵害他方的这种场合。比方说，把当权者或仰其鼻息之辈的历史观，强迫灌输给一般市民的话，这就会产生出像银河帝国的那种社会出来。

柯斯提亚上校，从专科学校毕业过了 4 3 年，只差一步就会被人称之为“阁下”了。对 2 1 岁就误打误撞升到少校的杨来说，想到柯斯提亚的辛劳，不由得为之脸红。真是的！杨对于被卷入一团混乱中，结果反而出人头地的自己，重新认识了一番。不过这个姑且先不去管它，杨趁机提出他的问题。

“布鲁斯·阿修比提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对杨提出的疑问，柯斯提亚表情认真的斜着头思考着。“总之就是个像神话一样的人。

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能被批判啦、或者批评的对象。”

也就是说，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了。从柯斯提亚上校给人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杨似乎能够理解。

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将一名士兵的回想放回过去的领域。对这个年龄和他相差 3 8 岁、阶级却只差两级的新任部下，有许多事要训示，即使是著名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一个从军官学校毕业还不满一年的小毛头，对俘虏收容所的营运，应该是一无所知，没经验的外行人才对。在告诉两、三点注意事项之后，上校的表情稍有改变。

“俘虏们之间有着自治组织的事，你听说过吗？少校。”

“是，曾经听说过。”

这个仅称之为“自治委员会”的组织，很讽刺的，是行星耶柯尼亚的最大的社会团体。

同盟军的士兵人数，还不到俘虏们的 1 5 分之 1，想以武力压制，在物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在收容所 6 0 年的历史中，俘虏们的大规模暴动，只有在 5 2 年前，发生过一次而已。

“5 5 4 0 0 名的俘虏一齐蜂起的话，3 6 0 0 名的士兵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杨少校，你有 1 个人打倒 1 5 名俘虏的自信吗？”

“完全没有。”

“那么就要和俘虏们好好妥协。当然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弱点，但如果不能以武力压制的话，就必须努力赢得自治委员会的合作才行。”

令杨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位叫坎菲希拉上校的人物。一般说来，所谓俘虏们的组织，军官和非军官之间通常是分开的，而且大多数的情况是由非军官掌握着实权，而现在在行星耶柯尼亚，军官也好，下级军官也好，士兵也好，全部由一个团体统一起来，由上校担任它的负责人。由于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没有将官级的俘虏，换句话说上校就是最高阶级。到底是在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帝国军的阶级制度在异邦还能照原样发挥它的效果呢？或者是坎菲希拉上校这个人，具有优异的领导能力和众望所归呢？对于这一点，杨感到非常好奇，但柯斯提亚上校却没有再加以说明。

走出所长室后，虽然不是很充分，但派特里契夫上尉对杨稍做了解释。

坎菲希拉上校被留在收容所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从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被同盟军俘虏之后，以后就一直待在这个收容所中了。”

“待了43年……？”

整整是杨人生的两倍时间，被俘虏的时候，坎菲希拉上校是28岁，照计算的话现在已经过了70岁了。

“等于是这个收容所的主人一样。收容所所长更换了差不多有10任了，而坎菲希拉老爷爷却是一直待在这里，不用说，就是现在的所长在他面前也是抬不起头的。”

照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说明，坎菲希拉老人在银河帝国中，是男爵家的当家。原本不是出自武将之门，而是属于文官的家系。年轻时的坎菲希拉，也曾在不知道是以第几代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大学中主修行政学，担任过帝国政府内务省的官僚。已经成功地步上可能在30岁前后当上地方行政长官的路子的他，突然放弃了文官的职位进入军队，从干部侯补生到被任命为少校，是在25岁的时候，一年后升为中校，再升为上校参加“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这是他人生的分歧点，可以推测出似乎是有相当复杂的原由。派特里契夫用以下的话，做为他的叙述的结尾。

“即使是帝国的贵族，似乎也不是很轻松呢。”

杨分配到的房间，是由起居室兼书房和寝室以及浴室组成的，起居室兼书房的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左右。寝室的大小是约12平方公尺；起居室兼书房里有写字桌、咖啡桌、躺椅以及几张椅子。寝室里有床、床头几、衣柜，最低限度的家具一应俱全。房间要能表现出个性，必需居住者住上一段时间后才有办法，现在虽然相当煞风景，但也是无可奈何。

“这半年就打搅了。”

杨就这么对房间，或者该说是对房间的先住者像妖精啦或幽灵们打招呼。也说不定会不只住半年而已，这等到时候再重要打招呼也不迟。由于杨没有那种“换了枕头就睡不着”的精神倾向，所以如果说杨有当军人的素质的话，大概也只有这一点而已，至少，如果在有阁楼或天井的房间就睡不着的话，是无法胜任经常调职的单身军官的。这是单纯的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的问题，比方说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如果坐进单座式战斗艇的模拟教练机的话，只会引起恐慌状态而已。

杨威利少校，似乎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当优秀。

“如果就这样待在这里，悠闲地熬到退役似乎也不错。”

竞争心、向心意识这种观念严重缺乏的杨，甚至冒出这种念头，就是由于杨还不了解严酷的现实才会这么想。

由于杨已经是少校大人了，所以有侍从兵来照顾他身边的琐碎杂事。希望不是太罗嗦的人就好了，出事在正在这么想的杨的面前、向他敬礼的，是位叫江涛的一等兵。

“一心一意专注在侍从兵的工作上35年，多亏这样才会从来没开枪射击过人，或被人射击过。”

说话的口吻，与其说是军人，还不如说是便宜旅馆的掌柜似的。这位叫江涛的一等兵，是位有亮亮发光的蛋形头、中等身材、刚步入老年的人，和杨不同意味的，是个看起来不像军人的人。一等兵的薪水并不很高，但由于也没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连续30年也会有奖金可领，所以生活应

该不会有困难才对。这样薪水和奖金合计大概有多少，杨没有过问。对他人的，而且是部下的经济情况感到兴趣东问西问，并不是种高尚的行为，而且假如万一这个金额比杨的薪水还高的话，那以后彼此之间，就连打招呼都很尴尬。

比起这种事，杨另外有事要拜托这位年长的侍从兵，就是想请他不要把房间收拾的太干净这件事。

“能够的话，希望能更杂乱一点，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才能比较落实一点……会不会很奇怪？”

“是很奇怪。”

毫不客气，直接了当的批评。

“不过，像这样的上司，我以前也曾经遇到过，男爵沃里斯·渥利克提督也是这样的人呢。哎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能够服侍他实在太光荣了。”

似乎不怎么在意的一句话，夹杂着朴实的自傲。杨的内心觉得实在是受够了，连远远离开了首都海尼森，也没有办法逃过 7 3 0 年党的阴影。

“渥利克提督好像是位名将吧。”

杨浇了一盆冷水下来，江涛一等兵对于这位年轻少校的贫乏表现力，似乎觉得他非常可怜似的，但又谦虚的、不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是的，正是如此，而且，称呼那位为名将再合适不过了。就算以做一个人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连对待像我这样的人也非常亲切。”

叙述稍微中断，一等兵换一口气。

“总之，人到底是不能成为神的，稍微有些不像样的地方，和许多优点相较之下，根本就不值得一顾了。”

“那个人，晚年好像非常不幸是吧？”

杨继续又往下浇了一盆冷水，3 5 年一心专注于侍从兵工作的江涛一等兵，也叹息着承认这个事实。

“即使是像那么伟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感化在他四周的人的。也许我不该说这种失礼的话，但在渥利克提督的周围，有时还真有不少不入流的人呢。”

也许是“男爵”没有看人的眼光吧！杨在心里，有点故意坏心眼地这么想。原来说来，即使的确是如此，杨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很会看人，所以也没有资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数落别人。

“要我为您泡杯咖啡来吗？少校。”

“谢谢你，不过不要咖啡，红茶比较好。”

“知道了。”

等江涛一等兵出去之后，杨坐进椅子，没礼貌地把两脚跷在桌上思考着。

仅仅是参加了一个会战的人们的人数，就有相同数量的、以他们为主角的戏剧存在，参加第 2 次迪亚马特会战的 7 3 0 党的成员就是如此。当风烛残年之身在寒风中苟延残喘时，“干脆在那时就战死的话……”一定会有这么想吧。

最近，听说要对前些时候去世的亚尔夫烈特·罗察士，赠予元帅的称号。使罗察士成为元帅的话，“7 3 0 年党”的全部成员，就全部是元帅了，军官学校的一个学年诞生了 6 名元帅，这在自由行星同盟军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并且，也大概是绝后了。连 1 个元帅也没能产生的学年的数目可是

多得多了，举例来说，729年毕业的和731年毕业的就是这样，他们和夹在他们之间的学年获得的声价比起来，给人的印象淡薄多了，实在令人同情。

从人类开始在宇宙空间进出的时期开始，最初的时期，经常发生队员之间的感情对立演变成互殴，最后甚至发展成杀人案件的情形层出不穷。而这种事急遽减少，或者该说是几乎完全消失，是在配置少数女性队员的这种体制确立之后，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女性对男性的情绪和组织圆滑运作，具有多大的影响力。

在行星耶柯尼亚也有女性，收容所内或外都有。从地上车中，派特里契夫不经意的向杨问道：

“听到少校要到行星耶柯尼亚来，有没有为此哭泣，叫你不要走的女性呢？”

“没有！”

这么干脆否定了，连杨的内心也为之咋舌。21岁，未婚，再加上又被称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但没有情人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杨也是个身心健全的男性，当然也会认为如果有情人多好，但在比较之下，觉得看书比较好，所以才会像现在，身边冷清清的。

“耶柯尼亚也有美人呢，像杨少校这样年轻，有地位又有名的人，女性士兵们是不会放过的。”

“是吗，那在海尼森时条件也该不坏才对，但不知怎地就是不受欢迎。”

一面谈话中突然发现，派特里契夫比杨年长5岁，而杨对他的讲话口气，像对下辈的口吻，这当然是由于阶级较高的缘故。

似乎已经对军队这种组织的形态能够顺应了，对长官敬礼，接受比自己阶级低的人敬礼，不调和感渐渐变得像薄纸似的，就连这个不调和感本身都习惯了。总之，不必一一的用“我比贵官年少，但却接受贵官的敬礼实在是非常奇怪，但军队就是一种的阶级社会，也是没办法的，彼此也只能顺守组织的理论和形式了。”像这样的话解释半天，倒是不错。

在被任命为少尉的时候的确很轻松，最年轻并且也是最下级的，不过在碰上比自己年长的士兵时，还是会有点不自在。被任命为少尉之后，过了16个月的现在，杨已经是校级军官了，在这个星球上阶级比他高的，只有收容所长和副所长而已。

也不是自己希望得到这种地位，但杨威利少校，在这个寒酸的星球上，是最年轻的VIP，在军官餐厅里，也为他准备了较好的席位。所谓较好的席位是指较靠近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的席位，不过老实说，对杨来说这实在闷死人了。如果不喜欢在军官餐厅进餐的话，大可到耶柯尼亚都会去，但由于对这里的生活还不习惯，再加上考虑到从收容所到街上的距离，就完全失去上街的兴趣。杨也不是什么美食家，因此并不是对军官餐厅的口味有什么不满，只不过，坐在离收容所长只有3公尺的桌子上，实在没心情一面看书一面啜饮红茶。先不论看在别人眼里会怎么想，杨自己本身首先就没有这么粗壮的神经。

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疲劳地走出军官餐厅的杨，听到走廊角落中有年轻的男女小声交谈的声音。男性士兵和女性士兵，一脸凝重的表情在商量着什么，听到杨的脚步声后又移动到更深处，因此杨并没有直接亲眼看到他们。他并不打算插手干涉他人的恋爱问题，所以杨就仍然照样走向自己的房间

去，像是被扼住似的男人的声音传入耳中。

“哼，告诉他也没用！军官学校出身的优秀分子，怎么能了解我们基层的士兵们的辛劳和心情！”

非常典型的发言，只不过批判并不需要具有独创性。军队这种组织存在的愚劣，使这种类型的批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在这个场合，发言者并不知道杨这个人，和优秀分子这个普通名词之间，有道极深的裂口存在，要让他人理解这件事可能太过奢求了。总而言之，命令别人“去死！去死！”的人，要求被命令这一边的人能理解和有同样的感受的话，也未免太过奢求了。

就连在同盟军中，也能见到阶级社会的相克现象，帝国军那就可不必要说了。在这个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如果在这位叫坎菲希拉上校的老人手下，能维持住完全的秩序的话，会是相当奇异，并且耐人寻味的事。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是帝国军的士兵，但也和同盟军的士兵一样，都是人类的子孙。也许是宇宙船的战斗，没有直接看到敌人流出的鲜血，所以才下得了手，如果能看到对方的长像、脸上的表情，再想像这个对方背后存在的人生和家庭，也许会杀不下手也说不定。这样想的话，也许可说是在说从事肉搏战的士兵们的坏话，并且，以个人程序的情绪化反战意识来揣度战争的全貌是非常危险的也说不定。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将最单纯朴实的疑问置诸脑后的话，会染上美化战争的国家至上主义的毒素，果然还是去忘记“我和他没怨没仇，为什么非互相残杀不可”这个疑问比较好。

杨的思维，常常呈螺旋状回旋，不会直接到达结论。真是坏习惯，想归这么想，但似乎也没必要要到了现在才改变，杨也只有苦笑。

杨威利见到俘虏伞兵自治委员会负责人坎菲希拉上校，是在晚餐后的事。面对到自己的房间来访问的年轻参事官，71岁的坎菲希拉仍旧坐在椅上。

坎菲希拉上校大人看着杨的脸，似乎在考虑着是否该脱下沉默之铠，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缓慢清晰的帝国公用语，从老贵族口中流出。

“我是坎菲希拉，克里斯多弗·冯·坎菲希拉，已经听过了吧。”

姑且算及格吧。虽然好像是位摆架子的老人，但杨却不觉得有什么不高兴。银河帝国的贵族，又是20几岁就当上上校的人物，如果太卑屈的话，反而令人觉得奇怪。

“今后要请您多帮忙了。”

用差劲的帝国公用语，杨照本宣科的打了千篇一律的招呼，坎菲希拉上校，用熟练的同盟公用语回答：

“我才是要请你多照顾，听说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吧。”

杨突然非常泄气。“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个虚名，可能一辈子都会跟着杨了吧？既然是这样的话，有必要找出和这个虚名相处、共存的方法才行。要淡然的承受这个虚名，杨的修行似乎还嫌不足。

“此地的生活觉得如何？”

不是用差劲的帝国公用语询问，回答仍然是熟练的同盟公用语。

“再怎么享受的欲望是不会有止境的，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吧。”

到了这种年龄，欲望也没那么大了，一面这么说，一面笑了起来。等笑声稍止，表情又恢复带着苦涩的敏锐。



“只不过，倒是在知的好奇心方面，有很多事情想知道。自从我住地之后的事……”

住进来，这种表现方法，杨不觉得有什么很奇怪。

“住进来之后，一直希望能弄清楚，调查它的来龙去脉，就是吉克麦斯达提督亡命的真相，也许会拜托你帮忙调查这些资料。”

杨的黑眼睛里发出感兴趣的光芒。

“这位叫吉克麦斯达提督的人，是上校的知己吗？”

“如果还活着的话已经106岁了。他的亡命是在60年前啊，和我有一世代的差距了。”

“那么是曾经见过吉克麦斯达提督喽。”

“没有直接见过。”

这么回答的老贵族的表情，刺激了杨的想象力。虽然同是远离祖国、置身异邦之人，但亡命者和俘虏的心情当然不会相同，只不过，坎菲希拉的表情，似乎有什么超乎这个问题的某种理由。

“还有一件我感兴趣的，就是米夏尔先提督的暗杀事件，这件事是在我住进这里后发生的事件。米夏尔先提督是我直接的知己，我希望弄清楚为什么他会被杀。”

帝国历442年，换句话说，就是宇宙历751年，距离现在37年以前，第2次迪亚马特会战的6年后。银河帝国政府军务省的高官米夏尔先提督的这个人被暗杀了，凶手最后还是没抓到，事件陷入了迷宫的最深处。不过，在银河帝国，和皇族、贵族、军方高官有关的犯罪案件，发表真相的案例并不少，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有关的犯罪调查，公开发表犯人的身份以及动机，但是这个发表的真相是否正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告诉你“这就是真相了。”的话，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吉克麦斯达提督的亡命和米夏尔先提督的暗杀。我已经年过70了，我希望能知道这两件事的真相之后再进棺材。有时我也试着去调查或推理，但还是不够完全。”

“在上校进了这里之后的事，其他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吗？”

“除了米夏尔先提督的事之外，其他帝国内发生的什么事，都与我无关。我在此地停留的时间，早就超过了我为帝国贵族所渡过的岁月了，只是，由于和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反而会觉得被惹起好奇心。”

“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事呢。”

杨陷入思考中，在这种不适合陷入思考的场所和场合的地方。

“能否把情形详细的告诉我呢？我会帮忙的，我也觉得能知道真相的话该有多好。”

“真的想知道吗？”

坎菲希拉上校的视线，审视着杨的表情。他的鉴识眼光，似乎在新任的小毛头参事官的内部，找出了什么似的。

“嗯，这样的话……”

“能不能再告诉我详细一点呢？上校。”

杨表现出一脸期待的表情时，坎菲希拉上校却是一副不知道该说是顽固或是坏心眼的表情。重新调整一下坐姿，跷起二郎腿，两手的手指在腹部前交叉。

“要询问他人之前，自己应该先去做一番调查，反正在这里，你应该是

相当空闲的才对。我所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应该去调查看看。”

“那么，我就试试看。”

杨老老实实的答应了。这时门外有人敲门，这是告诉他会面时间结束了。敬了一个礼后，杨走出了上校的房间。

似乎自己对老人特别心软，这么一想，杨不由得苦笑起来。对于已故世的亚尔烈夫特·罗察士提督也是，完全没去逼他。原来说来，从一开始就没想过逼他说出来，能自己讲出来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就像他告诉蜜莉亚姆·罗察士一样的，杨并不想去把犯人找出来。

老实说，先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个只不过是知的方面的好奇心而已，但是，在罗察士提督死后没多久，就把杨送到边境的收容所行星去，这一点给了杨想象的余地。原本根本就是在五里雾中，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随着调查的进展，慢慢地出现了事情的轮廓，这一点是杨最喜欢的。

听说收容所有一区是军官用的图书室，杨马上加以利用。在无人的房间里占领了好大一张桌子后，派特里契夫出现询问：

“少校，调查什么东西吗？”

“嗯，一点点。”

根本不算回答嘛，自己也觉得如此，所以又有点故意的加上一句。

“参事官这种职位，就只是头衔好听，根本也没什么好事好做的嘛，实在是闲得无聊呢。”

这种台词，是卡介伦或亚典波罗的话，就不会上他的当，但刚刚认识没多久的派特里契夫似乎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感动。大大地点点头，由衷地说：

“哎呀，像少校大人这样的英才，被派到这种地方来当闲差一定是不得已的，我想在不久之后，一定会分派适合少校担任的重大任务给您，所以还是请稍微忍耐一下吧。”

谁是英才啦？杨虽然这么想但没说出口。就算他自己认为只是碰巧而已，但对协助他的部下们来说，可不是一句碰巧就可以打发过去的。

忽然，杨想告诉派特里契夫关于阿修比提督是被谋杀的说法，一方面是觉得派特里契夫是值得信赖的人，一方面就算是杨的观察眼光看走眼了，这也可以当做玩笑话搪塞过去。这种程度的心计，就算是杨也会有的。

对于杨的话，派特里契夫热诚的倾听着，并且连连点头，只不过，对于当时的政治家们，计划谋杀阿修比的这种假说完全不同意。

“这也许有点失礼，但是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啊！谋杀布鲁斯·阿修比提督，等于自己拿绳子勒自己的脖子一样啊。”

派特里契夫的意见和亚典波罗相同，也的确是这样没错，杨也同意这一点。亚典波罗和派特里契夫的意见是一般常理没错，但对当时的当权者来说，也许有其他的顾虑或非得这么做的理由也说不定。还有一点，挑起杨的兴趣和疑惑的，就是从坎菲希拉那里听来的，在帝国内发生的奇怪事件，杨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上尉。

结果，派特里契夫却是一副不知道说是同情还是奇怪的表情，看着这位年轻的上司。稍微犹豫了一下，大手玩弄着扁帽对杨忠告：

“少校，最后打一开头就别想念这个的比较好，那个坎菲希拉老爷爷，每次在新任的所长啦参事官到任的时候，老是拿同样的事出来吹嘘。”

“也就是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喽？”

“也不能这么断言，只是一开始就深信不疑是非常危险的。”

“嗯……”

虽然不是被吓到了，但杨打算对坎菲希拉所说的再加以详细调查。如果帝国军的老上校会大吹牛皮的话，他也不会会有什么损失。

派特里契夫以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这位年少的上司。

“即使如此，但为什么会这么在乎这件事呢？事态演变到目前这种情况，您就算把阿修比提督的事扔到一边去，也没有人会对您加以责难的啊。”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该怎么说呢……这个，关于这件事如果不能找出合理的结论的话，似乎会觉得习题没做完似的。”

杨有点难以清楚的表达他的思想，但派特里契夫却是一副了解的表情，粗壮的手腕交叉在胸前。

“习题吗……原来如此，是习题啊，这样的话我就了解了，不解决掉好像不能安心是吗。”

似乎很受到感动似的，这反倒给杨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时间在杨来说是非常充裕的，要有为的加以利用或无为的白白浪费都看怎么做了。由于杨完全没有“不浪费时间”的思想，所以大概在发呆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就好，打着这种如意算盘。短距离赛跑和马拉松，都各自有适合自己项目的跑法和速度嘛。

杨是抱着这种想法，但现实却没有理由一定非得配合杨的步调不可，意想不到的事件抓住了杨的衣领，把他从自己的步调的睡床上拖出来，这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

## 第六章 俘虏和人质

在那天的半夜里，把杨威利少校从梦之花园赶出来的，是放在枕头旁的室内对讲机，在他耳朵旁边发出尖锐的呼叫音的缘故。知道了啦，吵死人了，打扰他人恋情和睡眠的人是会受到报应的，在意识的角落，杨这么回答着。杨的睡眠又长又深，在他拥有的所有物之中，最奢侈的就是这个了。就连王侯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睡眠，在清醒之后，身为当差的现实在等着他。

还笼罩在睡魔霞霭中的眼睛看看时钟，才不过3点17分，应该还要再过12000秒后才会再和现实重逢才对，这么一想的时候，他就顺口回答对讲机的呼叫。

“喂，这里是殡仪馆……”

才一出口，就猛然发觉糟糕了，如果呼叫他的人是柯斯提亚上校的话，会更令他留下坏印象，不过幸好对方不是他的上司。

“杨少校，请立刻到中央管制室来，并且最好能带枪前来。”

是参事官助理的派特里契夫上尉。杨把大哈欠压回喉咙的深处，小声地说：

“发生逃脱事件了是吗？”

“您猜得真准。”

“……我小时候就常被人说是想象力过剩。”

“不过即使是少校，现在有一个条件是你想象不到的。”

“是所长当了人质了吗？”

这次的答案可说有90分吧？所长上面还要加一个“副”字。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自从1年又4个月前到任以来，半夜三更都会在所内巡视，当然不是全部，只是选择俘虏居住的其中一栋而已，不过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所以才会在今夜，巡视东17号楼时，成为俘虏们的俘虏了。

杨威利少校，并不是在柯斯提亚上校之下的第2号人物，上校和少校之间，还有一个中校的阶级，就是这个阶级的人物。耶柯尼亚俘虏收容所的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这个人，年龄36岁，以身为行政官僚方面的才干来说，可说是在所长之上。从一般固定形态的人际关系来说，从一个士兵的地位爬到现在这个位子的所长，和官僚的副所长之间，心理方面也好，行动也好都是互相对立的，然后在这个行星耶柯尼亚的场合，也差不多照这个模式延用在现实上。杰宁克斯中校的深夜巡视，在他本人来说可能是勤勉和义务感发挥的结果，但在柯斯提亚上校看来，却是患有失眠症的中间管理阶层，利用自己的症状来达到讥讽上司的目的而已。身为第3者的派特里契夫上尉则是用“以泥水来清洗心的人际关系”这种方式来表现。

“跑到一个不得了的星球来了呢。”

杨还不至于这么想。这绝对不是他喜欢的方式，不过这地方从第一夜开始，就像是不希望让新加入者感到无聊似的，表演得相当卖力。会像这样抱着一种看他人热闹的心理，完全是由于以杨个人来说，不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招惹俘虏们的怨恨，要恨的话就该去恨所长才对，杨的这种想象可能稍微不负责任了一点。柯斯提亚也许不是个无能的人，而且完全和温厚和蔼的人物搭不上边，有点以规则啦权限啦为后盾，摧毁俘虏们些微的希望的那种倾向。与其说他是意图去造成，还不如说是结果就是会变成这样而已，认真又忠实于职务的人常常会这样。

杨威利少校踏入中央管制室时，是3点28分。应该骂一声“太慢了！”的柯斯提亚上校，由于紧急事态当前，不想为不必要的事耗费精力的样子，只把杨叫到监视银幕之前，简短地为他说明情况。

“参加逃脱剧的人，现在大约有80名左右，但是还有继续增加的可能性存在。”

可能会膨胀到7百倍喔，杨在心里暗自计算着。不太令人愉快的计算吧？柯斯提亚上校的喃喃自语，为杨的计算做了一个总结。

“看来，事情变得非常麻烦了。”

非常确切的说法，杨这么想。白天的时候柯斯提亚上校说完，“1名所员对俘虏15名”的计算，照这个计算来看的话，今晚的逃脱剧，得要5名所员所它镇压下来才行。忽然想起一件事，杨问道：

“地下帝王的坎菲希拉上校大人怎么了？为什么不请他来游说计划逃脱者呢？”

柯斯提亚上校看起来似乎是担任一副题名为“不高兴”的画的模特儿，声音也是，和非常高兴极端的相反。

“坎菲希拉也在那栋建筑物里！同样也被逃脱者们拿来当人质了。”

这可真是有好戏看了呢，杨在心中大表满足。

3点39分，杨参事官和派特里契夫参事官助理走出了管制室，戴着红外线护目镜，直接去察看东17栋的情形。派特里契夫缩了缩他那宽广厚

实的肩膀。

“不过，那些家伙逃出收容所之后打算到哪里去啊？”

“也许要勇敢地向 1 万光年的逆向长征挑战也说不定呢。”

“以为能办得到这种事吗？”

“两百多年以前，亚雷·海尼森这个人办到了啊。”

“如果完成两百年来的壮举的话，我们也能在历史上留名了呢。”

只不过是扮演蹩脚的敌人角色。

停止低声交谈，两上人的背紧贴着墙壁。东 17 号楼有好几个窗口都看到摇晃的灯火，有人影在动。两个人沉下身形时，听到了枪声。

子弹被墙壁反弹回去，在距离杨的脸颊 3 英寸的空间通过。

“好像持有枪枝呢，而且还是附有夜视装置的货色。”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才说这种推测的话也是有够混的了，但杨还是这样不在乎地说出口。派特里契夫上尉咋咋舌头：

“到底是从哪里弄到的？从武器仓库中偷出来的吗？还是从人质手中夺来的？”

“也有可能是私下横流出去的。”

杨所指的是指一般论，但派特里契夫却是直接援用在此时此地的特殊论上。

“以前就有听过这种谣言，但是……”

正想往下说的时候，从暗处传来物体的响声，低沉、激动的帝国公用语的会话声传来。

杨和派特里契夫下手持着雷射枪，谨慎地一步一步前进，红外线护目镜映出殴打的光景，是俘虏之间的打斗。从听到的片断的佳话中得知，其中一人参加逃走的这一边，而另一个则是反对逃走，打算对看守们报告，就是这么一回事。打斗在数秒间演变成单方面的暴力行为，已经失去理智的希望逃脱者，还一直在踢着，踩着倒在地上反对者的身体。这时派特里契夫把雷射枪收入皮套中，上前去：

“也够了吧，你们不是同胞吗？”

派特里契夫还没说完，希望逃脱者爆出走调的呼叫声，似乎已经忘记大声叫是非常不妙的事了。比杨的个子大比派特里契夫的个子小的这个男人，抓紧拳头，瞄准派特里契夫一拳打过去。

“别这样，会痛的啊！”

明明自己比较强，还用悠然的语调这么说，派特里契夫抓住对手的手腕，看不出有在用力的样子，但对手像杀猪似的大叫起来。平平静静地不去理会他，派特里契夫轻轻挥一下自己的手腕，帝国军士兵的身体就像老式的时钟的时针一样转了一圈，令杨十分佩服。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话，1 个人解决 15 名逃脱犯是可能办得到的。

“了不起，上尉。”

“唉啊，只是对手太弱了而已。”

在派特里契夫脚边，希望逃脱者发出抗议的呻吟，参事官助理没有用言词回答，只用粗大的拳头往头上敲而已，希望逃脱者不再发出声音了。

3 点 58 分，杨少校和派特里契夫上尉经由医务室回到中央管制室去，让两名俘虏接受治疗，并取得少许情报，回来向所长报告。

“就是如此，逃脱者们的领导者是叫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人，他表示如

果所长大人愿意代替的话，他答应释放人质。”

“无理取闹！”

非常激怒的口吻。由于省略了主格，因此受责难的受格是杨或是杨所指出的事实，实在无法加以判断，大概是指双方吧？

“要怎么办？”

杨问道。他所寻求的，是所长的判断而非感想。柯斯提亚避开正面回答，命令操作员调出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资料。柯斯提亚看过从终端机输出的资料，说了一句“是贵族的少爷吗……”。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会有“是贵族出身的高贵之人”这种表现法的。对站在一旁的杨，柯斯提亚用心慌意乱的声音：

“那些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做的事简直是乱七八糟嘛！”

“下官也是这么认为。”

“……”

由于无法把握对方的真正意图，上校又重新审视杨的脸孔。乍见之下，杨以看似悠然的态度承受收容所所长的视线，就是这种一见之下，让杨给予他人的印象发生莫大的影响。他身为指挥官的名声被扩大，这种“一见悠然”非常有效的提高了他的传说性，但是，在这个场合来说，只能用单纯的“发呆”这句话来形容而已。

“不要呆站在那里，有什么意见就说说看啊！贵官不是声名远播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吗！”

真是够无理取闹的发言啊，杨在心里这么想，不能说就因为是在艾尔·法西尔成功了，在耶柯尼亚也一定会成功啊。要说两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只有名字的首字母都是E而已。这时候发现自己想的事也是相当离题了，于是杨试着用心提出了一个方案。

“这个嘛，如果不设法进行交涉的话，事态是不会有进展的，还是询问一下他们有什么希望，等天亮之后再回答……”

语尾被一个突然的巨大响声打断，管制室的窗玻璃被打破，相当高出力的雷射光束从空间扫过，杀人光束在杨的扁帽上大约5英寸的空间切过，将墙壁的一部分切开。

“不要紧吧？杨少校。”

“是，还好吧。”

突然之间想不出什么富机智的回答，所以杨就用这种平凡的回答。柯斯提亚上校抓住麦克风：

“警告占据东17栋的帝国军士兵们，贵官到底有什么要求？现在我请坎菲希拉上校到你们那里去，有什么话可以对他说。”

在这里提出坎菲希拉的名字是要耍个小花招，但却有了效果，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传了回来：

“找坎菲希拉来也没用！”

这就是回答。这样直呼自治委员长的名字，很明白的表示占据者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坎菲希拉已经失去身为帝国军人的矜持，满足于这种屈辱的现状的丧家之犬。光是自己当个丧家之犬也还倒罢了，居然还让他人也受到这种不好的感化，实在是罪不可赦，我们和他没什么话好说！”

派特里契夫上尉似乎对这个演说非常感动。

“不管哪里都会有反主流的人呢。弄成这样，坎菲希拉老爷爷也是脸上无光了。”

相当年轻的声音，这是给杨的印象。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这个人物，大概是从士官学校毕业没多久的青年吧，和杨属于同一辈的。不过这样一来，普雷斯布鲁克的回答，证明了希望逃脱者们，不知道坎菲希拉也在那栋建筑里的这个事实。如果知道的话，根本没有演戏的必要。他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的话，大可将坎菲希拉上校拘禁起来，俘虏变成俘虏的人质，这想象起来是相当滑稽，但坎菲希拉的存在，对双方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接着再讨价还价了两、三句，柯斯提亚上校否决了由自己来代替杰宁克斯中校当人质的条件，于是普雷斯布鲁斯中尉变更他的要求。

“好吧。如果所长不能当人质的话，就由其他干部代替好了。”

这的确是顺理成章的要求，但对“其他干部”却是相当困扰，管制室里的军官们个个面面相觑，困惑和探索着他人心理的表情，整个管制室的气氛就像是守丧一样。最后，柯斯提亚上校用刻意造作的声音，向最年少的军官：

“杨少校，不，参事官，这对贵官来说是重大的决断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所长。”

“在这时如何做出错误的决断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贵官的前途也说不定，就是这么回事。”

“是……”

也并不是特别期望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损伤就是了，因为早看透了对方真正的心意，所以就干脆故意让对方的神经像有毛毛虫在爬似的不好受。

“也就是说，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故意加以反问，这当然是刻意讽刺，柯斯提亚上校脸部的皮肤和肌肉微微扭曲。要直接了当说出“你来代表我去当人质”这句话，大概是怎么样都说不出口，所以，身为警备主任却只会走来走去的波里少校，摸着像黑刷子似的短胡子，自动挺身担任“翻译”的角色。

“杨少校，贵官应该尽到您身为参事官的职责。俘虏们提出这种不像话的条件，但又总不能让所长大人去当人质啊，所以……”

“贵官愿意去担任人质是吗，真是了不起。”

被杨这样隐隐的所话反套回来，波里的脸色都绿了。原本说来，杨自己本身也认为在这种场合，只有自己去代替比较合适，不过，不讽刺几句心里实在很不舒服，最后还是苦笑着耸耸望，承担代替所长的任务，结果，大块头的参事官助理站出来。

“杨少校，我也同行。”

“派特里契夫上尉，这种事你没有必要奉陪啊。”

“不，少校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人。”

派特里契夫顽皮的闭起一只眼睛。

“直到前些时候为止，我是这个地球上，3次元西洋棋下得最差的人，现在能升为倒数第2都是托少校的福，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分手啊。”

想起就寝前下3次元西洋棋一败涂地的事，杨的心情非常复杂，那是因为对派特里契夫的战法不熟悉才会输的，下次再下一定能赢才对。不过，事情真的会如杨所想的这么容易吗？倒是非常有可能是杨的战法被看透了呢。

“参事官杨少校和参事官助理派特里契夫上尉代替担任人质，所以赶快释放副所长杰宁克斯中校。”

当这个通知宣布了之后，知道内情的同盟军士兵间，开始私下议论纷纷起来。士兵们一面托着雷射来福枪，一面小声的交换意见。

“喂，你觉得怎么样？”

“所长那家伙，大方地把两个眼中钉送出去当人质呢。杨少校是精神上的碍眼，派特里契夫是肉体上的碍眼。”

“杨少校会碍眼吗？”

“哼，你真是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所长那家伙，21岁的时候连下级军官都还没捞着啊。而人家都已经是少校大人了，当然会觉得不是滋味啦。”

士兵们的私语，都没有传进杨或派特里契夫的耳里。他们两个人，当然不会带武器，高举双手，走向逃脱者们占据的东17栋楼去，代替武器的，只有两副强化陶瓷制的手铐。

来迎接两人的逃脱者们，首先郑重地用这个手铐把他们的双手铐起来。

“不会杀你们，你们很重要的人质，也不会加以虐待，因为我们是拥有荣耀的银河帝国军人。”

老套但非常漂亮的发言之后，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用充满猜疑的眼光，一直盯着杨的脸。

声音不高，但非常危险的语气：

“派特里契夫上尉是大家都认识的，但是，另外一位真的是少校吗？不论年龄也好，阶级也好，很难令人相信都在我之上。”

“请看看我的阶级章，还有身份证明文件。”

不知道是否是对杨的回答感到罗嗦的缘故，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眼神变得更险恶。

“用不着你提醒。”

丢下这句话之后，指示同伴确认杨的身份证。在得到“的确是少校”的回答后，虽然点点头，但还是自己亲眼确认一下同伴拿来给他过目的身份证。

“喂，真的会成功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较为胆小的伙伴，低声询问普雷斯布鲁克，普雷斯布鲁克以讽刺意味十足的口气反问：

“你觉得呢？”

“像这样的逃脱，通常是要看曾经成功的例子和机率来决定，但是……”

“现在这个有点不同，光是能成功就能大大出名了。”

“这次能出名？”

“要让它出名啊，以我们的力量！”

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似乎对于对答技巧相当有心得，但不管怎样，对于胆小的人来说，再有技巧也没办法让人的胆量变大起来。这个男人是个和普雷斯布鲁克同年的年轻军官，畏畏缩缩的，提出要脱离逃脱集团的要求。这大概已经不能算是胆小，而是非常大的勇气了吧。

“回故乡之后，又会再度出征，这次说不定会战死。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这里，既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也没有罗嗦的老婆……”

最后的部分引起所有人的爆笑，但是杨总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缺少生气，也许这只是先入为主的印象作祟。这个意见，普雷斯布鲁克当然是不



会欢迎的。

“好吧，知道了，胆小鬼反正也没什么用，你就待在这个穷酸的星球，悲惨地捞着剩饭到死为止好了！”

丢下这些侮辱的话，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命令这名军官离开这个房间。

“接下来把杰宁克斯带来。让这些不法的叛乱军的共和主义者们知道，我们帝国军人是不会违背约定的。”

被带来的杰宁克斯中校，用泛着黄色光芒的眼睛注视着杨和派特里契夫，但一旦和两人的视线相对时，就马上装出没这回事的样子把脸转开，只有自己一个人被释放似乎觉得相当难堪。对他们两人只说了一句“多保重”也是相当奇妙，杨默默的注视离去上司的背影。

杨和派特里契夫被命令靠着墙壁坐下。巨汉的上尉，把视线投向普雷斯布鲁克的背影。

“这是不是该称之为不屈的斗志啊？连我都被这种热情感动，想高唱帝国万岁了呢。”

也许这是在讽刺，但感觉不出什么毒素，这大概是由于派特里契夫上尉的人格吧，不管怎样，这个人的存在带给杨一种奇妙的安心感。

“如果没被感动的话，会有什么感想？”

“是嘛。对我来说，比起不称颂皇帝的圣恩就会受到严酷处罚的社会，还比较喜欢能够公然骂无能的腐败政治家的这种社会。”

“公然吗……”

“指打出来的招牌来说，只是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打出来的招牌在的话，以这个为挡箭牌，就可以对那些大人物们大加批评。我对那种从头就把表面招牌不放在眼里的人，怎样都没办法信任他。”

派特里契夫原来想拢拢头发，但戴着手铐不方便，只好作罢。

“不好意思说了些自大的话，但是，总之，这就是我的真正心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根本不会当职业军人的。”

“很了不起。”

并不是社会辞令，杨低语着。如果以为派特里契夫是空有腕力的男人的话，就证明了他是缺乏鉴定人物的眼光。派特里契夫富有理性和智慧，并且不是锐利刺人，而且是稳重结实，他正确地把握住了民主社会本质的一面。

大概，国家也需要医生，医生最初的义务就是要正确的找出病因。对社会的病征或国家的缺陷，闭着眼睛不去过问，对权力的腐息，只是捏着鼻子，不去管它的这种人，是不可能担任医生的，这种人，只会顺应腐败的对手而自己也随之腐败而已。

不过，不论是多高明的名医，想让患者永久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的灭亡是必然的。放着不管它的话，很短就会结束，如果加以改革和自净作用，也许可以将寿命延长，但不会是永远。期望永远是不必要的。“尽可能地长久、健康的”这种是最大限度的政治愿望吧。杨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目前为止的自由行星同盟的政治及社会，在他心中，得到了一个悲哀的结论。建国之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经过这数世代的权力者们之手，已经被歪曲、变质了。这个结论，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定论，但是市民们本身有先舍弃自主和自立、安于顺从他人的命令或强制的倾向，这就是令杨产生危机感的原因。

就算是正确之道，如果被他人强制或被操纵着走上互路的话，杨是绝

对不干的，这是他自己本身喜好的问题，不希望受到他人的强制。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相当奇异的矛盾，不过能肯定就是，单方面会高高兴兴走上被他人强迫而走上的道路的这种人，杨没有和他深交的兴趣。

如果是走自己喜欢的路子的话，掉进地洞里也没什么怨言，杨也并不打算抱怨什么。虽然常常有时候想发点牢骚，但人非圣贤，这种程度应该也是可以原谅的。

手腕上铐着银色的手铐，不知为何，看起来似乎相当愉快的派特里契夫上尉，降低他原有的宏亮嗓门，小声的对杨耳语。

“所长会救我们出去吗？”

“总之，会努力试试看吧？”

杨威利是名人，虽然只是虚名，但还是因艾尔·法西尔逃脱而名噪一时的英雄。也许令英雄这个名词的价值降低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对杨见死不救的话，柯斯提亚上校的管理能力会被追究，这也关系到了退役的再就业问题。照杨的推测，大概是打算让杨好好地担惊受惶一阵，再把他救出来施恩于他，而且还可以睛杨看着自己解决问题的实力，大概是这种想法吧。

“当上参事官的话，你是建了什么样的武勋呢？”

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向杨投注与其说是好奇，还不如说是调查的视线和语气。

“这么年轻就升上少校的话，应该树立了和地位相应的武勋才对，不是吗？”

“没错。和你们的国家不一样，我们的国家，不能只靠血统或家世就能出人头地的。”

这么回答的人是派特里契夫。普雷斯布鲁克的双眼，很明显地凸了出来。

“住口！没人问你！”

瞪着杨，普雷斯布鲁克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题，杨也照实回答了，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

“在叫艾尔·法西尔的星系，从贵官们的军队攻击之下，将平民救了出来。”

“不是击沉一艘战舰啦，或独自一人将敌方的部队全灭，不是这种的武勋吗？”

“我倒想这么做一次试试看呢。”

言不由衷的台词，不过只是这种程度的反驳应该不要紧才对。普雷斯布鲁克以失望的表情，再一次瞪着杨。他好像是纯朴的英雄军国主义信奉者的样子，似乎希望在杨身上，追求“虽然是敌人也会为之感动”的，这类的武勋。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不过像这样以我们为人质，再来想怎么做呢？普雷斯布鲁克中尉？”

“以你们为人质，要求一艘恒星间航行用的太空船。”

“要坐太空船到哪里去？”

“那还用问？当然是回祖国去。”

“原来如此，没办法用走的呢，非得有太空船不可呢。”

一副深有同感似的，派特里契夫点点头，但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好像觉得受了侮辱似的样子，走到靠着墙壁坐下的派特里契夫上尉面前，向下睨视：

“如果想侮辱帝国军人的话，我可不会原谅你！”

“我无意侮辱你们，你们之中有人会操纵太空船吗？”

“有一个人会。”

“机械士呢？导航员呢？通讯士呢？”

被派特里契夫接二连三地往下问，普雷斯布鲁克答不出来了，看来似乎是个正直的男人。

“我们打算在要求太空船的同时，也要求附加50名左右的船员，还有3个月份的粮食。”

“少校，我们两个人似乎有1艘太空船、船员50名和3个月份的粮食同等量的价值呢。”

“真了不起。只不过贵官和我工作一辈子所赚到的薪水，似乎连一艘太空船都买不起呢。”

“这个以经济上来说，似乎有什么地方计算错误呢。”

“别说了！”

脸一直红到耳根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中断俘虏们的对话时，门外响起门铃的声音。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和同志们的表情一时变得非常僵硬。

“是谁在外面？”

“是我。”

这个声音，有着异样的存在感，普雷斯布鲁克甚至不做更进一步的反问就把门打开了。

两手插在口袋中，悠然的走进房间的是个身穿灰色俘虏服的男人，坎菲希拉上校。

“你来做什么？坎菲希拉！”

对年轻军官的发问泰然的予以无视，71岁的上校以徐缓的步伐走到房间的中央，望着墙角的两名人质，似乎很愉快的嘴角绽开了微笑。察觉了老人的视线，普雷斯布鲁克的语气从疑问改为纠缠。

“你……你是应该被唾弃的家伙！你所做的事……”

“不是帝国军人该有的行为，不是帝国贵族该有的态度，是吗？”

不仅气势不在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之下，甚至把他要说的冠冕堂皇的台词先说出来，坎菲希拉上校仍然以丝毫不乱的步调走近墙角，在杨的身边坐下。仅仅扬起一只手，阻止似乎想采取什么动作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

“只不过是老头子自动来当你的人质而已，用不着这么怒吼，总会有机会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的。”

稍微停顿一下，视线转向杨。

“话又说回来，卿也真是个奇特的人。我在这个收容所，见过大概15名左右的参事官，但卿是最令我感兴趣的，以前那些人全是些无可无不可的人。”

“才刚认识没多久，就已经能这么断言了吗？”

“见过了一面就够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已经完全掌握卿的全部人格，只不过是给予值得发生兴趣的人物，这种评价而已。”

“承蒙您的夸奖……”

杨本身也对坎菲希拉上校抱着极大的兴趣，但反而因此不说出口。被叫醒离开寝室时已经吞了咖啡因锭，所以完全不必担心睡魔的诱惑。身处于生命危险的至近距离这件事，已经被刚刚挑起的兴趣和关心完全弃之脑后，

杨的身心开始活性化。接下来自己和他人的境遇会有怎样的变化，令人非常兴味十足。

## 第七章 显微镜规模的叛乱

和艾尔·法西尔脱出相比，现在杨威利所迫切面临的危机，规模少了很多，但是以切身的危险来说，可一点也不输当时，而且连想榨出不存在的智慧的时间都没有，更是可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处境。

加以十足的美化后，可以说杨威利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但绝不能说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在这时候，爆音和闪光，以及不断落下的建筑物的破片中，杨所选择的，是最为容易同时效果也最好的一条路——向比他更有能力的别人求救。

“坎菲希拉上校，能否快点带我们离开此地呢？”

“是不是我耳朵听错了？怎么会拿这种事来拜托我呢？”

“在我看来，上校大人不会没有事先准备好退路，就贸然深入险境的。”

“你这是太高估我了吧？年轻人。”

“是上校自己太谦虚了。”

正想再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头顶上传来爆音，大群的小碎片和埃尘直往杨身上落下，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就像穿上了灰尘制的装甲似的。

派特里契夫上尉对这个靠不住的上司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也加入交涉。

“上校大人，您也许对已看透人世来日不多的自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但杨少校的未来比过去不定期要来得长，而且又是有前途有作为的人才。我觉得如果救了他，即使对上校来说，也绝不会有不好的结果才对。”

相当大块的填充材料的破片掉下来，打中肌肉厚实的背上，派特里契夫动也没动一下。

派特里契夫上尉的说法，很奇妙地坎菲希拉上校似乎很中意，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的确没时间了。低着头走到墙角，从口袋中挑出自制的高周波发生装置开始操作，过了两秒，地板的一部分，发出非常不满的轧轧声，出现了1个70乘70英寸的正方形出口。

“这是15年前废弃不用的通讯用通路，在地下纵横分布着，就潜入这里避过这一难如何？”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逃脱呢？”

“我是很喜欢树立计划，但不喜欢失败。如果真正实行了的话，心情会一下子沉重起来。”

不过，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柯斯提亚这种小恶徒获胜在那里洋洋得意，也很叫人不舒服。坎菲希拉一面这么说明，一面让杨和派特里契夫进入通道。派特里契夫的身体，总算是平安的进去了，坎菲希拉又在通道的入口，对茫然失去自我、左右徒然往返的逃脱兵们招呼：

“喂，勇敢的诸位逃脱兵，如果不嫌弃的话也一起走如何？当然不勉强各位。”

也不必太费力地劝说，就算中尉不情愿，也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就这

样，2名同盟军人和5名帝国军人逃入废弃的通讯用通路内部，躲过了无差别攻击的射击。

急急忙忙走在狭窄的生命之路上，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以非常怀疑的语调提出疑问：

“这条通路走下去，会从什么地方出来？”

“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会减少后面的乐趣。”

坎菲希拉上校轻松地，调侃着年龄足以当他的孙子的中尉。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虽然是一脸不满的表情，但觉得就算在这里吵吵闹闹，也实在太小孩子气，所以就闭上嘴巴，开始往前走。

在黑暗的通路中，一行人没办法走得很快。头顶上的震动和爆炸音逐渐远去，这状况代表炮击战已经逐渐平息的意思，这么一来，接下来就是持着枪的士兵要准备冲入的阶段了。

通路之中，容不下两人并肩而行，因此像派特里契夫这种的身材尺寸，就连站直往前走都很困难。勉强弯着腰往前走的派特里契夫，没多久就觉得，身体对勉强采取这种不舒服姿势，在大表抗议。

“大概是认为不过是在边境，所以随随便便也无所谓吧，真是太可悲了。所长要是能做事更致密一点就好了。”

“要是做事太过于细致的话，我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少的，还是马马虎虎就可以了。”

杨所说的并不是警语而是真心话。这时候，坎菲希拉上校忽然停下来回过身，向重要的配角之一说道：

“中尉，你的那种差劲演出也差不多可以收起来了。想一直到死都要守住舞台当然是你的自由，不过日后要是在墓志铭上写着非你所愿的文句，也是无法提出反对，对家名来说，是不是有点顾虑呢？”

谆谆劝说，还不如说是更事不关己的态度，似乎是像这种程度的道理都不明白的家伙，就随你自己要死要活了。把自己的立场先暂时放在一边，杨注视着这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反应。

状况的转变，加上又被坎菲希拉的心理优势压倒，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不过在他看来，分析事态时，如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是无法将答案找出来的。一言不发、固守沉默之城数秒之后，像反抗期少年似的态度也到此为止了。

“我也没有特别的演什么戏。”

就像认命了似的，这么回答。

“只是所长和我约好了，协助他的话，他一定想办法让我挤上特赦的名单，在半年之内就可以被送回帝国本土，这样而已。”

遗返故乡，这样的约定对俘虏来说，就像是蜂蜜似的诱人，就算仍然抱着疑惑，期望终究还是会将疑惑压倒。抱着近似同情的心情，杨询问柯斯提亚提出的合作内容。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回答是“揭发坎菲希拉上校隐瞒的种种不正行为。”

“原来如此，我的不正啊……”

坎菲希拉上校好像非常开心的笑了出来。到底是已经修炼到了可以拿自己本身的境遇当玩笑开的境界呢？或者是，多少有些自信可以脱离这个困境呢？比率暂且不论，杨认为两方面都有。

“也就是说中尉只是受到柯斯提亚上校的游说，同意他的提案而已是

吧。”

派特里契夫上尉这么一问，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表情半是怒气，半是伤心。被柯斯提亚骗了的事实即使无法否认，在这种场合如果主张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话，好像又太窝囊了。

“以帝国军人的名誉我可以肯定的说，对于柯斯提亚的这种下流阴谋我一概不知情，我绝对没做出任何有辱家门的事！”

“也就是说，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你从一开始就被柯斯提亚骗了，对吗？”

派特里契夫上尉将年轻的帝国军军官的主张，客观地整理一下，但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表情，好像更进一步受到伤害似的，提不出反论，只能静静的保持沉默，这等于已经默认了派特里契夫说的话是正确的。

“用不着觉得丢脸，是所长太过恶毒了而已。”

一面安慰他，一面摆出老大哥姿态的派特里契夫耸耸肩，似乎是发觉了身为同盟军军官，却对敌国的军人说上司的坏话。杨也不打算叱责他，他招呼的对象，是领先走在前面的坎菲希拉老人。

“上校大人，您似乎对种种事实都相当的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这种状态该如何处理才好，您一定也非常清楚吧？”

耸耸肩，老上校回顾杨。

“我只是引起骚动而已，收拾的工作该由年轻人来负责。总之，我已经告诉卿逃脱之路了，所以期待卿等能有将之活用的，这应该不是什么罪过才对。”

坎菲希拉上校几乎没出声地笑着。对才从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左右的杨来说，简直就像是被年老的主考官考验自己的力量似的心情，再想请坎菲希拉上校帮进一步的忙，也许就和请他帮忙作弊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事情变成这样的呢？”

似乎感觉到了事态的变化，派特里契夫上尉小声的耳语着。听到杨的回答道：“真是的呢！”之后，巨汉的上尉注视着老上校的背影，摸着下巴：

“真是难对付的老人，即使都已经成为同盟军的俘虏了，到现在还像处于帝国军的中枢，计划对付同盟军的谋略似的。”

派特里契夫感想，杨差不多完全同意。坎菲希拉如果当上了元帅或是一级上将，能行使和他地位相符的权限的话，同盟军可能会吃大亏也说不定。杨似乎重新认识了一次，历史上，有着复数可能性的实例，并且，如果坎菲希拉是站在那种立场的话，首先不用说，杨绝对是化为耶柯尼亚的尘土，不会有错的。

在通路中前进的时间，大约只有10分钟左右，当坎菲希拉告诉大家，就快到出口的时候，杨也无法单纯地高兴起来。看情形，柯斯提亚上校是他的敌人了，但如此一来，收容所的执勤的士兵们又是如何呢？收容所内全部都是敌人吗？

“这就要由士兵们自己判断了。他们是对上司盲从呢？或者是能够明白事理？随着这个选择，我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左右。”

又是不出声的笑了起来。

“民主主义国家的军队，士兵们处于危境中会采取何种行动，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有兴趣……”

上校眯着眼睛看着杨。

专制国家的士兵的话，当然是依上司的批示行动，但以自主和自立为

宗旨的民主国家的士兵，能够自行对正邪善恶加以判断吗？坎菲希拉暗里所指的就是这件事。就是杨自己，也没有能够断言“一定会如此”的自信，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派特里契夫做手势要杨将耳朵贴近墙壁，杨照做了，隔着一道墙壁对侧的房间，有什么人，对着室内对讲机说了些什么，都听得很清楚。

“杨少校在哪里？快找坎菲希拉老人，一定要找到！”

虽然交往的时候并不是相当长，但绝对能肯定那是柯斯提亚上校的声音。杨默默把视线转向坎菲希拉上校，这位老帝国军人像是恶作剧似的眨了眨眼睛。经过两、三年就会轮调的收容所长，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支配者而已，行星耶柯尼亚真正的王者，应该是这个老人。再加上居然一点也不丧气、似乎对这个不名誉且不自由的境遇还能自得其乐的老人，对杨来说，任何方面都值得去深入研究。

柯斯提亚上校简直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门一打开，绝对不可能看错的巨汉的身影，悠然地出现在眼前，没有因为炮击而化为肉片，仍然保持结实肌肉的状态的巨汉向他敬礼。

“哎呀，所长阁下，让您为下官之身担心，真是令我惶恐不已。”

阁下这句话出自派特里契夫之口，不用说，当然是讽刺。柯斯提亚只是上校，还没有升为将官，应该还没有被称为“阁下”的资格。

“派特里契夫上尉……”

没有任何意识，柯斯提亚上校喃喃着部下的名字，神情动摇得非常厉害。没能发现尸体的时候，已令他非常的不安，但绝对没想到能在这种极近距离确认他还健在的样子。倒是派特里契夫上尉这边，完全不介意收容所长的困惑。

“自认应该能得到您的赞赏才对，我这个不肖的休多鲁·派特里契夫将恶虐无道的逃脱未遂犯逮捕，并带来这里了呢。”

被抓住衣襟扯出来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完全没有装作的必要。

两重、三重的震惊，柯斯提亚上校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对他来说，再糟糕也没有的活生生评价，有两个出现在他面前。他们都没佩带武器，而柯斯提亚却是有佩枪，再加上现在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就在上校的手半无意识的移到枪套时，背后突然被一个硬物抵住。在他背后出现的年轻同盟军的军官，正用枪口抵着他的上司。

“……杨少校！”

柯斯提亚上校并不清楚杨的射击手腕，如果知道正确事实的话，就算枪口抵在脑袋上，也不会一动也不敢动。以杨来说，就是必须将柯斯提亚对杨没有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要是柯斯提亚快速行动的话，其实杨连一点会命中的自信都没有。

“上校，请不要令我扣下扳机，下官并不希望借着射击上司，来夸耀自己的功绩。”

杨的辩才，在这时候几乎已经达到欺诈的境地了，而且不是雄辩，而是侃侃而谈的语调，就结果来说，反而更加有效。柯斯提亚上校的脸，就像被热水烫熟的螃蟹似的变成赤红色，沉默了大约两秒左右，开始虚张声势的发作了。

“杨少校，你明白你现在所做之事代表什么意义吗！”

“当然明白，不过也许解释会有点不一样。”

“解释？！”

柯斯提亚上校的表情也好，声音也好，都因愤怒而大汗淋漓。把军服上的灰尘拍掉，继续以高压的姿态纠缠着。

“根本就没有什么解释的余地！我可以告诉你唯一的事实。贵官……不，你是用枪口对着你的上司，这叫做叛逆行为，知道吗！”

“是，但以下官的立场来说，这是一种自卫行为。”

“哪里自卫了！”

“和迫击炮比起来，热线枪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也可爱得多了呢。”

“一点也不可爱！”

柯斯提亚大吼回去，似乎是发觉了如果大发上司的威风的话，好像有脱出这个危境的可能性。虽说是什么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但实际上，本人似乎一点也不精干，只是个呆呆的小毛头而已。

但是，上校的下一句怒吼，在快化为声音之前冻结了，燃烧着凌驾于上校的愤怒的男人，逼近在他的眼前，是光荣的银河帝国的军人，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因为抓着他的衣襟的，派特里契夫的手放开了的缘故。

“柯斯提亚，你这个肮脏的卑劣小人……”

中尉的帝国公用语，由于怒气和复仇心的缘故而结结巴巴的，以杨这种程度的语言能力，没办法对微妙的部分都能了解，只不过光是靠声音和表情，就有十足的迫力。柯斯提亚狼狈万分、又笨拙地试着加以说服。

“等……等一下，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先听我解释。”

“没有什么好听的！”

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普雷斯布鲁克中尉跳向他所憎恨的对象。杨用了在他看来，算是非常敏捷的闪开，躲过被卷入帝国军人的苛烈报复行为。柯斯提亚下巴吃了一拳，往后倒飞了两步左右的距离，才刚倒在地上，普雷斯布鲁克又飞扑过来，这次是紧紧勒住他的脖子，不只是勒住而且还上下甩动着。马上就要面临生命的危机的柯斯提亚，事到如今也什么都不管了，辛苦地发出哀叫。

“救……救命！快来救我，想眼睁睁看着上司被杀吗？”

用不慌不忙的声音，派特里契夫回答道：

“上校被普雷斯布鲁克中尉杀死的话，我会替你报仇的，这么一来就万事如意，还活着的人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以后的事就不必担心了。”

被这么明朗的声音威胁，柯斯提亚上校的脸色变得和死人没两样，再加上还被普雷斯布鲁克勒住脖子，拼命地挤出声音。

“我……我承认，我承认罪状，所以快想想办法制止普雷斯布鲁克！”

“您是说要活着接受军法审判是吗？”

“接……接受，让我接受军法审判吧！”

“非常贤明的选择，那么就为军法审判的重要证人，提供安全的保障吧。”

慢吞吞地，派特里契夫上尉将施以正义之制裁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的两手拉开，以防止无益的杀人。

行星耶柯尼亚在军制上，是属于达纳多警备区所管辖的，行星全域以下的秩序破坏行为，首先必须向警备管区司令部报告，当超过管区司令部的处理能力时，则由军部中央派遣部队前往处理。过去，虽然有不少例外，但目前还是得照规定去做。



“在行星耶柯尼亚的俘虏收容所发生骚乱事件。”

当接到这个报告时，当然，令警备管区司令部大为紧张，再加上，报告者是参事官杨威利少校。在参事官之上的所长和副所长，发生了什么事呢？

管区司令官马休松准将和参事官姆莱中校一起出现在行星间通讯的银幕上。看来不只是耶柯尼亚，而是这整个管区全体都缺少霸气的状态。有着奇妙的疲劳味道、只等着退休的初老男性，挤出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马休松，杨威利少校是吗？听过你的盛名，记得是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是吧。”

出名的人就是有这点好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听过某人的盛名”这种表现法，也许夹杂着讽刺和恶毒的意味在内也说不定，可能算因为杨在赴任行星耶柯尼亚时，并没有特地前往达那多斯警备区本部打招呼的缘故。

在杨之后接着打招呼的派特里契夫，自动开始说明事态的经过。

“杨少校实际上是奉统合作战本部的直接命令，来耶柯尼亚收容所执行监察任务的。”

派特里契夫上尉身上稳重笃实的态度，吹这种瞒天大荒的牛皮，杨默然的注视这个认识还不到24小时的部下的侧脸。能吃惊地叫出来的话也就罢了，但由于实在是太过于意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理上司的困惑，派特里契夫上尉继续将架空和现实混在一起说明下去，也就是说知道杨少校的真正身份的收容所长柯斯提亚上校，唯恐自己的贪污行为被揭发，于是鼓动俘虏们暴动，企图杀害杨少校，就是这么一回事。

派特里契夫的主张，其实根本站不住脚。不仅是收容所，在同盟军内部行使监察的权限和责任的，不是统合作战本部而是国防委员会才对，但是目前查觉到这点的人，似乎只有杨一个人而已，事到如今，也只有顺着派特里契夫的脚本演下去了，所以杨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事情夹杂纠缠到这个地步，只有等一切的事就序之后，日后再慢慢说明了。

马休松准将首先似乎接受了派特里契夫的说明，但是，代理管区司令被派来耶柯尼亚的人物，似乎是个相当严格不马虎的人，姆莱中校。

一板一眼叫人透不过气的表情，一板一眼令人透不过气的表情，这就是姆莱中校给人的印象。如果这个印象正确的话，杨马上就要面对最头痛的典型的人物了。

“所长先不提，副所长怎么了？记得是杰宁克斯中校担任这个职位的。”

“杰宁克斯中校负伤，正在接受治疗。”

对于姆莱中校的疑问，杨的回答并不是在说谎。这一夜，杰宁克斯中校似乎特别受到不幸的眷顾，好不容易被释放后，被炮击的余波所及，虽然不是受伤，但全身上下受了撞伤，进医院接受治疗。

姆莱中校似乎在考虑什么，但并没有拖很久。他对杨下达指示，以身为目前行星耶柯尼亚军方的最高地位者，必须尽到相应的责任才行。

“好吧。不论哪边的人，在下官到达行星耶柯尼亚之前，出了任何意外的话，都将被视为他方杀害的，一定要维持当地的治安和秩序才行。”

“我会全力以赴！”

没有必要再多说些什么了，所以杨的回答非常简洁。再确认一次姆莱中校将在3天后抵达耶柯尼亚后，杨结束通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疲倦，再在发愣的时候，肩膀被重重的一拍，杨就顺势跌坐在椅子上。不用说，拥有这种怪力的人正是派特里契夫上尉。

“任何事都有所谓的权宜之计，少校大人，要说其实我是秘密监察官什么的，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就因为您是杨少校，这种论法才讲得通。”

“真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那个……您生气了吗？少校？”

艾尔·法西尔的英雄对这个一脸担心表情的巨汉，苦笑着说：

“没有生气，只不过我在想，等到这位姆莱中校到耶柯尼亚来的时候，要怎么解释才能把事情解释得合情合理。”

脱下扁帽抬头仰视，杨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发出质问。

“姆莱中校这个人，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吗？”

得到的回答，令人非常悲观。

“听说他这个人好像最讨厌的就是贪污和开玩笑了。”

“就像把秩序和规则拿来当衣服穿似的人。”

“在电视电话银幕上看到时，就是这么想的吗？”

“是这么想的。”

“第一印象会这么正确，这倒是相当稀罕的例子。”

“因为没办法让自己加入多数例子的那一边去。”

虽然嘴上发着牢骚，但杨希望尽可能地表现出事情较为明朗的一面。做事一板一眼的人，脑筋也是完全照道理来的，所以只要把事情整理的能让他接受的话，大概就不会有不公正的处理。对考虑这些事的年轻上司，派特里契夫投以激励的话语。

“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呢，少校，不可能会有那么悲惨的结果吧。总之，你现在就算再怎么担心也没有用啊。”

的确如派特里契夫所说的，杨首先将负伤者送进医院接受治疗，受到炮击不幸死亡的俘虏们的遗体收容在胶囊中。破坏的建筑物，在姆莱中校到达之前，要将现场保存起来，对收容所周边的住民，通知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时间在异常忙碌中匆匆的过去了。

行星耶柯尼亚的奇妙状态，比当初的预定早1天，在第2天就结束了，达那多斯警备管区司令部的姆莱中校，比通知早了一天，到达行星耶柯尼亚。

“不是说应该明天才会到的吗，姆莱中校？”

“改变预定计划了。虽然是急了一点，但请您见谅。”

什么改变预定计划嘛，根本就是当初就决定好了的，柯斯提亚上校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可不能说出口。在他看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非得让姆莱中校留下好印象才行。

“不管怎么说，对职务热心是件好事，希望你能对这次的不寻常事件做出公正的处置。

贤明如贵官，必定不会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这种虚名所惑。”

柯斯提亚上校的台词没有获得任何类似的反应，姆莱中校和3名部门借用会议室当临时办公室，开始进行审问。首先，要把闹事俘虏的领导者，普雷斯布鲁克中尉叫来听取事情经过，而柯斯提亚上校对这一点，提出强烈的异议。

“姆莱中校，像这种人根本就没什么好问的，他是凶恶的破坏秩序者，除了以加惩罚之外，再也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

“虽然您这么说了，但我是希望能尽可能的从较大的范围，收集更多证言的缘故，上校大人。”

姆莱中校以严格的态度这么回答。柯斯提亚上校似乎想提醒对方，是自己的阶级较高，但姆莱中校却是一点也不为所动的样子。

“为了做出更公正的判断，就必须把这些材料收集齐全不可。”

姆莱中校更进一步的堵住柯斯提亚上校的异议，柯斯提亚上校只有保持沉默，因为他不但是事件的当事者，而且是置身于被审问这一边的人。

杨威利的立场目前相当危险。如果柯斯提亚上校的主张被军方当局接受了的话，杨就会从“艾尔·法西尔的英雄”直落到“耶柯尼亚的叛逆者”去。

但是杨却不会因此而心情沉重。在艾尔·法西尔得到了从来不期望获得的英雄之虚名以来，杨把握现实的感觉，似乎变得有点失调，不论发生了什么，都能以“也有这样的事啊”这样一言带过似的，自己也觉得太不健全了，甚至连听到柯斯提亚上校在接受姆莱中校审问时，回答：“杨少校和一部分的俘虏勾结引起骚乱，派特里契夫为了利己的目的而予以协助”这种说法，也一点也不生气。接着很快就轮到杨和派特里契夫了。

以杨的看法，觉得姆莱似乎欠缺独创性的才能，但却有非常强的处理能力，而且判断力也相当确实。虽然在谈吐之间，有时会令人觉得没有一点感情，但不会让人觉得阴险。这个比自己年长了10岁的人物，杨认为可以对他寄予信赖。

不过话又说回来，姆莱中校的审问态度可一点也不马虎。听完了杨和派特里契夫的叙述之后，一转而开始他的质问，每个问题都确实的针对要点而发，而且根本就不是秘密监察官的事，早早就被揭穿了，在这件事上头，两个人被狠狠地数落了一番，但除此之外的各点，姆莱都非常认真地倾听两人的证词。打一开头杨就没打算说谎，因此就算被严刑拷问，也无法说出事实以外的事来。

一抵达后马上开始审问的姆莱，在这一天的晚餐后，招集所有的关系者到办公室，首先对所长宣布：

“柯斯提亚上校，我以侵占公款的嫌疑，将贵官予以收押。”

姆莱中校的口气一点也不特别，而是公事化的语调，只不过听到这句话的人，就像打雷一样在耳中嗡嗡作响。姆莱中校会这么明确的，而且迅速地作出决断，是任何人没有想到的事。柯斯提亚上校就如同字面意义一样，飞跳起来狂怒的大吼抗议着，但姆莱中校的回答非常冷淡。

“如果以为我在到耶柯尼亚来之前，什么事都没做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最低限度，我觉得有些事必须去确认一下，例如在费沙的某银行，开设的匿名户头的事。”

柯斯提亚上校的嘴大大的张开着，就像是弹簧松弛了似的，他的嘴似乎怎么都无法合上了，这种表情，就是柯斯提亚上校的败北宣言。如果不是这样突然受到致命伤，柯斯提亚大概也有各种各样的对抗手段吧。设法把造反的罪名加在杨和派特里契夫头上，坎菲希拉和普雷斯布鲁克中尉以敌人的身份将之葬送，然后自己带着侵占而来的公款，安稳地渡过舒适的退休后生活，大概是打着这种主意，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诡计和辩解的余地了。掌握了明明白白的物证，就很容易了解事件的全貌。是的，姆莱中校在抵达耶柯尼亚之前，就已经抓住了事态的大要，到达之后，就专心于搜集旁证，真是手段相当高明的人物。

“太漂亮了。”

柯斯提亚上校被带走之后，杨率直的对姆莱加以赞赏。

“我对任何事，都只能照固定的形式来思考。虽然我可以提供雏型，但更进一步的柔软的加以修正的工作，则希望能有别人来代劳。”

姆莱中校用一成不变的死板表情，调整了一下扁帽的角度。这个人，说不定骨子里是在害羞而已，杨不由得在心里，产生一种似好感的情感。杨在基本上，非常轻蔑军队这种东西的存在，但组织先不去管它，光提个人的话，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物，还不在少数。

柯斯提亚上校被收押，将接受正式的军法审判，到那时候，杨和派特里契夫也有义务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如果得到柯斯提亚上校自白的话，负责收容所会计的负责人，大概会以共犯的罪名加以收押。另一方面，被柯斯提亚鼓励，惹出造反骚动的普雷斯布鲁克中尉，首先就被罚关一星期的禁闭。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他的确曾经一时的，将同盟军的军官加以不法拘束的缘故。派特里契夫关于杨的身份，有不必要的发言，予以谴责处分，只不过，这不会列入正式记录中，而杨却连口头惩戒都没有，像这样，在正式的军法审判在海尼森召开之前的处置，就这么迅速决定好了。

派特里契夫笑着对杨说：

“托少校的福，让行星耶柯尼亚做了一次大扫除。”

“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啊。”

杨苦笑着回答。

“如果说有谁做了什么的话，那是坎菲希拉老人啊！那个老人对贵官和我自己来说，是个大恩人，生命和名誉，都被他拯救了。”

“觉得好像受了天大的恩情呢。”

和坎菲希拉老人之间的交情，远比杨得来长久的派特里契夫，似乎是能预知其中的危险性。

关于这个坎菲希拉上校，姆莱中校曾经由多方面加以检讨他的行动，结果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加以处罚，因此决定一切都不加追究。此外有些主张认为，身为俘虏但行动似乎太过于自由这一点，但这应该是属于同盟收容所方面管理上的问题，说要追究坎菲希拉的责任的话，似乎相当奇怪。

“我打算在这个穷酸的星球，老老实实的死在这里。也不能说希望像天堂那么的清静，不过太肮脏的话也是很伤脑筋，所以才帮忙稍微扫除一下而已。”

这是当姆莱中校询问，为什么协助拯救杨少校他们的时候，坎菲希拉做了以上的答复。

被救的当事人，也表示对上校的感谢之意。

“如果有什么事是我能做到的话，请不用客气告诉我吧。再怎么，上校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你能做到的事吗……似乎还是不要做太大的期待比较好呢。”

坎菲希拉上校也不是故意在讽刺就是了。稍微考虑了一下，老人说话了。

“能不能想办法把普雷斯布鲁克中尉送回帝国本土呢？那个小毛头和我不同，还很眷恋母乳的味道呢。”

“对我来说，有像那样毛毛爆爆的人在身边的话，想静静的睡个午觉也没办法，还是早点把他送得远远的，才能过幸福的日子。”

听了坎菲希拉这种的确像是这个老人会说的台词，杨打算去和姆莱中

校商量一下，但是，姆莱中校这边已经先一步，带来了有关坎菲希拉上校本身的决定。在老人的房间，杨和派特里契夫在场，姆莱少校宣布：

“坎菲希拉上校解救了杨少校以及派特里契夫上尉的危机，并且揭发了在行星耶柯尼亚的收容所中所发生的渎职行为，有着极大的贡献。为了表示对上校的感谢之意，决定释放上校，以上就是这次的决定事项。”

“我并不希望返回帝国本土。”

口气非常苦涩，坎菲希拉上校挥了挥手。

“是谁要求你们放我出收容所了？请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我并不是希望你们报答才这么做的！”

“您没有义务一定要回国，上校你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了。”

“自由吗……”

在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坎菲希拉上校的声音里，没有半点赞赏的语韵。平时在说话时常常带着讽刺的味道，但这时候更加重了一层辛辣。

“所谓自由不是应该能随心所欲的去做想做的事吗？明明不希望得到的自由，为什么现在又非得让别人硬塞给你不可呢！”

老上校好像是故意的，干咳了几下。

“我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把我放到街头会饿死的，待在收容所的话，至少不必担心没得吃。你们这些人，想把身无一技之长的老人，丢进人情淡薄的世间的波涛之中吗？”

“上校的生活，由军方负责照顾，大概可以比照退役上校的待遇，提供一份年金给您。

我军的组织，偶而还是相当有人情味的。”

“人情味吗……”

“总之，我明白您还是不太满意，但是否能就这样，算是解决了呢？”

姆莱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是不习惯微笑的人的笑容，非常地不自然，而且总是有什么地方，感觉得到这个人精神上的骨骼似的东西。

派特里契夫上尉用他那厚实的手掌，遮住厚实的下巴，对杨小声的说道：

“哎啊，真是看到好稀奇的光景。姆莱中校居然会笑，这简直就像是铜像笑了似的，实在叫人想象不到啊！”

“总之，万事都不可以有偏见，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当然杨的这番话，也是对他自己说的。

